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7/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二)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一

葛端肅公文集十卷

〔明〕葛守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六四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十卷附侍御靜生張公遺集二卷

〔明〕張選撰 附 〔明〕張纘曾撰
江蘇省高郵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張元昇等刻本

三八八

浚濱蔡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二卷

〔明〕蔡翬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蔡含靈刻本(卷一卷二配清光緒四年刻本)

五三三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二)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閒居集十

二卷》提要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八

墓誌

章丘李開先著

唐縣知縣冶山王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吾章鄉試中式者凡七人自開科未嘗有七人者此為獨盛云而七人素有親識升又同時於是朝暮往還酬賀客赴賓筵事無大小必偕雖云異姓至是不殊同氣矣既而連舉北上予與謝少溪中會試式至乙未張龍岡中式三進士復仕途而君與三人攻苦讀書久之王北軒就學職張栢巖授通府君亦謁選得唐縣令夏鑾山見任州守而少溪以亞卿龍岡以大中丞方赫然通顯予與栢巖罷官北軒亦以縣令先後與君不祿恂計之宦者三罷者二而死者二嘆日月之不居而升沉存亡之迥異當其聚集謹洽堂意其一散不復合并而又升沉存亡之迥異也哉君長子基持其岳父貢士張公輔所為事狀詣予拜且請曰父葬有期而銘銘未備敢以累及父為同升而不肖乃門下人

死師長終服而可文足疾而多暇如不嚴拒存
亡均德也予嘗見世之同年不相得者有一聯
識之經年不見同年面此日須知異日心人又
有恒言一世同年三世親予不敢以薄道是安
自機之而始自始之矧更有門牆之情耶乃志
而銘之勒石於之壙中君名國珍中式填榜主
考劉平松避而改為國生字之曰禎甫自號曰
冶山先世東強人曰兵火移家於章曾大父名
華大父勤父永寧俱有隱德顯名識者已逆其
後必有興君生而穎敏不常刻志勤學方弱冠
而已歸然負物望談經不拘泥章句為文務剝
落浮華其中式之作文不勝質如其人性雖寬
緩至義所可為事有不平則毅然當之必於於
成得其平而後已初七人得雋還家也張文裕
大叅來顧相約往拜問及民情君條對甚悉料
其他日必能敷善政躋高位又文學可立取甲
第然而久不見售仕止縣令此則出於意料之
外者其在唐載之德政錄者自可不朽於世據

華志卷之三

狀與錄撥其數事餘固不能詳及云火甲為累
甚鉅公至縣首罷之云未見有更鋪獲盜者止
令民壯巡警犬不獲而民安作譟聲雷動唐乃
遣方畝邑民習獵黠前令被告詰而去者數矣
君不亢震其奸布令條法使民更端約已惜財
與民休息不事敲朴鈎籍而百廢具舉官衙蕭
索有寒士之所不堪而君固安之且云廉乃本
分不為奇節世有揚之以驕下傲上者無乃以
從一遂為烈女手泰將盧某怙勢累辱丞尉君
乃中其惡使不得逞田賦舊有指揮催督至
則百端橫索君即叱而出之曰徵糧令事也捕
盜差職也奈何操刀代割而反貪餐鼎足乎臨
境完滿二縣曰攝篆有德惠遂上陳欲其調繁
但調官之例久已不行君既善於職而宜於民
又自恃其廉見上官不能伏俯趨走又多觸迂
其意遂被指摘左遷唐去京四百里嘗有千人
赴訴其冤劾者惶恐懊悔不知其得人心如此
世之巡察諸路惟以恭否為良劣者宜知所警

華志卷之三

矣有勸其權且小就部院既聞其賢不久必有
陞遷君弗然振衣曰志行則行不可則止即日
輕車就道民皆遮留哭送如赤子失其慈父母
歸即卜築東之汶日謀兒孫曹耕稼觴詠惟
與田父讌畔野老爭席而高車駟馬則疎遠不
一出見矣七人之未中也新城呂術士揣知其
致豫言於人萊蕪開魏孫李四生早行遇長白
山見北人遙還於雲霧有無之間長白乃吾
東山因割醴泉鄉與鄰平而山亦爲之平也
文正公會寓醴泉隨母長山而又屬之長山不
久修縣志將必追還故山自七人後中者少而
脫者兩三次人多以爲奪其旺氣然人才復盛
不遠而七人後會則不可得矣君之未還也平
度李兩山以府佐之任會君於予家笑指之曰
明春有官祿不過二等功名耳君之未卒也僕
有李東者久病驚語他僕曰急韜鞍馬將隨爺
遠行已而僕馬俱斃雖子不語怪荀子非相然
事已前定幾亦先露日後遭歷如雲雷龍躍之

有時風雨鷄鳴之不已自是天地間之常事人
何怪乎升沉存亡之迥異也邑人多哀而稱許
之唐人聞之將必哭而俎豆之矣成化丁未正
月十三其生辰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九其卒
日也九月二十八其葬期也享年六十有八壽
與官鄉人俱以爲不足以償其所積配高氏貞
淑有賢德長子基庠生次鑒次璧次土長女適
韓在次適張朝政國學生孫男長錫胤庠生次
錫祚次錫類孫女適賈紹先曾孫小童喜銘曰
人有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者難以得去後衆心
之思有詭行以要一時之名者難以同歿後衆
口之辭惟君居鄉有行居官無私宜其稱而思
之者久暫如一時不敢自出已見謹據人情而
銘之後世歛知其人者尚有考於斯
也留知縣姜君含堊墓志銘
出章城南門近郭而東突然高三尺者姜君之
墓也近墓而西曠然廣三畝者姜君之園也墓
地忌近城郭是非故犯之也生而遊於西歿而

莖於東從其所好云耳祖塋壘壘無餘穴春其
改遷今地又園乃其始生及半生托處者
也轉鬻十年官後以俸金更復之所謂歌於斯
哭於斯者也姜君有志操家雖貧不以累其心
嘗絕糧有客邀遊村舍將出門其妻謂之曰薄
遊速歸務營一飯之需至則笑談竟日忘其妻
臨別囑語也友有廉而知之者餽米數斗其為
人脫洒濶略如此善字書閭邑宗其體門壁春
煦太其其所揮掃兼能詩文求者月無虛日
應之無暇時性好動好飲交人有情款或者
病其放識者喜其真為時文平順明暢以拔貢
中順天鄉試揀選河南鄆城知縣縣本淳良君
又以其求瘼祛害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見
臨封有以鞭血為威鈎籍示察者歸即庭諭百
姓曰吾非不能此實所不忍有梗者令者終當
一試之是豈誠然哉儼以恐衆歛其不耳
前後贖罪紙價俱轉發市穀以備賑濟
祀兩遂如注就東甯而造士開別館以延儒武

備克修人無外患雖處僚以和而長防其墨雖
侍士有禮而不可干以私有上書頌之者其要
言曰催科不擾雞豚沾撫字之仁安集多方鴻
鴈無哀鳴之苦和糴以儲倉而備荒之策善奏
災以蠲租而卹患之恩深聞者不以為貢諛也
撫按走檄交獎行將飛章交薦乃以才而調知
屯留發程之日遠近扶老携幼遮留哭送歸又
各哭於其家或有告之者曰君本長者天性慈
祥屯乃山西邊地有名嚴邑也幸勿以鄆城之
治治之君笑應之曰有異地無異人有異人無
異心吾惟執此以往不敢逆料其頑而遽改前
治至則首詢利病為之興革稅糧自來有二
年拖欠君即遍召欠戶懼以國法示以屬續上
納不取必一時又設法為之變置或為之勸借
舊額既完新收不勞餘力矣憫其罷故均徭有
降無陞門銀不足大衆加添之而已省里甲之
浪費卹孤老之無依其於治鄆城者較若畫一
民之德之上之賢之與在鄆城如合符節計日

有承驂之擢邑人將為留犢之舉乃力請致仕
司有留之者則曰病體驅策不前士夫有留
之者則曰歸將讀未讀之書百姓有留之者則
曰吾亦有田欲耕有子弟欲教之耳即日解印
綬其哭送於途歸哭於家亦猶之發郢城時也
之家親友有尤其政成未酬勞擢近不少待者
君曰將以官為家耶時行時止且居官憂勤孰
如還家閒適也世有致政者心存後悔面無餘
光吾視一縣官如棄敝屣耳拜禮親友之後遂
脩治亭臺樹藝花果即所謂墓西園畝者也日
與相知舊儼其中卧看書而行携酒詩文字書
又素日所長有花鳥供吟筆而風月助豪興自
謂可以消閒日而終天年臍下忽爾隱隱冷痛
淹漸竟成大疾君與子共八人為詩會每月一
次君初則行至繼則與至又繼則不能至矣又
不數日蓋棺矣時嘉靖三十年二月十八日也
日將晡子往問之君曰與子乃莫逆之交自初
相爾汝者也子聞君言亦閒居又城第相近郊

園相接微逐往來正可行樂奈吾福薄命苦何
子因寬慰之曰君壽年五十又七以正途貢於
學官舉於京闈兩縣有聲一子成立回視老於
儒冠比君年長數歲者奚啻十餘人君微領之
見其勢急趨出遂成永訣先是邑有詞會子與
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會亦八人亦亡其三
前會亡者喬食事岱謝者老九容謝知縣九叙
今會亡者劉知縣培劉照磨希杜君又繼之然
此特十年之間耳若更歷十年或數十年之久
不知又將如何此古人所以洒牛山之淚而嘆
過隙之駒也先是屯久乏科自君重學校講文
藝迄今中者接踵丙午之秋予先得山西鄉試
錄袖而過君家謂之曰舊治中二人一人發解
君試舉其可中者以驗知人明未君曰姚君純
熟路王道青年有生意發解者其路子乎乃出
試錄示之相與握手大笑後俱舉進士而姚仕
先云君名大成字子集號松澗先世冀州人
曾祖名原祖信父旺旺三子君為仲兄蘭摩生

有名與第大用俱先君卒君生於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塋在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娶張氏柔順有婦德維能佐朝夕之急終不免飢寒之逼不浚鈴妻之行而有斷機坐蓐之風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權厝淺土迨今始合塋云繼娶袁氏持家教子君得無身後之憂君雖先貧後裕妻則一不忘其貧一不矜其裕邑人蓋兩高之子一弘基庠生娶馬氏卒繼娶劉氏即會友培女也女一通同邑李華弘基以志銘相托因交久知深無如予者其父雖無遺言揣知其意在予也遂不辭而志之而銘之但學落文荒無以下報知已耳銘曰新阡在城之南祖兆在城之西穴窮因而改塋非故與祖相離兩地不踰數里魂則無不之兮今瘞詩酒之客從以糟糠之妻我銘雖止數語支派千年不迷

奉議大夫衡府右長史樂盟袁公合塋墓

志銘

樂盟袁公卒之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將塋於存日所擇新塋在城山之南釣臺之北祖塋原在郎山之南章城之北穴窮道近因而改遷新塋云次子貽穀持庠生弭來夫所述事狀懇余為之志銘公乃先大夫同年又忘年與余結社遊者十餘年志銘所不敢辭古之為志者人各舉所知一二事後則次序成篇余今銘則如常志欲敷演事狀數百字歷叙始末而為千百言如詩之編年史之年表但恐以蕪辭繁語取笑於人爾袁生再拜謝曰世稱君善記問過目不忘若詳其事又更出一格存歿感幸殊甚按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後國初徙居於章遂為章丘人諱通者以鄉試舉人授太原府學教授通生瑞端生綱以縣學生應貢當廷試有忌之者汚所試卷坐不敬黜歸綱生慶是為公父母劉氏以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夕夢一狼從空墮已而生公母命乳名曰應奎父名之曰勲友字之曰無挾自號忘齋後

更親繼繼二歲能言大父貢士卒三歲能步四
五歲善識字兼屬對大為董學長所奇六歲定
斬焉季女為婚七至十一遍讀四書習經作文
則十二至十四歲事也是歲辛酉父舉於鄉十
五勤學如常十六父設教七村營以公從行十
七八如常不書十九歲乃正德改元試童子科
提學陳矩菴愛之收為弟子員送學之日家貧
補薄父謂劉司訓曰吾兒具束脩不足為功績
有餘初亦過其言後果中而為功績免謫遠方
及河泊所所司子更考儒等補廩生如冠以及
二十又二名赫然出人士前矣庚午後其父三
科亦舉於鄉年總二十三耳可謂得雋之蚤者
明年同父會試不第入監胄大司成石熊峯少
司成魯蓮峯試而可之踰年檄吏部驗封司歷
事時正郎聞石塘副郎萬石梁主政牛西唐咸
喜其勤冢宰則楊遠庵左右少宰則劉復齋蔣
敬所嘉其上選論判遠庵後再起閩中猶記而
誦之踰年遇減例滿再踰年父選行唐知縣因

送母之唐又踰年歸妹於水雙泉時年二十八
矣二十九則往來京師辨父冤三十喪父哭盡
哀墓盡禮迨三十一二以至三十四不以未第
輟其學不以歲歉惰於農已卯喪母哀塋一如
喪父壬午嘉靖改元如常亦不書癸未會試復
不第選授同官知縣四月初四日領檄十六日
東旋六月二十六日赴任七月二十四日視篆
十月編審徭役具申縣久疲敝民多逃亡金鎖
關係三縣交界乞將弓兵六十名均撥三縣編
當後竟如其請十二月即受陳巡撫馬巡按褒
獎甲申獎者又有巡撫二王郎中一楊一林同
之差銀倍於隣封正糧外復有站銀乃文方伯
奏免者因循七八十年猶未開除乃中請上官
得減銀七百兩糧三千石邑多盜自中辛等處
來乃令每一人一鎗一刀二人一鎗一村之衆
統於村長一鄉之衆統於鄉長擊鑼聚衆以應
敵矢及面則去鎗而鎗刀出自是賊不復入境
同有兄告弟者弟當死公飲鮮和兄情不為動

密令讐家往凌之兄自以此素不敢肆者以憚
吾弟死勢孤遂極力撓訴弟出而情好倍常
公性本喜事獄又能得情因民乃事廢政稍嚴
猛烈敲朴鈎槌善人獨免有勸之者曰三尺之
竊孰如一分之寬公曰為政之道與利易而除
害難法行於嚴否則民玩而刁廢棄之矣故寬
者長奸之大實也嚴者懲惡之魁權也農之孳
蓼恐害嘉禾醫之決癰以除積毒勸者唯唯是
之公亦漸漸寬之其視文法叢生而胥徒怨睚
者相去遠矣乙酉正月承委查盤錢糧兩路五
十餘處無一處不明者二月撫按奏保調繁改
知渭南縣縣視同官劇而且衙民聽吏弊不啻
過之但不甚疲敝而已公即以其治同官者略
為增損而深於律尤於事則仍舊貫耳初似不
堪久則安之去則思之南瑞泉太守邑人也嘗
語余曰過後思君子其謂民及袁明府之謂
負賦久而成風乃於穀將熟而汎賦或曰明
未下公曰只照舊額其移者不過倉口耳選十

里長之有能者領戶由及封帖遍歷村舍有較
者封之先計賦數倘自費罪費者索償罪償者
及開收起留不下十萬七日而完一鞭不施編
差條吏里書咸集先自重者始可否與衆商之
一差定即書之榜一日榜就揭之獨有過客訟
其主歲所乘驢公曰主無歲理薄治主以不謹
之罪給之驢價而去左右曰何得官償之公曰
吾邏者無遺漏不三日驢當送官既而果然清
軍獎之槐制獎之終不免於游辭告訐送部降
級歸而三閱寒暄通於親友催促始賡文赴部
部乃駁迴以為先擬公徒五年後擬二年若以
前為輕却乃五年若以後為輕却乃降級自相
牴牾合行原問衙門再具由繳報至己丑竟從
後擬復申到部注銷訖候至庚寅九月 奏願
改除藩府以便祭掃劉豹林正為文選雖廉其
枉然公文已定無如之何矣豹林又憐其才蓋
西安鄉士夫校家甚至渭南無不感其館穀者
而於其時亦與焉遂改 衡府紀善辛卯二月

州上啓本於十九日履任即蒙 賜軍件

及月直米當其兩地作縣年方壯盛賢聲四出
獎檄交臨以為內可法從部屬外亦不為府佐

州守堂意年長四十有四翻為閒散末秩不惟
公不自平維與之素有小隙者亦莫不惜之遇

冊封大典推恩公得 勅封脩職郎府僚自
來無此余在部特破例題 允者誠難得之遇

也後又進階准正五品服色已亥陞本府右長
史自壬辰以至辛丑四十五以至五十四十年

之間 君臣唯諾謨猷贊襄或進呈係賢錄或
奉 令旨註解女孝經書堂開講寒暑不輟

衡國主有東平河間之賢而公亦有賈傳之尊
講讀之暇時或譙樂泛蘭流桂舞雪回風朱門

錦瑟綺席銀筵堂上壺觴而樓前花萼維梁園
夜宴鄴臺朝遊不是過也羊酒鵝肉段帛藥物

之 賜每日不虛 高唐 齊東 新樂三王
亦每有賜中間賀 九廟賀生 皇子進表兩

次上京省塋兆踏庄田亦各兩次無不稱 旨

自遷居為梁默庵題本府僚許陞他職遇已亥

年亦隨京官考察陞者不一二人而默者無算
其勢降而不可復公惟與封疆官分庭抗禮道

途則舉手相揖其與默庵皆負氣有能人也所
以猶得自立今則畏縮大不可同矣及罷歸

國主而下嘆惜難已 賜別宴及贐銀段疋書
畫晁渥歸即出贊堊堂兄宗禹嫂靳氏脩學前

宅第山右園莊日與相知飲酒賦詩每遇 衡
府千秋節未嘗不躬往稱賀惟病則遣人賞資

一如在官時家廟成行祫祭禮宗族咸聚壬寅
至丙辰致政十五年之間樂事雖多却不免於

疾病喪亡堂兄宗舜嫡孫物育俱卒在五十五
季男弘遠卒在五十六繼室周及長子似穀一

正月一八月相繼而卒又同在五十七五十六
若於疇瘡五十九危於背瘡絕而復甦余往候

之托以後事察其貌非死人者觀其詩有石裂
山摧壯句余慰以無傷也久而果愈六十五得

癰患及六十九再作偶感無炭吟一詩今為絕

筆云詩之再二日遂不起月則十一日則初一
時則未時少兩月不古稀也夫其遨遊庠序往
返京畿勤勞縣邑陸沉王門笑傲林泉以至考
終正寢此其猶夫人者豐順方面厚背長髯美
丰儀善談吐長揖高拱澗步徐行衣帶巾履裁
製出自其手務求不同於人雖駭俗目實重鄉
評其伏羲輕財虛心受善臨大難如無事處細
務能小心性若急而不毒怒雖易而即平百工
技藝無一不通此亦猶夫人而入實有不可及

墓志

者至於孝友奉之天成幹才得之學力親病若
與之俱病親亡若與之俱亡鄉舉例有鹿鳴宴
乃主家收用父以大母之喪不魯與扣其價可
直白金五兩公即出金獻其宴於二親父在行
唐以蜚語下北鎮撫獄公不避艱險按本上書
遍訴臺省事得白而誣者竟抵於法其在同官
也嫁女論財夫家非破產不能得婦有年三四
十未婚配者公乃嚴其令戒其財村城更無長
女鰥夫後以公務過其境男婦携幼拜迎者迺

遷於金松制蒞委蘭州籍買芻糧四十萬
以哈密將入為亂客兵四至刻期報完乃晝夜
兼程而進至則二巡撫二巡按張太監杭搃兵
兩司而下指揮而上皆在焉郭方伯懼而繼至
墮以為州俱宗室居民止八百戶富戶不滿
百金于何買辦公乃下令不論民校有芻糧者
即報名在官時肅世子權府事微有不平使
兩承奉問曰國有勅令府尉等不當民憂公
曰此軍情緊急非比尋常民差今賊擁兵城下

墓志

指日攻打城破則玉石俱焚請出勅令退之
世子聞之以為言亦有理且看定價如何公乃
照時直稱兌銀兩又復公平商不苦於包陪農
不病於估賤不決旬足四十萬之數上下賢之
遠邇聞之名宦之祀通志所載是其明徵也賊
平諸老爭功遂棄之不復報捷公亦不得沾
恩初至渭南縣之訟牒積者二百餘上司前件
未了者二千餘九三閱月即能結絕委視城池
八處驛逾三十處往還二十日不徒虛應故事

其故提不為如此渭之過往賓客供給十倍於
同同惟用票渭則以里甲應開文批遣以別措
置應私禮及白頭紙單不能盡票以六牌分等
第而已在同同山多令民種果在渭因途平種
柳足見勸政之一端 詔下如禮開讀讀既吏
白往惟東之高閣公曰救固小人之幸然 朝
廷德意不可孤審倉獄應釋者為之一空較而
視之平賦計公聽斷疏淹滯出以簡易表以清
廉守以恒久又可為牧民者之法程在 衡府
初亦未有知之者因縣言折府守定大事由此
著名其請府第乃人所不能為且不敢為者事
已垂成祇以奏事人醉而自相鬧嚷被逮累及
輔導妹丈朱雙泉姻親劉北濱前後與公俱不
由擬請徑出 特旨罷官謂非一時氣數耶公
初娶靳氏有懿德賢名天性溫良克相夫子善
事翁姑夫素持家鎮寧事雖小非經閱白不得
行靳已知婦無專主之禮況事嚴夫終歲不敢
自舉一事姑識文義能語言獨有以迎其意

悅其心蓋本教順無違姑自愛之如其女也繼
周氏乃邑中大族人皆仰視之者周能不染富
習德性一如靳氏喂豕養雞調羹煮粥一切井
臼浣補之事時或勞共體不專傲於人謹門戶
食親賓使戒獲則其尤長者愛其前子不殊已
出子以孫世貫之誣羈係在官周已久病思而
欲見之乃匿其事不以實告委曲稟官時一歸
省詭云自學舍回即此一節足知其他矣靳卒
於嘉靖丁亥六月初一日得年三十六周卒於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得年四十六公真福人
也得二賢助之以終其身所著自皇係賢錄女
孝經外更有寤言志述武政服製身紀五經見
著書二十冊掩名之曰樂盟心以其為心思之
所發也生二子長似毅配高氏次貽毅配劉氏
俱生員靳出孫男二俱貽毅出孫女三一出似
毅通謝孔脩 欽賜生員二出貽毅一通謝孔
詩一許王氏銘曰俗靡成風聿今為甚安得我
公 居庸能政雖遭輟軻志不苟同 人之仰

性急而直才大而雄 棲遲王門退休林下
得正而終 南山之陽地肥樹茂馬鬣高封
上有豐碑下有幽室二媛相從 行人遙望隆
隆隱隱吐氣如虹 谷有時陵桑有時海此不
可得而窮

誥贈中議大夫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王母劉恭人卒於
正寢享年八十七其子孫與其子孫婦孫女之
已未適人者環哭於堂帷內外幾五十人遠近

墓志銘

親識弔者旬餘日絡繹不絕其生前歲時慶賀
者計亦若是恭人可謂生榮死哀福壽兼隆矣
仲子儀鳳官於遠方得縣檄報訃遵禮見日行
止奔喪至家衆復環哭如初卒食謀擇吉將以
次年二月初七日啓其父穴合葬於五里垵祖
阡仲子揔述其行為一狀杖屨衰詣余泣且
請曰儀鳳不幸父蚤逝而不得少享其成母雖
享而不得親見其逝惟望撰一合葬志銘庶父
母藉以不朽而子孫傳於無窮予嘗笑世之為

志銘者稱謂無別古今不分撰者身用
卷生手字李公夢陽荅何公景明書曰
及矣統於夫也從古皆然人有並稱
撰者上稱某官某人更無烟霄等字古
地名正可作序文用耳勒金石之文一
觀之金石刻金石錄琬琰集及金薤
予父存是說因仲子請合葬志銘特以發之此
雖無益於請文者而於與文者不無小
子余之表兄其父則余之舅氏也甥
文義不可辭而情不能已不用狀而事無不知
者况狀又哀婉而詳盡乎遂據而志之曰王氏
者原冀州人始從章減者祖英也前此撰其第
三子志文余嘗及之矣有誦海者舅氏之父也
重然諾有信義蓋夙稟自天云氣衝雲劍穎脫
囊雖鄉曲有不平事咸就之質是非縣令重之
請與蜡賓生子珏字廷重是為舅氏配劉氏乃
邑庠生珏之女許聘甫三歲而珏卒父乃戲謂
舅氏曰岳丈亡而女孤為汝再擇聘如何

庚子年聲曰已通媒而棄之於情理不當父乃
大奇之曰少小即有知覺存忠厚他日其昌吾
家乎性行儻儻資材幹濟外若和易而內操剛
嚴豐頰美髯魁岸獨立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
曠而慎於微近之者以為不衣自煖緝之者以
為不爵而貴治家事井井有條處人事時無失不
規小利而財自生用以甘旨其親而衣食其族居嘗
讀史書每與人論事輒証以古人成說而逆料其成敗
有儒紳所不能及雅好與儒紳交遊儒紳樂其款
洽交口譽之聲跡旁及鄰封教諸子自兒時即
不可作兒戲知交友即不可交損友中年亦嘗
隨衆為商而不隨衆過刻又不隨衆都僕從蓄
聲妓飾冠裳循雅有如儒素犯長江下吳杭至
處人爭慕之不屑屑於射贏牟息而贏息不亞
他商所入悉付第收掌公用終其身無餘蓄母
病暴卒日夜號泣幾至滅性事趙繼母無異所
生次第殤為庠生冀其遠到為之給筆劄得專
其業季弟玠為州吏念其遠涉為之納冠帶以

榮其身妹適黃璋早寡即取其幼子女同居及
時擇名家婚嫁之財禮甚奢視已子女不殊舅
氏為人整肅恭人佐以和柔兼且靜嘿聰慧事
無專成動無違禮儉不苦節惠不晏施玠任大
同倉官留二女於家撫養出婚猶夫小姑之女
也後以食指衆多炊爨不便衆議分居舅氏嘆
曰古有七世同居者今薄德不逮古人遠矣恭
人亦從而嘆曰分居多起於婦人吾無別意後
言而必欲分何也宗親屢勸始析而為三以其
善者及瓊細不堪析者悉讓二弟分既相拜泣
於中庭曰願第富盛吾不逮弟無憂也已而笑
指之曰吾室無他物止有此四子足矣至正德
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舅氏卒生於成化五年
九月十六日在世春秋僅五十又三越二年鳴
鳳卒遣男叭叭在抱母嘗謂諸子曰汝輩喪父
不久又喪長兄寡婦孤兒聞其哭聲吾心碎矣
家又不造為之奈何於是督率家衆時牧孳儉
炊庖稱賓燕樂廟享井臼晝不歇而刀尺夜有

聲前綴後綴 仁彌右縫如補敝衣必欲
為夫子之為 賢者教以勿避蕩為士者教以
懶惰以憂勞成疾百藥不愈及仲子中嘉靖四
年鄉舉叔季子又能幹彙疾乃不藥自愈仲子
授真定府通判恭人懇切以善慶同僚善愛百
姓為囑歷任三年果僚睦而民安蓋能率其母
教也考滿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以年勞陞定
州知州迎養至州未久以念家送之還仲子在
州三年政成陞順慶府同知時蜀川用兵西番
不靖欲乞終養恭人曰地方方有事而求解任
是避難也此正臣子竭力報效之日可戀戀為
孺子慕乎仲子遂之任以軍功蒙 欽賞陞衣
一襲花銀二十兩恭人聞之而喜曰 聖恩如
此何負於臣子而固欲辭官耶尋陞思州府知
府後朝覲兼考滿政績卓異會經撫按三
上者方給 誥命父復由承德郎加贈中議
大夫母由安人進封恭人事竣過家因母壽
大意終養恭人不之可曰汝先世未有

華歷三任官四品而沐封贈恩波可不盡心圓
報又曰向嘗願汝作好人不願作好官今已得
好官還要不失為好人好官謂尊貴善地也仲
子垂涕就道竟成永別統而論之以憂勤惕厲
之心勤儉真誠之德初則允其宗繼則振其衰
分而論之篤行敦常謹言正色友于昆季尊于
鄉黨混迹商賈宅心高明而充拓基業置立法
程王門非中議公莫為之始事嚴姑教幼子調
停家政斟酌群情使大小各安其分而骨肉不
至參商門非恭人莫知所終譬諸植果者中議
咀其華恭人食其實一本千條後將繁衍成茂
林矣每歲十月初四日必登堂一壽恭人自此
文成後無復生慶惟有輓章而已嗟嗟可傷也
夫子四人長鳴鳳娶劉氏次儀鳳思州府知府
屢任有聲後將大受娶劉氏繼呂氏兩浙運判
淮之孫女次雲鳳先卒娶張氏壽官錡之女次
騰鳳娶張氏省祭官張現女孫男十一人曰
娶張氏鳴鳳出曰朴娶華縣知縣謝九叙女曰

族生員娶國子生周鶴鳴女繼國子生郭子亭
女曰梓生員娶房山縣知縣水潔女曰櫟娶引
禮舍人張師皋女儀鳳出也曰櫟生員娶庠生
華夏怙女曰祀聘庠生馬暉女雲鳳出也曰祝
娶張氏曰橋生員娶庠生黃邦佐女曰機娶孫
氏曰極娶霍氏騰鳳出也孫女六人一適李佑
一適徐閏一適袁銘一適開封府同知張應吉
子大則餘俱幼俱許聘名家子曾孫男五人俱
幼曾孫女八人一適張元亨餘俱在室銘曰猗
歟王公夙尚義也配本名宗德相類也賈且無
農家克締也累贈重封因仲嗣也郡守尊崇真
循吏也 誥勅盤龍 君所賜也享不獨躬貽
厥世也不偕以終命有異也并則其同克襄事
也隱隱隆隆舊美地也嘉木成叢手所植也坎
而為宮衆生氣也雙玉藏中永無斲也欽考其
潛德遺風視此銘與志也

端巖王君合墓墓志銘

文字非予所能且不甚好已上有集為相知者版

之傳矣繼今欽焚華破硯作一無言人乃有庠
生王世賓持予友霍克深所述事狀懇請為其
父母作合墓志銘既已逮予意矣近世稍有科
名爵位者生前必有一部詩文集布衣度日豐
足者身後必有一篇墓志文如生而衣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少唐荆川嘗深笑之今犯可笑而
強意為之文不惟文不佳亦恐前此有求不遂
者見憎耳但念其第四子大賓為庠生有名明
經善文小試屢首諸生而鄉試則終不售嘗歛
文以表之今文其父母而及其子亦足以報相
知於地下云王君諱言字如絲別號端巖以居
在女郎山端巖下又端巖者端嚴也協音取義
肖其為人因以號之上世冀州人勝國時移居
章丘占籍城北地名迴軍五傳而至君父來母
劉以成化十一年乙未七月初五日生於祖村
君幼而暢敏勤勵脩潔溫恭長而襟度豁達儀
觀俊偉老而衣冠古雅器宇寬洪至於朴實峭
直廣潤厚重則天賦之性生有之象耳一入小

學首為塾師所重繼入大學即為教官所稱讀書稍涉大義即止時書古人裕言於壁以自考鏡因二親年邁步履甚艱遂弛儒業嘆曰與其優游費校以圖進取同縫章之士戰於文藝之場未必能勝勝亦恐親不待不如歸而侍養為得也察寒溫無間朝昏候起居自廢眠食二親嘗相謂曰非此子吾豈能延數年之命及其終也哀號踴踊無時棺斂襲含如禮三日不食三年鮮入室服闋不忘餘哀市井遊場削跡官府

墓志

利弊不談見人之善稱不絕聲見人之惡避不見影縣衙吏胥未識其面公車上客不屈其身親友吉凶大聚會有君方以為重有相爭鬪者得一言剖決即解散不之官鄉人無貲者量與之錢有病者察與之藥有差役不能應婚喪不能舉者償之糧物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償者則火其券冬月道逢無衣者解衣衣之得衣者追至其家請直且定何時還直君笑曰哀寒解衣聊以廣不忍之心吾豈當衣者吾家堂故衣

市耶其人拜謝而去祭先務備時鮮極豐自奉則甚儉約家人計口分食量體授衣擇子孫之可學者延師肄業禮意勤渠或月一至書室扣問進止教以言必正色交必正人其他為吏為農者又各隨其事而教詔之故其子孫皆才有少不類者即嚴懲之無貸魯遇例納剝常為義官非其志也每承公委以材略強翰輒能不負章聖之自南而北也君領徒役奉迎於安德上下他或以失事得罪君獨為上司所倚重

墓志

趙尹脩學以破冒易而稽察難財力訕而工程大也擇君等董役費省功倍廟學煥然一新巡察憲臺數列名於旌善亭介宿鄉飲人皆稱其宜然今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望日忽不豫即命亟造棺槨乃召良工二日而棺成四日而槨成灰布堅實自往周視之曰吾事畢矣生無敢欺死無敢私鄉人雖難處料無不是之者矣但殯殮宜從儉朴葬送不可作佛事此後更無一言謬目正視而沒時則五月初五日也在世春秋

八十有四平日無疾不知呻吟創之苦非
大不待死而後死之矣蓋有德有壽而天
年者矣性道每過荒村僻落必止
常一雙鐮鋤持鞭提筐負戴行坐殊覺輕健
一入市朝五六十歲則眉皓首頽然翁矣問
有七八十者體木眼花與世絕不相涉此其地
之於人也歟抑人有成歟君乃半城半郭人也而能
至此乎尤得歟然而以濟其美者亦由妻
董氏其意不力佐之耳董乃望族明之女歲
貢縉之妹也外訥內明沉靜寡言笑日常事物
賓祭酒漿有條有溫間以裏無大小莫不盡式
其度行遵其矩矱以有威如嗃嗃之風王君內
助得其人外遊免其慮豈非古之賢媛者流哉
歿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成化八年壬辰
年七十二古稀而又過之矣先塋城北山之西
以今年十月十二日啓世寔今焉邑人塋皆南
獨君獨據山勢西側豈不為遠矣而得地理
之要訣云君生三子長正仁聰過官娶逐氏次

正賓德府典膳官娶孟氏繼張氏次世賓娶張
氏繼劉氏次大賓娶張氏次應賓娶都縣典史
娶張氏孫男十二人從朴娶監生高勳女正仁
出從厚庠生娶聽選官趙孟貴女從高聘聽選
官郭珩女正賓出從實娶庠生夏杞女從魯娶
理問尹文萃女從中聘長史袁勳孫女從道聘
庠生劉祚女世賓出從善聘楊氏從可聘監生
袁思艾女大賓出九德庠生娶監生高應璋女
九疇聘封御史楊盈孫女九牧未聘應賓出女
一人適庠生董欽孫女七一適聽選官寧郭佐
一適太學生高鳳梧一適庠生賈富一適張某
餘俱幼曾孫男二化孚化昭曾孫女二其一許
劉某一亦幼銘曰予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孝
弟力田漢詔辟舉夫婦相敬如賓梁孟鮮與焉
侶以端巖君觀之其吉人耶漢人耶梁鴻孟光
歷世而猶存耶康寧富壽子孫如雲天其有意
獨仁之耶

封太宜人先母墓誌銘

禮士大夫葬不踰三月母亡八年卜嘉靖庚申三月四日始克合窆於吾父先大夫之藏大凡親喪多子述狀而請名筆為之誌銘不肖恐文而失實乃破格自為之覽者幸諒其心而緩其罪國制京官四品者許請諭祭同官如高平郭鑒者已引例得之矣自念居官雖歷數考無績可書隆恩固不敢濫乞而此心不無過望但久在林下耻於求人逕延歲久竟爾已之誌文不請名筆亦以此事難叙爾先母王氏乃新街名福厚者之妻大族也蚤承姆訓所以幼為孝女長為順婦老為慈母云若乃端秀靜顯柔嘉貞慈怒不改容笑不見齒原所性而然不專訓力外翁嘗奇之以為吾女有福德他日必受褒封年十九嫁綠原先大夫時舅姑及伯舅姑娣姒同族同居者不但百口咸稱其賢見其處事又咸稱其能允酒漿茹醢薪蒸之事補紉澣濯蓋藏之細率身先諸婢而常程其勤衣非手製不以衣吾祖父食非手調不以羞吾祖母

先大夫為庠生居城市日用仰給於南村時有不足慮母自湊補之不令先大夫知也夜坐每至二三更書聲琅琅機聲軋軋而相趁遂隣之惰夫懶婦因而知警不復日入高卧矣先大夫鄉試屢不第母不為苦顏得雋亦不動喜色會試同上京聞祖父訃音多方解慰先大夫雖愁容可掬得免旅病歸事祖母倍加誠敬每令節壽辰潔器具羅脆甘率卑幼堂前祝拜及祖母脾疾不能去水火母必扶抱轉送得無太苦先大夫染消渴茶水藥餌三年伏事如一日諺言養病三年無孝子况夫婦之間哉見者皆以為難先大夫歿棺歛如禮哭泣無時四隣為之輟食來勸家無厚積加之迎醫治喪費用久而且多生計日否戚黨誚而輕視之不肖年方十九一妹及笄二妹俱幼紙筆線絲男女不可一日少者無從取辦母平日言不出閭跡不至堂至是年且長矣遂親省田桑茹辛歷苦九百所需有時短缺不至不堪歲飢族人逋逃里徯獨累

極力支撐不致隨族散而之四方爾急則貸簪珥稍裕則又復之屢貸屢復歲以為常不肖或有交遊必詳問其父兄名姓如是名家子則喜否則懇戒絕之及不肖進士旋也母泣語之曰人謂吾家必落由今可不愧爾父之志而免戚黨之誚矣惟清慎以慰親報君官之崇卑莫論也不肖先任戶部後吏部遇國恩初封母為太安人後封太宜人珠冠霞帔錦褶繡帶命服煌煌母謙若不敢當非有大吉慶事未嘗服之恐人以為誇耀里閭至他華衣亦不肯著美食亦不肯御蓋儉素亦所性而然不肖在官母以三女牽滯未遂迎養伸拓產業積聚布穀暇不倚俸資之餘及不肖自陳歸養雖十年尚未少盡孝道母乃因飲致瀉藥之疾勢轉騰自分不起惟抱其幼孫名九十者曰汝父年五十始有爾吾年七十又七始見爾吾生有名於王門死有益於李氏死不足惜恨未見其長大又問知不肖以上樓取藥跌傷唇齒嗟嘆不休迨瞑猶微聞責嘆

聲母亡後次年吾兒亦大嗚呼痛哉前此醫友張洵相見必首言令堂初以為壽過八旬今脉忽微小恐不能矣乍聞之亦尤其言人子無窮之心豈意其有徵若此哉母生子女最多子存者惟不肖開先叨任太常寺少卿致仕女存者長適廬應龍次王應詔又次袁恩艾州吏目母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八日歿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六月初七日誌終不肖復為之辭曰母於吾家有三大事焉始而助其盛繼而振其衰終而圖其成舉二喪娶二婦嫁三女李氏非母墜往緒不肖非母無今日授衣思緇食田思力是後安享富貴可不知所自哉

誥封宜人亡妻張氏墓志銘

宜人張氏妻於余者二十有五年矣嘉靖丁未秋卒至庚申三月初四日蓋于綠原村祖塋次塋去村百餘步去城三十餘里北山為王三起三伏而至塋次前有遠山朝拱右繞飛流在臨大壑周四百畝乃宋元以來舊址也正德庚申余生

九歲矣先大夫為之求婚無當者女嫌多聲張女之美親友則稱其族大而賢遂定婚焉至嘉靖二年癸未宜人年十九歸余時先大夫歿終禪除生計索莫宜人躬苦茹淡以濟不足余性好遊敲茶編曲竟日無休歸則讀書夜分務補盡功宜人每戒之曰人言白日沿村毀茶夜晚點燈緝麻子之謂夫且人生氣血有限晝夜兼勞久之氣血無病矣余感其言從之己丑余第進士宜人之京未久因餉邊携之還辛卯復餉西夏宜人獨居京邸事竣余抱病東歸宜人聞之亦即奔馳而東余以塵煩不寐宜人視藥調飲從而少寐者年餘余憐而慰之曰幼年夜伴燈火今又日侍湯藥疾已願期白首不相離既乃主事戶曹同君太倉出使徐州改官吏部無不同者遇皇太子生覃恩封為安人又以冊立大典加封宜人扈蹕南行宜人仍居京邸余素嫉惡太嚴守法不少假借人其為文選也滋甚以是得罪權貴賴公論溫芋少卿宜人得

陪祀內廷仰瞻靈輿况手而封制詞極美非女婦中之至榮幸者耶居嘗勸余解官以塞忌口辛丑九廟災余乃校劾罷免宜人喜動顏色以為風塵宦遊由此可得保全矣至家拜謁慈帏遍探女眷飲食慰勞起居飲適既非秀才時窘逼又非居官時危疑園亭臺可以棲身縱目乃以半塵致疾四十日不食死且安舒無一言時八月十九日也余乃為文祭之曰家垂成而吾內不起予咎將誰執雖諭祭有典予又以忤時而不敢乞聞者哀而是之嗣後又有四時歌詞蓋與悼亡篇今古同情也宜人與余俱章丘人父錡有善行為壽官與鄉飲者九三世母潘氏以弘治乙丑生於學舍東祖居迨歿得年四十有三生二子一女不育余嘗受相術於李州守論人多有奇中每喜宜人有福相豈意其年止於斯而且子女無遺也豈余止長於料人抑亦奪於情愛遂失真耶宜人天性資婉柔言笑遲重事姑孝敬處事從容儉約出於天

以之哭吾宜人雖非過禮孰若揮淚為文力疾
襄事以振吾家以慰吾宜人尤為禮之得者乎
銘曰白楊蕭蕭兮風聲更哀紅塵滾滾兮不到
泉臺百歲為期兮方與汝偕月明千里兮代鶴
歸來

贈孺人李妻應氏墓志銘

向予僑居京師光祿丞縉雲李子琛隣焉見其
門閭庭肅僮僕循循觴客而出也咸醉飽焉予
敬焉以為有內助也見其子女成列衣履咸朴

墓志銘

而不華予慕焉何子女獨多也又何其富而不
侈也及聞其中壺孺人者病予遣人問焉亡也
予弔焉李子有挽詩也予和焉轉善詩者廣和
焉李子哭之哀踰年猶不殺也予則為之解焉
作雉朝飛以貽之已又效韓文公西方圖歌并
貽之且從而告之曰死者不生還旅郎過哀無
亦有損傷哉且制禮者哭有數服有時踰年而
哀不殺也豈其有見於情而無見於禮邪予
太痛涕泗滂流已而吞聲訴曰人誰不妻之

然未若吾妻亦雖不亡妻也然未若吾妻亡之
可痛者方其初歸於琛年終十六耳即教事吾
父而恨吾母之不逮也每忌日歲時伏臘如嘗
親臨其逝焉非其天性至孝而希是哉平居雖
不踰戶限而親識之貧病者未嘗不知亦未嘗
不祕予周給之家事無鉅細事斷斷有端緒父姊
歸寧所携衣裝錫飾盡掠於寇盜妻乃出已有
以與之恐其惜物而致病也及予病今官豈出
暮歸不得理家事而事有端緒猶死在家日云

墓志銘

予之卒業太學也妻年二十七尚素舉子女也
每勸予納妾以為後計予感其誠從之生子女
各一越十二年妻將四十也乃生一子人以為
真不偶云既又生一女遂嬰產病病中每執子
手泣曰君報政之期逼矣例有封贈母雖弗省
猶幸乎歸榮吾翁也然吾病勢不能久支料不
克見矣繼曰君性嚴急兒女輩不敢輕近前我
死後君必再娶或有間言則情不通而困瘁無
所控訴往往有後母者有後父其體此意勿忘

諸父以手撫諸子曰我今不復汝顧汝其勉於
作人及勤勵學業已又呼侍婢令其善事我勿
輟間是非自取罪責言未畢而瞑口刺刺尚有
所嗚然已不可辨識矣時嘉靖十五年六月念
又九日也嗚呼可傷也已越四月琛一考猶未
滿遇 皇太子生推 恩贈妻為孺人豈惟母
不之省妻亦不之省矣并致病遺女亦不復存
矣天乎天乎琛何罹此獨苦也予聞之乃大駭而
嘆息曰見其門庭僮僕以為得內助矣而不知
其懿行之多也見其子女慕其多而齊一約儉也
不知其太半庶出也婦以不妬為德勸夫納妾撫
其子女無異已出雖隣人亦不知焉非事之難
而且解者乎噫曰察事莫如隣而豈盡然哉而
豈盡然哉常見世之老而不子者親戚友朋勸
其納妾其妻未有不怒罵者納而未有不因而
反目者或置頓僻處不令與夫交半面接一談
焉甚而致之死地聞孺人之風可以愧死矣孺
人號靜簾同邑義官應高女也母田氏早孀愛

清世章丘人居綠原村因號綠原父聰母高氏
得公晚每會親友三无子孫羅列於前父嘗嘆
其子一而幼也座有識者笑指之曰一不為少
允李宗者其幼子耶年十五遊縣學時歸省於鄉
戀戀不忍離將如城父母目送之數里外見青
衣出樹杪問之路人知其登高廻望也道遇遺
金指示同行者取之不為無勞之獲劉分教嗣
榮陞遷王府冷官正當壽日行且有賤三事一
時無禮問之者念秀才中惟公誠篤不隨時眼
受變已而果來三有禮焉乃適之大笑曰非子
則人心真死矣贈之詩有與際見肺腸之句歲
試輒前諸生江教諭萬實尤愛其文謂可與之
同醉曲江顧為廩生最久年四十始舉於鄉辛
未會試費尚書題奏中乙榜者俱令就教不許
告免公於三場將出自計方綽脫跡學官乃更
墮入之耶遂塗抹第五策半篇掌卷者批以有
故免勝而前二場已在取列經房長嘆而置之
甲戌落第歸家讀書更勤苦丁丑正榜比之前

科減五十名公乃中乙榜第三歸而勤苦如舊
時江教諭已進士而御史矣每對親知談及以
為一科已淹矣何其久而不第耶已卯病渴至
庚子九月不起矣公善解說書意點竄時文從
之進者常數十人以趙提學敦請移教鄒平從
而中舉者有呂賈二生東俗遇重陽必禮拜師
長公適以是日卒以慶人者以弔出哭聲震徹
街坊卒之夜囑其子曰吾家世富國初嘗以
富戶填實京師近以差禁賦重族日就貧吾非
讀書門戶幾不能支今疾勢愈急殆不久人世
雖教汝學業將成切勿自足棄却前功爾祖母
年高生養死葬其代吾其代吾欲哭無淚且不
成聲享年五十古人不稱夭者也公事父母得
歡心處弟于子有深情蓋天性孝友豈獨學力
鄉舉例有坊銀花幣盡獻之二親分給弟族
子在城不持一錢歸所領路費又散之母
黨在監日與賀武皇萬壽節夜半起
高麗使臣扣問書史疑事諸監生咸走避

公常前應酬如響使乃曲躬作禮云舉行有此
進士途可知不知在進士亦鮮有此者魁軀偉
貌闊面長髯行猶負重屹立如山言不妄發交
無苟合有警敏之智幹濟之才當時若不塗卷
或次科不減名得由進士發身內則表儀朝著
外則福澤生民可述事奚止於此竟爾齋志長
畢可惜也今之送葬者甫及襁褓家即遙拜送
者倉黃舂禮起而四走公之葬也掩土後親友
環拜痛哭移時始散去即此可知其素矣脫予
非同鄉或不交其子其行實亦無由與聞此志
之所以在李不可無而予有三不可辭也公以
子貴初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贈奉直大
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以其卒之次七日葬於
祖兆娶王氏繼娶亦王氏累贈太宜人子一
女三後王出也子由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
中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女長適廬應龍
次王應詔次袁思艾監生銘曰天道果有知耶
學行如公迺不得列於朝紳果無知耶華潛

其大有慰乎英魂古有之曰有明德者若不當時其後必有達人斯則天道之至微而神者乎

袁母白孺人墓志銘

孺人乃袁生舜問之母大司馬白恭敏公之曾孫女大宗伯怡靖公之孫女而吳江知縣昇之女也家世直隸南宮縣人與山東武城縣接壤而袁氏百尺村則尤近熟知袁為大族而袁浩則又袁族之出類者擇可而女於袁時方十八

墓志銘

歲廟見後恨不及事其舅并其所以孝舅者而捨之於姑備極誠敬不但服食能致其潔而已妯娌以異姓同居易起猜嫌孺人之處齊屈二氏也情猶姊妹然奴婢之勤者愛之情者教之終不忍以鞭朴加之出入嚴自障蔽雖五尺童子罕見其面歸寧一綈之外雖父見亦罕矣性惠華侈文繡不輕施於身寶玉不輕加諸首見者只擬寒素婦更不知原世宦女也乃若相夫子以力學教子孫以為善二事尤偉昭然在人

二子以矣子二長舜問邑庠生娶堰城尉嚴寧孫女歲貢生應吉女也次舜揚邑庠生娶少宗伯王世嘉孫女溫台大使希端女也女三長傳茂才李紀子沾恩次適宿儒趙文遠子峻德又次適叅議梁謹孫性子濤孫五自舜問出者三英選初婚貢士陳上策女娶戶部主事劉希稷孫女娶女也英才娶舉人吳守素孫女庠生應選女也英俊娶房選女自舜揚出者二居正聘叅政王問孫女庠生曉女也居直尚未聘内外

墓志銘

孫暨曾孫十餘人孺人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醫人調治醫言脾之病脉緩胃之脉病遲待診後藥之必效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據病勢度吾命數已盡醫藥安所施其功且一袁氏老寡婦也何得久戀人世已而顧謂諸子孫曰治書者其勤於讀治田者其勤於耕更各勉於為善不負存日之教可以見舅姑於九泉而同夫子於一穴吾志願畢矣已又獨謂舜問曰汝近出張教

諭門下逮在李太常講下吾身後必以張作行狀而求李作墓志銘女婦非如男子有事可稱說慎勿以無美而蒙過譽有累文筆遺笑鄉人淹漸至二十六日果不起生於咸化甲辰七月十日葬於卒之次年十一月某日先期葬問果持張狀東來徵志銘如孺人所逆料子乃體孺人之意詳其貫籍及生死埋葬日月子孫男女姓名而行事則具節略為一無文志銘付之舜問歸而勒諸他山之石銘曰懿行潛而光壽年高而康子孫多而良宜其取法乎一鄉而有聞於四方

墓志銘

墓志銘

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愚谷李公墓志銘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壘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

墓志銘

墓志銘

愚谷祖自趙徙隴嶺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為先世文未及此因志愚谷發之余為文竊願效唐荆川明暢熊南沙談博王遵巖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未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身後宜以文託也欲步其簡古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燕唐熊王衆體哉子才如父遺言齋青州少玄石諫議所述事狀數次西來拜懇志且銘其牲石愚谷履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之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為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即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曉然肆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鄒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閒往矣家事糾不果會張姓久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日長逝據狀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十

七 甲子練一周耳文才未大試壽算不為高
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
仁美配范氏曾祖諱瑾配劉氏劉為鵲村人瑾
因內贅遂家於鵲祖妣配亦劉父鉞字大器脫
跡刀筆仕為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囚無
瘦死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中司獄配曹
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
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
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
語庚午還邑從聘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
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
邑西存有兒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
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者
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億為三帖入
覆匣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
從之仰探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
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
之曰是不已前科名可掇也癸酉妣蔡卒過哀

而不過禮吊者不敢以少年目之甲戌隨父居
通州再師濟南蕭太乎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
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進增廣
及廩生一在丙子一在戊寅而督學則江都趙
公貴溪江公也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
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
入太學一日眾友會文赴選止作二篇雄奇無
與比者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將啟所
石熊峯為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
竊嘆以為詞權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鏑楚出
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
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特示高陵呂涇野泰
和王政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為是令中書聲
音洪亮者誦一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
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窺易一字是榜號稱得
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塔
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忽
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堂無先兆哉 廷試

二申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落字添補失格移
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為
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調
之本科安陸九峯孫公時為大司徒令莆田林
汝環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在也每
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安字意必面
更之冬調吏部稽勲司主事太冢宰則樂平白
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人士如不及其調
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則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
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
各為名臣云甲申夏大穰成推恩父棄官就封
承德郎吏部稽勲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
乙酉迎父養於京邸父自饒奔喪舟從彭澤浮
江而下犯洪濤染暑濕綿而攀號食飲亦入口
遂成伏梁積發輒痛不可忍自跣浮起上於
賢至丙戌正月客死愚谷扶輦歸葬未封之
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吊者賻且送片人
極覺其素秋其感惟以其中節為難也戊子秋

起復補稽勲司已而陞驗封署員外郎已丑秋
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避權貴相忌托病
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
浙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
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何權貴之不能
容人者多耶取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
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粧粉骷髏官態
如棒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自持可知也已
當事者承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
在文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
也愚谷以學職乃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
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
丕變而人才輩出往往惟留心應出好題無忌諱
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文書廢金縢顧
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
秋廢兩電日食地震山陲之災祗殺崩蹕卒葬
之書愚谷一切命題諸生始觀全經矣遠年如
邵文莊蔡虛齋李崢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

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
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
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冊博士有登善
簿助教學正學錄授書有時典簿掌錄錄教有
考堂友長必推擇有行操例以公舉事以實監
規嚴而可稱賢士之關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
尚寶在南京為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
銅符領把總以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
令牌入五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
但視其交承符牌無關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
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
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
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
味便相為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
可使經文亂俗筆裁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
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
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
丞戴龍山為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

我財賦所出政治所難九不急事務無名徵費
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
弗稱善者自甲午為提學至此在外在南九八
年始召還為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為
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
解職閒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
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城居則
在惜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
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閒居日詩似枯削而有
古意文極精細而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
字亦不啻金嘗以書戲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
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
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值文客在座讀
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不惟多見而知之亦
且相投而愛之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
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聞有司貪殘大臣進
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
雖未盡然已可稱說慶而崇祀立祠恤貧敦族

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奇節配張氏同邑處士肇女年十九于歸有賢德懿行宜其家人聞於闕外愚谷得其助為多生於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申八月二十四日葬在次年四月十日生封宜人沒祔家廟年雖不永亦女行中之出類者矣繼配封宜人朱氏益都封君斐之女子歸日比張少兩歲生於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庚子九月十一日葬在次年七月初二日其賢行有愚谷自撰志銘此不必贅述熊南沙嘗為朱志出自崆峒左夫人然可謂青於藍矣又繼配傅氏亦封宜人博興衛經歷應祥女善持內政以待幼子之壯愚谷可無身後憂子三長才太學生聘同邑司訓許君紹女次韋聘益都舉人宋君肇女俱副室周出次枝聘同邑引禮蔣君時女傅出女五長道同邑吏目宋君尚賢男太學生元輝次壽光太學生劉君士雲男庠生三德次

憲副程君紳男進士鳴伊次鄉平州守孫君文瀛男太學生養初俱張出又次益都大司馬陳君經男薨璜愚谷初煙長而體厚且豐面白而潤喜飲酒得痰疾口澁於言足艱於步然飲且不輟以至大故葬在邑南祖塋次去城七里許實嘉靖庚申三月初四與余家葬事同日不得往任執紼之役何敢坐惜執筆之勞但不能彷彿其文之一二豈足以報相知於萬一哉銘曰潛心六經之府不徒為一代之文人致身三品之貴亦可為兩京之大臣埋骨七里之墟孰不知為三齊李愚谷之古墳

累封恭人邢妻孫氏墓志銘

辛酉夏中麓子將出城為避暑之遊偶遇累累扶靈輦者後又一輦繼之問之行路人知為都察院僉都御史西原邢公尚簡之母與其妻也邢以廉德無才著名久矣天乃奪其慈訓并及其良助哉妙秋中麓子將出城為采蕭之遊因過龍岡張亞卿寓所候其病目何似龍岡曰幸

而已然須靜養有那恭人志文繫心尚未及
屬草也方欲往造請代今乃不期而會豈非事
合湊成哉中麓子不敢固却亦不敢直任第告
之曰公以文筆聞於時那有專托其太恭人志
計亦名筆也兩文相埒相知中固當代其勞奈
轉托非其人何既而龍岡過中麓子書院申懇
西原適亦遣使告期且速文勒石蓋龍岡以鄙
人意在允否間寄聲西原令其書來併懇中麓
子不得已唯而問之曰維邑王柱史事狀雖可

墓志之序

據公志已應諾志之矣幸指授大旨庶不失求
者與應者原意龍岡曰嘗同官於西都以是熟
知恭人賢不獨以鄉曲故中麓子又採諸鄉曲
所聞總焉志以付之曰恭人孫氏某之昌邑道
昭里人祖恕禮部祠祭司郎中父是太學生科
第相望號稱右族大姓母劉氏以弘治甲子十
月二十五日生恭人劉早卒鞠於繼母李氏字
於同邑西原邢公西原父時舉以太學生累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朱氏累

封太恭人初邢父與其丈同師事齊司訓雖曰
同隸友朋不殊同胞兄弟及兩家各有子女遂
定為婚姻云定後嫁娶俱在幼年一將笄一未
冠笄者即知婦道未冠者已為廩生嘉靖辛丑
由廩生鄉舉第進士歷官大理卿恭人食不厭
糲棄殘衣惟補綴澣舊其節約出於天性而貞
淑莊慧亦其所性而然內黨有知之者稱其布
裙出沒有孟光之風并曰親操守曹昭之戒屢
膺褒封之典身襦首珠見者爭羨以為榮幸之
至稀闕之達恭人止知感仰 國恩不欲誇耀
閭里冠服非有大吉慶及正令節惟歲之篋笥
中耳恨不終事其舅而其所以事姑者誠謹倍
加能先得其意況有拂其意者哉西原駁屬中
外垂二十年每任必與恭人俱而太恭人亦無
不迎養在任者以素安其養不苦苦戀家也西
原有一弟二妹恭人先時撫愛及時婚嫁咸適
其宜族人長少踈戚往復贈賻無不各得其當
片非常寬容御下而下皆起長雖不苛細求事

而皆與知門內聞外日長肅肅無喧極聲
度二男五女悉蚤殤即勸西原置側室以為生
育計要有二女長許聘通政司參議宋繼先之
子之歐次許聘舉人李源潔之子其恭人視之
如已生十女九妬其陰性則然若恭人者豈非
千百中僅見其一者乎太恭人以病京邸恭人
晝夜伏事職食不時以弱質而任積勞兼之憂
泣易於為痛而病作矣太恭人以五月十四日
不起而恭人亦於十八日繼之矣得年五十又

墓志

八在他人不為不壽在有德者則為保而下矣
然微名傳於身後厚祿享於生前似非人所能
及不可不謂之天定也葬在卒歲之十一月初
四日塋在昌邑城之西依其祖銘曰稱人之賢
必本其父兄所自微女之賢惟在於孝教無數
恭人以宦族而素有家教在同鄉出於其類嫁
而夫婦相敬如賓孝其姑如其母氏豈惟孝教
無不妬忌撫養之女如其生女後必以妾之子
為其今嗣事皆據實書之是為恭人之銘是為

恭人之志

通奉大夫雲南右布政使脉泉李公

墓志銘

脉泉李公未卒之前日遺書與子屬後事而托
文為尤懇未葬之前月子美中持自所為狀
請墓文而其辭為尤懇既而得其門客王永壽
狀而其事為尤詳自其叩襦之狀而手其絕筆
之書三作三按一字一淚而文之曰李公諱晃
字端甫世居明水鎮百脉泉因號脉泉人無遠
近大小咸稱曰脉泉先生云章人自秦強徙者
十居八九祖成聚生志志生梅梅生秀秀則公
之父也生為善士歿贈員外郎志猶素強梅以
下蓋三世為章丘人矣母太宜人康氏以公治
庚戌八月十六日生公於鎮之南隅卒於嘉靖
癸亥正月三日鎮之正寢葬在三月十八日鎮
之西南原惟為諸生及宦遊則在縣與以方其
致政生卒咸不出其鄉矣公天性敏觀清修簡
朴謙讓體若不勝衣而志則堅如石七歲不作

兒戲十三而得師承後學於鄭橋爲奇之許妻
以其女後封宜人繼娶于氏終所事而守其喪
者也公在邑庠十五年甘貧守分苦學殫思家
純糧而不爲聞書有疑而力求解年雖後生試
每前列江都趙具區提學首愛王杏里次則及
公未發案之前扣問三教官諸生中誰可一二
名者獨劉分教舉公趙乃是之而怒長教不知
人歲丙子果同王公舉於鄉士有先舉者其未
舉士見則避之雖戚友戚屬耻與同行習以成
風久矣公先不避已舉者舉後亦不爲人所避
是固已行而人效之亦以素無上人之心者以
默守而潛移之爾丁丑會試不第歸而讀書長
白山薪乏朝爨食不啗飽鄭宜人悉取嫁時衣
粧鬻以資給之獨留一紅衫意若不惜故縫衣
記得初按蒞也久而亦鬻之矣平生最愛書冊
口所熟讀手所不釋者略無點污損壞或片紙
隻字誤遺於地及同舍棄擲斷簡殘編見必投
諸水火桑園有書舍三楹忽山漲突發平地水

墓志金李四

高一丈居民棲於木末始得不死二楹已隨流
而下獨藏書一楹如故水落移書而出而舍全
傾矣見者以爲愛書之驗云水後家貧愈甚父
從棺歛僅足成禮人雖不病其薄公則大以爲
恨因而感疾幾不救賴相知苦勸免從食粥節
家得終大事有富室請爲館賓稍涉遲慢不告
主人乃笈徑歸遠避人事潛修雪野莊莊屬萊
蕪去鎮五六十里携糧可供三月者乃廣而爲
五月之用宜人在家日止兩飯然猶糠粃也存
節精慤米麥用以養其姑入監曾典天下名士
爲舉業文如陳芹山陳愚泉等皆會友也不惟
文成家而材堪用世矣丙戌成第進士出知魏縣
魏素富饒連年荒歉民皆扶老携幼就熟於河
南其不能行者時自縊林間公從府謁回偶見
之哭于衙齋內外驚訝莫知所以詢其從吏乃
以道多流亡對扣算倉粟庫銀足賑數月申報
不待久而已唱名給散矣散盡又告飢于郡守
借粟四千石僚佐笑以勿許守不之聽民賴存

墓志金李五

活名聞遠邇歲登如數輸粟守對僚佐稱不絕口且云非自有主幾誤乃大事津決隻非溯水之居勢不可保民皆倉惶轉徙公力止之乘扁舟泛泛於松濤橫流中如鳧鷖然隨其決屢命衆多方塞之已而河不為災民有巢居者攀樹悲踰以為再生父母即此二事足知視民飢溺由已飢之由已溺之也賊輕差重沿襲遠不記年公創為地丁之法調停劑量輕重適均兩院善其法令旁郡邑效行之迄今不廢蝗蝻輩生民失有秋之望乃卑騎郊野督鄉長集牛夫捕之或以粟易之不惟河不為災而蝗亦不為災矣猶恨未布秋耕之令以暴其種耳有兄弟爭田者教古人閉閤思曰毋亦身教之未至耶乃申明教民榜文更遣木鐸徇于鄉朔望率父老生徒謁先師廟畢升明倫堂講說孝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兼詰難疑義或課其文優者勞之劣者教之俾知嚮方又考訂古禮習於學宮冠即行冠禮婚喪即行婚喪禮修廟學嚴祭祀往

墓志之六

時接神居士之地如漏山堂敝郵亭祭如鄉社謝雨祈晴苟且了事今一切改觀工部行勘合取石工有司誤以為工銀已有解價送府逮部者公獨申請部中駁解明文適以是日下府乃嘉公精慎而惡他有司之漫不經心者田產豐贏閭閻苦樂無不同知存恤有失其馱錢驢者行人得之候主不至即以聞於官四年之間盜無縱橫之虞人免牽連之獄士夫往來兩饋米菜外無餘品有相戒而由他道不之覩者至其自奉亦惟一米一菜而已嘗以公務過真定愆期未歸所留米菜俱盡將以錢易之遍索大小吏眷錢不滿五十文荀子不欲所以道不拾遺而盜賊歛避訟獄衰息也將考滿而陞內臺經歷職在差檣巡按御史道里有遠近美惡輒起爭端公惟請之堂上以年勞為次稍參以原籍相近者庶乎民情風土相宜再踰年為進繳精微殊填職名同佐院王定齋獲譴左遷均州同知州守劉魁江右名士也與公共合事必諮訪

墓志之六

而後行如平徭役興學校徹濶祠皆得與謀者也後開書院專令教士不以吏事累之未幾陞承平府同知時府守王姓者偶一事不便於民公力爭之王不以為德而嚙之益深公佯若不知事之如劉州守王遂感悟亦即如劉之相待者尋轉戶部員外郎再轉郎中留都在仕途雖仙吏戶雖微有事然亦多閒日得與衆士夫結詩社已又從游呂涇野門下潛心道德性命之學以陞杭州知府別去杭當教省孔道為百貨

集卷之六

與區過客無虛日應事鮮暇時公雖無厚貽却不失薄禮固無稱之者亦無毀之者積之日久人咸服其廉而誠當時似無赫赫之譽去後則有悠悠之思至處皆然不但在杭如此織造龍衣每季銀數萬兩必先呈樣於府留樣然後支銀每百金率克其一公則不留不克機房感之以為數十年來僅見有此鄉飲舊惟教讀名位專責者殊無尚德尚齒之風公固不遺事貴燕及齒德人始以與飲為榮期年始至西湖

集卷之六

覆五嶽黃山人其不以逸遊廢事可知人言非杭不足以置公非公不足以治杭真知人哉忽聞太宜人訃音不誤交盤即推印佐貳而行太宜人昔曾迎養宦邸後以戀其子孫不能遽離兄弟四人公居其次鄭宜人之處妯娌各得其心姑尤安其養不然老親在家欲終養又不許非得賢內何能久處外方哉哀毀如喪其父而喪具則甚厚見者不以為踰蓋前以士而後以大也服闋補任慶州府慶在萬山中古括蒼地也俗獷民悍況出礦聚盜星士王政奉欽依取礦尚且不得其死公惟寬以蒞之順以治之鎮靜不苛易直無回民皆愛而畏之矣祭用古樂宴屏新聲二渠利溥湮塞三百餘年百計開濬復其故分派御衣銀一萬兩設法措置而衆不知奏減秋糧米數萬石雖甚災傷而民不困簡任才賢表揚貞節其尤長也除北院南曹數年餘悉還泗州府至是晉大名兵備副使始免僕僕跪拜之勞列銜河南兼節制山東附

近地方東人鮮有得之者吏部為重任求人
以鄉井拘焉前此本道日費出自所屬州縣月
有數百金百姓坐困不可當屢任首行裁革月
止解銀十二兩著為定規白蓮社紅羅女首倡
妖術弄兵於鉅野單縣聲言將過大名公因精
選民快出駐東明嚴以待之妖賊聞之不敢南
下居民恃以無恐有中貴解湖南 皇莊銀兩
在河南新鄉被劫 聖天子震怒廷杖巡按御
史侯度已死巡撫柯相華戴罪之限捕盜即有
新鄉巨奸郭寶希圖厚賞謀于滑民渠淵潘民
康艾以民兵所乘與盜馬類馳報撫臺攝去苦
榜誣服稱引滑之富民郭輔等賊寄其家乃以
參議趙廷松帥兵次城下起取人賊公先以推
官王德至滑遮護勿為彼所得次日公亦至焉
抗辯良民非盜不過倣此以釋已罪趙語塞又
知不可牽謀以利害又不為動急四告之撫臺
而參劾之疏上矣公亦具疏奏辭俱未及投進
而真盜在京已獲趙後語人曰慶大事當如李

其為民而忘其官當時如不獲盜禍且不測一
官何足惜耶此事大有關係因并敘名詳書之
三載有陝西叅政之擢常居隴州有如註選政
務多在平涼 宗室強梗人難提取事多阻閣
公以禮告其賢者以法繩其強之閑親者不傷
大體而威令大振與同王總督花馬池防秋有
功得蒙 欽賞銀幣一載又有本省按察使之
擢往惟拘泥成案不為下民伸冤公自以法官
之長但涉疑獄必為平反如郎中趙統輩是已
故翰林王槐野有執法不撓使無辜而坐者復
生義不得之長安為土人謝之之語將應朝而
擢山西右布政使竟以執鞫獄情得罪御史譴
調四川叅政吏部知其枉連復按察使及右布
政一在貴州一在雲南雖云遠方是亦公道有
在也不以夷視其民不以挫淪其節開心見誠
虐已應物衆悉望其入而大用丙辰考察歸
屬官乘機陷害以老疾致仕時則年刀未暮歸
關登高眺遠善飯疾行者八九年病涸泄五六

月尚不用扶掖而後歿近聞外僚有未生機而
以老罷者以此較公所得則已多矣貧而忘其
貧官而忘其官惟致仕則喜其致仕而不忘素
不綴履城市然士夫一時同在林下者甚衆但
期會及一應人事歲不止數十次如城或越宿
易日而後返寓身於山水勝處而山水之興更
顯置其官情淡而世味薄也遇農人則教以及
時耕耨遇士人則勉以惜時勤學非禮不校非
義不受非書不往笑呀呀不輕施物語溫溫惟
恐傷人仕則循良漢廷名吏退則薦厚田間逸
吏也食飲有節財物必蓄酷信陰陽種植興造
時日不肯有違不知者以為迂而識者樂其真
事有病民或不得其平者約衆告之縣大夫聽
其不聽付之無心念父葬之薄則不忍以身處
其厚思母氏之儉則戒子女以務去其奢兄周
及兩弟嘒坦死但有觸則涕垂家產素簡原公
地二十畝悉推讓同氣弟周子女隨時婚嫁與
已子女不殊女有嫁而寡者亦即歸養於家

家夙興歲以為常是處皆五鼓惟杭則四鼓而
家居遲起亦不過黎明內無侍妾外無雜賓生
前無厚積死後無厚遺觀其在魏而辭千金在
虞亦辭千金在陝辭二千金在大名辭四千金
其辭百金數百金者不可勝計自奉儉約尚不
足用况有學積典厚遺哉嘗以知人自負作人
為功不但在鄉知予及右川康太守於費校中
在魏如申考功王舉人即作狀者劉貢士稱為
河北三傑在鈞如馬御史在杭如高祭酒甫
則高憲副成安則蔡主事兩兄弟陝則周郎中
王兵司亦兩兄弟虞則戴行人其他隨材成就
者亦不可勝計今之為政者大率喜立碑祠以
欺人詭稱祈雨以欺天公于魏于虞禱輒有應
而且殺蝗而魏有生祠處有去思二碑及潤兩
碑記滑州王推府而志書云當以改祠公以奉
公命保護功不專王初不知而志特明之去任
既久或復過舊治民無不泣而紛送者矧初別
之時耶即此可知碑祠祈雨非可偽為官不愚

民民不畏吏吏不誦官雖無碑祠及祈雨事庸
何害耶他無所嗜惟嗜讀書在疾中枕邊猶自
有書詩有古意文有古法每一篇必沉思苦練
遲久而後成聞作時文亦然親迎在正德辛未
年已二十二宜人則二十一不知其作文偶聞
呻吟之聲誤以為病而問之娶邊又能寡欲而
算止於斯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公之儉朴出於
自然而宜人殆有甚焉其為夫婦調非分定而
何操井曰執炊爨窮通勞瘁不但不以告人雖
其父母亦不之告也順夫子而不見戚言最
姑而常有懼色喜則入而問安怒則避而待罪
公有兩弟兩妹同居兩弟長各有室或年問言
宜人置而不辯但云天下寧無屈死人然豈專
在閨閣中哉弟之未室也共議為宜人長子求
婚魏門宜人以為叔長而無嫌乃先已子不可
聞者嘆羨宜人知禮隨任不過數年在家事姑
者十八年衣經教養見者不知其曾受封也嫁
丑女鞋查止可敬中產以下者居嘗訓其女云

官多壞於妻女貪置華衣首飾官溺愛而不
之坊因之墮落名節汝父辛勤二十年始得一
官可俾汝曹壞之耶公之能收養嫁娶姪女輩
皆宜人有以助之也非得內助專服事乎外者
豈能一一照及耶僕婢有過犯應責者不假他
人手恐有輕重其間所生子女小過亦必聞於
公共為處分諭使之改意以人家子女異日不
肖虧門戶始於為母者遮護而父不知也距其生
弘治四年六月十六日卒在嘉靖二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次年二月初七日推厝於鎮之
東南山下今將啓而同公葬於祖塋子二俱庠
生長黃中卒於母後父前娶魏氏省祭蓋臣女
次美中娶謝氏貢生九韶女女五并子俱鄭出
徐更化韓鯨張大衍張汝楠尹自正皆其婿也
韓以下俱庠生尹則 德府禮生孫男一名潛
聘監事高明女孫女二一許聘監生高照男一許
聘龍岡張亞卿孫官生承世男俱幼公之父贈君與子
公為忘形交公與子生同鄉仕同朝歸同遊并

簡往後猶通家生黃中又曾受學於予存日
愛其作疾革所以獨以墓文相托數日間手書
百十言大小俱有次序其遺予之書大意言此
後無復會期病中承記念諄教顧自不慎有負
良言子弱百七望扶持墓志銘敢以相累云云
言辭字畫不減平昔意其竟不起哉嘗江
文通於孫緬任彥升於劉夫人韓退之於盧
單用韻語而松稱墓志梁簡文於何徵君柳子
厚於襄陽趙丞選之於孟貞曜文與韻語
而亦直稱墓志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
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志銘又退之
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而亦謂
之墓銘由是觀之文亦志也志亦銘也予惟從
俗從後世序事於前而為志韻語於後而為銘
銘曰歷官至二品祿不可謂之不厚在世踰七
旬年不可謂之不壽子女多而孫必更多神不
可謂之不佑周流兩都六省五郡縣功不可謂
之不成名不可謂之不就世猶惜其志未盡舒

而才不大傳華同於其妻福餘於其後事可傳
斯銘藉之以永其傳吾可謂之有幸而人將謂
之不謬矣

鄭府右長史致仕進階朝議大夫三溪王
君合墓誌銘

齊東三溪王君十五年前與予相聞而未相遇
十五年後與予相會而且相親蓋予自繼娶王
門後嘗以吉凶禮四次如齊王君亦王門之親
也初次值其赴任再往值其陞任三則叨擾而
送子於舟中四則含哀而弔君於堂下曾幾何
時常變事故如游雲無定死生亦大而可哀矣
疾沉遺言諸子皆能支持門戶無後憂獨以未
見第三子奮發文場為齋悵耳卜以嘉靖四十
二年九月九日塋於城西南祖兆即第三子映
為之狀據狀不惟可作墓銘亦可不負其父之
期望矣諸子謀之請觀勸石有文所以藏幽待
遠誰氏可秉筆者教以予文有虛名言為實錄
觀雖遠親交乃舊交而邑為隣邑何必外求耶

予久欲以文為戒先自誌文始將書片紙於座右絕求者待書告以有宿逋未償暫已之諸子同其親至章城外即聞其事驚嘆以為猶自有幸不然當不見面徑返矣予諗其謀於衆而斷於獨又親情友誼不忍違也不終日遂以文授之此去莖期尚遠嘗恨作文者十人而九懶散稿雖脫而日已逼晝夜忙併書不成書刻不成刻搨本又不能多得或有全悞其事者古云遲不如速惜予得不償失耳文曰王君諱一鳴字子默別號三溪長兄監生一鶚次兄一鶴而君居第三取號不惟因其地而亦隨其行歟王氏原冀州棗強縣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遷齊東占籍坊廓三圖為鹽法事編戌遼東娶鄭氏生五子四子俱隨父獨留名謹者持其家謹娶李氏亦五子名璿者娶劉氏亦是五子三世總十五子出於一母而同於五數無乃從軍非其罪天特以是報之耶廉字彥清純良謹厚咸一德於古人而加一紀於古希重鄉評而與蜡

賓蒙國恩而錫壽爵娶張氏生子淵字文深自既枯屋不農商而為儒生勤苦讀書遂以麟經魁山東鄉試出知河南柘城縣善政清操理人策獨高唐制脩良傳不媿漢廷娶閭史二氏生君者閨氏也君生有異資勤倍同學見書即讀讀而能記讀書即解解而能文蓋記解作三性兼有之者也隨父任不自知其為公子得師訓更借助於良朋試童子科而首取於縣大夫備弟子貢而亟補於趙提學然謙退不敢先人咸美其幼露頭角而弱冠却飲鋒芒書聲不聞於朝暮文義尤長於春秋繼趙督學者如浚川王公鳳岐高公南洲應公皆傳示其文以式東士岳雲石以行人司司副因言事謫齊東近而且便即受業於其門學益進而文愈工亦以父所治經於嘉靖十年中鄉試而刻其文一篇鵬飛大有志於丁年蟻屈父不伸於甲榜曾預諱於親而不必商於友決意以舉行出仕遂授陽吏部除授河南林縣知縣履任後即迎養

其二親未仕前即能服事大衆以聞其在途慈
愛之言而親其謁廟數實之貌云興學重士存
寡恤孤聚流亡散倉庫其有德而逐無賴罰有
罪而輝無辜有南川八里人民雜處於百里之
外山澤之間恃猛悍而負險阻歲賦不輸府縣
避激變之名置而不問遂使近者不伏而良者
效尤君乃諭以輸賦乃民事豈有力田而不賦
催賦乃官職豈有逋賦而不刊有如約者量加
賞勞終負固若罪其渠魁人無二心縣補一治
梯源洞口水注及洋池居民汲取便於鑿井
乃淤塞歲深君即率夫役荷鍤各決其塞而尋
其源水行如故復合之以黃花洞水順東門而
灌城池地勢迥異而天塹可方也虜大舉入寇
由鳳門直抵太原他郡雖惴惴有被殲破者獨
林縣民有所恃而無恐虜無所掠而空歸太行
蟠踞西南草寇出沒無定有蘇虎者嘯聚千人
由山西據南垣峻嶺為盜劫殺村坊害及旁郡
二親懼而思歸君情欲留而勢不可違徒僕并

的親護送還其鄉於是廣謀猷密哨探精選武
勇募擄甲兵較藝習射人人奮躍一可當百親
臨矢不揚其窟巢賊首就擒餘黨潰散能譽由
三司而達兩臺歡聲不數日而滿諸路也地方
平定月餘聞父訃音乃驚仆於地蘇而號泣呼
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強起交代倉庫印信於
縣尉不辭上官而行至家哭仆一如在林間訃
時收具祭儀一以循乎禮而哀則有泫於禮之
上者父在官日比君庶慎仍過之產業一無所
增有舊宅一所可直百金自知疾不可起召族
人有主持者立一券曰我雖三子獨季子能竭
力奉養使我無一拂意事指史氏作証非是父
母有偏愛旌善酬勞國有常典而人家顧可無
之葬事甫畢母即出券與君君受而藏之袖中
泣告其母曰幸勿露出原意人子養親乃分內
事豈圖為是耶所餘俸錢尚欲買田宅以贍二
兄之孤嫠翻據所共有而為已有其可乎遂召
姪輩分給之任其居處有田若干畝亦分給任

其耕種世有父在而欺其兄兄歿而凌其孤為
尺地寸土爭閭而傷骨肉之情者聞君之風不
殞死何待耶服除補任山西之馬邑緊衝鴈門
關正虞時必由之路人皆為君危之有勸其棄
官或求改職者君曰事不避難乃匪躬之節
我不辭為許國之忠鯨波乃見操師之能羊
腸方識王良之技遂毅然之官至則正值周總
戎奉 綸音築邊塞君首與其選分地在西哨
使山口黃草梁琵琶溝長城東若吳墩水磨溝
嶺鐵峽門小鵝鵲谷陽和後口數處日走龍沙
亭障夜宿虎帳油幢勞不得息食不宜時卒徒
屢驚邊聲四起凡三閱月工訖言旋憔悴無復
舊容妻子見之錯愕如不相識而君則怡然不
以介懷 朝堂嘉其績賞賚特厚視篆後見西
南城角被桑乾水衝塌即有改作之志因適行
未遂至是積財動衆將為百世之計議者頗有
異同謂往年干少保脩之卒無成功君之籌畫
已定不因人言挽惑即料算基之遠通夏繡工

之短長先于去城里許開渠以殺水勢衆乃就
工因多募水手持利器決新堤別令裹沙落石
塞舊口忽大風驟起擁水上流不移時舊道塞
而新河通識者以為有神助云歡聲溢於一城
獎辭來自常路聲光日耀雷轟不但昭昭在目
而洋洋盈耳又病士胃之陋而舉業之拘也乃
為之指明理性改竄時文而士氣舒文體變矣
俗散民刁均能難審君則先期嚴示臨時誓神
星曆甲丁列於堂下細察備問陞降務令與情
有不服者憑衆從公聲說待其無言自去不呵
遣也鄰境如朔州渾源懷仁等處告願覆審藩
司知其能順民情而遍委之撫按連章奏薦拘
於不由甲科止陞蔚州知州縣去州四百里居
民遠道相送行人夾道相觀亦有直至州治者
歲餘北虜復大舉入寇通舊治城下望見垣墻
鞏固樓櫓森嚴一鏃不敢飛而秋毫無所犯閭
邑軍民追念移河保障之功陳之上官請入名
宦祠遂允其請且多褒美之辭不知祠中今神

碑耶塑像耶生前享其名歿後享其祭矣謝自
石敬瑭竊據至我朝而始屬中華雖已改其
舊轍而舊風猶有存者紫牘堆積如山湏得高
才剡決如流百事方不廢弛若君者可謂得人
矣至於遊騎雲屯萬計行糧日費千金一皆仰
給於州君能多方區處致免臨時徒勞有暴橫
所以軍法從事不惟事不煩而民不擾乃亦軍
不驕而民不知常言稱宜府教塲蔚州城牆為
能甲於三邊而名於一方然歲月更移雨風摧
剝墻壞而敵臺隨之門壞而樓櫓隨之君欲葺
之而未敢專也適梅林胡公按部至州得以面
陳其詳而身任其責既有犒軍羨銀又有庫藏
贖罰工大雖資民力功必不費民財胡公再至
登眺之餘喜動顏色命具禮詣兵曹索正郎尹
朔野為文以紀其實及復命薦君為三晉有
司第一代胡者以一事忤其意獨不之悅有所
關白輒遭阻遏虜中奸細六人由黑石巔偵探
入寇之路邏卒得之例應陞級巡院乃棄而不

墓志

報有舉人尹玉被讎家匿娼婦汚之其人即朔
野父也新巡素與之有隙急令相解將快其忿
君乃遲而不發惟中文代白其冤新巡惡恨陰
定吏制豪宦考語大朝因此改調寧羗州當時
官久而名方著民安而望更隆內則部寺外則
州縣起遷握在掌中而近在眉睫翻為所不悅
若陷至此衆論紛然不平君亦畧不動意即
由棧道趨州州乃古蜀興元之域地方遼邈深
居萬山之中警備健訟乃其故態亦其故智也
君乃豫初為其非務令改革有陳武若欺官挾
吏惡衆詐財遺隸勾攝至公庭搜行袖藏狀詞
數十紙引例當得充戍之罪并狀草及平日羅
織事蹟中於督府詳允遷發民始知懼而風漸
移俗漸易矣廟學闕建將七十年瓦零木腐簷
壞壁傾聖賢無以棲神師生因而廢學君乃取
棟梁於西山取椽題於附郭而石亦有地陶亦
有人又處置緡錢以雇役自夏徂秋廟學改觀
而教官宅舍亦報完矣漢中稱學校以寧羗居

墓志

者以君功居多去州治九十里太安鎮北幾南
楚通衢也有頻滄江為患行者多溺死君繼六
臺李君後就其勢之易為力者建石橋於上題
其名曰大安橋政成而陞 鄭府右長史 鄭
王因上疏觸 聖天子之怒安置鳳陽權國事
者 廬江王也公盡心輔導隨事諷諭當於禮
而附其心召飲賦詩澹忘勢分遊梁苑而揮絳
筆侍筵筵而賦子虛君蓋不多讓焉嗚呼由兩
縣兩州而事諸侯王無一不宜者足知不器之
才矣遇地震穢柱冲決請老 賢王不許因齋
表上 京賀 萬壽節禮成親具奏乞休得蒙
諭旨且照例進階朝議大夫官四品而衣金
紫鄉人有親以為榮者有以不盡其才為惜者
抵家即以田宅均分諸子惟餘郭外一園嘯傲
其中時或閱方書和藥餌而前疾漸愈不復驚
悸矣乃召諸子語之曰疾幸脫體得享林泉清
福但爾輩析居情義不無踈冷今後每月朔一
會洽我父子之情聯爾兄弟之義過則規而善

則定為章 繼以傳後則何如諸子欣然
是外惟誠敬奉先耕讀訓後非隨眾不為
并見客不出私第情煥則緣雖觀花并吟
附戶弄琴書母張氏大宴必自製饌以饗
樂飲必至醉使人扶掖而後已優游 六年
病四十年長至後一日忽腹痛不可忍迎醫
二首服其藥以湯藥繼療病如不投則病轉加
人言勿藥則得中醫何以藥為且云吾自診脉
如平時醫亦言人病而脉不病者不治自念
心信其然矣至二十七日申刻憤亂移之正寢
屬續成時乃絕生於弘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壽年六十四先娶張氏同知岳之女惠慈和
簡照江良率教治家勸夫勤學宜壽而早
娶趙氏資之女濟陽縣人善柔恭順安
事舅姑有禮教子孫有方亦早逝而年不
其懿行生莖各先有傳誌此不必詳子五亦
元世之數長白張出四皆趙山 韓業農張
附經歷一麟女繼娶紀氏利津婦女曰曠監

監生李文明男可父一許聘歲貢生潘儒男天
 一尚幼暉出二一許聘監生馬學經男騰蛟
 一許聘省祭田架男淇陽出二一許聘廩生張
 九卿男賢良一尚幼大九別郡縣則書之其不
 書者皆同縣人也官秩已尊仕途亦父名譽遠
 而子孫多福履長而德行重君其生為全人而
 死其全歸矣世有特終恨少二字者為進士也
 然有得乎此者固無貴乎彼矣四任獎者二六
 八為省一十二子為人作文往往錄其獎薦

以一人之知識有限而衆人之間見無窮又
 居家者或不能詳其在官事也君之獎擢姑置
 而登薦剡者畧書數事亦惟取予文未盡而君
 歿有合者耳如曰存心廉靜政尚公平威令行
 而吏弊咸除德澤溥而民情自順如曰操守不
 愧中箴文章可飾吏治脩邊之力甚勤謀國之
 功丕著又曰政務寬和才猷練達前官敝邑民
 懷去後之思繼擢繁州人有來蘇之望文曰地
 當久敝而撫字多方時值難為而攘脩舊道內
 安黎庶外拒驕胡狀後數十言不必贅錄亦可
 鉅而存之體貌壯壯性情豪邁處事和平接人
 爽快持身甚謹待下則寬不念人之惡不矜己
 之長里閭被其惠宗族感其仁君官而黎民懷
 之奉委而上司才之既歿而遠近哀之諺謂知
 子莫如父而知父亦豈有子如者哉生平著作
 有三溪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行將刊布於世
 銘曰檢身而終日乾乾勸善而異語拳拳登仕
 而東帛幾幾宦久而歸興翩翩樂閒而詩酒年

年嬰疾而一命懸懸環哭而血淚連連墓日正
雛菊鮮鮮莖後將宿草芊芊子孫如瓜瓞綿綿
福蔭如雲山連連歿世而人不忘者亦以其能
親親而賢賢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西嶼董君墓誌

銘

蓋都董君汝瀚字子匪號西嶼父魁祖彛曾祖
紹四世而上譜逸不可考父以君貴贈太僕寺
丞母劉氏贈安人妻徐封安人生子楠庠生娶

墓志之九

主簿楊傑女次子李妻丘出女許參議澄甫孫
劉三俊次許舉人惟敏子馮子寧許舉人惟純
子彭瀛指揮雲漢子張鳴鶴太常卿銳孫劉三
讓乃其三孫女也君自歲童後勤學強記進學
後博識能文受室後從遊於曹倚之門去城四
五十里不顧其家父之或課士自給至於歸齊
姓遺金而其事尤偉甲午薦鄉書後受知於
祭酒同石舉人脩儀禮及選得建平縣值
乃節浮費墮販恤以法繩宗訓之橫治圩米五

墓志之九

佑之稱築堤瀾鹵得良田萬三千畝其他惠政
類是若不能縷陳宜其朝覲為首令第一而撫
按獎薦四十餘次也辛亥陞太僕寺丞因虜薄
都城備用馬匹兩歲預征民不堪命君以外衛
稍緩 奏准歲免三分之一市馬遼陽架木為
式令馬戶自驗其下痛革弊獸夙弊一種馬可
破一家之產到即與印直隸山東受賜多矣甲
寅奏績褒敕有精勤無怠茂功慰朕之語陞南
京戶部員外郎監收天策等倉事不留宿信不
失期納者如蟻不絕委權淮鈔淮關視揚及蘇
杭尤難裝卸九十六處逾年無籍通同侵匿襲
以為常君則嚴為關防商民兩便倭夷倡亂以
國課有餘聚民兵整軍器咸賴之尋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代攝江西四川貴州三司談笑集事
大為堂卿所倚重且有餘力與僚友遊鍾山靈
谷雨花臺諸名勝飲酒賦詩一日忽思故里不
欲久戀仕途即謹門籍移病乞歸吏曹方為之
申請君以九養病待命而後行者意未決也遂

登舟而北至淮始聞 俞旨抵家脩族約敦朋
好周貧先第姪漸及疎遠死無棺者給棺居家
僅四月止捐五棺而瘞火病大作以至不救生
之弘治丁巳十月初四終之日嘉靖戊午二
月二十九葬之日巳未二月十六葬地則在城
西南祖塋之中狀其行者見任吏部張竹亭志
而銘之者前吏部中麓野史也銘曰性剛行莊
名揚文昌朝朝曹郎徜徉故鄉方張而藏宜康
而傷彼蒼天常舊疆中央墓長而方若坊若堂
埋光愈光雖亡不亡

墓志之九

登仕郎陽城縣主簿醴泉孫君墓誌銘

鄒邑多著姓望族而孫氏其尤也先世原淄州
人十四祖名進者携其子信移家鄒平信生福
以禦寇功在勝國授銀符為軍民千戶又以收
河南功當調鄉人愛之留為本縣丞福四子以
長子希武襲千戶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中流矢
死希武三子仲曰旻旻六子次惟方惟方二子
長繼祖繼祖子讓讓四子以仲子維有功贈昭

勇將軍指揮使時值元末歲凶群雄鼎沸長子
本以壯士歸附 天朝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
殊戰死本二子長榮榮子秀秀子資資娶景氏
是生登仕君諱文澤字德輝號曰醴泉兄弟四
人居其次伯文潤 王府典膳叔文海遇 恩
例授高年壽李文瀛由舉人歷官 唐府右長
史建常奉為大夫學優能政世稱東洲先生登
仕君先配許氏繼亦許氏純雅篤厚生有之性
也練達老誠則學力之助耳父以其嗜書有志
向乃延請鄉魁張安世為之授業師又招致吾
章楊雙溪為之同牕友範模切磋而得其人其
為庠生年甫十三歲居人後而試每人前所以
名出人右而里中目為人龍云既又從學於高
苑縣主王公王以甲科蔚望政有餘力因而授
徒遂得聞所未聞之說而見所未見之書不辭
勤苦既竭心思以至嘔血不已父母惟其病之
憂乃遣之輪粟入國學廣其見聞緩其疾而不
惟山東鄉試不利而在順天亦如之乃給假休

親母兄相繼而歿時在正德五十七年間哀毀過禮以處母喪而痛惜過情則其處兄喪也三弟弱兄已為中商四弟垂髫出就外傳乃獨謂四弟曰從兄大經以太僕少卿致政後吾家仕籍無名所賴以光歸門戶者是惟在汝遂親自教之上京擇名士師之後果成名至今官嘉靖戊子父歿哀毀一如居母喪將歿祿養三繼母因選除陽城縣主簿陽雖山縣在山西亦號鉅而繁者也歲荒民多流移設法安集雖以佐貳署

卷之九十四

印往時長吏或不能及次歲太荒斗米數百錢民多餓死不但流移而已亟申請撫臺出倉粟賑濟恐無一定閱領之期致有數日道途之費闕廂鄉社預出榜文某鄉某日某里某日至則得沾實惠又嚴禁債主及別項差役侵奪里書不許見面賴以全活者縣民殆三之一編審推役累戶多為降則上戶酌量添丁外秉其公內竭其誠是以下稱其平而上嘉其能又於薄校加厚除老疾撫門戶往惟廉生有供丁免門銀

登仕君曰科第不拘增附而差役獨不累廉生何也遂一體優免或有事學官諸士各自為謝不知大梁從寬乃總一拜謝欣然而退士居村落者聚會文苦無定約乃以朔望日升堂後會文師生俱以為便且為之出食飲紙筆之資陽多彬彬文學士科第後先相望未必不由此州守申請撫巡兩臺委查一州四縣殷實戶澤州等富室假盤歿而行貨賄者不計其數非有堅守廉德鮮不動其心登仕君一切嚴拒實用上

卷之九十五

而賢聲愈遠矣獎檄由此而下差委由此而多陽乃兩城山險盜叢連年不靖承命巡捕先諭以解散則從寬其不如諭者率勁兵搗其巢而掃其葉雖蒙首獎惜拘於縣佐未騰之薦章耳病縣門之隘拓而高之改作醮樓上官行縣舊無公署創造東司官有蒞政之所而民無不堪之憂巡察有過刻者雖供應之細無不責備時則令已遷而丞方逝獨能身任其事而克當其心宦久思歸又以出仕本為養母母今年高當

致仕以待其終遂以清白之巡察張公不允又以王巡察公素悅已者所請必不左也而士民千餘人入院願暫借吾慈父母王以輿情勉留固請竟許之啓行日士民送至化龍池遮擁馬不能前哭聲遠聞二十餘里詳見去思碑記柢家無幾繼母以疾終正寢俸貲僅足了塋事而子女婚嫁禮不能豐日惟明農課子優游郭西希周亭每月一次入城與相知會畢即歸自謂半村半郭人也衆第以食口多而折煙便也田宅讓其次美者自擇一小居田不及百畝有惜之者曰君子孫日蕃以此遺之何足以供日用登仕君微哂而漫應之曰吾年老矣子孫雖蕃然皆尚幼誰與管理務廣地者荒但得免寒餓足矣而讀書事則甚留心夜必與其子同坐二鼓方休每令之早起起清明好為記誦講解諸子有名邑庠者有薦鄉書者有勤農事者不惟家計裕而家聲亦大振矣凡又士莫不延接評其所作如陳其蘊及觀洵概既四劉子皆識於衆

中舉之前而陳乃鮮元其有文名達人如雙石葛亞卿月林丘諫議白川劉憲副父與之締交談文為通家與鄉人處以禮讓相先勤誠相勉人皆化之郭西可稱仁孝里不蓄私橐惟急官租周貧濟困極其力猶自以為不足同井患難之家殊方孤寒之士尤其所軫念者親識事無大小就之質疑無不各得其當且如所逆料而聯恩睦族足慰宗祖之心於九泉之下莖前置地五十畝以供祭奠以助婚喪出入與衆第不相離壽辰必具禮令子孫羅拜庭下會食必半夜會飲必半酣見者以為三兄弟可稱三益可謂二難平生與人作好事無德色雖攻人之過婉曲開導而人無怨言縣尹張龍池嘗語人曰百里之內有賢人如登仕孫君足當之矣離陽往舊三十餘年距郭往返三十餘里而問遺每歲四五次不絕如析麓衛縣令及泉王司徙西谷李方伯或親拜其第或遣候其安而禮儀有浮於常情之外若可見其得人之深矣未病之

旬日前猶能拜新官於公所而吊故泰於隣封
雖感傷寒神色不亂不自意其不起雖所親皆
以為可藥也已而病勢轉劇子養朴方取入湖
南書院孫標省大司馬舅氏於邊方恐恐然不
獲相見忽報子孫繼至矣起坐牀褥喜而少瘳
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已刻告終年則嘉靖四
十又二壽則七十又八誤其子之鄉試會試然
試而高捷有時君往則歸而無時矣病而問者
踵接門戶吊而哭者聲徹庭衢轉索是文者乃
姻親楊以德狀其行者則其第四子養默也狀
能詳且文其事所以在舉行有聲并其兄養朴
日後可啗手取功名云登仕君不惟兄弟多而
姊妹亦多姊一適與膳張克仁妹三一適李諫
章一適張諾一適舉人劉獻皆同邑人也子五
曰養晦監生娶御史楊公盈女即其摠友也曰
養吾娶新城訓導子松女曰養朴庠生娶知縣
張松女繼長山省孫王得女又繼商河參議賈
公樞女曰養默舉人娶長山戶部尚書李公仁

文繼吾章張軒女曰養永 衡府典寶娶
上劉瀾女女一適齊東方伯馬公龍孫省祭身
孫男二曰楷庠生娶庠生賈於潛女繼 德府
賓賁本錄女養吾出也曰標庠生娶監生韓
潤女繼武功中衛千戶劉淑女養晦出也孫女
二出自養晦者適齊東長史王公一鳴子賜
德府奉祀正出自養永者尚幼孫男一出楷
名梁聘庠生王之士女凡不別具者皆其同邑
人也銘曰在縣能得民活家善教子非有兼才
者孰能若此見者無不哀其死非有賢
德者孰能若此享年八十致政踰三紀識者
猶以為宜不止此而竟止於此天將昌大其後
使為善者有所效法乎此耶
南冶馬壽士合塋墓誌銘
予讀書至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之說未嘗不廢
書而嘆曰嗟乎既謂之降似有主宰於其間即
人善惡推而致之以為報也然有不盡然者因
而疑之及讀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說蓋

與書意互相發明而善當加勉惡當知戒矣五
鄉惡獲惡報者固多有之若南冶馬居士天之
報尤為昭著在人耳目者也居士姓馬名廣以其
天性樂施人因字以濟周祖居大冶人又稱為
南冶居士道其實也彼先棗強縣人元末毛貴
西豐之亂章城殘破斷絕人煙乃遷補開州國
子監生父龍心古而貌有威鄉邦利賴之者多
而居士受金火以成化丙午二月二日生居士
外朴而中條理幼勇決而長退讓以務農遂

卷之三

大其家以不欺取信於友喜濟困窮懷情禮須
自族人始乃捐財為義社族九下戶四十餘人
馬價從銀俱為之代輸不煩官吏催督而他姓
之貧者依之如涸魚得水而夜蟲趨火善制藥
性多識藥名以之應病無弗愈者遠近求索隨
宜與之藥雖貴重者曾無吝色亦無憊心雖隨
眾放息不規責利或有并其原物不還者因
二子讀書長進遂同借貸文契付之於火約有
五六百金二子小試迭首諸生而鄉試頗屢次

見遺長子既闕是秋擬在錄中而又孤衆望後
雖有成不惟父不見而母亦不克見矣次既同
曾中禮魁及填榜迷失其卷後傳之往平見者
以為雖解首亦可也然解從予遊知之真而言
之切非以私意厚其門人也居士愛接文人酷
嗜讀書而詩曲頗誦長不輟於口能馳馬試劍
尤精射法膽氣以銳以將之正德辛未冬流賊
張興張旺等三千人屯駐步村鎮分掠各村坊
忽有七十餘騎奔抵大冶居士執弓搭矢相距

卷之三

二百步圍聚家丁保護一村人衆又見逃避者
斷絕其後遂躍馬橫衝賊皆驚散而後至者亦
得保護如前嘉靖丙午春萊蕪巨寇吉閔等二
十四人白晝搶劫亦在步村居士聞而欲攻之
子弟輩苦勸以為非切膚之災而卧榻之急也
況敢此時遠來必非小可者只風捲塵土兩度
旋繞樓居馬鳴更非吉兆居士獨挺身奮然曰
一方死在目前非吾無與救者年今六十有一
脫有不測亦不為大乃以次子守家長子為應

率精勇至鎮寇遣所部迎敵一箭射其
落其帽迎者逸而首者懼矣夾攻愈力以
衆拒不能當有逃者有門側暗伺者居士靴
其馬突而過之迴顧始知有伏箭去正中其目
大勢潰亂無有敢反戈者居士又出大言以震
之一縱一殺止此一推倫餘悉肝腦塗地矣次
年更有楊龍楊虎兩兄弟誓殺二十餘人亦以
董初隣村范思升家居士乃太息曰焚戮如此
地方其何以堪已有故院者居士又從而助之
墓志之三
二楊俱死刃下滾其石如流星未死者各帶傷
迹歸血跡有三四十里自是絕警者十七八年
祭法有言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居士者固當祀
於社矣雖為吏而簿書未嘗經於目既而棄去
亦不顧以冠帶榮其身然鄉閭止呼為善人馬
居士殊不知其曾為吏也予幼子死吊而哭之
盡哀清明節適歷劉縣尹劉照磨及馬思賢塚
祭真不令其家知之真乃君子之行而長者之
風故其卒而葬也攀靈輿而號泣者男女長幼

不可數計惟云善人不復生矣病誰與醫貧誰
與濟患難誰與扶持卒在嘉靖庚申九月二十
六日薨即昇年十月初七日享年七十五配金
氏歷下全之女宦族也性溫柔而言不妄發德
和順而事不擅專教子有方治家有法事舅姑
盡孝待戚屬以恩姑以癱瘓手不能伸足不能
步而口不能言金氏獨能會其意而得其安或
送水大亦必以身親之一見寒餓求乞者解衣
推食曾不遲難居士尚儉則助之以屏去紛華
墓志之四
識者以為有孟德耀之風居士不為苟合苟得
則助之以取予過慎識者以為樂羊妻不拾遺
之介居士喜交遊則助之以飲膳供具識者又
以為有梅聖俞謝氏妻之勤今嘉靖甲子方為
之奉養八十高壽舊疾陡作乃於十月十四日
卒慶者在戶吊者在途可哀也已合葬在次月
初六日時急不及從容為文既聞又哀猶未定
不能具狀因據素所見聞作此以如其情若云
墓志之五
其行而悉其事實則未也疾行無善所以學步

邯鄲者乎子二人長既開庠生娶法氏次既同
庠生先父卒娶賽氏女二人長適陳漢和次
適金汝燕府庠生孫男四人蕃如庠生躍如翼
如庠生自如六孫女一通王過化一通立珍餘
尚幼重孫男一人多慶重孫女二人亦尚幼生
享太平之福沒勤疎戚之思多富多壽多男子
作善降祥其理信不誣矣銘曰禦寇而保其鄉
無乃血氣之剛歟施藥而傾其囊是亦醫師之
良歟或示弱而深藏或遇事而敢當獨能兼而
備之

墓志之百

北之長歟使其早遊上庠而得尚乎中行將不
為矯哉君子之強歟夫妻壽康而孫子繁昌真
所謂作善降之百祥歟惠首宗祔而漸及於四
方此以沒世而人不志歟

中憲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誌銘
昔予在太常奉職無狀 詔許歸田庠士數十
人相約拜臨中有身臞而長面白而澤秋水
神而清氣徹骨者去後問之人知是明水
秀才也有稱其讀書動勵文筆順暢者以是

而兼是貌可立取黃甲而不久滯青衿繼會
泉李公稱之亦復如此以其為姑表兄弟知之
尤望嘉靖癸卯果舉於鄉連第進士授戶部主事
逾及督湖廣糧儲三差各稱其任乃委權潁
關稅屢司錢穀絲毫無染有李府判者欲與之
抗禮不許遂以嚴刑逼從吏索其瑕垢不可得
始甘心執禮如常規超陞郎中監帝大同邊糧
自多事後邊軍志驕稍不如意即挺戈呼噪君
善調度芻糧不乏德處又足以懾服其心雖督
府亦稱其能而賴其助居三年出知太原府值
汾河水溢壞其城一角君首至即周視舊堤高
而且薄嘆曰無怪其然矣夫堤高則水深薄則
壞易於是培其厚而損其高水患由此可免矣
有兄弟相訟者視其人年已垂白因謂之曰吾
德政不足使風俗之偷一至於此汝二人同
高壽人所難得朝夕亟亟歡然猶以為晚乃以
刀錐之利起爭端不已姑置其罪待為吾脩
學宮定奪月餘入見問曰訟事其終求直乎兄

弟相抱而泣曰非賢明父母竟於不悟願已其
辭從今友愛如少年時蓋脩學有所親化又事
多商議從而各復初心是亦教誨之道也附郭
繁難前守雖夜以繼日政務猶自堆積召則剖
決隨其敏性使事本以誠心是以不煩不擾而
上下相安甲寅重五日父誕辰也自任所遣僕
以衣履上壽遣者報稱父病即以明醫馳視問
使往來相屬傳知父病勢急即夜從兩騎出城
凍雨昏迷徒步過黃泥坂至一小村對土竈燃
牛糞燎濕衣鷄鳴促行途遇父訃音墮馬移時
復蘇悲號若不欲生從者亦皆掩淚不能仰視
逐廻見巡按御史御史言參本已上矣君泣且
拜曰若得見父生面罷官何恨奈命苦不能相
及御史勸容差人馬上飛往止其參歸而如禮
葬祭制滿補任保定府銜路以送迎為難大群
而責望者衆君處其間不失禮不廢事而分外
有求者一切弗應都御史以諧言怒其吏而
意在於君君即上致仕文書都御史旋悟而慰

墓志之六

之曰康守一至百廢俱興地方方賴保障行
棄去也六月構疾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官僚佐
哭於堂士民哭於巷山開一東親友皆哭於其
鄉壽甫四十歲次戊午而登第十五自試政
守制外實在官不過十年耳差畢過家所親疑
其行篋為奇也君潛聞之乃假言梅雨恐濕
溫室中物發之盡是而書人以此稱其廉君性
行溫雅處事周詳友其兄而愛其弟兄弟皆俊
才而君更出而雖若和易可親而實鯁介不可
奪惟其不可奪所以知其足大有為惜未究其
用云葬在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鎮西南祖塋
之次君諱迪吉字道夫號右川父濟民封承德
郎戶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祖鉞曾祖樂原
以素強遷補為章人妻齊氏封安人子三長大
壯庠生娶給事中後舉劉祿女次大田聘庠生
尹自行女又次大猷聘省祭張玠女女二長許
聘楊全福次許予弟子春鵠銘曰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才足以有為也而竟不遂其為

墓志之七

究其所以母乃命為之耶然而其具在我亦曾有所施矣必大有所為而後謂之為耶

南京戶部主事夾谷孫君墓誌銘

嗚乎予與孫君為友將四十年矣一別十年而會只有數日不月餘即聞變故且信且疑之疑者以其壽不止此追憶其氣色則又信之矣既而幼子者來道其父疾已愈因其二子考試不遂恚怒激發原疾乃至不起前此父罹幽辱無恙也今以小事稍拂其意遽至於是其命也夫

墓志之書八

諸子拜轉門館程賓即予門人也持狄生景祥所述事狀來乞誌銘會日孫君亦曾以此為托予佯許之以為且無事乎此也今果然矣但以塋期逼近或不及刻石先以木刻傳送親友待石成啓土數尺入之世多以誌石置之棺側非古也狀甚簡略不能詳其在官事予雖而過其治所一則履任未久一則去任年深無由得其實蹟只聞土人稱其赫赫之政而已君亦未嘗矜炫向人言之以至泯沒可惜也君姓孫名光

字華國號夾谷淄川公孫庄人曾祖海祖山父鑑封文林郎南陽府推官嫡母周氏生母張氏俱封孺人娶張氏繼周氏俱贈封孺人兄弟八人君為長子十二人旦旻旻易星昂晟早昇旻旻昇皆其名也俱讀書有多半可望其成者孫三人子有幼尚未娶者將來孫多可知兄弟子孫多而生平遭厄宦祿不昌豐於此而嗇於彼亦天道盈虛之數也君生有奇資幼年即志高而氣不可下說者以為山氣多男生男多貴云初為府學生改告縣庠府縣士所作時文鮮有當其意者聞予有虛名不憚百里之勞携所讀書并牒課來就正焉予見其豪宕有餘而雅細不足也為之指點改竄不少假借君已有將變之機是以聞言即悟如融春冰而出雲日不數月有過人者予始則愛之久則畏之君則不敢自居未嘗不以兄長事予而服其精也遂相與窮覽載籍上下古今君學日宏博而予亦因之長進矣同舉戊子鄉試而君名在第六同舉

已丑進士以其對策過直抑居三甲考選庶吉士而名在第一鄉試原自解首移下庶吉士以內閣爭寵棄而不用選授真定府推官府乃南北通衢當燕趙之郊雄於河朔有任俠習獵之風地廣訟繁非有才者不能勝其任君性素嚴任其性以嚴治之初若不堪久而服其無私知其能斷閭府止畏一孫推不知更有他吏也有巨寇聚衆難平撫按自相計議非孫推不可使遂以甘言屬之毅然而往覆其巢穴執其魁渠以解已而後悔且懼無非好功名之心驅之耳以風飛雷厲之才而了積牘民有居不再食行不解擔之稱用神道設教之術以決疑獄民更有畫斷陽而皮斷陰之謠識者以為界府如蘇頌之推南都雪冤如錢若水之推同州屢有薦章指日徵取矣乃漏言於巡按傳現川曾貴一縣佐為太宰汪誠齋之親傳素惡其亢且衡路聲不知迴避遂改保舉而為糾彈將以報私憤而快汪意也太守喻月梧陽善而陰惡之又攬

卷之百十

卷之百十

以終其間因以才力不及改調南陽雖撫臺林石崖素愛之終不能救之耳君則大為不平被人讎害吏部豈他無名色而顧坐我以此耶或喻之曰他名色則冷去其官此則尚留帶若題奏添一行事太過相對才力不及君將心服之矣南陽地稱陸海人重詩書敦朴尚農猶有先王遺俗君以知警而稍從寬比之他人似覺猶嚴民以聞其前政不敢輕犯是以易得其情鄉大夫稱其厲如曉霜明如秋月其所不悅者則直謂其過刻云終歲隨兩院審刑兩院獨倚重之值歲荒請於當道發粟賑濟人皆多其活民之功不以為侵守之職甲午河南鄉試君名雖對讀而卷由檢取錄文半出其筆以巡按蔡汝濱托之專耳考滿因有後薦乃得封贈亦予有以贊成之推陞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其僚有田同知者素不相能造謠於郎陽巡撫王兩洲處撻拾細故劾之已立案不行矣不知渭崖霍公何所見聞於拜封部印之後除夕僕疏迴籍聽勘至家拜見父母殊無愠色前

歎不之南陽父母堅不肯許今又幸歷一任得
陞京職有俸貲可供甘旨兼瞻弟族日後雖勤
明亦不復出矣因買山作終焉計鑿石為洞以
祀先師孔子及古來佐命之臣聚集典籍誦讀
其中不知歲時之代謝不問塵世之是非有來
學者則却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吾生不能及人
今方退而修己何以教人為字畫麤黷文勢雄
奇類其為人至於篤恩義正倫理肅閭閻睦鄉
閭喪祭一遵古儀錢穀不假人手則又似乎細
人也顏神鎮惡少作亂獨不敢近其居雖七朝
已隱成文之霧而萬里思乘破浪之風心熱興
發屢以邊事上疏干進又作青詞數十卷將用
之矣乃為執政大臣所阻獻策有賈誼之狂請
纓抱終童之志世無德操之冰鑑安識人才更
無王世充之獨明孰稱其為龍蛇不測太拘泥
於繩墨法度之中更無索取於驪黃牝牡之外
者矣感蔣少濟曾薦已也時過其家稱謝蔣因

語所知曰吾在道廬人多矣自閒居無一語
者惟此子不憚隔縣過存可謂以厚為道者矣
偶被群小構害君亦具訴狀不允跪於路中所
司乃允之翻繫獄十年不容見一面對一辭相
知者多落井下石予獨悲其誣枉極力伸救以
為不須作人情祇取其前後招詳虛心一閱自
見源流既非傷敗尋倫又無真正人命家已破
而病已沉問者推調而詬者吹騰一好秀才紀
事人猶憐之况進士而嘗京職耶當年名望亦
頗不小命順則如玉如金運去則為鬼為蜮偏
急偏執是其病也然猶君子路上人也所謂惡
不如是誰饒衆惡加察哉事將白而上官遷代
不常日久不得歸結及鮑思養巡撫山東慶事
明決非私厚其同年因予備知其負屈即寬其
事出獄矣惡者又從而收之予乃再為一書達
之鮑公曰蒙俯念幸得登岸矣然乃迴頭之岸
也苦海尚爾無邊恐節鉞行後又復更端蓋其
事半由撫院半由巡院云耳鮑公一力作主事

小白甫一年事大白將三月而君在家告終
既免客死又不在于獄中亦不幸中之幸也
稱予費盡心力自許不避嫌疑予不負友而鮑
亦非廢法矣忽一日命家人治壙夾谷山中更
名曰吳字吾呂而號太丘無乃病久憤訖或有
先見歟主於弘治甲子二月初三日卒在嘉靖
乙丑十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二塋即是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銘曰天吳海若遷客以為怪而止
著者視之則以為常草鳥已戟庸醫懼其毒而

墓誌銘

雲峯王處士墓誌銘

善醫者和之以成其良君之志不可奪而氣不
可降稜角峭厲操履剛方此俗目之所駭而法
眼獨取其長名曾登於國塋不出其鄉從治命
則題以夾谷散吏華國之墓若從病語又將書
之曰太丘山人吾呂之藏

十人代拜兼他有拜者總之堂中幾不能容
予因喜而且懼曰厥後太蕃者厥壽必不太高
蓋造物忌盈聚除之數每每如此然其善足延
壽不但善後而已況其壽又已高從此益延之
而無窮林下有此老友相與優遊作樂事亦晚
景轉行好運也忽有報其作古人者予則重有
感於今之人豈復有知心如處士者乎遂往弔
而哭之薄設以祭之嘗再三拜手委以傳遠之
文今言猶在耳豈可負其生前之托耶據其次
子烈狀述其先世原冀州棗強縣人遠祖名柰
始徙於章之桑家庄四世祖紳仕為江西樂平
知縣紳生壚壚生銘銘生祿祿娶張氏是生處
士心欽明白閒靜如雲因自號雲峯方在襁抱
喪父母性素嚴因守孀尤嚴見處士可讀書又
好讀也遣之從學於堂叔秀才名九臯者九臯
獨稱許之不知者以為私其一家也年纔十一
知行文矣以家貧不能供給遂廢學廢者舉業
也博覽群書而詩詞口誦如流且練達事體飽

諸世情稟賦雖剛直而克養以和平人有過必而折之有難必身救之一指揮使緣事日久苦無以為上下費乃揭社中錢助之指揮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初聞者將起訟繼賴其苦口勸戒而罷者多不可枚舉尊母命與兄子所居器物田產讓其美盛者平日所以事兄者稍亞於父耳兄名隆亦克家之子友弟之人也宜其身後報之者自不容已國制有申明亭老人必選公正廉能者以居之不及後漸輕而人不樂居且以為苦後左山趙尹獨重其事首選及處士堅辭不可得遂毅然任之事事悉當縣主之意而允服縣人之心有收王府子粒內使見趙尹不以禮怒而欲陳告撫按太馬備而將行在官人無敢阻之者處士乃遮路宣言彼不讀書之人何足與較況失禮亦未太甚勝之亦不足為武趙尹悟曰大性偶發非爾則以小事而或搆大釁矣將審均徭驛傳此合縣大事也趙處士最專處士言非一人耳目所聞也

連九百有深情而二事尤足見之有恩於人德色有累於已無怨言嘗云吾若有田千頃錢萬貫可使親舊無貧乏龍谿喬金憲贊山夏二守西野東村哀謝二鄉老雙溪北濱松澗泰峯楊劉姜陳四縣尹及予為詞會數年而處士乃社中之善作能識者也雖歷下進士谷必岱亦慕名赴會前此繡江劉太守脉泉李方伯皆重其人而禮敬之今少溪謝亞卿後峯劉司諫則以親知而締交非一日矣然皆往事述之特詳以見其重於縉紳因而知其作人不苟云正德戊寅大水為災處士在城慮其母居田舍或不安浮水而往即得足疾肺疾足疾三年方愈肺疾纏綿終其身小發則嗽大發則喘小愈則嬉於門大愈則遊於邑其好動半生若此自去歲七月二日或作或輟以至不可救藥未卒之三日前予嘗往候之憂其不久人世欲再候無及矣處士亦歎與予有言不能得以今度之得非相交者虧負我耶看庄者蒙蔽我耶或以其

子孫付托我耶要之不出乎此既已知其然矣必不孤其望也疾勢雖急而處之以從容謂其子若孫等曰此後務農者勤於耕讀書者勤於學應賦役者克謹公事為婦女者勿起私爭吾目瞑矣又曰曾言視死如歸臨時自難割捨及看内外衣服整冠納履復嘆曰天下之事畢矣更無一言氣微而絕李氏謨娶沙氏烈娶沈氏庠生即予門人學業可振其家烈娶馬繼永默娶遲點娶劉然亦娶劉皆良家及庠生也孫男十一謨子一曰朝娶霍氏烈子五曰可娶李氏曰似亦娶李氏曰才娶寧氏白善聘張氏曰有聘安氏庠生省祭皆其婦父也點子一曰遷娶楊氏點子一曰宣聘楊氏然子三曰封聘張氏曰德亦聘張氏曰敬聘遲氏良家及潘吏則其所聘之女父也孫女五曾孫男二曰於周曰於晉曾孫女二俱尚幼不必詳其所聘及所許聘也銘曰君字士登階則其名弘治壬子厥維始生嘉靖丙寅七十五齡二月念五卒於中庭

墓志銘

卷九

對荆孫照磨墓誌銘

十月十三塋於佳城邑西是其村村東是其塋村堂以祀其主塋竊以歲其形歆考其真諱事行請先觀斯誌歆考其生死名姓又必觀斯銘照磨孫對荆者猶介人也重然諾輕貨財寡交遊勤誦讀居常閉戶出而學舍之外無他往識者喜其真誠不知者則謂之迂遠少年貌美如王九見者皆愛之既長志堅如石雖踈者亦敬之初進學歲考猶在未成年之列即為督學公所取後書熟文高屢試屢前然不獲中鄉舉命也未四十而早貢踰六十而後選選又不稱其意吾鄉貢士有應部考前列者往往不能得莫非命也君授嘉興府照磨人多惜之乃謙言性僻才短若秩尊而繁實非所宜上任即為蘇府守所倚信三司兩院知其慈祥屢委署縣恐其黷染輒以疾辭既而部白糧上京以疾暫告調理兼得省母乃真疾也抵家疾日甚肌日削氣奄奄日微每會即憂之將歆與子有所許托遊

致後一見面往則勢急不能相見矣平生思其
父孝其母友其弟養其繼母無異所生其關係
人倫大節有如此在趙尹及張方伯處訓其子
弟惟其言是聽而未嘗干一事寓浙日桐鄉會
知縣恃其進士用刑嚴刻實未嘗有賦私吏民
不堪造謗聞於巡撫收獄將罪而斥之矣竊遣
君訪問君假以催糧入其境居數日無所得歸
白巡撫竟釋之民有兄死無子而弟欲據其田
產者事屬君斷理君即數之曰爾嫂守節奈何
強奪其有待嫂終方許為業遂杖其人而示法
於眾一郡多之二事似非愿惡者所能而君為
之亦可怪也城東十里有田二十畝乃治一圃
結一樓蒔花種樹每春雨既晴秋風初動遊玩
之餘則督耕省稼歲時伏臘有所資據其生平
非尚清雅問生產者而在野則又如是不曾與
之同往者言之必不信也身後友有問其家人
糧事作何歸結家言各已上納領得廼聞不
則死不瞑目矣其過謹太譏人不可及其所

卷之三

墓志銘

及乏嗣翻不及人何也然以正途發身賢名溢
耳其為人所不可及者亦多矣君諱進字希止
號對荆以荆山當其塋與村也曾祖景原祖勝
父聰母劉氏原濟南人遷于章今六世矣君娶
張氏繼希氏女一嫁主簿張應宿子大朴先卒
君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初九日卒於嘉靖丙寅
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六十三葬以是年 月
日予之為斯文也不待其求亦有求而不應
者可文則文何用求為文後係之以銘曰蓄
善種而養心田享遐齡而本夙緣有賢名以遠
其傳有良嗣以承其先是為人生之全君何為
獨得其偏其尤長者其猶乎其微短者其年乎
其有名者其賢乎其無後者其天乎

淑媛弭氏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二十日淑媛弭氏卒卜以閏十
月初七日將葬於城南三里鳳凰原庠士謝惟
馨名庭蘭者其丈也率諸子同詣予寓出
子孔素所述淑媛行實拜且泣曰凡為夫者莫

不願久存其妻為子者莫不願久存其母然非
名筆則懸棺之石徒存而不可久傳與無字碑
等耳敬將亞卿少溪叔父之命敢以誌銘相浼
予聞先王之世女婦賢行有女史執彤管紀載
其事此職既廢而內美不著久矣予與少溪為
同年兼且結婚姻惟馨又從學於予以文塞請
義不可辭但以文為戒志未能遂不得已竊效
史筆為之誌曰淑媛弭姓祖貫章城人也父諱
宦以登仕郎謝政旋家母王尋卒於家繼者沈
母也以其聰穎鞠之不啻若自其身出時嘗誇
於所親曰此良女將來必偶佳士及笄父以謝
族茂而謝子才也許其納幣而委禽焉姑意以
其幼而喪母失庇特憐愛之見其柔婉溫莊笑
言遲重舉止有度瞻視無迴憐愛有加不獨以
其失庇而已知其年雖少而力有餘悉以家政
授之淑媛乃縫紉浣濯烹飪織染各有條理
戒獲有恩處族鄰有禮見貧乏有賑應假借以
與者必稟命而不敢私上有祖姑太淑人年已

耄老中有叔氏昇小姑俱在櫛櫛食飲衣衾
日之力或有不足乃燃燈續明不以為勞及叔
姑漸長而子女又方幼弱勤勞殆無間歇期笑
有新米必先奉其舅引禮南岡翁及其姑冠
太君不然不惟不敢入口且不敢觸手也姑患
瘡癢乃同惟馨檢方調藥朝夕在側寒暑不移
久而瘡愈姑謂兒婦孝順所致淑媛則以為瘡
乃不孝所致愈則姑之陰德也愚婦何功之有
性不喜美食華衣但求充口腹體足矣素不善
書算而心中自有籌畫出納之頃寸絲寸粟不
差雖末務瑣營經歷歲月惟馨時或有問應答
如響兒輩不忍其勤苦勸以稍休息者則諭之
曰人生孰不好逸惡勞吾非性與人殊但念家
世宦族也虛負殷厚之名不如是豈為保業持
盈之道居嘗謂惟馨曰吾家賴以為生者不過
讀與耕耳君於讀書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勸戒
勤惰以望有秋以辦兩稅之需以贍一家之養
諸子侍食案上或遺一粒片肉必命取食之所

謂福湏如此愛惜也。屬妯娌以和間有拂其意者，惟曲為隱忍，不以形諸面顏。孔脩半姿秀淡，縣大夫舉應。尚主之選淑媛，以福忌太盈，復驟有此殊榮，非所望也。時已上京事，將諧矣，以書力止之。大宗伯三渠王公題請，欽賜儒學生，乃再拜祝曰：以幼童而即蒙恩命，涯分足矣。少溪在部為少司馬，急呼惟馨來與其門下高士會，文惟馨以堂上有老親，或缺耳旨之奉膝下有幼子，或弛教訓之方。淑媛則以叔翁厚意，欲其速成，百凡勿慮，請以身任之。後果學業大進，歸後患癰毒，淑媛事之猶其事姑，病瘳之法癰痊，試得廩生。是雖少溪之善教，亦以淑媛有內助云。孔業能讀書，善為文，但時時多病，淑媛歆其援例，暫輟學節，勞父意以其可進，取科第此舉當及孔脩。淑媛言尤憐季子者，世俗常情是必先其長者於禮為得果，有志向上亦不相妨。父然其言，孔業遂進為國子生。淑媛平素無病，今夏忽爾遽和醫藥，巫卜不效，以至長往。

不返年止四十七。孔子論坤之承天曰：應地無疆，謂其柔順利貞也。淑媛之承其夫，若有得坤道之順而不得遐齡之享，無乃數不可逃而夫不可問耶？然舅姑全而子孫盛，夫婦三十餘年未嘗有一言相戾，襲厚福而著賢第，是又不可不謂之數未嘗不得乎天也。子二，孔業娶檢校宋瑛林女，孔脩娶庠生袁似穀女，繼嗣承逮甲。女女一適推官張大儒子海籌，先卒。孫男一名爵，孔脩出孫女二，曰慶雲、孔業出，曰祥雲。孔脩出許聘監生寧郭倫子汝芹，古人以識其行藏而謹其始終，謂之誌。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夫既誌而識之矣，乃復銘而名之，曰惠慈之德，家室之宜，親疎仰賴，遠邇聞知，八極之表，魂無不之，三里之墟，魄藏於斯，一日之間，與夫相離百年之後，與夫相隨年幾，知命歿有遺思，所不忍者，上未能終舅姑之養，而下貽無窮孫子之悲。

儒林郎代州同知梅菴張君墓誌銘

邑人張君少先大夫十四歲長予十六歲先夫忘年稱其為小友予則上交稱其為老友同會者幾十人相會者踰十年每會推予作首惟拜刺予則以晚生自居而君輒不自安苦勸易之迄不敢從今君長逝而予年漸長闔邑更無可投刺晚生者矣君姓張名師雍字從簡以犯諱更字公度時方少年賀之者即有數百人號悔菴以卜地得蘆山無號蘆山其世系阡壠已具予所著遷塋記中矣此不必詳及鄉人稱殷

墓志銘

富以張氏居最稱善良亦如之君以未冠而入縣學既冠而遊國學雖云例貢行持不讓舉行縣正佐凡有慶吊事常率衆成禮而親知禮尤不敢廢以是親知重之縣正佐稱之性好賓客賢內徐氏善造酒食有以投其所好而助其不及又為之蓄育子孫整理家政不但幕酒漿精五飯而已卒在君懸車之年再娶王氏亦庶乎能繼緒餘者矣君以輕財奢費家事漸不如前而豪氣終不可下至謁選日田產如舊而囊篋

將蕭索矣部試卷佳更形軀偉壯面白而潤鬚黑而長拘於資格除授代州同知部堂司屬俱惜之勢不能破例取作部元同輩仰視之以為難得至州輔其長以有為處其僚而無失職司錢穀立完數十年通賦以征之有善法而動之以良心不專刑逼自然上納之恐後矣王巡撫獨稱其才他上司悉知其名姓而更嘉其操守小委無日無之大委無月無之如修墩臺查軍器各得其當下至為崔都尉建立坊牌亦以待

墓志銘

君舉行於民一事無擾一錢不科竟以直同官過失連累即棄職而歸友有勸其當辯復者君自以與聞不願為官非有人逐之也邑第在街市之東而村在藤花溝之上日惟治田桑蒔果菜以輸公租以糊家口而嗜酒終其身年已八十矣因慶生辰與衆客交飲客有不盡嚼者不拘寒熱即取而代飲之次年酒興愈豪晨起將往拜新縣大夫忽病作昏沉痰在喉中不得出聲急促如雷醫者問者咸以為多飲致然犯五

不可救延至第三日氣湧而絕惜之者猶以為祿不稱德年雖長而疾太驟然享用之厚德行之子孫之盛名與之隆壽則又千百人中僅一見者矣之可也何以惜為子長承基娶再氏生二子一名治業一小名志子一女嫁還璣仲承光先卒娶仇氏生一子治本娶弭氏名小秋友仲姑則其孫男孫女云叔承穀娶劉氏二子二女子一名治維一名治安女適王孔繁幼者許聘劉汝器季承裕娶韓氏生一小名小生

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杏里王公

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十八日杏里王公卒隆慶戊辰月日杏里王公葬其卒也未得面與之訣其葬也預已心許之文二子應諤應詩一日持公世行大畧教止予庭拜索誌銘焉以首觸地泣曰先人生前獨以君文為佳歿後必得君文為慰耳疾乃洞瀉許久忽于一時不能言若有遺囑知必以君文為首囑矣予素感公知愛又二子索文懇切乃受其狀而為之文曰公嘗有言大凡身後之文不必誇張粉飾無官者止叙其世系家衆及生死殯葬月日有官者總叙發身歷官於前畧取重大事實點綴於後足矣今體公之意雖欲詳不得也雖欲畧不致也何也公性豁達常不自言其行事雖多有可取何由與知是以不能詳舉其所知盡書之亦不敢畧也公姓王諱曷字承晦號杏里杏非杏林之杏里非樗里之里雅志願學孔子又東方之人也乃杏壇之杏關里之里耳九歲喪其母慰

安厥考并送吊賔有非他少年所能及進學為
橋養陳提學鎬所取應試為巨區趙提學鶴所
繇由正德十一年舉人嘉靖二年進士三年四
月授太常寺博士本年九月丁父憂服闋嘉靖
六年九月除前職十一月丁繼母憂服闋九年
八月復除前職十一年五月考選河南道監察
御史十二年二月河東巡鹽十四年三月真定
府巡按十六年四月陞江西布政司左憲議十
九年叙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西寧寧虜兵
備二十一年五月陞甘肅行太僕寺卿聞者以
為屈二十二年十一月改陞四川按察司按察
使未任次年二月即有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之擢稍協人望二十四年十月轉本司左布政
使二十八年五月為織造事降浙江布政司左
叅政三十年四月福建按察司缺按察使同官
擬必首公報至果然三十一年四月復右布政
於河南三十三年調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三
十四年十一月復左布政於湖廣三十六年四

月廷推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
十七年閏七月拜南京工部右侍郎因有言者
即致仕歸大抵守法奉公惟以公責備所屬不
以法假借於人任情而不徇私情遇事而刻期
集事未免因而取怨然猶徑行不恤予嘗有詩
贈之言路雖騰異議仕途自有公評及擢北冰
清等語公得之不忍釋手衆聞之喜將稽首士
見之稱不絕口云自以進士釋褐及侍郎投簪
四十四年俱是嘉靖紀元足為大聖人享國
之長若在前古則歷事兩三朝矣初觀政兵部
未嘗有一日不趨朝升部者大家宰聞其勤取
選日留作選首得除太常寺博士因大司馬彭
金西公薦之也遇國恩贈父為博士母太孺
人妻孺人太常大小職任俱道流止一博士乃
儒官道不同不相為謀在此既不欲援儒而入
於老在彼亦不欲推老而附於儒小有失則隨
之以禍而擠之本寺必盡用其流心始已公為
之三年善處上下之間道衆竟無所乘其隙險

慶新政卿用蘭谷鄒應龍少卿用小山張祉皆
發身甲科昔重道而今崇儒矣在道日會試監
試場中凜凜畏之主考及禮卿各有棘闈詩公
首和之大為夏桂洲所許巡河東監課歲辦額
銀外多積餘銀十餘萬而除補還先年逋負邊
餉其不盡者預解邊鎮以備後日之不足不惟
優於政而亦精於詩矣聞大同兵變選壯年子
弟習騎射於國以備應援獲鹿縣有李姓者繼
母將其夫閉於居室縱火燒死誣其子以殺父
重罪繫獄待決十年餘矣遂一鞠得其情為之
平反將繼母抵罪定州亦有李姓者父以惡疾自
經繼母告官以為其子致之問死得公而釋其
尤可稱者活員屈男女百餘人則其巡真定時
事也總督江西糧儲帶徵拖欠料價銀五百五
十餘萬官不刑民民樂輸官工部悞以為陳邨
中之功奏陞少卿而公不與焉撫治西寧番漢
錯居邊境寧謐論者以為區畫有法竟絕外累
故薦者有屏翰之才之稱撫按前後保舉二十

三次而美考語不與焉處置寧州均地事尤得
其宜復遇國恩贈祖父恭議而母妻俱恭人
云在陝給公文有限該吏遲違者定數責焉撥
吏農以公通情用私者靳弗與焉納糧銀者自
行稱兌庫藏官吏弗容近焉出財物有誠巧詐
侵蝕者計弗行焉出納羨餘雖必至分釐必登
籍呈報焉裁抑太監織造料價銀二十餘萬且
不循舊規分派百姓直給官銀以彌侵羨至今
每次織造止用銀七萬兩逐為定例當時雖身
致詔獄謫官其為國節財省費民困甦而
遺利多矣甫逮至京原詰奏太監劉清即死亦
天道也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至嘉興
見其父無城郭慮有海寇之患遂遣眾抗力修
之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始服其
先見而頌其計謨矣在福建修泉州萬安橋事
委方知府而計度悉出於公獲海寇百人
歌盡釋之公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
不聽乃令倭害一如其所逆料矣湖廣麻陽兵

回沿途虜掠良家男婦子女四百餘名口匿之舟中公乃下令將行搜檢彼衆懼而遣還之江干遂差官訊其鄉貫揭榜招各戚屬頌之及離任仍有童稚無知者三十餘尚給廩食於官舍以待識認者未至雲南之先土人丁宜白改聚衆或間歲或比歲一出溪峒劫掠居民必勦官兵勦捕互有勝負而士馬物故久不能堪公則先揚兵威繼後即行撫諭彼乃悟而率衆歸附願作良民因集儒官輯古經傳語成書名曰同倫類訓給之誦讀南中士庶歌即山中肖公像立祠百世祀之公力止之俾建真武廟以殿疆域滇南參機之銅柱云開窰盤龍江土田獲灌漑之利室廬免湮沒之虞升菴惕慎嘗以四六文稱之海口差通河眉旣又月印清泚五斗之泥無濁涇風生漣漪九里之潤蓮靈河公以弘治辛亥二月十八日生至卒得年七十六古稀而更加六可謂壽矣壽而且貴可不謂之難乎原自棗強徙章丘為避金亂高祖興曾祖廸父

壽官母姓劉繼母亦劉兄晟旦昱公娶郭氏濟陽人仁和縣丞綱之女兵部主事謙之妹懷慶訓導洙之姊也孝教本自天成溫慈亦由女訓年十七歸王門繼姑苦以紡績井臼事內眷見者頗為不平恭人則以為婦職也雖督之太嚴只可耐之而已時或脫簪珥易衣服以助日用之不給而粗衣蔬食雖至貴猶然舅姑殁壽素必滿三年於諸戚貴賤富貧處之一也平生樂施與無私藏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日歿歿於湖廣任所止故衣數篋無餘物也歸葬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壽止六十五中朝觀風之官既不采婦女歌詠之辭國史之編又不紀閨閣幽微之行懿德如恭人非得文以聞之後將何以考焉此合葬墓誌在其子不可無諸而在予不可無作也恭人蓋生托其夫以貴而死托其夫以傳矣子女各二長應諤上林苑監署丞娶宋氏濟陽舉人利之女繼任氏亦濟陽舊族次應詩監生娶郭氏濟陽恭議時歿

之安繼邢氏廉使義之孫女也長女適同邑舉人燦子韓三長次適濟陽巡檢蔡子興膳封川孫二應詩出俱幼孫女五應詩出者四長適尚書張舜臣子濟世次詩侍郎楊選子幼尚末名俱同邑人其二尚幼應詩出者一適濟陽副使張詔子可親墓在王家寨西南距城六十里許嗚呼公之居官也如寒士服食儉素人不堪其憂公之解官也如窮旅行李蕭條人皆見之喜此得諸傳聞者如此以乎交久真知者言之不謬行以貞存心以誠處事以平待人以情不為不屈不驕不矜分而觀之象善無偏難名總而觀之一清終始不更惟其能清明由是而生譽由是而興志由是而行宦由是而滅雖已在告世猶望其復徵公其古之六卿之有權衡而今之亞卿之負才能者乎銘曰入其室寂然憶其貌惕然其逝戚然羨其貴釋然問其名屹然據其實而誌其墓傳後將有必然者矣

李川龍聞居集文之九

章丘李開先著

墓表

處士張公配劉氏墓表

古有為人表墓者矣必素知其人也不然或得於親友之傳授跡其實而為之言然亦慎重不敢輕以應酬他作例之蔡中郎以文豪於世高官貴人求者正宜不少顧獨以郭有道碑為無媿蘇長公生平少勒金石之文今其集可考也作之難以其稱之難耳苟稱而可以作矣必拘人之識未與失官之崇卑有無哉滑縣尹以其祖父母墓表走使致辭束帛為禮東來徵文於中麓山人素知山人慎重不輕以文予人者予則人信之其辭有曰佳胤不幸祖父生而不得見其成立祖母歿而不得與之永訣嗟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拘於官守不得撫棺哭送以盡子孫之情與職惟得一言以表之庶可緩罪狀而泄哀衷山人與光州劉嵩陽為友劉

曾知重慶府拔佳胤於童冠中今尹滑有異政
雖年方熙妙而事皆老成如捕京盜安流民則
其尤著者也因友以知其門客因孫以知其祖
父母事有據而言可信又表者表也所以表其
表表者也他不及詳止書其可傳數事以貽之
以表葬後揭之墓上按狀張氏蜀之銅梁人也
以避元亂自府城徙居高祖曰天祥生英英生
迥配汪氏乃唐越國公華之後同邑進士源之
女也生三子長仲咸早卒季則慶士諱吳字孟
陽四歲失怙十五歲失恃家事駸駸乎落莫矣
慶士遂不能讀書改業于藝以為衣食食計
隣有說之者貸資富室為費射利不愈於藝而
可耻乎慶士正色拒之曰求也藝志道依仁必
以游藝終之聖如夫子亦云不試故藝藝可少
哉其後家因漸裕而儉約則如落莫時見鄉人
有以財自雄以樓第裘馬相高者每述古詩象
以已意刺之母存日事之竭力近遊不崇朝遠
遊不出境簡直之性似與世寡交和易之懷則

墓表九之三

與物無忤暇則歌詠基酒自娛日常好知史書
古今廢興歷歷可指諸掌晚年習靜閉門掃
厭親人事縣大夫以其齒德俱優聲實兼茂與
令格相合欲請以為鄉飲上賓慶士過謙自以
為吾雖未嘗有惡亦未嘗有善豈敢濫叨朝家
大典竟辭之里有鬪爭者得一言以為平不願
聞諸官人皆以張正公目之先娶魯丁二氏繼
則今劉氏性嚴明持家有法御衆有恩教以事
夫勤以教子所以夫無內顧子有賢名而孫因
以早成居常自恨不及養其舅姑宅心處事有
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婦德雖含章不耀然稱之
者無間疏戚古來人家之興墮獨其君子賢哉
而婦德有助焉以為可偏舉獨成者不知齊家
者也慶士生於天順甲申卒於嘉靖戊戌享年
七十有五劉氏生於成化庚子卒於嘉靖癸丑享
年同慶士女一曾出適何復宗子一名文錦幼
時寄質見為邑庠名士可取上第躋高位娶沈
氏胡氏子二長宗胤娶謝氏次佳胤娶

墓表九之三

向氏舉康成進士尹滑微山人之文者也孫女
一側室賈出曾孫男三叔琦叔呈叔璘曾孫女
一尚幼葬於城南龍鳳山之陽龍劬復命玉樹
獲瘞此其表表可察生前而名身後者鍊石千
百年勿與毀

先大父處士墓表

嗚呼是表也蓋承父志而述祖德云大父諱聰
字文慧為增廣生苦學工篆將棄而之田有止
之者輒笑曰登昂甲而濟廩仕吾非惡此而逃

墓表九

之命不可強無如躬耕養親以甘吾志分家富
不以名止以樂施稱者數百年至大父施而兼
及緇流不御酒肉終其身有勸之者輒又笑曰
非惑其教聊以結善緣而薄滋味耳識者知其
為養生家也居憂三年威容有如初喪兄弟四
人大父行四處三兄白首無間言行則揆杖獲
病則侍湯藥長兄深信陰陽禁忌嘗市藥數百
石買主集小車五十輛來自四十里外乃取之
書視之值甲不開倉來者請之愈急長兄執之

愈堅遲一日則包償一日雇覓錢天且蒸濕欲雨

大父見其兩難從而借與之曰陰陽果驗寧索
吾家勿以貽兄憂好脩不止一事此其表表者
也開先生雖晚幸而猶及見之偉軀幹美丰儀
聞之鄉人少年有氣力能舉重數百斤接之敦
朴不文然百工技藝無不精徹以正德六年三
月十四日卒壽年七十九十一月十二日葬於
村南祖阡配高氏善理家善事舅姑造飲食精
美出以款客客雖飽亦無不加食者以嘉靖四年

墓表九

六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九十二月十三日啓祖
墓合焉父嘗謂不肖曰不知祖父行事或知而
不傳豈得為孝子順孫此表不敢假手人文之
拙陋有所不計云李氏原隴西人諱演者避金
兵携貲走長城嶺世號長城李亂定卜居北至
綠原村近村有蔡范二姓蔡萊也范飯也有口
實可長子孫取義起居遂落籍章丘五傳而生
進以駟勇為元都統有保障功支屬有為承仕
郎沙縣尹者有為江西行省文學者又有濱州

知州驍騎尉進封章丘縣子者八傳而生士秀
士秀生子瞻子瞻娶王氏是生大父大父生吾
父諱淳舉人歿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兩娶俱王氏次諱溫娶王氏女三孫男三開
先繼先承先孫女七重孫男五重孫女三玄孫
女一

勅贈安人項母周氏墓表

客有携項氏家乘過中麓子山房者中麓子讀
之至慕萱錄見詩文爛然盈帙皆為項母周安

墓表九之六

人作者也因廢書浩嘆婦持陰教言不出閨非
如男子有四方之事不有賢嗣肖德文士闡微
則閨範無聞後之傳女史者何所籍而列之國
史乎濟南太守公以書禮相加委中麓子表其
母之墓因返其禮而發其書即慕萱錄所嘗讀
而知之者也中麓子以虛聲蒙忌何幸獨為太
守公所取又何幸得託名於諸文士後黃王庶
必得孫綽之碑而後刊季友不得韓愈之記以
為耻然豈敢當是哉於是述而論之曰昔歐陽

文忠公葬母廬陵士夫以文祭者無慮千數
所取者則在於孟軻氏母教其子為大賢有子
如軻可以無恨然孟母之教必待三遷今項氏
居傍學官安人所以訓其子者每借學為喻而
而以孟子為期太守以名進士歷能司寇而知
省下繁難者郡才敏而事不煩規定而民不擾
章為屬邑近而得之最真即初政可卜有終據
為牧足知大受其弟則勵志持行可不愧世胄
而能拓家聲安人原以世官女而歸世宦家性

墓表九之七

本溫淑因姆訓而為賢婦宜易為功幼嘗受女
誡即口之不置如素所誦讀嘗學女工即手之
不釋如素所習閑父蓮塘公喜之嘗曰吾女若
為丈夫不在其兩弟瑋璵之下及笄而字也即
孝養其姑敬事其夫姑性嚴而鮮有能當其意
者安人則小心承順怒則多方解諭必待其霽
乃敢退而事奉食食餘三十年如一日項以清
白傳世家賞素薄安人攻苦茹淡拮据勤動以
佐朝夕之急至脫簪珥以為其舅應貢踰費錢

曾無赤色燒容待客豐儉適宜禮物精潔
所以三峯公不累心於井臼而得大肆力於簡
編又勤有善辭情有戒語其學成而名遠宦就
而救長安人內助之力居多至其家漸振而勤
約與初嫁時亦如一日蓋其天性則然耳安人
其諱三峯公名秀夫妻俱浙之奉化人
即太守公娶沈氏次守義早卒季
守義次其事之大凡表而出之以勒石樹諸黃
沈壠之陰道若夫世系生卒月日各有狀傳志

墓表九

銘此則不容詳敘云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兼漢揚公暨配太孺

人時氏墓表

哀人楊道四兄弟喪叔而過予廬涕泣交頤號
且請曰不肖華父世相繼亡矣求所以不亡告
父母者予曰欲下索鄙文耶有謝少溪所撰志
銘足可不朽更奚為者四兄弟淩羅屏咽涕四
揚親不止一物墓表尚未有所為也予感其誠
但哀痛再拜而受之曰微事不著者春秋之筆

也內言不出者古禮之訓也國制官非三品
不立傳又不置女史乃據事狀與素所見聞為
之表而樹諸羨道以踐行者見之知者武之傳
國史者采而列之其辭曰楊氏世章丘人城居
則東關廂村居則漁張莊村城無大小識不識
咸稱東楊族睦而茂揭然出他姓上矣漢溪諱
盈字守謙居近漢溪因以為號生而警敏不常
恢廓有度貌恂言侃性直履方不為高岸斬幅
之行不遊競聲聞博之場文筆日順雅譽蔚興
父及伯父大奇之以為有子如此必得佳婦乃
禱於神而吉時氏即太孺人也他姓則不許後
亦各不永遂通媒於時以今觀之神真前知哉
太孺人沉慧柔婉目無流視口無疾呼身無惰
容父朗母韓亦稱奇之有貴徵福相他日必不
落常人家故一聞楊聘許不遲疑同村比隣知
其門高而子才云伯父貢入太學公即從學於
太學聞有十三四童子中鄉舉者即訪而會之
一閨中戴如見一汝陽何仲默公乃太息曰吾

墓表九

與之年相若尚未身被藍褐可愧也遂奮勵讀
 書倍前工伯父分教定襄又從之定襄歸而皆
 大尹縣試陳提學臺試皆賞其文入學未久正
 德丁卯舉於鄉如戴何二子年終二十餘是亦
 成名之早者戊辰會試中乙榜不就幸未落榜
 乞恩遵嚴命授學職以圖迎養選得隴州路
 方雖遠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隴稱材窟
 以教無良師士多曠業公書熟而善講解蓋得
 之伯父名環者深耳石厓林都御史嘗謂予如
 親老之善說書雖大江以南不過如是林父以
 參政官東藩又從其外祖翁黃體度教諭來章
 因與公為同窓友而同受業於其伯父學有本
 源移以教隴隴士得其指授者大有德而小有
 造科第後先相望癸酉以考官聘往三晉所得
 名士為多有欽私中其館賓者府守薦之監試
 監試薦之監臨公乃力爭以為文劣不該登選
 監臨初不之聽既乃苦爭忿爭及開榜始知為
 人所蔽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將會試知也

與之相若尚未身被藍褐可愧也遂奮勵讀
 書倍前工伯父分教定襄又從之定襄歸而皆
 大尹縣試陳提學臺試皆賞其文入學未久正
 德丁卯舉於鄉如戴何二子年終二十餘是亦
 成名之早者戊辰會試中乙榜不就幸未落榜
 乞恩遵嚴命授學職以圖迎養選得隴州路
 方雖遠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隴稱材窟
 以教無良師士多曠業公書熟而善講解蓋得
 之伯父名環者深耳石厓林都御史嘗謂予如
 親老之善說書雖大江以南不過如是林父以
 參政官東藩又從其外祖翁黃體度教諭來章
 因與公為同窓友而同受業於其伯父學有本
 源移以教隴隴士得其指授者大有德而小有
 造科第後先相望癸酉以考官聘往三晉所得
 名士為多有欽私中其館賓者府守薦之監試
 監試薦之監臨公乃力爭以為文劣不該登選
 監臨初不之聽既乃苦爭忿爭及開榜始知為
 人所蔽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將會試知也
 乃大喜曰此去必為名進士多金為道路
 賈及試又不第何久為中舍戴以金花及第巡
 蓋適又在隴公歸往謁嘆曰不惟有愧戴何之
 成就且有愧巡蓋之期待矣庚辰陞潞城知縣
 乃乃山西嚴邑臨境之盜穴賊巢也公一下車
 即諭以禮義恐以禍害辟荒萊懲奸宄重黷校
 福善良恤孤寡廣傾賑治甲錯戈增城浚墮逋
 熾數年漸完疑獄一見立剖教行政治盜賊悉
 化為平民又隨丁產以突賊後里書人戶群聚
 臺下每陞降一戶與衆商之決其心服語塞乃
 更署一戶往時善峻檄起滅縣官是非告援上
 官改署經五六月猶譁易三四委不定者至是
 風掃雲散朝然日麗中天矣旁州隣縣告乞覆
 審得平者不下十餘歲歲將除忽失歲金數多

州守問其吏曰縣亡金者何吏荅以縣官家人為之公乃誓於城隍之神吾治明若治幽倘過期不獲盜祿食者既當住俸血食者亦當罷祀矣有申明者其家誤以金外封識字紙擲出還者得之收其婦人欺誣簿責盡獲原金其人即守藏者亦藏殘人解因而攘之州吏即其弟也公初聞所言略不為動亦不為辯至是不惟罪不及而刑亦不加原許以革後則已不欲快小忿而失大信也嘗尹以貧至任所求濟乃傾俸賞與之且貽書同年之在隣近者從厚其敦舊不忘人鮮及之者國有恩赦頒讀南華即釋放罪犯一空他如高平等邑監倉有累足解有不能坐卧者府守言之撫按檄公審釋倒懸即時立解歡聲雷動村有兩家夜闔者聞訖一閉門不出一罵於門前當夜罵者死問以閤歐殺人律絞成獄久矣後屬公覆審疑問應批命者曰汝闔時果重傷乎其人泣訴曰當時殊覺不重不知夜來何以即死公復問與本村有相

讐者各應以與某有深讐又問某與死者讐否某深讐公笑曰是矣是矣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隸勾攝其人又一隸匿於旁舍探聽消息見隸即入而惶悸謂其妻曰前問官一字不相及今若此無乃事有敗露耶一隸先回報一隸後繫至公乃大斥曰爾殺人報讐而欲嫁罪於者急吐實免刑初不伏研究竟白其事聞邑服以為神嗣後事無巨細不敢隱情雖家諍一令不若是其明信也每以廉謹自好遇事敢為不以細如毫毛或苟不以重如山岳艱難將迎不煩不簡時遺隨寡隨多期於中道而不失禮聲名無足而馳德惠眾口交贊至於却郭氏暮夜之金則又為張巡按所稱許宜其兩任七薦而二十餘獎也州同莊姓者忍人也怒公不聽而稱屬親率悍卒圍而欲擒之游民群聚而逐去之後被執游民又群聚而隨護之公不少屈而莊亦不能加辱隨者連名校狀訴於上官莊竟得罪死狀頭苗海曾占地逋賦毆打公差

人公純以法而賦即輸子婦縊死婦家乘時誣
之公曰嫉惡而不輕入人罪廉得其情出之
改行爲善感恩圖報甚得其力後有王僉事內
容過站甚恨不似他縣餽送乃百計擴據短長
無可中者妄謂青陽山寇陳遷與公有私縱惡
長奸急命公捕致幸即得之窮治無狀坐以受
賊戍遂又殺陳以滅其口兩院知其寃駁付藩
參王端溪問報王乃手其卷而頓足曰一省似
此良吏能幾人而可重罪之耶擬復職事事市
井有善把持人陰私者甘箝格如飲食每幸巡
按訪掣與名因而詐騙得財一間公事平結喜
躍而落其帽刁戾猶如此善人可知矣尋以郭
氏母喪東歸臨別號泣攀留者數千人聲聞數
十里王僉猶嚙之不已捏作枉法數事托相知
達之吏部丙戌考察罷其官公自以貶免職業
精白操持考滿興得褒封二親乃爲人兩擠陷
同鄉豈能盡知其屈乎居常抑鬱不平加以子
女婚嫁費用無多出婢爲難借貸不免初意身

不赴賓燕足不踞公庭事勢終不能已惟深歲
簡出了一了人事斯已矣父諱璞蒙 恩詔爲壽
官子選舉於鄉公乃自慶曰夙心稍慰矣父歿
公已高年猶悲愴不自持數月哭不輟聲三年
食不甘味葬祭如禮前此喪母亦然蓋天性至
孝不但處常能志承色養而已選舉進上除行
人授御史有風采滿三年上考封公爲文林郎
監祭御史封時爲太孺人迎至京邸同受多冠
繡服翟翹霞帔兩相輝映恨不令其父母見之
劇望日後亦以此地之林下與予七八人結詩
文社不專杯酒飲公迨客客必醉出赴飲飲必
醉歸老不倦勤禮度如少壯時修於其身孝於
其親施於其民信於其鄉之人傳於其子與孫
公得始終爲完人者不專性生學力亦由太孺
人有以力佐而默助之耳公樂施太孺人則不
惜財公好客太孺人則善造酒至於劔刺饗飧
收歲幹濯井井有條不獨造酒一事賢於人歸
年方十九即能理家政每以紡緝夜伴誦讀曉

書時把玩不忍釋手間或質問於公久之雖不能舉其全文然却得其大旨事舅姑能先意迎承不時候問舅姑疾潔祭品如生遇飢而餽之食製冥服如生遇寒而授之衣也隣人王姓者以負租將携兩女乘夜遁逃太孺人知之即呼王婦語之曰女長已許人而可携遊外方乎勸其各送夫家仍脫簪解衣以助之旅寓京師日主婦逆其姑姑將訟於官太孺人教以婦道懼以官刑婦乃悔過而為孝婦姑乃回嗔而為慈

墓表九之六

姑公性嚴而太孺人濟以寬如五味之有甘辛而和羹方成其美教子孫以祛客氣為人倫遵庭訓守官箴明農務勤士業不以長而貸斥呵不以貴而忌警戒又不以世俗之艷利虛榮厚望其後而薄待其身蓋有得於書旨者多矣門庭寂靜盡日不聞笑語聲嘉靖戊午夏月太孺人脾虛瘡痢藥之已愈至初秋公以乾霍亂告終太孺人痛而激起原疾至中秋亦不起門閭不兩月俱逝行道猶嗟况其子孫者哉予文愧

不能訓其意而瀉其哀然壽享七十六與七十三白首無間言幼同井長同室官同往歸同閒封同壽同沒同葬同無往而不獲取號渡溪不惟因其有亦識歟出則治所立生祠待尸祝數十年後猶問候不絕或遺之數百金者歿則鄉人涕潸其德而重歎其福長子雖早世餘皆有冠服還由副使起拜都御史巡撫雲中却屬安邊澄蒙 聖明獎賚備略方布而守制旺矣

墓表九之七

子女各五十四孫十孫女字內夫婦如公與太孺人者可易得與多得哉其世系遷徙生葬月日男女婚嫁詳具坎中此其大凡宜載之墓上者

聽選官高君墓表

鄉老有為通變之言者邑有富室邑人賴焉有駁之者以為聚衆有而後富富者衆之怨也尚何賴之有殊不知貧人衣食差賦人情往來一時有急輒向富室取借日後從容償還甚為活便自有司不追私債雖借者曰而慙怍弗與人咸閉戶不復以帳目交易矣况富者日累而

累者又不及舊耶吾章自劉門之衰而高門不
放利息十人九阻急難措手非一日矣高門以
君為同行第一入又以君父為前行亦第一人
蓋以其量濶心實有益於衆終以本大利長有
益於已耳高君名智字承慧父准祖謙曾祖伯
岡始祖欽由冀州移家於章君以成化己亥三
月十七日生嘉靖己酉八月初九日卒壽七十
一辛亥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女郎山之陽自幼
養於母家至有知識而後歸高君所以為男
氏父子者自是不後生有二子俱初娶袁氏出
繼娶孫氏子長進鴻臚寺署丞次運大同府通
判孫男五孫女三君形體敦厚性行寬仁不必
相士大凡見者即知其為富而有德者也曾為
藩司承差辦事吏部能伏事大冢宰得其心將
選以家無次子告歸而以冠帶終其身事父母
以孝人皆能之至於孝其繼母則為人之所甚
難處父妾不以其無出輕視之而禮敬惟次於
母耳母牛年少年而能盡哀繼母來卒長年而

墓表九之六

墓表九之七

能持禮父卒遵其遺言自食飲衣服外三妹各
與之百金有欠債者歲終雖原本亦無之究其
所以乃貧不能數遂餽之酒肉諸物以為迎歲
之用新正即收為買後遂而得樂力費盡其出
利薄其入畢竟虧折者則焚其券而濟同姓瘠
與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為商
者如其親友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自奉儉
約而待客則甚豐美固亦不過數味盤盞皆巨
者肉則堆盤餘則滿盞今俗以碟易盤而盞又
甚小品數瑣碎殊失古朴之風自君棄世十餘
年貧者以公私逼迫多有其此限之刑而為其
鄉之逃者矣通變者之言吾深有取乎爾

行狀

西臯舉人張君行狀

西臯為吾章名村在城東南三里許繡江橋藤花溝距其北近前而左者駟山遠望而右者則長白山也水流有聲前後環其居者沿河榆柳花卉夾雜其間者則含輝亭故址也十友石皆四散惟一巨者今尚存地乃元相劉中闇遺居人咸以劉之事業望張君而君亦以此自負取號西臯雖因村舊名實以村有前賢云張原大

行狀九之一

姓在青州多聞人九世祖名清者以金末東亂避兵西走章丘遂為章丘縣人至高祖庭芳生曾祖宗理宗理生祖思忠以太學生任河南都司斷事官雖末而名則高斷事生二子長繼先次繼美繼美則君父也字紹馨以信孚於友而義重於鄉日惟務農於臯原間或為漁於江干娶韓氏亦大姓邑東北山頭店人也以成化丁未年癸丑月壬辰日申時生君於西臯村以斷事公遠在河南定省踈曠又常以一孫為少將

因是走報二親遂暫輟農漁馳至衙齋未及他

語首稱男再得男矣問其月日斷事乃指其母

氏愕然曰是夕吾夢天神提一小兒置床前曰

以後爾神乃乘雲去是孫無亦應是夢歟已書

壁間字跡宛然尚新大允吉夢不可洩言於人

尤洩則後不驗矣此夢不惟人不知雖汝母亦

不以告也歸而善養之長而善教之日後大振

吾家雖未敢預必然不無厚望也蒲圻廖漢生

子道南祖俊以司訓在四川新都縣得夢符其

行狀九之二

日其亦類是也夫君生七月母韓半失乳羸弱

如未曾滿月者父乃携之覓乳性好着蓆久而

君啼餓父乃戀蓆不忍去但云只一局則就乳

於隣母既而云再一局至再又至三矣蓆興愈

勃蓆友乃推之門外恐其復廻杜其門衆意以

君形太小或不能長養祖母君汴日夜慮其孫

思歸斷事公亦以倦遊決為歸計君以鞠于祖

母得所又揀取乳佳而盛幼婦哺之踰年口雖

能言而足不能步五六歲時斷事謁縣大夫衣

而廻指其帶謂君曰此何物也君答曰乃銀帶不足貴我日後必腰金斷事公喜極抱置膝上偶便溺汚其衣斷事笑云豈有金帶而汚人衣者耶不惟一家奇之九得於傳聞亦無不奇之者矣偶一日斷事見其稍墮學步戲之曰汝能復飛騰此其基矣時已七歲何其遲也再諭令帶力輕健能升高涉險家有積薪皆劈巨木備爨燎者高如簷多如屋君乘涼其上木虛而塌君壓於其下舉家驚叫以為不生矣急去薪木君乃端坐其中如棚樵殊無損傷識者謂貴人自有陰庇默助非人力得與也祖父母相繼去世君年雖幼擗踊之狀見者不忍觀號哭之聲聽者不忍聞弘治丙辰甫十歲而苦志獨學遂受業於塾師華韶及張滋名其為應祿者師字之以學卿者友也至十四歲歲次庚申小試中選入為邑庠生筆雖穉而文尚澹然氣已豪而志則邁矣乙丑冬娶東城外李氏名鶴者則其妻父也父賢而女亦賢不但孝慈柔順而

勤儉中節勤非徒勞儉非過吝事不內顧學得外成屢試屢首諸生尤為陳學憲所取傳示其鄉於東方傳者共八人六中魁元君與丁忠名雖前列稍次於六人者時則正德癸酉年二十七吾邑舉者五人其次舅韓璫亦與焉長舅名珍者一時雖未中為廩生有盛名世徒知難兄難弟豈復知有難舅難甥者哉會試每一次不第則移一讀書處共六次而讀書處亦有六如杓峪上方井醴泉寺及西皋精舍等是已恐人盡紛擾常以甃石塞其門客至則接梯出應客去仍潛其中有時撤其塞即復之時子寓居城北女郎山夜須歸而守家人士笑談以為吾鄉有二讀書者一則攀垣而上破扉而出一則凌晨而往薄暮而還子事出不得已君跡太奇或者過疑以為沽名耳繼陳為學憲者江都趙公以鄒平劉秀才叔姪書薦而出衆作疑計問傳授劉應以得自隣邑張繼舉已而兩子叔姪同舉於鄉已卯五月公卒八月繼母張氏卒相

繼如其祖父母哀痛幾不可起嘗謂所知曰有父不得事其壽有子又未得見其成吾生何益哉所知勸之曰若不克襄事又不能顯揚於他日子死何益哉君乃稍節其哀一遵乎禮舉二喪并塔韓柩合塋祖塋在江之左君塋地在塋之右相傳以為美地惜乎近江耳嘉靖庚寅辛卯間臺郡公延教其子君堅辭不可已為避嫌寧舍近而之遠不往省下乃枉就安州邵公待以密友而子憚其嚴師極為尊信言無不

行狀卷之五

聽然未嘗干以私有求之者每峻拒之世有相知未深屢以瑣事唐突者况許之而竟未一言及之可謂出於常態之外而當求諸古人之中矣里有高道者子婦已笄以家貧過期而不能娶君為之備財禮畢其姻庠友徐祺父從軍而歿君助以饌糧及道里費歸其喪得免暴露他鄉嘗侍食父側言及妹夫王鶚度日艱苦父意不憚君遂割腴田數畝與之兄弟三人居其次兄應昌先君卒弟應兆後君卒存日嘗戒其子

曰汝伯吾視之如亞父其推此意善事之汝叔雖憊無他腸皆由汝祖受季致然甚勿與競但有所傷是即得罪先世矣壬辰三月喪其配嗟嘆之聲不絕哀戚之容不展從親友相勸始妻於劉氏甲午秋染疾就醫於歷下良醫毛翔毛診脉畢呼從者令其急舁歸未出齊川門昏眩者數次至七里舖氣息淹淹將絕入門已僵不及屬纊矣年止四十八時則八月十一日申時與其生時同嘗夢中得詩有百歲同逆旅二儀

行狀卷之六

自黃昏之句疑其不祥至是果驗生有夢而死亦有夢豈非生有數而死亦有數歟君趨向最高議論更豪能起發後學而不辯謗言應事似涉乖方然却多是處接人似有機関然却多真處蓋亦隨事通變因人異施居今時勢不得不如此耳既膺鄉薦同舍者皆避去李脉泉獨留為之答賀客理叢務殊無媿色及脉泉舉會試君亦留而為之事事亦不以為媿嘗聞朝邑韓紹宗第進士其胞友劉偉落第為之服役無難

意客至或值僕出則又為之捧茶盃衆鄉舉士咸笑之曰不能第進士乃為人獻茶劉聞之反嘲之曰汝輩既不能第進士又不能為人獻茶劉後故而復道山西人以為得僊云君在都下恨未中選酒後燈前嘗謂予曰平生百事不計只以一進士予為解之曰若無才識文學乃多一舉人何止少一進士古謂三十老明經五十以進士君年纔四十餘何自限太甚耶君作時文最古古文則時筆路似生而終熟文勢似祖而實細後乃更之時文甚合格而古文堪入選并其詩奇崛陡頓可沛然傳世真乃博大之才豪邁之氣古書多所涉獵俗套不可拘羈身脩長而貌清雅宜其獲大用而享遐齡當時齊名者六人已烜赫仕途丁雖未舉進士亦以知縣稍得行其志君獨以儒冠終其身年又未登五十天胡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性嗜酒醉後坦呼跣走灌客如己乃已客有知之者往往乘其未醉先送其卒也坐酒致疾其生也賴酒忘世其

平第人咸比之劉黃其善飲人又比之劉伶二賢可世有哉予群諸生曰君與脉泉獨能識之從而禮敬之又薦之繡江劉太守禮敬有加及予舉進士有虛名君再不言及前事惟云此時花已似錦但出門即看花人矣感君相知於未遇報君舊愛而無由惜其誌傳遐畧特為之補一行狀文欲工而力不能心無竊而才有限譬以他事過其村見其墓有宿草雖不可洒淚而亭挺舊樹則不免傷心其第三子名汝楠者所常往來而長子斐次子泉時一見之問其孫及孫女則孫男四人曰居仁斐娶劉氏出曰好仁曰體仁泉娶謝氏出曰近仁楠娶李氏出李即方伯脉泉女李卒繼娶顧氏孫女二斐出者適高洪楠出者許聘尹樂山曾孫男一曰永慶出好仁曾孫女二一出居仁一出好仁以一人而蕃衍若此將來更不止此是又嗇於一進士而豐於後人年雖不永而所傳則遠矣能繼書香者當在汝楠及居仁好仁俱廩生而體仁方試童子科皆勤學攻文煥時大發云

鎮撫李繼孜行狀

李繼孜者吾宗一豪邁孝義人也父文臯倜儻有大志不拘小節面秦諸而身岳立神彩煥發見者目為之奪繼孜相貌肖其父而尤偉原與余同胄而分析已久但知文臯為兄弟行其弟文慶從先君子遊而與余為同窓友愛厚不殊親兄弟以是繼孜父事余而余之視之不啻猶子云文臯父諱劉邑人稱醉鄉翁劉父振振父敬敬父李三由隴州徙居自歆至繼孜蓋六世

行狀九十九

為章丘人矣文臯妻洪氏無子妾傅氏以嘉靖二年生繼孜名原李字穉卿以與堂兄伯子仲子相排次招募公文乃作繼孜今仍之云繼孜無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姊適永鶴鹿味適袁銘娶魏氏生一子名如金繼孜幼學書不成通之不好且以為苦但談及射獵事雖夜分不倦八九歲時氣已豪而力尚弱引弓未能發矢而彈鳥則童輩不可及有挾彈凡一篋者一少年見之謂曰何不借我一丸挾者曰一丸一雀又

曰何不借我一雀則又應之曰一雀須費百丸又有郊遊不善飛彈者聞鳥鳴樹上大言曰孟有一弓此鳥可驚斃也旁有衣底箴子者解以授之一彈而傷其左手前行仍遇鳥鳴復大言如初旁復有箴子者受子不敢發以子稍數搖樹下逮鳥飛去乃假為悔言曰不去則又着吾手矣繼孜聞而兩竊笑之弱冠習射即能調弓矯矢如滿月矢若流星射鵠多獲著物欽羽雖無貫虱號猿之妙實有獲禽中鵠之能子所熟用他善射者極力挽之率不得半滿臂力過人

行狀九十九

未嘗輕撻人一掌洪聲動人未嘗輕詈人一言扛巨石曳壘齔角觝取勝無相當者且軀屈有度鼻息無聲乃天生有力氣者也孝其嫡無異生母敬其長無異親兄年少而老成性急而謙讓不喜治生而生自遂不善媚人而人自親所有城南園圃悉其分心有効武藝乃減價鬻之知縣事者閔中劉東陵最器重之差委必首出入必隨未嘗恃愛有所報復於宿讎索取於易得余出弔隣境選一二壯士從行繼孜與焉見有絲絡金環銀鞍錦韉翻

翻馳白馬蹀落花而過其前者注視久之自覺
神氣洋洋配所乘馬前蹀墜地乃惶汗鞭其馬
數十余叱止之蓋其好勇好勝類如此每酒後
耳熱即大呼曰大丈夫生則耳貂蟬而門畫戟
沒則裹馬革而衽金革卧病牖下老死兒女子
手中非所願也戊卒有善形容遠閩之險遠者
以為漢月夜隨子影胡霜曉拂劍花亭徵先秋
甲光耀日水深古渡露冷沙場瀚海通萬里之
黃河天山接千尋之紫塞垓烟明滅無定醜虜

行狀九

嘯聚成羣信爭投地之腥而狂發射天之矢身
輕虎口命比鴻毛座客無不有懼色者繼致獨
欣然欲以身當之一日余遠遊倦歸繼致懇請
至其家酒殷豐潔長跪問曰愚姪恃力好武願
聞方今南北武事余詳告之曰倭患在春汛虜
患在秋高年來事勢漸變患不止春與秋若欲
隆賞格以勵文武禦出洋以絕亂源復舊制以
立寨舶定軍法以分主客暫借盜引賊罰以足
食用倭患庶可抒矣儲將材以充任使復屯坐

以圖經久革通事以防姦細勤撫字以招遺逸
許便宜從事以專權任虜患庶可抒矣要其極
必須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
犯溫台寒寧海關絕湖頭灣邊三所之舟則不
得窺寧紹把蠶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松閩
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衢上
下川則不得掩蘇松嘉興陸戰必召平和象湖
山之民兵詔安白葉銅之士民水戰必銅山玄
鍾之軍餘井尾海滄之巨族大張榜文不徇軍

行狀九

民人等能以兵禦賊者酌量功次賜金授職卹
落能殺其酋長或為內應者賜授亦如之蘇松
之區多立城堡圍樓子女玉帛有所保牛羊粟
菽有所容倭固不能飛而掠也仲保甲之法嚴
造舟之禁嚴取胡梅林屠石崖葉梅谷之論而
次第行之從眾顏等衛於開平故城使大軍內
屬塞潮河之隙復興和則東方聯絡臂指之勢
順衍金元遺制為鎮於盧龍易定之間內藩
京師外控夷虜宣大并朔呼吸有備哈密原封

忠順王罕東等六衛互相鈴制今已孱弱不足以制土魯蕃之強盛宜於近西諸夷擇一雄長俾守城池三關者山西之藩屏大同者三關之門戶三關能守則山西不足憂大同能守則三關不足憂固關真保何用紛紛調度為或擁兵衝路以耗其深入或固壘要地以防其散捨或設伏險阻以乘其不意或邀截半途以擊其情歸或臨鎮擣巢以殄其內顧或銃砲夜發以亂其營伍節取許默齋楊虞坡潘春谷之論而次第行之豈直倭虜之患可抒東海之水不波諸島之巢淨掃三吳之枕可高兩浙之門不閉刀舛之貢獻如故宣諭之遠使罷遣狼土打生處州及真保山東西之兵免調也金印旋復中順再立受降之城重建三重之城當屠名王之首必獲老上之龍庭可焚而山後諸州久被占據者可牧而耕也繼收退而筆之於書字潦草而多差別身後檢其遺篋乃見之令余歎歎者久之今其子如金善書而武藝能繼其父否將上

京比試聞已晝夜操習矣繼收居嘗大書王彥章之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聞文士稱說姚期奉戰應詹負戈楊仁披甲則又嘆羨何古今人不相及也不須五郡之雄但作十夫之長足矣其自許雖如此每上司取用却乃避匿深山中而募兵王給舍力索之縣乃挫其家人始出而充義士嘉靖三十年二月隨浚谷公代州等處迎敵七月終鴈門關得首級二顆八月初小白峪首級八顆又十里鋪四顆代河嶺一顆十月

中二顆蒙 恩授濟南衛左所鎮撫三十三年隨李參將蘇州等處備倭八月十四日至嘉定縣對敵有功十六日月保有功家丁李進祿捉獲姦細一名十七日新橋斬首數多十八日羅店鎮功亦如之至二十三日彩桃江大戰陣亡年纔三十有二先是倭寇嘉定城東四五里無一禦兵自山東義勇屢戰得勝倭銳頭却乃棄兵刃旗鼓將為遠遯之狀我軍直逼其舟只見以生牛皮障蔽悄不聞聲至日將夕一箭射大

倭橫扇長嘯羣倭左執團牌右提鋼鏢口含刀
而身負劍揮霍跳躍張兩翼而夾攻之輕於颺
揚疾如鳥舉又大喝以震之地方又瀉鹵阻灘
勾錯淋漓我軍目不敢仰視止辦是計殺傷多
半逃歸者裸體帶血鮮有全人死牛里之間僵
尸遍野繼致適以洞泄又盡日奔得余飲肢節
長大水套中難為展脫謂同行者曰急逃生母
以我為累數倭以刀劈其半面及臂氣出滾滾
不絕死嗚呼兵驕者敗耶倭善用怯耶抑有數
存耶一時殞數頭領皆東方有名勇士也是日
不應繼致出兵主者取其強可成功逼出之乃
至於此聞者憐之計至其家母妻幼子哭不欲
生門懸諸上司獎牌七八面擊而碎之同巷勸
而止存一二脫使不死其勇略樹立詎可量哉
例應三級如金止得陞襲濟南衛左所百戶云
浚谷僉事山東日領民兵通州防秋咸寧侯鑑
蟻其名盛凡有搶掠者即駕言東兵無節制浚
谷乃聚於武場不許出以待再有言則折之衆

行狀九之十五

不遂焚燒窩舖浚谷怒而將家丁欲撲之
繼致左右遮攔以為事尚可為情有可恕何須
處之大峻已而浚谷怒解而稱之不已云浚谷
貽書與余云繼致伏節吳海痛憤何如白沙子
有言運去英雄皆許國時來胡虜亦成功不意
衰年見之煩詳其家世年日欲為作一傳少紓
哀抱耳浚谷之念舊愛士每如此宜其至處得
人成名也聊述其生死大槩因泛及南北事乃
繼致曾請問者且知浚谷或樂聞也附使寄上
若為傳文傳後則感不專繼致家矣

行狀九之十六

傳

張壽翁傳

人有百歲不入公門不識令面者此在治世差簡於平室餘於財人餘於力往往縣令已代而不知其姓名由不入其門不識其面耳及乎差重法令滋章勾攝牌票急如星火催督吏毒如虎狼一年強半在縣一日數次見官求其不入門識面者江南或有之在江北蓋千萬人中無一而百十年來鮮見者也一縣若此而

傳九之三

州而府可例推已絕無之內而僅有一焉於吾岳丈張翁見之矣翁有坦夷之性醇懿之德剛方之氣脫洒之懷機變之謀不以萌諸心威謹之辭不以出諸口委瑣之行不以措諸身見老不以為隱德君子則以為神仙中人奉父母敬養兼隆處兄弟友愛不踰自幼至老雖小德必謹而況關係倫常不有賢於人者乎此其善良本自家傳而亦由之性生者也嘗携貲為費於蘇州河西務固亦隨衆贏利牟息應變規時然

善識貨物能安人情算及錐毛不為也貲不多於他賈而他賈莫太者行事反愧不及每每稱之曰張翁疎財仗義明如望月凜若秋霜所得利息間或取樂於旗亭酒肆餘悉寄家或自歸獻之二親及周氣并周其黨與夫素所識貧乏者至其老而倦遊以為萍踪浪跡浮沉江河孰與歸而徜徉故山俛仰舊里于以息機而寧神不尤為得計耶一歲之間多居村落少在城郭一日之間多潛房闥少踰門閭畢生非款客不重肉非有疾不晝寢與鄉老結社遊讌未嘗不窮日盡懽又未嘗嬰情於物有累於中稍匿於財有慕於外縣令無半面公門無一跡蓋省事無商於外方歸而又老矣坐于天順六年正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葬於十二月十二日當熙洽之時際太平之世所以能得不入門識面今則魔魔矣勾攝催督如前所云云矣生齒多而差繁食口衆而賦重亦天下之大勢從古而已然矣翁自七十後予為之

買棺料乃親命木工治之漆工漆之朝夕
之不以爲惡世人多有諱死者聞人死則稱乾
稱不在或出人則曰廢之矣或火化則曰微傷
而城外矣之矣翁蓋齊彭殤於一致視古今猶
一瞬者矣嘗聞唐司空生營塚飲酒賦詩其中
翁其與之同度耶庚子歲 國有 恩詔八十
者給肉帛除一子養老榮以冠帶翁自以爲不
德而壽不敢膺此虛寵次年予解官歸家強之
而止一着不復服鄉飲亦止一與不復赴其長
厚謙退如此人有假衣冠以欺世炫俗者幾又
濱海有年七十九者聞耒歲有八十冠帶之詔
除夕將卒囑其子曰吾身後果有 恩詔即取
舊日寫真以墨塗却遮陽巾加上兩角野服改
作團領麻絲改作束帶踰兩月詔下子果如言
易之二者擬之與翁人品蓋霄壤不侔矣翁諱
錡字宗器上世餘杭人祖君用徙居於章君用
生彥禮彥禮生瑞端生智智生賜娶白氏生翁
兄鑾弟鎮弟鍾鎮制行如翁娶妻氏潘氏魏夏陳

共五氏子一名波孫一名圭女四長適王應奎
次適王雲鳳三則子妻封宜人四則秀才珥子
方葬期逼近不及銘以名之乃爲傳以傳之又
止具其世行節略而以不入縣識令爲難云

潘春谷傳

潘春谷者三晉賢豪人也諱高字子抑號樓回
春山谷中因以春谷爲號祖興以武功授寧化
所副千戶傳至孫銘復以功陞正千戶銘孫璟
璟子承爵皆家於年化而官爲千戶承爵娶江

傳九

氏以正德甲戌冬夢蛟入懷驚寤而生春谷
才與貌魁竒偉闊達方嚴義氣橫生目光五
射有類蛟然識者謂日後必乘雲雷而沛商霖
如淮南子所云雄鳴非孔甲氏所能羈也南七
歲父宴客探句令對即能立出奇語一座盡驚
十二三通尚書畫馬夜誦至廢眠食矢口肆筆
便成文章一時少年有名爲文章者咸出其下
雖春谷亦自謂出吾下無敢忿之者以僻居邊
鄙苦無明師良友以爲誨迪切磋之資遂白於

父曰昔爾馬子長年未壯而遊萬里因成其學而為良史兒欲效之大人許之乎父乃壯其志而任其所之於是檣簪負笈往來雲朔間從學與李紹古先生已而歷省城學益進提學儼山陸公奇之收其弟子員每試畢輒令善聲者誦其文以誇示諸生嘉靖辛卯年十八舉於鄉以舉科有口善謀有膽脫其父於久獄五年第進士除大理寺評事精于律例刑曹畏之事情稍有不能比者必屢易而後發恐其駭轉不敢以

傳五

初任輕視之師事湛甘泉囉渭厓取友於蔣道林錢海石輩講致良知之學及霸王之畧甲午上疏乞嬖姻乃太宰王恭襄之女孫都事內泉之女子也乙未陞右寺副尋陞寺正事愈熟而斷愈明獄無遁情朝多美譽然不免人有忌心矣又重之以鋤奸有默助凡諸司達白及題覆文辭稍涉奇異者必漫猜曰是必出自春谷巨猾劉東山等初則把持人陰私繼而妄奏不辭罔厚利都寺憚之雖在獄無刑之者君獨拙格

之幽繫之瀕死再活聞者稱快已亥扈蹕南行常費者數次同年周石厓先劾宮僚後以留駕被逮親疎咸懼禍及無一人問之者春谷毅然往而樂之且飲食之時遣星術士舒卷伺其安否是歲冬補陝西參議分守關西道事業弊滋官多貪而吏更狡君善於查訪策勵官吏改行遇事立剖民有居不終食行不解裝之謠均徭有銀力兩差富者銀而反輕貧者力而反重君為易之不致富幸而貧獨累紙劄柴薪

傳六

油燭之費皆取辦里甲今則於所隸地方諸廢寺及空閒官地逐一清出給帖與地隣耕種隨其收入豐儉以一半納官供前費其一半則為牛種之資平涼府多是宗室行事每被掣肘見則首啓之曰宗室生長深宮讀書知禮間有不守祖訓者群小撥置之耳乃藉其名有過則不用牌票恐泄而難作人情止以長大有力之軍隸持數字速拘即責雖有為之寬解者免問罪而已後皆搖首歛跡不蹈前非地方稱前有王守

今有潘參王守者永平人曾以此術鈴制得行其志者也隴州乃貨物輻輳之區重征則困商免征則困農乃編定一冊歲有常徵徵有常數農商兩得其便改建公署費而不勞一歲之間半駐於此往時分守常川在隴以平涼勢阻且度日今威令已行雖半在隴有所勾攝於彼一則來一十則來十按而治之擇而釋之其在我不然惟有氣悶成疾而已予向差關中嘗聞之人雖撫按兩臺亦罕過其境慮索祿未無以應之耳城堡今修堅完芻糧預為儲積編設保甲統以保長以時自相操演武藝有警自相團結迎敵官惟稽考勤惰不防生業庚子秋驕胡卒入以有備挫衄空還抵任甫八月恩威茂著遐邇稱賢辛丑以考察罷官部院原擬不及人心已為不平不知中旨何由加一等乎良以在朝之時負奇氣驕難談趨舉澗步縱橫古哲凌厲時流有終軍棄繻之志而兼賈誼獻策之狂嘗以事觸忤台臣助而攻之者更有改宮

條未成之舉葉菲之謗意茲之疑始之者一吠和之者百聲同罷者又如張玄泉王南江皆齊名屢薦薦剡者劉涵江所謂雖出內批孰不知為權貴人所為前後如呂江峯羅念菴唐荆川趙汝賓謝石溪以及不穀事雖不同同默於一人之毒手台臣竟以事敗戮天之報應如此世人猶不知畏何也君聞報自辛與張王二子偕略無幾微溫顏撓也歸如窮旅囊止數金年方二十七歲也居嘗以道自任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之小而成名惟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讀易有深得漸及他經從之遊者常百人丙午以禮葬父廬之墓者三年睦族篤友扶困濟貧大為鄉人所倚重方其初入仕途有經營四方之志為震耀一世之豪蚤年有端揆之才無論徐嵩未竟台輔之望豈下符融哉況得際昌朝事明主特欽輸忠悃策勲名上不阿君德下不私如乘長風破萬里之浪仗倚天長劍跨海而

斷戴山之鯨豈意一棄不用而更一疾不起雖
未與之面猶知痛惜况予相交最久相知最
深者乎平日所期待簡札所告語者謂何而今
乃止於斯乎追憶舊遊祇增新感再讀遺作遂
成古人可哀也夫嗚呼可哀也夫君素不病今
年丁巳正月八日對客疾作午覺申逝弔者千
餘人哭皆失聲歲在龍蛇賢人咨嗟古識豈歷
語哉所著有晉乘平交錄舊德隨錄懷爽策守
遠或問及詩文若干卷文則豐沛渾融詩則冲

傳九十九

雅精當其長尤在遼事奇略偉畫動中機宜應
急有如宿慮遙度不異親經每聞東南倭兵動
地西北胡塵障天切齒拊膺慨然有雪耻除克
之意尚書翁東涯今之碩望熟知遼務者事必
諮訪得濟為多撫按如蘇舜澤曾石塘李後庵
童南衡齊雲汀黃譽若陳應齋及兩京科道交
章舉薦不惟命不待而亦用不果摧折之如薪
媚嫉之如讐復誰念生才之難哉嗟夫有九方
皋之目而後能別千里之足君雖幼年英發而

晚就精實所蘊未得大施譬之蛟龍失水而制
於螻蟻笑於怒蛙始生夢維小微然而不獲大
驗堂理不勝數天亦無如之何耶祿食九年官
居四品壽止四十有四而閒居者十八年祠已
盡焦不復有雲和之奏文能名世行將為汗簡
之收二弟一亮一袞為武秩不愧於兄二子一
雲祥一雲程攻文業克肖其父固知潘氏後將
大起不至中衰矣雲祥年今十八即能為有倫
次事狀千餘里走使屬予作傳偶憶君存日嘗

傳九十九

懷朴康君傳

古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於世予謂立
言之士亦必有待而後能傳於遠是固常相須
而難相值者也予非能言者而竊有志於立言
每欲得山澤高士掛予華端藉之以達其傳適
康氏三兄弟以厥考懷朴傳見委雖偶投所好

愧不能副所望耳世有親病危而召繪工寫
其者焉訖不肖其親諸子環泣以為日後祭祀
拜何以能慰遐思夫焉真細事耳猶以不肖
為戚傳則欲見其容止行藏是必能言者而後
可以承委予雖自知不能然不敢不勉遂摘其
狀志及聞於鄉人者聊為一傳付之又止據懷
外二字直書其事其他誼行及世系生葬有狀
志在焉此固可略云傳曰康公諱濟民字惠之
懷朴先世素強人遷居漳城東南鎮名明水
父鉞母馬氏生而鍾愛之公不以愛故故有所
跡地出就外傳能讀書不甚求通解稍長為行
舍光教常樂善止有田一夫屋數楹牛六角力
作收穫足以甘旨其親親好施予公能察色笑
伺意向不待後指而施予悉中其欲家無他
務惟視寢視膳視湯藥而已親或病作病沉以
至病起未嘗一時不在側親終自牀手足入棺
歟歸窆旁哀痛如一日其真虞禔禔雖未嘗
禮而於禮制無違正德辛未流賊突至里中里

傳九之十

人悉走鎮南胡山中途遇公邀與同往公以二
親未知所在街鋒刃號泣而北適得其親扶以
避匿尚能追及邀者親終哭泣嘔血幾至滅性
歸將欲避賊其中憑負高垣難下呼公援接公
自急不可廢禮遂命童子梯下之性不喜
酒不喜賤妾不赴妓會歌筵衣無異錦食無異
味交無雜賓雖逢喜遇急未嘗有落齒之笑扼
腕之談連足之步見里少有架飛鷹擇獵犬乘
走馬者惡而遠避之為行省掾因事白官能得
其當輪閱理問獄以三伏炎熱瘧疾傳染謂之
方岳長罪稍輕者俱令在外調治得全活者百
餘人同舍有大醉而夜寄金者次日覺其忘記
出以授之其人驚嘆以為非君則此金惟索之
他所更不記在是耳每出入帑藏單衣脫履嚴
自表暴有稱之者曰臨賄不動其堅如鋼其皎
如月其凜如霜合而觀之夫婦相敬如賓分之
則夫如鴻婦如光誨子孫又如楊伯起之善遺

傳九之十一

長傳吉季逢吉同遊庠序續文待時大發仲子
迪吉舉進士為邊郎有名守大郡稱最六孫王
跡而蘭芳將來所就不可量矣仲子主事日滿
其三年之考封部請封典得以其子之官官之
皆承德郎雖為封君然惆悵無華樸直有道虬
髯玄髮偉幹脩軀器宇豐碩貌言古雅涉世深
而智機淺自奉薄而賓祭厚身不立崖岸曾不
存町畦口不談官府而足不躡城闕教有入人
之深氣有襲人之和所以親踈懷其德遠通款

傳九之三

其名奴僕樂其恕見則人貌之病則人惜之殘
則人思之跡其生平行事一言以蔽之曰懷朴
而已莊周所謂真李耳所謂無為君蓋庶幾近
之矣所以壽登七旬齒不脫目不昏行不杖以
其負堅實之氣而本之以忠誠之心故能如此
然以微疾竟不起鄉人尚以為所享不足以償
其所積也世有一人而始終異者亦有一地而
始終異者田父生三子俱牧羊羊服耒耜無他
知覺乃以幼者入城作吏遂習華侈長好食縱

酒色斷其天年而二兄則固無恙也終南山中
有村如桃花源其人鹿視鳥棲粒食水飲壽多
百餘歲後道踳通而珎美入人狡俗偷無復有
高壽者矣自洪荒以降人文漸著智實一開其
精不完去草昧改物之時已遠茲朴風猶未甚
漓性真猶未甚鑿而識者業已矯之以為詩書
不若無言龍馬終歸有象豈意愈趨愈下若今
斯之極也懷朴公獨能超出風氣安享壽考如
太上無懷之遺逸天下之人皆若是烏則天下
平矣豈有點吏刁民缺政廢事與天殘賊天折
者哉世後而以質朴為重為難是故小傳始末
惟以其重且難者言之

宋素卿傳

嘉靖二年四月內日本國遣使頭宗設監斬官
謙導等從人三百有餘費正德年間勘合至寧
波府海道副使張芹分守朱鳴陽太監賴恩郊
司張浩驗實客船入港其進貢貨物查入東庫
宗設等各帶私貨館於市舶司嘉賓堂謙導等

館於境清寺供給俱出安遠驛驛在市舩司內
繼有宋素卿進貢船四隻因風潮不順本月二
十五日從船一隻名大四號裝載富賈先到定
海關外宗設詭言非是我類船倭無奈遂素卿
而降宗設方收入港二十七日素卿始到關外
泰和治年間勘合朱分守賴太監將其貨亦查
入東庫館於東壽昌寺其從人及倭賈館於天
寧寺宗設謙導入寺探望素卿素卿據上位不
為禮謙導懷忿由此禍起五月初一日寧波推

傳記

官高遷正在東庫收貨謙導遣人各持兵刃搶
入推官越城走庫在東渡門內城下將一應貢
物俱搬上大四號船據截靈橋門不容居民往
來靈橋門與東渡門相近謙導又於初三日黎
明貫甲揮戈將素卿賈人二十四名縛出靈橋
門江口斬首投屍於水內留七人相識者又遣
一起殺出監倉門朱分守正監素卿貨物槍惶
步入城將素卿使頭并通事等殺害內有一少
年乃國王之子素卿妻弟也素卿裂衣投冠領

十餘人從慈谿逃入紹興府寧波衛指揮袁
進受倭厚賄隨謙導乘站船趕素卿至釣魚山
聞殺素卿剥皮卒二三十人至餘姚又聞倭居
民二三十人至紹興王陽明聞報不納復回寧
波寧民空城避於村落云倭殺朱倭鄉下
人苦了多少雞鵝又云六郭門頭黃旗十八員
指揮作烏龜罵其畏縮不敢出頭耳謙導各姓
除素卿姓朱原鄞縣監橋頭人其父為攬倭貨
者千兩遂將男素卿盛於櫃中抵還夷人時
方十七歲國王愛之招為婿官戶部尚書生十
子今在王位下於嘉靖二十三年屢決其十子
聲言必報父讐今犯順者或有其子亦不可知
屢決共三人內二人乃宗設魔下一名小四郎
一忘其名素卿及四郎罪俱謀叛餘三四十人
造船送還彼國又將海上樵夫虜去領路遭風
打至高麗國被害止留樵夫送還原籍謙導續
回寧波搶居民李洪濟海船二隻將表進帶去
在彼娶妻生子大四號船貨物滿載出定海關

備倭指揮劉錦哨船四圍防守因風吹附倭船
倭人以手推船本無他意我軍即剝其手倭遂
乘忿盡殺船軍劉錦帶甲投海死當時朱分守
見倭衆遍據城門殺掠不已傳令得一倭首者
賞銀十兩百姓以此亂殺謙導遂燒市舶司嘉
寶堂今杭州清寺改為嘉寶堂自此倭夷久不進
貢後復求進朝議減其數貨物帶來不多貿易
不如其望彼之仰給中國者何止一物即如製
衣必用針彼不善造針將不來搶針耶王晉溪

傳卷之七

有言能止其入貢之諾豈能止其入寇之諾已
甚生亂必須有通融之法自洪武年間因胡惟
庸通倭密謀進壽燭內藏刀箭將夷以銅甌蒸
死絕其進貢至永樂屢犯海上殺一海道僉事
舟山爵溪錢倉等處俱被殘傷以此又許進貢
迄今患害日深急難救藥 祖訓言倭情詭譎
今果然矣但喜安南國陳日昆首以地來獻後
世子孫不可以無事加兵已乃殺中國使臣奪
其王國 成祖三次征討始郡縣其地宣德年

又越遂棄之初則以犁庭滅種今又以莫基犁賴
今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革其偽號止稱頭
目名色照舊納貢初又惡高麗不恭繫其駕本
之人又云前後裁去四王姑待之今效順如
前每歲 萬壽節遣使臣稱 賀中國亦時
有詔諭差正副二使往為慶和詩章輯成一書
名皇華集共十餘冊常之難於豫料如此若必
以 祖宗為可法而無因革之宜必以祖宗為
不可法而多更張之過豈非於繼體守成者

傳卷之六

批 聖朝能灼見乎此其四夷賓服萬民寧
謐享國之長殆將過周曆而與天無極矣

溫母常氏還金傳

常氏者溫處士諱淵之配善人世雍之母而
推訓之祖母也訓由萊州府推陞成都府武守
借道於章和子門而吐心事曰不肖賴祖母慈
訓陰德以有今日然有還金事尚未表揚於人
恐人以為過譽其母出於私情是以遲回而尚
未發耳近見葉母還金事偶相同其子名彬者

已索陳韓兩尚書為之傳繼以四名公題跋燦然成冊表揚於人久矣竊歎效之以慰吾父之心惟明公愛而成之不日過家庭持以獻之父必喜而以為賢於他文遠矣予嘗為葉母作數語今其冊中不載豈一時偶遺之耶此為溫母直述其事以待後之作者質實可采加之以文則傳遠不讓葉母矣傳曰溫母常氏乃陝西漢陰名家女生而貞柔多智慧端嚴寡笑言正德末年同舍有謝姓者因里役鬻產得二十金被酒

傳九之九

解金於後園亡去母如園得金秘不以告人翌日早謝酒醒索金不獲蓬頭跣足呼天頓地曰差重難支苦死賤棄祖業得金甯不償直今又失之吾何愛惜此生命號哭將為自盡計母聞之察知真失主也亟取原金還之封識如故謝乃以首觸地拜不成禮亦不計數以恩同生母遂拜認為母謝雖破產不致死道路客他鄉皆母之賜也澗方為其子世雅求婚族既為其人賢好德樂善鄉曲目為溫佛子世雅更謂先

不詳難當其配者時有宋氏者亦以賢而不輕許人媒妁空奔走資唇吻而已謝乃罄其事又以其故家也只一言而定歸而能孝且敬以生子訓薦鄉書在東方有異政如反疑獄活六命撫按交章掄薦已在徵取數中以其廉靜自守臨發而又逸之公論難已作推方三年即擢大府別駕嗣是官尊而福澤人民蒙恩而封贈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有可豫必者況其子多而有為國子生孫多而可繼訓發身者此皆母氏一念之善致之耳當時若無還金事宋未必嫁嫁亦未必有後如此昔有世子持金有鑑奉母母以不義而去之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以為污行而棄之常賢謂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楊震畏四知却故人金十斤彼四賢者或為人母與為人妻或為人父與為人臣乃世祿而後事問學宜其名流汗簡如揭陽曜於中天溫母非大豐足者又未嘗讀書乃能為偉丈夫之事而兼古賢媛之長茲不可風世弼教耶

傳九之十

亡妻張宜人散傳

宜人懿行可述者多恐其久而逸也更為散傳
言無倫次事無統紀隨心信筆漫然書之以備
參考云吾自退歸林下不蓄聲伎有勅以可寄
情取樂者時亦效倣康對山之為一遊妓疥毒
方瘳因而沾移於吾以及宜人每搔癢不可忍
宜人亦常出一慈言乃今妓是不復登門固無
豪興亦以內無主而此輩不可輕入矣 廟災
上疏乞休夏相環 音如疏程石門爭以為

傳九卷

不止東方才宜留之壯觀班行力不能學世涕
從之宜人深德石門後石門以事辭去宜久屢
加嘆惜既又石門訃音至東吾必念忙急輟行
至寢所始悟宜人亡矣因之痛哭而回客或索
觀器物可應手取酬答簡札月無虛日有時急
求原簡照之數辭曾無一次錯謬驕少而輕但
聞風聲犬吠即蹴女奴起聽半眠常二鼓遲起
是平明似此勞生甚何愁家不成此十年前贈
內詩也今殆為詩史云有時市酒飲客客有康

知之者笑其用多而市費胡不釀黍為之殊
不知酒乃婦事無婦則無酒矣蘇東坡赤壁暫
遊需酒幾何尚且歸而謀諸婦况愚性好客雖
風雨之夕客常滿座不市焉於何取給耶遣其
弟為吾買妾豐沛潁行告以多方物色務得麗
人使吾心愛愛則可望生育今果得子其有功
於家不細也誌文勒石後乃始有此冀為散傳
亦以補此為重耳嗚呼宜人治家勤吾獨享其
成宅心平天乃奪其善善惡報應誰可信乎

傳九卷

湖東費相國傳

嘉靖乙未湖東費翁再入相之次月偶問吏部
員外郎林春曰父居林下與仕諸人有如隔世
晚進中孰為善文者林曰有任生瀚李生開先
文方有名翁曰擬之太白孫山人何如林曰問
文以文對若太白則詩人也翁喜即欲見之林
即各抄一冊而及門值其而入 朝竟未一見
而奄忽升仙矣職方主事懋賢翁之冢嗣也命
予為之傳京官三品上即主傳制也况功德如翁

而國史必詳其事且大臣或有外傳必名位
隆者為之末學小子而可當斯任哉但生而未
見鄙文歿而文以慰之亦情也口雖誦而心不
欲歸山後漫不復記其事偶檢敝篋得其先書
及視遺德錄弁無所謂傳者乃茫然自失又覓
此文憤久矣子與翁地相去三千餘里科第隔
四十餘年不能悉知前賢事蹟止據錄所云云
稍變其辭而為之傳以備一體曰翁費姓宏諱
子充字而東湖號也江西鉛山人生有異質幼
即勤學宜其長而擅名老而不衰也授業於子
庠掌教方以嘉見重於祭酒丘文莊司業費補
菴由鼎甲而入翰林不數月恭上 太皇太后
徽號推恩封其父五峯君為修撰如其官是秋
修 憲廟實錄松裁揚文懿倚翁獨重書將成
而以疾請歸人皆惜其不霽恩識者稱其善恬
退益倍書事不論前勞臨時 進呈無名者則
不得與所謂經筵頭修書尾也疾愈復任值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尋以母憂

傳九十五

去位父亦繼卒服時闕特 命給驛北上同修
通鑑纂要九年考滿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武宗嗣服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預修 孝
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未幾連陞禮部左右侍
郎于時閹瑾竊柄凌轅士夫莫敢誰何之者翁
獨翫辭不少屈瑾誅變更諸政悉復其舊所增
庚午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議者力欲
裁革翁謂求賢宜廣且試期已逼姑從之可也
人咸服其公且恕云是冬陞禮部尚書得 賜
腰玉恭上 康壽太皇太后 慈聖皇太后徽
號 賜白金文綺又 賜麟衣一襲知會試貢
舉諸需舊皆取之宛大二縣而民甚不堪翁議
以各省鄉試羨金轉解充用鑄印局額設大使
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
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居半當事者頗難於處分
翁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數
亦如之換次選補度可逾十數年投考及請托
者內是屏跡二事俱著為令 魯府鄆平王嘗

傳九十六

襲爵為庶兄奪且數年矣有本辭奏辭翁謂倫
序宜改正事下廷臣卒如翁議內閣員缺廷薦
首翁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乃與李西涯楊
石齋梁厚齋同心輔政一時號稱得人耶直劉
齊群盜蜂起四方駭動命將出師指授方略逾
年討平之論功廢一子為錦衣千戶連疏懇辭
改授六品文階又復辭免乃加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已又 賜蟒衣一襲江西盜緝而復
叛遣擒兵李錦率遺兵致討錦病死本兵以劉
暉往代錦暉皆良將嘗平湖北諸盜者也錦衣
指揮錢亨恃寵欲用其私陰詆中使蜀翁票旨如
其請翁執不可以百金飲器求撰誥文又峻拒
之亨益慙恚會逆藩宸濠請復護衛以萬金
諸當路咸許之矣疏下翁獨不從曰聞其久蓄
異志若與之護衛是藉虎以翼也一不能
濠徑得護衛歸街市有語云吳王欲反豈能
劉氏雖安錯已危寧使偵卒日夜伺翁門其
其過失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者會同列

傳九之五

有娼嫉而窺其位者陰助寧短長於 上前一
日忽有 旨詰責翁翁引咎求退遂得致仕而
從弟緇修采亦同就閒舟至清源濠黨縱火行
李悉為燬燼寧亦使人尾其舟至是乃已抵家
閉關掃軌謝客絕交築樓一所名云志樂日課
諸子讀書其中濠欲傾翁乃求素不相能者助
以道里費令其招撫無干事具奏彭幸菴方掌
院知其姦謀乃駁其奏而罪其人計沮既不得
逞乃嗾里中惡少年焚其室廬毀及墳墓懼而
避地城市又遣群兒攻城翁兄若弟各以一人
相將兄竟死焉巡撫孫忠烈請於 朝遣兵臨
之允濠反翁及弟案謀起兵遏之玉陽明方以
羽檄徵兵信守周朝佐鉛令杜良表率兵應之
翁皆為之贊畫且密與陽明議兵機濠平陽明
欲以功聞翁力辭之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竟
上其事曰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
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飛書又急勤王
之義既而巡按唐龍給事中祝續齊之等皆

傳九之六

連車上薦事下所司未及題覆而 聖天子入
繼大統旬日即降勅起翁而弟亦連茹有累效
忠謀遭謫去國之復復遣行人趙興敦速既至
京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賜蟒衣三襲玉帶一
束又以平濠功恩賚加厚誥命之燬於火者重
蒙頒給 今上以神聖之資勵精圖治翁以練
達之才極力贊襄蓋千載一時也 上視太學
謁先師以翁侍行 親耕藉田翁在九推之列
三月以恭上 內宮徽號得贈及三代曾祖榮
祖祖應麒并父俱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曹氏繼
張氏祖妣周氏妣余氏妻濮氏繼孫氏皆封贈
一品夫人又以翊戴恩陞一子為錦衣指揮使
三疏辭允一品滿三載荷寶螭羊酒之賜進揚
大水山東河南旱蝗乃條救荒十事上之俱見
嘉納俾有司施行戶部以各方逋負甚多請自
弘治元年以後如數催徵翁言歲遠人亡自難
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寄養於畿服

郡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以供武備諸道之
馬歲賦如故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
各十之五由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費銀
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翁議以外衛軍士終歲
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以
蘇其困 上皆從之其經國遠猷類如此時大
禮未定 聖心未安諸公相繼罷去翁雖進吏
部尚書改謹身殿大學士而亦懷去志第以國
恩未報有所不忍耳委曲調護 聖心漸安縉
紳時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矣 獻皇帝神
主至自安陸奉 命同惠安伯張偉附馬都尉
鄒景和往迎於定興大同兵叛殺叅將賈鑑都
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命將出師大舉
以勦之翁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勝之則玉
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為難處
矣莫若徐徐圖之光以兵部侍郎李昆往諭以
觀其變繼以都御史蔡天祐巡撫以安其心又
以都督桂勇總兵以鎮其地代還舊總兵江桓

以釋其疑廷議紛紛不一仍達戶部侍郎胡瑗
率京邊軍數千屯駐宣府傳諭勇及天祐即取
首惡一時擒獲特盡而瓚放稍振軍威飛檄將
有事大同城中大恐又復脅衆圍勇將殺之勇
之童僕死者十數人賴故將某遯勇至其家得
不死衆即願某為帥翁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
其擒賊及命下果擒賊奮取勇勇者幾百人
誅之邊城以安世廟規制翁之區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文綺
傳九之三十九
鞍馬及宴於禮部時弟某從子懋中皆為編修
預修史書某進贊善懋中脩撰同賜衣及宴金
帛有差蓋一家一時之盛云冬無雪上親致
禱翁方在告手札命作告文且趣出視事既
而大雪連日人皆謂上誠敬格天而翁調燮
之功亦不可誣六年考滿羊酒寶錄賜如前
御製詠春及四景詩命翁恭和喜見天顏已
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上御平臺召對
忽遇大雨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

時以為榮獻皇帝寶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
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鞍馬賜亦如前又
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設一箴成頒賜諸大
臣翁獨多其一累以疾辭上皆溫旨慰留疾
再作辭益力上營其志決特令馳驛還鄉子
懋賢方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疏乞歸侍
養疾上併允之且令疾痊照舊作養皆異數
也既而懋賢侍養數年則又遣之任曰吾受
國恩莫報未究之志是惟在改復酌酒以勉其
忠孝翁歸雖久上常念之不忘乙未夏手
勅特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宏比復如何言對以
尚健次日詔起翁復用遣行人王獻芝促之
行可謂迎蒲車於渭水而錫靈杖於漢庭也翁
迎勅稽首曰老臣幸未即死願得終事明主
遂於六月朔日冒暑發程復先馳疏以聞
上喜答曰卿可兼程來朕寧候卿見七月抵京
上方齋居即遣中使勞問翁奏對多切於治
理上復大喜曰卿當獻正閑邪臣朕不遠既

又召見伊殿慰勞有加即日賜銀圖書一文
曰舊輔元臣自是日承顧問御札稠疊教命
代祀先師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捧主廟
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咨詢拳拳於群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
天下大計又與一二輔臣協力引用耆舊
光復化機天下欣欣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
脾疾頓發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會大內啓
祥宮訖工上告成于祖考翁捧主內殿

傳九之三

復陪祭欽安殿拜賜觀宮後苑薄暮出自右
掖值夜寒猶少飲始就榻俄而伏枕長逝時十
月十九日也在官實日祇三月餘耳先是司天
奏中台折又有星自文昌流入閣道化為白氣
翁問寮友主何徵友曰文獻通考言當在將相
翁默然不應是豈偶然哉方期效忠以資啓沃
之益會弗告病遽還造化之身人徒羨翁趨
天子之召而不知其志主於行道人徒惜翁棄
帝鄉之雲而不知其國爾而忘家計聞上痛

傷之輟御朝一日乃命撤懸乃遣歸事給溫明
之器頒羽葆之儀贈太保禮部以文昭文憲
二謚上請欽點文憲工部營葬兵部給舟仍
差官護其喪還翁孝弟端直弘雅公清其天性
也乃又充養有素真不愧於孔孟之徒而又何
論乎管簫之亞也居常以祿不逮養為恨遇二親
生忌輒悲慟不勝感眾弟友愛如賓而完弟則
教之早應鄉薦得列官階遇姻戚禮意勤厚不
以齒爵加人衣自命服外純綈罕御然里巷歆

傳九之三

慕之者以為錦簇官袍巧出天孫之織光橫寶
帶神翰海若之藏然翁志所存哉先代諸墓
舊以族人分掌而各適主之間有貧莫克舉者
翁為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賻族
之貧者世業農歲歉輒減租或逋負即焚其券
至濟寧見旅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裨其
歸即其細可以占其巨矣少喜續文晚乃謝却
惟靜養以親化元疇著自漸沒錄若干卷藏之
家額雖早際情事而不輕棄寒賤執文筆而事

編摩是非不棄秉文衡以司去取藻鑑惟精代
言藹綸綍之文而輔政和監梅之昂高奇熟於
麟閣洽流譽於龜沙嘗深取李文正之言內閣
機務重地事至四面俱當照管不可任意圖目
前麟經履外交之制可語翁始義易列包荒之
父可語翁終生而童孺知名歿而士民失望通
考之十六而舉於鄉二十而仕於朝四十而官
居次相五十而位極人臣一登甲第三宣相麻
歷事四朝周流五紀弘治九年壽臨七十同

傳九之三

考禮閣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廷試讀卷者
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論祭者
九壇四世舉於鄉者三人進士三人及第二人
尚書二人翁亦在其中按計鄉舉則八人矣九
在戚屬者尚書等秩不可勝計成化甲辰正月
翁會試北上道出呂梁時伯父復菴君以都水
主事在彼帝洪臨別語之曰若會試不第幸勿
南歸宜即入北監明年代還翁首訊之曰伯父
何以逆知宏之不第而必令北監耶曰此汝

東谷張先生傳

傳九之三

到之兆也蓋吾堂夢決入監云所得班簽乃保
相彭公故物也彭嘗由北監狀元及第矣汝當
勉力至丁未果以狀元及第夫復菴君直以狀
元望之已耳堂知同為首相同卒京師同謚文
憲一夢而終身畢驗焉功名富貴不有前定哉
嘉靖丁未送馬安人塋至東谷先生墓所見鄉
人集紙幡遠近足知俗厚而德可感人墓在長
白山山下不惟草萊荒穢而且家事蕭條為清白
吏乃至此極乎晉胡威清畏人不知父質清畏
人知先生清名滿天下無心於人知雖欲人不
知不可得矣有名昇者九世祖也任章丘與魯
官遂家焉述善其曾祖名傑名題者則其祖與
父也俱任陰陽訓術母翟氏以成化辛卯仲冬
生先生先生生有至性不苟同於人嗜酒似乎
踈脫為文則極切實又能明理達意不徒傍經
貼註而已父魯為上司委用領兵勦土寇遇賊
將加罪先生考其文可進意猶不釋取其牋

更任怨之而罷其父之訓術父自以兩世相傳
一旦失去獨居慨嘆不能已先生恐其憂鬱致
疾思以笑語寬解之乃自外入門問曰聞天鼓
有聲否父曰不聞也何以有天鼓聲先生曰為
落大人官星故有此異耳父乃大笑是亦老萊
子之意也從遊於鄒平表兄耿尚忠乃風流無
忌憚人也善解書而師範不嚴群弟子多狎侮
之者四書講義有名斧鉞者恃之以為傳習之
資先生以計取之從而輟講席者旬餘復潛送

傳九之五

還則又開講如故但有問即對耿止驚訝人心
義理偶同而不料竊其書熟玩之矣賈南塢為
祭酒說詩書依憑元集說及耕野管窺國子生
有托其親暗出之者後遂罷詩書既入後如前
猶夫耿之故事云弘治戊午耿中鄉舉留先生
以親且門人伏事左右不知其已同中矣將赴
宴着衣隨其後耿乃止之只在客寓等候先生
笑曰不能中魁元乃榜末亦不能掛名耶蓋耿
中第二而先生名在六十一至乙丑舉進士而

耿竟不能舉初次會試前二場文極如意臨三
場取策觀之箱中得妓者贈鞋遂哭而東歸卷
有美批圈點查無三場置之後以舉人在仕途
不可通豈非造化者陰有以罰之歟陳姓戶部
惜工部差為太原尚書周經營華朱姓者惡其
挾勢不與神路該道官計啗賺不可得或暗以
鄉飲則應以常染黃狀數十好進本人家非有
德行者豈敢作鄉老與席先生竟以正言無巧
說使之從周喜而嘆且服曰誰知竟成其事者

傳九之六

顧在醉酒人耶正德初授鉅鹿知縣人咸慮其
或不勝任至則視民猶子而處事如家又出以
簡易本以勤誠雖大得民心不免有拂上意順
德太守屢欲責之賴二守力救免尋丁外艱服
滿補任任丘縣值霸州盜起歲更不登乃脩城
蓄衆散積哺饑兵甲整飾四境恃以無虞未上
任先在阜城守城任丘士夫以書速其來曰不
顧本縣而乃為鄰縣代守何也來無幾而阜城
突被破者多不止一阜城而已城首劉六劉七

聚衆野寺距縣二十里計日來攻城中大懼竊遣一小卒假稱獻瓜聲言大水泛漲幾漂瓜又探者亦言有水決意棄城徑奔東北寺僧在傍佯作睡狀聞呼則驚惶口稱悞了爺茶問別有聞否則云不知亦一善處生智僧也秀才有與齊彥名素相識者并衆首領宿於其村飲間聲說實將薄城因水而止秀才告以張乃清官來有何益賊言官清而一縣皆清耶子女財帛惟吾所取耳賊退半日水消亦天幸也非善政有

傳九卷之三

以感致之耶序菴李學士後有謝詩云昔年相與駐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魯獻策關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瘦一童擁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以樊駙馬多收田租朴其舍人遂誣奏將繫逮即有長老千人保辯得贖作首率衆者乃都御史邊憲叔名仁素有義氣者也官柳為居民折取將盡王侍郎讓其不為之主先生告以先仁民而後物窮民斫木作薪採葉充食磨沫調湯

以救目前之急何可禁之因上救災四策多見之行兵荒之餘恐人廢學多市書冊散之諸生又葺補社學擇師擇民間子弟教讀其中縣乃南北通衢士夫使客往來絡繹不絕以區處有法供給從儉吏得着役民得安生不然鎖吏逐民雖鷄犬亦不寧矣素仰羅圭峯文行高出一世因其經過拜以為師御史至縣有失遠迎被呵叱先生不以為意但云若大人此行巡按耶巡撫耶印馬清軍耶御史怒曰獨不見吾預行

傳九卷之三

紀功牌面耶先生因問賊去此幾何御史云約有七百里先生曰若是七百里買功賣功者何以知之誤殺平人者何以知之莫非有千里目耶不自責去賊之遠乃責我奉迎之近御史更大怒顧問左右此知縣有心風疾耶先生徐應以非心疾乃心直耳行三坐五乃廩給米定數時已支一日者遂退出二升不食而行先生亦止送出郊外即告迴御史方欲搜索其隱細或提問或劾劾乃以倒用印信被繫不數日復迴

先生乃接至交界跪於路旁又製綿衣造菜食
懇告官校親自餽送及御史得釋通告臺中云
不圖今日乃有會人如張某者訟詞顧和能若
聽吏民但涉賄私雖至以亦必重罪之兩任四
半片紙不罰一錢不取衣惟粗布食惟脫粟妻
子供不能堪只在家力田無隨任者鄉里近而
多有至其治者臨行所贈不足以爲路費歸家
不惟無怨言反盛稱其廉德及百姓歡歌不輟
於口薦疏稱其廉介者獨多行取未至陞戶部
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既而監兌臨清
權舟九江百事盡善一毫不染而在九江尤備
觀府誌及入名宦祠可知其政矣貲寶滿前視
若土宜自然之清鮮有及之者此固誌中要語
也李崆峒時方緣事對客輒笑馮兵備俗不可
言張戶部不惟操奇清而氣味亦清嗣後再加
之學問則全人矣舉人陳守仁上詩亦得其實
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焉亦
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未滿苦告廻部繼告

黃姓托同鄉內閣得此委竟以貪敗丙子三年
考稱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妻封
安人妻乃訓導馬諒女有賢德諒以文學德行
重於鄉人歿今年遠往往有稱述之者考滿未
久越員外郎徑陞本部郎中宣府總督糧儲蓋
以邊地險苦又量才授任有此不次之擢耳南
部有無員外者歷主事俸久亦自陞郎中如南
大理無少卿寺丞亦以資深而陞僉都御史非
此二者而陞郎中及北寺丞陞僉都皆非立法
原意也先生知邊境錢糧久被中官侵漁托疾
辭行戶科泰其性偏執一情惟在酒操守雖有
可觀應變非其所長對品調外為汝寧府通判
繼而兩郎中一則以錢糧不明監追一則為
武宗狩宣府得罪江彬已陞衢州知府召還不
得朝見罷歸由是觀之先生之托而得處真有
先見哉在汝三月棄官歸止持筇布數端道經
同年熊遇家悉以留贈其子適有陞檄到府乃
都察院經歷同知張經喚太守馮志申送返其

撤先生止在仕丘最得人心為閔侍郎不協張氏
兄弟意以至有此先生聞之恬不為動但云久
無仕宦心彼雖捧檄至吾章亦必不往也嘉靖
改元詔求遺佚臨邑給事中李錫首以先生應
詔薦其才智可用雖善飲如劉伶而清節如陶
潛生與同鄉未嘗接盃酒之歡以見出於至公
奉 欽命徵取適居太安人喪免喪巡撫王堯
封繼薦之吏部復行文催促上道久而不至丙
戌陞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母在尚不欲出
今母亡決不出矣遂就東村為終焉計村在墓
西山水秀麗往則徒步雖驢亦不騎寄二履於
橋邊鋪舍內去則着之廼則易靴入城城門因
盜警以繩鎖繫之止留尺餘通往來先生不待
守門者啟解將鑽而入焉有止之者又有識之
者曰其得意處正在乎此嘗携數門人將遊其
村出城見路側有賣瓜六七枚者欲買以解渴
賣者索價太多門人中有言瓜蒂甚鮮非為賊
來必摘自貴園者園主極躁又有崖遮風而山

不礙日省城止賣一次而此已堪用矣先生曰
當以君子之心待人據其貌非盜瓜者况衣不
藍縷又非貧不得已及抵村門人指其瓜蔓滴
水痕正如其數乃笑曰汝聰穎能料事然吾不
失為忠厚有人食其瓜果者見即潛廵恐食者
生嫌但陰雨披簑頂笠荷鋤執鞭者滿書屋不
惟不斥遣且與之雜坐談農事素長於發明經
傳以其所長并幼而有得於耿師者授徒多所
成就如進士袁軒冕舉人陳德安其素表者也
乙未七月病洩泄至十月初三日極力起坐時
酒命酌畢遂索陶詩周子通書置懷中昏仆而
瞑壽六十五貧不能殮殮不能葬生丘人聞之
賻之百金又軒冕適自官中來遂得舉大事
綱紀其家事四子長志仁先先生卒次利仁序
生次守仁又次欽仁亦庠生女一適庠生鵲伯
金亦先卒五孫子六孫女向在監胄日友有以
公罪刑曹提問者願附名其內朝夕相與且有
酒可得長醉數日後悶而思出獄吏止之曰非

待題本不可先生大叫無罪人何苦相拘遂題
詩壁間云也知縲絏非其罪未審何人子妻之
字畫麤拙墨跡淋漓見者成目以狂人使酒雖
不至罵座人皆避之獨畏張文裕以其剛方能
面折人是非所在著能名累官巡撫都御史嘗
謂予曰渠雖相畏令其稍退則已如其酗酒不
顧亦將如之何值其醉時監友每招而逐之率
十招而一二往也予初第進士出使過家相會
於龍谿喬僉事處先生曰君為新郎人所敬重
喬許史記漢書文選三書故不即與李一言速
之喬聞而笑應之曰非怯也疾固也嘗欲一見
或有事商量則不可得僉事頗接客則日不
離門以書作賀狀其辭之詞來也先生曰若是
貽我三書東顧地惟命所之東則朝鮮西則
流沙南則交趾北止居庸關一生惟畏宦府耳
其善戲多類此先生外若和易而中有執持貌
似遲鈍而心實機變才力足以有為而不輕宣
露富貴不能無意而不為苟得自以為牢籠一

傳九之四十五

傳九之四十四

袁西溪傳

世而真情終有不可掩者人皆惜其一蹶弗起
而不知其三微不就也人止羨其一廬如水而
不知其剖決如流也先生諱茂蘭字德馨別號
東谷邑人稱東谷先生而四方則直稱其名曰
清官張某云身後子孫貧而衣食缺遇諸途有
如丐者善人或因是灰心但一微終一振縱不
即振然已享美名而入鄉賢矣若夫以貪敗者
何止九江鈔關一黃彼謂人不當為善誣人者
也謂天道無知誣天者也傳終畧及於此以告
世之人庶示先生子孫且自安貧瑛時云耳

袁西溪者風致詩酒人也諱公冕字伯瞻號曰
西溪自其祖之柔由北冀東遷世為章丘人章
以衣冠文物先諸邑歲多鄉薦士而進士科亦
不乏人以攻時文得力如此西溪獨倡古文辭
流輩翕然嚮風文辭亦非其獨能蓋本之家學
孕蟾翁云翁即西溪父諱弼舉進士任刑部員
外郎外謫仕止慶陽府同知有文名能識士於

大進李崆峒嘉陽及同邑夏西峰
張氏元名臣斯立後也西溪生有異質長有
揮酒詩書摩弄筆硯以其所長著漢唐論
餘言長老奇之顧折行輩與交讀書極其
善為文章諱厲風發不貽謫嘗酒所酷好
則其尤長也醉必抗聲高歌醒復放盃推飲
氣魄凌駕一世人有病其狂者惟識者曰胃中
有物宜其眼底無人也其舉於鄉年方弱冠會
試禮部名士咸拱手推讓及榜出獨遺舉論諱
然尚有待也豈料竟無一第之分哉其言談類
性象與佃相貌類馬敬臣卿任嘗聞其善談欲
見之馬為會試房考官卷在取列批其詩義與
如賦體主考堅不肯取後乃自悔何以為此說
况貌相類而文更清勁耶大端雖作之功多而時
文之力少又酒妨事奪其特穎性取功名命猶
不遂因而終身不錄耳弘治甲子鄉試其同年
穆伯潛孔暉中第一名崇元功世儒集一進陽
月書並稱之一因純熟舉進士而官翰林一因

傳九之四

傳九之六

漸生由舉人歷司務而為員外郎旋之西
溪所得為多當時若非偏好難保二君成會豈
在伯潛下哉然其自視亦不在人下特其所作
無味古人柴作不多見見者俱罷官後賣其
身之資而已哀集止南行近稿西溪二稿餘
散亂無為之編選者予雖有意索三稿亦不全
矣正德初年聞瑾聞其名欲致之門下致其狂
輩遂力辭之雖賈禍不恤同邑貢士于翰辭不
得免然一毫不相干預求者積金滿前不顧也
瑾誅查其片紙隻字俱無公論以是高之于偏
貌直心守節還經生妻則其女也選次久踰乃
以嘉靖癸未除授汝寧府捕盜通判貪謂廉非
其地西溪喜曰正其所宜前居是任者率舞文
破律教賊妄攀窩主以鉗富室規大利有時行
部百姓驚懼或履故輒至則詰盜安民外無餘
事張希者大俠也嘗殺人賄上下求解脫乃械
致于度一訊伏辜斃賊首賊佐於獄既而聞他
有歎劫獄者人服其智境內自是有春耕而

夜警矣董食事以同年而不甚扶植程青石
因同鄉而亟口稱獎郡僚有犯公議者最以官
箴察雖陽善而陰實銜之設謫辭間於臺察西
溪義不與直拂衣浩然而歸止携筇數端猶夫
東谷東谷貽同年之子此則折還債主城西光
八里故業在焉溪水環流清可鑒毛髮園中除
荒穢結亭臺有嘯可稼有畦可蔬而又有浦可
蓮誦讀吟詠其中自謂吾癩已深雖和扁復生
安能浣泉石之腸而砥煙霞之懷耶曾納一權
傳九之四七

杏花零落桃源應悔當時錯秦樓更覺新來
薄新來薄不堪重醒斷腸天末愁脉脉隣鷄三
唱東方白東方白斷雲行雨杳無蹤跡鏡鸞怕
照離人色被鴛空拭嬌啼漬嬌啼漬不堪重醒
一番蕭索擬之周美成秦少游黃山谷諸詞客
可多讓哉論者以吾章有三俊謂東谷能官龍
給能文而西溪能詩也由是觀之不止能詩矣
一日予在門外與客立談畢升堂見君與東谷
嘲戲死必惡疾務求方書所不及載者以相勝
予笑謂之曰戲太甚和而流矣何不曰壽滿百
或數百而顧以不堪聞者汚人耳耶二君當各
享遐齡若其終來疾病固能預知之因指東谷
必是淺世而西溪則閑格衆問何以知之一好
飲涼一好飲熱耳東谷既已如所逆料君後食
飲漸覺艱澁猶不知戒除夕夢有告之者急絕
酒尚可活否則無放矣次日拜賀元旦縣大夫
留飲晚歸索酸湯解渴自是勺水粒米難下水
入咽候令人附胃聽之點點微有聲因熱酒乾

瀾血路噤噓吐逆皆一症也歲前嘗謂相知
白夢中得句有云何處飛來玉一痕得非婦輩
素粧北耶又云白頭憐老子鞍馬逐東風明春
吾其死矣至期果不起寔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也予言已兩有左驗而兩夢更有奇驗矣父寓
慶陽日將遣之從學於崆峒葉氏許之以事揮
未往崆峒在亦有人傳其十月見菊詩驚訝海
內亦有能詩如此者及問知出西漢手崆峒以
為無怪其然此嘗遊吾門者宜其顙吾九日無
菊詩也門實未嘗遊從旁觀劇有之矣吾年
半百還加五一病奄然力不支造物何心容有
此平生多難更于誰知蒙苦憶諸公會文字空
留後代思最是西漢舊遊地春來花鳥漫相期
此其絕筆之作與崆峒病甚貽親友詩大相類
九泉有知亦必以曾遊其門為幸也配李氏同
邑人繼匹劉氏壽光副使璧女弟榮冕善詞端
冕善書軒冕舉進士知河間府連枝競秀人以
為難况一家進士者二而鄉舉者六尤為人所

自矜而心慕一子太女身孫女盛而子孺生前
有屈而名昌有文尼可傳世雖壽年未登六十
亦可謂之遠而且長矣

涇野呂亞卿傳

真醇道學在關中可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而
已在我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而已
涇野姓呂諱栴字大棟既而改字仲木西安之
人也居涇水之陽四方學者共稱為涇野
先生系出呂望後宋有呂世昌者始家高陵祖
彬卿墓日墳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於六
世彬卿生八八生與與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
配宋氏生先生果符卜言先生資性穎悟始就
傳於周尚禮習幼儀郎中高選見而奇之曰此
子他日必成大器不但以科第先人提學東田
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州即有志聖
賢之學危坐朗誦矮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
限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投宿於新置
空舍內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其勵學後

當大魁天下明日試補廩生母宋卒哀
既祥受尚書於高教諭傳孫行人昂既又遊從
渭南薛思菴克然有得相繼督學者楊遠菴王
虎谷屢試首多士拔入止學書院授以所學而
聞見益博嘗夢程明道呂東萊親為指授而義
理愈精于時有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為塾
師先生以禮無在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於荒
寺未幾聞父疾走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
平移居於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不但叅政二
子而已辛酉年甫二十三中鄉試前名刻其文
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掄
次寇子惇安陽張仲脩崔仲危林縣馬敬臣
舉業而講理學父之德業進脩踐履實益有
悅而不已人不及知者時或與他友習志
士相見禮 孝廟宸天無在順天府哭
禮耳先生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
徐行人縱為之服衰拜送市客次辰會

本房力爭不可得主者以為此劉養正也折港
乃邵端峯劉後佐寧藩謀反自縊死王陽明
以文祭之曰母死不葬幾及千文一念之錯乃
至如此君臣也義吾固不能宥子之身朋友之
義吾猶得以塾子之母特著其事以見世之取
士者勿徒徇虛譽而有玷科目云廷試讀卷官
見其筆畫端楷策冒仁孝字正合題旨遂以首
卷進呈 武皇御覽嘉賞遂賜狀元及第康對
山為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雖佳惜力微不能
首薦子然子固已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
年已有成帙詩文集其卷陰履霜等作不亞名
詩而子畏於臣傳甚高古雖王漢陂補周語李
崆峒擬趙高答李斯書無以踰也入為翰林院
脩撰經筵講官其職也進講竭格心之誠
考拔號得人之盛而編摩稱東華之公受承記
先祝禱其之子其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
使拜受退而跪讀其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日
俄聞期功喪必為停哭其九饋遺非禮一毫不

受通瑾擅權竊政附麗之者雖通顯秩先生雖同鄉獨不出其門且却其賀禮瑾已不堪又因西夏構亂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則禍患潛消內外臣工可常保富貴理更惡其直欲殺之先生遂與柯栢齋相繼引疾去何亦骨鯁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尾其後俱不得其過至半途遇先生抵家數月理誅刑及大家宰遺累陝之經緯幾盡人以是服其智杜門謝客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先生疏而願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而王相尤劉切往拒官寺已見卓識備節年來學術淵閱操持嚴毅正宜 召擢大用以答人心乃起供舊職勸 上勤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園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曰元主云云傷於太直先生曰昔賈山惜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而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 嘉納以乾清宮災覃恩封其父為翰林

傳九之五十三

脩撰承德郎母及繼母侯氏配李氏生封殛俱為安人復應詔陳言大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迴鎮守太監尤為人所不敢言言雖中寢聞者憚之仍以仕非其時求退途遇秋旱禾稿白諸僧與義征王虎谷為都御史願舉先生相代以濟時務藥夜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若不欲生尋復得之土壤忽大雨如注跣蹣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至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哭猶旦夕不輟自成服真楚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蕪大小祥至於脫禪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葬其父母及予葬母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鑑贈以金幣立却之客有託交遊以三百金求書者先生峻拒之曰人心有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漸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薦其不當久在家居適今 聖天子入繼大統首召先生遂幡然有用世之志次年壬午改元嘉靖與脩

傳九之五十四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先生輪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着慘淡之服罷酒
飯之賜朝論建之疏勸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
始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
衣同頃先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
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與時不
十三事自陳議者謂為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為己責因繫獄尋謫解州州判會知州
林元叙卒遂攝州事於是恤孤獨戒丁役勸農

傳九之五十五

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
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勝文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
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官建司馬溫公祠正首
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奉迎其母孝養以為
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初御史景為開
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
節歌幽南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庶幾乎
陶唐遺風矣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其

上之之才迺出漢唐之上陞任南京人府
士民無慮千數哭送至於河干先生既渡河猶
聞哭聲琅琅乃口占一絕云試聽黃河東岸哭
為官何必要封侯去後州人感德不忘為之立
碑以紀其實塑像以慰其思連陞吏部考功司
郎中尚寶寺卿政務簡省得以閉門讀書兼設
教驚峯之下吳楚閩越士從之者日有百餘人
時張相國應詔起用道經南都有驛禮為賀者
先生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姓張之甥也

傳九之五十六

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先生獨不往張衡之
歌乘機罷其官乃以疾在告不得遂其私者積
此止至真定得陞南臺少卿郵報還往時太常
會飲皆後樂籍更有推差先生與寬免禁革
道士俗拉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
罷黜以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五
六年五六年間豈不三四轉乎然而皆散地也
乙未始公而為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踴躍不
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立敦禮讓勤謹

習棄去一切煩文一二貴將子弟稍不率教者
即純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
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肆之謂乃日刮
月剝以要其成而不責放於旦暮之間然曰敬
敷則又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而道尊道
尊而民敬意正在此今世人才漸不如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
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流也先生立教雖嚴然
皆本躬行以率之正心脩身為本忠君孝親為

傳九之五十七

先每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示式有統
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檄其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為詩樂
圖譜分日講解蓋禮以立之而樂以和之也禮
讓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
言之吏部謫一監丞而兩廡六堂諸屬罔不清
慎者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
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減
申訪巡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為自

宋孝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禮部右侍郎
仍在於前自言眉淡不父近君其實心直不能
隨世耳同諸公卿謂孝陵象將着緋先生曰
望墓生哀只宜青衣白角帶皇太子生蒙恩階
通議大夫祖父俱贈禮部侍郎魏劉二祖母生
繼二母及其配俱封贈淑人廢次子昀為國子
生署吏部事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
寅長走簡欽祭張故相乃以黨姦拒之且云一
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言有如此長

傳九之五十八

又楊曝夏相之愆先生以為聞之於朝可也
私示致人其可乎亟勸收其榜及夏問霍事應
以大臣當以容人為度故夏疑先生黨霍霍亦
疑先生黨夏後霍卒夏誅先生之心竟莫之白
上將躬視承天頭陵累疏勸止俱留中未出
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
所在隨宜蠲之朝賀禮畢尚未陞辭值天變乞
得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侯氏
兩風 祝製父母乃安歲饑則以俸餘賙其

族人事叔博如父妙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
求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來瑾流同
州務尋訪還其鄉侯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
塋以壬寅六月左臂癰發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月一日卒山斗失韓而洙泗無魯矣生則成化
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塋則甲辰七
月二十四日邑城良隅卒日有雷火日食之變
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見者嗟異之曰吾鄉哲
人其當之矣哲人孰有如先生者哉吊者以千

傳九之五十九

計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
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為輟朝一日
賜諭祭命有司營塋事未得贈官加謚反出端
峯邵太僕之下識者不無憾於禮官云日後從
祀孔廟雖不敢預必然提學謝少南郡守李文
昇已請之撫按祀之正學書院矣其致政而西
也人皆望其復起其厭世而歸也人皆惜其不
能復生千人之知不勝數人之擠衆口鑠金維
身願賸何益哉先生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

口童顏輪耳方面而目炯炯有神鬚雖整秀惜
不多耳配李氏典籍崇先女與先生匹德咸休
事詳三石齋世寧墓文中長子田由舉人任改
寧府通判娶桑繼烈次子昀歷任右府都事娶
張繼王孫男田出者名師皋昀出者名師伊一
孫女亦昀出也先生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
年座止圖書室無廢妻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
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者未
嘗見有偷語情容乃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

傳九之六十

忠臣而天下之先覺天民也自來以狀元及第
不規科名者宋有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
名執政而文山忠義尤烈我朝黃觀之死節
羅倫之抗疏康海之豪邁其與先生皆彰著在
人耳目者也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
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
勅并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
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之風有問朱陸之學者
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

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先生雖講學應文無虛日但非其人亦不願接九卿請李序薈登文同僚晚蔡鹽商墓志俱不之許先生上可庶幾乎周之精程之正邵之大朱之著述不但橫渠近可兼乎吳康齋胡居仁陳白沙之長抑又不但文清且古今經生史臣駸卿墨客才子街士詩伯文人豈少哉然或華而不實是而不真其圓靈雖足以洞性命之原而檢湯定功或畧於微隱其警辯雖足以聳來遊之慕而持循之

傳九之六十一

業或蕩於高虛其流至於假借延緣而標本殊觀德教為二者容有之矣先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足以闡經翼聖紹往開來乃仁義之精華而孔顏之道脉也其教人也隨問而答其用人也因材而授嘗云學先其所短用先其所長是以海內士溫恭者得先生之讓方正者得先生之剛縝密者得先生之

慎清介者得先生之廉慈惠者得先生之仁堅毅者得先生之節誠篤者得先生之忠警惕者得先生之勤而善文事不足言矣使其得職銓衡掌絲綸其所施設詎止此哉世之不知先生者但以為長於文而議禮者猶以偏於古文識之高麗使臣亦歎乞其文傳示外國且文果奚從而生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至美者既在其中故至文者自達之外而孟子論氣有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稱大丈夫也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趙岐釋之曰淫者亂其心也移者易其行也屈者挫其志也心也行與志也皆美之所在也能無所滲移及屈然後可以謂之直養而無害矣先生守堅力決心定神閒視順逆常變如一又鍾以閩中風氣渾厚雄偉剛毅奮強而直氣將塞乎天地富貴焉得而淫之貧賤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予之

傳九之六十二

繼妻其祖母呂氏乃先生近派流寓齊東舉族
往來甚厚都事君屢以書屬予刪定其集取其
有闕要者止留數冊簡便可傳又欲作一序詳
述先生事蹟集數畧而事數多顧其集三十六
卷一時不能卒辦先為之作一傳以副其意先
生知予以王漢陂馬谿田康對山三公之薦在
京師忘年與交別後音問不絕其贈予中麓說
及簡札集中乃不載何也其為予牌扁大書真
得古法先生已有名公狀志似不待鄙人矣因
竊據之亦惟擬其閱要重為一傳文不佳而事
可傳也脉泉李方伯存日嘗趨其成即當各錄
一通一寄都事君一焚脉泉墓上云

谿田馬光祿傳

谿田馬先生歿也趙尹狀其行楊司馬喬憲長
為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惜
書勉予以學業兼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而之
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餞
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糧廩而先生

傳九之六十三

在官寺未廼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晷暇
啖果留一謝簡出門即為同鄉于工部留欽先
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于夜來會何客
乃應以亦是錢子先生慨然如失走一吏追送
至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
已近為涇野作傳見者以為太長此則縮而短
之惟無遺其生平大節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
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與號也陝西三原縣人
父江隱居教授歿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母
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即敏慧馴雅長而凝重端
嚴老而鍊達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觀就之如
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即輕舉子業不屑為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雷鳴校易每過雷拱
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寔自
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億以進士侍養有
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遊其門得盡覽王氏家
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 朝家典故及儒
先性理奧旨不徒虛事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

傳九之六十四

遂獲楊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爲天下士

五以春秋魁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題

孟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大廷力陳真偽

行義之岐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爲二甲第二

名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勲司主事

尋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

復薦起歷遷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

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

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

傳九之六十五

仕五已在朝不數年退處恒數十年古稱難

進易退先生真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

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守經可

也友有稱其愛道重於愛官識者以爲確論安

南貢使至京謂鄧鄧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願

一見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

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若嘉嘆去高麗使又嘗

執奏狀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

仍乞頒賜所爲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馬理文

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而上書諫

止武皇巡遊廷杖幾死嘉靖初服率同官

伏闕諫大禮亦杖於廷上意諒其無它

竟不深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蕭鳴鳳唐龍

執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

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爲之倡聞瑾奸黨有誣釋

者曾首開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夤緣欲復其

官先生執不肯從復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

凡如此旨意限在五日內先生既不查行亦

傳九之六十六

不題覆東閣月餘鳳臺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

部日嘗許之試爲全其信如何會楊內閣亦言

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常

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點

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

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若以

善言導諭之遂感泣而罷凡解送物料率先開

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悉與釐革驗訖即收之

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祿時事

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蹟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內知治心之學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默助亦已多矣初居嵯峨精舍晚隱商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數每令久而有得者轉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預養受教之地云其為教既非信耳蓋目又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為本讀書作文為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務遇村叟田夫則與之談稼穡人以此益其素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兩目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其篆隸有漢意雖西涯左贊不是過也嘗大扁元善遠近學士家無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履如四五十者僉謂天將篤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十猶平章軍國重事虜使加額稱嘆乃乙卯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華之間為尤甚先生與其配同壓土窟中先是

傳九之六十七

暗謂憲副薛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為大地之上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耶商岩餘板築而渭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先生自成童以至耄老無一日不為學自筮仕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敬之先生事黃通泰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古綿脩之後有如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耳一時同舟同館猶自有情況同年有兄弟之誼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與荷荷崔後渠呂涇野力理其瀾可直繼瀛洛閩閩之緒自晚宋文體之腐先生與王漢陂李崆峒康對山皆振其弊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素又特好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舞蹈習其文而求其實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等恭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李生母之喪聞

傳九之六十八

先生初娶姜氏繼娶楊氏俱贈
張劉崔許四氏子一名希古希古以子
光尉署丞封如其官總之五孫男四曾
女六孫女三曾孫女所著有四書
易贊義尚書疏義詩刪義周禮註解春
秋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皆得諸
先生之餘先生學行重四海遊從半三秦
述作傳世聲名播四夷而慶澤可庇其十世
子孫生雖未遠大用既登復有遺恨哉

傳九之七十九

中川王公

中川王公子會試舉主也連日為相知作傳而
舉主顧可無之況其子書來此此久矣傳曰公
諱教字庸之祖由良鄉徙居祥符由祥符屬籍
儀封父煥質直好義娶孟氏生公器宇恢廓體
狀魁梧幼穎不凡與伯兄天叙自相師友
早著人望故歸錐云以治詩應試實則
經肆筆為文一時學者競相傳誦
之傳如京路出湯陰作賦吊

之祠壁崔文敏見而奇之名由此起既而患瘍
不與選職者以為天將留之以需大用也歲食
庫餼最久試首邑生亦多顧數因鄉試至正德
丙子中第六人年未四十衆已視為晚成嘉靖
癸未廷試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當
龍飛取士之首科列鴻漸于達之上選授翰林
院編脩為文學侍從之臣承命冊封藩王
却其餽儀及復命即在內書堂教書尋充
經筵展書會脩大明會典又充纂脩官應詔
獻郊祀議復條陳十二事指切時務可措之
行九載秩滿陞翰林侍讀兼攝司經局缺負未
幾為經筵講官援據經典曲盡悃誠每進講
上必為之注聽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翰院事
便道過家省墓焚黃以廷臣薦陞國子監祭酒
至則闡明經術以為教本撰述箴銘以示向方
上薛文清祀議以昌篤行多士匹蘇胡之盛斯
文仰山斗之尊而立皇太子命公以祭酒而
兼春坊祭酒兼春坊前此無聞乃今自公始陞

傳九之七十

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乃根本重地機司留鈞
設海維垣會戶部缺尚書兼署其事有軍餘辦
料價造運船事最困苦奏行集議持久不決乃
以鹽引餘銀代之貧軍得以息肩漕運因而濟
事辛丑表賀 聖壽觸暑感疾珍事急還鄉就
醫已無及矣十一月初五其親弟日也生在成
化己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河南守
臣以 聞蒙 諭祭一壇 勅工部遣官營兆
域至癸卯季冬三日其子邑東黃岡之原配危
氏封宜人子四女一孫男三孫女四長子名
莊乃以書索傳者歲貢生能文可繼書者者固
不止此子當先在此子矣公以嵩洛諸生一上
其策 天子改容擢第入木天遊藝苑擴其聞
學發為文章其應制和敬一亭有詩瑞雪有賦
靈鵠白鹿有頌雩壇有樂章 中宮有女訓
兩宮 皇太后有致語他如伊尹辯讀史問答
春王正月或問五經河圖洛書論擬古樂府漢
詩足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公著述多不存

蒙嘗語人曰性命之學經濟之畧不可不竭心
力乃若辭翰於治教不無補然非所急昔人謂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後諸子蒐輯遺製僅得三
之一耳乃釐為若干卷藏於家屢蒙 寵賜
祖德詩欽天記敬一箴無逸殿左右碑銘悼思
戚懷王歌明倫大典大學衍義酒饌寶鑑白金
文綺更有數次公在史局最久自丙戌後為同
考官者三連為同考從來惟公一人秉筆編摩
克擅三長之譽持衡考校兼收多士之良文通
乎政能弘久遠之規官重以人佇有延登之望
方貳省部柄用不遠乃一疾溘焉而逝此舉世
同惜不但中州人士而已不才如某久歸林下
無由上疏表胡震之烈墮淚拜鄭玄之門言在
耳而德在心拙文不足為報聊以塞其請而著
其樂云耳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十

章丘李開先著

崑崙張詩人傳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之曰子言長果以詩名天下師或有先見抑偶合歟不可知也山無踰於崑崙者以之為號亦志大言大之一端也初學舉業於呂涇野繼學詩文於何大復舉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負卓犖

傳十之一

以進子言獨後其家童代負不許遂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為清要職亦不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而為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子言過於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直欲吞曹劉掩顏謝駕班馬衙官屈宋所鍊褒雄與翰林江童爰馬西玄林樾易廖洞野諸豪俊交遊高訂文物倡和詩篇重其人於都下而馳其聲於四方持詞

於解州乃歷房山渡滹沱綠中條陟太行廣覽黃河素汾九穆却伊傳之跡唐虞夏商之壘莫不入之心胃而寄之吟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適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呂官南都則又由金焦吊采石泛石湖訪椒丘獨上雨花之臺遙覽西湖之勝而深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化百靈洪濤滉漾於目前丹霞縹緲於足下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傑出可與江山爭雄乃呈其稿於呂帥而廻其轅於大梁梁故漢孝之封疆而吹臺巍巍獨壯又有文人之宗李崆峒在焉九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其為燕山豪士夜宴瓶芝忽爾自墮以為梓行鷗鳥亦一奇怪事也與崆峒各作芝梓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拿舟洞庭至汝南視其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簫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笛笛生而相對欣然命酌醺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塵其

傳十之二

處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堂中雖
六星散新知門下爛其雲盈有英發之言談魚
水雅之風致富武庫之森列濫文筆之縱橫腰
懸白玉之環而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個倘
之節雖居閑市頗濃山水之情每興到獨騎一
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必改
悔抗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
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澆其尤長者
退然若愚未嘗聞其雌黃一人之闕失或壯其

傳十之三

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
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
山人若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念之音而
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子應
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
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於古會日魯行酒
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
首駁廻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
日下照芝草斑斑而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

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
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
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
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
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
僕妾之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而作秦
相竊成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竊五刑奪釜鬲
於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
六國之印者蘇李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埃

傳十之四

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
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
沒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
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
天下之道文章都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
上公求之無以振其曼衍瑰璋之胃次而肆為
森嚴父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石則
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觀絕目之語廣陸
心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

之奇異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衡州府同知號東瞻者也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之信也已而知其實然迨曾頌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卧荆榛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之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存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

傳十之五

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之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於是子言杖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放狂却有筆力博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其一幅揭之辟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樵門公子則以為神間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與人異也配郭氏生二女長適興濟中書伯堅之子監生孫典次適

張氏秀才朱雲鶴子一名繼留錦李芝山兄弟時買妾曲沃所生者也迄今養於李門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日必二十日不五十也子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旋慕其名而不得其寶乃撰此附諸其集之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崑崙詩人云

蒲汀李尚書傳

傳十之六

國初然今山東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閣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勅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惜者猶以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父璘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瀾得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

小尚書之前家人夢有報者戶部正堂爺做後
小相公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
趙氏以成化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生公穎異秀
拔其天性也該博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
府庠歲試屢魁多士高而且衆者京師也雖經
紳之久者問之猶不知其名公以少年書生而
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脩
簡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豎劉瑾盜弄威權
媚嫉名士在翰林者多調六曹公為兵部選
主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
踵至題覆章疏月無虛日公從容時應悉中機
宜瑾嘗先示風旨欲用一將官公以輿論弗協
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法畧不之顧偵其小
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
給由大冢宰楊遷養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敗
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
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公嘗言

又性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
近來喪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
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作文既多得
士亦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
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
侍郎戊子引疾辛卯詔起之壬辰復父母連
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朱幾陞本部左
以禮部亦左充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
書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公止知公以老
侍從長於文學而不知尤長於政理倉務百凡
有條而一無所失吏畏之官服之雖王漁蒲梁
俊菴亦不能過之也奏舉漕運倉場利弊八事
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
士經營國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
貴請託拒不得行已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
疾乞休臺諫交薦奉旨起用將處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補南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
不待矣訃聞上俯念頤功旁采群議特贈太

子然保謚文敏恩禮荐加可謂有始有卒生榮死哀者矣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武宗乃退而遊於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衆以其久候心畏而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而允之甚難不得已而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

傳十之九

始得俞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峯程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閒居五年雖云淡世味而薄宦情然如厚人倫而濃野興所處固在市城之中所志則出樊籠之外誦讀不離碧山樓飲燕常臨巖廡與松風洞積書最富且多古刻百行克備尤

其在汲引後生著述半是館閣應製及犖較交遊之作不久即有鏤本以廣其傳生年六十四配倡氏尚書鍾之女繼夏氏劉氏長男重恩次孝元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乃其葬期崇文門東二十餘里樓子村則其葬地也予之未生也公已舉進士予之始仕也公已為亞卿初則以同姓同鄉繼則以同朝同志不數年長官尊自處惟以功崇業廣是期所以推愛延譽者不能彈述予官能將歸贈以貴重器物作思念後

傳十之十

寄新刻書冊博見聞自公歿京中士夫無一相通問者矣傳之作雖若出私尊而實合公論也

雪簑道人傳

雪簑者乃一狂妄簡傲人謂之道人則非也心實無他而惡之者則以為有意見人長揖不拜即據上坐雖生公長老亦不之讓士人以其喜施舍疑為貴驕公子善染翰疑為中書舍人知音律能蹴踘疑為飄風子弟問其家世則秘不以告而疑者轉深譏者益衆予與之交厚獨

其實為之傳其大略于以釋疑鮮嘲云
蘇名洲無字號雪簑道人每大書及詩詞
冒雪披簑手押奇古駭觀原河南杞縣人徙
唐縣伯父名百當以賣酒為業雪簑年方十一
二隨之度日肆中偶有一人醉卧而斃告於所
司下使用遂因窮迹散雪簑亦落落無所依
倚其韻性學一事則精一事而字書彈琴蹴鞠
飲酒皆可居海內第一流作半筆片紙小畫亦
足可人意後極口談內外高濂津津焉出自言
傳十之三
負有獨得處是亦狂妄之一端但兄人或病或
貧者即施藥出財以救濟之嘗被人連累監禁
七八月得釋則拱手別去不出一怨言人有侮
慢之者亦不校也所作多生硬奇怪或雜里中
常談或出方外異語以其入小學讀書止數月
即棄而雲遊足跡且半天下高潔不染塵埃疎
放難拘禮法善搭配古董和製藥材戲謔調笑
有足動人者人多觀之其衣服及錢物旋即散
之朝不復為暮計况暖預為寒憂耶醉後高歌

起舞更有風韻只是玩世不恭人
增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謗謂有一長則
有病雪簑有四長宜其病多往往得罪
也予嘗斷之曰雖涉狂妄簡傲終是異人止
之良心夾腦者則大有間矣年今七十又四
不復還志知無恙否傳之作意欲存其人不
釋疑解嘲而已
替者劉九傳
劉九乃濟寧都御史澤之遠族自謂是其第九
子其藝能足以名世不必假此可也名守號脩
亭歌彈乃替者常事劉九於二事有出乎替者
之外矣博雅記韻有目者或不能及市語方言
不惟騰之口說而且效其聲音卜算符咒醫藥
方術天文地理內養外丹悉通大略半非無目
者所能行也徒以起人敬聽而已擊鼓結壇
斷雙龍顛倒撒弄不失一版善以片著地堅立
歌長套詞兩手兩足代版亦不失一雖久替者
者過之歡笑速於解鬱之藥而遠過之

草也惟是未醉使氣既醉使酒初見人親之
則人畏之耳嘗在高唐禱雨有驗州守致禮酌
謝以口語得罪避之而東予素不延接替者而
一二友人尤甚焉以為與其聽善替歌詎不如
受醜婦怒罵而次相訪友人不一薦門者不一
通乃使一小童傳言願一相見有可采則少留
否則長往不苦求也因某士吳橋隱在座托之
試其何如吳謂拒之則失公遂館之城中開第
城外小園自恨得之晚也

傳之廿三

酒後口出大言吾世習先天之學腹羅列宿之
圖三教九流百工衆技無不通有目者懺讓
山東李中麓無目者惟讓在京徐惟霖耳予實
無他長霖乃淮之子而維楫之弟果是該博無
雙者也予嘗以劉九雪簑並論之劉九則戀
不舍油油與偕一言之合親如膠漆一事之差
勢如冰炭雪簑則麾之不去招之不去釜中注
水燎爨三朝不起魚浸冷灰中却欲爆豆然皆
不同於人且有益於人者也劉九忽一日思其

故鄉涕泣別去約以不數月復來既而

耗詢之濟寧人云以好飲致疾卒於周百
未別之前夜被鬼撲大呼求救無應之者同寮
二人一水瀉無休不離於廁一山行初至潛往
其家遂握手訣誦真言坐以待旦即相告曰自
丙戌吾生俱行好運近交運不如前而月令流
年俱不吉死期逼矣况夜復為鬼侮弄非陰盛
陽微之兆耶圖歸之急惟恐客死他鄉耳當時
猶以為命難盡信鬼不足憂或心生疑懼或酒

傳之十四

後沉迷若有物然者觀其不求真有命有鬼矣
死後傳聞隣有張三者與劉九同見閻君檢查
生死善惡簿應復他生人世且各問其所欲劉
九白願得二明目仍住河邊張三云只願無目
在深山中究其所以劉云痛恨有司貪財傲物
今添四季考察河邊淨洗吾目試觀終得無事
否張云世俗偷薄人情翻覆無目兼且深山以
不見為淨免受業障苦惱也世之人將為劉九
乎將為張三乎二者無一可者也

老黃渾張二惡傳

傳乃文中一體善惡皆備可也諸作者多潘人善而惡則未之及向見陳後岡以高第門者傳老黃傳今刻集不載亦不能記其全文且其事舊曾聞之田深甫及左舜齋因想像為傳以示戒并及渾張其制行不相上下人言天下事未嘗無對因此益信其然矣老黃者大梁人也名彬字寧質自幼術奇喜事善為記誦迂詭之術以鄉舉久不第進士選為工部司務國朝

傳之五

律令官吏挾妓者罷而不叙彬為司務日夜擁群妓絲竹酣歌吏部得其實而罷其官是時年已老矣峯肩隱脰鬢髮盡白郡人無大小競呼老黃彬亦自謂老黃之稱甚善落魄家居無所事事往往從書肆購得兵書數十冊晝從里中兒遊夜歸讀其書時時揣摩空齋燈下張而奉作搏格之狀以為盡得孫吳戰法矣值歲凶盜起開封太守檄屬邑能捕盜者老黃則至府請賞乃狗鼠易治檄下三日無應者可謂中

傳之六

無人也彬雖老矣尚堪一行太守下堂執其手而壯其志曰幸有先生足矣立被之甲士千人辭行十餘里則與諸甲士約曰吾老而太守固強之帥諸君捕盜君等皆願生而盜輕死倘卒遇之將如之何獨不聞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乎已而一卒傳盜至軍中潰亂老黃棄去盛甲望風先走匿鄆陵城下城中驚傳盜至急閉門設備間有人聲嗚嗚偵察之知是領兵老黃也相與乘坪投官懸兩肱急絕上之老黃股戰栗不能就兩守門者擲入之乃收泣呼城上人速救我我為若等辛苦以至於此城上人怒而侮之故絕之半城而止老黃自度業已脫兵戈而登城且半宮中餽然熟睡聞鉦鼙聲誤氣促將死矣亟引上呼老黃黃笑曰吾乃生人非畜死者也太守雖不之罪而追悔無及矣黃河水溢一晝夜流注汴城汴沒居民廬舍以萬數黃仍求見前太守陳說治水無難夫水出城內外平不可決獨可呬之而已世之呬酒者治

銀鑪如蛇形虛中曲身以其端入甕中一人從外呷之酒自流出城壑雖大一甕之推也百千萬人一人之積也誠使鍛銅鍊若剗木隆身虛腹曲中而所以其中貫槩而兩端垂城內百千萬人以口從外呷之城水可立盡矣引說百端太守時聽時聽淡其說罷太守謝曰幸且歸休吾終不能如先生言治水已而水落不為灾老黃大怨恨謂水勢幸自殺不用吾良策否則非吾策莫救也里中少年多戲弄之者圖其貌於壁上偃倭衰醜老黃過而問之此果為誰少年應曰乃昔日捕盜今又呷水者老黃拂然曰疑其為我果然是我矣拊掌里中兒有至仆者見者靡不大噱是時兩河之間士夫多有聘詩賦獵聲名如李崆峒何大復輩並年纔三四十老黃已七十餘矣列在父行顧乃始學為詩棄古而專力律及絕句期以為人所稱賞而輒以之者日有加焉乃出錢數買易綺縠錦箋以

正月祝之者則又甚悔恨遂行束脩業崆峒門下為弟子崆峒有時坐堂上老黃與諸後生遠立階下次第呈詩課崆峒首肯老黃喜不自勝或以為未善老黃手把白髯汗兩出退去夫詩乃通於事變發乎性情而本諸才學老黃非是三者只欲以之要譽顧又貶人與否為噴喜其可笑比培里兒有甚焉者矣前此每以微文彈刺鄉黨有持人短長鄉黨畏且惡之常使君之行縣也縣令逆境上使君甫出境而縣令死此其返也老黃求見甚力方入坐即厲聲云盛聞使君威嚴不可近夫物忌大甚昨某縣令奔趙死矣使君拂衣出坐廳事叱左右取老黃來老黃時尚不知起晚壁後兩隸亟掖出夾謁堂下使君怒且罵曰吾降禮延君只為士夫體面而何無狀如此當即受吾刑老黃叩頭流血哀鳴求免使君暫出廳登廁隸乃洩其機曰耆翁念係京官實不欲刑君特假此恐君耳及後出言先須加妙老黃急舒兩手將答之老黃旋

水露臂既又曰不如用夾扛老黃乃脫去
赤其脚使君曰恁般無耻遣隸捧出之出而大
喜曰常使君真父母幸赦我死也縉紳聞之
不各使君而輕老黃者矣然在也廉猶囑託公
事無厭一日詣固安王大夫大夫先勅門下母
內客老黃強門者通之大夫恚曰吾有子出痘
勢甚危急暫母內客而子執欲求見何也老黃向
前深揖曰彬固聞賢郎痘病來也大凡痘毒欲
發不發則黑陷不踰一二日大矣非若人痘不
可藥大夫作色曰是安所得若人痘乎老黃趨
出食頃封函一處使人跪進之大夫啓函見
其上曰謹奉先人痘一枚應用大夫憐其體大
冒曰嗟老畜何物乃爾非汝先人痘乃汝先人
如此縱是先人痘亦虧辱不孝甚矣吾寧受
不受此痘命徒卒撞而逐之公人察其大
見其門隙缺一此必自為之數年前人已
老黃真老人盡可濟急也夫令人
其口血淋漓憐而問之有何事見教

傳十之九

抵命吾亦允之聞者為之語曰獻盜遭撞差老
黃得通關節亦堪傷幸老死牖下如盜匪可也
濟陽人張曜諱名為渾張碌碌無幾者俗謂之
渾以其事跡跡愈形益且遠聞其名之其
事跡婦人女子無不能言之者今其德所見聞
大器而已贈以嘉靖辛卯徽倖中舉後即浪遊
四方終歲家居者不數十日書舍禪房歌樓酒
肆以及大小衙門無不遊歷需索者亦無不賤
惡迴避之者于邑人張即呂與之同事成均愛
其段靴精緻給言借赴一席即送還數日後往
取數次堅不肯與偶遇諸長安街索之應曰鄉
兄靴小似吾靴鄉兄足大似吾足因其不能容
吾兩人足鬻之矣領其妻小在真定大略遇會
試舉人過則跪伏地上垂涕為乞丐聲態吾乃
濟陽舉人張曜亦欲赴試不幸遇盜願以指銀
錢以濟窮途雖薄有所得旋即花費人頗訝之
以為舉行非求乞之人真定非赴試之路必是
市井無賴假托名目者其知者為之諠曰京師

真定尋錢隨得隨失堪笑堪憐袁亦軒
知河間府時自京還鄉過其治婚姻事止有
男家求女更無女家求男者乃百計誚媚以女
翻求為之親表施應之一住數月遣而後行
臨行時有其一乳兒衣有一與乃江南良工所造
輕便堅固但是風雨遠行喚之而不忍棄念壹
兩時不過一水之隔付之寄至其家將抵濟
城借一利斧與之細巧花紋極新斷三面以麻
繩揭之立柱上坐於其中氣喘二日始鈴招
拾市而過之以見其富貴得志云至處求為館
賓自誇其文學之高而取功名之易萊蕪縣有
劉志儒楊永翠兩老童生久試不能進學見其
雖在街市亦携書朗誦以為真能手不釋卷者
因立文約每年禮物若干是外更邀數人同拜
以為師在縣賃一居前授徒而後置妻妾未踰
年約外多索不副其意遂云豈能逃吾陷穽得
二妾與二門人同鑽一室告縣難為處斷久之
喧忽後有曰告縣得理吾先虧損多矣其刁詞

不遇欺騙師母稍勒學價而已既不得逞則又
校告上司竟無聞之者又在萊境設教門生舉家
不勝禁害思出一計為散場乃遣一僕馳一騎偽
為一書稱說顏神鎮地方名東山口一富族有
數子弟欲得名師長特地奉請其家假為留意
臨忻然欲往遂同僕馬早發山路崎嶇行至日
西始望見一大莊院尚有四五里僕去此間是
已待吾先乘騎報知來迎僕去立守至晚無音
耗乃入村遍問更無書上人姓名方悟為其所
賣乞食乃其常態即以其情告之居人得一餐
假一宿憤憤疾步復廻兩足盡踏破告之上司
前此不問今得若聞矣凡有公宴私會不論
主人生熟便撞入醉飽方歸將歸又攜帶可食
用物品人以此防閑潯張有如豺狼萊尹曹東
山忠將宴客先分付門吏勿放喧入喧着衣冠
徘徊門外曹不得已屈意延之入席吏及門皂
惡之酒食雜以穢物及散而相揖喧以低首惡
逆吐數口曹遂連揖不已直待吐盡方別西方

乃其熟路自吾章而東數縣苦其纏繞獨有一
縣尹智人也詭言於衆云豈有讀書人無行一至
於此必是心疾舉發有一秘方可立取奇効用
斷艾如胡桃大前後心總灸百壯疾自脫去
聞之懼而疾走不敢再入縣界矣有犯姦淫婦
妄認爲幼姑屢向商河潘尹德元處保領未遂
其私嘗一日三造予廬守門者不勝傳報見其
來不及開大門以手急掩二門未上開板乃自
其下聲折焉她進焉他方聞之疑信相半因憶

傳十之三

在京日子之親隨吏人曾云廖洞野求見張羅
峯不納積雨之後牆多不完廖乃自行入司墻
隙潛入時已黃昏家人聲言有盜其識之者曰
廖學士也急報羅峯出而驚問何以爲此舉廖
云不徑不實高崇所以爲愚蓋羅峯每次去位
即黨夏桂洲復入相則又趨之所以惡而絕之
爾觀彼則知此矣曾與一二友人誹謗有司并
私詰鄉人不法事後乃宣露於有司及鄉人云
此某主謀某助力喧何與焉道長吳亞夫見桂

張被放遂効其黨人彭芝曰澤有其奸如
行掃地之語無何桂振名還而彭官如故吳作
私書達情曰建白牌仁故道不得不言又唆使
者乃某人也執事其道大不容才高見忌耶有
善戲者畫一戴幘頭士夫像貼於其門題曰學
士彭公之贊其奸如神其行掃地通大不容才
高見忌觀彼則又知此矣癸卯秋武定兵備以
事至省暇即投謁守卒弗許推批偶碎其衣履
突入稱寃止此一衣壞於守卒領討衣歸體兵

傳十之四

備遂以所着素衣授之因見其夫應廟絡未收
自嘆絕糧三日兵備即許米數升乃以衣幅包
裹將下堂階顧見其生驚又請鷄一隻餅一
備知其無耻戲之二鷄併與焉一手握米一
持鷄按一隻則走一隻大雨中如跌交然已
衣巾盡濕一隸從旁解腰間布束帶雙繫
負而出兵備嘆曰傳說有渾張舉人得
左右對曰然或有款之者曰與其說
不選得一官有俸祿柴薪足養家

蘇身暇曰名節久壞仕途上誰復容吾如所
恩鄉試中第二名會試名在第七非有舊與行
敗德者官猶不昌倘不能舉進士情願以舉人
終此生有饋送囚飯者掩其不見而懷其半一
日畿而求餽饒於食店坐案者其人應以若能
露膝跪於通衢惟其所欲遂如言洋洋食二枚
整衣而起曾無慚色市人更有牢竊四餅跪食
二包之謠馬憲長汝彰素有風力初亦被其攪
擾以後嚴戒不容見面乃蔽衣冠於懷袖中離
投文告狀人衆至堂下出其衣冠着之上見馬
公大怒將罪守門人守門人泣且訴曰以褻衣
小帽混入至此始知之彼名渾張不懲不止馬
遂釋守門而責賄賂自是絕跡臬司而他公門
則如獲平地不知戒畢竟奔走客死他鄉人
始除去一種汚臭物矣予掌總二人之行
之黃則多為名張則多為利辱志屈身得
失安在其為名利乎古謂三世冷氣始
不肖子孫釋家言前世有孽緣則其生

苦不自解脫彼二人者豈非有積冷夙孽乎不
然何其蒙識被挫終身不改也雖然貪暴有司
其惡有甚於此者自有府司廉察撫按繩彈無
庸作傳然亦不勝作傳其漏網者滔滔皆是民
之困死流離何有蘇息時耶聊因二傳寄茲一
慨云

對山康脩撰傳

詩靡於六朝而陳子昂變其習文散於八代而
韓退之振其衰 國初詩文猶質直渾厚至成
化弘治間而衰靡極矣自李西涯為相詩文取
繁爛者人材取軟滑者不惟詩文趨下而人材
亦隨之矣對山崛起而橫制之天下始知有秦
漢之古作而不屑於後世之恒言其於書也覽
而不誦若登春臺遊乎目而飲焉蓋悉其意而
遺其辭昔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
魂焉已矣譬諸善飲酒者澆其醇不善者吸其
醕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夏聚
黃冬映雪日佔僇焉不足而繼之以夜何為也

誠屋吾襟焉求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專在
彼矣故其為學十日而七在外訪友閉門讀書
者率不三日也每被試挾冊者多笑之已而笑
者方咨咨構思君已投卷不知所之矣大凡著
述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焉
滔滔乎來也然後操觚而揮之雖衆咻不聞未
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耳又嘗謂
古人言以見志其性情狀貌求而可得此孔子
所以於師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
人籬落拾人唾咬效顰學步性情狀貌洒然無
矣無乃類諸譯人矣乎君子不作鳳鳴而學言
如鸚鵡何其陋也一時興起斯文者同鄉則有
王溪陂李崆峒馬谿田呂涇野張伎陵異省更
有徐昌穀何大復王浚川邊華泉雖九子者皆
讓其雄也君姓康名海字德涵自號對山而游
西山人游東漁父則其別號也然人之稱之者
惟對山故對山之名溢海內以其行高見遠不
但詩古文情也先籍河南固始人今籍則陝西

武功縣高祖汝楫永樂初任工部侍郎歿贈尚
書曾祖爵太常寺少卿祖健通政司知事皆以
尚書蔭叙得官云父鏞博學擅文名仕止平陽
府知事九年以神童早卒世德之積大發於君
數歲與群兒嬉遊群兒推為師父見其開悟機
警也授之業退而嬉遊如故怒欲捶之謂其業
無可補乃已就傳於牛生初教以小學繼以大
學日有進益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泫然流涕
也年十八為縣庠生受毛詩惟求大義不尋章
摘句若板刻時文之為者而文未嘗不逼人遠
巷揚提學得其卷大奇之許以必中狀元他人
雖不盡信而君實以之自負弘治戊午舉鄉試
第七壬戌舉進士第一 敬皇深喜得人而讀
卷官劉健等以為詞意高古關於政理不惟三
百人不及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天下驚傳
得真狀元矣其第二名孫清初猶不服至八月
願原卷登殿試錄一見嘆羨拜伏地下久而後
起釋褐授翰林院脩撰明年癸亥以母氏苦思

師給假送還故里正德丙寅 毅皇即位 其母入京師纂脩實錄會尊上 兩宮徽號 恩封贈其父母丁卯充經筵講官戊辰同考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時璽理擅權流毒縉紳怒韓忠定及李崆峒曾疏其過矯旨 崆峒批衣襟噬指血密書告急於君曰非吾友他弗能救君因與王漢陂計曰許友以死分也奈老母何王言罷官已矣諒不及母君慨然果如是吾何惜一官而棄二命遂入白 璽理初若不可解徐徐言及此來非為二人 其故答以雖不識事體久負正人之名 文章超絕可為鄉里之光倘若被戮則公之 矣璽意稍許可二人履虎尾而不 一時正人生氣直言敢諫者自是接踵不絕 養將西歸合葬平陽公墓舊時翰林之 者志狀碑傳必出館閣大臣手君乃自為之狀而以二三知友各為之文名其刻為康長公世行敘述或有勸止之者則應曰文在可傳不

官爵之高貴者呂九川見而深訝之以為此去官供狀也尚以其刻送人何也既而諸友多不免君竟以飛語罷黜為民意謂璽恨韓李切骨康非有親於璽何以能立脫其危一如漢陂之所送科者矣言者又以其過順德遇盜失財非璽理勢有司何以督捕過嚴追給翻溢其數當時附璽者不一年由邸署府守即至正卿君為脩撰八年不陞一階是果璽黨耶黜報至武功有來言者則解之曰玉石俱焚自古有之璽誅天下之幸吾一人何足惜幸已 今上入繼大統詔京職為民者予冠帶司有具冠帶送之者則謝以原冠帶乃 毅皇所賜被群小構害去更復何用其廢也不止為友與夫以文為累在官日論事無所迴護有不如意則怒罵不置又好面斥人過失後雖屢有薦章當道者明知其才素而不用也直木先伐直躬恒蹶古語不亦誠然乎楊少司馬過其里留飲而歡君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久欲起君何

不以書自通待吾到京首言之君乃盛怒擲其
琵琶撻楊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
人以琵琶討官做耶是雖太過自平論者觀之
實壤不侔矣又一提學訪君慰勞之曰太史以
筆莊之譏羅此虞羅久投閒散將同盤屋王給
舍具一疏保薦則如何君哂且止之曰是語有
顧問者有不顧問者薦於朝則可問於吾則不
可且子方掌一方文教發言不可太輕其人惶
汗而退會呂涇野談及用人事則言只進君子

傳十之三

其小人不須搏擊自然潛消呂乃驚嘆此某四
十年窮經之功今開口便與之暗合耶人問其
詳則云即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也馮谿田
舉上浚川與何栢齋書聖人通變不固執何答
以接浙而行亦聖人也王之意在箴何之過於
退而何之意則箴王之必於通也君獨判之曰
是皆今之畫紅摸秀才也古之志在蒼生者豈
若是踐跡乎呂又驚曰別後日力此學為可幾
及也聞言始知又尚遠矣使何王獲聞斯言當

不又長一格耶鄉人多取其小善而詳著其短
心服其才而口議其非猶夫在朝之人云或又
以其酒必妓妓必歌歌必自製病其大放霍渭
厓以為隱於此非泥於此也又以為若輩止解
呵訕康李二子不知自二子親之猶溝渠中蚊
蠅也嵯峒於詩文猶必見本相君則不惟不以
疏奏自直且於詩文絕無懟恨不平之氣孝其
母能順其心衣服飲食皆手自供奉事五叔不
啻其子從兄弟十餘人處之如同胞母姊妻三

傳十之三

族之不給者皆食於其家張太微父喪不能舉
適有以百金徵文者即推與之君既父居林下
乃於星曆卜筮書無不究覽用掌鈐天時決傷
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
悉不謬為所親喪葬點穴老陰陽家弗能駁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輒驗行書老健篆隸尤工小
廉曲誣之士惑於一吹衆聲或有謂之者及接
其神采聽其談吐無不茫然自失雖制行凌俗
然不免駭俗出語驚人然不免傷人要之不失

為天下士所著有武功志張氏族譜并東臺府
納涼餘興春遊餘錄王蘭卿傳奇即景餘錄有
史筆有元音而對山文集十九卷不雕刻有識
見不止還 國初之質直渾厚張太微所謂馳
驅屈宋陵轢班馬非虛譽也是其天性高朗鍾
氣通靈方得有此宋王梅溪以掄魁充館職擢
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君
若得遇將與之同仰或過之手終於嘯傲煙霞
平章風月真可惜也楊妓遊山三十餘年至嘉

傳十之三

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從其治命以
山人巾服殮藏檢其遺囊止百金并酒器首飾
更有二百之數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家人又
云金乃翟巡邊及楊御史所贈非此則百金亦
無矣距生年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壽六十有
六以辛丑十月十八日葬於城南紙坊祖塋塋
則前渭後岐左潯右滯文芒萬丈突兀觸天烏
乎君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閼秘之清輝其近也
一以遂太華終南之元氣用與不用何足計哉

君娶商繼張又繼李氏子二粟縣學生有才早
卒猶其伯父次譽年今三十餘始折節向學可
紹其業女三長適華州舉人張之傑次岐山縣
學生李世禎又次同邑監生馬襲吉子為進士
有名賴君延譽別後逢便即書表一長卷餘者
尚有二三十通久欲作傳報之索其志狀不可
得急了心願乃以平日所聞并其文集及閨中
士夫集有可採者強成篇章以瑛他日有得更
當增補之

傳十之三

漢陂王檢討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於才
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漢陂王翁不惟有
才難之嘆而且有才難用之嘆矣王氏原河南
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
邑人總稱王大使墓其履其名皆不可知冒聞
有名元亨者或即始來者耳其後子孫亦皆不
可知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
漢陂於南山中 明興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

泰里迄今為鄆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
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為常規繼祖生克
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
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儒由鄉舉
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
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漢
陂因以漢陂為號生有警敏之性穎悟之資而
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予于老年見
之猶自平采可挹其在少年可知已翁嘗自誇

傳十之三

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
書蜀中勳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日父乃雜
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為或
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巴父之科至是中
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廼宅更衣毋必
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滿
携歸時年十九鄆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父
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
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為之整巾服講

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鄆琚子弟
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
瀛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
不之許是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
雖有端緒而文未得旨蔡至丙辰則文學成矣
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
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膺首選
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時
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較靡腐爛之文

傳十之三十六

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
名得授翰林院檢討故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
自以為是矣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上京厭一
時詩文之弊相與講訂考正文非秦漢不以入
於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
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叙曰崆峒為子政
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
於子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
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為叙事似

司馬子長而不瑣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
興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書景
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開
元大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
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
其異已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
級由劉瑾攬權爭張用事凡在翰林者除狀元
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
輟經筵而造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

傳之三十

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
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剔
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之向為真翰
林今為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
以舊憾倡言既官臣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
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陟而三吏
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
壽州同知至州雖以內察而謫下察却不以吏
事而廢文事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議

傳之三十一

古文而吏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
若州守吳節州判于澍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
脩城脩正陽鎮河渠俱有贊畫之功而州治西
濱湖北濱淝水加以夏月淫雨決旬水勢薄城
城將壞而民將為魚遂製一文板一羊一豕投
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
有一園其北為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於
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
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於治自庚午冬
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
之也忽聞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
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聞將獲遣錢太監鎮守
前此有王恕再來天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
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
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
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
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雲南
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况天變又未嘗

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
曰萋菲之讒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
古今所共聞親也君子求無媿於身心斯已矣
而人何惑焉人固有以一時之絀而成百世之
名著其道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於
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
士耳踰歲壬申相並勢潛行連故鄉值第九峯
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而繼以
悲若自知其不久人世者不年餘而一疾長逝

傳十之九

矣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準今閨中喪家
莫不傳以為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
失竭蹶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
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母為徵仕郎太孺人鄉人已以為榮後以第為
知府考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
又以為難然所謂榮且難者不在初封與加封
而在迎養與色養也教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
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

無學績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家
火田而成事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
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
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
之而他非所及也識者以翁不止通書蓋又通
行云又嘗觀翁之儀度矣風流蘊藉雅致安閑
禮節不苟而笑談有音韻坐而沉靜如止水
之無波行則飄飄若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
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而且得元人

傳十之十

之心法矣膾炙人口洋溢人耳自罷壽後始然
而前此尚不為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
稍次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
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在庠序而能發身在
朝堂而能為臣在吏館而能絕倫在經筵而能
格君在吏部而能知人在場屋而能取文在州
郡而能得民在鄉黨而能睦隣在家庭而能孝
親在凶荒而能濟貧在祠廟而能事神在會
而能待賓所在皆宜用之輒效但不得久於其

位同嘗與觀燈應制之榮終未膺調弔持衡之任
後人遂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脩實錄而
同輩之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於常
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
齋賈婆婆得非賈南鳩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
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
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為臺閣忌嫉小
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母乃命運使然人才生與
用皆難哉自漢破翁觀之或者不以予言為妄

傳十之四十一

矣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遇康對山坐談即
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
及鄜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為自
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
以及鄜杜見漢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不見音
塵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為從天
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
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九五六夜而
廣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山

以西如崖我九嶷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晉緣諸
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
吾杖履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俗骨難換而病體不
勝也一日酒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東士夫盤桓二
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
視扶病抵家父而後愈愈即有報書寬二翁之心予
初碌碌頽二翁稱揚有名鄙作寒癩之得進雖為之
作傳如拙書工豈能彷彿天仙神人之形容哉翁後
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
不能給其為予作寶劍記後序年已八十二矣
而文思尚如湧泉料必壽過百歲乃於辛亥某
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親
其雄文宜不止此蓋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
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壽
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渭女一適
山子栗孫二良木山本所著有漢陂集漢陂
集王氏族譜鄜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
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傳十之四十二

李崆峒傳

嘉靖己亥予以隨駕與都道出均陽李崆峒墓下可泉胡繼宗題其碑曰明詩人崆峒李先生墓嗚呼崆峒豈徒工於詩者先是辛卯轉餉歷慶陽見筆池驛側亦有一碑埋沒蒿萊而教授李公墓數字尚可辨識詢之居人乃崆峒祖阡而教授則其父也餘塚悉為耕牧地嘗聞有詩寄崆峒者君若有心問丘壠行人新自慶陽來幸而有族譜可考而墓誌出後渠手者幸神絕不相似蓋崆峒豪宕而後渠簡古以生前有書稱其為國朝第一人云云病中即以身後文為托不意其文中竟未入此一節也予欲為之一傳衰病餘文思慳澁又少壯鋒芒裁翦久矣不自諒其綿力直歎不負初心強顏操筆述其生平大畧曰李氏三世上不可知其陣亡子幼無所與考傳說名思者生子忠忠生第三子正正則教授溫和王府者也正生次子孟陽今政孟為嘉原字天賜今收歿吉而取號崆峒爰自素

傳之四三

小

傳之四三

小

為皆由俗入雅可見文學隨時漸進非可一就能之者也崆峒生有殊才海內至今談者猶以為死有餘才年十九娶左氏左父夢麟母廣武郡君次年生子枝後舉進士授主事降止州同知崆峒自河南扶溝赴陝西鄉試即為丁紳太守所許薦之遼菴楊提學一清遼菴驚嘆以崆峒以文章名天下薦之者雖丁守而知之尤深者則遼菴也與鳳翔張鳳翔稱為二傑西泠曾貽書遼菴曰今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潛子還菴復曰若無李張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崆峒名居第一西涯服且稱曰遼菴果是知人連舉進士連遭父母喪事至弘治戊午為進士者六年始除戶部主事尋遷員外郎以豪雄不可下之氣而為閑肆不可遏之文簿書有暇即招集名流為詩會隣有同官素不能詩者會即堅請其來將分題賦詩即有家童走報曰主事將就館矣翌日群僚相賀夜來必是得佳男陸乃舉乃應曰不能隨衆成詩聊假此為述計

耳其特長不體悉人情以至於此雖為文不妨
政事然為政太拘文法以監三關招商過嚴革
絕勢人求索被搆詔獄已而應詔陳言二病三
害六漸之弊末及壽寧侯兄弟怙寵驕縱罔利
殃民白奪人土田強虜人子女開張皇店要截
行商橫行江河占種鹽課川潰則傷必衆萬一
法行歆保全之而不可得矣壽寧逐一辯訴摘
奏中張氏字為謗訕 母后 孝廟不得已收
繫錦衣獄金夫人日夜在御前泣訴不平 上

傳之四十五

以為張氏者舉舉之也豈一家皆母后耶且歆
借數官力解之朝廷召內閣三老問其事劉健
對以狂妄小人上默然似不稱旨謝遷直前對
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深然之會科道交章而
入止奪俸三月釋後 上嘗謂尚書劉大夏曰
朕初欲薄罰李夢陽而左右以為非杖之不足
以蔽其罪若得旨雖數少亦必死於渠憤快矣
如朕殺諫臣何左右不忠有如此張後典刑家
業破落奏辭可謂見遠而驗奇矣正德改元

郎中青宮舊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祥丘聚
等誘上以鷹兎狗馬及魚龍魚舐之戲日夜嬉
遊漸棄萬幾不為意且恐閣臣阻已也陰使王
岳范榮代其短王范乃閣之正直者也久之知
是非有在其家人姚景祥間亦說之曰內閣持
正而壞事者列位公公也何不敗邪歸正都院
長張敷華依違於其間心無他而力不逮也王
范遂與內閣合謀持密奏破其惑而發其奸已
得旨拿問矣西涯父恨膺菴碎其詩文簡遣心

傳之四十六

腹人漏言於閣輩時方蹴鞠附耳以密旨告閣
輩羅哭 上前 上初不認繼諭以法司一問
即便赦出閣輩復大痛出聲曰咫尺不可離離
則不得復見天日所以害衆枉 上者乃岳與
榮也且嬉遊何損朝政但以司禮監不得其人
得則惟上所欲前朝誰敢復譁即夜傳旨瑾等
各柄司禮而竄王范又密使人追殺於臨清州
數日前戶部尚書韓文威傷時事每對部屬垂
涕不已崆峒知其意密切告之曰大臣與國同

或可言則言徒痛何益即命崆峒具疏稿
閣上之內閣得此持之愈力而榮以腹疾
不能上御階岳因母壽日過私宅無與持辯者
關中李榮誑衆散而事勢變矣當時瑾輩求安
置南京不可得非西涯洩其機何以致十六年
之紛擾而劉謝閣臣從此去國及崆峒共四十
八人一時同被放逐且榜為黨人崆峒獨降作
外經歷致仕夫二張八黨勢焰燻天立能禍福
人朝士無不趨附奉承者崆峒獨能明擊之助
攻之可謂威武不屈卓立不群者矣昔人謂論
人先觀其立朝大節如蘇子瞻風采凝持非碌
碌苟同世俗若崆峒者亦豈出蘇公下哉嘗聞
之提牢刑曹郎閩人蔡克廉云大張在獄中言
弘治末年大市街夜遇崆峒罵其生事害人以
鐵鞭稍擊落二齒將欲奏聞以前奏未久恐
涉煩瀆乃惶愧中止詩有半醉嚼罵文成侯蓋
指此事也雖非中道近世寧復有若人哉官
瑾意猶不釋矯旨遣官挾械致至京復下錦衣

獄死在旦夕是時瑾獨禮敬康脩撰海但喚不
出其門內第左國玉遂上書求救於康而張潛
何景明共促之往乃夜刺上謁門關入報瑾喜
而出曰吏禮兩部正缺侍郎何不俯就我朝
狀元以子居首此同鄉之光也對山歌脫友難
假為說辭云鄉尊相業張太宰政事李夢陽表
章謂之關中三絕而區區不與焉瑾云此人安
在應以見在獄中瑾不之信取獄簿觀之笑云
乃原任戶部李中不記其名為夢陽在孝
廟經簿上言連人宦寺正德初又代爾本草從
吏韓尚書彈害吾輩方欲殺之以快吾心康又
云鄉尊能法太祖為治夢陽能法太祖為
文教之或失士林之望其家僕若姜亦從旁申
救嘗倉日曾聽其賣糧獲利瑾反德崆峒欲官
之吏部終賴康言力請得歸庚午瑾誅起陞江
西提學副使興復古學整頓頽風獎節義而正
文體觀其旌表九節婦及歲考文優錄可知已
上仕例有誦會因他事遇害者其後以道感下

寓意識之六經何嘗有厥公堂上縱其衆狎之
語而涕淫哇之聲不美觀聽甚矣二司長叱曰
吾戲謹令非詩語耶歌者自歌不聽者任其不
聽崆峒不辭而退由此成讎又任巡撫漢行縣
方試士不令出迎且出語不遜復生一敵又許諸
江巡按萬實勅書雖許舉聞重事往惟視爲故
事而已崆峒一一行之兩臺劾其侵官崆峒亦
劾兩臺不職事屬大理卿燕忠體勘又以鄭副
使陽段參議故爲同勳官竟文致閒住降其寃
者萬口一辭崆峒惟以脫獄爲幸不復計其他
矣宸濠久蓄異圖招集文學士要名譽收人心
凡吏於其土有才名者或暗以利或切以威悉
入網羅崆峒初亦不屈被其朔望困餓又欲借
其勢以挾軋已者實則不與其謀布政使鄭岳
有事意謂崆峒陷之也濠敗游辭連及之惡之
者將陷於法公文一下開封張太守鍾以責
一老人臂血淋漓守提罵於其門不得日出而
於空閒街中遂與左國璣等計議作何解矣

林和卿史俊北上曾以詩六首見貽崆峒乃如數
奉和至京改任刑部尚書正司其事左因別作
陽和樓詩并代致書與林及首相楊廷和得亡
窮治平江西榜文作見提未到名目張守命吏
掛於崆峒門壁乃笑謂所知曰吾惟旬餘不返
送客則是榜可收矣子枝外更有側室子三人
并一女十孫亦云有後而多矣所著詩文刻於
晉者名崆峒集二十一卷刻於趙者名弘德集
三十二卷全集一刻姑蘇一刻鳳陽俱六十三
卷是外仍有叙拘集結腸集嘉靖集睢陽子集
崆峒子八篇予爲諸生日慕其名已丑第進士
即托舉主王中川致書時崆峒已病枕上得書
嘆息以爲世亦有同心如此者疾病愈復書至
九月念又九日不起矣享年五十八作詩模擬
杜子美而壽算復與之同然杜遭亂離窘迫終
其身崆峒雖四次下吏而晚景富貴驕奢以其
據紛華之地而多賣文之錢耳傳據素聞或不
得其真而何呂崔王四公則交遊最厚者霍公

亦未面而慕之尤甚於予又有勢力可
入其薦章久為士林所傳誦黃衣兩生一則會於
京口一則會於大梁斯言皆自可信特各舉其要而其
自序自贊尤足以見其實矣夫御諸旅入雅而超百世
書符子雲賦追屈原逐野謂使然治之疏行則病害去
而下而民正德之疏行則棄御正而上可為德後渠則
云然天開之而人忘之卒能昌厥辭以求後世之恩浚
序其集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真哉
終始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固不
知其為祥亦罔不識其異謂厓薦後因誦嘗其
尚氣傲物者則解之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
是尚氣而已其起學士絕回古文五色錯以虎
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涯夫
波流此則五嶽省曾之言而陵轢四始扶搖九
霄負氣不同流俗高才洞視元古則又看疊奏
表之所稱也序則以騷義此辭出風入雅自不
而病泥有贊言大非誇生無敢欺死無敢欺
雄見惡君子是之即不見是天豈不知之見

東橋所撰國寶新編總論一時名流而以崑崙
居最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與數子大發厥機
一鳴驚人千古為友乃出諸知己之口而非意
料之語也責備者猶以為詩襲杜而過硬文工
句而太亢當軟靡之日未免矯枉之偏而迴積
衰脫俗套則其首功也同時如景明如徐禎卿
皆頌之成就鳳翔乃將成而逝者也後學得其
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勝計其會試途中題
驛壁末句不堪細思又觸鴈南翔初舉進士
出使雲中詩云黃河水遶漢邊牆河上秋風鴈
幾行客子過場追野馬將軍離箭射天狼黃塵
古渡迷飛艤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
畧只今誰是郭汾陽其寄林見素詩第四首第
一聯云潭起漢城留佩賦并傳王粲倚樓還及
末詩謝安實贊登山履司馬厓傳論蜀文結句
半生心事白頭知極為真切詩總一千八百
獨及二句一律并六首者前見出門合轍終
致遠後見詩可招尤亦可免耦云

何大復傳

關中王漢陂李崆峒康對山呂涇野馬谿田河南何大復同以文章命世為人作傳狀碑誌可因而耀今信後人之為之文若往往不及予竊為不平思有以報相知不自量其才力卑下勉強作傳惟大復早逝而予晚生雖無傾蓋遭逢及一字注復一時齊名者既各有之矣此不可獨遺也大復病危屬後事墓文必出崆峒手時孟有涯張崑崙并其姪士在側相與私議曰自

傳之至

論詩失權後絕交久矣狀去崆峒文必不來吾輩并樊少南戴仲鸞亦可攢轅一崆峒予嘗慨其事此又傳之所由作也傳曰大復何氏名景明字仲默四世祖避紅巾亂由羅田移家信陽父信母李氏以成化丙午生大復於里第六歲即能屬警對吐奇語八歲文思如泉出山下涓涓不竭貌癯而秀性敏而靈十二隨父宦會寧驛臨洮李太守聞其奇招置門下延師授春秋數月即善說春秋師或他出群兒嬉戲無度或

其坐榻或着其衣巾或弄其筆硯書冊有至壞

者大復獨危坐朗誦如臨其師李守窺見而嘆美之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何氏子異日貴不止此居三年父將棄官貧無以為道里費李乃資之車馬送諸郊亭上執大復手泣曰吾小友抵家幸自愛勤苦讀書不待杜常以功名顯天下歸從其兄汝治尚書不十月而沁水李巡按瀚在汝寧試士得其卷甚喜曰吾未歷信陽不知山川何如乃旋此異人遂即如信陽觀

傳之至

之已而同其兄中鄉試而名在第三時纔十三歲也報者至卧中從容應之人謂胡為不喜大復曰固知有此且少年登科古人方以為不幸何喜之有至處爭覩者如市呼為神童明年會試以卷多奇古字置之入太學大司成林公愛之有甚李守給假南旋贈之以詩師長詩贈以年弟子前此鮮聞及舉進士在弘治壬戌科去鄉試四五年而年猶未冠也輿論謂今選庶吉士必在首列而當國者方惡能詩之人以為雖

作到李杜亦不過一醉漢耳選授中書舍人是時崆峒方以詩文雄壓都會乃卒遇而響應之改白坡而號大復棄時尚而脩古辭猶夫唐荆川之值王遵嚴如江河將決一徹其防而沛然莫之能禦唐王詩祖初唐而文兼宋體一切豪蕩方後胃套撞搪悉薄視之不屑為而大復之作流為而後始刻長安父而在廩有之但識字者即心慕其人而口誦其辭或與邊華泉及崆峒稱爲海內三才或與安陽崔後渠稱爲中州二俊或與關中諸公并吳下徐璉功稱爲弘德七子聲愈振而禮愈謙求識面願卜隣者自舉貢以至公卿無不然奉使却黔國公之厚遺辭賄感熊太監之解職避劉瑾之橫恣甘求罷免而無悔後以大臣特薦復官入直制勅房并侍講崆峒之被逮錦衣獄也力求救於康對山再繫江西獄也乃上書於楊憲菴其激切之言有曰夢陽爲門下烏徒尚不能一引手况門牆之以萬里之遠者乎友有與人訟者素寡交援

傳十之五

乃爲之力白其事不避友之讎敵師御史客死京師錢寧黨與廖鵬贈之棺木款以結權士大夫大復獨奮然曰奈何污吾友於地下遂還其棺而鵬以賄之大復言似不出口體似不勝衣而義氣則不可當貴璫有款交之者先具禮持古畫造門求題乃避匿不與一見且傳言好畫正不宜加點墨於其上因天變上封事尤爲人所難能其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聞者皆爲大復危之幸而留中不出生平恥干謁輕仕進積九年始帶銜吏部員外郎尋陞陝西提學副使遠邇郡縣胡騎出沒無常往惟調考或即彼處兵備考送大復笑曰即如此是棄之矣一一按臨其地不以邊腹殊觀學政甚嚴務在敦本崇實初似不堪久而士心漸安士習亦變矣躬行年餘始布教條以爲空言無補耳優等拔入正學書院蓋因材而篤之也又爲之給其不足以勤勞得疾嘔血不已至家六日而歿年止三十九囊餘三十金而書有數千卷時則正

傳十之五十六

德十六年八月五日也。是年十月七日釣臺之北兩兄景韶景勝俱由鄉舉歷官府佐妻張氏繼王氏俱贈封孺人大復學精見遠志大行堅處家怡怡交友雍雍至於取予進退則斷斷不可回樂道安貧外更無餘事却有餘長知陰陽醫卜地理天文律呂曆數各臻其妙猶以詞章實用之物將畧去不復容心嘗欲書王浚川語言枝葉之學不足貴已著一書將成期在川陝接境共為一月之談既而不果書亦不存矣或年促病奪未及為之即使其壽不止此而所著亦豈止如今所刻行者哉詩文集外更有十二論定古樂府漢魏選詩雍大記并任司守蒐輯遺稿嗚呼大復詩宗李杜文倣班馬字兼顏柳而又有子中舉有孫發解是謂有文為不朽有後為不死者矣年雖不永而永於是二者所得不已多乎

後岡陳提學傳

青州馮少洲大參嘗有書來索中麓子新作乃

以王康呂馬李何六傳應之過承稱許以為雄文老筆凌軼子長前輩宗工鉅儒表章略盡但自今上啟元後如主唐陳呂數子與公以文章氣節彪炳當時其聲實可方駕弘德間矣今諸子稍稍有厭世者公不可不為一傳以備信史中麓子有感於其言先為陳後岡作傳曰後岡陳子者中麓子同年友也契厚以詞藻行檢不專同年故幼名束長字約之擢居高第始有號號後岡聖天子御批其制策稱為不易之說一日而名天下選授庶吉士無何除禮部祠祭司主事遷員外郎改翰林院編脩日與少洲所述數子并熊南沙屠漸山田豫陽遊衍競為奇古詩文士方守常懷陋見其作驚訝謂為捉鬼擎神之手矧且笑之者十人而八九矣後岡時或聞之佯若不聞有勸之者虛謝其勸而故態則略不省改權貴有慕名枉訪者輒閉門不輕出見又私語有所譏彈諱然傳於縉紳間顧未肅焉其為輕薄小黃毛意將刻一小黃毛

圖書用之以暴其失中麓子力止之勿生事端也羅峯張國老寵眷方隆朝士多出其門下而誠齋汪太宰驛國之大臣亦小心附麗之凡事承望風肯不敢違每歲時上壽後罔非虛授一刺不肯候見二老恨之刺骨然未始相詬也及考滿司功有與後罔善者風知汪意慮其不安故書中考汪乃改而為上張從左掖偶與汪值汪云貴鄉陳編脩以尊分書上考矣張遽怒色曰此鄉曲素無狀者何得庇覆如此汪乃惘然自失亟至部堂立召文選郎取缺帖來查一遠惡地出補陳翰林束初祇知其與內閣親昵不意其亦惡之也遂注湖廣食事分司辰沅乃五溪故區而苗蠻聚處也下則水國高則山林時有烏合之衆剽竊地方急不可捕緩不可待後罔乃宣布威信飭屬甲兵夷心畏服遠道其餘賦歛訟詞不勞自治撫臺顧東橋每對袞袞之曰陳舍雖少年其處事老吏或不能及已而有採木之任性來毒霧瘴煙中勤勞登頓且慮

傳十之五十九

絕彈僮僕服役身同賤工感嘆柳子之言謂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遂上書乞休其略有云臣昔在禮曹正逢改建郊壇鼎新宗廟曾效駘奔服事之勞旋調侍從清華之列勅脩列聖訓錄月給大官酒米叨冒七年外遷今職計又二年矣豈意任非其能卒與病會火熾血虛潮熱不退此積勞所致非謝事靜攝未可延活且臣非不厚幸富貴而甘嗜貧寒私情與事勢俱不獲已耳書上不報而陞福建參議過家省母卜日登途至潯陽偶逢篤友李中溪相與訪遠公遺社上香爐絕頂吸天池泉坐文殊昇天臺上捫層霄下臨萬仞振衣四顧飄飄焉有遺世羽化之思又將裹糧杖策遍遊吳越諸名山何其壯也及抵任氣鬱鬱不舒勉強坐公堂檢括案牘比廼衙則仰屋長嘯憤悶如窮人無所歸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列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以致嘔血多或數升蓋失近貴而處遠方宜其不平如此只憑以酒澆愁

傳十之六十

悉不能遣而病且日增中麓子時為文選乃從
作河南提學副使文事乃其餘事能變士習燕
得士心鄉試期近坐有興一晝夜疾馳二三百
里應試士數甫完而病不可支矣僚長為之迎
醫於濟郡至則無所施其功乃以書別中麓子
曰疎狂之性原與時違畸薄之緣更與天忤父
患脾濕氣體大不佳勝不即引去乃局促從事
以致肌骨內銷形神外變不久為閭羅君座上
客耳字跡不減往時發書數日竟死洪上年甫

傳十之六

三十三生平善書而楷尤善多才而詩更精文
宗六朝亦非今之學六朝者可比詩則有難言
者每情會景來思奇興發一篇成則一篇便可
名世孟渭泉稱其為國朝第一人皇甫百泉
則以為早鑄四傑晚鏤二張通軫於平原瑞駕
於康樂至於參錯章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蘆
居散騎之後而才出洛陽之前則又唐荆川之
所素許者也大抵李何振萎靡之弊而尊杜甫
後岡則又矯李何之偏而尚初唐兩浙以文壇

天下後岡乃兩浙之首出者也若據孟言抑又
不獨兩浙矣後岡鄧人父瀛卿以貢治生見其
子之穎異延高師教之不惜費師多講說時義
常套後岡率卧而弗聽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
童聞奇則思與一會且有女待年於家偏視里
中兒無當意者曾向甬川張公言及尚婚事甬
川曰富貴之家所不可知若不論門第寒微無
如陳生者遂呼而視之面如傅粉目如點漆語
難奇書其應如響試文援筆立成中峯即檢取

傳十之六

曆書及命書定期以女妻之挈至京邸親授以
舉業文非所好也惟別讀古書多所裨會其卒
也中峯以文祭之曰吾不遠隔縣以愛女字汝
將托之如韓昌黎之李漢乃今為昌黎之李賀
耶後岡才貌文行可躋高位而享遐齡然竟止
於斯無乃攻辭深刻作人孤峻造物者忌之而
致然乎

江峯呂提學傳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峯鎮江山在江上有峯

而高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為丹徒人也
自其父宗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
世侯子實而上為成公祖謙分處浙東西傳說
原太公望之裔由齊遷鄭而有譜牒可考者自
兵部尚書夢奇始夢奇生龜祥龜祥生蒙亨乃
宋相文穆公蒙正之從弟蒙亨生夷簡為名執
政封獻國公數傳而至尚書右丞好問又居婺
州此其世系大畧也母太宜人鄭氏以弘治乙
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亢從學於
舅氏憲副郎南涯再遷太常寺卿三冷年十七
補郡庠生時已理道明舉業成庚戌子年二十
四舉應天鄉試次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
事即為堂卿儉慈深公材所倚重劉官太倉有
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尚未就章事多齟
齬難行若則調停其間弊端剪而公法不廢外
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橫無不仰賴之者余
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和詩
論文日有長益而楊邦休仲瓊李漳野新芳左

傳十之六

石華思忠王南岷延黃梓谷華更相琢磨可
一時之盛也所作皇州等歌雖唐之名詩無以
加已而收差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為事閒可
得肆力讀書奈有望客延客之勞然亦事由此
日工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
大同戊卒再稱亂勅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
而資用陞任本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
陞車駕司郎中時則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
要求索難支君則榜其事於驛門有勸之者曰
君不念子見禮部父為同官猶之可也獨不畏
其岳夫當國正有權力耶謗言沸騰略不為動
久之謗亦自止矣是亦君子而過者也浚川王
公廷相以左都而兼尚書臺綱振肅尤留意人
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中有負盛名而可
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部名高者其人矣浚
川曰詩文吾所素好然須政事兼長方是金才
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聖駕南幸
張方山衍慶以部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

傳十之六

道刊布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
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
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若即時獲譴况往返
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
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羨余知人意將薦
君于 朝乞大用之以遷官疏不果上而稱不
絕口數蒙綵幣白金之賜雖扈蹕諸臣所同然
亦仕路上鮮進而難得者矣山東提學員缺余
初任文選即推君以副使往司其事僚友有止
之者素相交厚或當避嫌余曰祇知才堪首學
又何恤乎辱當避嫌耶至則行政有要務自易
於舉取士無失士咸服其精雖一時有不得意
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往往猶在
取中但不輕以法假借人雖云過刻然不失其
正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
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試者優等居多
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而重大事無
一不結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傳十之六十五

以辭之撫按顧乘時批審者錄文舊多出提學
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筆御史經乃置而不用
頗於二千里外求唐荆川順之之作而亦不過
一半篇錄成君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
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為
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一余光也余亦不知
何所見聞復書料其不但余光止提問此則
旗校早晚必有一行君與趙甬江文華書中亦
具此意不過簡札往來常事耳嚴介溪嵩深恨
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以涉譏訕
者以 聞 上因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
職事者繫之獄罪謫各有等差而御史竟死於
下臺中悞以為君從吏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
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皋讚如呂某者歷
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幸毋及之松皋應
曰然已而邸報有名虞坡向松皋扣其由松皋
言初擬無事而報御史必欲黜之惡其曾官道
中人而又前此倖免部如保全拾遺當首列其

傳十之六十六

召蓋已亥內考兵部三堂自吏部出則知所屬
罷請者為誰司務丘甫以耳蔽訛傳君亦在數
中致有日後多端豈非冤之又冤哉原以考滿
離任過家者母已而陞行太僕之命下罷官之
命繼又下矣行太僕之陞已是不美萌孽聞者
咸為之不平罷更驚駭人心徒付之浩嘆已耳
然得恃其親之疾面與永訣殯殮如禮是君之
不得乎人乃大得乎天也從吉後日與南郭錢
少參亮及眾士夫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

傳七十六

不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為官也十餘年極
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之更不快不數日
遽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壽止五十二以
庚申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城南萊山新阡君娶
錢氏封宜人子二長克念錢出太學生娶袁氏
太學生京女次克家側室許出聘茅氏參政公
鑒女女亦一一適太學生張術一通潘三沐所
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錄載定三城錄其
江峯漫稿余將序而刻傳於世君識見高邁

傳七十六

論英發已作款直追古人他人之作鮮有當其
意者一大士夫詩文方負時名君則以為然當
墮落俗套今果然矣然亦未有巨目識破者王
雅宜龍字學叔枝山允明君則由雅宜而蕪枝
山且得古法惜以尖筆而作禿書此其運筆不
同屢也其大書亦古拙可觀善別白古器物以
其世世好古耳嘗總而論之曰據君之行檢操
持相貌文學述作字書指不得多屈目不得多
見而耳亦不得多聞其官與壽竟止於是世之
無德而壽高無才而官尊者何限此理數之互
相勝負者存而勿論可也屈抑多不永其壽性
氣多不利於官君雖身歷通境視之坦然而性
氣微有之人言遇丑科則才盛如乙丑丁丑已
丑謂之三丑而已丑多性氣士所以傲視權臣
諫白大疏舉行難事因而摧折少有崇品高位
者以今三十餘年觀之不亦信然矣乎

遼巖王泰政傳

嗚呼子何忍傳予友王仲子哉又何可不傳王

仲子也仲子以文累其身上官有求文不遂者
因其第事誣及之雖未明坐而正人君子雖纖
毫點污亦自難堪加以豪右讐口市井訛言轉
相鼓煽交關突起有如天降地出莫測端倪天
下豈有殺人曾參而鳩人羊叔子哉仲子竟以
抑鬱致疾而終叙事至此情自不忍然相知如
親兄弟不爲之一傳異日難相見於地下况馮
少洲之言不可孤負不自亮其不文汗顏強爲
之傳曰王仲子諱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
蓮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無不知其爲王仲
子也高祖永堅曾祖瑞昌祖豪由固始徙居晉
江安平里父紀號方渠以仲子貴封吏部考功
司員外郎母李氏尚質竹坡公女封太宜人
生有五子蓮巖居其二衆因稱之曰王仲子云仲子
生有奇資靈性母教以詩句記誦不忘父教以
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不惟盡通舉子業而
且多讀古人書受學於魏厯易時中魏厯謂當
退避三舍父素有才名以其子之奇也遂絕意

功名之會立埃其子代爲之嘉靖乙酉舉於
連第進士年纔十八歸娶陳澹齋女赴選戶部
主事監兌通州往時監兌者惟庸心末務而國
家大計顧不之及仲子則以轉輸為重事侵漁
為積弊疏通禁革不遺餘力以其暇日讀五經
諸子百家言作為詩文俱秦漢魏唐風骨而晉
人字畫亦時時模擬之改官權曹更得一意文
事交遊如衆稱八才子外更有今大司馬李克
齋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
山相與切磋琢磨各成其學上方重祭典文
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仲子正是詞祭
之司而清華之選督工考典以副尚書之倚托而
極職事之規畫卒卯各省鄉試仍以京朝官為
主考仲子得廣東而錄文佳得士多迄今為人
所稱誦明年狀元及第者即鄉魁林大欽也朝
議改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仲
子者權貴人欲其一見即定之仲子固不肯往
曰吾寧失館職不敢輕易失身也已乃改吏部

以差衆望仲子在吏部不過一員外耳以其才
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獨舉其名稱於衆
中循資陞陞封郎中稱其職同列多有忌之者
短於羅峯張相固因獲方山張衍慶請封奏本
請判常州實則惡其阻撓不欲其為考功文選
耳聞者為之不平仲子處之怡然不以動意之
即事走辟而得民心時巡按郭宗皋夙知其
能而譽揚之巡撫侯位刻薄人也待遷客不少
留安署江陰縣縣多大族族多不法事初亦
苦其難寄書相知云署印今又一謫也至則延
訪廢事當舉積害當除者一一行之有怙勢不
悛者往惟縱其所為仲子則首抵其罪聞縣肅
然稱一治矣陞任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
在留都閒簡之區益得肆力問學與龍溪王畿
講解王陽明遺說泰以已見於聖賢與旨微言
多所契合最惟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
始發宋儒之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王歐氏文
尤可喜眉山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故以

此自信乃取舊所為文如漢人者悉焚之但有
應酬之作悉出入魯王之間唐荆川見之以為
頭巾氣仲子言此大難事也君試舉筆自知之
未久唐亦變而隨之矣嘗以書寄子新來獨得
為文之妙兄雖海內極相契而於此文有不能
共其味者矣然不知其正相同也丙申陞山東
提學僉事慨然以齊魯古風教為已任章程條
約有以教士習而近人情但見上官曲膠過恭
下同所隸師生皆然甚不美觀乃痛為禁革士
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有在他上官屢踵
舊習者訪出一黜懲戒試卷通篇批抹取人百
無一失曾寄高等文百餘篇日後無一人不發
身者東士至今談之猶有遺思以為能起發人
者前後鮮及之也年餘轉江西泰議乃陽明政
教所及之地故老猶能道其詳仲子則尋陳跡
講新知往來白鹿鷺湖間公事不廢而士子聞
所未聞矣更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
羅殿撰南野歐陽大宗伯交遊講學存齋徐少

師舊曾學於此梅望舉重難乎其繼莫不顧
推及仲子者乃遷河南泰政去衆為缺望歷任
年久吏事日精督責有司不許科擾撫安百姓
一以勤誠 章聖梓官之過也供億之繁勢難
卒辦寮友有畏難者下吏有欲進者仲子以身
任其役調度有方奉迎無失寮吏咸仰賴之矣
陳後岡之歿也收其遺文撫其遺孤厚其賻而
還其鄉歲饑戶部王侍郎奉 旨賑濟王乃檄
仲子將事為之親歷郡邑開倉發粟閱領有期

傳十七上

里胥不得冒報及債負侵奪民獲更生頌聲滿
路王具以狀上聞且薦當大用朝野咸望其出
為巡撫入為公卿以福天下乃辛丑考察忽從
中報罷連遭驚疑莫得其故詳扣所以乃夏相
怪其為屬官日不曲意奉承而其心腹劉墊切
恨張汝思兵備江西與之齟齬仲子乃用言庇
之遂并惡之而告之於夏吏部懼拂其意外憚
公論姑作不及名色夏乃稟擬不謹而黜之
此事有自作手書可証也書中又言予官不宜

休而休予情宜慍而不慍皆可怪也將約同愚
鴻江劉參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
相携而歸嗣後頗聞劉意不從但貽之書云君
罷而山內北執不加推貴人所為如吾誰當為
明昔行止歸矣不能遠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
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仲子時已至淇
上倘詳百泉蘇門之間徑趨安陽訪學士崔後
渠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時則三
十有三視古人始仕尚少七年子發早廢政蹟

傳十七下

止此已成章而可傳矣使究其用事業有難量
者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使人望之知其
難犯而就之媿其難及及遭逢挫折而涵養深
況如蕺鋒飲鐔矣乃遂棄置無用世之思若祇
以始時所見為疑而不知後來所造可觀也乃
第東臺惟巾亦謂近日家兄非後十年前之家
兄矣其為文也恒以意定為難每構一篇必先
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矣曾在趙中知縣之
鋪叙詳贖部伍整頓辦南古書吟深長經義

以爲終只是一格此豈善識者哉其片紙隻字行之者有如至寶至於慶賀贈酬不出其手者不以爲重而藏幽記遠非其作則尤以爲不得所托嘗言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中麓止知敬服唐荆川殊不知唐荆川特得吾之緒餘者也其大言有如此至於李崆峒何大復則下視之矣泉自厓齋蔡先生倡明理學及門之士守其師說以表見於世者固彬彬

傳十之五

焉盛矣日久其緒將絕而仲子復振之聞士日以所業請正而門牆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薦疏四上俱未題覆使其得位則文章爲功業所掩未必其造詣之醇制作之盛以至於此也居嘗念從仕之夙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莖其父以當大事養其母以終天年稍無遺憾焉靜中慨嘆以爲國家成平日久民不知兵淮俗嬉恬等咸無諱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

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少巖聞之乃卜居焉今倭寇如其所料矣意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僞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峭嶮諸峯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爲快因母卒遂負初心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仲子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清野云云乃北邊禦

傳十之七十六

虜之策急欲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遷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其超識奇畫人鮮有及之者由是觀之不究其用更可惜也形體如鶴骨健神清而壽止五十一也其理之不可曉者又善調攝嘗云欲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薄始還經年不御酒肉止有菜飯及飲水而已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疾不足憂

矣但覺不快耶謝客閱書日惟飲水塞兌却
以疎元氣自復山中與禪和相交談因果開慧
寂縉紳有尤之者應曰非以彼為可學其苦心
練性要自有入門實地但毫釐千里吾徒當自
辨之也是其識度宏遠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
矣親識厚薄處之各中其節族人才者教之貧
者周之不足則借貸於人有餘亦不却人之借
貸予同年馮汝強嘗道其於傳巡撫之卒廢之
過厚平日不其相得猶能如此厚則不知又當

傳十七上

何如矣言談能驚四座荆川嘗向人稱之彼講
事理之不順者吾輩雖理直每屈於其說建州
吳節推欲刻其全集已將江西無錫二刻及閩
刻詩文盡取而校之此不朽之盛事也可惜簡
札不完解經諸說即為門人持去不可復矣卒
在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生則正德己巳九月
二十七日薨則尚未有期配陳氏封恭人葬行
氏二男五女長男同康郡庠生娶都鄉史集齋
丘養浩女次男同衣邑庠生娶金事養齋張氏

女長女適進士莊國楨次適副使瑞山陳儲秀
子孚衷第三女許侍郎新山顧珀子應蘭四女
許侍郎黃養蒙子某五女許太僕少卿芳洲洪
朝選子某子文之進也以其教之也子官之轉
也以其薦之也厚德雅誼終身報之有不能盡
者蕪劣一傳何足為有無哉

荆川唐都御史傳

傳十七下

武進有唐氏遷徙自淮南據起始於伯誠
伯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
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
給事中衍子名貴號魯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
仕為戶科給事中以清謹長身歿而祀於鄉貴
子珩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既有懷以鄉舉授
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
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而父母教
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熟焉
字不端楷父即捷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為宕子乎唐子

由是勸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
師乃包菴葉林而窓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
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
學五六年猶未得為廩生戊子鄉試第六名已
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 御批其策
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為榮會試卷見者以為前
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理意深辭雅而意
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體如圓不能
加於規方不能加於矩矣選作庶吉士一二大

傳卷之十九

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
策曾經 御覽歎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
一事而有去留非體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
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廬襄難處因
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性信陽路出天津
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三
十年不及事其封敬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
病也方藥委諸盡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
欲辦諸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

涯呂涇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
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
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為優手後王
遵嚴序其集亦以此為說或踵習之耶抑偶合
之耶其語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綿泥途凍凜
自微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
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政補吏部考功司主
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管二考科
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為力而

傳卷之八十

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
士而途 聖上以為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
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
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
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素
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調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
遵嚴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
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

人皆謂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嚴之功也居
官尚節操而持已厲廉隅且議論英發人雖
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
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
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
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
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
出士夫駭之而唐子安之魯無愠也父在浙泛
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
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
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
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
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為相者寧復有此意
哉唐子既抵壚里鷄犬柴門依依桑梓謝却業
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詩從
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為村樵漁父歌詠太平
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顏荅
溪父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推大街為精校價

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驚驚譜耳郭守敬
有一法曰孤矢圖算孤矢有橫立赤黃白道度
轉最為活法三道之時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
定知曆理又如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
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孤矢論勾
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
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
同遊境內山川崇辭以有算種事相妨唐子乃
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槩只
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
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咸驚嘆
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
食紙筆惟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
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
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
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
究覽而三禮春秋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禮則
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宮員缺

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
唐殊不懼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
之得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
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
散世所惜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
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著禁止
予不出燕銀及稱子履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
俸薄而用不足官閒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
避一拜往還之如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

傳之八

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蒼趙浚
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上之怒以為
意在刺朕閹臣又有身背異處不足償責揭帖
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
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
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
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墮田百畝人窮返本
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
意者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

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掉引苦窮則靡
所不為粘帶之根固於中掉引之勢操於外廢
則躁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著矣嘗欲得一民一
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則每每以民隱省憂
其論均極不歡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
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輕百姓無不怨目
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市戶之
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
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為七牧民者之上矣

傳之八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
可減免於是輕賣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
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
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
之歉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
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價運五萬四千
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脚等七
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美

數清還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
平米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
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
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遊人
居宜與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
靜居也過品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
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
則為與遵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
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為兵部主事也

傳之八五

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
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
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
矣唐子得書不以為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
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媿護其云不久謝
政相尋訪於泰山之下遊遊乎蓬島之間亦是
泛泛套話其意必以為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
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
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勳

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
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又每遇
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
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
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
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
委遂頒 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

傳之六

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
嶺馬關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
止凡為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
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止凡為
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
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
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
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
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致弊之

端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
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
土兵誠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
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
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
今乃瑣瑣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頽惰而無朝
氣之精神就而問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
徒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
之殊不從講習久矣老歲未汰紀律又疎守猶
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各關塞夜
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
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約在畿服之內百
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年以後此虜諸
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為九事上之
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雖邊兵以同
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
通水運便傳漕亦因時官及之奏入多見施行

傳士之八

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履險盤據谷在
人玩兵疲不魯大振兵威協力督剿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驚於彼禍
本已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
武庶寮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
多人情滋玩無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
請宜特差部臣一員肅將 明命速去經略以
為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
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奉 旨查閱約州兵
馬兩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
給勅前往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
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充
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
共濟時艱者即行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
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詳策群力並
集兼收九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
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
又陞食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米歲春汛

傳士之八

之防預為維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
則深海洋而固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
而人單需復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廟議
則其益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
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兵
漸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
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閹然一逞則
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
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祖宗以來招

傳十之九

懷撫諭之由背叛殺賊之略如何可以永斷其
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為身
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
猶不勝也况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
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而行賞
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
劫財已滿其款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
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若雖

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
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與嚴介
父子壯烈十箇固多言及禦賊事刻在泰康
中見者多不誤讀之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
運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望夜得其起
五言書其風雲驗之人及予謂其李陽
冰氣書并元朝經世大典單將倭寇習心占驗
可閱武事者可也而指旁及文事何也計其書
乃三月念又八日付封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

傳十之九

以盛服舊疾卒於揚州舟中猶其母也生則正
德丁卯十月初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拒山田項
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
性則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
於此有問其為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
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浹經傳以博
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安曲詳
其雖從筆底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

而什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行
之也有問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纏
繞不使欲障起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
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得舊時佳
偶見解一切抹殺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
混成者以為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規不聞以為
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
性上磨煉故其未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
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
紛出矣唐子以此為文為學且乎有用於世而
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
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
之進世無間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
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
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
不能承是父唐氏世有其永昌矣子一稿藏庫
生能讀書自其父女一通白啓京所著荆川集
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

傳之九

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為大中丞稍得行其志
歿有論祭葬予自良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
唐子今為枉尺直尋矣鶴微以行狀求洪芳洲
以墓誌求趙大洲傳則羅念菴而表則子予以
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菴
墓誌亦未見人矣予當又為之一傳也

雲廣洪都御史傳

先大夫綠原府君在學日有忠厚名善說書兼
善時文雲廣洪公得於熟視之餘以為諸士中
有文行如此者謂非吾家子孫輩之師友耶故
其子之年相若者則納交幼子及孫則受業於
門李族或有差役不平遇便即與縣主及佐貳
轉講得其力為多及先大夫舉於鄉而公已先
逝感其知愛將會試致一祭而後行家庭堂言
其居官事予時尚幼不能悉記其奏稿為內鄉
渠尚書借觀未還嘗托其親友索之不可得至
日值流賊擾亂倉卒弗克作墓誌銘三十三年
邑人秦峯陳尹始撰次行狀又二十年後予乃

傳之九

追念舊誼為之傳曰洪公諱漢字天章別號雲
廣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
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
召至後廳講近午方出給之紙數甚多父以貧
學官家居即鬻紙買酒肉招呼喬朱二致政同
饗歲不止十餘次巡按於鄉試後即出巡至章
意將為其鄉人報復蓋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
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
學撤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於二門外如是
者凡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密告長教若舉善講
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稟
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即怒曰
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
少動巡按乃命講八引詩此中庸卒章最難者
公先朗誦大經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湊有
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人在堂中聲徹學
外簷彼善歌者初慢而悠中急而高末收聲和

終有歸宿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不應以
入而闕學偶乏科巡按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
解者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
試亦將携書耶讀書埃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
有司之不遂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
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問有司曾備
紙筆無有司對以花紅亦有之俱取來賞此注
父得藉此宴客喜不自勝成化戊戌子鄉試畢
歸待揭曉先一日往公展轉不安寢者終夜父
云吾命合困窮也揣擬今秋中選今不安如此
必是文有差池耳公言初終兩場俱如意止是
一論不稱公命一一誦之側半聽左耳聽之聽
畢顧謂內人作速造酒論雖稍不及平日場中
安有七十四篇如此者取據四書經義及五策
可中二十五名後三十名以前榜出名在二十
七亦奇中也壬辰第進士丁外艱服闋歲丙申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聞河值天旱水
涸豪傑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

同者三年考滿階承德郎父母及妻皆得

勅命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荊州竹木徵取平恕

商民德之甚深辛丑陞本司署員外郎巡清五

城街道點視九門城垣軍器小心職業朝暮無

違人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街一灘廣數

十丈深三丈餘中官有惡之者將以此中之次

日午後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為謀公即速集

松經匠用杉木為棚鋪以板而覆以土庵從中

官乘其蒙而不得聞之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

而認其母為母將行禮日公托以有急務他往

教其母勿荅拜中官曰豈真生母耶直受吾拜

不一舉手是必有使之者追悔無及公以是得

高名後又監修大慈恩寺工完陞賞乃其故事

同事者歌援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

止復因之得官豈不貽笑後世衆乃止壬寅六

年考滿階奉直大夫父母及妻皆得誥命陞

陞都水司郎中朝議以漕政廢弛命公以萬

人負清直公同御史謝文往焉遂條陳十事上

傳十九

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老幼運軍及庫置

勅諭漕事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用

漕政為之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

才望超補之抵任即為兩廣總督軍務秦都御

史委同陶廉使歐參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

事情并會征古田等處糧種兼督軍餉所至俱

有成效而公謙居先壬子閩都御史仍委公與

陶歐華再經古田糧種各領兵馬分為四有約

同一日發兵陶欲先期公聞之謂同哨歐參將

曰即當整頓與俱歐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

吾言若陶兵不大事機吾將劫汝矣遂併力進

攻果獲首級最衆惟馬總兵馬參議一哨失利

被害麾下土兵盡數奔逃公急遣人追回

之衆又告稱絕糧公曰我既在此糧何足慮

法水陸並運軍兵為餘無苦饑者荆竹

下除掠斷之行公與劉參事道

參將謂曰當由永縣緝捕陸

非輕公曰 朝廷設官專為地方

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
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遣曉勇數百騎為前
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
以督其後賊眾登山望見公其壯盛遁去路不
復通矣福地方有獠屬八百餘人皆獠民田
鎮守將已發兵二千住劄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撥算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賁文推
誠撫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

傳之九

總督衙門以其績奏 聞蒙 上給賞綵段銀

牌仍令捕賊總兵參議賊首解京公請其
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
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逃去不知所之司
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母憂迴籍裏事如故
喪盡哀先是葬父亦如此始終一孝內外
之丙辰補江西參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
川善政宜人芳名出衆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
連上大用不遠而人望攸歸古田提夷復叛都

臺因奏公向在廣西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

即特加褒獎以勸勵後人 欽賜大紅織金雲
鶴綵服一襲差後軍都督府經歷賁賞戊午
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大同參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條
集邊臺措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擯剔蠹
弊風紀振而邊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
便益地方八事而增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
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寬住俸以惜吏官尤

傳之九

為八事中之切要者也荷蒙 恩典錫之三品
誥命前所謂通議淑人者乃因此得之耳年逢
荒旱人懷隱憂公遂親製檄文歷數已罪遍詣
應祀神廟竭誠懇祈不數日大雨沾足士民歌
頌以為真心感應如此白晝星隕朔方墮地有
聲援經據史占知外夷內侵又重陽祭旗焚紙
火墜總兵首衆軍士兢撲滅之是亦不吉之徵
乃痛加修省嚴整武備復具疏以 聞未幾廣
果大舉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中遊擊居左

參將居右攻中極力抵却不記是左是右三千人無留者其一以三大砲擊之虜不敢前鎮守大監及總兵等倚恃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略以致失律喪師公遂引咎自歸連劾失事人等奉 朝命取公廼京聽用所奏下法司勘問

傳之九元

內外共勾連閣老何如太監權三處失機三等罪一分本事一分錢陳亮重賄留職洪漢無錢却去官善惡終未還有報好將消息問蒼天詩雖出韻不論也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張津等累騰薦劾稱公才猷素著宜同尚書周經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長忌者猶存竟不之報正德已已薦如前不報亦復如前其在位也世方冀其大有所為以福天下尹遂襄每遇事人即問洪天章安在在以見任大同

原闕姓名錄疑其或不盡然由是觀之乃始曉之矣

康王王唐四子補傳

初子款為康王王唐四子作傳屢次致書冀家索其誌狀不可得恐終不可得也遂據平素所見并刻行文集漫然為之乃後各家陸續寄至對山誌則馬谿田狀則張太微漢陂誌則其所自撰而狀唐荆川者乃洪芳洲狀王遵巖者乃其弟東臺也與予所作大同小異且有不及予

傳之七二

詳者獨荆川事多所未知以其歷官政蹟林下人無由與聞耳今四傳俱本誌狀直書皆前傳中所未備者而唐傳則用洪狀獨多雖云補傳自唐之外所補亦無幾云康對山既舉會試對眾嘆曰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若廷試讓一人則真棄物矣已而果然衆始服其言者假以國老文為其所作就正於對山對山不知從而批抹少存者忌者呈之國老諸老咸惡之矣一日璣令所親密者致意對山曰 主上致

史部侍郎對山答曰我服官纔五箇歲
矣自來翰林未有五歲而陞部堂者請為我辭
之事遂寢瑾因深嫌其不附已文選郎張綵之
未京也對山謂之曰我輩方求去而不可得君
又何來耶綵云我見械繫御史高胤先恐慘禍
相及不得已再出耳無何綵為史部侍郎對山
曰不來懼禍既來受官易若托病告歸耶吾畏
轍而懇辭君獨不畏而冒受之將來不知死所
矣及瑾坐反連綵下獄語同獄者曰悔不聽
康子之言先是綵與瑾情契氣合駁駁有進用
之勢偶與眾士大夫會飲盛稱靈寶許太宰之
才德對山亦在座中對眾再三祝曰只要常常
如此逆料綵將為尚書必有排擠之意未久果
其瑾同謀遂許矣謝永齋見知於 敬皇子不
為編脩有名焦芳同謀在內閣子黃中同丕居
翰林名出其下兩姓各樹黨相 標榜焦欲引
對山為助一日置酒厚請對山至則滿座皆郡
娼人也因大言曰此為排謝招我耶座客皆婉

服而忌之者由此益聚矣居嘗言為官化民為
民化俗散化民俗先自族黨始故于族黨之長
者教之幼者育之窮困者周給之數弟兩甥頭
達成名其教導之功每出奇論驚人道以無
定為真學以通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在三代
間有不同至宋則執一以為道訓解以為學凡
冗以為文論以為學則有過於用則無談一身之
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只觀乎此非
振古人豪耶數次援人於死地弗望報也而獲
生者反造謗焉因為差差辭及中山狼傳而後
咎有所歸矣嘗病武功貿易之寂寥也乃於城
東神廟報賽數日間樂工集者千人商賈集者
千餘人四方賓客男女長幼來觀者數千人對
山乃約里中壯士數百人戎裝臨之時有大盜
歌行劫而不敢發者無不既醉且飽其才略
施諸細事類如此使獲大授其勲業詎可量哉
異時商人集盤屋盜至眾莫能支遂大掠而去
觀此又足知其能矣王漢陂之為檢討也受知

於晦菴劉公弘治戊午值 仁智殿災獲奉

勅封母妻俱得霑恩父以見任故不及也壬戌

廷試進士充掌卷官乙丑為同考試官甲子請

告歸省父母 賜寶鑑千緡會 孝宗敬皇帝

龍馭上升纂脩實錄部檄催取入館 聖駕謁

孔廟充陪祀官丁卯六年考滿次年充經筵講

官慶成宴得坐中左門已已進呈實錄有白金

綵幣之賜兼宴於禮部進講經筵觸忤劉瑾意

前此衆翰林見瑾長揖不拜瑾方嚙之蘭州段

傳三十五

吳父歆橫飛直上恐群賢之先已也乘機投隙

與其素相構結者吏部侍郎張綵焦內閣子黃

中以群賢姓名達之瑾曰此皆王九思類也乃

以纂脩功調十二人於各部名為擴充政體綵

注漢陂文選將以凌之也未久三人交敗綵嘗

謂漢陂曰敬夫之轉部屬知之乎吳與黃中為

之也黃中亦謂漢陂曰綵與吳為之也吳獨無

一言其後考功缺員外郎文選郎中廖廷臣

于劉家宰曰王主政在翰林歷俸垂九年豈足

久在諸後進之下須陞實授員外乃稱庚午文

選郎中員缺四司員外實授者惟漢陂一人遂

轉文選郎中李西涯廢子監生北繁赴考科舉漢陂

以衆人遇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選西涯深恨之

及瑾諫謂其心腹給事中李貫曰瑾黨九思惡

得無劾遂誣以因鄉里而列要地降謫壽州同

知嘗攝州事理詞訟備流賊監收軍儲倉糧頗

為省費尋收武平衛兌軍糧前此官胥侵漁須

三千石方滿其數其實千餘石足矣因之減其

傳三十五

多半百姓賴以少甦諸生從之遊者皆壽性敏

而家寒為之納室兼有所濟盤屋主元凱新任

兵科給事中會天變糾彈庶僚無故謂同列曰

如九思復用則朝士空矣遂劾以假調官而污

選法時楊邃蒼為冢宰復本言其已經論列今

無留用以圖後效西涯不從下報曰着致仕去

嗚呼果有污選法事瑾欺時其誰能見容彼元

凱者何從而聞此言何故而為此事也幸已

今上皇帝即位詔京官降外任致仕者仍照舊

肅致仕戊子追崇禮成詔京官五品以上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一階壬寅同鄉人脩潞河石橋成生平雖負氣眇視權豪却不敢侮慢於宗族不忍欺凌於里黨遠適交遊克全終始大小有司不言短長自蔣少濟御史外有霍渭厓王晉溪劉松石三尚書論薦或請量加職銜以優耆老皆不報王遵巖之在吏部也時則渭厓霍公為少宰原以議禮舊臣甚為主上所眷注進退人才論議錯出屬員多不當其意獨倚重導

巖事事與之商確所謂權貴人者既於遵巖有宿憾九部議不合輒疑為所阻阻同列為霍公所不當者復忌其乳已悉力排之謫判常州江陰大姓以其署印繩之以法也造為飛語聞之上司上司諒其素行無可汗蟻第言其更張大驟而已及陞南部閒散乃發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於歐魯之文以為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尚班馬殊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陽脩善學班固莫如魯輩者是歐魯之文蓋原本經傳史漢

之豪一變而粹者也以此自信九有所作不出二子家法詩亦以盛唐為宗雜出於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字句而模寫變化遠矣其在江西罷官也不但有使之者有故方以權焰為縉紳輻輳九吏於其鄉者皆曲意取容遵巖獨漠然不顧遂至不免耳仕途既已早廢而官跡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其職故九所欲為皆未及究其用然以其迴翔中外日久故充養深沉有悟於性命之精微顧視其昔日所為皆查滓形迹今始厭釋剥奪以復完其本真雖聞免官之報無幾微悔沮不平意惟以士君子操行存身自有真貴不在區區塵榮以為涼艷也又自念進雖不見容於朝退將有明於野乃取六籍以來上下數千載九藝圃所列皆咀其英華詰其間奧故其所作渾含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閃爍變怪百出尤長於敘述表記之體使讀者欣躍忘倦而其入於事死在目前又操縱闢闢惟意所適視初尚

會時又不同矣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
人力可幾也吏部時以不附權貴而有毗陵之
謫江西時又以不奉權貴而有叅知之罷在仕
途大節始終皎如緇涅不可加薦者謂其文學
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
純有經濟之才而識尤遠談者皆以為知人而
主者忌之終於擯棄不復錄耳居鄉能篤孝友
之倫而倡詩書之教雖被群小構誣畢竟不失
為全人云荆川唐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

傳主見

而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
京者率有折怕禮曹吏受之不以為異唐子始
却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者也無力通關節
又曾觸忤鄉黨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
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奮然於衆中昌言其賢
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
當黜已而有他本至果熟唐子之所謂賢乃當
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秋厚於
是當道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選

得為編脩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校對訓錄將完
不欲受陞賞又族子有會試者迴避作考官因
上章告病是時羅峯張公當國常歎引而近之
而唐子以遠嫌求去愈切竟擬以原職致仕公
論咸為不平而唐子則以為固所當然今次抵
家及再罷官僚也或居宜興或居陳渡庄僻遠
市城一意沉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 國朝
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
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

傳主言

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
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
藝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自經術正學詩文雜
學之外尤長於算曆兩家自謂得之神悟已有
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唐一行郭守敬之說
而泰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惜
其未成書也會後夷入寇江南大駭侍郎趙甬
江以視師至得專薦士夙知唐子之才且同年
進士也乃同今吏部尚書胡相泉聞於 朝

唐子南南京兵部主事以其父有懷翁服未闋
不就尋改職方員外郎堅卧如初周尚而御史
以書勸駕上疏奉旨促行親知皆勉其勿
為已甚唐子亦自以罪謫之臣與山林處士進
退得自由者大不同乃至清梁謀之羅念菴
勸勉如衆于是強意就道抵京未幾即陞協司
郎中云國十八年至是始以武學復用差往薊
州查勘邊務比虜歲為邊患而古北口潮河川
去京師遠遼虜往往從之入以調邊兵

傳事

防禦訓練土兵其職也而乃訓邊兵糜
費糧餉非長策唐子遂發涉山川校閱軍馬得
其險易虛實歸上經略十餘書有北秦使集傳於
世舟山者定海一島也倭賊盤據已久地方總
兵等苟延歲月無有謀逐島外者特以重托唐
子方留浙與胡總督計議軍情而太僕少卿之
命下矣又以胡公薦陞通政司右通政首謂平
賊上計當遏之於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
而遏之也乃從江陰泛海至劉家河渡又自嘉

興下海泛大洋至鮫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
若驚吐成疾唐子獨坦然不覺勞苦海門乃要
害之處原設有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來
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
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
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泊
崇明沙因出篋中絨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
之曰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
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比率諸

傳事

將急擊之犁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
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是時江
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來援唐子乃留鏜往
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賊雖敗于姚家蕩而衆
有千餘團聚廟灣勢猶猖熾於是唐子發淮安
駐馬邏距賊巢七十里已又移營新溝距賊巢
十五里戰敗賊入巢中堅守不復出乃與都御
史李克齋議以南北交攻濟以火器厚懸賞
令淑浦守備高寔都指揮何本源中軍指揮倪

緣由西大路填溝入參將朱仁千總苗騰由南
路入以千總沈儒騎兵潛師渡河幫貼仁騰轉
戰又夜遣捷卒墨子母砲詣仁營使隔河擊其
船更密令檣樁下流淺狹處斷絕賊船入海之
路迤北通雲梯關以指揮刑鎮主之管火藥儒
士周需預將軍砲佛郎機等以俟之黎明諸軍
如約束逼賊巢西河火砲與萬銃齊發聲震原
野播毀船摧巢賊多中鉛彈死久之賊出衝陣
遇銳箭回回又復衝頃刻十餘令魄喪氣奪無

傳之三

復闢志將戰廟灣之日使人覘賊適自北路劫
掠歸伏於林莽中待戰合統出我兵後賊每恃
此得計預差銃手同青州民兵搜伏賊驚起奔
巢衆兵邀截斬首亦多日過午戰益酣巢賊盡
數突出青兵少却亂飛彈矢如雨唐子據鞍整
衆而歸賊懼不敢驍待首級及燒擊船隻雖多
但巢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
三沙賊勢來告軍門復以書請過江唐子以廟
賊將入囊中恐失機會念一身而兼南北之任

傳之四

不得已棄歸賊已雄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
上沙者唐子謂兵法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
定破之則我有萬全之利今已噬臍無及而諸
將退縮觀望猶如故時態是使柙中之虎復出
而噬人也於是嚴督總兵參將等及所統五軍
益以土官之兵魚貫上岸連營數里賊分精銳
參戰士馬物故相當復選鋒驅衆臨巢賊不敢
出會總督以遊擊領五十兵至又以都指揮所
募土官二千兵至會兵搦戰而遊擊兵先潰贅
盡兵繼潰遂發機銃援救賊衆方旋是役也非
藉火藥老營幾不能守前此臨陣皆唐子掇甲
當先暫因水泄調養與兵備居中運籌而諸將
殊不足恃仍復以身臨之分布陣勢或誘兵或
伏兵或正兵或左右翼兵以防衛突傳餐食士
以期必勝而賊不輕出兵竟掣廻唐子時方陞
通政以舊軍書權輕且還太倉以待新命行事
諸將官見其去即歆以船與賊送之出洋嫁禍
他方已得無事唐子聞之恚甚因冒風濤往

諸將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木造
成小舟將為逃避計唐子已測其情設伏幾擒
之而兵怯賊再還巢諸將竟迴內港賊乃乘風
雨夜遁去唐子自以三沙不守每用為愧然議
者以其冒盛暑與賊相持者兩閱月始賊船之
至崇明者二十餘隻非其殲截幾盡則大江南
北受禍慘矣兵部論其功居多屢受銀幣之賜
又條陳海防九事皆地方要務在奉使集
中亦同此集傳世矣其鼓舞軍氣尤其自得語

傳之百五

讀者莊之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故吐血不
已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為幸而淮陽
方大饑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
緩則民之餓死者衆萬一賊或深入其勢必震
驚陵寢即辭家抵任兵荒之久軍書文移旁
午窮甘整理不足每至夜分子弟交諫歎其少
節勤勞則斥之曰吾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疏請剽鹽請邊兵請留漕米請討餘鹽銀分委
資教官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貲助賑

乞不少休又以為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
也即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
知為唐子雖有司亦不及知者殊不之罪也
疾發急歸楊州先與諸將訣曰本欲同心建功
報上今不能矣願諸君勉之更無一語及家
事但謂其妹婿上舍左升甫姪孫解元唐仁甫
曰常念吾死有三或死陣前或死海中或死謫
所不意能全軀死於此無所恨矣惟恨作人與
學問俱未成章歎就山中了此功是今不可得

傳之百六

矣命取新席寘之地土整衣起坐而絕天氣方
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衆以為異胡公梅林劉
公白川以死事奏聞蒙給諭祭葬胡公復命
所司立祠祀之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
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
者素有不待學而能其於嫖娼牢籠匿情行
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勇於任道
者矣家居冬夏惟一青布衣巾履有數年不易
者往來村郭乘一小舟側足盤膝而坐見者不

知其為貴人或遭凌侮同舟之人不勝其忿唐
子慶之怡如也夜卧惟一板門冬則置草其上
以爲溫父兄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床與之終
身亦無厚稱病羸借軟褥於所親疾愈仍還之
有自作詩可徵也服闋北上登舟舉手祝天曰
吾平生所難處者獨葬母一事既未嘗有分毫
妄取自今以後必無若葬母之難者可保此生
不改節矣南畿撫按兩院每有創建及脩理牌
坊之餽一切拒而不納常州府庫積所却有三

傳主事

千金授徒數百人初尚受其束脩之半後亦不
受也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殉國之志見天下
無事士大夫雍容文墨賦詩奕棊宴飲高會輒
不喜故其自為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
險易兵馬弱強士奇禽乙孜孜不倦見者笑其
學雖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唐
子始以所長表見矣於歷代史書分門立類各
有指歸自云於六經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
獨行一長文則初學史漢後會王遵嚴於南

傳主事

其說意頗訝之王云此難以口舌爭也第
歸取七大家文讀之當自有得唐子猶不謂然
但素信其才識如其言而讀其書數月後盡得
其法方知向之所謂學史漢者特得其皮毛而
七大家文真得史漢之骨髓者也後復見遵嚴
意較語合遂皆以文章擅天下識者謂其文理
致精深有發其自得者有見其為人者有占其
經濟者有逞其文學者有見其載物而不為虛
飾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及之本心徒事
開行而不知得之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性
中自有玄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足乃聖賢傳心一脉喫
緊用功處不外乎此使其功業早畢壽年又永
是者然即其所造亦可謂千人之俊而萬人之
傑矣嘗總四子而論之對山之放達獨超衆見
溪坡之風致允合人情遵嚴之機警見重公卿
荆川之方嚴尤闕世務是皆時行而行時止而

止謀王而王謀霸而霸者也或為人之所排或為命之所使棄之而不果於用用之而不盡其才士夫徒慕其名而忽其德其澤可惜也雖然其文章山石也資之以淑身心以光家國以敷政治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推而行之存乎通也

亦中麓閒居集文之十一

雜文

章丘李開先著

鈍菴趙尹徵糧受獎帳文代佐貳作

伏以清良重而世道隆漢鼎可方乎夏祚黜陟公而中坊立周家克紹乎虞廷政治付臺司雖從上古安危責守令獨有 皇明恭惟鈍菴趙大人先生偉略雄文曰由學聚奇資異質本自天成發跡賢科倚馬之才空比英登名仕籍棲鸞之地在章城有社稷有民人各安其分無衆寡無大小咸盡其情儒須吏吏須儒刑成不妄猛濟寬寬濟猛政以時更密邑之公中牟之恕陽城之拙定國之平訟獄務活千人總為化雨郎官上應列宿真乃福星去歲清秋雙舄與鳧並至只今朱夏一琴伴鶴同鳴未三年報政之期盜無晝劫居百里可為之地犬不宵驚值雨暘風燠以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幸歲月日時無易百室盈而婦子寧徭役均平閭邑稱真父母科條

簡約臨封號曰神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足見
本澤而未茂民罔常懷懷於有德方知實大而
聲宏輒朴不施巨戶十百人聞風競勸輪蹄交
至歲儲數萬石指日咸盈都府重臣首行獎勵
戶曹使者相繼褒旌蓋道本無私見善惟憂弗
及而人生有欲牧民在遂其生食土之毛悉入
網維之內受農之業難逃粟米之征勤惰先分
朝無倖位輸將後至邦有常刑孰不為官賦稅
之司最重孰不為事催科所係非輕况在堂僚
久蒙異教生殊井邑相應同聲屢承曉諭之功
有賴判花之妙筆欲效伏鳴之義代為抱葉之
寒蟬伏願一札十行早下徵賢之詔安車駟馬
即為載道之迎或青瑣殊遷作漸遠之羽或烏
臺大拜為出谷之鸞短引前陳聊以備觀風之
采蕪詞後綴安敢希白雪之聲 六月大雪升
百里風清晝長琴罷只空庭會有旌書駢疊至
喜氣橫生 朝野誦賢聲別殿應明久聞名姓
已通屏早延魚席堦萬載麟閣圖形 右調浪

淘沙

潘渠私說

章城西北有湖一區名白雲湖東接清河諸山
七十二峪西灌鵝女溝七十二渠豁谷縷注衆
水潄而為湖白雲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重青
澱碧拖練縹藍春艷秋輝朝濃暮淡一日之間
雖云異態一歲之間俱是奇觀向嘗拉伴嬉遊
至於湖心舟中仰面入烟了不可見惟水與山
連山與天接山如錦屏天如華蓋俯仰天地表
裏湖山信為一方之浩壤而三齊之水府也自
水澤漸消舊去城近今則微遠周迴原四十里
今亦減削多矣退田可種大小二麥湖中有蒲
葦菱芡魚鱉之利古云天地之氣融而為川又
云形止氣蓄化生萬物此湖不惟可放酒盃助
吟筆而形勝利用亦侈於他所但逢夏秋之際
山水泛漲湖不能容北流里許至水寨鎮西徑
入小清河去矣河之北岸有古關一處借薄
口北通藍河古道轉而之東民資灌溉甚便自

古開損壞西衛一口其水盡入蔣溝灌溉失望
居民曾有上控撫臺批行屯田道轉行本縣帖
差委官督同夫役將古開之西開挑月渠以洩
湖水惡勢高下均得其利不意水復為災屢修
屢壞以致小清乾涸大衆憂虞此必置開下椿
破財殫力方為經久之計且免偷決之患然尤
有大可慮者若有如正德十三年大水雲雷掠
地風雨摧山蛟龍震怒牛馬不分萬姓將與魚
鱉同居僵尸順流而下此開雖可不傷而脩復
城南古堤堅築四壁城隍以殺水勢以保市廛
且未及詳陳惟濬渠乃一小小節目可刻日成
功然民不可與圖始官惟欲其省事所以置之
度外日惟了却目前而已因私說於此以俟有
公舉者特拉朽摧枯發蒙振落之易耳杜預開
六石樂天穿六井今豈多讓乎古之人哉

顏神事宜

顏神自百流稱雄鎮北距城三十里通見子
却葉女鐵保儒之處東至馬陵七十里傳說

腹在此擊殺龐消當時魏兵伐韓孫子伐魏以
救之即今大名府東南十里馬陵是已傳者雖
訛與之亦一戰場也西至八字寨二十里孟良
曾掛旗於此而至青石關十八里自來設立巡
檢司即春秋平川而杜少陵所謂齊魯青未了
者也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本鎮迄今目為營
欄封禁氏為順德夫人我朝勅封靈泉寺宋
藝祖龍經此地見其要害命楊宣慰常川戍守
元則與廟學立稅局設行潞州移置巡檢司

雜文五

大明混一之後洪武三十一年之間負固稱亂
者三不旋踵俱被籍沒宣德初唐賽兒偕號昭
陽洞從者數萬人天順則異景周衆亦萬餘皆
動官軍勦捕嗣是而後無歲無之姑舉其尤如
李棋王堂劉盤張泌朱祿趙志學王高李天序
勢有大小不同然皆殺傷官吏劫奪府庫破散
積聚抄掠鄉村震動京畿流毒河洛性非獨惡
盜何太多也直以地勢阻隘林谷深邃崇山疊
障菁薄密綿絕地造天牙錯距蹕蹕不遑之

巢惡少之虞淵也。况聯絡西河八陡阪諸處。出
產炭礬。鉛丹琉璃奇土。異壤埏埴百器。色
色頗精。大束小束皆所取給。其樹植則有桑栗
杞栗槐楮柞榆松檜之屬。其牧畜則寢訛成羣。
豐草潤里。其百穀則嘉禾如雲。露積如星。實歲
生於九畝。三農成於平地。工藝輻輳。貨物繁華。
水泉甘美。原隰明麗。遐邇二三百里之間。依巖
結屋。夾澗成村。鷄犬相聞。砧杵相和。雖不盡皆
沃壤。要亦無其瘠薄。富者累千金。貧者轉移
自給。且有礦洞大利。所在巨奸生焉。去縣治二
百里。司政教者。每以省觀為遠。非檢豁公差。歲
無再至者。越淄川臨淄縣界。屬之益都。隔府人民
相攬。各縣流移雜處。平時武斷於鄉曲。肆情於
博劇。出則糾衆攻打。逼之則爾聚成羣。弄兵探
丸鳴鏡。吹角訟詞。繁於閭邑。猖獗甲於東藩。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可長勢。極
當復姚世清之變數年前。已料其然矣。自扶王高
王景之後。養死士。結戈甲。滅棄禮法。擅取礦砂。

官其地者。始則養虎遺患。終則撩蜂遭螫。此事
只可作居民自相讎殺。官府偏聽因而致變。通
逃雖云縛官執吏。不曾置之死地。邊方多事之
時。恐京師聞之震動。遲遲其奏可也。奏則云
同事不知名幾人。今得高良才陳策數輩。即可
以完事。幸而頭領多獲。餘黨解散。止有首惡奉
旨緝捕。非遠即近。終亦難免。大勢歲定。非當事
者調度之善。何以有此。四月十一日。人多而聚
使其作事不止。一鎮生靈受禍。其後亦無他志。
只欲作一惡勢。使畏之為散場了。官司耳此亦
天與其敗。神奪其聰也。趙姓詐死。逼追有司處
事乖方。致其棄家上道。有以也。然猶為仁恕之
賊門皂等之死。惡人各報宿憾。非世清之意也。
彼先自稱山靖王。今敗露如此矣。而號渾天齊
天者。不知其人可乎。前後盜起。俱由激成。張讓
丁謙張世宦李巡檢等是也。世清亦曾激使王
景兩兄弟。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謂不有天道哉。
統而論之。自陷滔天之罪。難為縮地之歲。若世

清軍也以燕伐燕機深禍深者其人是也長亂
源奸損威傷重親臨其地者之責也釋此機會
若不加意擘畫越常區處幾何不化為山戎洞
獍也哉立一方未然之妨為百年無事之計屈
羣議而折衷之莫如創建縣治建縣之後仍須
嚴坑治之禁峻窩藏之誅前此欲建立者屢矣
弘治間曾增蓋行臺正德間撫按添設通判
嘉靖初建議立縣以塞溢源時則撫按陳李二
公下行益都徐知縣又會同王叅政黃兵備及
青州武通判具獲連年災傷以待豐稔之歲另
行奏請至後復有鄉民趙恕等赴訴於劉巡
撫題准會議熊巡按會同沈僉事坐委張同
知杜通判俱詣本鎮相看形勢將抄沒官地踏
量周圍四里羣峯環抱四水縈迴堪可立縣然
議定而終寢事務而不行以有司及鄉官不敏
割彼與此以分其勢耳殊不知計大事不惜小
費圖永寧不辭一勞通算平賊之費用雖二十
城不啻足矣豈但數里之崇墉哉以本鄉二十

一里或再添淄川數里併作二十里以下量為
裁減革去通判巡檢大使以知縣教諭典史代
之則官無冗食民不告困蓋通判巡檢兩官特
職捕盜知縣教諭則政教兩全况有典史以為
兵備提調而盡巡捕之職尚何用乎二官之捕
盜哉巡檢如不可革有青石關原係把隘處所
可以改遷本鎮稅局原收過稅於弘治年間已
經裁去歲止收門攤錢二十餘千不設本官所
費若以知縣帶管亦不煩為力也况府館可改
為縣治行臺可為察院巡檢司可為分司稅局
可為總鋪文廟則有殿廡櫺星戟門泮池儒學
則有書堂齋舍牲所退廳倉廩則有巡檢住宅
積穀操練則有教場亭院梵宇珠宮二所可為
僧道會司三官增福兩廟可為陰陽醫學更有
新寺一區可為城隍廟官地兩處可立壇壝其
養濟院鄉賢祠申明旌善射圃等亭俱有批沒
官地官房免占民居有順德廟所收香錢亦鎮
中所收課程可以支用省費民財雖用民力如

有善法亦不甚勞也蓋都富豪放債之家因利
本鎮賒遠凡糧差一出小民不能自往俱里老
取錢辦納一倍而邀數倍之利又有在官猾辣
之人欺害愚蒙百姓假以附郭負累之言浸潤
浮惑官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動念既
在縣中應役又於署捕盜處聽候僉派富戶并
鎗手市民陰陽醫生煤炭硯石等差俱不係均
徭揭僉一處而兩應苦役其何以堪若得改立
糧草差役俱隨地畝人丁過割並不撇下分毫

雜考十

如歷城縣係省下附郭止九十八里今雖除去
本鄉益都尚有一百五十六里又何負累之有
立縣之後而塞礦洞處窩家云云所不容緩或
以泥塗棘茨之上或以巨石加灰或是堅築土
壤惟先填巨石雜以小石補罅非一時所能開
掘洞既固閉地方以十家為保保有保長以十
保為總總有保正使其自相覺察自相團結雖
有規利之徒既無寄頓贓物之處又無縱容藏
身之家或有不測聚集民快整棚鄉民重立賞

禁嚴限追求山岩可為樂土悍夫化作良民此
為久安之首策而弭禍端之長算也約而言之
其利五焉省通判也戍一也差役近便二也有
學校育人材明禮義化風俗三也旁連淄川萊
蕪倚角救援四也滅池嚴壯攻守有備無勞客
兵五也聞變即為此事宜以備上官采取聞有
不真見或未定一時草草操筆立就以顏神與
章邑封土相連乃心腹之災而門庭之寇也雖
林下散人亦不得鼓腹閒嬉支願高卧矣往時
大同之變止以開端處置無法至今人心不定
劉六劉七流賊之禍亦因小警不戒釀成天盜
目今之事犯逆者雖云撥首轍尤者殊未寒心
臨胸萊蕪之礦徒強寇可憂也不止顏神而已
國法損於邊陲而黠虜時入重征及於豚犬而
窮民未蘇內夏外夷之積毒大憝可憂也抑又
不止臨胸萊蕪而已嚴天下之防堵一省之弊
而清四塞之塵各有其術而未及言也

足前未盡

秦氏之禍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今日之患
不在世清而在世清之初敵及平日之腹心若
不急處而預防之以後或有事變亦未可知設
立通判止可擾民而不能防盜若小盜只一巡
司足可辦之大盜則提挈緘藤而去今之和判
其明徵也創立縣治此顏神二十里者原係淄
川所分八十里之數故今官制猶載之倘更屬
青州是之謂背內而向外孝婦一鄉里止二十
山川占去七八存留糧餉支用不敷其勢必割
淄川仁壽鄉十里與之則形勝土物方成一縣
然其勢又不得不隸屬濟南且省府在西而
京師在北政令貢賦朝會參謁俱為便宜周公
之營洛邑非此意耶惟顏神愚氓恐因濟南養
馬惟奏內除此一縣馬政則人人樂從况仁壽
十里馬政不多只斷邊山四五里與之亦可以
全蠲馬匹矣有賢令撫慰鎮定之不必高城深
池亦可以不生患害蓋縣令親民又事得顯制
不逞之徒就充在官民快之數調停彈壓弘收

策集之勲坐享安平之福愈久則政通人和然
後築城濬隍未暮也否則當人心驚懼之時財
力困乏之後加以土木之役雖曰治之適以亂
之也地方隱憂巨蠹在縣之立不立不在城之
修不修也在於平日無禦防之術而不在於盜
兵殺守吏之日也脫使有城可以憑藉其能當
威戮燔燒之虐哉况乎倡亂之人居止正在縣
門之右更可於縣衙之中復立一子城耶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須作速圖惟之可也

事宜草具胡瓶山方伯見而取去以其職名呈
請於何沅溪大中丞撮其大要聞之於 朝
陳東渚為大司馬從旁阻之陳乃益都人所謂
鄉官不欲割彼與此者仍奉 旨如前以待豐
稔之歲顏神諸父老子弟以為既不得縣之矣
獨不可城之耶懇告王鳳洲兵憲城工遂成然
顏神密通鹽礦雖額設菜蕪等四縣兵快百名
操練守護奈趨利之心習為盜賊久爭之俗積
成犷悍方畧未備多出於因循事迹靡他當省

所補葺城亦不可全恃又有隨時事宜再具於後地方山多地狹所賴以養居民者一皆墾貨萬一歲荒盜起閉門自守道路不通粟食從何取之建倉廩似在所急先年倉基猶存今無即為修理設法積粟庶於無事之日得為有事之備也禁獄所以收犯妨奸今去城半里許主管之官既已隔絕而不親監守之人或致疎虞而可慮倘以輕生之素性而却必死之重囚事不預處罪有攸歸蓋舊無城而今有城無城則內外俱為散地而官須親其巡警有城則啓閉各有定期而勢不得以並兼且廳側重門尚有反獄者况疎漏若此哉若移置城中則官得親而人加謹兇民不生倖心矣風俗薄惡至有兄弟屠戮父子烝淫者若據律治之恐生徇日之厲階徇情寬之又非當官之正法雖屢有上司條禁視為紙上之陳言不能易其已成之故習嗣後於各村社選舉練達誠篤一人起義才將一所許令每月三六九日或朔望羣聚亭外將

條禁逐一講解播揚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今鎗刀弓箭之外無別器自四方多事來如鳥嘴銳佛郎機神面盔火箭邊箭紙砲渾甲暗弩鈎刀披鐵等備極精利此亦不可不乘閒製造者惡少有花心會每會必歛血誓天數十人為死生交各攜娼妓晝夜喧飲以致富者就貧貧者行劫必得嚴加懲戒以禁醜淫及民貧必刁有等刁徒以鑽門為養身之窟刁革為肥家之資當門陷弄平地風波推巧倭者鼓游舌如笙簧告詞而期官司之必准頑澁者甘重刑如飲食強詞而致良弱之難支因一事牽扯數十事告一人証佐數十人有累歲不結之獄千金立破之家倘早訪刁名隨時倍加罪責明白曉諭狀詞不得旁及遠引則刁風息而民生安矣因府縣道遠本鄉生儒就近肄業常有五十餘名可比下縣人物惟祭祀行香會集先師廟餘日散處各家為學固無常師成事必須居肆告構小小明倫堂以為諸生講教之地除府縣

勤外分教中擇遣一員以司其事庶術業專而
觀法久人才成而風俗美矣成人有德又必小
子有造蒙養之正聖功之本也白髮之叟不通
文墨以黃口之童只習武藝耳四城及村坊如
各立社學各置教讀則童而習之不見異物而
亦一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檢七事出於億
度及參酌周古村通府之說不知亦有一二可
行者否乎

蘇息民困或問

雜文六

或有問於余者章民貧者十居八九迹者十居
二三果何道可以救而存之余曰若問種竹養
花耘苗播種則既知之矣民隱官政素未嘗察
於心而談於口且僕聞之人身不司其事耳不
聞其詳而目不擊其弊門外即隔天涯何由知
而對客因而濟人對亦不過妄對耳或曰世皆
多君職時務君亦自謂素所講究惟經學國典
及當時可行實事今談之不知似非民胞物與
之念遠而他方不言可也一縣之事即一家一

身之事也請必勿辭余曰艱哉艱哉可嘆也故
哉不知者不能言言之未必有聽而行之者貧
孰與救孰與存試舉數端以副發問之意雖
非妄談實則空談而已章丘大差稅糧外有均
徭銀力二差率牧驛傳二馬頭支應里長收糧
大戶兩河夫役南北要路供費加以水旱蟲蝻
民貧而流盜起而侈所賴明決上司賢良有司
急為議處又必以人治人無事處事所謂生一
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受一分者也山東六
府一百四州縣原額里社六千三百有奇每里
社設立十排甲首等戶應當差役收納錢糧
然有地則有糧有丁則有役山東均徭力銀二
差銀共六十萬餘兩西三府州縣雖多里社止
有三千餘東三府州縣雖少里社亦有二千餘
西則韓納徭銀四十五萬兩東則一十五萬兩
里丁既同何差銀懸絕如此如前所云河夫供
應之外更有漕運糧一十萬餘石每十備銀百
萬餘兩東則一毫無所干預本縣嘉靖二十年

以前銀兩不過七千今加至一萬一千部司正加之外又代徵宛府柴銀柴夫料價銀泰安州柴夫木柴銀肥城縣皂隸銀總幾千兩改定均徭則例之時如上下詳議東西均派兼歸回代徵之數東方大幸本縣尤幸也原設銅城舊縣龍山驛地畝馬頭四十三名驢頭十名制惟置買馬匹鞍轡在驛走遞更無別項費用繁難其錄原等自有館庫承應嗣後各驛官吏適已自便勒令馬頭輪日支銷多被在驛刁徒使一價十

雜文

其累不在京師富戶及河下老人之下合無仍令館庫或官吏領銀代支縣治當東西孔道上司及使客往來絡繹不絕額編公用銀二百兩官吏折俸孤老冬衣布花新官到任器具舊官受獎禮儀儀馬部糧官盤費尚且不敷所有合用廩給心紅紙劄公私酒席冬夏鋪陳公館修理物料軍匠造冊工食考校生儒紙筆花紅操練壯勇賞勞雇賃馬匹鄉官處上司送禮縣送門神桃符俱係無名雜費銀數不下萬兩皆是

里甲出辦一歲之間有一里使銀二三百兩者如往年李良相等使銀七百兩坐此蕩產棄家急須有調停之良法審定之時宜里甲庶不缺數就中有一事可立效者在縣并各鎮店集場多是飲博無籍之徒管充斗秤戶多寡低昂任其愚弄大集得錢日不下三五千小亦有千百文若選令殷實老人眼同里甲一人在集督衆秤量所得用錢發送坐亭老人收掌置立印信文簿某日某集錢若干某項某人支若干逐一登記掌印官每月一次清算如有不足處量於里甲幫補夏稅一萬一千餘石舊有登州鈔五千石每石納銀一錢五分因其輕不來矣秋糧三萬九千石水次兌軍舊止六千石今折色至八千餘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數內雖有折色銀兩臨時或令上米臨德二倉收兌米舊三千石今增五千相離水次三四百里挽運往回每石較之別倉倍費一石藩司分派之日割中請縱不能全復舊數但得輕減亦萬幸也

里人戶一百一十定數也。節因逼累一里止，存十排兩三家四五家全逃者，亦有之以致糧草拖欠，地土荒蕪。如西錦七圖下三十四等圖，十排存只數家，里甲應該十年一輪者，俱數里。適年應役，若比照新泰濟陽諸城等縣事體，將里分歸併減去四五十之數，補足每里百十戶。譬諸舉重物，人衆則物輕易舉矣。况已有行特所司不奉行耳。梁里均地俱是當務，而梁里則尤急務也。梁里易而均地難，借口者必以地有

雜文十

平曠有險阻，丈量安所施其功，將畏難終不一。均耶治法存乎治人而已。萊蕪齊東鄒平等附近諸縣地已均而糧亦隨之均矣。以金銀銅錫鐵分作五等名色，其法亦可踵而行之。六府原均養孽牧種馬二萬餘匹，繼因東民之奸詭者，稱說山海之區，福處一隅，有狼虎之害，無芻牧之場。當事者失於詳審，因以遂其奸而馬俱養於西嘉靖初年，有具奏者矣。礪菴毛國老為之屬稿，府縣回覆事竟寢而馬不得東矣。三府之

雜文十

中濟南養馬獨多，一府之中章丘養馬獨多，驛馬七百四十四匹，每匹十官丁折養馬一百分。兒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五官丁折養馬五十分。共該八萬三千七百八十分。編造計算人丁尚少，三十分不足養馬之數。凡遇買備用，只得加添銀兩陸續入逃亡而馬倒死一馬，百分止存五六十分。俱令馬頭包陪通計一歲草料，每匹銀十餘兩，共費不下萬餘。解京備用歲餼一百九十三匹，每匹正銀三十兩，共銀六千兩。况當羣長羣頭印烙點視醫獸等費，抑又不下二萬餘。前此議者仍欲替沂費，刻滕四縣代養，殊不知民之畏馬如畏虎，加馬則加虎矣。乘時會議題請東西均攤，西中又不使獨累，則馬政平而民生遂。馬用足而國威壯矣。題請又有權宜如周文襄均糧未蒙俞旨，稍遲歲月，仍以其奏改換首尾，疏通左右，所謂金華銀餅者，遂成莫大之功。雖崔後渠輩譏之余，則以為安曲從權之通儒也。派糧舊法，惟照均徭九則分別

所以錢糧易辦俱在當年以裏報完嘉靖二十年以後分為上中下三等雖不如前民亦稱便今乃變為一條鞭如上戶銀一兩下下戶亦如之差分九等糧獨不可九等三等而乃一條鞭手雖一條鞭實則殺民一刀刀也典賣田產市鬻女男離棄鄉井若死牢禁不惟下戶雖中戶亦有之矣說者以鄉士夫田多固有此舉此之謂為一針關乃掛一巨羅縣地畝數摺計一萬九百頃有餘而已士夫田多徵納能有一幾何章丘省城士夫多而他方亦多乎士夫每畝納銀二兩亦可勉強而下戶可稍加乎宜乎拖欠積有三年主者猶不之悟何也中間又有扣除羨餘之類大戶緣此有加一加二文收銀雖一錢半錢一分二分俱只用銀花戶不便收戶得以侵漁收未及畢即取完狀侵漁幾多而賠償常數十兩後又不為之追給大戶之累亦如馬頭不知何時可得息有也嘗聞在昔大戶一名止收銀一百兩糧一百石漸至二三

實之上無之每糧大戶數又不全是後倘全其數異其等三錢以下惟收時行青銅錢首釐急取完及巧取餘之名目凋敝之餘還可望治特有上戶不悅然亦不必恤也此外更有一二末務識者亦以為如前當務急務也上宿穴夫不數日一次以大小前程影免者衆貧民怨言一名火夫一丁軍而小甲撥甲怨亦不細自趙左山用雷掄甲當時亦非不善繼此不復以別目待之每三月一易新者必用倖求免蓋八地方四閑廂可報人數無幾一遞認狀即有旁門多門使用不比貧而強幹者可白手支持自不會見冷舖獲盜火甲防奸者邑人王冶山知唐縣履任首罷之唐民同聲其善掄甲不必富家火夫不苦窮家量撥市民民快手代巡乃安民弭盜良策也市民是亦一苦民不領公銀不免私差一報在官自備什伍鞍馬武令之出牌拘攝或令之戎裝接送驅民就吏以此為多或除去之不除須有用之之法優之之道可也四鄉

況山東與天下事哉盧玉川詩云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偶因或人之問性發耳熱刺刺不自知其隔為躁人嘗笑顏惟喬作隋志而泛及國朝二百年事蹟閩生吳訥假醫齒而後為兩京十三省區裁不知見者又將如何大笑余笑適方惶汗無地或人乃喜動顏色以為問一不止得三實則掛一漏萬不能千慮一得也

足前未盡

縣事多端一時信口亂道信筆亂書容有未及

雜文三

者亦有已及而未備者謹再具此附諸或問之末兵部以天下驛遞私行閱文多而難支題准降發勘合收貯比對遇有公差人負方許應付此一節財裕民良法也續有明文馬驢衝者減革十之三僻者十之四約銀解京革回馬頭可也驛官及該吏恐失見面常例并一應騙財名目呈稟上司不惟不革每馬頭追銀二十餘兩歲以為常一馬應役不前又加一馬况花戶粘銀零碎收打雜糧雜貨而買馬工食只是見

交銀錢如不速為一處民命何堪馬頭十年一審舊法一匹僉正戶一名副戶一名一連一年著後兩三家或三五家朋合一名俱是戶名一戶人五七門或十餘門止是戶祖老名即如趙甲一名共若干門各門搭人若干丁地若干頃錢乙孫丙等亦如之朋合則以千分為一名如一門消乏次及別門便而行之久矣自嘉靖三十四年主異編審專取上六則論門不論戶名如一户三四門即僉與三四名一馬十家一家一年遂有一年之勞三年之逸之說殊不知上則人戶不足止據章縣觀之有一門當三四年者一門消乏此馬無人承認驛申到縣坐取衆家包陪追呼騷擾變法不善一至於此今宜查後支消裁減仰遵舊例各處徵銀解納或均派徵糧地畝帶徵每畝不過毫釐每頃不過錢分尚何負累之有自虜犯都門後民兵又添一害馬上民兵一千每名銀三十六兩又領藩司安家銀四兩步兵二千每名二十兩安家二兩共

銀八萬有餘防秋之時沿途日有行糧銀五分
往送四月每月銀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八千兩
若只在七道團操民壯中選擇有馬者帶馬取
無馬者單人取照依州操每名銀十二兩有馬
者倍之或只解銀五萬邊用力省而利多前云
塚里均糧未昭晰塚及均法今再詳之如本縣
閑廂十一里原該十排一百二十一家審出丁
多力壯堪作大戶者有七十家則併七里六十
則併六里甲首十丁固當全設或欠二三亦無

雜考

不可者他鄉做此六鄉仍舊惟里分多寡不同
每塚各隨其鄉度不淆亂明秀下三人少下三
尤甚雖有原行塚後仍須申請大造黃冊之日
勘冊一里一本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收貯以
備查考不然事既不得擅專如往年撥復戶徒
快日前畢竟何益哉塚里急先清查處戶雖地
空糧空糧不清人丁扯去額糧遺於何人下三
外糧數多熟地肥糧瘦有三畝地一畝糧式
量補足煩費心力他鄉不必復清持此塚里更

之矣有難騰口說難落楮筆者可終嘿嘿已乎
初制里甲理鄉間小詞訟事大方呈縣堂後只
催辦糧差今日為受打木魚使錢魔王矣正官
支用猶可餘則自取常數索要食物及油燭硃
墨紙張簡套一應有用打造一切無名科罰出
行跟隨答應任吏操票給取嘉靖初年守巡行
縣猶有里甲衆見即投番使用簿籍者官吏尚
知敬懼後則肆然無忌矣此際比前甚省但不

雜考

可不立一循環稽考簿也東方古稱百二之雄
今兵力單弱正德年間流賊攻破城池甚多嘉
靖年王堂之叛兵皆畏風退歲况衛所正軍輪
班京操止有舍餘大衛不過千人小衛不滿五
六百中間又多影占州縣民壯多有軍匠籍不
免者除團操外大縣不過百人不滿五六
十章丘守城僅九十人卒有警急何以禦防亟
須依倣益都等縣事體報選餘手少亦不下千
人每五十名立一隊長雖計名在官却不許在

官拘留隨在各鄉務農春冬暇日聽長點查操演武備以待有事調取亦寓兵於農之意也三十年前書手專令分派錢糧有營充久而不退者一從均徭揭報上戶一時雖地糧清正弊病釐革未久驅之出差每差可使錢三四百文一年十數次通用五六千刻乃下戶出辦艱澁差錢多被縣掄并各房冒濫花銷曾有告發戶刑二吏如崔岑者在官人多壯之造軍冊均徭冊與夫上司取用工食俱係正用此外皆為冒破

雜文三十

悉宜除去之迎接上司有可為搏節者遣發人役太早曠廢時日未行先多備諸費錢衣帽常要新鮮者撫按一次出巡則一次改換官則緩出恐不及急去又悞事自來接官聲鐘有連日不止夜亦然者不知孰為晨鐘孰為晚鐘也民謠有鍾將撞破上官未過少撞數聲亦不為惜此後遇有牌面到來即遣二探馬一至省城一留龍山驛親見上司在省將行疾馳回驛先迎驛馬亦即疾馳報縣兩度擊鍾十餘聲應先出

齊先出繼而回驛馬望馳塵望旌節聽鳴騶聽鼓吹其疾馳報縣猶夫留驛者兩度擊鍾亦止十餘聲應續出者請出縣正佐學師生并各色在官人先後各有等差蓋二起傳報則人馬力皆不匿合用衣帽先期製造贈之大厨中臨時領授事畢納交可以數年不壞矣廩給有常數支應無定規有善奉承者視此以為恭倨為賢否而在下善奉承者務為豐盛如排華筵雖非緊要上司亦用天字號下程結喜緣他如紅紗罩

褲皮燈皆十年前所無者先是厨役惟市其已物非已則以爲不堪用或以惡穢雜之以激上司之嗔而速在縣之過因而欺騙成家該吏及催隸騙亦不在厨役下自董尹裁革里甲省錢不止此一事然矣往年百姓有告官者今惟趨諂保官而已但私相告誥久慣教唆其風最不可長然已習而成風矣獄中人命無有一二真正者至於連年未結之詞負屈從戎之輩有不可數計而故舉者矣如趙孟貴初因愛惜數口

金以致家廢而前程失受辱遭責幾十年不得
歸結其禍階生於一二小事惡浪播於一二小
人彼不曾有一言相干予亦無一字申救外人
可謂一縣目可全障耳可盡掩乎遇不平之事
遂為此不平之鳴非有私意其間也自不還私
債之令下而錢糧難完自逼繼從軍之例出而
賦詞愈多徵糧三等一鞭若虐心下詢從長公
處自有至當歸一之論惟其主先入而執已見
誰不承受風旨而敢為共同耶請親藩司嘉靖

三十三年以前京邊錢糧當年完過數目自知
何者為便矣書手小累却是大累固已論及有
一小害却是大害鮮有知之者每石頭餘數如
毫釐之類畧加一二不踰一二文錢誰復與之
爭較寡婦并不識字鄉人且不知爭較矣總計
撒散有數十畝久或百畝無糧者非一大害而
何吏弊自来難除緣官設吏除弊在官官而嚴
明吏弊自少縱有害事處不妨大勢斯已矣若
無遺漏雖包孝肅不能人有善為戲語者勿怪

作吏官人愛錢吏字原與貨利諧聲而象形則
又如以一口吞人其間豈無卓立者習染而心
者多耳大參常文載小犯亦重罪之疾之甚
矣勿論三十年以上止十年來得過人戶消乏
不止百十戶勿論十年以上止今年庚申逃亡
人戶不止千百戶霜傷麥蝗旱傷禾養生之資
全無兌軍之米難辦錢糧三年積欠姑且置之
春月斗米六十錢秋後翻加一倍倘不早為一
處明春運舡一到將為噬臍之悔矣嘉靖七年
因災傷重大曾題過漕運本色改徵折色正兌
八錢改兌七錢已運至水次者發回變價民嘗
一快收戶馬洪革以為僅見此曠蕩之恩况勘
災體例災十分免糧八分災九免七逾減至三
分不成災不免俱只於存留數內除豁本縣存
留不過本府米三千石官倉儒學米四百四十
石秋糧三萬九千餘起運漕運皆係例不蠲免
者小民止知混告災傷則何益矣如期題請
得將漕運本色改折此其一快又浮於十年

上大夫裴在尸部內閣呼請梁儉菴尚書甚急以
余隨行至閣門三閣老首問儉菴曰適蒙 皇
上召對欲免天下三年田租儉菴久不作聲三
老促之曰耕當問僕僕織當問婢君職司天下金
穀奈何無一言儉菴應曰 朝廷德意豈敢遏
若因三年將順免五六年尤臣子無窮之心必
湏處有三年田租然後放免三年 詔書不必
遠求惟近觀京官豈有食半俸者京軍豈有月
支五斗米者耶如正德辛巳 詔免而改元即
駢征不知苦死多少生命歐陽文忠公之在當
時見者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而接人每談
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唐荆
川在翰苑清華之地好談民事每欲乞一郡以
自試楊邃菴但遇人或遠方便者必問風土及
當興當革利弊多聞善記隨復登之私簿或有
所建白無不切中事情以此聳動天下裴教許
公為戶部亞卿在告日與一老學職相親王晉
溪以大叅按蒞所屬至靈寶裴教使家人錄其

書示此駁對老學職稱曰此人甚有才奈有一
吏一老人漏網不久彼此當拜望直以林下鄉
宦不可言及之耳次日早將行縛其吏出城後
遣人回執老人為孤老月糧事裴教鼓掌大笑
曰為全才矣老學職鼓笑亦如之又裴教任大
冢宰晉溪亦已為戶部亞卿時吏部缺右堂屢
推皆未蒙 欽點且無通寫來看字樣中官欲
用相厚巡撫都御史裴教堅執不從竟推晉溪
補之任雖淺念其在河南時善處事有才幹不
以任淺限之校對實錄三知一屠漸山一陳
方山曾謂余曰內錄有一段六推而後用者石
玠是已九推而後用者王瓊是已此果然否余
曰石公雖未知其實素亦能守已者晉溪則屈
抑特甚原擇才而右之今乃目以求而得之手
西涯進實錄詩云天上六丁原取去人間一字
不輕傳實錄今雖無見之者後將傳信無已時
矣加意民情竊願效歐陽揚唐三公而不言官
則深有感於裴教公云

白雲湖子粒考

歷城章丘兩縣之交有白雲湖一所地共五百一十四頃止生蒲葦通年納課銀三百兩歷七分而章三分至正德二年奸民高玘投充德府校尉希圖賞賜將湖地捏作一千三百頃報進府內奏討為莊田委官踏勘彼時湖中水占難以丈量止量近湖旱地僅四百頃不及妄報之數委官祇知迎合府意不思民害無窮遂將離湖徵糧民地包套在內數仍不足又將正

雜文三

地分外暗加虛數每畝七八分或有徑加一畝者曲湊一千三百頃造冊送府不論虛實每畝徵錢三十文含冤無所赴訴每年差一內官帶領其做校尉數十人機巧者兩三人定日半在城半在鄉拘拷小民自春盡至冬初雖雞犬不寧既有稅糧兼有子粒困敝至此極矣縣又受其籠絡初到接受人事不時延待酒席為之編派收納大戶給送使用公人民猶畜也倭虎以翼文得有完畜裁剝民脂膏乃填奸人口腹

不覺進任情剋減花費養生起家當有民民鄭達等奏准行勘隨委齊東章丘掌印官親詣其處時則湖水旱退報出正湖地三百頃除要行撥補原包徵糧地畝會有詔書通肇各府莊田止令有司徵收每年每畝銀三分聽補跌少祿米民得安生此嘉靖八年以後事也十五年二縣民劉可昇張漢英等以其重徵并加增虛數及退田應當撥補情由告准撫院蔡奉洲屢批行分守道坐委本府田同知并歷城齊東

雜文三

章丘三縣掌印官乘時乾旱說盡清正備訪高年知實人郭昂等周迴相看先於湖心及四圍果係湖地者立標積算每五頃四十畝作一丘在彼四十餘日丈扣明白除應該分豁徵糧民地與暗加虛數不記外實在湖地六百餘頃造冊申送府道二司備照訖本縣照依新冊徵收因除去重虛之數民爭上納如時解進有兩年大戶庫收可證十七年又行奏討情知民屈難甘本內時劉五等包套徵糧地二百九十頃開

除仍差陶內官下縣追收管跟奸校高堂等意
圖如前刻費接唆內官慳悽不退亦不從已明
新冊還踵舊冊度數一千三百頃又將郭宗報
出水退正湖地三百頃餘不補原包套徵糧地
數巧立名色作為冊外私自收受佃戶王燦等
知其詳然亦萬人耳目所同見聞者不但燦等
而已計地共算一千六百餘頃每畝擅自改追
銀五分分外花戶出票一張每畝錢六分文作
銀五分每銀一兩多兌一錢納戶李隆等稱說
約有銀四千餘兩實送不過千兩以上張九令
等曾連名狀訴揚巡臺行布政司轉府將積年
高堂問以應得罪名連人解司只照新冊徵收
被其賄通勢壓卒不得行後又有主寫張俊並
假校陳儒數輩故違明例仍蹈前轍加害尤深
不能彈述既納官糧又徵子粒兼以虛包地畝
一地三稅節年湖淤地高惠難約量雖云十畝
中多水占近隣有霸種者交結詭名書
毫釐賦役先年朱巡臺曾題 准行令山東

雜文下

雜文下

檄衙門轉行委官備細查處原係徵糧民地在
於王府去處拋荒者止令徵納應辦糧草不許
重徵子粒如果原係撥付府田專出子粒就將
糧草除豁地或不足原數即查附近空閑無礙
地照數撥補此行已束之高閣目今蓄地一畝
納銀一錢子粒地五六分以上逐月遇苗九日
開櫃收受自辰抵暮大戶只看銀錢不管秤克
出給納戶小票銷上真草赤曆不與大戶交半
面總是原來寫字人執掌十五名大戶初見面
銀各五兩夏季軍校自行上納銀數不踰一千
二百餘兩至秋季起行鎖帶貧難下戶數人赴
府此乃不封子粒者巧計遮飾將老頭畜衣服
蒲葦蓆等物折算其葦蓆原乃退灘地逃戶遺
下者與人分種秫蜀大小二麥兼有蜀楷葦剛
之利佃戶富者往來熟識種百畝只納三四十
畝貧者八九十畝傳聞打點使用二承奉共銀
百兩二長史共銀五十兩典貨四十典服二十
十則門副十五則門正門校亦有十之數姚姚

數同典服起數官人各一兩外仍有土物下逮各色匠役頭領五錢而已女官散女官十兩者有之一兩五錢者有之脫非侵漁之多何為此費用哉 賢王之名聞於天下如知其實必有善變之法大戶人等無有一人得見者內官軍校寫字人等交結日久蔽固已深若只令有司代徵以時交納 府得實用為多民免重困而游食不至虛糜矣正德末永平白君一縣尹耳出一票示官校自行退去進數加倍徃昔矧官尊如撫院如藩長矧又上有 明旨而下有明文亦何憚而不亟為啟請一處哉歷城地三千頃餘用外計亦若是兩地同釐宿弊納入之數奚啻倍增外人不知秤斤處所安得真實數目此說一出必有忌之者而懼之者亦衆矣章為剥床以膚歷則任其為機上之肉事勢相関不並及之不明如會試題語大天下莫能載則為半壁人矣譬為楫之曰言大而不能載如此言小似易為力矣而又不破焉斯道之大不於是可見乎

澤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顧終河而先澤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功多耳大清河發源平陰縣南柳溝泉從張秋分流而灌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場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湖經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清澤二河轉而之東過澍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馬會河博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河自泰山迤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汹涌而齊東東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澤河蓋會則流益汹涌城益衝浸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澤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澤與大清河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角近內內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况澤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慎溝會于大清

似無不容非全以漯水使之會大清
 水也惟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
 之水皆注焉今漯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入
 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漯河之水今為小清之
 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許山泊
 岔河孝婦河烏河漢轅河諸水入河中間小清
 曲澗尚不知有幾洄湧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
 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
 深而濶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
 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
 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欲南
 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構訟以隣為壑殆
 無虛日漯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
 漯水云耳其許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轅河
 諸水併治之維在拆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
 以有容而已蓋漯許岔孝烏漢轅上流俱各寬
 大今反注于小清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
 必使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

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約
 寬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
 塘拆築小清分漯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漯
 水一半之西可保漯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
 小清雖開無益夫漯水不東謂之為益方可然
 觀漯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
 不容非不能流也但聞柳塘使漯水之西則小
 清不必拆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
 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
 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漯水東
 去之上流漯水既西則二縣安枕雖有許山泊
 岔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
 有孝婦烏河漢轅諸水入小清又不免于衝決
 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拆築小清則章鄒烏
 漢轅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
 此而又開柳塘使漯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
 之聞也今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漯水不為
 鄒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

居下流陳愷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
該縣東南城角實隣之又陳愷溝并柳塘迤西
至薛渡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
出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素麻之地為
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
後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
反溢泛濫城治然後開陳愷溝次及薛渡柳塘
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
分漂水之勢并築小清昔仍使漂水一半之東
其由柳塘西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
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拆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
薛渡二口及陳愷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
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
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
今之計惟拆築小清導漂水使之東可也柳塘
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漂水雖流
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
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漂水

雜文四

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
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欲開柳塘者如昔
人引漂水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之例而不盡
令漂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拆築
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漂也然則開
柳塘一併築小清功可偏廢乎統而觀之柳塘
一開而漂水分小清再拓而漂水廣開柳塘所
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
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漂水于一河孰若兩分
其勢之為便與其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
鄰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建久安之治者當
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
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
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
不徇一邑倣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
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時
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漂水吾恐終
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漂而議亦先漂作漂議

雜文五

居喪雜儀

中麓子有妻之喪越三日乃齊衰削杖居於堂
隍拜舂吊客哭也若往而反羣妾斬衰居於室
內哭也若往而不反者或問之曰茲禮乎且服
以何時除也余曰禮也期年除服矣禮重施報
夫死妻為之斬衰三年妻死夫不杖期以報之
非人情也禮也者因人情而制之者也夫尊如
天卑如地物無踰神之理故天地相對而夫
婦齊體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天尊地卑而
婦有三從無專主之義也惟其齊也故杖卑也
故期間者揖而退將及門告之執事者曰齊者
緝也衰者象麻裳也杖以削竹期以周年夫為
妻喪此其禮之酌中者余因筆之於書古有
退錄無亦類此而日積之者歟

祭文

祭袁良玉處士文

惟靈喜良之裔敷朴之才冲夷之性騰涌之懷
破去岸幅雅量無涯惻惻無華口語啁啾焉似
不能開然其中蒼素了了遇事綽有區裁雖嘗
水惡茹麤不挫其志卒能規時年息以豐于財
周人之急恤人之災與物莫忤處事能諧不忤
不求無忌無猜自予解官拜謁庭階奈何天不
佑德未老先衰歲前長逝今返泉臺聊陳薄奠
將敬致哀有知無知不可得而測也靈兮靈兮
盍歸乎來哉尚饗

祭魯太妃文

於皇玄漢儲德降祥我明御極胤祚綿長星
分藩服派衍銀潢緬惟魯國宛在東方阻山帶
河磐石金湯代有賢哲以及先王恪遵祖
訓允協天常邇有賢妃內主蒸嘗猗歟
妃嬪於名邦慈和貞淑靜一端莊外政不與
多贊襄齊之孟姬衛之定姜嗣王仁孝世

彌彰母儀婦道內訓有光鳳冠雲帔佩玉鏘鏘
國人屬望必壽而康偶爾嬰疾竟以云亡國人
哀痛懿行愈揚 朝有恤典遣祭治喪葆羽龍
旂金梓輝煌生也尊貴沒則悲傷當此歲暮卜
葬佳壤玄冰裂土積雪飛霜猿號鶴唳有淚沾
裳先水逐客寄跡江鄉猥承遠誼無任感戴南
望含悽致此奠觴倘鑒微誠神其洋洋如在左
右不限封疆尚饗

家堂春祭文

祭文二

四序推遷惟天之道值茲仲春祠儀聿肇靈雨
既零早寒猶峭柳已浮煙花將含笑觸物感時
豈勝傷悼揭誠秉虔先期告廟三齋七戒不葷
不弔櫛浴改服省心返照設洗昨階執爐前導
實器於床覆之以幕出主於柩仍其生號視腊
省牲備充咸告甒在房中玄醴不淖楚黃鮑鮐
薌合蔬料歲韭黍臠飭羹結脍脍修糗餌水蒸
火魚三獻甫畢東方已朏人生百年除老與少
夜居其半病而醫藥月有幾次開筵讌樂吾祖

以來俱有高蹈壽者固多父已歸兆父行俱仁
歲輝歛耀夜不復朝夢不復覺江無迴波東流
浩浩思其居處思其嗜好如聞其聲如面其貌
祭有餘情福有實効仕者祿豐田者禾茂饑食
渴飲龍章鸞詒久沐 國恩克承家教教易
顯國恩難報有一不稱是吾不肖事父與君惟
忠與孝不愆不忘是則是傲神鑒孔昭人言免
誚尚饗

家堂秋祭文

祭文三

吾宗世系爰自隴西金兵猾夏棄家東馳章城
之南山險而奇長城峻嶺暫避亂離亂定再徙
綠原為宜墓南村北卜築於斯原隰沃美川谷
繁迴載耕載耨不識不知間登仕藉文武兼之
文為州牧武作軍師富甲郡邑名滿華夷至於
未造家計中表今稍振起福蔭所遺為農自獲
避宦完歸當此蕭晨禾落霜飛窮源返本感念
含悽菜果既熟羊豕亦肥冥財羅案新酒已
以享以獻來格來儀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庶思

矧可敦思尚饗

祭同年楊子襄行人文

吾兄之生孰發其祥吾兄之歿孰拆其芒莫究厥因詢彼蒼蒼彼蒼無言其道無方或值其變或值其常常則必壽變每獲殤粵若稽古爰及于唐後有李賀前有王楊一賦玉樓一墮飛航考終命者止於東陽憐才惜士今古同傷兄自垂髮見者莫量甫及弱冠執贄膠庠率性脫洒賦質顯昂結社屬文擇朋下良下惟絕編對榻

合 齊東四

連床程猷迪業激潤含芳連城結綠破圍飛黃高步巍科甲榜之望壯懷激烈華聞飛揚孤騫鸞鶴逸足驂驪兄不自有韜晦彌彰同我年行鎮日徜徉彈碁博陸走犖飛觴文思突發翰墨淋漓督工課衆朝暮無違麗長秘算敏精詳遠輸埴器擁蓋蕭湘拜職大行奉使大梁好音未獲聞羅崇殃再徵素履嶢然有光氣宇魁梧咸是不亡亡也而處矧又異鄉允哉年行繞楹傍徨且信且疑遂亂衷腸既而實然魂怖神淪

為位哭奠漬絮椒漿招魂有賦返魂有詩鄉關三十星霜位不滿德年又弗長製哀哀在堂子幼妻孀誰依誰將名落人耳故疆牛眠佳域馬鬣玄堂神於此棲魄於此兄之僕入有事吾鄉附此遙奠為購寒涼友情無盡後報未央值今逼暑炎飈亢暘大火流空撫景如狂攬涕何期宿草蒼蒼生既無怍死亦何妨海岳同久蘭茝同香雖死不死嗚乎子襄有知無知嗚乎子襄尚饗

齊東四

祭鵠湖費相國文

君子在田維 帝之思出而柄用維 國之師不幸委化則又斯文之深悼而天下之同悲流觀近世鮮克以之兄茲蹈茲微公其誰方其被召而來也將以據素忠而對 新命輔 聖君而庇蒸黎內忝帷幄外曜台司遠綏荒裔近敷王畿鎮浮雅躁日表雲臺金石流功竹帛名垂以故傾城薦紳迂于路遠僕馬雜還冠蓋交輝絡如流水入擬烟霏中國喜司馬之再相東山

謝公以保釐夫何文星夜暗天不勲遺方享
遐紀云胡遽衰明光罷草塵掩果愚桂萎松折
繼亡玉顏寢入告之謨地經畧之規然即其恢
弘注措之一二庶幾乎少見其端倪九三閏月
未大厥施慶者出戶者臨相死生異域欣戚
同馳遂成今古魯幾何時正當春莫還葬南歸
輿參位微奠庭基騏軒迢遞驚恍離披丹旒
布素幔後園中矢日慘四野雲迷雨絲絲以
益風冷冷而入帷輪結撤而不前馬嘶轡而
長嘶天高夜靜猿嘯鳥啼嗚呼公之往也其將
遊玄漠浴天池棲蓬丘駕風螭憑虛御氣鞭霆
騎箕是雖公之夙願實則恍忽宵冥不可得而
推者也石井之墟銅山之壻聚靈發祥虎抱龍
隨重泉歎石道左豐碑易名 賜謚法生建祠
工官營兆禮曹致儀雖長夜不復朝而帝鄉不
可期然德茂慶衍身湛名遠靈光不滅有賴於
斯矣况死生者達人之大觀而知命者神聖之
玄機又何必洒嗟賢之淚而賦傷逝之詞哉某

祭文六

雖林下感公素知竭誠望祭心往神移出涕沱
若撫景淒其般罄于禁酒益于危臨風三嘆徘徊
徂路收歎不盡哀聊以為辭尚饗

祭蕭一泉縣尹文

惟靈生於歲服家本積慶巍科發跡章城作令
清白之操嚴明之政隣境聞風闔邑改聽譬諸
悍藥毒石可以攻病以之養生恐違其性履仕
造端鋤抑強梗興平梁肉久而必更父母之懷
賢於神明之敬節侯招國載其清靜當官行法
宜為龜鏡若不自知具云予聖公惟撫謙名難
實稱在官十月民將興行忽爾長逝嗟哉惟命
人言異同先本不佞任事招尤蓋棺論定不日
北旋首丘是正聊陳薄奠何以為贈無言不酬
有感必應尚饗

祭王梧峯表弟文

人孰不子鮮亢厥宗亦孰不弟貴友其兄允惟
昭茲衆美梧峯墳麓協和門第崢嶸事親
為謀盡忠言辭簡要禮度肅雍郁郁蘭桂階下

祭文七

成事名日起家計漸隆東南巨鎮商且無農
往來會語每日中異姓兄弟同心友朋共期
百歲弟乃告終倏忽聚散譬彼飄蓬隨風而轉
豈有定蹤吉辰棄事月惟仲冬按啼雪月屬斷
雲空玄冰裂土丹旌搖風臨期一奠品物不豐
刲豕而瘞剝羊而種吾母未葬憂病號咷悲思
灑淚感嘆推衷親情友義本自無窮過此以往
永世不逢難聞德音不觀德容惟是掀髯抵掌
有時來吾夢中尚饗

祭李南湖主事文

憶昔服闋上京奇表英姿義氣勃勃山岳可移
允有識者莫不望其大有所為曠達之度宏博
之詞足以副其壯志而施無不宜既乃縉紳公
舉改秩銓司吾雖有一言之薦而實非朋比之
私人言固有異同君子無不是之知人惟難同
調者誰舍短取長蓋不敢以古道望於今之時
矣然猶以為是非終定於口舌之嘵嘵心跡必
明於歲月之遲速將來事業尚有可祈詎意命

運有限旅魂無依官猶微末壽未耆願生才實
難而止於斯但達人大觀視古今如一息君子
如命雖夭壽而無疑况兄生而行雅歿而名遠
又何必洒牛山之淚而動駒隙之悲與親操
久已南歸葬有定日魂無返期兄有遺稿託交
其碑文未及成先此奠辭自念久承修葺乃今
報以薄儀面顏忸怩血淚淋漓尚饗

祭高翁承慧文

天生斯賢厥賦惟均至於命運有亨有屯或壽
而富或夭而貧富者非德而豐者非恩仁必有壽
德必有鄰孟子嘗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孔子
亦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翁富甲一邑壽踰
七旬性坦而直情厚而真生財有道治家惟勤
有能濟物慈而愛人素以德重不徒富聞可謂
仁者壽而德有鄰非若不義而富為富不仁者
矣子二而才孫多而剛行將利賓于王昌大其
門愚之幼子翁之女孫不嫌微末結為婚姻翁
之於愚以情則親以分則尊百年之好彌久彌

數祇一登堂遽再謝賓不接光霽幾及三春
月十一實惟吉辰逝將瘞玉卽山古墳先期薄
奠無任酸辛空灑孟嘗之痛淚聊為宋玉之招
魂尚饗

祭廬省祭克敬文

先大夫重然諾慎交游獨與君同筆硯而投膠
漆既領鄉書惟敦念朋舊結婚姻而為骨肉之
戚吾門有女為君家冢器之室先大夫久已不
祿吾妹亡而君亦與歲前不起令人五內摧折

祭文十

撫膺太息固不以死傷生豈勝感今嘆昔彼先
業儒就吏君蓋有不容已射利舞文吏之常也
君獨優於守已口不善夫三語手亦憚于飛白
辦辦公餘杜門抱膝官賢其薦人頌其德年登
七袞始得冠裳被體一子二孫女及外孫非一
人生有此實難倫比月之二日卜云其言寥寥
陸離將大歸于窈窕謹先期以致奠心悅而
如失把酒注危剗牲載几雖云咳笑之難聞
顧精神之來格尚饗

祭遠處士天澤文

慨人生之不多身沒而名埋非實德之難繼
則子姓之無聞惟夫君之蹈履超閭里而不羣
言快且而行篤性坦率而情真以是處其厚友
以是處其讎人非故有乖孔訓泛愛衆而親仁
鄙有心計之輩效無懷氏之民仙遊幾及六載
壽筭將八十春壽高而德彌邵子一而孫既就
孫各克家善賈子將為國上賓大觀百年之內
誰保七尺之身惟有德而有後名不與跡俱陳

祭文十一

向予有一萌息許與君之令孫雖女殤而嫁斷
交愈久而愈親茲大歸乎窈窕卜吉日與良辰
適兒婦之病殂亦附葬而穴隣望靈輒以致奠
庶薄敬之微伸豈無從而洒涕實有感而沾巾
尚饗

祭外祖母呂氏文

昔在京邸得會涇野呂公見其目喜而眇面白
而暈雖無鬢髻自是有德之容及予喪偶繼母
蘇東拜其祖母與其祖母翁疑母貌死于涇野

大同詢其所以蓋本一宗惟其家教有素是之
婦道克終近田固足以糊口百勞兄萃於厥躬
水須朝汲食待晚春力自有限心乃無窮視其
女孫往來匆匆女孫得子喜溢眉峯忽抱病以
逝迄今四歷乎春冬外孫亦已夭折難免憂
心之冲冲人生於世如行有蹤因風吹散永世
不逢今將歸窆有樹有封春雲冉冉朝雨濛濛
雲如愁結雨如淚傾聊陳菲奠載叙哀衷無幽
不燭有感必通尚饗

祭程尹母張氏文

母儀婦道舉世無過相夫教子功有足多夫登
鄉薦子掇巍科各為民牧政治不苛境安而肅
民用以和章去潭淵不遠非隔雲山之崖歲已
知迎養有日佇觀戲綵婆娑夫何門廬之倚望
易而為里巷之不欺忽爾聞之疑其有訛繼得
家報如之奈何邑侯吾潭躋踴顧雖恨極終天
淚溢懸河日無停晷川無迴波霜華委地風葉
辭柯壽則已矣名將不磨生居治下愛不比他

報以奠儀之涼薄難免涕泗之滂沱尚饗

祭岳丈張壽官文

人生字內百歲其常古也壽考今多促亡內經
首問最得其詳壽因省節亡為猖狂荷歟岳父
奔運之昌天順壬午寅月以降冲夷有操閭廓
無量雖鍾勁氣而無他腸千金寶易萬里經商
外有餘樂歸有厚裝惠及閭黨不但門牆老而
聞居方正賢良或住城市或在村坊招呼耆舊
酒食相將榮膺冠服子孫成行九十又二年非
不長以其省節百歲可望而止於斯亦自痛傷
月前祇候踞坐於床只今再往施帷於堂城闕
之北郎山之陽生於此遊歿於此歲襄事有期
還魂無方歲窮日短雪而以霜征鳥厲疾寒鴉
迴翔婿况不幸見居母喪曰有一子亦已上塋
翁女吾婦內主蒸嘗德惟開靜事多贊襄命逢
陽九病在膏肓雲籠缺月塵掩殘粧因茲一嘆
百感催妝肉登於俎酒注於觴魂雖杳杳神則
洋洋如臨於上如在其旁尚饗

焚黃祝文代謝少溪作

某向在京師以兵部左侍郎三年考滿吏部
數具官績以聞下其事於所司按令甲以覆
曰某父與祖宜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與
祖母贈淑人報曰可誥勅房其撰制詞代天
言中書書寫上符璽奉寶以行定日御前頒
賜仍錄其副以待焚黃墓上卜日於二月初四
得奉詞如禮焚告此明主不棄微臣憫念年
勞推廣孝思原厥從由褒及幽遠聖恩汪濊

祭文

舉家感歲皆祖父母教誨所及積善獲報雖祿
養不逮而追贈亦加榮生桑梓光賁泉原際此
熙景風聲振木雨露濡田瞻前顧後感物愴懷
摧慕無盡號咽難任先期已櫛沐齋戒視牲視
器告克而告具矣今牲牢載陳冠裳粗備予以
存原頌而焚其副親賓戚集縣大夫踵至助祭
有物致祭有儀維此虔告尚饗

祭王外祖驛丞文

惟翁幼而事親能承其懼長而宰驛能恤其官

老以致政得遂其間至於承遺委而迎章聖

也則又身處其難生而惠及宗親骨肉尚暖歿
而名留里巷牙齒猶寒所可惜者三世喪其雙
親曾不得面領遺囑而手撫生棺以羈于官守
不得自專不必旁觀鄰邑吾鄉仕者皆然愚之
喪父為士未遇乃後喪母解官而旋是以服事
歛歆無遺恨焉惟翁南就祿養北歸齊川至止
澈廬久勞息肩方喜睽違得聚一疾遽斷其年
日月居諸時序推遷將以吉辰舉事返葬祖阡

祭文

素車白馬送迎有兩縣之親識丹旌玄鶴飛搖
當三月之春天淚似朝花泣露愁如晚樹凝煙
淒色雲籠落日咽聲風遶鳴泉某忝為晚婚數
本前緣得子而天相嘆相憐久隔音容將撤几
筵預陳薄奠予以告虔牢品香帛酒醴紙錢非
敢誇謝乎明德惟神感格於幽玄尚饗

祭封御史雙溪楊翁配太孺人時氏文

昔韓愈與孟郊隔數千里而締忘形之友阮籍
與王戎長二十歲而為忘年之交某與翁生晚

正符其數居止幸而不遙形年無意而兩忘詩
 詞有社以相邀茅亭竹舍月夕花朝虛矢觴詠
 限韻分曹時陳美食云出內庖翁惟多服閒適
 鹿車遊邀賢內助之事得不勞蓋吐北堂椿茂
 干霄子孫衆多教有科條玉樹瓊枝麟趾鳳毛
 煌煌叔子早事 清朝巡撫雲中胡馬方驕長
 驅直擣氛祲全消 錫予駢疊 勅旨崇褒重
 闡心慰萬里名標夫何光岳惜靈而早歛天地
 愛寶而重輜年過七十壽非不高衆望無已上
 此松喬威儀遽哉神魂難招羅衣塵暗寶篆煙
 消對鶴歸千年之華表雙虹斷百尺之長橋家
 廟將增新主遠祖據禮從桃光塵不昧聲跡彌
 昭吉辰二月合葬東郊門垂故柳阡滿新苗山
 嘶曉月江漲春濤飛絮半天撥亂遊絲百丈飄
 飆丹旆搖搖白楊蕭蕭東帛辨香麝馭濁醪上
 朝食而涼薄克祖奠以悲號弔高風於齊賢以
 遺饗於楚騷尚饗

祭先母太宜人文

祭太

維新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丁卯朔城
 日已巳不孝男太常寺少卿開先肅集內外五
 服親屬謹以猪一口羊一熟酒一占醢三豆果
 四簋饌餼茶菓糖食稻黍粢稷五列敢昭告
 于累 封太宜人母氏之柩曰母亡八年始即
 重泉隆迴固有他望恭露寧免重愆讀書有成
 吾父之教治家有成吾母之賢母勞於後父作
 於前譬之大厦其勢將顛賴吾二親支持保全
 惟保全克拓寡緣吉辰合葬謹告度今夕
 祖冥聊陳簋豆厥明遷祔爰撒几筵刻期南發
 無時北旋難報恩於厚地徒抱恨以終天尚饗
 祭亡妻張宜人文
 妻歿歷年甫久相思與路同長妻葬為期不遠
 離情終日難忘生前子女夭折身後弟姪悲傷
 祭掃非無上塚糟糠虛不下堂主廟待時
 秋冬別舉蒸嘗明朝將辭祖廟今夕先酌
 紙灰飄舉酒氣馨香鏡無舊照架有遺裳
 畫像載步迴廊忽驚載笑載言之彷彿自爾載

號載哭之淋浪尚饗

祭南冶馬濟周文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人生百行惟忠與誠處則如馬少游鄉里之善人出則如晁錯所謂安邊境而立功名南冶以處士終其身以善人擅其稱使其出而得志功名可比限夷峻嶺而亘塞長城惟其為謀忠而處事誠是以不祿而富未爵而榮其居家也客至如歸聞至能平其交友也少則忘年長則忘形帝則濟人以財變則救

卷之八

鄉以兵為吏以廉奉公守法為農以勤淺種深耕識者謂為齊之謀士而子孫則俱魯之諸生士夫固非私譽鄉人自有公評慕名者侈其量如瀚海受恩者顧其壽比長庚七十古稀今過五齡夫何黃金難化玄髮易更月前晦後風疾相嬰巫醫罔效大命斯傾寶劍何時再試角子不復重鳴孟冬七日下午新塋寒烟衰草零露殘英雲容已變雪意將成翻翻白馬搖曳丹旌先期虔告絮酒和羹童牛牖幣奠在兩楹如面

其貌如耳其聲惟其耿英靈於髣髴自不覺涕泗之縱橫尚饗

祭愚谷李太僕文

在昔有宋歐陽崇公司刑不濫心慈而恫以其積德生子文忠名魁南省丕振文風其在子今司獄李翁有子愚谷歐氏可謂儒有願言官不必崇試錄居首齒錄居終愚谷已卯一君視大魁輕比飄蓬志存匡濟渴慕夔龍子曾兩薦仕路微通愚谷在文通自薦之地與時

卷之九

語未竟厥功古文經注傳世無窮屢欲付火以滅其踪所謂彼屋之隆寧樓哉躬者也歿祭于社葬依其宗于彼書師生死相從同授書師葬賁逝將往予適值歲凶出門不易家務勿勿遣人代祭爰布哀衷奠儀猶西心旌已東尚饗

祭龍岡張母太淑人文

維靈望族是生名門來嫁勤儉持家朝昏不暇孫各讀書子居卿亞年未老而受封壽既高而親化養備厚祿於生前歿同封君於地下登葬

有 恩光榮無價不獨鮮儼於章城亦且有聞
於華夏即幽條忽期近薄祭聊將敬瀉奠帛維
縑奠盃維瓦神如感格不勝欣訝尚饗

祭右川康太守文

予以辛丑羅官言旋舊廬君以甲辰進士始履
仕途試政都臺拜官司徒游聖權稅太同督儲
獲旌五馬西郡分符一當繁地一在衝衢繁而
各得其條理衝而不失之枯裾撫安黎庶繩抑
吏胥下無怨語上有旌書方敷德政一疾云殂

祭朱太守

乃松丹旒乃返素車葬期逼近停已舒徐未銘
於其藏先祭於其居邇而計之十七年餘內為
郎而外為守死為神而生為儒山川無改榮哀
頓殊足占予歸之既久矣孰知君從之可傷乎
尚饗

祭肱臬李方伯文

人之相歎或相面歎人之相知貴相心知公年
既長予生較遲忘年之友通家之私情非一日
知歷三時予方垂首公已揚眉教言黽勉勿憂

棄遠既而同朝退食委蛇久而同歸詩社追隨
義投氣合無少嫌疑予之益友士之嚴師昔君
官守未竟厥施而然隱迹亦甚奇食能節慎
步更無以止之不止耄順疾乃真性理不
可推目前船候門擁群賢無何後往堂已施帷
許劍未酬埋玉有期落花滿徑無絮連堤人情
改舊山色猶斯戶無或履池聞釣絲書存手跡
鄉騰口碑空留名姓不覲顏儀刳牲充俎挹酒
注卮謹因薄奠申以微辭相知日遠相歎日滋

祭文三

交鮮同志恨將語誰尚饗

祭岳夫王古泉巡檢文

賦性善柔今高朗遇事執持今矯強一身無羈
絆今偃仰慮家不振起今恒快速能承事今官
長近能和睦今里黨博陸時一為之兮技癢生
平所深惡今幽莽兩任有聲兮敏爽上官見知
今稱賞解職歸來今慨慷一疾不救兮長往心
為勞兮夢想耳日久寂兮影響生治平田兮
如掌華歸先兆兮佳壤聊陳薄奠兮稽顙嗚呼

哀哉今尚饗

祭右川康母太安人文

女生有不字者矣字而與命多違女生有不壽者矣壽而家計或微惟太安人夙稟賢德茂著音微治家勤儉其殆庶幾布餘常暖粟餘不饑育雛則盛食豕能肥使令奴婢恩而有威鮮明冠服燦爛珠璣福稱今備壽過古稀水聲遶舍山色當扉景物如昨一疾長歸寒雲漠漠雨雪霏霏鶴驚獨喚鴈不雙飛風飄哀響月缺圓輝

祭文三十一

衣存舊線床委斷機親知失庇孫子無依與夫君為夜臺之伴傷仲子如朝露之晞聊陳俎豆載拜庭闈若聽遺言於彷彿恍瞻慈貌以依倚尚饗

祭東里祖母陳氏文

老夫人之嫁也適楊煥之方與老夫人之長也正楊業之垂成老夫人之歿也值楊運之遭否而奇禍之橫生老夫人之葬也則又楊門之甫定而人心之載寧勢變多端壽幾百齡行將離

東鄰之故居而即東鄰之祖塋事當文者且待時而有言難盡雖有文也因重感而有決如頃尚饗

再祭右夫王古泉文

居官雖小勇退見幾能官無營構家相依為吏克修其職終運生成古朴不煦智識病卒踰歲一月如飛山青水綠物是人非音容久隔涕淚交揮迨茲伊邇時當披衣風霜蕭索景雲日斜暉丹旌飄飄白馬駢駢旋後扶助不至與微子必有立女各有歸數口無累一家俱肥惟神更加冥佑薄示靈威來儀來格是祝是祈尚饗

祭文三十二

祭峯亭馬母金氏文

八口之家中人之戶十年之間不無變故試觀馬門亦足為據先哭其子次哭其父母又繼之飄飄仙去年止十餘令人驚怖無乃善爽其報理不勝數耶然而生則人頌之歿則人痛之惜老並福而人重之惜其仲子能文而未及用之耳母素有德既述其德而誌之母塋有期敬先

其期而祭之子孫讀書科第將引而嗣之厚蓄
大發是不可坐致而立俟之乎尚饗

祭夾谷孫主事文

嗟乎孫兄官雖不久猶愈於孟浩然之終棄
未大白亦勝於吾子行之赴溺空高殷浩之虛
名未遂班超之遠志有陳元龍之傲兼阮步兵
之肆其衆口交憎終身蒙刺識者已是昭明
昧者任其疑似聊具鄙文敬將薄祭難陳心事
之萬千用報相知於一二尚饗

祭雲峯王士登文

契交云歿悲痛難禁嘉賓雖多無如子之同心
詞人雖多無如子之知音謀客雖多無如子之
深沉直友雖多無如子之規箴文伯雖多無如
子之博通古今隱士雖多無如子之增重山林
醫巫雖多不能驅子肺病之因尋亭臺雖多不
能起子乘輿以登臨茶誰與相較酒誰與同斟
書誰與共閱詩誰與長吟田本躬耕而沃美村
遺手植以陰森空掛延陵之劍絕彈伯牙之琴

有言在耳有淚沾襟香浮於案殷實於饋我乎
竭誠以致祭神其不棄而居歆尚饗

祭廖士安國恭文

幼與君同學治且近隣長與君異業交益相親
予之未遇也每待以上賓予之致政也不視為
逐臣世衣韋布喜接縉紳賈雖營利推以濟貧
農惟務本成於克勤親疎百口仰賴一身門庭
穆穆孫子循循行樂憚於遠遊真乃不出鄉之
閒人質直不至違俗則又善居鄉之良民男女
森以成列因而多同鄉之眷姻壽考得終正寢
將為祀於鄉之明神穀肥且美酒溫而醇豆登
宿具几案是陳如親儀容之肅肅若聞唾語之
津津尚饗

祭貞菴劉郎中文

垂髫讀書終身肆力德業乾乾威儀抑抑半生
舉子飛騰未得三載為郎陞遷在即處則
作人出則勤於供職歿而望門者悲生而
者式不求名而自得名敬之者無論識與不

進士不第負其才養子不存負其德人云天道茫茫予更憂心惻惻塋卜北郊魂返南國憶昔東燭寓書時當夜直只今縮酒陳牲來上朝食如聞聲音如見顏色有言在耳有淚沾臆誌文未索而先成素行庶幾無遺失自視欲然報其生前為猶薄見者過許待其身後則已極尚饗

預祭西野袁翁文

文山之友於其未死而先祭之靖節之文於其將死而自祭之近世黃五岳病沉祭其未故之

祭文下六

神而皆弘麗之詞予於西野雖願其壽每懼其危志文既有作祭文亦相隨寧備而不用恐用而後時此舉本出於二三友之同志予以報答乎四十年之相知

祭張尹乃尊王泉翁文

於惟顯靈世鮮比倫歿當稔歲生際熙辰古之逸叟今之良民行兼衆美壽臨八旬有子績學甲科發身邑之良牧國之上賓誠心善政厚澤深仁聞憂解綬將及征輪士民悲慕僚友酸辛

生數享過情久食真朝躬靈次薄具聊陳然感之者既非一事亦非一人宜其哭而莫之者無分乎章邑與寧澤尚饗

祭周府憲為孫國將軍文

於美 皇明賢聖聖孫子純繩周府鎮平崑崙繼聲真乃宗英嚴毅公清孝友忠貞有學者能無伐無爭捐貲助營新學脩城問寢不驚差喪不寧鄉涕其名為集于庭踰達 朝廷特勅褒旌嘗考西京劉德擅稱有子更生校讎五經麟閣圖彤公之教成家器西亭可作世植六十四齡公乃仙昇春秋五更未敘微誠千里馳情再續前盟曰惟此行尚饗

祭霍秀才夷劉氏文

於惟顯靈生成出類口無長言目不流視遇婢慈仁治家勤瘁家雖中人百九克備夫主清渠瑚璉之器砥礪清操堅持雅志白屋終藏青雲未遂相敬如賓惜老無二可比古人名缺姓蓋據其懿德可父延世一疾無醫壽止於是人死

如婦人生如寄當其早年父母先逝無父何
無母何恃其在于今差可慰意有甥代猶有女
代嗣福不必全人亦鮮麗卜莖佳壤祖塋之次
教陳薄奠友朋之義我乎竭誠靈其不昧尚鑒
祭賢媼王母楊氏文

父乃士中之烈夫為入中之傑子稱里中之良
孫非族中之劣應役輸租保殘守拙幼有雅志
貧不改節方其盛時如火斯熱土田膏腴僕夫
羅列器物堅美飲食豐潔長幼咸安親賓齊悅

或得於身經或得於傳說悉由賢媼心思既竭
女才有餘內政無缺中意以來如霜摧折見者
悲涼聞者哽咽賢媼將茲與夫同穴予忝眷屬
觸時傷切牲案載陳酒鐫敬設伏惟格之雖不
可度幸勿吐之若不足屑尚饗
父楊環有士氣
上同會問縣
如何應以望除害安民後縣官之曰吾
楊秀才不啻親子姪奈何獨為是對人言
相愛乃一人之私語直陳其短乃有公
官竟奪職去環由歲貢生作教官有學士
盛名門下結一子應徵善人也二
門戶可

祭龍岡張尚書文

小弟與兄同學者十年同仕者七年隱見不同
者二十五年由後邇前歲弱蓋四十八遷矣中
間會合同慶者之而離索者過半焉乃若膠漆
之情金石之交日愈久而既固且堅一勝之中
世兄與與川二兄最貴惟兄與似蒼望湖三兄
最賢言者猶謂兄有權術居今時嚮蓋有不得
不然以正卿考績人咸望其躋一品而日三宣
方任宦途順遂忽逢命運逆運不能候問

之鄉歿也隨眾哭迎於齊川樞停柩第堂設几
筵差期尚未有一定之日恤典將乞於九重
之天泛愛惟及夫大衆此情素於弟而獨偏文
以宣痛祭以致虔有酒盈鐫有果盈籩絃化爐
邊之殘燼香飛爐上之輕煙舉目左瞻右盼是
心似沸如煎追憶雄談於往昔恍疑偉貌之周
旅尚縈眼則欲俱侍郎龍岡病歿在鄉時
祭內兄張德浴文
始必有終生必有死內兄始生慶克閭里長有

才舉家是倚室無私藏親有井旨不事外飾
實諱內美衆口同稱可徵素履足食足衣有孫
有子壽踰七袞一疾不起卜云其吉葬期何
何以奠之清江之水焚以素帛薦以芳芷猜忌
強梁世人可恥兄惟善良克全終始嗟世如彼
慰兄以此尚饗

祭張典史母王氏文

幼則女工勤渠嫁則婦道誠乎上則能孝翁姑
下則善馭童奴食則惟稻惟魚行則有馬有車

祭文三十

子則千里之駒孫則五彩之雛慶則或耕或漁
出則為吏為儒名則他姓弗如福則命婦無殊
生則敬事其夫歿則遺教諸孤疾則醫卜奔馳
葬則隣里嗟吁訃則黎庶驚呼祭則靈神怡愉
尚饗

祭梅菴張州同文

與人不較當時以為大度今猶惜其小好飲
休當時以為洪量今猶惜其少豪放難羈羈時
以為過狂今猶惜其矯仕宦不達當時以為太

出今猶惜其巧人生八十可稱大老流光
有如昏曉不及時為樂而徒莫莫休休營營
擾人如春華遇雪便殘迎風易了君獨超脫因
得者不同流俗之滔滔可稱人物之表表予
生雖晚相知甚早敬意乾乾祭儀草草神如來
歆足占舊好尚饗

祭妹丈袁一新吏目文

予妹之歸君也值家計之方昌予妹之歸世也
家計漸不及常究其所以為係乎乃翁之病石
而不專在予妹之存亡初襲殷富有如良賈之
深藏所積既散不尤世態之炎涼雖開口訥於
談辯而凝身則極善良好飲有洪量質直無他
腸再為州幕政尚慈祥福星一路仁雨兩方旅
病客死士民感傷歸而將葬卜地南鄉何以
之有酒椒漿何以慰之子女成行禮不足而
有餘文雖具而言難詳新愁舊結往事微
其有雲而米格足占念舊之無忘尚饗

祭文三十

祭東臯魏省祭文

人命百年能有幾何流水無情總然赴海落花

不語忽爾辭柯管夷吾之哭鮑叔牙淚下如雨

顧長康之悲桓宣武則何人友凋零每恨

知心之少少年豪橫堪嗟刺目之事定蓋棺

空憐爾遊閒奇載酒不復予過來格來似明神

勿棄惟魚龍肉發品無他尚樂

祭梧岡王太守文

嗚呼三兄才果而隨性實而專存心有足稱乎

爾制行無可議者焉由布素而致身為太守二

千石謝金紫而潛身為逸叟八九年居鄉而四

鄉服其善在郡而一郡頌其賢是其出也班驚

駕而沐恩雨露其處也狎魚鳥而寄傲雲烟生

則見者效法歿則聞者哀憐吾日三省依稀乎

不失其一歛時五福庶幾乎能得其全仲冬廿

二將即重泉愚忝葦葭之戚契同金石之堅既

作誌以藏之墓次復為文而奠諸几筵酒薄不

足以酬素交之厚物微聊以表鄙意之虔具

色心疑屋月憶聲音淚洒冰天尚饗

中麓閑居集文之十二

章丘李開先

記

重修濟南府治記

濟南為東省首郡不但土物沃饒而城隍館舍

五郡亦不先焉惟是府治規制濇露棟宇歲久

破落地形前隘後庫水無所於洩人無所於棲

每逢積雨少有全垣屢經葺理勞費不貲長吏

固知其非計然以土木工料破冒繁難又憚於

關白經畫甫三歲陞擢去矣補偏救敝因陋就

簡天下之為政者大勢如此固不止一府亦不

止興造一事云耳唐咨喬公起家進士嘉靖庚

子遷遷郡守履任之後見堂廡日就傾圯難為

出政之區慨欲改作以歲災相屬又惠未及民

不為說使乃以清白自將精勤遇事處上恭而

有節御下嚴而不苛賢僚直託以腹心疑獄如

見其肝膈重刑莫用吏鮮驚行抱鼓稀鳴市無

狗盜多方增賦以粟易糧練兵無虛禮士以實

麗省之郡仰承撫按諸司之所責辦雖五馬
千石其尊貴加於縣屬不多也候謁揖拜
以破暝而往薄暮而還燃炬而後視事公居
無難色而綽有能聲非其強幹之質得於生
成而剝割之才由於學問吾見其不草就則
淵倒矣越三年壬寅政成民和乃謀之同官
請之監司鳩工量財取石於歷山之麓伐木
於太湖之濱以平直而市額米以賑飢而
役丁夫為大堂者五間後堂稱是樓亦稱
是大門二門以間計之各三經歷無磨厯
亦各三碑二座周圍樹以堅墻低窪鋪以
美壤由是望之森壁即之安平輪奐鮮明
而門墻軒敞信乎為出政之一大郡所也
為費不過六百金計時未踰九十日用力
少而成功多非其調度周詳何以致是其係
文鄭李二別駕孫吳二通府一劉節推皆贊
襄有功者懋會落成之後走書章城索予
記其事因記而後告之曰不一勞者不久
佚不暫費者不永寧然孔子作春秋築一臺
新一門無不備者

昔所也謹其廢時奪民也唐石谷此舉脫
非善於來時用力雖久佚永寧不貲也況
於作無益及為不急之務者乎唐石谷推
西安矣余出使日親見其行事而歸野田
侍郎原對山備撰同稱之嘗同知江矣而
陸儼山官詹稱之猶六韓康也嘗徵取至
京矣以王府為眷屬不得備宿衛仍補外
僚此出於王太僕一時激奏後遂沿襲而
不改立賢無方此人心同望於聖明之朝
者也揚遠翁魯疏之與唐谷由此內拜行
道濟時必有大有可觀者其守濟南也余
為還部郎力薦之今其政蹟視表忠之在
東都侯霸鄭洪之在臨淮何以加焉唐谷
有古良之風而余獲知人之名矣能政而
又能新府治諸公之所知者其前事或有
諸公之所不及知者乎因併記之于以傳
來而繼往唐石谷山西霍州人名瑞字觀
之陞任河南副使鄭名紋李名素孫名名
欽名九經而劉則今兵部名壽者是已

後知軒記

予家城市人事業委應酬為勞老母在堂於禮
不能遠離日惟避喧南園內園去城二餘里跨
一蹇携兩童凌晨而出薄暮而還稍得塞充宇
神繹尋舊業而讀所未讀之書園無雜木栢可
三百株松止有五計其植日總四十年而已成
林雖盛暑洒然如秋遊人嘯咏多藉坐長松下
園地宜栢而不松北方重松而次栢傳稱毫宜
松安邑宜栢又謂栢之視松猶伯之視公也然
則物之輕重及生性豈不各存乎地與人哉松

記

栢之間有一草廬歲久敝漏不蔽風雨且卑隘
如坐甕中不得已改作焉撤草而覆之以瓦左
右置牖前後為門疏朗空洞落日後猶能辨繩
頭字中設一扁名以後知軒夫栢栢皆後凋村
也必於歲寒然後知又居之四面通明者為軒
孰謂斯名不情稱哉嗚呼晴暖之日少陰寒之
日多經殘而教弛朴散而風漓脂委之士淪節
之臣面而不心之友接踵於天下久矣在下者
回宜苦志堅心豫養栢栢後凋之節在上者尤

當揚休布和不可構成歲寒後知之期云軒凡
三楹在園之中央并迤北徑亭同經始於嘉靖
甲辰七月望日畢工於八月朔日至九月晦日
中麓山人自為之記

竹隅季大夫德政碑記

民瘼之關要在乎徭役徭役之編審難於稱停
雖之天下皆然而東方甚焉何也人情畏後里
老徇私黠吏舞文積書弄法歲時豐歉不一南
北水陸獨衡泉堤開溜快壯鄉兵歲額京班驛
遞柴版輸將徵調差撥園操歲無廢月月無虛
日法令滋章財力困踣久矣州縣長吏三年必
逢二審後次常勝於前在本治多有可稱以之
帶審他方每每不及得非近而易知久而習知
耶在廉幹者尚如此下此者勿論矣弊端所由
而起徭役不得稱停以目所親擊東方在天下
為甚識者諒不吾尤也竹隅季大夫以名進士
出補濱守歲丙午期當審後藩司以濱後獨最
撤審蒲邑蒲維所屬然他方也非近而易久而

習者也受撤後不以示人佯以他事行縣群里
書華於庭下出其不意各報事產丁力人無遁
情冊為實錄開審日設法精備御下嚴明又
科算贏縮揣摩情態往時收影射之弊格閣
無遺旬餘編定揭榜通衢觀者歡呼雷動以為
家置一守未能若是其平也譬諸極準之衡物
有輕重稱量不差發硯之劍事無巨細迎刃而
解矣且文雅操持學術述作不惟一時鮮儷維
求之古人亦可也今西夏王都巡撫傳於演堂
白樵園惟渤海而古來稽史有黃黃演即其地
而季大夫其墓是歟蒲民張野等請於施知縣
將欲樹石紀實施云今春非惟便民且便於官
然刻石恐非夫夫意也必不得已其報政有
期行且轉兩之內轉時領德領功兩無心而三
有蓋上無心於下老廢下無心於上之知公以
得衆德無不酬善是勸後是之謂兩無而三有
焉此舉無美矣施乃會以公事過臨因賦之詩
徵文於余余笑難繼然不敢溢笑亦不解賦

善祇以積懶成病涉歲不著一言兼以見任難
之忽一日青衣走報曰大夫行矣可無嫌矣遂
書此貽之大夫名德甫南直隸太倉州人

重脩三官廟記

章俗城內不棲遊客城內外寺觀殆之不過六
七處四方來者利其直庶物豐酒醇醉易然頗
以夜宿難之郭有西以東為最人烟斷處兩路
交分舊有三官廟當其衝歲月推遷風雨侵剝
殿屋鮮遺院廢花深茂壁蝕道古槐雀啁荒涼

記

破落已非一朝夕之故矣廟西續江橋乃武定
袁僧名無住者所造也橋雖五泓然壯麗精巧
甃皆青石為費不下萬金正德末年山水大發
橋遂沒而改作今廟又廢而不修既無以表壯
觀又無以棲遊客縣為東藩之最而郭乃景一
縣者又東三府之所經遊而兩路交分者也茲
不重可惜哉廟主洪果者苦行僧也力欲復之
義會趙相等以社錢來助於是手名工治材鳩
衆築土重門雄梁正廟巍巍像設尊嚴金碧丹

腹不待積久遂成盛緣橋雖圯而廟存猶足以
壯觀而棲客東郭不失為最勗果亦不小也僧
與會長以予林下散人每樵庵必過此靈境托
妻父張封命為之記妻父行年八十有九鄉賓
也壽官而又樂善人也予性好遊燕不敢違尊
長之命乃述廢興始末畀之勒諸石以垂永永
且從而問之曰三官之名何所始乎得非漢
之李世耶因山祭天以為夫官因土祭地以為
地官而濱水祭者水官也古人又云較三官於

記小

絳河此非其托始而何耶持教祝禱有益於
國賜福赦罪解厄有益於民因係之以詩俾後
之祭者歌之其辭曰東橋復東爰有琳宮是移
物換瓦解土崩陰廊寂寂古樹童童劫灰歲貌
金像塵蒙遊人不到野鳥為叢於惟善友感嘆
摧衷僉謀而合乃始厥工薙其蔓草載築頽墉
列槐日麗鏤篆雲封飾以塗茨蔽以簾籠浩劫
齒光炫耀流虹容衛既肅精誠感通青靈紫微
賜谷俱隆五七九炁三官各功有求必遂恩比

蒼穹三災速避萬福攸同九玄七祖四府八紘
聖神普照心念不空四民奔走聚儀也絳恭勤
香火考鼓鳴鐘登歌有聲拜舞有容祀非不經
神固時恫為詩蕪劣不雅不風刻之金石以俟
無窮

萊蕪縣王許村重修玉皇廟記

人言物理循環無定廟宇興廢有時小而譬之
人家大而國家亦若是矣嘗觀西京雜記東都
志略以及青陽宮等碑近又得西湖志讀之乃
知治世非獨福民而神亦與有福焉不然一次
兵火則廟宇一劫灰矣如靈光獨存者能幾何
哉人國家之譬其亦有以也 皇朝承平日久
廟宇創者無算廢者咸興如萊蕪玉皇廟其一
也廟在王許村去城五十里西近岱嶽南對徂
徕北通濟而東乃蹈海大踞自其廢後不惟居
民落莫亦且行道傷嗟李子鄉人有張惠者與
本縣韓春韓恭韓道并地主韓崇各脩靜業同
結良緣以為竭虔妥靈之地至於旁穿上漏墜

其丹望兩壞垣墻非吾輩之責任哉乃勞心力
日錢帛蕪募及同臭味者為之大殿三間卷厦
稱是兩廊十間鐘鼓樓各一座廟規浸盛神氣
如生雲流珠網日耀璇題張香火而奏金石永
為萬靈拱護况國運與天無極是廟之長不
卜可知矣向寓京師日曾遊西山寶剎琳宮
飛樓傑閣歲復加修即此可例他方極盛之會
西京等籍有所不及載者矣世人如鳶魚然自
飛自躍豈知天淵之大哉或曰玉皇本瀛陽張

記十

姓借白雀之助竊騎天翁白龍振策登天翁乘
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便杜門易百官封雀
為上卿以是獨得尊貴廟而塑之何益予曰言
涉不經存而勿論神道設教使由不可使知天
下名山大川非得廟宇充斥乃奸窟盜藪耳問
者悟曰長治福民又有資乎此

介休侯氏祠堂記

禮五經而重於祭以報本追遠事莫先焉中饋
子既解官靜居每欲集古今祭禮酌其經久可

行必自祠廟始乃取開元江都禮參之以徐
邀繆襲之說覺其未備也廟制用徐潤之家祭
筮日用賈頊之家薦與獻薦新用鄭正則之祠
享至於識族降送陳器祝文視牲烹饌則又用
范傳兄弟寢堂時享等儀標以李氏名目不
敢施及他族欲以是月舉初適需化侯簿將致
政還其鄉而以祠堂記走使見託其禮與中麓
子所定者大同小異禮本人情惟以義起至是
為益信矣按譜侯氏汾州介休縣人世居介山

記十一

距城四十里許族大而且詩禮高皇重里甲
遷其祖至道為長迄今不廢歲荒曾輸粟千餘
石饑民多賴存活事聞勅建義坊今觀者
薄之曾祖也生福增享年八十又九娶郭氏享
年九十又四福增生旬與幼弟服都同事其親
以至高年竭力承顏順心先志郭以齒著之
乃以口進供養遺訓克遵幼弟亦壯甸之
多其族也弟之事之比之父禮稍殺耳服之
一如今六十七將來壽筭不但如父母之

娶董氏生子二長天祿業農次天爵任儒化主
簿善政得民清操出衆服娶雷氏生子二長天
賜業農猶天祿次天叙任寧晉主簿政與操猶
天爵繼娶馬氏生一子業儒都娶梁氏生子亦
二天秩太學生天與亦業農天祿子冲教學生
天爵子保國天賜子康國亦太學生天叙子應
祥應禎天秩子守國天與子守分康國子宏俱
業儒子孫蕃衍家計豐隆天之與善人不棄其
報矣其手澤心聲父作子述男女各守其法士

記十五

民悉稱其賢建祠之外更有遵教堂并鄉約可
世傳者况同為鄉賓非難兄難弟而何今之縣
佐乃古之下士制惟二廟一壇止祭祖父以上
遠祖則為壇祭之侯氏子孫業儒者多厚德所
流必有列卿上大夫祀遠而傳久者但不可恃
其盛而怠於所業云

長山尹溫公生祠碑記

為治有切要之言曰天下安危責守令又曰欲
知民疾苦先察吏奸貪吏而賢廉則民無疾苦

而天下又安古今稱善治及善言治者莫切要
於此矣爰余在吏部以論人為職最久出使及
扈 驛往返不啻數萬里所接有司亦多求不
為民者老千百中而有數十人賢而廉者於數
十之中又止一兩人而已所以生民不得息肩
今天下雖安然不可不早為之圖也余既罷官
歸田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接見士夫更簡有
司視昔不知何如竊料或更難矣章邑密邇長
山多有傳言溫公之政之善者徐而察之果若
人言溫公往來濟郡道必由章有時枉顧則見
其特重謹畏與之言時政則豁然於中言民瘼
則戚然於外蓋留心世務刻意時艱而人言傳
誦有不能盡者政成物阜澤沛民嬉一時吏於
東土者或舉之以勸其僚或稱之以勵其屬上
下莫不賢之遠近莫不廉之撫按保者六獎者
四太僕二司及部使者獎者十餘次以 欽取
選授法從在臺中有直聲巡遼陽得憲體行且
巡他方陟崇階移其所以親民者而大行其道

天下之安有賴焉長之省祭安汝相民王脩茅
等建祠有公之貌等事其中隲棟飛甍然金墩
碧有過祠下者儼然親公之半采而劃然聞公
之嘯聲至於百歲之後方勤者大以永其思以
報其德更伐石紀實而以記文請余以為舊嘗
交遊且兩縣密邇知之真而言可信余自以既
不復有隙日談吏治而間見士夫猶為多事豈
可更為仕者致文辭哉安王二子請之愈堅云
此縣縣大衆之意特為轉達此碑記傳後知其
人以追其餘韻流風知其政以續其良法美意
後賢有資不獨永思報德云耳於是據其行事
之大略為記以貽之曰長之白山驛走遶馬久
在齊河今則請於上而歸於長而昌邑之在白
山者亦即歸之一舉兩便推奸避事者不肯為
畏上遠德者不能為本地盜運後之至苦者力
主罷之歲省千金之費東昌船夫後之至重者
則設按以收銀兩派衆以便催科事易辦而非
仍前獨累孝婦河舊惟架木為渡壞則病行客

他如石人公乃擇人督工橋成而民不告困
均徭賦傳東方大差也一則三年一審一則十
年一換入戶登耗財力有無設法精詳宅心平
恕明察之下二差各得其當里甲節費城隍屢
修點視倉廩賑救荒歉疏通河道徵派稅糧興
學恤孤省刑舉廢縣庭如蕭寺官宅如郵亭無
留訟無餘物其勤儉可知而待士夫則豐厚適
宜禮敬無失此皆不能備書至於已考滿就道
忽聞姚賊弄兵旋復歸縣以其去類神不遠恐
境內驚疑又上司來者繹絡佐貳或不能支安
定接應以身任之不自知其為行客也既而飛
檄賈三齊之勇連牙集諸道之兵費不貲而事
克濟寇既平而名愈振在他人有望風而逝者
矣况肯來於既去之後耶嘗讀漢書循吏傳南
陽以溉田疇潁川以興禮讓渤海以弭盜賊膠
東以增戶口止以一事可書而名流後世公之
可書奚但一事而已又嘗聞長之前令有聲稱
者如郭侯鏡黃侯昭道喬侯遷岐張侯鐸各擅

一長公皆兼而有之矣嗚呼是碑也豈非前之
德政而後之龜鑑也哉公他日或為都巡或奉
特簡後來東方行縣至長見祠與豐碑必自
信其得氏且莞爾而笑曰牛刀割雞今得飽飲
矣公名景葵字汝陽號三山山西大同府人以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抵任至二十五年五月考
滿二十六年二月被徵去

修興儒學堂修文廟記

博興自有縣治即有儒學一新於成化十九年

記十

姚尹再新於嘉靖三年張尹一壞於嘉靖二十
三年雷雨再壞於嘉靖二十五年雷以急於廢
遷不及修邑故於歲歉不能修以致正殿兩廡
草薺其上塵積其下題梁內朽甍破旁傾不蔽
風雨而蝸牛篆其外露見星月而碩鼠穴其中
此不惟儒者悲涼而行道亦為之嘆息學生相
介等觸目激哀相與謀曰釋氏要端之徒吾儒
之所貴斥而亟攻者也乃能苦心受戒募衆以
財成盛緣而起雄構大新其殿宇金界圍七重

之寶樹畫梁擁五色之雲華落成或為千楹之
雅會次者亦足為一方之巨瞻所謂天下名山
僧占多者也吾輩及不彼者可耻孰甚焉遂請
之長教尚榆溪分教施梅石韓忍齋同心一體
師則指俸生則指廩未為廩生者又各捐金猶
恐不足以集事又告之鄉士夫及邑之尚義者
各捐金有差致仕趙祿暨孫學等十人則又其
尤者也董工者最公勤執工者皆在覓力不勞
於民財不出於官人言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
不天來終頃地出蓋為妄興作善侵漁者設也
是役也乃義難但已情不忍坐觀況不傷財不
害民大有益而一無損者乎始工於嘉靖三十
六年二月至四月功過半而邑侯華昌劉翁亭
適至謁廟之初面其役即慨然於懷曰此吾有
司之責也遂亦指俸而趨其成發薪梯塵易
正傾補上漏而塞旁穿無復蝸鼠之害高廣雖
仍乎舊而丹朱則煥然一新足以時居游而
瞻慕如聞當時金石絲竹之聲而觀聖賢揖遜

記十

雍容之盛是役也所脩不止殿廡門及臺端錦
秋亭亦皆整飾敷意此事不可無記以中麓子
文有虛名乃屬潘生輯崔生應鵬唐生思恭思
敬諸君草玄之廬拜乞為文以光其事歸將刻
石而永其傳吾章脩學久矣衆亦凜吾作記以
失事狀尚未脫稿今乃先為他方成之固不失
速者之心何以塞近者之口耶然近可坐待而
速不可空回因記其事而後謂之曰是役也五
材之需百工之費誠為不貲使非義舉則是魯
為長府衆人舉事似乎作舍道旁畢竟不勞而
集此可見人心之公人力之齊矣然設學所以
儲材立師所以端本飾行所以明倫考業所以
居功觀廟廡之尊嚴所以作敬畏而希聖賢也
今之學者多逞浮辭而寡真見昧實際而率冥
行工文不過欲登科第擢青紫爾能脩朝而
不脩行亦何足貴博與古稱坦直儉朴
地由質而文宜易為力脩廟興起之後
登上第者每三歲永不乏人矣昔呂東萊

無及舉業朱晦菴以書止之東萊復書曰若不
開此一踰則堂前草深一文雖然舉業之精者
與道術一也記終以此望博之諸士加意待吾
章記成又以望諸同鄉之士云

臨朐縣重修儒學記

述觀往古有司徒貢子之教而後能成其才得
實用漢設博士於太學詔郡國增學官舉孝廉
故其治為近古嗣是而降有得有失其得者亦
足隨時成治 明興法古學校布滿天下師道
嚴而學政備教則尊王貶霸文則崇雅黜浮讀
書之聲無間冬夏照書之火接乎晨昏輔治庇
民自科貢之外他途百不一焉蓋追往古而隨
西京矣自教化弛而文體變師之上者徒以出
題發問校藝識文為能而身心道德則一言不
及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竊乎腐爛之語出
入乎口耳之間以幸主司之見錄而身心道德
既無聞於師又不講於友今更為玄虛鑿空之
文而前輩渾成博厚之氣清矣齋舍荒而莓苔

滿徑結誦歌而博奕爭場膳堂之會食久寢給
油之良牧無聞冬夏晨昏少有聚而舉火讀書
者且學職多是貢生考滿無功績者必誦河泊
與遠方自不能舉而責其以舉教人不亦左手
今聖天子在上久道成化文風大習變而之
古復聖祖之舊非一日矣因記儒學特
前迷之而後及其重脩之由且駢之有學初自
宋之紹興間金元燬於兵火洪武初始復其舊
至宣德丁未馬公愉以狀元及第為世名臣文
學之士自是彬彬焉盛矣嘉靖辛卯中都諸君
實嘗尹於是增飾之後久而傾圯丁未光山王
君者來視篆之初即有志脩復及政成而時和
民信而可用乃斥贖罪之金率好義之民市材
於他方創陶於美壤以善手藝者執功以有心
計者董後經始於夏五月訖工於冬十二月時
則履任之次歲云殿堂門廡齋序厨庫煥然一
新恍如入數仞之宮墻而觀三變之容色法誦
燈火充斥於其中冬夏如一日晨昏如一時也

君名家十字汝希號淮川先大夫為御史有抗
直名後贈光祿少卿君能世其家學解太極論
周官惟致力於身心道德政則尚簡省刑平徭
薄斂綽有古良之風其為教也能盡提調之責
而革澆漓之弊以復祖宗之舊而體聖天
子之心司徒胥子亦彷彿乎有古人之遺意自
以為學脩不可無記托吾同年友馮惟健致書
遠索時方居太宜人憂讀禮之外不敢他及
文事吾今禪除而君已遷官馮友又已下世前
約不可終負故為之補記寄諸新令尹刻石以
紀遷者之美而成死者之志不亦一舉而兩得
也哉

武城縣重脩儒學記

武城今之東昌屬邑而古之清河郡名邑也其
有儒學則自宋元始我朝因之學宮脩壞有
時係乎官其地者學政廢興有時係乎師其地
者二者常相須而難並盛也武學天順間一脩
後迄今百餘年傾圯甚矣廟廡已深秋草

鞠作園疏庫舍華又復長莓苔而巢鳥雀矣歲
丙辰儀封謝南洲來尹是邑履任之初慨然有
倚復之志以為必治之於相信然後役之於可
勞乃廣儲蓄勵操持公聽斷省浮費弭盜築堤
不三年而政成知其時可乘而學工興矣請允
於當道協謀於同官托始於戊午孟夏落成於
己未暮春躬自督勸手出俸貲又斥贖金擇良
匠一以付與陰陽官王尚賢董之廟則巖巖廡
則翼翼堂齋噲噲而森森栗積有庫羞膳有庖
出入有戟門歲脩有號舍名雖重脩實則不殊
創建恍然觀聖賢揖遜之容而聞子游弦歌之
聲衆議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尚賢并庠生袁
舜問東來委託於予予惟昔人有作道州廟碑
及袁州學記者自塊無柳子與李構之筆惡能
著薛伯高之勤而表祖無擇之美哉然學記乃
文事中文事與泛然他作不同遂以鄙意告之
曰夫子嘗賢陋巷而許不作長府三臺兩觀又
譏之春秋其意豈炊其廟學子若斯盛哉得其地

而闢其學斯官師之責也地不脩非所以為官
教不立非所以為師知不能行行不副知非所
以為士然學欲真勿若剪綵為花學欲漸勿若
擊鼓催花知先而行後知易而行難故曰知得
一尺不若行得一寸至於出口入耳之貴不過
四寸耳若夫知行合一雖大儒屢屢垂訓不敢
遂以之為然武城乃先聖賢經由宰治之區而
名卿文士多生其間惟願致知力行不偏攻舉
業又不泥於口耳之間將來必有聖賢之徒基
大道棟明堂者不但科目之盛而已又聞南洲
乃旌表孝子之孫而曲阜孔門之甥也母氏孀
居五十年亦已旌表節婦矣家教有素宜其施
於有政如此南洲名夢顯河南儀封縣人舉人
章丘縣重修廟學記
先王設學校立師長群弟子於中教以道德禮
樂經術教其條法養其長老而官其材賢
治為三代之隆漢始於郡縣立學兼立周
縣先聖先師及元始間置博士等身通一業

者即補文學掌故射策中甲科至今言治者以漢得人為盛及世降而教弛學校為徒設師長為冗員弟子為虛名道德為外物禮樂為文具而經術為贅疣甚至執習氣之偏見聞之障為科目而忘本抵廢稟餼而老歲年口維佔俸而月長醉腹不經筭而日高眠有為章句之學者矣攻於脩文脩辭有為玄靜之學者矣攻於脩性脩命或更鼓舌游談閉目危坐而為假道學者矣此無他學校不脩學政不立致然耳我朝建學滿天下行實政而獲實效比述三代而陋兩漢於不居既乃學與政不繼其前而士習遂壞於後如漢以下弊端容有之矣嘉靖十一年後知吾章縣事者乃同年友趙文海性嚴而明政肅而敏屢事數言立剖接人一日不忘每朔望至學以為歛士習之振起必在學官之作新乃選匠藝僦卒徒撤泮祠出公帑費不及民工不踰時行無負於途居無嘆於室為之大致五楹明倫堂亦如之東廡三十楹西廡亦如之

門兩重坊三座增數十雉兩齋及號房數十間宰牲貯庖厨竈各為之所碧瓦鱗次彩堊聲飛臺榭丹楹踞覺藻枕殿則尤為饒觀十二年三月始事十三年二月訖工中間有因寒暑暫停者總之不及一年兼以予乃邑人託友生劉璠張澍李時貢持王從龍所述事狀問記於京師予以方任吏部管司非為文之時又脩學大事非能文之人辭遜不敢當衆又不可轉索他作遂稽閣至今雖琢石光潤偃卧學中未有一言登其上者每入學見之常嘆其是予之罪也文海以參政不祿而友生亦無一存者其以禮教請督工者致政通府高據縣尹楊盈同督者乃鄉耆徐冕王言尹通劉豈趙夢弼張惠高龍共十人存者惟張永通一人當時主者與督者俱有行檢材幹故其費省而功倍如此嘗見他處興造用不貲而工不盛有方報完而即告壞者又有換數椽添百瓦即申報上司脩理所用若干餘悉自為侵漁之計又有易其扁額即繕無

前之儒績者視之文海可規甚矣然脩學宮不
若脩學政脩學政不若士子各能脩其身三十
十鄉試中式者大不及舊議者以為北山伐
石洩氣東橋斷而水無聲又以為學前無業廟
學並峙不如法但甲科衆而官品崇亦一盛一
衰常理然所謂材賢者又不專係乎此如魯稱
尼父漢稱龔成唐稱文宣宋稱玄聖元稱大成
至聖文宣王今復古禮稱先師或笑為東家丘
或議為喪家衰鳳者或將撤祀於蔡京閔里廟
屢屢火災夫子之道何嘗有不尊吾鄉諸士子
惟脩身以族之可也一脩身而天下之事皆於
是矣處則著述出則功業復國初而遠西漢
軼三代不難一切雜學如前所云弊端可無患
矣是則前人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光其
前也今嘉靖三十八年學又廢而當脩矣不惟
人不存而事狀亦不知所在矣予乃深負愧而
重有感徘徊學舍想傳舊景追而為之記以紀
前美以詔後人觀者不以為雲烟過眼及水空

學華錄則萬幸矣文海名流陝西三原人歷
有勅蘇聲縣左主生祠亦以備學之功居多云
尊嚴勅勅樓記
士有發仕途三十年官階已峻猶未沾一勅勅
命之賅者矣亦有拜官一日而即得者矣此
乎乎所遇耳渺渺小子起家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因皇子生父贈承德郎等封安人予及妻
封亦如之繼陞吏部員外郎又因冊封父奉直
大夫母太宜人予亦奉直而妻則宜人云 誥
勅赫奕 綸綍褒崇數年兩遇 恩為殊恩遇
為奇遇矣技諸一日即得者卒歸於同而三十
年不沾者不但過之矣特起一樓尊嚴其中歲
時捧讀一過恍如 帝語之親聞 天顏之在
即也傳家之寶吳香百朋而萬鎰哉惟願子孫
世竭忠孝以報 國恩仰附數言于此其詳更
載家訓中
心南樓記
園樓軒敞目可遠視四方心亦可隨之而四

嘗竊學東西南北之人而樓何獨以心南名爰
自十九世祖三遷而居始定田廬丘隴俱在南
山之南所謂歌哭於斯聚族於斯者也每登樓
吾心所之不於他而獨于南因名樓以心南而
并為之記云

藏書萬卷樓記

藏書不啻萬卷止以萬卷名樓以四庫貯類不
盡不似劉歆七略分而藏之樓獨藏經學時務
極之不下萬卷餘置別所凡五書文明火象也
又天地精華多則為崇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康
不災於火吾樓書不過萬以此名山大川其藏
所也矣必於樓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三字平部
論語猶歎於節用愛人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
又奚必萬卷而況不啻萬卷也哉既記之而後
繼以詩以見吾志 詩云古有楚史邈焉寡儔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問即知隨其所授藏書
之富更有鄴侯堆床掇架充棟汗牛諸子百家
六經贅疣多岐亡羊是則可憂辯也如賜藝也

如求科列文學子夏子游而端四教無言更僕
吾欲從之不得其由藏書萬卷聊以名樓

注目樓記

樓本高氏居剝於颶風驟雨及李子為主督工
計財刻日復完設扁加名今為注目樓云夫登
高則望遠身在樓上目力所注千里近在眉宇
此山後寨樓也千里猶近而山與寨無庸視矣
然不但忘登眺堪題詠而已田有惰夫及偷兒
以便於瞭望無不知戒者不出戶限而暇田有
餘力雖名之曰暇田樓亦可也

三宜樓記

晉濟鎮之北園名海泰園之北樓出樹杪是為
三宜地曠而高樓麗而壯以地名樓樓與地而
盛顧舍是而三宜之不亦盛且左哉嗚呼高則
無障曠則無際麗可娛目壯可棲身故夫月明
皎皎與兩祁祁雨雪霏霏以壯麗之居而據高
曠之地倚欄凝望三者有一不宜者乎時或曲
如釣潤如酥輕如絮細之有一不宜者乎又或

爛如盤勢如注大如手巨之亦豈有一不宜者乎此之謂三宜不以地名而地在其中矣嘗讀謝希逸陸雲及謝惠連月雨雪三賦有一得焉因樓而識其所得覽者請先三賦而後登此樓則所謂三宜者不待吾言而亦得之矣

平樓記

三十年前四鄉平樓可屈指數今則民貧盜夥十村而六七雖郭亦有之甃皆甃石大約高二十尺上下平其顛利於飛石禦敵緣原祖居非有厚積招盜樓何為者高三十尺耶以先隴前峙族人環居高平可以登望望隴起孝望族起敬孝敬有資乎爾此所以必樓而樓所以必平且高也

待月樓記

詩謂城高月上遲又謂山高遲得月吾樓南近城而東對山自望後必待山吐而城掛月始得賞不然停杯煞歌懷遠徒隔千里帶影不成三人祇付之浩歌而已扁樓以待月所以釋吾躁

心扣此而當待者多矣抑又不獨月云耳

四望樓記

樓稱四望者何北女郎而南距山東長白而西華不注望之近在几席間四山皆可卧遊也人孰無居而吾獨有樓人孰無樓而吾獨有山章俗不比他方城起高樓四隣必以為窺見室家止之不止且訟之吾宅後樓雖高却不為衆目得望山而遙為之主則四山者四座嘉賓也自官罷而閒因之興豪而遠不然得失闔於心奔走勞其形雖有時登樓茫茫焉張目四視則四山者四愁障也有所懲戒乃自為之贊曰人惟羈於官雖覽勝而心愈煩吾惟久於閒故望遠而興不關樓高三級如在雲烟可以叅禪可以養丹然非所好也惟蓄山海經地里編與夫青城記九域志輿地紀而已焉吾其迹於佛而出於仙日惟讀五書以望四山竊仁者之名以永其年者乎

長春樓記

種花利於養禾然難把捫校數歲之中得失半焉得則市銀錢多而易鄉人日綿為硬貨地宜種此者惟張林鎮東西一帶但有百畝者銀錢之外雖家有數百指衣布而觀綿無不溫暖如春長收則長春矣農人覬望豈有涯哉吾堂既謂之暖餘則接不謂之長春可乎

近濟樓記

濟河去城六十餘里去村止數里而已以地遠而直無是故有地無煩以地多而望難是故有樓而無煩以地多樓以多設大抵瀕河皆沃壤宜百穀樓號近濟其亦幸乎其近之也歟

連壁樓記

此白塔樓也然不甚高仍舊而稍增飾之與縣橋小樓相接如連壁然遠可望阡陌近可望塲圃省稼省耕不勞餘力詩有之稼穡維寶取名連壁不惟肖形亦從而貴重之云

有埠樓記

有埠高而地平村落乃在窪處長氣成

一得所樂土也高樓南出北與埠比肩足以發騷人之逸興消暴客之邪心此李氏故物也而予以同姓得之然又不但高埠普濟張林步村油里鎮皆同姓者也事出不偶因賦一韻而絕句捐諸樓之最高處高卧擬袁安高抗擬元龍二人無不可但不擬揚雄物本無定主得之幸同宗示人何不廣四海極克封

覽勝樓記

是樓也在水寨之南隅下方上平高潤俱二丈餘對樓有二池一魚一蓮遠樓皆瓦舍一廳兩廂獨壯地本卑下營造頗費而樓費尤不貲登之不惟盡覽一第之勝而一鎮之農商動定一邑之山川迴合其勝舉在覽中因題樓以覽勝而并紀其實如此

是亦樓記

薄產多樓鎮有接惟淺井莊不樓不鎮然去明水鎮二里許樓雖不雄是亦樓也是以以是亦名之田皆可水稅稻得利獨贏是樓雖是亦

而山不是亦也是以亦記之如他方

風興樓記

長春樓之南俯臨通衢者風興樓也商旅啓行農工出作必經過樓下譁然如市每月四九市日又不但加倍而已樓居者雖熟睡亦即驚起事事可由此旌勤而策惰語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則風興者又長春之本也

場園樓記

大九村坊宅後有樓謂之看家樓吾宅之在山後寨者正人烟開闢墻潤而壯屋密而嚴有樓不專看家為一場二圃設也時或蔬果盈圃禾麥登場只令一僕據樓坐望雖巧於盜者亦不能售其奸樓舍看家而強名場園其亦有以哉其亦有以哉

二用樓記

第左而南向田右而北繞者繩索莊也場前故有樓便於場而不便於田稍後更起一樓而高

場便如前田則一覽無遺一物而有二用者豈樓是已取名若迂於義不亦似乎哉

河上樓記

城南河畔有樓中突而西奉水勢蜿蜒抱樓而北之攝者王氏子也予嘗游而奇焉不意王已而驚遽予即其主也村城舊稱王家樓今改名河上夫樓為河上樓則主為河上公有不待言者矣

愛蓮樓記

樓作於今而基仍乎舊作者中麓子而基則還驛丞也樓邊有池蓮可愛取以名之竊自附於瀟溪周子後

壞白樓記

嘉靖庚戌西南鄉連三歲不登以黑壤逢旱故耳北鄉收入如常壤白而鬆易種而無草田家有恒言黑壤看苗白壤與飯雖有堅樓雖出然僻在直北一方李子猶市而有之貪夫騷廢地仙人好樓居况壤白而鬆樓堅而椎者哉

擇津樓記

縣縣稱美田必首大溝屋夾溝水於宜家宜耕
不用棄力所得倍於他田然於雖有利不無衝
決之虞道樓以探山派以厚吾防縱有敗我濯
之絲可無誰後黃鵠之議矣

建津樓記

龍山鎮舊鎮下與吾章樓界與吾對建樓居在
鎮中田屋居後今太平日久生靈安寧而盜賊
充斥人以其爲異縣也構樓以防不虞顧諱焉

而以道遙名之夫不虞防而構可道通行樂矣

西成樓記

樓歷四時獨名以西成今歲惟城西桑氏莊先
早後雖收入不多樓名謂若幸之者夫樓作之
雖非一時其落成則正西成之候耳堅實工緻
見者謂爲吾章第一所以積久而後成又土方
景沃饒前手此者常得其利諺云薄地十年有
一結美地十年有一缺農家道其常而已矣

煙樓記

古疑人氏肇火食以易茹毛飲血之陋潘尸
以爲其用不匱其變無方然火有燬有煨有煙
其行燔原則爲災故有封人掌火而火禁火戒
則又詳於晉成公以是知火有大利亦有大害
如延北關越東家不能曲突徙薪遂使焦爛爲
上客可慮也予家炊爨晝夜不息各村屬續供
薪時或乏用以食指衆多而賓客接踵耳厨室
原架木爲之如他人家歲久梁棟燠蒸已腐數
次幾走火得家人早覺撲救免予每出門必丁
囑加慎外宿心恐恐不下數款券以執石以工
大費多一時不能主辨歲已未月甲戌日以初
九丁丑良乃撤舊置築新基橫石疊甃高丈餘
觀者咸稱堅壯中方用木少購疎朗上結一長
亭則高聳數丈餘矣雖不鱗棟不虹遠可望
數百里近則盡攬一城之勝三面當山非若背
山起樓者萬井咸聚一塵不騰樵風可清暑少
簷月能敞高秋春華冬雪更出奇觀休文八
桓譚半城郭子百尺十洲記所謂五城十二樓

吾固不敢僭擬然為日不滿百而匠作則數百
傭工則數千數年所積觀石木料用之罄盡定
名烟樓而對扁則晚楊東江蘇雪簑二名筆至
季冬二日尚不雪不寒冬行春令教以為憂吾
方幸樓成不記其他已而寒雪驟至矣內簾尚
未移入先與客登而樂之爭觀飛煙直出淡抹
濃粧散綵霞籠殘月逗寒雲飛輕縹曳素練曉
迎旭日暮鎖長空初止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今
殆為近便觀遊之美而深慮豫防亦在不言中
矣贊曰使天早一日寒吾樓不能覆瓦與挑簷
使天早一日雪吾樓脊不能條而頂不能結惟
寒雪各遲一日吾樓得以完其工而畢其事據
跡雖是人為相時似出天賜嗣後飽食晏居可
不揆厥所自喜極自為之贊聊以紀其實而繼
吾記

有年樓記

古稱田家無五斗水旱卜蛙聲又以醉人為瑞
今歲庚申天災流行春不雨至秋七月蝗復蔽

天過地穀菜俱不熟饑饉甚矣池不聞鳴蛙道
不逢醉客吾樓借舊積適以是歲成之取名有
年苦中思樂亦若西成樓所謂道其常也自此
漢甸金穰日紀洪庥於鳳曆周郊火退歲書大
有於麟編千里不齋糧同貞觀之世五穀皆熟為
有年如左氏所述農人之望年與商賈之望利
仕者之望遷其心豈有二哉樓在相公莊宅後
塲中翼以二敞棚貯農器陰雨則以刮板收粒
又扒收禾原與北園相連恐看望難而疎失易
也改遷今地自幸近且便云

延客小廳記

宅有延客大廳園門內更為小廳無亦炫美而
誇多乎大廳水冠揖讓小廳壺矢留連非大廳
無以作敬畏非小廳無以罄交懽一則禮樂攻
吾短一則山林引興長者也廳構於辛酉夏五
記成於六月初三時因延客遂對客立書之

中麓書院記

吾輩城內宅價高而隙地少近學宮有園一區

計地三十餘畝中麓子購而有之喜其與宅居亦近不但學宮而已尋復稍斥其北為之堂者五楹名以藏書萬卷繚以堅垣堅以大門門內有一亭一坊二廳又將廣列號舍總為書院以待學者而人蚤以書院稱之矣從衆意扁其門曰中麓書院云夫以書院著名者無慮百數而尤著者古則海陵白鹿白石今則正學大梁河東湖南而陽明甘泉在處有之胡安定書院原在海陵後直講太學生徒至塙舍不能容朱晦

記四

菴年四十始知南康講道白鹿雖王淮偽學之禁不能奪而劉艮元之白石聚徒亦盛陝之正學汴之大梁蒲之河東濟之湖南人無異議陽明甘泉獨蒙譏訕而所言是處自不可掩也然有書院則有院主無非以官師為之中麓子世所指桑人也學有規於前政有規於後出無益於國退無益於鄉方欲執經問難於達人雖構書院而可當院主哉自恃與衆學者頗有一日之長兼有一得之愚未及會講先以鄙意首告之曰古

之所謂學者一焉而已矣後世則色色各別種種多端聊舉其要有道學有禪學有脩養之學有法律之學有詞章之學舉業之學士之未仕也則攻舉業初仕而清要則事辭章郡縣則專法律久之談道學者脩養而禪則其歸宿之地也舉學且勿泛及請以道學與舉業言之國制舉士初惟孝廉方正賢良繼則明經重而辟舉輕今則不行辟舉久矣士有志世用者非由舉業莫達是庠鄉試有數次之科舉業正在所

記五

急顧以道學先之不惟有孤學者之望且有乖時王之制矣獨不思春誦夏誦秋禮冬書非古人舉業耶道學緒餘即舉業舉業精妙即道學嘗細觀近時舉業發揮題旨伶仃纖巧用字新奇命意款曲迴護照應則有之矣而無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凡以為人之心雜之耳方終讀書即其發身古人謂透得利名一關便是小歇脚也况解講題貼之功疎而記誦剽竊之習成是又舉業之下者去道愈遠矣上古無傳人

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先天一畫理無遺蘊
叔世多言書又冷灰或以博雜荒其心徑或以
粘帶迷其心竅或以茅茨塞其心源血氣習氣
之偏夢覺流浪雖云學道其視舉業反不及矣
必也省察操存篤實踐履堅為已之心倍反躬
之力窮經明理動心忍性破塵緣而求實際却
意見以契真機以之而為舉業根據義理之奧
發明賢聖之心與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殆
或過之甲科盛而鄉試不必言矣措諸事業有
光鄉國蓋舉業有悟未徹而倖進者未有悟徹
而遺一人者也以之而為辭章羽翼六經貫穿
百氏筆鋒文采如水飛於壑而日麗於天以經
術而飭吏治以術教而先明刑非若申韓之刻
是外可無老氏之玄而不流於陸氏之禪矣聞
吾是說者初必愕然驚久必躍然喜而終則克
然以飽矣書院創非一日然五蔬蔽於繁花三
徑鞠為茂草今歲夏五稍加脩治而號舍尚無
餘力以待豐稔成之庠士王茂實昆玉及徐宗

韓公立將約衆親賓賜賀而難其文者數年
矣吾因自為之記以答衆意賀則不敢當日後
人材或有所成就若請名公為文以償吾之記
而表吾之書院則不敢辭爾

我靈臺記

新樂誠軒賢王使使持書相示曰我靈臺乃端
惠先王考養心之處也築在嘉靖辛丑抵今幸
西二十年矣久而有常修飾者幸已畢工不可
不文以記之乃以記文卷之中麓山人山人因
對使辭之曰誠軒已自有佳記矣茲不已複乎
便知其意應曰前記乃初築此則并修飾記之
耳山人乃贊曰使乎使乎記可但已乎夫人以
一心而為靈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緣起前心
是有念妄心動而有迹後心是無念真心止而
無形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無念心如虛空不
可推測所謂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者也座
客聞言以為出於禪心不靜虛則容神不靈能
澄其心則神清而三脉通靈矣故虛其心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所謂洞房紫極靈門戶者也座客又以為出於老心具五行之理以虛靈故也心比性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靈處是心屋靈又是心之本體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知覺是心之靈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也心麗於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會也陽主動晝則陰伏藏神運而魄隨陰主靜夜則陽伏藏魂定而神蟄故心大則百物皆通巨細無際細入無倫前乎開闢而未嘗古後乎叔季而未嘗今故有比之以火者有比之以郭郭者而靈堂則尤親切者明然有主則虛神乎其都惟以敬為主心之所以生而靈也所謂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也客以其言出諸孔孟程朱即可為我靈臺記因書而授之使者父子一心虛而受善謂其臺曰靈臺亦可也至其造作之詳及橋洞名義之異一覽前記自當知之今記直據靈臺為之發揮云

淡濱書院記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淡濱先生同第進士所領成均袍服長短各不稱體乃在東閣門易之以為有同袍之義衣鉢之徵官階或得交承事紫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而罷淡濱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起而又罷竟不如所逆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誠書慰勞予之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九百里不通書人生有幾回三十年耶高才軍不止於斯據理必當大義然時已逼矣天未定耶淡濱復書惜別勉學之外無慰恐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為懇托及發其餘西一乃所註書解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自製書院記及湛甘泉陳文同共記者予將何所置其喟然甘泉其業師文同其縣尹子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情亦有異教誨之於治隸治隸之於切磋事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創造改作之詳門堂廂亭之制不必贅及因書院而有感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於近日國初學無多端教有成法立儒學

乃又有書院設教官是矣乃又有提學
學始於正統中年書院盛於嘉靖初年今則多
不可言矣提學書院俱不可無而書院似不宜
多多則災土木費供應而紛立門墻長院設教
者安能一一得人耶自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
十餘處其不及聞者何啻數十餘處哉大科以
甘泉解梁以涇野鈴麓以介溪沅則瞿明山汝
則有寫志平樂和門則有道鄉有環春王官在
蒲州弘道在合江東山在潞安而百泉在潞陽
東接練川岑山以地得名者也潞潞安定和清
以人得名者也洩濱書院與其有實行者同軌
而崇虛名者背馳此其所以可記而記亦不嫌
於數也人士有來自其地者往往稱其身教克
修師道卓立植行以明倫考業以居功施物如
振脫取人如投滿足推廣天朝嘉尚儒術崇
政本之雅意由此弟子可材風俗可美不藉官
勢而施於有政矣買地共六千七百三十畝以
三十畝作義塚以三百畝供祭祀以四百畝養

記四十六

老幼以三千畝待來學又以三千畝為貧士婚
喪之助從學者三百餘人閒居者二十餘年九
佃六科十三道保薦者三十餘疏獨大中丞毛
介山獎檄為能得其真而舉其素略舉數言以
見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風采鳴鳳為於朝陽
抗志澄清礫射狼於道殆浩然無愧寧辭三黜
之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以阿世
期行道以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
至其辭獨祠鄉賢而拓之以為諸生講學之地
尤為人所難能在官曾闢大梁十三書院擇士
陸師以成其教今又構洩濱書院會友聚徒以
闡其學是堂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洩水發源於
平山入大陸而近寧晉晉原羊舌氏食邑書院
在洩之旁因名之曰洩濱書院先生名幾字天
章其別號即書院之名號云

張氏遷坐記

世有樂於訪友而忍於迷其宗勤於治田而怠
於掃其墓有地盡穴窮城隣路近河害村防猶

顧不肯舍去者又有酷信陰陽兄弟閱于墻
隣里訟于官甚至遠葬偷葬因之忘其所而失
其派者多矣諺謂拙田更拘拘擇地窮村夫歲
歲遷葬惟止其所當止而遷其所不得不遷斯
則孝子順孫不當以田更村夫目之矣邑人張
悔菴乃先君密交後又忘年與予為會長素亦
喜讀陰陽書但不失之酷信耳嘗拉一二知友
披閱家乘指點祖阡勒狀請予記其新遷葬於
是據其手狀并其口述而為之記曰張氏原冀
州棗強人金季以河汾移家濟南東北地名老
僧口祖有諱保配許氏者遺塚尚存於彼元有
西臺御史碑久剥落名字無所與考諱文質
者則六世祖也配吳王二氏男女攜八人由籍
章城東街而葬北則在城之東南一里外文質
生子衍次子簡簡配崔王二氏生子璵次璵
配耿氏生子淳次溥溥配盧氏生子尚德次盛
又次磬盛配潘氏生子師雍即悔菴代州同知
次師閔德府典膳富甲一邑以差繁久不及舊

悔菴一派俱由次子出次出皆賢兆已穴窮而
地盡葬城僻不遠猶為無害但在清河濱而古
路旁寨子村落咸且有防遷營所不容尸卜地
難得其良悔菴遂自行倒杖袖藏錦囊周迴原
隰登頓巖岡徃返數次始得地於麓山之陽去
城十里許藏風聚氣真佳壤也乃遷葬父盛從
以母潘繼丘時則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也先世嘗南遷矣既又東遷矣今又三遷而更
東矣縱有碑記猶恐如御史臺之磨滅而況可
無記乎哉予祖原自隴西徙居於此有一摠碑
載隴之世系最詳且多貴顯者嘉靖改元陳靜
齋巡撫山東每一里社立石刻鄉約族有不識
字者磨而用之予時方幼不曾讀其文止聞之
長老云云徒以為恨有言墓中誌銘可考者無
出之向為大父作表亦只據碑刻之見在者
耳以此觀之悔菴之亟亟記其遷葬真有見哉
璵實許文簡公在他處掘土得其生世事蹟官
秩宜其劇喜大驚刻書傳之遠邇也悔菴又嘗

謂予曰古雖不祭墓吾欲祭祖於冬至祭父於
立春朱子曾以為不可今惟竊取程子之意於
禮則何如予曰義也義者禮之實協諸義而情
者也禮固未之前聞然可以義起也先王之祭
川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
始也每堊雖春秋並祭之可也是事似亦可記
因并記之

姜烈婦楊氏碑記

烈婦乃予南隣楊一元之女而東郭姜守身之

記五

妻也楊蓋三世積德樂施而姜亦蹈道守分素
相契合一得子女便自許婚姻而媒妁特作名
目云楊之子女八人而烈婦為之長姜子四人
而守身為之長烈婦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初九
日年十七而字於姜時則四親重慶三弟同居
奴婢衆多應酬繁冗烈婦事上處下顧後瞻前
無不孚其孝愛之心得其役使之當者至於織
紉裁製浣濯饋饗事事有條段時時無遺
因以裕人羨其賢守身為庠生有名由其外交

得益友內助得賢匹云翁諱蓋臣聰選未授官
而歿烈婦朝夕哭泣於帷幔之旁祭奠於几筵
之下姑歿亦如之姑以季子為憂烈婦則待小
叔尤厚衆弟欲折爨烈婦即勸夫從之不從或生
嫌讎生而骨肉情傷矣貲產約為四分讓其美
而取其一分薄者人皆稱姜生之公殊不知太
半烈婦之力也歲戊午七月姜生寢疾烈婦不
離左右不間朝昏察寒溫侍湯藥有履心而無
厭心有戚容而無情容至十月既望藥不投而
疾轉劇烈婦垂涕語之曰妾雖不知讀書嘗聞
吾秀才弟惟中及君平日之言曰一與之難終
身不改又曰婦情一德從一而終嘗見舊遺其
侶屬失其傳有至死不配遂死不顧者可以人
不為如耶君儻不起吾亦不生矣姜生顰眉而
然之者再至廿六日果不起烈婦號泣排踊絕
而蘇蘇而後絕復蘇衆家環哭即入卧內自
經母氏覺之急不勝排闥乃破牖解救水漿不
入口者四日冀得早以死從母與女眷苦勸強

記五

之粥湯畧一沾唇潤喉而已開之愈嚴意不
得遂日惟抱棺悲痛有時咄咄獨語若與姜生
相對者自言常親其貌而聞其音若非思成之
驗是亦同歸之幾歟人病將死往往衆鳴其家
世俗以為鬼使來喚烈婦獨喜聞其聲製素服
藏之笥而舊日色衣悉取而焚之恐聞者悟其
意乃澆醢於焚後以亂其臭姜生所讀書冊亦
即焚之久之燈燈堆積時實棺足可供用間
嘗謂其婢曰人言焚骸食生吾則以生為苦以
死為幸母及諸親奈何以苦事強我而使其大
不幸耶婢中有名盛兒者年方十六感其恩義
情願同死雖烈婦不之許而女志則不可回至
二月十九日寒食節祭掃墳墓邑俗傳襲遠矣
烈婦乃備祭品香紙令諸婢詣墳所諸婢以日
久心懈猶以盛兒在家不料其給亦不料盛兒
之歎同死也諸婢甫出烈婦即閉門浴身理髮
著所製新服另設靈榻求書為枕以有夫手澤
三馬橋所戴素髻置櫛巾內遂復自經於棺側

而盛兒亦經於其旁若生前侍立然及祭者歸
而死者久矣雖踈遠素無往來者亦皆弔而奠
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已有不可泯者
矣昔皇甫規之妻荀氏之女死節漢史以為偉
事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猶得立廟錫
封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不以貴賤限之也盛
兒乃良家女伏事其主人者固不敢僭擬雖謂
之雙節亦可也烈婦素溫異柔嘉而其英爽決
斷若此蓋有丈夫所不能者彼斷髮刑形又其
細者也聖如夫子猶謂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况
可得其同死而無異心乎載觀古未死節者或
逼於盜污或苦於勢奪或有饑寒之累而無強
近之親四者必居一於此烈婦非有盜與勢豪
苦逼又親有足仗而費非所憂年雖三十有五
尚朱顏如童綠鬢未雪乃能視死易如朝露輕
如秋毫其志操如嚴霜烈日凜凜乎不可犯而
端端乎不可尚此其原於性生由於家教而成
於夫之感化皆不可誣也識者以為姜氏而姓

素以善良稱於衆口而協於群心天特以烈婦
報之從以侍婢事出稀奇于以驚近見而駭遠
聞日後申之禮官請表里宅書之太史光照簡
編世之老死徒死者何限是則雖死如生矣易
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恒貞者婦人之義而死節
則其義尤烈因以烈婦稱之婦德不恒則非婦
人之吉因之凶於而家凶於而國者有矣然豈
家國之幸哉雖然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所
謂直道勢奪因而奮不顧身此殺身之易也而
烈婦委曲處其死非惟事稀而奇蓋亦義就而
難矣是年十一月初五日葬在女郎山之東攝
縣事者藩司都事葉公義其事聞之當道備禮
祭之繼乃新尹溪溪董公主其禮而恤其家已
有合葬誌銘納之墳中而墓道碑記久屬於予
予以冗病未副其請恐歲愈遠而響愈微如還
經生妻子氏于躋妻弭氏孤苦守志一則五十
餘年一則三十餘年雖三尺童子無不嘉其節
而稱其善顧乃未聞於 朝又無文其事者何

記五十四

以傳來世而化當世哉嗚呼可慨也已姜揚于
弭四姓皆章丘人

原性堂記

茶陵有大人君子張龍湖者生為保輔歿謚文
隱素與中麓子善嘗同陪祀郊壇乃避衆獨執
手相語曰天下有不可無吾文而吾不能已吾
文者原命原性是已原道原教俱有作者考選
庶吉士曾以原教命題問亦能發古人所未發
而命則未之及性雖及之然而未善也程明道
雖善乃定性而非原性也尚以為在郡時少年
之作若原命與性非老筆宿學無可屬者方今
之世不吾則子計之熟矣盡勉諸諾其言而藏
之於心今二十餘年矣近城園有一堂已名之
曰面山矣客有過而謂予何不改稱原性乃愴
然有感於前事而欣然即易其舊名予方有意
觸而即發不知客何所見適投其機乎客退遂
從而記之曰性學不明理路多岐世不得平性
由之自繼善成性肇端於易若有恒性引錯於

記五十五

書而性與天道猶不易聞於孔門至孟子性善之說昌而高談性命者始衍蔓於天下後世矣程子謂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謂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而張子之言亦云然至其由太虛有性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授之性存焉尤為真切而著明日善反則有率而脩之之力矣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外者心之區宇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放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曰妙則有主宰運動之意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歆也物至知知好惡形而善惡分焉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是皆非儒論性有見之言固無嫌於直述然以予論之理則如水之有文理性則如水之有剛柔松性凌霜栢性盤石竹梧疎秀茶梅冷淡荆棘針刺檮櫟腫脹荼蘼顛弱皆其性也不獨木然如火性燥水性淫大黃性寒附子性熱馬之性健牛

之性順皆與生俱生者也生之謂性告子亦不為失但未能兼氣言之耳如韓昌黎原性有三品之說亦坐此失而猶為近理若荀揚蘇胡則失之遠矣荀卿言性惡揚雄善惡混東坡以為未嘗有善惡五峯以為性無善惡而善者乃嘆美之辭至如盡性者竭盡此性而無餘養性者直養此性而無害尊德性者乃廓而大之非恭敬奉持之意道所由也極高明以下四事皆道問學之功問學道而德性尊矣若四而八之分作存心致知則非也心大意小之說是性大心小之說亦非也螻蟻有君臣之義虎狼有父子之仁雕鵲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鴈鴈有朋友之情此其通者也本然之性也然餘皆塞者也物蠢而塞不能通人靈却多斷喪惟聖人能主靜以制其動衆人則因動以失其靜聖人能以性而御其情衆人則因情以鑿其性性靜者也情動者也脩此者君子動而吉者也悖此者小人動而凶者也時而脩時而悖焉動而

悔吝者也甚則與物無異如草木之無知而禽獸又何難焉朱傳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物不能擴充與之全理不亦為虛設耶惟於不觀不聞而戒懼因莫見莫顯而慎獨有此靜功然後喜怒哀樂中而和矣以是中和致之天地萬物而天地位萬物育至此方及物矣天命率性何嘗有物耶中庸愛道學失傳而作物亦可寄斯道之傳耶然有一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天地之性也知覺運動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主理氣質則理與氣雜言之未有此氣先有此理氣有不定而理則常存性未動而情已動心包性情而涵動靜者也心能體性猶天能體物也人須變化氣質氣質變只是本性所有者耳自天地言則吾在先性在後自人言則性先而善後俱是理無形須于性上體認故性字從生從心一元分為二氣五行播於四時細緼化醇太和保合生來具此理於心天然自有之妙歟錫於維皇降衷之初命即性之流行而不已

記五十六

性即命之一定而不移如是而成性如是而成能蓋天之明命民之秉彝也性本至順大順之而已性本至足各足之而已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性分內不可減一物物交自有外之感吾性有不容已之真無性則無情猶之無水則無波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出於性無氣則性亦不可得而見焉如人方端坐可喜可愕一切動氣事未經其前則其性之剛柔善惡何從而知之然斯道之在天下其未形也固渾然而一體其既形也則燦然其殊名失傳在於不能識其義得道貴在窮其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記成大書高仰於堂之中央言辭淺陋義理支離聊以近蒼生者意知不足遠慰龍湖不學便若而衰亦以筆力素止此耳噫是堂也北負城垣而南連港窰西臨古道而東望長河九三極而中樞出屢材木工食不足匠役作輟無常始基於春三月苟完於秋八月至次年癸亥猶未照星而采歸或謂堂得五樞始稱其地此已竭

記五十九

力若復勉強造作然豈率性之謂哉此後或歲
量而力舒當更構一堂將名之曰原命并為原
命堂記云

水風卧吟樓記

臨辭居之前突起一樓下為門通來往上設榻
恣卧吟客有避風而登之者鉤簾北望大河喜
謂予曰君欲記此樓久矣竟不能踐其言予
笑而戲答之曰此予事而掛客懷何也不以食
言而肥不因苦吟而瘦試以數語為記請覽而

記六十一

嚴正之如何夫天之噓氣為風地之陰氣為水
實則交相感而迭相乘風吹水涌曰波風行水
皺曰漣風微水如鳴絃風靜水如沉璧風急水
如戰鼓風怒水如驚雷速其行舟者風有意也
任其拍橋者風不管也不但為天下之至文而
亦天下之至音音徹卧中興發醉後而詩意有
出言外者和以沙鳥雜以漁歌助予吟懷者入
不止水風而已樓高而聞之最真信口胡吟詩
數雖多俱不曾落紙筆且多誦古詩及近時名

詩此水風卧吟樓之所由作而記文之所由發
作也

遊龍藏洞記

人生貴在適意適意不在奇人生難在會心會
心不在遠然非奇遠不足以雄大觀而肆遐踪
鷄鵲棲息一枝鯢鰲扶搖萬里但井鐘鼎者以
山澤為枯槁耽超曠者瞻市朝於槿栢蓋樂生
之性均而殉物之情異也予自齠年遊庠序即
欲竊仁智之好而輕仕進之心將激清流以濯

記六十二

纓躋高岡而振響及履仕途官戶都在京則
皇陵諸山無不歷覽而西山嘗兩至焉出使則
北居庸西太白終南賀蘭皆其所嘗身之者及
在吏部隨駕至承天陪祭頭陵五嶽望其
二而登其三曾因催糧事將及南都以改官理
罷官後屢約江午坡羅念菴呂江峯熊南沙唐
荆川王遵巖諸相知同遊荆之武當閩之武夷
江右之匡廬浙東之天台雁宕川巴之峨眉劍
閣予以懶病不果往羅唐熊王四子雖未盡遊

然已如約矣每有書來矜炫且蒙譏彈予惟嘆
羨之已耳耳受之已耳追悔何及哉不但無四
方之志境內山川猶坐限未一經焉如龍藏洞
是已歲乙巳有東道主省祭楊尚卿而弭三尹
東洞李上舍松泉為輔主為簡招謝煥菴陳泰
畧二縣尹劉亭山高栢亭二上舍袁汝獲袁汝
為二儒生主客及予共十人於六月望日往遊
洞去城七十里暑熱即日不能至宿於普濟鎮
次日早起倉卒一飯遂出鎮約有數里與夫走
僕咸赴井邊飲水行數步還復飲之既又數里予
問故僕夫對以過此二十里餘方有水予即苦
渴遣人先行取水迎至半途予乃置而不飲語
云倉無糧飽是饑又有望梅止渴者詎不信然
矣乎入山口路漸巖峻遍山皆青石無雜色見
赤脚男婦數十人擔甕負桶皆隣村汲水者有
山有水為佳村乃山多水少獨龍藏洞兼有之
此其所以為可貴云路旁積石似出入為田父
以此腰疼崖也人有腰疼者許取溝中石堆

梁崖上量其力而為之大小多寡疼乃止腰
疼多因寒濕所致運石起伏看恰按摩屈伸治
法崖熱近之往往汗出多愈如岳廟提漿拾
鐵身亦此意也既而及趙八井名盛而實不副
水自崖上懸注只供數人之飲用多須立候之
過此則峯巒迴抱草木交加水裁曲岸直而雲
霧亂山平廣場燒痕青而斷崖石色古矣欣聞
鳥語山幽其奈馬疲路滋林深不知暑氣地高
自引清風若夫紛敷濃郁則雜花不可名日愈
探愈奇者森峭壁而排畫戟突峻嶺而掛青蓮
窺斜日而流明珠橫銀漢而飛絳虹也於是象
友踞虎豹踞盤豪披蒙茸穿窳窳極有悔其
輕來者有喜其將至者忽見山僧出迂徑避洞
前乃不揖而競入焉則見其左虛曠而右幽邃
上穹窿而下磊砢內窅冥而外通明野鶴飛鳴
有妨坐語石氣空翠能濕行衣風掠花梢見有
滿座水從洞出冷氣襲人詩有水自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語從尖新可作此洞寶錄

世洞本天成勢如發券從者百餘人止占洞
門一區善拋鵝卵石者亦不能及其顛門上一
孔開幾一夫如天懸然此亦可謂之洞天門向
東北龍牀則在西南高處攀磴而上非身輕者
不能攀龍牀立其傍龍去而遺其跡鱗甲飛動
見之者自是毛髮豎聳向後或卑或高一寬一
狹白蝙蝠大如盤盞倒懸石上見人則舒展其
翅殊不傷人暑氣既免相侵水聲况復堪聽驚
喜如遊廣寒宮名利渾忘長安市矣嘗聞玄定
人有史姓者素頗負氣恃膽曾以人日凌晨入
洞中至日夕而出宣言於人覺迴轉前後不一
而向前者多乃一空山也聞水流潺潺路濕而
滑遂不敢窮其源子乃携客屨出屨入出則四
季山環其南斗倒山拱其北東則閭王嶺而西
則鷹窩崖兼有二小洞蒼乃觀音大士殿乃伽
藍武安王攀翻桂樹則小山讓幽偃息叢篁則
竹林避逸俛仰林壑則禹穴爭奇瞻注懸
龍門失險久之復歸洞中則野庭已辨不惟有

記六中

靈運登山之展而且有所安登山之妓矣在鎮
東窮妓作戲衣藍縷而聲低啞羞澁殊不自持
至是頓改精魂以洞虛助聲云耳復有攝龍牀
吹簫者真乃一派仙樂客乃挾山靈之和
海經之說魂繹以諫思謝為麗篇繼絕響於五
維雅調於康樂予因喜而為之歌曰洞形兮
鶴網洞名兮龍藏晚而視之兮徒羨其空濶即
而窮之兮難盡其深長仰而高兮如旋螺俯身
低兮如破塘前通一竅兮如戶旁列削壁兮如
房不知潛龍兮何日乘雲雷而雨四方空遠此
洞兮素幽阻而隔窮荒歌既狂興不可已復為
之歌曰紫龍橋兮卧龍牀始於何時兮名於
方鍾乳垂玉箸兮石腦井比瓊漿吸月華兮
日光鮮拂鬢兮却爽涼可以煉丹砂兮養
非神人之窟宅兮則雲水之仙鄉不但
發兮而神思亦為之飛揚將歌紫石為
上為蟬蛻人間之俗累兮終於此而
嘉州喜聞樵歌牧唱謂可盡洗塵土腸胃

記五事

則云若月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是遊可謂兼之矣山水之勝使人應接不暇豈獨山陰道中哉宜興有張公善卷二洞興安有噴雷駐雲飛霞三洞未知若此孰優以待他日有來自彼方者常問而笑之邑西南有一洞亦以龍名此則又稱東龍洞西龍洞前賢劉文簡曾有記寓言人心深險不可測韓文公登華山不能下乃投詩與家人訣別蓋少年狂言譏世之履盛滿而不知止者非實事也予記則不諷人不驕已直述一時遊覽之興而已當時離洞月破黃昏還鎮則月可中庭拂枕便聽次日疾馳如城嶽再遊則記之因循十九年矣忽聞蘭川魏太守同署仰州佐詹巖峯為均地事至其處予又不能陪遊乃追憶舊遊而為之記如此此洞久已屬予托之守洞者前此僧人明月今則明悟魏詹兩公以山地硯廩鮮花粒不起科禮免徵則守者能久矣記終因併及之已存告詞更以記作証以防後之無知而混賴者

憶遊南內記

予嘗泛觀三秦記關中記西京雜記及括地志十道志長安府志并雅錄雖大記漢宮闕三輔黃圖與夫三輔舊事見其叙列秦漢以來宮殿觀闕苑囿池臺雖蓬萊方丈何以加焉拘於書生之見殊不之信也及登仕版止知朝殿城垣市衢公署之盛他則聞而未之見也公暇曾遊西苑其承光樂成二殿苑囿萬歲二山并南臺太液池瓊華島芭蕉園藏舟浦其侈麗誠有如黃泰泉馬西玄二太史詩叙云云者嗣後清馥殿承壽宮等次第告成加美增隆更有二詩集所不及載者矣獨恨南內未得一遊嘉靖庚子孟冬念又一日同常熟張石川通泰錢別江都葛楚山上舍托中貴王松溪為主實則藉其力遊南內而償夙願也各早起聚於東華門同詣松溪居室茶罷將入席張為二子曰予曰何不請之賢東先遊而後觴乎松溪作而前導予三人隨之同入延祥門至永明殿華漱法月中

設御座後置采金屏北壁懸 英宗行在房地
圖左右則呂紀林良小畫殿前構石為山高聳
仰望穴山為洞幽邃窮形勢似出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為者攀緣石磴旋螺而上至乾運殿
亦設御座左右乃凌雲御風兩亭對峙翼以脩
廊環以太湖錦川奇石有懸石鏡曰秀巖巖外
一金梭貌猗猗如生其綽楔曰戴鰲前為昇
仙橋橋石純白如玉刻鏤魚龍水藻之文水沉
壁而橋卧龍相為掩映且水從金河來潺湲有
聲池之左右天光雲影兩亭亦相對峙亭外綽
楔曰飛虹飛虹外亦置綽楔二後猗盤槐四章
或夭矯如虬或飛騰如鳳或偃蹇如蛇揚雄所
謂玉樹青葱者是已穿山下石道出如隧折而
之蒼龍門十餘步入丹鳳門門側後猗如前檜
栢雜植鬱鬱蒼蒼內則龍德殿入由昭明門石
橋逶迤環碧森嚴環碧者其居中殿名也右設
嘉賓館而太湖諸石怒撐巉巖不可名狀御座
後列金屏乃倭國進奉者極精美而花臺上一

玄石尤奇題曰劉氏湖山而詩刻乃大德七年
秋由此達瑞雲館夾室各懸山水花卉雜畫中
則高宗物也傳說圖御榻裯褥悉備館後紫芝
軒軒後昭慶殿四壁懸唐馬失記幾十幅自穿
堂抵後室古今名畫世所鮮觀御屏則繪京師
市陌人物各極情態由龍歷左門過皇史宬中
門并延祥門安福右門達崇光殿殿有古栢數
株徑十圍高十餘丈蓋百餘年物也殿內懸八
馬圖曰白兔曰黑五明曰寶貝曰龍駒而紫霜
為鬼神鬼絕輪各有名色亦各有歌出自 英
宗御製殿後為咸春閣殿前為昭融館離館出
休明門乃圓制欽天閣及方制追先閣欽天有
石刻記追先亦有石刻和 宣宗述祖德詩乃
今上宸翰牖外飾以五采湘簾衆遂少憇於其
下覺勦力復初放步競趨環翠殿殿懸出獵大
圖并 英宗盤龍回文詩及元人草蟲前至崇
實殿殿皆灰瓦中官指示之曰此乃 英宗日
虜廼所居衆因嘆曰英殿亭無數願乃居於此

耶未及細觀出而至清華殿循磴而上見有洞
名瓊林下瓊林經宣仁門登翔鳳樓鮮明何殊
月宮後置松鶴樓屏有昂霄聳壑生動意佇立
猶聞而奉天武英華蓋文華諸殿并擬造呂梁
洪歷歷在目前仍復懋洪慶門下主乃促衆起
進洪慶殿殿內供帳鋪陳莫不有法躋仙橋見
御几以泥金作質畫雲龍變化狀未構佛堂堂
前鑿池以別泉暗注之設石盆於池岸泉由岸
隙沸盆上若從地底湧出者緩步中和門中和

記七十

門正與廣順門對更自廣慶門徑詣重華殿殿
旁夾室皆設座榻內懸宋元佳畫百軸而奎金
二麒麟頭角駭觀其別所亦設榻多是美女小
畫重華畫處有圓殿圓殿畫處有大殿殿旁夾
室所陳器物不能殫述遊興方濃而麗春門外
惟清和閣閣列石橋橋邊止有迎春館而南內
盡於此矣總其所歷無非雕繪壁玉礪金鋪
香檳蘭芬綺牀珠戶繡楣藻井青瑣丹墀峻嶒
層軒崇閣廣陌闡雉設睥睨而簷角總果愚然

氣畫以仙靈金碧繽紛丹青錯落嵯峨開
遠波峴觀深虛曠寥廓縈紆連屬洞流祥霽
湧日華蛟宮畫冥龍擊春閣高臺臨太乙而複
道肅飭陳峙者流者緯而直者通而曲者紆而
離離者雉而田田者或翔或伏若偃若恭參天
河比海歲春盤擎露夏室含霜交戶羅萬年之
枝而支機有七夕之石雖枯研池禿額毫稱述
有不能盡者矣賈山云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其在漢內外宮房

記七十一

一百五十所乃黃園所著宮館百有餘區則班
固之言也不知視此何如一代材木人力有限
是雖因遼金元之舊而恢拓之秦漢定不能及
而制度文為仁義道德等姬周而上之漢不足
多秦不待論矣衆歎推此意作記限以年內成
之後至於松溪所喜而如遊華胥歸來因浮巨觴
解勞松溪更邀同輩尹君古濤李君南之從君
東洲吳君清池入席勸酬四君皆可與談而松
溪尤好文重士兼善楷書抵暮各趨出不數日

山南歸次年石川官罷亦南予則罷而
日惟潛處山間林下相伴村叟田未有時
瞻雲拜天禮斗自念盛美不可無傳也乃追憶
而記之名以憶遊南內記以踐前諾以示後人
云

章尹董灑溪祠堂記

祠者思也思其人則祠其人生勤瞻拜百年後
方持性酒者火以祀之故曰立信儀以滌百姓
則人之報禮重然禮孰有重於祠者章在東方
為巨邑賦差繁重困奔流移久非其舊而冒庶
之名猶在况近省城責辦尤急是謂近火先焦
者也所仰賴者惟賢良有司支持其間困或可
蘇瘁或可瘥流移或可挽而理之也灑溪之尹
吾章也旬日而條法立數月而錢穀完及暮而
人心服三年而兩次徭役得其平章火甲而民
愛其生者累甲而民樂其業至於洗垢磨銳扶
弱鋤強又有餘力欽取將行脩飾學宮及上
天坊碑煥然一新為政雖稍用術智居今

宋得不然殊不失然趙威慨之風邑人德之
意乃建祠堂於縣側左有趙祠右有董祠如有
賢尹又當繼祠於其後矣使其在任不能得民
民方憾其去之不早恐其去而復來况有祠堂
之建耶祠雖三間而宏麗如一公堂肅其儀形
擬聖端居於其中善者過之若聞其教詔惡者
過之猶懼其威嚴且可以風勵隣縣及繼來官
於此地者見川劉侯有德政不日徵遷後當俎
豆於其間朝 京理為之索記文於中麓山人
以其生平樂道人善而文筆方負虛名山人對
新感舊不忍固違遂為之作記刻石以求其傳
董名文宋字汝和號灑溪金吾衛人劉名田字
仲龍號見川南陽衛人皆甲科名進士督其工
者鄉人馮棟張棟而倡其事者則徐振賈孟性
與夫李楠審守冢也

江樓錢公祠堂記

江樓錢公諱宏字可容浙之錢塘人世業顯
賢無大方跡以濟人為事傳之子孫或醫或官

俱急於濟人。以樓之因水整葺。章人其亦有木也。夫正德戊寅六月六日之夜。山漲激發。掩巨石以飛奔。落懸崖而再觸。驚摧蛟龍之閭。不分牛馬之群。有如倚柱摧而地維裂。河疏高起。數丈城垣不沒者三板。惟其風雨。魔天是以波濤。溢池城內。大恐城外浮尸。不計其數。或曰五千。或曰滿萬。各村社及近河并居地。稍下者四方。過客與夫久住之客。難以按查。錢公以公務適至焉。痛心蒿目。許以厚利。亟令水手援其存活者。水落散熟食哺其饑餓者。溺死者給銀埋葬。街去居廬者計數補助。又隨宜區處多方。賑濟章人感之如愛子之慈。父母而起死之良醫。師同心造一祠堂。祀之以報其德。遂留觀中舊殿一所。改構如新。外設大門。中栽群栢。董役者老人袁劍稟官近書院。而為祠者其長子學禮乞記。礎石者則次子學詩也。中麓子許之已久。尚負其托。近因不歡。作記者已強為之記矣。乃追憶陳跡。述其大略。文雖不嘉。然吾心所願也。錢

公民會勸捐。巨施。墨雲。勝法。應祀者。茲以擇大。事。以。崇。大。德。故。有。非。鎮。分。非。其。其。後。非。公。吾。民。其。有。矣。但。打。並。有。後。於。東。海。而。故。氏。有。益。於。章。邑。祠。堂。亦。惟。因。其。切。近。者。再。至。其。東。最。之。應。署。其。備。清。我。也。以。應。傳。訪。政。事。有。成。不。及。備。書。有。校。詞。難。著。其。其。其。情。而。批。其。國。後。云。批。縣。縣。愛。德。批。府。府。半。年。窮。民。泣。且。訴。願。批。錢。青。天。即。此。愈。見。其。政。矣。市。由。山。東。食。事。則。使。陞。任。廣。西。按。察。使。福。建。省。布。政。使。廣。左。布。政。使。止。於。南。贛。汀。漳。巡。撫。都。御。史。議。者。獨。以。為。用。之。未。盡。其。才。云。

脉泉李方伯祠堂記

脉泉李方伯官罷而歸者十年矣。病故而葬者三年矣。傳聞歷社之廢。士民咸感念不忘。道遠雖不能盡知。觀其居鄉而鄉人祀之。初在河堂。在明水鎮之中央。他方德之當亦若此矣。生前既留遺像。撰去思碑。豈有身後而不慮。且念之者哉。劉五思馬本端馮光岳皆鄉人之尚義者。

也其為祠雖云首倡實出群心土木之煩二
之需自有不呼而集者矣德厚祠不可無祠成
記不可後此三鄉人之意而亦眾鄉人之意也
予方嘆良友之不可復作而道貌之不得再見
也擬此記以待刻之墻隅臨石或祠側穹碑
然於鄉則文止於鄉而在常事則固不暇及
地也其地讓同氣財無異心嫁娶兄弟子女遺
孤數十人曾不惜費睦族篤親雖在五服外者
亦惟一體周視之遠方孤寒之士投者雖眾無
一八空歸者善柔不倚官勢冷暖不隨世情讓
讓原有家傳孝友出於天性遇農人則教以耕
地之法播種之宜遇士人則勉以讀書之勤為
文之要道上田間見一芥半穗必命同行者持
之或手自取之其不輕易暴殄天物如此故車
羸馬頽僕田夫村氓往來隨從不過數人而已
衣食儉朴如寒素未嘗發身若生客見之不致
問則不知其曾官二品而履仕途三十年也古
邦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曰盛德必百世祀又

記七十六

善人沒必為神庇其鄉先生之食報享祀無窮
而鄉人之穰災祈祐亦將有賴矣記中不載家
世字名以別有志述

巡撫朱鎮山祠堂記

官無崇卑大有德政則間有祠堂然祠堂者異
而成之者有私而成之者有因其官尊貴其履
庇而成之者朱公官雖尊成之者出於輿情公
論首其事者時軻助其力者鄭偉杜鴻楚孫志
賢而專其工者則府校霍完也完既出地又復
出財其他助力出財者不及悉舉祠在湖南書
院迤東基長七十二尺闊二十六尺堂三楹高
一丈三尺餘兩廂亦三楹各高九尺儀門八尺
大門九尺餘碑二樓亦二門坊九尺有屏門外
更有東西兩坊點壁丹漆華麗駭觀塑像端坐
堂中供帳森陳座側入其門者初則肅然起敬
既則油然與思熟視之知起清脩苦節之形容
而聞教民督吏之德者待其過百年而厭世乃
始血食而尸祝之矣嘗慨世之長民者其在任

記七十七

也惟恐形影之不幽其離任也自是聲譽之遽
絕彼既為民聚怨民豈為之立祠耶朱公之去
東而佐部也有來自都下者民必環聚問其食
飲起居及丰神鬚貌之何如以為喜慰民心如
此祠堂之建自不能已而亦事之聞見者也民
間常懷民愚而神古語不誠然乎公在山東為
按察使為左右布政使為巡撫副都御史前後
善政雖累千萬言有不能盡者今并記其標于
以順民心而昭盛美表成績而勵將來但自規
素非作者或有負於求者爾據諸耳聞目擊公
蓋鮮有比倫者矣德可感人而又才以濟之量
能容物而又學以充之是以中嚴約蘆華端舞
文者匿名以避特武者改姓而逃出納詳明解
戶許自行稱允不但數萬銀錢俱有考稽雖數
五茶酒亦登簿籍胥吏有司以庶慎嚴刑吏徒
之奸貪至於驛傳均徭尤其軫念歲值旱蝗民
多流竄勞來安定有如治病能出奇方禱雨食
蔬衣素夜夜拜天不令人知之瘟疫盛行遣官

記七十八

他縣多所存活東路雖當南北之衝一夫一婦
各有名姓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而通工而安士子誦讀學社若幼嬉遊里閭
無復愁苦若誰之功耶有此功宜其有此祠要
耶私耶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有禁宋環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環力止之公
今不在東方事出輿情公論者自不可禁也羅
生蘭舊嘗從遊因衆意索記於中麓野人門牆
之分鄉曲之情又大工而且義舉也雖於國辭
遂書此以勒於石以久其傳朱公名衡字士南
號鎮山江西萬安縣人嘉靖壬辰 賜進士見
任吏部右侍郎登第年二十一今方五十四事
業殆將勒銘鐘鼎圖形凌煙寧獨一石刻一祠
堂也而已哉

記七十九

跋語

兩京賦跋

嘗聞國初高麗使臣每以朝賀上京出百金購兩京賦無應之者僕乃嘆曰豈以天朝無所藏耶有古峯此作可以塞其請矣

泰山賦跋

中麓子嘗欲為兩京賦不意古峯余子先之復欲賦泰山而泰峯陳子又先之苟有作者足以掄揚昭代表重鄉國斯已矣又何必出諸我

跋宋元扇面詩畫卷

片言可以通玄小道足以考古賦鐵敗漆缺彫斷琴形有款識之可尋字或漫漶而難讀皆鉅人達士之所不廢也至於扇畫藝之末也短詩文之餘也藝池葉子集而卷焉表而著之焉則夫天下大善言古今名品物又安有遺於葉子者哉

跋伯牙鼓琴圖

伯牙鼓琴圖一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筆力

妙當是宣和間入陳高子彥失伯牙以鍾期之死世無知音之人而為之絕絃今畫工之用意如是而世無知音者則伯牙之絕絃非過激也此圖為延慶講師秋崖曼公所藏則秋崖者豈畫工之鍾期哉

跋廣川書跋

脉泉李方伯自滇中過家惠予新書二冊乃廣川蓋跋新都楊升菴校而刻之者也其跋畧有曰原得之館閣與同寅王舜卿共傳寫之又有

書跋六卷訪求未獲海內藏書家冀或有之同刻以傳亦斯文章事云予因捲書歎曰升菴以翰墨績學大有功德之冒也久罹遠戍不以為戚惟以好古道表遺書是急如廣川蓋跋其一也此其志量可與踞蹠淺狹者道哉二跋故續俱有之有感於此遂亦校而付之書客刻焉以成其志以為完書鳴乎廣川乃宋董道氏世居廣川遇時於宣和間而以遊藝擅名夫以道君收歲而董生實鑒宜其精絕如此然畫猶為藝

之次者至於書則與二儀之道該萬彙之理古
之人固嘗言之迄於今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自
古文籀篆變而為隸為八分為楷為行為草為
飛白其著論以示手筆而傳心法者何止百家
自予所及見者論之楊子雲訓纂鄭迴漢書衡
衛恒能書錄王愔文字志徐浩古跡記庾子山
書品張懷瓘書詒孫過庭書譜唐之墨數宋之
書史逸少得白雲之授夾漈出孔壁之藏皆可
存古而詔今聞微而昭秘者也書跋大畧得之

敬亭

所以為可傳而博學君子尚之也升菴近有一
書索戴同六書故等籍行即各錄副本乘風寄
之以酬宿諾以投雅好云

淳化帖跋

中麓子向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在東安門
右與蒲汀書屋近而且便時時過從繙閱書冊
一日索觀字刻因出淳化帖相示殊不愜意復
出大觀帖則驚心奪目若與古人對話者云一
得之書豈一得之豈五溪而書肆者尤佳也

若此不知真筆又當何如蒲翁問予二帖何以
得名予茫然無以為應也近因觀廣川書跋而
詳求之則知宋太宗購天下歷代名跡又出御
府所藏命侍書王著勸刻釐為十卷卷尾題以
淳化三年奉旨勸石每大臣登拜二府則以一
本頒賜後因不賜遂為難得以其精妙世爭慕
之目之曰淳化帖云及至大觀中又集古跡刻
石於太清樓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以大觀二
年奉旨云云後又取貞觀十七帖總為三十二
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二帖之始末如此惜蒲
翁已仙逝不得以此語轉告之耳呂江表曾以
淳化帖求中麓子品定中麓子因據而有之江
峯善書而予不善奇物正可為不能者之助江
峯一笑而擲之此吾原意也然予素善書曾不
假於譜而學書則非帖不可此帖比之蒲翁大
觀遠不可及視淳化初刻亦不甚類或紹興監
本或建中靖國續帖冒以淳化年號亦不可知
雖然亦為稀遇鮮有者矣虛憲展對之餘因題

數語以紀歲月并所由得云

荆川詩卷跋

荆川唐子晚年詩似信口有意味有心思書似信手有骨力有神氣公子號瀛蒼者寄其存日所書立秋詩一卷無奇語而未嘗不奇如老態而殊為不老令人終日相對忘倦憶舊不能不繼之以悲或者謂其竟入惡流為俗筆其亦淺之乎知唐子者哉

雪簑效禹碑字跋

雪簑是刻更覺奇古超出筆墨蹊徑之外其學

鳥為文邪揭之屏楹恍如遊帝禹之庭矣論字

學之精者古今有三書書苑菁華墨池新編及

鄭氏衍極使其見此有不深許可者哉

越絕書跋

越絕書最高古說者以為子貢之徒所著其終篇有姓去得衣名米獲庚之文細思之乃袁康也必東漢會稽人以漢尚隱語及禹墓之鄉明之也楊升菴更推同作者為吳平是又子所未及也

園林午夢院本跋

之苑節女婢盛兒甘與同之楊氏蓋女流中之僅見盛兒亦侍婢中之絕無者也皓齒作機頭之斷青春委梁上之塵楊氏可風女流金盞覆無干之水玉琴拋未續之絃盛兒可風婢輩子為楊氏作記語及盛兒者甚畧特為跋而補之刻之碑陰亦闡微之義逮賤之禮也盛兒姓劉章立城南明秀鄉人名彥明者則其父也

邢尹善政錄跋

作縣如臨邑邢尹者豈非鮮哉嗚呼豈惟鮮於

三十年之前三十年後更為耗土國色語曰耗土之人

而空谷足音何也自伴門關而昏夜乞哀者

多矣貪風盛而白晝搶劫者多矣賄以速於化

酷以濟其貪官非其人而民失其所者更多矣

至於縣尹近民而獨權善惡尤易為力有履任

不一年即搖格數十命科取數千金者王法安

在天道無知耶昭昭法網雖則一時暫免恢恢

天網實則疎而不漏報應當亦不遠矣今貪

風斥朝政清明偶得善政錄竊有感而大有

望為因題跋其後傳示司牧者或有所激發云
予自於鄉會試道經臨邑已而官於朝出使
往臨邑見州尹之善政果宜於民而賢於人不
但捷於鄉官管一初刑宜南閭邑無豪家同口
一辭不但思於始去無久近而思之者有如一
日嘗觀司馬溫公官制遺藁分列舉按條目舉
者仁惠公直明敏清謹而苛酷貪縱皆其所按
者以按者正中今日之弊舉者四事善政錄皆
有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政善而民之生

養遂生養遂而天下之太平立見矣奚用外焉
以求法治為邪名第字進卿北岡乃其仕號直
隸長垣人嘉靖丙戌進士以御史養病卒於家
安得起斯人於九原并得如斯人數百輩布之
巨邑以風勸旁邑庶尹哉邢在臨邑歷丁戌己
凡三年嗣後非無善政然而鮮有及之者

跋大公集跋

向予在吏部日太宰乃汪誠齋而左右少宰則
王涇崖與張爾川也九堂稿兩堂看畢而獲

之正堂在刑部則然其他臺省則否而吏部尤
甚故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語謂
厓以稿有當剛易者恐戾舊規告之誠齋誠齋
答以當開心見誠勿分爾我而爾川亦云然手
簡往復得古人大公之道九陞選奏草一切大
政俱從公商確名其簡為大公集刻示將來四
司各有跋語予為其屬未免挾同於其後其為
言曰嘗考慶曆名臣范文正廣大其誠富文忠
明敏果銳韓忠獻爾雅質直是其性則殊矣至

其定國是決朝政論官掄才各出所見初若不
相下父之泰伍錯綜恢弘注措無不尊主庇民
登良黜劣真乃異姓兄弟同心為國上殿相爭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三公其今之古人歟
其原跋如此予今為林下放言之人當取添數
字歸非子有云真三人而迷妄謂一言以蔽之
矣未知見者以為何如

辛覽編跋

是編刻成西野翁乃以一冊坐臥與俱分送遠

近相知不下百冊即於是年脛瘡為害飲食減而告終臨終自嘆所不忍舍者三事西村沃羨無人者種滿腹元詞世未盡知良友如中麓不復會合時則嘉靖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至次年隆慶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始克成葬道其碣曰明詞人西野先生之墓



閒居集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有中麓畫品已著錄是集詩四卷文八卷皆歸田後所作其自序謂年四十罷歸田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寫名其集曰閒居以別居官時苦心也嘉靖初開先與王慎中唐順之熊過陳束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其時慎中順之倡議盡洗李何劉擬之習而開先與時春等復羽翼之然開先雅以功名自負既廢以後猶作塞上曲一百首以寓其志又末卷有蘇息民困或問及顏神事宜濬渠私議潔議諸篇亦尚汲汲於經世不甚爭文苑之名故所作隨筆揮灑一篇或至數千言其詩亦往往疊韻至百首其持論確於李何而終不能奪李何之壇坫蓋有由矣

葛端肅公文集十卷

〔明〕葛守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端肅公集

十卷》提要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一

序

○送侯司訓擢高密掌教序

代唐縣尹作

予昔見鑄金者欲其金有所肖則先為模範以注之既而金流復凝即而視之未始不儼然肖也乃深羨制器者之智中俄恍然悟曰此不獨可施之於金殆化人之道也蓋金而火則液人而習則移端水東西之勢皆不可不端其模範以為之所昔人云風俗之厚者在上而不在下教化之機在已而不在人任風教者苟欲以化人塞責而不於身爭取之吾見其未矣顏淵矢力於步趨奔逸之間而去孔子無幾亦孔子善鑄之所成也學者莫如顏淵萬世誦法孔子古道今行寧非通理哉吾既信其說之不誣鄉薦而筮仕即以風教於洛夫有所聞者貴有所尊知而不行則亦不足以語光大故幸其得一試於洛而昔有所見者徵以身親見之是以洛士吾與有鑄焉凡以強勉於模範也既遷來歷觀諸郡模不模範不範者不少及至吾邑復得司訓侯君理之其道於吾見相

每語吾曰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教其莫我
也然教行之上也言之次也螺贏之祝螟蛉惟其類
也予觀其行溫良樂易恭敬通明彛倫之事無毫髮
異非所謂純懿者乎其不苟於模範固如此宜有以
自負也而門下之遊始而疑其迂中而近其薰終而
歡然樂其育德者成材者達私淑艾者正君子之教
兼而有之予兩述職皆以是為銓曹道于今擢高密
掌教矣然桃李更新而化雨如舊文旆高揚英才聚
樂鑄鳴於德平者安知不移鳴於高密乎理之誠執
酒而重以教宜始末之叙

送李植卿餉宣府序

夫使者將遠人動息於是乎觀焉天子德政威靈
於是乎昭焉者是故匪鎮重多才弗與也是以聖
人謂士以其使李植卿其先關西人幼許穎從父
遊宦東土父之諡其父曰是文獻之邦也遷其舊土
孰與是其父素豪傑不襲故常乃與之相壽張而歸

焉遂從石川子游登其輿東土士咸相聞余阻於地
之相去竊嘗榮其名而慕之暨今同登甲第偕視民
部政乃識其人器度軒挺孔養肅懿若有加乎前聞
者居嘗謂予曰政不試及行茲與擇於觀事而辭其
難非諸艱之歷蓋志也未幾天子有大餉於三陟屬
大司徒氏司徒氏公進諸觀其政者謂之曰君子事
事則得食治理嘗試而後請茲役也其誰與吾任弗
以後先惟其能不以必往惟其欲于時有三子慨
然任之而植卿者稱尤難又特私進曰宣府夷衝是
用大餉金特多焉弗理則遺役則扼且何以籌軍士
以不敵植卿曰若盡心焉耳矣惟精則理弗遺惟令
則致弗扼惟天子有惠告諸制閫者勿吝則軍士
不敵是所志也吾知免夫司徒公壯而許之植卿遂
毅然從事部中諸同事者曰國家有大政籌在
四夷為君子使亦懿行也贈之言以寄相與之雅惟
葛子圖之余曰茲行也厚社稷之衛以大邊士之所
天司徒公洞其情矣植卿義其處矣諒必明哉聖夫
子不遐遺其又何辭雖然此亦就事論事也以植卿

之才將不徒此屑屑也。無已請究言逸事。昔漢文親為軍勞，識亞夫之真將軍，乃責霸上棘門之兒戲。李牧之守鴈門，輸市租為軍士費，至今稱為逸功者，先乃知有制之兵，無能之將，食馬遺恩，脫巾降怨，逸士之所以視用命，理亂之所以衡之也。植卿奉命而往，行將是辨之，弗飭則告之，總制以責其慢，弗愛則誠其人，以示之慘，弗行則歸而語諸司，徒公當道以彰其違。蓋古人有處嚴穴而忘天下者，況筮仕乎？則此亦未為出位也。此植卿志也，而余畢言之。若夫歷山峪之險而誌其要，撫險塞華夷之界以鳴其威，獻制命北夷之計謀以大其猷，亦植卿能事也。莫之既至，日僕夫載道，張餞北都門外，余乃倡言祝李子，子遂歌曰：伐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諸同事者，亦遂廣新詩載歌曰：瞻彼胡兮，風清榆兮，彼成者子，惠于需兮，媚於天子。曰：能司徒營此朔方，使乎使乎，余遂援筆而書此。

書選註杜詩後代相守馬作

剛後無詩固矣，推少陵馬溫雅沉深有三百篇意者，若不克讀得者，若不克廣刻既通天下全刻選刻七言暨五言又刻骨玉碎金器而玩之，璞玉渾金完而獻之，美玉良金重而薦之，無弗珍者，所以凡為之序極道備稱不容口馬章之也。相之府署舊有選刻自成化辛卯迄今甲子將凋磨滅，欲盡愚始至觀厥成制，慨於是急欲復之。然未來乃沙村楊先生自內翰承命，宗主中州文教督學，至相汲汲乎知民風，往績詢及是曰：魏晉而下不得已而言詩，其少陵乎？懷國憂親與其志矣，貞壯逸發與其氣矣，從容變態以矩其入化矣。詩之道志至焉，氣次焉，化斯極矣，不得已而言詩，其少陵乎？無猶將義起者是而弗與哉？太守圖之，愚曰：唯廼捐俸傭梓更廢補亡以復實陳子廷贊武子思仁葛子某相謂曰：匪刻胡傳匪言胡章其識之愚曰：實不信則章少陵不吾章章豈其吾言能少陵何然？少陵章不章不能也，猶用識之昭吾相之章少陵也，刻成期適沙村先生再至云。

送碼司訓擢王府教授序

始余倅相見教授 諸王府者執馭書算之息操
廩祿牒其入不則以府之私日往來于有司嘗竊
嘆曰 朝廷張官有秩豈其備士俾驅役于 諸藩
決不然矣既暫官去其地不之論者蓋五年茲吾邑
司訓馮公遷教授方城府邑侯暨僚謂當有言千行
三謂余當為叙辭不獲乃繹言曰先王稽古建官爰
重邦教自王官而下莫不有職凡以長善救失貴賤
一也漢賈生為長沙歷梁董子則為膠西皆以一世
大儒作王之導知其司矣惟是學政止於學而王公
之勢特尊故導之而役流失固然而謂法應如是哉
夫拳龍之與他物勢固不同當自有道要之不失其
性焉耳竊意教者道之德義者也授者授之詩書者
也則左右之俾迪德業哲以翰于 天子乃其分也
是故以膠西之寇肆遇董而善懷王之事賈傳蓋終
身惜之古人之事職而豈徒哉嗚呼官失求之古善
矣馮公器重而識遠恭已而不愆其往方城也必能
思乎其職故吾于其行也以賈董之事告之

送閻君冠帶歸省序

或問儒吏之道同乎不也藹子曰道一而已其表世
之岐也謂之儒吏夫謂儒者豈不以快詩書而談道
德乎而其講律令稽會要也則謂之為吏唐虞三代
之朝嘗倡此執未乎其別蓋自秦始尚君專任法律
道德之意微矣延及始皇李斯遂以詩書為罪極力
廢儒而崇吏人諱儒而吏始以之反對矣此風終漢
世不滅猶且寢寢及唐韓愈氏上議使法吏一意於
法儒者引經而議之言純任吏之弊也宋則矯枉或
過故蘇軾又謂人不讀律雖讀萬卷終無術致君
於堯舜蓋明言廢吏之不可然則儒吏之岐及復流
弊秦之罪于是大矣今之所謂腐儒俗吏轉相非笑
而不知正坐不同之累白首窮經不肖一及吏務執
一律之外吏不復知有詩書若之何其和能也然儒
必登顯而吏守卑序誠以崇本而抑末且凡腐者止
以自廢而法律之精則鮮不舞文將併其腐者而固
之此欲救其岐之弊者所以寓微權也嗚呼即有庶
繁終無顯榮何以勸脩正哉中人而下殆將不免焉
所貴君子之自為不規是而已余於詩書之暇常留

意法書蓋恐不免為腐者蜀蘭君汝微從吏事既底績榮冠服以歸余亦恐其不免為俗也然大京兆氏之族固家藏詩書而其質性敏懿終九載無缺事試之話言未嘗不切恨舞文之非吾知其將不周矣特于其行也致厚望焉

題葉母還金傳後序

萬子讀還金傳既拊卷嘆曰於乎天理所在豈惟夫男而炳然可以亮節義者正不可以女泯之也况乎愧心金錢者非備然丈夫乎唐李景讓之母鄭漬墻得錢乃急命掩之曰無故而獲災也此其視錢為何物且見道理何如耶於乎若葉母者其殆是之類乎兒拾遺命守還之其凡非遺者則又可知是夫子制義者事也葉母其賢乎世有以官資盜公行苞苴者例以葉母殆不足遺之簪笄爾然則還金傳亟布之人人可也痛惟先人三還亡金崔文敏公嘗為志其事讀還金傳重有感焉余與中夫皆義後也砥節行為親光尚共勛諸

送湯篤齋參知東藩序

古人謂天下之士友以天下余非其人竊有志焉釋褐從薦紳後得聞天下之賢蜀之人曰余鄉湯篤齋氏名族世德實渾渾如也度汪汪如也迺其論議侃侃然不詭也師浚川先生績學工文先生早與升堂斯亦蚤叢之特也東越之人曰孰謂龍黃專美有漢我於吾身親見之不有我湯紹興乎往守德安以不足展驥移來吾土瀕海之人先是以塘防田失墾則涸失決則溢歲群民力肆既於陂堰之間蓋治塘之費倍於治田且潮生漫漶膏腴為鹵而民復再病矣先生相度原隰廼於百澮之聚尾回潮之要區建二十八閘以宿名之啓閉有時蓄洩以度而民田遂常穩夫秦中之渠稱以史白識而頌之也此固可為湯閘矣諸便民者稱是非東越之良二千石乎治最摺副泉河南夫鄉人皆好之未必能約阿於其治也體用具而後賢斯徵其何能見之壬寅之秋余在儀部先生廼拜表入賀蜀之為稱者不再晤而信是入旬月為期瞬於馬足匪暢言好私計曰其何能繼茲見也入冬余有督學之命獲與世講握手而言得詢佳

歷見視司篆憲事周弗井井於是益實東越人之言
相得甚歡諸宋共之未幾山東悉知藩政缺先生擢
焉戒行有日諸宋留之未能別之以言廼以屬其夫
別言之難有以勸酒有以崇德有以加餐有以端歸
而寄遠皆惜別之緒而喜不與焉如其言余將言乎
其喜也樂與朝夕以薰而良余一人之私也大惺惺
懷寒士歡顏千萬人之公也某東藩士也幸得民父
母誠不能以私而廢公也天生五材五方寔同東藩
可興之利何限以先生之明俾東民得以徼福於下
執事某雖愚當不止如東越人稱良固將續甘棠之
歌以待也諸先生以為如何

送魏淺齋督理留都糧儲詩序 代石覺作

淺齋魏公撫巡豫土之三年民便簡易 朝倚保釐
中州幅員千餘里稱又安焉兩年西北用兵震于其
隣公從容區畫卒之樽俎折衝賊以不犯尤為當宁
取重邇以留都督糧缺人 簡命朝望再三易及公
始稱 旨尋以其代公豈不以督理之任同國命脉
非公不可而守之勿失雖某亦可以受成於公乎一

時服米諸子咸有聲許祖公行而屬其序之夫志以
遇興境以別出情之不可以已也偶繫於中宣而後
達言之不可以已也宜諸子之各暢衷緒而卒括之
一遵也然則其序以服米以交承又豈容以已乎
爰書首簡

送中丞魏淺齋督理留都糧儲序

東南財賦之產也既以府利亦以數奸政蘇松南京
糧儲 朝廷皆命臺憲大臣督之弊以法清也南京
有留臺而督糧儲者皆北臺銜任以內重也夫任既
重則其畀人也亦胡可輕故近日南京之缺銓部數
選其人銓部曰可 朝廷曰不可朝廷曰可臺諫曰
不可數易而得淺齋魏公于時拊循中土有聲故銓
部臺諫朝廷皆曰可於是公膺 寵命將發豫有日
某來即督學任尚及公未行遂與謀餞諸宋曰公有
大造於豫土諸為公屬勤命命亦無疆維休茲公膺
顯擢宜有言旌別是在葛子余惟戊子東藩鄉薦公
以塩法至實與賓興亦既辱公知矣此未可諉曰不
知公方公之振紀於臺若法於理姑置不論至其保

登八郡鎮靜不煩屹如中嶽雄峙一方奠安而山靈
烜赫魑魅遁藏無所斯亦致理之極也宗藩日夥視
國初供億不啻百倍皆於民取給可勝困哉謀國者
從而加祿值是不知何如為心乃公力駁之書凡數
上忤當路還內降不遑恤私卒之左計者詠民不加
賦豈所謂受一方之賜乎北虜猖獗頻年南侵兩軼
太原所不至河南境者才一太行耳公據險列柵儲
蓄設疑示戒守不懈虜以是無東意夫河朔亦三晉
之域而不受胡塵食公之賜也諸案所謂有大造於
豫土者非耶夫治國有似理身西北者外蠹也東南
者內養也理有相通而氣有相召也公兩年經畧西
北中州以不蠹所以為吾身禦外侵效矣今復寄以
東南若將以內養攸屬也然吾又知公無不效格國
有經民不病苛即其既試之政也夫理有相通而氣
有相召為東南所以為西北也繼是坐公於揆序均
調內外將為天下壽可既耶於公行為國家天下祈
之并以為公贈

河南鄉試錄後序

皇上嘉靖字內之二十二年文教融洽無髭斯士是
歲天下復當大比中土之英蔚然彙集大梁者三千
八百有奇進而三試之其言雖淺深異得要之本德
行明道藝鮮有盜者其為之躍然曰郁乎文哉經經
緯史錯而成革斯才俊之由衷也乎耀滿前將人可
充貢其能盡羅而致之千古稱豫土為陰陽之所和
固宜其人濟濟若是既限於例反復遴選儉取八十
人以禮賓之次第其名氏擇其言之尤精者若干篇
為賢能之書將以厥明獻其以執事宜有言於後迺
颺言曰斯役也在周禮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
能入使治之者也茲多士與矣行將論而進之俾服
官政今日之拔茅彙征固他日之庶明勵翼者也其
卑微不齒於流品者幸得與以人事君之未顧不
為無疆休娛抑吾有恤焉唐虞舉敷奏之典迺不免
有庸違者思其間歷代以來為科目羞者亦往往可
指茲豈敢謂盡無其人歟書曰稱匪其人惟爾不在
萬一有不如其言至使有偵民事者倣澤宮之制而
讓其不恪則將奚辭哉是則可恤也夫多士之言本

德行而明道藝矣豈其忍棄信以貽主司憂然出見
紛華而說者亦賢者未絕之欲也故不樂塞為強而
聖人嘆其難能況夫一言一舜而懷孽孽為利之心
亦恐或有之不亦謫士乎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言六四離下而上士之遇也至於發之初九則
曰素履往无咎言不可以往遇而廢平生欲人謹其
始進也是故多士遇矣苟不耻為謫士則吾不敢知
其或有賢者不免之欲則願申此言相規庸展一日
相知之雅云爾也若夫降崧嶽之神藉途科目出而
為國之翰如甫及申以多助我皇上中興之治
則又非某之所能知也

○賀太保輔賈南塢八十壽序

南塢壽翁六十四年解相任是年八袞辭黃扉而棲
林樾者十有七年耳目聰明杖履不供自是而後為
錢鏐者未量建子之月六日寔惟初度先是守土者
用諸生言違之撫巡撫巡以轉聞於上上方褒禮
黃髮迺瑞翁勅有司繼以餼廩給之輿皂且命
撫巡以羊酒及門存問異數盛舉歡望里閭於是撫

巡復庠禮幣致祝辭為壽若鄉士大夫耆庶固無不
頌言祈之矣三司庶寮禮與稱觴願一言侑之而無
從也有問余者曰古稱攝生大都避教引氣期於清
靜以庶幾久視而要其得效或亦鮮矣南塢翁壽何
脩而得耶其亦玄樞獨契者乎余曰豈謂是與養生
之說聖人所不道也大壽有道焉宰之者天而成之
者人也翁以弘治丙辰登第追事今上為三朝耆舊
方其侍從孝廟時常累洽與諸君子休明治教益
培太平之盛南北教胄文武掄材造進之士于八叙
用不乏至其掌邦禮以洽神人參密勿以燮元化俾
我國祚靈長而民無天札之災所壽不既多乎夫
能為壽者而後能取壽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
考維祺以介景福言尤引翼矣則願其介壽考者君
之所以為報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言能保邦家矣則願其萬壽者民之所以
推戴之情也又曰畀爾尸賓壽考萬年言氣和物遂
則神降之禧義以及賓也上下協願神人文忻天之
視聽眉壽豈有害故曰天壽平格况翁道足以壽國

脉而顧畱於其家澤足以普臣民而木嘗以窮極其欲仁者之壽不其理與區區養生之家役其私智以取萬一不可必於天豈可以語翁於於是衆作而言曰翁之功綿社稷澤衍生民是謂壽以天下今

天子賜問公卿賦言下至所司暨士庶罔弗頌禱蓋以天下壽之也壽至於天下尚有大焉者耶是可以循觴矣廼援筆次之以告進酒者

賀馮華峰暨朱孺人雙壽序

華峰老人少占儒流博極群籍期於識道成身未嘗汲汲求售顧能大觀昭曠和以天倪區區形勢之途

臨川公集卷一

十六

直虛舟爾爾晚年就貢仕出知來安三年之間節財緩刑平役勸善邑號為治試其道可行爾矣尋以考績不赴致其事徜徉林壑泊然世味不以嬰懷孺人朱先以子貴雅相成之不少齟齬用是暇豫惟均與之偕老明年七十同壽其子貞齋大來嘗為言曰憶彼草堂白髮惟雙遊子一方若何情忘焉能拂裳俾子於臧余解之曰狄梁公古之聞孝也登太行之巔顧白雲親舍嘗亦瞻悵不聞以棄官况夫欲子從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中於事君以立身行道何者非孝耶於是貞齋喜曰有是我新正某日定惟老父初度

願言爾爾其之能從家俾祇載其亦可哉方將庀物徵圖拜道有日廼虛谷方伯諗於庶察曰華峰翁夫婦眉壽古今所稀貞齋拜使者馳獻誕辰畫遠遊之情凡我庶寮義有遙壽以宣同好昔余守金華歲翁雙鑠是宜倡僉曰俞言我為焉子余惟洪範之福先壽王制七十之老養於學而達之於諸侯華峰翁福履是綏偕諸齊體玄順而刑于者有可仰窺是先生所以憲而不乞言者也余何能知而容言哉抑洪範有緒論焉曰壽而必繼之以康寧謂康寧為壽康寧者又所以為壽者也夫身安而無菑害之謂康心安而無怔營之謂寧七十而膳於國則杖賓客之事不以與所以康也於寧無所見是在人之各足而已故能善自寬者亦健於九十華峰之德不可臆述而康寧備矣辭謝諸養鶴髮童顏子孫滿前有仕有止式咲且歌媚茲杖履是肇壤鼓腹之遺也貞齋每食必祝言必及親且無望日隆嘉音時達是謂孝子不匱永錫之類所以俾翁於康寧者又益不少然則華峰翁夫婦有壽豈有盡哉詩於宴飲無不以介壽考終者况茲微降之慶固宜頌以南山萬壽之章也詩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夫子贊之曰父母其順矣

乎夫庶寮有兄弟之道也協有頌言可謂和衷貞齋之能兄弟見矣華峰翁酌酒於朱曰兄輩宜人如是無亦將有順乎是亦寧之一也

賀維三峪巡撫河南序

皇朝稽古畫野之制並建列省監司守長分職而治勢格於不維事牽於未便吏蠹民隱千里之內有受其弊者於是乃以九卿都察之職拊循其地假以便宜之權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書稱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都監者都察之職保釐者書稱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都監者都察之職保釐者拊循之任也河之南省舊以中土攸宅民不動邊然說者已曰防河之費足以當之邇來虜寇山西迺有戒鄰之備宗藩日盛小民殫力以供加之不良有司百需在地故務本者益困晉顏子淵語東野畢之御曰馬窮則佚蓋以政知之也茲不可以反觀乎非得司命者大有蘇息將可朝夕觀變矣適拊循缺天子乃晉三峪維公都察之職勅領其事命下朝野翕然斯民恆望是擢也太宰寔推之太宰中州產也故知斯地斯人之急而且知公之宜於斯地斯

人也公將以新秋廿四日視事三司既就為列爰以舊宋之誼得致稱賀僉指葛子使言且曰公之自臬長陟藩使也子嘗謂公左右宜之今公之為拊循也將舉而措之乎曰體不同也而事同故猶夫刑獄之親也為肩然而嘗理其紀也由是而絜綱維無紊目矣猶夫錢穀之計也為襲然而嘗銖銖寸寸之也由是而石稱丈量徑不失矣况乎吏不易察民不易治地不易宜琴瑟不更張其調易和也途徑不改趨其行易至也以公之敦大明裕嚴公有威從而興大利除大害以究前業保一方不啻足也吾儕仰承休德奉而周旋厥孚交如膏澤靡靡行見生成於豫土將不與有華乎而復何言也聞者曰綸命寵光德意之將是可為公賀也庶事承式上下獲矣是為吾儕賀也夫其害馬將無佚者是可為八郡之民賀也子其書諸

贈劉西巖擢湖藩少參序

西巖先生飭戎于陳三載肅政振紀發奸摘伏盜竊屏跡豪右斂手東方以寧銓部叙年勞擢為湖藩參

議或曰劉子之治陳也吏若民相戒以不犯誠令行
禁止矣勅法不以嚴乎余曰蠶叢止亂憚孔明之必
罰佳符多盜子太叔以寬致之故曰水至柔人狎而
玩之弱者恒多火烈人鮮蹈焉陳故稱右武習豪之
國兼之歸德路交於四省當天下之衝逋逃流亡萃
為淵藪盜徒劫之人且時出沒於其間民相椎長
官府之勢為輕此殆難以常法治理也語曰屠牛競
解非斤則斧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理與勢固然然則
劉子之治陳以嚴正對症之藥石爾或曰藏器時動
嗟肺艱貞劉子得其施矣然則持是以遊湖藩也乎
曰殆非也天有異氣而歲成馬地有異宜而利興馬
人有異材而用行馬往劉子之為繕部也大工方急
羽國怙勢削官民衆莫誰何而獨抗之以正至出守
汝州乃親課桑麻與民噢咻民有父老之誼是豈恒
其德貞者耶夫其治陳之揚厲也是忤羽國之風裁
也由治汝之循良觀之將不能樹湖藩之甘棠乎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劉子之行也或曰有
是哉斯行也回家有贈言適當屬余余不復他有言

也詩曰不競不綽數政優優百祿是道易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余敢昌言于祖道供張之次

送孫月崖巡撫宣府序

聖天子御極赫赫威靈漸被海外自彼氏羌莫敢不
享迺者秋服小腆敢肆烽藟踐擾我疆場雲中上谷
之間時有出沒夫上谷者京師之項背九鎮之要馬
迪簡才臣倚為屏蔽方今之大務也適撫臣缺屬之
遷推師錫月崖孫公 天子曰俞於是家宰宣命司
馬戒行報至為公任憲使之明日諸案方章其有從
而復慶 新命之得人也我是用棘義其可留爰張
祖筵式壯行色酒行公執爵曰行贈言矧曰其好我
示之周行諸案乃以屬其其辭曰雲中上谷天下
勁兵處也 成祖之犁庭庭也不藉此方兵乎今猶
大其位也而虜人肆出入曾不少憚知士卒不足禦
矣卒不可禦知主令不足行矣然豈外於德乎則
威不將乎不必腐而後重生之垣必缺而後人喻之
鄙語曰家不時鄰里傷等而例之豈異哉李牧之君
鴈門也推牛費租日以給士至士咸願一戰於是滅

破東胡單于十餘歲不敢近邊
矣子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言德言威也故
者威之本也周宣之世玃狁侵鎬王命尹吉甫薄伐
逐出大原以秦虜公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之
大將眾曰文威敵曰武文先馬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不然激之以嚴刻以遠其叛因之以姑息以恣其
慢教何能服其心而稽之力也欲外侮不至得乎今
受其敵方未已爾公才望在 朝廷聲名在邊圉方
其若於理允於憲也為明執法至其守名郡參大藩
也為良民牧知其允文允武矣是舉也為他日燕喜
之地諸家固張仲御也樂於為公道之若大謹堦以
先其備用間以得其情相機以持其虛多方以擾其
寧選勇以擊其散募政以挫其鋒據險以待其敵
伏以陷其輕公之宵中甲兵自足而制變多勢各有
司存非可以預營也公曰吾之有心請執以往遂不
書記次其語

○賀李吾西擢參藩政序

嘉靖乙巳朱明之月吾西先生制憲之二年也

命擢參知藩政諸寮以余先生履任相歲最久
同東產也相知為深命之言為先生賀大藩地職在
奉宣 德意斯民生昔人凡之梁肉其以代蔡石
君子擇術焉參知政事有案次相之任方今卿貳之
秩亦貴且顯矣上發都憲在一轉移間使制機宜幹
運元樞由其所可賀也抑余暗謂知先生者
不於是焉士君子用世不以日陟一級亟致大位為
榮而以終其身守道不變之為貴往先生身都諫垣
構貴顯畏誠欲得一忍開口當以美除報遇先生曾
不少徇遇事輒言每切時病最後一疏維持公是極
斥銓宰遂至下獄謫判聞州道在司則盡言之雖
知其必將落職而不辭守中為道故明在陳力雖至
於為小官而不平於勢分何如也參藩言即都諫之
外擢也不能為一旦患得而豈以十年後至為華哉
故以華全若綬修先生過者淺矣要之信信時也屈
而伸理也無屈信而無不信道也易曰何天之衢亨
通於畜其信大矣由之而化廣甘棠功樹保釐遠聲
疊焉變調元尚太和天下可也是可賀也則余之知

先生者請以為先生贈

永城縣志序

郡邑志雜撰諸方物史氏采之以為傳信守宰稽之以宜土俗弗可闕已永城殷宋之郊圻汴泗之通軌芒碭彭城封連伊邇亦要區名邑也顧獨少是焉嘉靖壬寅淺齋魏公撫巡其地將欲審原隰之利究川途之歸度政樹風貞今酌古迺文獻不足徵也為之於邑遂檄教諭鄭禮俾創為之禮與其徒秦時雍輩蒐逸羅故分類辨方往實今事舉就采輯亦畧可考見一方矣錄上魏公乃下學臺裁正余謂其別類靡倫纂言少據撫細而蕪失詮而焚皆足以病紀事廼命開封學生李夢鳳暨秦時雍反復校讐刪正幾半雖凡陋未滌有歎述作其為一邑志亦足矣分天因地察物宜民通古今而出治道誠一覽之思過半也職是方者其勿忽諸帙成乃序其原來

讀榮歸錄序

士君子談仁吐義躍躍然如恐人先然求其載於進退之間脫乎不累者自古未之多聞漢二疏鑒止足

之義宋錢若水違勇退之幾何止寥也余中歲遊梁廼思亭沈子仁氏寔當司閫一日興動拂衣懇求解綬諸宋再四留之而未識其由衷子仁出榮歸錄一帙示衆曰先大父有志具載是書子孫保之元豈忍以貪位墜先德是嘗竊號思亭云讀錄蓋其祖當

武廟朝留守中都威懷並著八衛允服衆其必秉大將旄乃以中官驕橫不忍見其行事亟辭凡任歸薦紳士榮以言多遂成帙非所謂不多聞者於介冑中得耶夫士之仕也其職可有其官不可有也蹇蹇匪躬求無尤於王臣而萌患失之心孔子所謂匹夫者耳如沈侯者矯矯真鴻其羽可儀彼其心豈嘗毫末為官有執憶余先祖為鳳陽經衛初至三月即起休於時侯當視篆既慨許之又從而嘆息獎成之今考其年侯歸即逾數月也余聞思亭言載覽其錄林壑之心誠勃勃焉或庶乎不能以官為家矣兩氏祖孫孰謂其無相蒙我書此附編中以識其感

河南癸卯舉人序齒錄後序

而靖癸卯之秋河南大比興士既歌鹿鳴以宴樂之

士後自為會會以齒序於是旅酬錯進因而請
家世道平生覲縷蓋忘其以藝相校而數年慶遇握手相歡非直期以沒齒不忘爾矣既罷復錄其序次若家世為帙而藏之人人來念厥成曰諸生寔出門下今當別遠願有言終詔之余曰若知所以會之義乎是明倫也校庠之教聖人之所以脩道者也多士不以取第矜先尋退讓以明長長可為率素教敦本實其素藝也斯道藝矣抑又有說焉子路述夫子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曰廢者非直不仕已也受若直急若事則廢名為事君而不忘便其身圖則廢宜冒於寵榮而易奪於大節則廢有一於斯則明倫不終非所望於示周行也雖有長幼之節未幾諸士其以是為久約規否耶歐陽子曰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君子之朋也諸士勉哉若夫侈三窟以圖全五二天以奸位而號於人口彼落罪下石何其急也豈若吾崇厚懷舊者得乎意是誠賢於落罪下石者矣君子曰此流朋比德者也其將何以自解哉余非知道者竊有辨焉用以

三子忠告

送沈思亭參戎平陽路序

兵者聖人所為捍外衛內之具也易師次於需有欲之亂式是過之詩曰予王之爪牙比之物相害以爪牙自全也又曰大師維垣比之人遠害以藩垣為蔽也瓜牙必居前而藩垣則在外彼無取爾者非兵之善矣故曰天子守在四夷我朝統一區宇漢唐莫遠焉被髮雕題總為屬國緣長城設亭障以禦狄人南牧爾頃因驕虜侵軼邊臣失守三晉之區半受殘傷謀國者請於內地焉足設備平陽者其一也古帝都之域今為腹心以兵戍之豈居前在外之義乎故為此謀者切懼剝膚欲籍搔除於瓜牙嚴局堂與蓋恐門戶之不足恃耳所謂不得已者也此意外之圖而非可為經國之常也故以不得已設之以得已任之可也什伍雖比而休息之意恒多冀方不可犯所以為三關列鎮之聲援者夫自有在內地屹防而徑衷寢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古有樽俎談兵折衝千里之外者蓋亦是之務乎不然無先聲以加敵及

其入廼始整旅以待雖有首功亦次之次矣為猷遠者必能辨於是焉思亭沈子仁專閩中州沉靜多謀愛人飭已人不知擾而戎務聿脩與之談古名將穆然其若有思或時聞警報矯矯然勇動於色家世近彭城且將種也故負氣豪軀畧餒聞故早取名第且將應敵有餘暇蓋三司重之比之漢廷趙充國云于時兩院交旌其賢上遂用大司馬疏進為叅戎俾守平陽夫藏成器者不結礙於乘時取全勝者不蒙冒乎矢石圖上方畧俾罕開竄伏不動平陽之戎將可撤焉斯思亭之所以自效也遂出太原以奏庸公亦非余之所望於思亭也其往也諸寮設供張咸以斗酒壯行色而余則借贈以詩言

○贈張東沙巡撫四川序

蜀西南天地之偏也山川險塞通中原蓋自秦始諸葛武侯稱其地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由彼言之則爾其於中土終為䟽遼聲教之迄嘗亦後矣我朝既建為列省尋以京朝都察之職拊循其地蓋曰蒸民利蠹官吏臧否黻夷向背戎行整肅非有統

局安遠地而復以處置機宜待命於數千里之外或失後時廼假以便宜之權俾遂行事若是則其寵之使其知安震懼之使其知肅懷來之使其知慕中飭之使其知戒是都察之職而拊循之宜也非厚事乎于時缺其人上命簡大僚之賢者以佐衆咸稱東沙公可遂得俞旨勅以綸言戒之勿替公拜命發程有日諸嘗侍公者皆曰東沙公撫茲川蜀是將有大造於西土維西人咸有慶我公亦得傳乃平生膏施之光所樂攸存是可以為公賀爰張祖道言以贊公行萬子圖之余瞿然曰坎蛙之適不足以語神龍之變化斥鷃之遊不足以語焦明之寥廓曲士之褊何能希通方之逸軌哉然嘗聞公之樹矣秉文江右士風喁喁爾整兵清源威靈赫赫爾心切慕之曰此固才無文武者乎而未識其所由賓也已而閱芝園之集大之洞陰陽小之該盤几述物情明治軌莫不炳炳然如指掌蓋悅之不忍一置手所謂一代之作者非與而未徵其所由發也已而米旬河落得侍同承謂寧以莫如息務在者役法梓符之錯徭若干

蓋匝月而附郭之民蘇矣總括經賦籍為令規是布
是稽猾胥不復能上下其手蓋數月而弊省之民蘇
矣至給宗藩之祿人以千計者二銀以萬計者十
一日而畢人得其歡在昔免譴為難而公饒為之期
月而可庶幾乎此之猷為舉而措之天下不可勝用
然則其撫蜀之效可從知矣權衡之不可欺以錙兩
定於審也金錫之不可淆以鉛鋈精於鍊也虎豹之
不可喧以狐狸壓於重也三者具而今蜀之在目中
者約矣文翁化蜀者也禮以為國也武侯服蜀者也
法以威衆也而皆為從欲之治蜀公亦知方久矣公
以威惠並行蜀人將畏且愛不曰垂厓復生吾不信
也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為我皇上傳諭也不亦
寵乎然則豈獨可為公與蜀人賀也與我諸案曰得
之既以祖公行廼謂御者曰幸至劔南揚於衆曰福
星至矣

送景都閫擢太宰視篆序

三代而上文武之道出於一而迭相用也三代而下
文武之道出於二而各有專也容民畜衆固無養兵

之費一誠便矣而不能不分而為二勢有所不可也
然則豈可舉一而廢一乎文武並用常久之術古今
所謂知言也彼見馬上之得者不知詩書可事而初
兼六國輒銷天下兵為金人以為示不復用何其不
達觀也我太祖詔謀萬世武經文緯並建部府以
至於天下郡縣衛所犬牙相維衛戒低昂車防軒輊
亦既熟計而酌處之承平既久文事滋繁抗之者思
以相兼趨之者俛而自失歲徇月流武氣磨而消者
欲盡士卒習惰執弓為難材官相競至以儒雅能詩
文為雄甚哉其不知務也邇年啓虜戎心深入為寇
固其然耳武人之趨於文無不可者而勢必至於以
文人任武事可不可乎庖人不治庖尸祝越樽俎而
代均之非也余昔倅郡河北見靜庵景子之為衛也
御士以惠不以苛訓士以實不以文自試躍馬橫戟
所當無前問之知其為將種也泊督學中州值景子
分閫坐相左右行必後先杯酒讌笑接論議觀顏色
者三年識其人又深矣沉毅有謀幹固多力論綏大
衆抗大敵翹翹然有自許狀至欲其剽文墨循循如

書生固疾首不能蓋金重其知本務也大寧視象缺
人司馬部推景子可任遂得命嚴戎裝秣騾騎刻
日戒行諸衆既設賓餞謂其當贈以言夫大寧京畿
之右輔也式壯軍容足擗虎視雖有黠虜必不敢越
以窺京師然則司閫者可輕其人乎其命景子使焉
也得之朝廷欲創虜之驕思以武威赴故必得務武
者而後可是行也訓練軍實簡閱士馬撫綏軍族作
其氣使之不怯教之義使其知方樹巨防於雄關揚
英聲於上谷知必將有能矣猾虜近多間諜苟覘知
之其又敢謀入紫荆妄言指京師乎是不為文具者
之效也靜塵以為如何景子乃肅容而起曰某武人
也敢不夙夜欽乃攸司振飭兵威以對揚
聖天子休命再拜而別

射禮節要引

射禮圖註備矣節要何為者也圖註本儀禮全文先
後獻酬終之以燕非學宮士子所可備獻二獻獲者
亦推飲宴之餘皆可省大稽古者貴識其全習事者
宜從其便故欲諸士射盡射之道焉耳其爲飲者不

必備可也不然變之不定其禮可應日中不舉亦墮
有力者之所憚也於是次其要者若干節重刻之以
示簡易

馬端肅公文集卷之一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二

序

賀清齋齊老師八十三序

清齋夫子講道鈞盤之上葆光見素怡怡如也閱世
今七十有三年諸從遊者親茲介福交私相慶遂策
熙明之辰共圖舉觴稱賀時與川生畢督學之役歸
自遊梁迺得携往造焉是日也蓋紳佩咸集童冠偕
止既次起為壽有問者曰壽有道乎夫子曰某試言
之某唯唯蓋聞太上之世淳風旁魄欲誘未與生人
皆千萬歲則天完其精逸乎不可尚已其次桃源之
氓菊溪之老擅朴導和厥稱壽數百歲此則地僻其
靈遐邇不可幾已次則有若錢鏐氏妙得養身之理
胎神種氣立命佳形人傳壽八百歲不云有道豈曰
獨神仲尼論仁者大德映其必壽書稱天壽平格詩
云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言乎其道也專其說者莫如
道家者流玄乎玄者又莫過於老子谷神之旨與不
可度其曰塞兌守中虛心實腹云者自為之士胡可
少諸自某遊夫子門見夫子泊乎聲利澹乎世味生

平與物無忤及其為內鄉學訓又不欲抑志以徇官
浩乎歸來常適其適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夫子
辨之矣此其大節也至於語言咳唾愛不輕捐寢息
起居動必有節老子所謂嗇者於是乎在其以明晦
健履豈止於耄耋之年已耶是為有道不識幾乎大
子曰仲尼有言若詩書非吾所能老子之學吾無所
授孟子言其所長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嘗有繫於
衷焉耳壽之道吾不知也某拜曰夫子命之矣二三
子識之諸子再拜曰諾請遂書以為夫子壽

贈大參徐鳳岡考績序

皇朝用有虞之制陞黜天下士制以三載六載九載
為三考奏績有差唐虞仕不易官三考咸舉後世率
一士周流庶官則三考間而舉之其在外秩再考為
少近復以藩臬轉相遞進則雖得滿一考者亦復少
行者車馬交途至者突未及黔長滋草且誨起延忽
忘化理者不能得一事成章所謂奏績之典邈乎微
矣某非有志竊有閒慨既理臬逾月迺見鳳岡參藩
寔遇考績既喜其應茲曠典而復異其績之不偶然

也鳳岡者督儲使也昔陽城自著其芳曰征科政拙然則取民心而足國脉忠愛之士自古難之矧鳳岡之來晉也遇胡馬三踐之後斯民遺生皇皇不堪命未能卒業賦則何從是用數年告逋負理有固然先生曰斯時斯民可與生息未可加之徵求學之草木欲食其實必養萌蘗并其根株而悉拔實將安從出姑緩其征已而大司農稽負租奏停先生祿先生曰吾寧缺食不可使斯民無生也已而邊臣急軍需上章請讓先生先生曰吾寧受詰責不忍加斯民以刑

陽明公集

手

○送司農孫東穀致政序

士君子抱藝乘時射策命中爾乃矯翼青雲揚聲天衢得其遇則然也亦曰難矣而一日偕升者殆數百人及其陳力展采馳驅累勞解其位而請老焉逸跡於雲歛鳥還之外為之自我無不遂者未之難矣而議者有不見一人之謂何哉夫進者無不退也惟進一也而退有多端凡解組不以其適者皆不足以語榮歸也故見一人為難漢之有天下歷唐而宋若干年矣其以恬退光史冊者二疏錢宣靖之外不多見也豈不以上足之分知之者希而急流之中勇退有足多者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之道也亢龍往而不返則何以語時哉東穀孫公歌鹿鳴而出也筮仕宰章丘循良之政追軌魯卓洎入諫垣直聲動海內彈擊權要若搏虎然急與之角不遺餘力已乃為所中復出領縣以至為藩臬列卿義氣浩乎不衰與成虜犯京師儲胥詘乏乃用公為大司徒彈慮經畫中外以裕今度支南省又當倭夷為患調停供億不病軍民國之老成斯民所仰以為命脉共祝以耄期不倦如畢呂之在周則可也乃公曰功成名遂身不

陽明公集

四

知退豈可使龍山騰笑松菊隱招乎遂上章引年乞
歸辭情懇切 天子憐其意而溫允之於是歡忻就
道南都公卿咸出餞於江東門外顧相視色惆悵惜
遂不能留公也謂余嘗以僚佐侍公俾有言陳於祖
道余曰若知公之所以為高尚乎以官為家公之所
鄙而耆英之會不欲俟扶杖臨之此公志也故此行
可慕也不可惜也余昔遊雍豫之方往來宣靖公墓
下未嘗不憑式起敬意其為千古絕塵人也今東轍
公固其鄉人完名全節豈與宣靖異哉是余之所樂
道而竊慕焉者也洛陽山水奇絕賢人輩出而其以
功名始終者二公為之先後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余敢以為公頌若夫探二
室之幽閱三門之奇尋盧鴻之巖訪王喬之洞陟邙
山以懷古遡伊闕而問道次渠獨樂以濯花散步天
津而聽鳥則皆公優遊不窮之趣將隨其興之深淺
爾自得之真有不可以意想盡之也公其以為如何
特漫書於供張之次

○賀太守王龍岡兩臺交獎序

嘗聞守令有三其上曰良其次曰能蓋焉者下矣故
領專城而志經濟豈惟蠹不可為雖能亦將不肖其
惟良之務乎夫良者厚民之生而不見其厚民各厚
其生而不知上之所以厚猶介鱗咸若於江湖而忘
其水也不亦善乎昔余晉省叅藩公署西河汾之鄉
進士曰龍岡王文甫者歲時禮遇見其清脩雅飭易
直有儀竊竒之曰是遠器必大用者也已而提調貢
舉其弟緝在選士中遂為知舊之家去汾既久文甫
以禮部不過而與吏部銓選為鄆陵令三年政成擢
守武定州吾邑其鄰封也嘗以公過余問其所以為
政曰棟民敝矣姑求其所以生息節其力省其費畢
其一日之安是緯之日夜在念者也前代巡裴公駐
節月餘凡費不過廿金兵憲張公復不用州供應故
棟民力舒而不困可將庶幾不識又何加焉余曰善
哉要乎斯政之上也烹鮮者防其糜牧馬者去其害
葭以加矣古道姑不論即余筮仕時監司切切以節
愛相期而有司亦罔不兢兢奉行惟謹雖於公事不
敢恣用里甲蓋異時直惜民財上下相信故民陰受

其福邇年以來此意漸微公私靡弗鮮亦若詰蓋亦
遠近相習謂固然爾何幸子之能復探本也夫子論
為政之美曰惠而不費祥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夫利者民之所自有導而布之若天施地生其益無
方故曰美也今之疲民動至流離一遇水旱輒轉溝
壑者蕩其常產奪其素蓄之谷也至其極而始請
賑恤散招撫議給牛具種子足激西江之水而活涸
鮒者也幾能濟乎故不若安之於未病之先之愈也
子誠識政本矣請終圖之念其依不妨其業全其天
不傷其心意之所加厥施斯普將棟民必說必來樂
利俗成是古循良之遺也文甫曰唯唯既別數月間
里安堵政聲大洽於是撫臺丁公暨河道憲臺王公
各以遷秩當舉刺所部乃文甫以任淺不協舉例遂
交檄稱獎其曰明爽練達明敏安詳持守慎而舉望
孚恩威行而士民服意固有指旌一而勸百一時為
東方稱首矣賢與既騰自足聲譽不倦則亦將今聞
不已他日授方而而惠一方入部署而惠中國此其
基也漢之龔黃卓魯咸率是道蒙與指受殊賞聲著

於當時休光流於後世以今準昔孰謂其不相及哉
檄至之日其僚若二守朱君輩將具儀稱賀以余為
文甫舊知請以言揚復不遽造謂攝吾邑王二守公
與其幕李君同鄉轉托以懇義不可辭乃以所知於
文甫可賀之太者衍其說於篇其他稱獄訟明決賦
役平均流徙歸來荒蕪墾闢祝蝗不入禱雨如期此
公溥之餘事而子惠之昭應也可無縷縷焉

○撫臺奏議序

嘗謂處天下之中原易邊方難邊方難者有識難
任之難也彼其地界華夷人雜番漢得喪叛服間不
容髮而機關之隱伏昧者莫察責任之艱大急者且
避故馬援種三輔之毒鄧艾釀五胡之亂非樂有是
永終知蔽之不足也若唐之吐蕃宋之銀夏苟邊臣
併力豫防慎固封守不輕退棄豈令侵至涇邠延慶
狄然則有識肯任受疆場寄者闕一不可也今時能
無之者惟大家宰虞坡公乎其撫甘肅鑒遠燭微固
本塞隙文脩而武奮地拓而人舒懸鎮泰山之勢風
布遐方不知顛末者勿論如安坤屬番蓋哈密遺孽

寄住肅州城下生齒日繁野性漸橫人畜禾稼歲被
傷掠聞私計者深恐將來有主客不敵之患然當任
者咸安於因循未有以為意也及公為巡撫余嘗以
書問之公則復曰肅州寄番大可虞吾日夜思所以
處事宜畧具但未有人任之耳後余旬宣關中王肅
菴儀謫肅州兵備過省余謂之曰肅州時務寄審為
重坡公欲處之方求人任公真其人也肅菴曰坡公
肯任吾又何辭既至纔數月番人盡安置境外矣其
方畧具公疏中於戲肅州剝膚之災一旦脫然安可
知矣此地安則甘涼關中安亦可知也又嘗訪河西
來人皆謂甘涼通道往來如中原坦途蓋公大作溝
塹密置亭障之力其他如興學校復屯田通茶法減
貢夷恤邊卒劾貴將優烽堠慎納降等類皆傳聞而
未深知也茲我郡守王公縉與弟武庫郎緝謀以公
諸疏刻於廣川為撫臺奏議用播遠邇余請序始
得備閱其詳余知公且知其事核宜序也初余同公
為夏官屬公暇會讀古今名臣奏議及大學衍義補
諸書每至一事公必有獨見辨論侃侃斷之毅然已

知公後堯堪大任既乃隨翟石門閣老周行九邊夷
情地險到輒劄記及久任職方籌九邊者且熟矣是
以處河西事皆如指掌非若驟得聞見者可信可疑
也况其天性高明剛果遇輒洞見見必勇為即視疏
中事尚多人不及知及雖知而亦有難於在前實荷
者漢稱賈誼晁錯能條邊事皆不當事任獨託空言
獨充國金城方畧灼見不疑上下難之竟不動卒使
先零懾服可謂識任兩至然以不遠斥數百年後段
頻猶追憾焉非若公之諸疏皆社稷萬年計也文獻
斯在允為甘涼後事之師推之八鎮無不準矣欲知
借箸聚米不多羨者尚有考於斯云此就撫臺而言
若公經畧勦遼宣大及在本兵銓部持國是安天下
者閑議無慮百千則在別帙各具茲亦不及論也
○送中丞梁鳴泉擢撫河南序
大中丞梁公之撫余東土也既躬絕墨以正綱紀已
而日與長吏求所以拊循其民者條畫其政令先是
東土自國初來地賦人差確有定額官以是程督
民以是輪辦父祖子孫相習靡稱不便乃獻當者稍

後聰明以求治效蓋數變更舊法小民不知所守滋
益病其最大者百需皆歸於地公曰以地論差南方
之宜也以南政治北雖諸飲食如北人日啖鰕蛤有
不病者鮮矣今悉復國初之舊民歡若更生往道
左流民數千泛海據登萊島上既虞盜且難遣公為
休燠之令土著通市易而編以保甲使為寄民衆以
安時漕河梗阻損京儲公乃尋海道由淮入膠循牟
萊諸濱直抵天津中有三百里人未經涉則擇遼人
能習水者募充運卒可使舳艫銜尾而上皆安流堪
分漕運之半為國家利甚鉅諸所駁樹鴻猷不可勝
紀政再逾期吏率千良士統于教農工商賈不遷其
業盜盡息民既安齊魯之間晏然適豫南撫臣缺上
俞廷推擢公以往東土大夫庶相與歡戲客且不
忍捨去僉曰惟我梁公界我以生繫我父母一旦他
移之若吾民何天子之念赤子東南等爾矣豫之
亟而齊魯之奪耶余聞之曰思深執公之政也民之
懷也可以觀矣允若斯言第未睹朝廷所以擢公
意乎竊聞之任職無方者人臣之義也後先有經者

用人之體也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
伯之國國制大中丞出開府監郡者無慮數十越
在四境惟備胡經粵最重其他宗人大藩糾勢盤錯
率三載遣一人所以彈壓奸萌鎮撫百姓柄誠相埒
也頃來聖德誕敷皇威四訖胡虜之君長俛首
闕庭獻琛稱臣方內蒸蒸嚮又天子無外顧憂廼
專意軫茲元虞簡二三撫臣宅乃憲其期教功謂豫
南天下之中而中國之樞也安天下先其中奠中國
先其樞自古已然何者天下勢譬之身也中州腹心
也南俯襄楚北拱京畿關陝維西彭城其東輻輳之
也善理身者腹心安而四肢百體咸奏理欲治天下
者舍中樞而騖四海九州之末難以濟矣然則
天子所以移公意在茲乎余自為理官督學暨督拊
循其地登二室嘯蘇門陟太行睇伊洛蓋嘗攷厥
俗云扼三塗嶽瀆之衝故其地阻車舟都會號稱陸
海故其賦煩士嚮於詩書民樂務本故其風近淳古
所謂百二未易與撫也乃今又漸非矣宗人日蕃祿
糜漫廣加以黃河數徙工役頻興滋不堪命民病地

差甚於齊魯是碣成臯間多數點悍奮挺淬劍制馭
少弛猝發首難之端爲心腹計者矣可不擇人爲也
語有之治必先求治今齊魯稍寧矣所以治豫舍公
其誰哉昔者周之命保釐也陝以西周公主之陝以
東召公主之未幾二公歸而夾輔成王今之豫即其
分治處也公殆蕙若任矣公至不踰時而布德覃仁
保釐之績章聞天子將虛周召公輔之位待公入
也豫以南能久有公哉豈惟我齊魯之民然公旋入
而位公卿必濡澤天下澤天下而先及諸近者齊魯
其首也吾民蓋少須焉抑又奚憂余齊人縻公之行
猶士庶也繫官於朝不獲從祖饗後適潘集諸君
念公教殊深介言于余以贈余故道其所欲言者復
于諸君抑聊以慰余鄉士庶之思云爾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二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三

記

吾與亭記

葛子抱關之五月爲明年甲午季春罕與人事自
昏啓閉海山之閒防逋容淵窳餘皆其暇不能兀兀
居內讀書用鮮超得迺屢至後園傭索馳騁者使
植花木各數十本至於種蔬隨其地之宜索馳之欲
不爲限其地舊有井收近之爲小池生亭亭之逆舍
圍圍之魚迺時決渠迺時操鉏迺時抱膝閒止因而
客其中尋見百植交翠各呈天巧怵怵有色若將告
語而命意者且佳木多致和禽而池之魚稍稍出遊
客乃曠然忘其形悠然遊其天蓋對之而若有情再
至而更覺有余益者矣爰構小亭俟遊息也命之名
曰吾與夫自天子而至士庶未有不須與者且將謂
莫逃於天地之閒而獨役之此方者逸哉矣因將
遂廢乎其孰與須夫舜古之聖人也方其獨時與木
石居與鹿豕遊非以與之不可廢邪而謂之德乎
蓋得之忘言者爲多也吾亭既成將收天下春歸之

而吾倪仰於中非與也耶且况亭當負山而海遠而可挹登而可眺時一為之而其儼然桃柳焉急之意夫亦可默解也已然則重有與也故與不厭多雖然輪囷離奇者吾將斧之惡其不才而據之地也濃艷牽北者列於外圓醜其妖媚之態依附之狀也然後為君子大夫尚臣隱士蓋王公而薦鬼神者能就招延相示以道相將以義而乃有以與我也故時而遊漫而息充然若有得於亭中者客之意則深矣蓋索馳者所不能與也時向收歛所與有欲別者索馳亦遂思謝去夫顯諸仁也藏諸用也德業也終始者誠也出入者隨也不變者恒也易也莫非教也而客之意愈深矣亭僅數椽夏之孟三日而成追而記之蓋七月望又四日也

望京亭記

角山關且山為關列戍守于上臨關者稽之嘉靖乙未春余同張汝欽侍御以閱視至時鄉大夫詹子仁甫因舊讀書為角山主人携一飲以相候遂與登山之巔憑高而西望城邑盡下遊目於空鄉大夫喟然

曰大哉觀乎有雲深處神京者在焉亦孔邈哉余為肅然而竄惕然而省有益格乃執事之心復曰輦轂諸臣因以夙夜匪懈遯土之人將惟茫望之繫乎夫君子足以步目日以觀心詩人之孝子所以歌陟岵也昔齊桓公逞志於諸侯其於主賜則以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而不失禮而子思之論寡過亦口遠之則有望非是之謂與侍御曰是詹子欽狂興言之意得乎論我心更切然思者存乎感者也遺者存乎迹者也即吾三人者此去越數月而繼登亦信能有今日之意而諸人之與登者非矣能知其有感而思乎蓋無迹之遺也而何以為遠人規揭而指之其庶哉余曰俞遂命工取材於山而問瓦甓得山寺之舊積因付寺僧領其事俾為望京亭乃鳩工約不數日報成蓋翼然西向侍御于時歷諸別徼既備余時速鄉大夫偕往落之至則意興宛然如昔日余作而言曰亭斯成登斯旅矣迹斯遺感斯思矣其為君子望之將曰是出沐命亦惟臨之敢不戒於有位小人望之將曰是深吾思亦恐為吾之威不戢焉容其

均以寡過矣乎吾知是亭不徒矣是以徵侍御之凡
鄉大夫曰若是則蓋有言與亭始終日未以告邊聞
余曰唯唯遂次序其說為記

德平縣重修文廟記

余少遊邑庠觀先師廟古貌危形間內風日而其
棟宇幹固簷角飛翬蔚有足以識當年傑構因拂拭
碑辭閱其鼎建蓋在元大德間達魯花赤某氏慨曰
夷朝夷人式崇文事鄭重斯後夫子之功在天地道
在人心無已時我入我朝來所當加意愛惜如舊
而致有今日者獨何與及讀宣德弘治間懷遠年恭
定公富平李公脩學記蓋自重門兩廡齋堂講舍疊
更建置至於聖廟雖葺之時則舊嘗可仍而新構
之不足以及也孰謂歷年累百疊置者傾圯畧盡而
廟尚入德乎夫入德者庸過墟里者嗟不飭於工
視其址矣忽於此則有于民官政士氣可並觀知敝
也久矣

亞園題為群材飭工役撤而新之不數月告成堂殿
巍然廡亦峻列櫺星舊逼城市退置而敞其前一特
廟貌足稱宏偉春秋享祀對越有嚴揚公之政可以
觀矣吾士駿奔其中得無氣與俱興思有可致乎夫
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王謹庠序之教
曰申孝弟忠於是胥無怙是則不召朝家學祀天
子之意而楊公之政益可觀矣既落成學教朱公馳
簡白余謂不可無記余既樂聞而猶不能無望於同
志也為之言

西平二良祠記

二良祀者故西平尹江王二君之祠也孰祠之邑之
耆庶若士大夫祠之也於是二尹去一紀餘矣而祠
與君子異焉夫自貞風不起貪殘競生吏其上者率
以漁民而為之民者亦多竄視其吏率其一朝去若
有脫焉而又何思之久而不忘乎追祀之事可以觀
二尹之政矣江以正德庚辰視察天性儉勤能甘淡
泊積日所為期望率其屬以告於神民有饒生魚者
計其直授之由是私餽絕戢其吏無敢取於人者德

流賊入城之變以上垣築不補墮議為磚城請於監
司曰可乃以嘉靖改元冬始役埽埴之工取閑民執
事於官者暇日為之薪爨則課稅之餘繼以官路朽
株未嘗以財力病民城完三面之日遠民猶有不知
者會銓司聞其賢歲乙酉徵入傾城郊送愛莫能留
之也賢矣哉越三年己丑壬乃來值歲不足流民枕
藉惻然以為有司責庚寅辛大熟請出藏糴救益以
訟獄贖罰得穀陸萬斛廼拓縣預備倉為楹五十有
四貯之江之城上有緒者至是繕以三月而完在政
吏無稽惰猷無停因不事苛刻而凜不可干其諸錢
淫祠表忠義平徵歛詳會計直餘事耳而守已之介
雖承獎亦不受賀甲午權守安樂州辭以親老不赴
任賢矣哉夫不過隆寒不知挾纊之溫二尹在任暨
初去人德之未泯也乃丁酉庚子歲荐旱蝗入相食
天子遣重臣督賑西平以素蓄散之民得不死壬寅
北虜入寇澤潞人河南北震于其隣朝廷檄下繕
城堡遠近騷動西平以堅城獨冥然於是邑人老稚
追思二尹有若顧復之恩矣思之不置迺相率度邑

南郭為祠欲歲時俎豆機祥必以告蓋大夫士贊威
之而太守王子誥其倡也余聞而義之曰惠大於其
遠故千譽者無功感深於所追故驪虞者為假斯舉
也有古道也夫因名其祠曰二良言比漢循良也為
之言以紀歲月江尹名珙徵之歛縣人甲子貢士王
尹名來鳳關中富平人起家恩貢云

崔文敏公祠堂記

崔文敏公諱銳字仲危別號後渠仕至南京禮部右
侍郎奉表入賀歸途以疾乞休卒於家訃聞上
悼之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敏葬祭如例其舊從遊
若都憲劉公訥趙公錦太常胡公經郎中王君與齡
余君胤緒若干人咸寓書相吊謂天不慈遺一老泰
山其類宜亟求懷將非祠祀不可乎遂共謀捐貲寄
在鄴者俾事事鄴士張秀告茲經始于郡守高子懋
高子曰文敏公昭代之名世也懿範淑軌若人可
依豈獨宜門下者私祀廼以事達之巡撫都憲李公
巡按侍御楊公俾余議狀余嘗聞公在翰林時逆璫
擅權官罔免手風百僚伏謁公獨挺不從謹銜之出

為南京吏部主事夫權奸得肆黨附成之使舉朝若
公瑾奸孰與逞哉又嘗聞為南司成議時事與當路
不合上疏乞辨忠邪遂乞解任得議浩然而歸退以
明義一時依阿洩忍自寵皆進者有汗顏矣迨余倅
彰德公適林居見其以恩義睦族黨以禮化俗以道
佑啓後學而其在父子夫婦之喪必以制開關謝跡
若將終身而途當要衝至者若不能見見者若不能
去與論往事得失前人是非莫不暢暢原來而卒有
折衷至於方今利達則絕口不及雖問之亦不應其
鴻之羽可用為儀於公有焉若夫與學淵識發為文
章與左丘明司馬子長相埒而尤獨渾於道固久馳
聲海內人人能知而言之也晚年上川薦者交章
特起為太子少詹事未幾轉前官初當署篆喜者指
句容朱家巷為皇祖墳墓太祖所不自以為親
後百七十餘年孰從辨之失真非小誤也公駿為周
事廼寢此不可永戒妾作者我公平生立德立言所
謂不朽者固不視祠之有無然生而為國之紀七類
所欽則歿而不往繫人之衷於無窮者在茲組豆祠

之可於是二公以命遂撤府以公門人所寓六十金
易地一區官給建宇費或有聞之趙國王者王雅
重公廼曰固知文敏當祀然即為宇不稱亦非所以
祠也與弟江寧邵王各助貲若干得善地於豐安
里為堂三楹室五楹重門庖庫備某月日告成事
蓋與宋韓忠獻祠相望云董工者為郡戚隆文良氏
高子曰不有見述矣示來茲請遂紀之乃具事之所
以俾識歲月而系之辭曰太行嶢嶢兮漳衛文津
為靈氣兮問生哲人前有忠獻兮定策東歸後有文
敏兮國蔡儒珍一德咸有兮幽結為鄰歲時陟降兮
異空同神天長地久兮享祀無涇千秋萬歲兮視此
貞珉

光訓堂記

鶴汀先生鄭治先業構堂於北山之足名曰光訓先
生宦楚四方每動尊鑑思斯堂蓋日往來于懷也時
按察豫土與川子為一日晤言與川子究光訓之
義先生曰先視處公緒學儒也召志不偶老於北山
之下初以經學授良曰勤斯顯斯是下亦將不泯爾

良受命惟謹以有成立至今官是先人之訓之光其
敢忘諸與川子曰念我靈不麗火日不明精不蘊金
水弗潤九之從來遠矣名堂之意深中榮不棄德善
必歸親子不忘慕在斯舉也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非所謂肯構者乎夫子告
曾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然則名為大夫父亦不顯我豈惟先人是崇抑將永
有休於來世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殆是之云又
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嗣朱氏者其能忘世守乎先
生曰情我請為予記之以詔我後肆余不文曷能聞
微烈為斯堂之光次其語告賢子若孫于無斁斯亦
可矣若竹樹有斐如茨如堵負高而衍潭無市聲間
遠之趣登斯堂者當自得之非筆舌所能形也

西朝房重修記

朝房為百官待漏之所列在兩長安門外分東西焉
嘉靖年來文官邸寓多在兩街故西朝房為要國有大
政刑必集議於此吏部朝房尤先建在正廳二樓
內有隔壁會坐至不可容院具厨房宿舍庭前地而

吏不能駢肩且俱以年久傾欹乙卯之二月冢宰建
安古冲李公謂少宰安陽東野郭公暨某曰是應重
脩多端其共我語諸司空時秀水吳公初至部慨然
許之乃命工鳩材相宜改作正廳為三楹敞其中厨
臂所更置前後臥室仍舊而加葺理焉於是院宇軒
豁可稱在公之制蓋季春之下漸訖工冲翁屬某記
其歲月是役在光朝時或謂非急乃翁之微意有可
深繹思者記有戴星之訓禮著鳩鳴之節人生務於
勤耳况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子大法是義也豈無
有因而寤息者乎統百官者不可無以示也夫旌旗
改色則士氣精明冠冕佩玉則大夫矜步物固有潛
而通之不言而信鼓之舞之莫知其然者若以倡風
興之義而發年華之善則作之固其時也宜并書之

○宜疎園記

平昌青郊三里許有園方四十畝周以垣南臨大道
果蔬花卉雜植其間中為重垣內構與川草堂後建
平樓下為燕處中取迥塵其上則以眺遠列兩廂為
儲侍後有土屋倚樓最後為後樂亭松竹交映森森

如也中門外依井為蓮池種分紅白既潔既清不矯
不妖君子比德焉此亦物外清區而林間之別趣主
人自得有不以語人者園名曰宜疎蓋南京禮部
尚書葛子退老之所也人有問者曰園名宜疎義何
居也疎有三有任有園有慵皆非美稱此而曰宜義
何居也則應曰疎者對密為言也而易嘗有定用不
曰有疎淡乎泊乎勢利不曰有疎朗乎儼然心事不
曰有疎快乎怡然天真乎得意於是而取矣於是故
於園自見焉爾且予少貧居隘陋縣主給官書舍與
妓為鄰日過其側了無惜意一日妓為人逐至舍則
令童子曳出未嘗與狎友為嬉遊人皆曰固儒洎出
服官政日勤簿書務朋儕追歡不能久與淹留非其
宜或時不往人又謂之俗吏事上官恭而不諂交際
往來惟怕與幣至於用金則疾首不欲親厚遺者亦
必返公法所在堅不可移人又皆謂之執官夫固也
俗也執也皆反疎之名也予恬然安之至年益大官
益高得入兩京從六卿後見亦刺候謁頻頻則善覲
宴會數數為親稟白問復一闕則訝且慍而尤不

可耐再拜不已甚而頓首無算謂之連拜拙性不能
強從於是日見其疎而人始交嫉思中之矣及關陝
地震閣議以閣臣攝篆考察六卿以應余在老病
庸急之列明其為疎也及歸故里見鄉人轉互揖拜
不論主賓至再至三此縛禮成風也筋力靡堪則曰
簡公門不可出入故恭謁不行則曰自高閒退姓名
未宜取厭富貴故問候屢則曰見外不情是又咸罪
其疎也人一也而前後目之者有疎不疎時乎異哉
夫此身於朝不可於市不可獨在此園為宜但見田
疎而碩果疎而大竹木花卉亭亭各植不相凌而自
適以至池而魚遊而不可餌林中鳥啼而不可就田
夫園子袒裼歌呼而不可抑掄而主人者亦徜徉乎
其中時時息時時起時時命無客酒吟不韻詩召子美孫
以琴以詠常不覺其日之夕也故疎惟此園為宜即
如子言若疎狂不過放浪形骸若疎園不過顛倒衣
裳若疎慵不過日高慵起在此園亦無不可也因思
夫子贊易曰慎言語節飲食曰德忿窒慾曰何思何
慮而總括之曰易簡皆疎之義也言語疎則氣固飲

食疎則脾歡念慈疎則心靜思慮疎則神完疎乎疎乎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乎予既以宜疎名園且將持以終其身人遂號予曰疎翁亦可也既以語其人因書以為園記

○德滋堂記

予自南都歸田料理農事將九稔始構堂於鄉居名之曰德滋蓋自吾五世祖始居此地高冒而下遞有分合以予聞知雖盡約不同而皆敦本實無以私刻害人者鄉人論忠厚孝弟者必歸之至于始舉進士

陽明先生集卷五

十四

叨冒六卿之列在生物則為天之所篤矣夫子曰栽者培之言德則滋也故名以命之受滋者不敢忘所本也抑書曰樹德務滋則欲滋者尤當知所務焉堂成歲時杜會祭掃之畢必嚴族林斯舉觴為壽未嘗不念先德為後調私慶一時之盛然自始祖來辛勤五六世及予乃克享此亦既難也習俗流薄子壯無不思出分分即瓦裂以予少所見故家一二縉紳尤甚今存者不能十一然則保此堂之完且久亦難矣夫宗法不立則天下無世家天下無世家則朝廷無

世臣維翰之義由之鮮也其為家國之繫豈小哉予既忝竊起家為吾邑之望則法應自我立然居官祿入及力田所餘僅買地二十餘頃量以本鄉及近郭者十頃為宗田此宅與城中家廟所在者為宗宅令宗子世守之供祭祀脩理保家之用以其餘助婚喪恤疾困獎有志舉義事其為非辟淫蕩者雖貧不得顧焉宗子足以為家則宗人有賴宗人不足以為生則宗子可以相資義斯無舉故此田此宅衆子可共而不可分宗子得主而不得易遠者論諸不孝族人詰之鄉黨刺之官府正之必不使壞此法間有賢者各以其力量有所增則善也有家可保而此堂庶可傳之有未矣此固孝思之則也為吾子孫者其念茲哉

陽明先生集卷五

十五

重修漢大中大大夫朱方先生廟記

漢平原之殷次縣後廢今為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塚焉鎮是以有先生廟蓋歿可祭於里者晉夏侯常侍為之贊唐顏魯公書而記之由來遠矣元末為兵燹遺址僅存我明興而祠漸復成化間參政

唐君復加脩寢宮并像細君侍焉歲久復圯壤里有
殺人康君福慶慨焉興懷獨出家貲崇若堂室峻若
周垣重門亭庫備煥乎鼎新蓋始於隆慶戊辰仲春
朔日成於某歲某月日又恐後不免傾墜屬余記之
以詔後人余既從其請或因問於余曰先生電發於
漢當時莫擬其倫民到于今尊之卒亦莫知其故竟
何人也余曰天生神異人也漢之武帝雄邁無前士
生其時亦無端不有非不皆有以當帝心而棄置誅
夷轉瞬間曾不少惜多愁橫發無可誰何漢殆岌岌
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車帝讀之累月始畢
既足以委帝心而其觸機隨應颺發無方若天授神
語聆之耳順心領孰暇思議乎衆人投帝欲之不暇
先生之止帝欲亦不暇觀其學無不通而不以文顯
玄於仙術而口不言仙視司馬相如樂大輩何如也
先生他疎姑不論獨廷數輩三罪人為惕息而武
帝乃撤宣室宴非汲長孺萬分可幾者其轉移之神
不可以常理知雖帝亦不知所以也武帝肆欲而不
遂身為禍主者先生之力也故嘗達觀先生陸沉於

俗避世金馬門其跡也直諫鯁諫諷諫諫而各歸
於正其志也不為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通乎
天上海外之事而知其智也橫放無羈陵轡萬類其
挾持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可窮其原本也逢占
射覆靡不奇中其餘也譁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朝
傲侮晒而廷臣不知忌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
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常侍謂
之其道猶龍信矣而序之所云如何不可故如何如
取容明志云者則不勝其矯也豈足以知先生之自
然哉若楊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漢史
之謂恢諧與夫上以優畜又皆先生之罪人也余非
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歸之神異或者以為信然也
既以識重修歲月而復尚論其人為不知先生者言
也

傳

○中丞蕭卷王公傳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
蕭卷生儒朗不群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

鄉試嘉靖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遷貴州道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未久罷以薦知撫州尋改知蘇州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政司參政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謫陝西按察司肅州兵備副使轉布政司參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爲縣令三爲知府爲御史也按河南按陝西凡歷兩省爲藩臬也鎮蘇松守冀寧備肅州凡歷三地爲巡撫也僉于甘肅副于宣府凡歷二鎮敷歷中外凡二十有幾年公爲人潤達敏敏沉密有大畧自諸生時已諳人情世務僉仕于簿書兵獄推析毫髮審覈瀾精吏奸無所宿條約有所施于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質峭直遇事颺發智巧所避者公毅然有之入以是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璧歲大侵道饑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即播種棄舍實與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活全其衆奸民有竊盜者衆于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昵者明

貸其罪籍以報諸盜公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發捕人卒至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所着邑遂靖盜仕有此卓識匪夷所思也俄改嘉定嘉定于南土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留邑中稱平先是軍分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公令民輸良粟如額而上漕譁以爲贏已公以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難以粗糲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逋負飛詭悉蠲釐率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請發公使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黷公過之如常出境即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奪民田場利亡筭王爲之宿守令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欽戰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陽公皆中科不給公按之如法一遣歸粟者家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

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為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領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為須才有刀者乃可使于是薦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

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

闕留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

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歸不之是復相率數百

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

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公蘇

蘇州公老集

二十

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涸亡可

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苦誠不能一

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擊案聲徹躬躬胥胥陌

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為記籍卒按籍驗之

或然或否恒以一警首民毫髮不敢有所隱乃

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

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

後無不稱便者恭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

一部使者撫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他守

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為何如人也握按察

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良以南沙反伐

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策總兵湯軍福山以

與賊遇將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

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備公曰可矣夜半

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殲功

上

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其寧廣卒突清

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冠望之疑有伏宵遁乃

蘇州公老集

二十一

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

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謀者諜知戒不

敢犯頃之宣鎮缺巡撫廷議推公以僉都御史

往公當鎮彰彰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

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

疾苦飭廢墜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侯望

邊政一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

公促兵迎戰俘首百馬千降

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副都御史巡撫仍故公奏兵

當鐸鋒加其犒乃可用饑不報是歲大旱衆議
餉且乏每軍興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
稍被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

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
皆云可屬邊事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
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公計徙之
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公無
不願爲公死者

詔加俸一級又

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參政以藩臣入

賀特

旨改僉都御史即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
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
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
軍爲掠又何求虜命禽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
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翌日詣營慰勞氣
以待公曰

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察密

中公會御史助之論公不宜貴入衛軍時

上方倚注鸞遂逮公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
公不假藉權奸真有見云公有吏治才舉措事
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持既貴食不
重肉衣不裁綺競競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
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
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
皆思之飲食必尸祝公每中令至輒相告語曰
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
治俱應法當其罪辜莫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今

天子即位厥子緘上言恭公之功狀于

朝

上咨嗟悼之

詔還公官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
之功用是益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
若干卷盤谷奏議若干卷吳中田賦錄若干卷
論曰余嘗慕近世名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

才節之難云夫當國家承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徐起而振理之治局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終不行之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策咸著為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食積斯不足觀政耶乃其抑強藩抗貴華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焉及聞長老言公未第時蒙閭谷大用者欲好于公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接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節合其素所積蓄也求之近世厥儼罕已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公他泯泯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余不敏幸以僚屬從公之後受知最深因得其遺事而輯之以為傳第余所觀記公言行甚都不能盡著著其章章大者以俟太史氏采焉

葛端肅公文集卷四
誌銘

處士田鳴世墓誌銘

田舜系故代有聞人他顯者姑不論予春漢末齊民乃挺大節抗敵辭封爵處喪禮周徐無之避再見成邑每讀史至未嘗不想見其人嘉靖戊戌余服先君及期寧津田君鳴世因余舅氏請其子好禮從學余因辭不獲迺延入見其秀鬚眉豐頰體貌偉殊言議斬斬心竊敬之會有能道其賢者曰正德辛未流賊起畿輔攻陷城邑遠邇震動楊虎者以其衆壓寧津時劉令他出學官程守篆倉皇無主人為竄計老稚婦女咸俟井死程問衆可恃者人以君對召與君言君曰弗備胡敵試以口舌爭之登陴呼賊首來諭曰朝廷如天覆爾輩不幸為遊釜之魚將安逃方馬開府建議招降盡轉禍為福不能從亦宜亟引去少當決吾勝筭毋悔虎壯其言貌謂不可易迺問姓名竿數斤金反餽君諭却得解圍去數日令歸將議勞君復進曰群寇紛紛必有繼來可急繕治以待劉即與

計事適其有備無何他盜果至君分布居守相持三日夜敵無所乘亦去劉為張宴學宮延之上坐酒半劉舉爵曰危城非君何能有今日兩造民命秋毫皆君力也敬以五十金為君壽頃常上功於朝君辭金且曰親老矣恐被錄即不可辭馳驅幸止上功於劉益重之余曰是何異古之排難解紛者將子春之世賢乎欲為傳未果乃嘉靖壬寅五月七日以疾卒好禮撫事為狀走於京邑銘余慰之曰若翁應入列傳不果為忍更辭銘按狀君諱鶴鳴世字其先鹽山人曾大父子榮大父友皆葬鹽山父寬童時避饑寧津遂占籍母國氏以成化乙未六月十三日生君幼服膺勤儉不懈乃家貲頗集嘗有寇夜窘其父君挺身赴難以免嘗年事母有菜子之歡暨送終哀毀逾年以從或不無由嗚呼賢哉君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側室崔氏張氏子五人長好仁監生次好義知印官次好禮庠生次好智好信女一人孫男六人女四人銘曰衆難涵涵視于危城君有此城孰無此城卒保其城以安于氓君之功耶孤烈英英歸于佳

城孰無此城君有此城將保其城以安于形地之耶

處士劉君德厚墓誌銘

劉於德平為巨族德厚諱溫又劉族之傑然者也於先君齠髻交嘗聞君自幼抗拔不為齷齪態弱冠遊邑庠通尚書諸子若史罔不博記累為督學所奇給之廩錄而注甲科之望讀書能出意見正德乙亥趙叔鳴氏來督學善擯人不以常法君以文思不介論辨被斥乃昂昂然出闕舍授徒從遊者濟濟自號五柳居士蓋慕淵明之雅致云長子性夫能繼其志總角即名動士林尚書若子史俱得之口授余始有知先君以友君之故命余與性夫同文會舍隣妓所而曾不識其門憚君之嚴也書程文課君為定之歷寒暑不使懈戊子之歲余與性夫同舉於鄉君之志則酬而義方效矣是歲飢令平涼唐公猶以科目三十年再發籍鄉人之在官者協出五百金為餽先君謀於君曰吾鄉不幸罹飢吾兩家幸以子免斯戾忍又剝之而重其飢盍相與辭君曰吾方念之於足命余

與性夫言於公處始信色余與性夫固辭唐乃白
吾本以義貶二子子知念鄉人仁也吾其止以戍子
志取籍焚之鄉人歡呼若先君與君有以貶之者自
是見義必為若浚廢井以利居人脩橋梁以通途
葺藥王廟以便疾疫之禱祠者皆其餘也先君以余
得封貴性夫亦嘗思有以榮君嘉靖丁未再赴春闈
不第遂就吏部選通判延安府意考績之年可以貶
封迺君是歲痰疾作良久而甦至庚戌正月朔疾大
作遂卒嗚呼君有大志不於其身顯既云謫矣有子
能官可以褒封而亦不待君之取貶於為學薄哉性
夫既奔訃將十一月日葬君於城南新建之原乃以
鄉貢士胡應徵狀請余銘誼出世譜又曷可辭按狀
曾大父伯通大父王父釗先母楊氏生母季氏同胞
者五人溥淵澤君其季也娶張氏生性夫名本元
側室李氏生本深亦知志學孫男三人長科學生次
第增廣生次甲從蒙師孫女五長適李如金次魏忠
次閭秉衡亦皆邑庠弟子員餘幼曾孫一人科始生
嗣續姻聯茂矣哉銘曰於惟劉君殖學而文於時

遇終晦其身屈信相感宜茂後此源委流通後幹乃
因表茲佳城簪爵弗堙銘諸貞石左券斯存

衍聖公夫人張氏墓誌銘

自先師夫子之封其親墓曰不可無識也而其題是
陵季子之墓亦曰賢者不欲其泯泯於宿草也是故
誌銘之興也有其義矣其宜為者賢者也貴者也
關繫者也無間於婦人也衍聖公先師之裔孫也其
夫人卒乃以翰林檢討梁君紹儒狀來請銘予有鄉
曲之誼矧夫人聖系所託其曷可辭按狀夫人姓張
氏昭聖太后弟改建昌侯延齡之女母崔氏駙馬
都尉京山侯元妹也夫人生於貴戚儀性端淑恪遵
姆訓讀孝經列女傳能通其義先衍聖公成菴聞韶
為厥子今襲封公貞幹聘為配及笄歸闕里實先師
六十三世孫婦也既成菴公久疾太夫人衛不遑
家事事無鉅細一以委夫人內外井井家人咸宜成
菴公薨今公嗣封夫人相祀事惟謹奉太夫人甘旨
親饋常得怡顏辛亥歲

萬壽聖節公入賀禮成聞夫人疾亟圖歸計且至公

悲曰母失色養家失壹範吾曷勝內顧之戚乎促歸
比再至亦匆匆輒辭去夫人所繫之重槩可知已是
烏可無銘夫人卒於辛亥七月二十三日距生正德
辛巳年僅三十有一卜以某年某月日附葬孔林祖
兆

朝廷遣行人方正脩諭祭中書舍人文希儒營其葬
事厥禮備矣子男一人尚賢工部侍郎某公之婿也
女一即許聘梁內翰子其銘曰於維夫人生而戚里
歸而闕里貴鮮儼也而厚命於天生而稱淑女也婦

而稱宜家也貴弗有也維夫人之賢天所厚也賢所
助也是宜福祉之全也胡乃年踰三十而弗廷於維
夫人豈賢者不必壽而豐於貴者或壽於貴然而
胤祚攸託聖系有傳此將世夫人之賢而天之所厚
者固終弗愆也邪孔林佳兆徽靈附焉歸則銘斯永
安九原

盧氏墓誌銘

葛氏字修儀吏部侍郎某之女南京尚寶卿盧宗哲
子州學生茂之妻自歸盧許聘後各從宦一方嘉靖

三十年辛亥夏某以巡撫河南都御史遷少司徒攜
家過里尋奉命總督宣大糧餉邊務孔棘乃單車
而行時尚寶以前南京國子司業考績適至其家遂
定以八月三日迎娶過門其父乃遙知而敬戒之訓
不及與也儀斯是用齏中十月某改吏侍還京遣人
迎茂偕儀來途冒風寒至則病矣而翁有尚寶之轉
當隨而南儀以病不能興沉憂復劇榮衛寢消諸藥
無效今壬子三月六日卒于京為婦僅八閱月病半
之距生年乙未甫及十八歲嗚呼哀哉憶其童年端

凝靜默漸長益聰悟敏恪重耻持範奉祖母父母愛
而敬視飲食惟勤父病血虛止飲常親釀醴勸之與
兄引生睦而恭處其嫂溫而惠兩姪所懷授之書史
各期成誦無厭倦容待女婢慈而肅無敢狎侮者而
亦竟無怨也即其女德知必能盡婦道不壽至此抑
孔子所謂命矣夫也耶茲以月日歸葬於安德河東
之原先如之側其父既痛其不壽乃圖誌其懿行于
石銘曰嗚呼脩儀吾不聞汝言矣默度汝心不見其
父而歸汝念誠深遲其從夫以南汝憂復損肺腑腐

肥竟殞而身婦德婦功未及今聞茲當落落於荒原
矣何慰汝魂吾欲汝懿行之不沒考託之貞珉更祈
永保於后土考鑒此文

密雲令尹君暨配孟氏合葬墓誌銘

尹公於嘉靖甲寅九月初十日卒於家二十七日訃
至京師其子御史廷痛其不奉永訣擗踊特至奔喪
之前日持其同年給事中丘樞所為狀來請銘御史
舊以相知其為鄉縣入觀嘗見告曰父耄庭乃遠
遊迎養不從求歸不可柰何色甚戚余曰益仕無歸

歸

八

義親悅能其官爾奚必朝夕左右為未幾徵為御史
則又曰例得請告將圖之余曰是進初昇子言書未
効忠而亟歸非宜恐亦非乃父志也姑待已而聞訃
余嘆曰天不憖遺一老以玉人忠孝至此嗚呼傷哉
既嘗知其然銘胡可辭按狀公諱天民字宗伊別號
覺齋濟之肥城人也大父綱卜居縣西北蔡村置田
四百頃積穀能施一方賴之度歲無餓死者父鳳
有世德孝而好禮娶某氏生公幼穎敏讀書必解乃
過十二三即能為文長篇大章無不思致春容大父

歸

九

夙奇之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十九應試於學性仁厚
孝友事父母起居供饌必敬必親待弟天弘其義
讓同居者六十年天弘偶欲析居公不能強乃以舊
產悉與之獨取庄宅儉者各一天弘感泣至今邑有
兄弟爭產者未嘗不舉公以愧之也與人寬恕平生
不見矜忿之色故邑人少長咸無間言屢舉不第以
正德庚辰貢於鄉嘉靖辛卯授順天密雲令在任值
年荒道殣相望公賑恤愛養為之多方民以不病大
加搏節甲會錢一月計不過往時一二日費舊接迺
里有馬公意辭邑用馬有時特免設至間用暫顧以
充又省費十七八民益稱便先是民饑無聊相約以
酒醴詣富民費錦家借貸不從以先自被盜遂誣諸
人錦有中官勢能囑上司乃六十餘人皆抵罪公至
廉知其寔堅為昭雪卒取寬釋時久旱而雨人謂伸
冤之感云撫按如王公大用聞人言銓交章薦諸
有守潔民孚秉公任勞等與方議考績輒以內艱解
任民挽留不得乃相與堅去思碑謂有邑來賢令公
獨稱首也服闋遂高尚不復出優游林下者二十年

平争息辟率儉周窮鄉里薰化有古陳太丘王彦方之義嘗漆時恙邑里百餘人為之請禱咸願減算益公既愈其耆年者二十人相與釀酒為娛月望一舉謂之尹公會卒之日遠近悲悼哭聲交達嗚呼生樂之死哀之所謂鄉先生者非與耶其生成化丙申年七十有九配孟氏某之女端淑淑惠賢範事脩自舅姑以及姊姒婢僕無不咸宜其佐公務與飭食暮火省視惟勤生男一即御史廷登庚戌進士第女二一適孫應元一適羅士傑俱邑庠生先公卒嘉靖

補遺文卷四

十一

乙酉四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九其年葬於清河之西北祖塋繼室張氏生男二進為邑庠生遺方十歲女二一適張崇志邑庠生一幼御史將以其年月日啓其母兆奉公合葬於是手銘曰邇波濤源而匪駿發取何約兮培厥深根而更溉之遺何緯兮德風鄉邑是薰是流可較薄兮歸歸帶戴銘斯銘斯不落莫兮

郭遜言暨配令

余友郭文象氏三先京邑其父處士君旬匍匐泣

涕曰予父生無爵死無謚如其處世無闕誠不忍其與曩曩者同腐也余曰孝哉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余將奚辭昔榮啟期鹿裘帶索而行歌厥明自寬之道漢陰丈人抱甕出灌而不為機後世乃知機心之可薄志也曷可已乎按其姪直文華殿中書事鴻臚署丞文郁所為狀處士名諱字遜言父洪母王氏兄弟十二人君行三直武英殿中書事謀之兄也幼而簡朴無妄語笑長益純固世之紛華競競無幾微入其心者嘗入市誤遺齋金若干為傭丐所得有能

補遺文卷四

十一

指者君曰彼貧可濟竟不追他日又携僕入市有醉遺金者僕得之君即令還曰非吾有也比歲北虜內犯臺檄郡縣繕城隍民患艱於取王君乃資以宅後地八畝城完尹義之用諸生舉為鄉飲賓介余厭見鄉人怙其強宗者嘗里鄰挾官府逞忿備訟武斷之狀悍然君固恂恂理農終其身與物無忤庶幾有恒者耶配張氏邑之女也孝勤宜舅姑溫惠宜姊姒愛其子姪不忘戒之務耕務織克相克隨直處士妻歲處士生於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二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張氏生於成
化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於嘉靖三十三年三月
三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八亦云壽矣子二人長即文
象邑學生次文粹女四人孫男四人鏗錦鏐鏐曾孫
一人衍慶銘曰於惟郭君不亂世紛似朴淳無懷
氏民是道不群冥漠長存余銘諸珉以告爾後人

河間府通判張君墓誌銘

君諱甸字君需別號松東郡莘縣人曾大父貴大
父澤父連俱有隱德家業農連娶左氏生君始刻
勵向學嘉靖戊子領山東鄉薦余叨同榜得識君數
日追隨見其無矜色無縱志意其爲人必也養深而
積厚可以大顯無疑然竟限於命五試於春闈卒不
第壬寅春始謁選銓部補任丘尹其冬余白儀曹出
督中州學政道經任丘入其境農恬恬然墜於野商
子于然出於途及至其庭徒史整嚴鞭朴寂寂然無
所用昔孔子至蒲不見子路而亟稱其三善君之爲
理庶其近之邑當南北衝又貴官大族甲諸畿輔君
約已奉公興利剔蠹不費繩削而豪猾不逞不失送

迎而僕夫不瘁庶事井井然與邑號爲治獨鄉官主
事王聯不孝爲父所訟君謂敗倫傷化不可以貴免
竟寘於法於是民益知憚而德政成矣乙巳督浮圖
峪邊工獨早完巡撫商公上其績得蒙花銀之賞既
滿三年陞陝西鞏昌府通判百姓遮留攀號者塞道
及至鞏昌政績方著丁未歲當考察追署其考者漫
爲遊語遂以先任調知定興縣是當西來要衝君以
任丘之治治之裕如也已酉歲王聯獄中上書遍誣
平生怨者達官顯位以十數君被逮人皆謂禍且不
測君獨坦然曰天日不無豈使不孝惡人得傷善類
已而果獲昭雪還官同年郭公君弼總督宣大建牙
陽和大同總兵倉卒出塞戰歿官論總督不援焉
罪於是君弼被杖謫戍陝西械送偵候者交切一時
知故避無敢近雖君弼亦恐累人定與固三輔伊邇
地君獨慰留延醫視其瘡至旬日保無他恙始資送
以行蓋曰友道固在急困因是而得罪無憾也嗚呼
此豈薄夫計小利害者所可同哉明年督餉王公廉
得君才薦以理餉遂陞河間府通判理餉密雲定興

之人又復挽留如去任丘日及至日痛華商人常倒之弊會計軍儲出納惟允甲寅之秋北虜以數十萬入寇古北口勢震中外督府楊公惟約所集甲士與虜相當獨委君以餽餉之任君極力綜理戰守九五晝夜而士卒無不宿飽者兵威大振虜氣遂奪乘夜遁去邊賴以寧督府上其功復蒙花銀之賜乙卯歲前督餉王公再督薊遼以故知君特見倚任君亦以知己之故殫其心力轉餽不絕乃過勞傷脾遂至不起嗚呼此謂以死勤事之人成其死而後已之志非

增廣文集卷四

十四

耶君生於弘治己未三月十五日卒於嘉靖丙辰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先君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東作禮部儒士次東里庠生次東方俱王氏出次東海尚幼為繼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德府典膳蘇仲華次適楊灼次適李應春俱邑庠生孫男一尚幼孫女四人東作以其年月日葬君於城南祖塋之原持鄉進士朱邦英狀來請銘余望其衰經纍然愴然而驚知為君故方期轉一秩以酬數年之勞而溘焉如是可勝怛按狀所云大都謂君外不矜

耀內有條理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止應退之操任繁難之事家無餘積而雅好施與融融怡怡秩秩侃侃以余所繫君之平生當信不誣嗚呼於此不銘以詔後人誰則知君者但余昔侍銓部有年知君之素屢以馬言而人不信令君卒勞瘁奔走邊隅而死今雖有言其又必後人信之耶雖然不信人也自信者余也余言余信而已他日有信者必信君也銘曰逝矣田君可傳匪逝於初舉也其氣於治劇也識其利於理財也識其操於懲惡也識其義於敦友也識其心即其餘也可以克其類銘茲佳城以告不匱貞石與存何千萬歲

增廣文集卷四

十五

贈翰林院檢討殷君暨配太孺人郭氏合葬

墓誌銘

濟南故處士贈翰林院檢討殷致瑞卒之十八年配封太孺人郭氏卒其子翰林院檢討士儋正甫將必其幽局合葬以其友長史許邦才狀來請誌銘余瞿然曰何為至此言無文不遠翰林固斯文之所歸也豈其失圖固辭正甫復曰不情不信語曰士行不出

鄉東人吾獨信公故願公之誅也既辭不獲乃誌殷
君諱汝麟字致而別號信軒按殷本成湯子姓之裔
後乃以國為氏代有聞人不歷詳居武定鄧庄者有
斷碑草莽間或稱將軍或稱千戶亦不詳其名字世
次至從善者於信為高祖避元季亂轉徙蜀漢國初
復歸武定蓋能立不獵人也生六子長旺有隱德以
子貴贈審理正生五子少曰衡以禮經舉景泰癸酉
鄉試第五人初任永平司訓選授經德莊王邸績成
得聖書褒嘉進審理正贈封如例任且四十載卒王
端肅公集卷四
自為畫像製贊遂葬濟南子孫因占籍歷城審理公
亦六子第四曰峻成化庚子舉禮經亞魁文舉籍甚
四方經生師之如靈寶許大司徒誥大學士譚襄垣
劉大司馬龍都御史樊皆及門士也濟南治禮者則
皆其所出娶武氏生二子長汝鵬次即致瑞石生而
頴慧日誦數千言獨對能出奇語審理公獨鍾愛之
八歲父母相繼喪審理公亦改汝鵬則不使就學更
畝友愛亟婚即令異爨所昇惟一二敝惡君順受無
怨言然自為生計益不能卒舉業矣數歲後汝鵬所

蓄盡友益困君損已周其多至其卧病逆旅舍垂命
其主人問所親者乃曰有弟素失恩遇然聞吾病必
自來會有告者君亟往省尚及訣奉其柩而及葬恤
其遺孤以底成立時太孺人亦任病君不及恤焉章
丘翟洪者與君友善因以季女字正甫比客濟南偶
病篤不能歸君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也與
至家躬視湯藥間四十日竟死君具棺斂厝於堂受
吊如兄弟然召其子來扶柩還葬并佐其費人以爲
義足以合禮正甫始能言即教之以正口授書史見
其能解且言動不嬉則喜甚七歲造就外傳度所非
益不憚一歲五更至為諸生則令取友必勝已者嘗
曰吾祖豐父若叔皆以經學顯吾獨苦坐廢畢吾志
者其在子乎蓋正甫於是豐豐君以其暇得肆力於
緯書百家之學尤精邵子易數以之占事往往奇中
庚子鄉試前數月書所居壁云兒中式必第五吾
數盡當在孟冬庶幾見之已果如所言天性和易與
人交畢出情懷善談諸聽者喜而不厭赴人之急解
人之爭人無不感服者困窮無告則量所能濟之即

除馬廐代薪澹泊自甘蓋其性然余往官吏部與正甫同閭巷見其門戶蕭然日惟讀書靜坐絕不預外事大非紛華中人心竊敬之意必有所受後太孺人病正甫問醫於余余薦鳳陽顧言醫之愈因詢知正甫之能守蓋奉母儀之素也丁巳春太孺人復病正甫乞假送東歸戊午二月九日疾大漸止甫及孺人痛哭太孺人止之曰吾年近七十百無所歎獨未抱孫耳死生常理何怖何悲家人問作佛事曰我通判女儒家婦翰林母豈可徵福於空門宗戚入問一一與訣各勉以善嗚呼賢哉謂之女中君子非乎致瑞生於弘治庚戌十有二月八日卒於嘉靖庚子十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一太孺人生於弘治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卒於嘉靖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一即士儋翰林院檢討婦翟氏封孺人孫男一名居蓋太孺人歿後百餘日妻高氏所出向所獨歎者於是足矣孫女三長許聘張僉事子志次許聘薛御史子炤次許聘潘舉人子鳳雛北域在濟南城東閔孝里負五鼎山面鵲山自審理公於此首巽趾

乾以藝銘曰人生曰賢裕後光前致瑞不忝子氏之先貴不于身由之者人竟于其子天定之因貴不及生命也未融猶及其配偕榮可彤天曷不勝錯綜其數慶流善室不失其固幽扁載啓配郭附止雙玉斯瘞伉儷已矣五鼎崢嶸鵲山慈慈是依是憑永哉佳封

松江府通判郭君墓誌銘

君諱文顯字德純別號古川余少遊寧鄉司訓張先生之門所同業者也蓋吾邑大族洪之孫詮之子詮兄弟十二人子姪若干如文魯文炳於君為兄先同受學於其伯父直武英殿中書事鴻臚寺序班謀聲英並美而二君早世獨君績學為精思為文往往造偽語出人意表初與今通判河間劉性天為文會既以德郡多賢則又負笈從鄉進士王公薦遊今光祿卿盧濬卿陝西按察副使王子才皆同門益友也累科未第衆方訝且終期之乃嘉靖丙申開選貢之例不拘年資惟取行業君遂拔貢焉視常貢不啻早廿餘年候選銓部丁未歲開選選例不拘年資惟取

身言君遂與選河南商城縣丞倪常選又復早數年
人皆嘆其異遇其佐政商城每分理一事如捕盜備
科不煩文法無不底績時以余都御史巡撫河南王
子才以監察御史按其地相謂口德純治才遠出恒
惜不寄專城也固始缺令乃以君署縣事至則庶
勤茂著劇務釐然省里甲額費十倍三月而代民忽
如失遮道而送者迨及商城壬子春余在吏部右堂
銓司擬堪陞令長者若干人君與焉家宰萬治齊公
閱其年咨考語曰可乃擢君為虞城令專治一邑始
得展其施為虞當兩直隸河南山東之交民豪俗奢
大盜時出沒君立約束繕城隍節煩費懲奸悍放冗
設之夫課生徒於公先是河沒虞城地多沙淤民苦
兼併失業君為正經界且教之墾其地以種木綿大
有收穫秋拓城民帥而詔聚衆作亂首破歸德
府城次鹿邑柘城皆直出入西越大梁東薄徐淮驚
擾者數十里君督衆嚴守且整飭具素善騎射身
親率武勇者習戰常若臨敵然賊諜知雖相距僅百
里許卒不敢犯虞民獨得安堵如故居虞三載獲盜

二百餘人一方大治丙辰入 觀時銓曹物色可備
東南倭寇者至君獨留意會有署其考者有能捕巨
盜地方輯寧河北得人可恃無恐之語其夏松江府
缺通判遂擢君任去虞之日民若失怙恃攀留頂戴
呼號繞市屢雖素被刑者亦為泣下送抵家者復百
餘人余方歸自南都與語東南海寇突非真倭以君
才力可建偉績君曰古人言成事在方寸毋今耄年
言別必垂涕吾不忍為絕裾事何可復圖吾計決矣
遂以疾乞休人謂雲間別駕美而不就卿也余獨以
為知幾自是晨昏奉母以家事屬弟文獻友愛怡然
又令其子鋤從余學曰此子有成吾他無所願也營
別業於東郭外種樹其中將與相知者往來遊樂未
就而疾作戊午三月四日卒嗚呼哀哉君母劉氏於
弘治壬戌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君享年五十有七兄
第三人君長次文獻同母出次文學庶出君先娶于
氏早亡繼娶商河李氏生四子長鋤也庠增廣生娶
劉性夫女次錢聘臨邑邢良醫女次鏗聘于州同知
女次鏘聘孟省祭官女六女長適臨邑李判官子生

員協一次通蘭承差子實故次字蘭承差子鍾次字
臨邑邢知事子修五六尚幼錙將以十一月十一日
奉君柩葬於東郭外祖塋乃以劉性夫狀來請銘知
君莫若余非余其孰宜為銘曰命有常乎數有定乎
其然其不然其不然其然而貢而官不待其年人則
異焉孰為之先而退而殲不及其年人則戚焉莫或
可延必如其年終則儒冠矧伊一兄又可怙為官已
再遷蹟有可傳家立子賢如德純者亦可謂克河委
東前而襟連連是為是鐫靈魄永安

贈漢中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吳橋李孝復公以嘉靖己未八月二十四日終於正
寢將以十一月十七日葬其子憲副君懿以其親都
給事馬君汝松狀來請誌銘憲副初守同州時余為
陝右旬宣使嘗見其博篤易良意必出長厚有教者
家暨余述職入京過吳橋乃孝復公來相候半儀質
愿進退以恭言訥訥不出口而其蘊藉深沉信非其
中無物者余竊曰此先民也固宜有子哉後常憶之
今往矣可哀也是有一日之知者而知馬君之狀不

虛也不可無述按狀公諱順字孝復別號存耕居士
世吳橋人其四世之先不可詳曾大父諱福貴大父
諱興皆農業父諱旻為邑庠增廣生員遇恩詔冠帶
毋陳氏生子三人公其仲也兄曰顯弟曰碩公友于
兄弟常怡怡然未嘗纖芥少忤父母安之蓋孝友天
植云既兄弟咸欲徙居而公勸之不得乃田宅取其
下者冠帶公獨賢焉後顯碩相繼歿子孫類落公復
加優恤為之營別業以贍冠帶公繼娶孫氏公事之
如其母親族有貧乏者量力周給鄉人相爭則以理
譬解人無不服其為非義者戒之不已則危懼之人
亦多從而其自奉儉素居處服用非大敝不易非義
非道則雖少不取雖小不為至戒子孫諄諄如也憲
副童時公自授書正句讀少長為擇師取友胥正胥
飭故憲副學成取高第公之教也初領同州則又
以守已愛民勿壞官箴負朝廷以貽家門居故憲
副數歷中外所至政舉人孚公之教也其守漢中時
城中有漢高帝故臺遺址客至皆登臨遊觀余謂當
建亭其上公獨以為不可曰古帝王臺榭之址建中

坐飲非分所宜聞者嘆服其存心之慎議論之正多
類此歲丁巳憲副以中漢中奏績得封公階中憲大
夫漢中知府時年八十矣初自布衣至為士大夫父
遇鄉人無少長恂恂如也其見令長貳若諸有位肅
肅如也及金紫輝映白髮黃耆無少於訓尊大意思
鄉人無少長恂恂如也其見令長貳若諸有位肅肅
如也歷貧富貴賤老少一節不變所謂善人有恒不
可見乎狀復謂不藉簿書能記錢穀出入數久而不
忘與人謀計事務多就其餘也歲己未行年八十
有二耳目聰明步履健時或乘馬馳驅憲副適以
改官歸省朝夕奉壽數月人咸謂子樂親榮人倫稀
有偶爾秋氣為思遂不祿嗚呼哀哉然公以成化戊
戌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多歷年所益既壽矣配于氏
贈恭人先公十六年卒葬城南二里祖塋之次其婦
德見郡人孫太僕銘誌中公當合葬於此子一即懿
陝西按察司副使娶梁氏邑人靖安縣主簿淮之女
封恭人女一適邑人劉山孫男四曰如鴈以生員
例入監改授指揮僉事次如斗如墳俱習武

業孫女一曾孫男一曾孫女二俱幼銘曰欲富者
利專於己不猶不慳君子之偉既貴者奢侈怙其家
不有不凌君子之素完厥真純微諠斯博一節肫肫
今見善人令終天年淑俾綿綿歸于南阡宜此銘鐫
明故醫學訓科靳君墓誌銘
靳君諱天壽字靜夫遠世無可考國初有諱士元
者生子有才有才生本本生朋朋生敏敏生四子其
三曰佑娶李氏生君為第三子兄弟五人德平之鉅
族也其家世業農而以敦朴相承敏為邑庠生中不
訖至佑以讀書教諸子君蚤就學以疾中輟而幼能
充家凶年出粟若千濟貧其父每生日飯諸丐者更
人給錢數皆君主之其父嘗病劇調李以守節李即
繼死以明志父病愈遂不忍再娶君委曲請以李之
妹繼父得許諾自是家道安裕甲於一邑君之力居
多長兄天助為河間主簿次天振為義官君事之甚
恭弟天章早夭君哀之故憐幼弟天與為獨至及
父沒各欲分析君號痛勸解至於隱避不與卒不得
乃聽其所與早戒其妻盡出所藏曰予以誓無私不

可昧也未幾兄弟家道漸消及有為官累者君又赴其急及捐其有以助之由是其家族間無不倚仗君者君少好方書縣司應例起送禮部考中送吏部銓授本縣醫學訓科縣令每委以事如催科演武捕盜修理等務無不稱善名聞武定兵司取置幕下遂為練習兵事日見親信嘗令統兵捕盜乘風夜掩不費一矢而盜無得遁者間有陳某為盜所誣君為力辨其人得白後以數金致謝君嚴拒之他日其人復假蔬菜更以物置其中來饋君誓之曰前為爾寃白之卒以賄成是我得罪於兵司也竟不受一日出差行路見棄兒在道號泣親取抱之至夜宿旅館其家無子請以為嗣與之仍給以數百錢為養贍之資在幕既久言聽計行委以中軍若干夫長然君患之竊謂上司喜怒不常而同事者毀譽無端且家失業子失教終非善計乃懇求休致兵司愛其能堅不許君不得已於嘉靖壬寅假公差之便赴吏部告准類題得欽依致仕君善種植樹佳果蔬於城東三里為圃日徜徉其中因自號為林泉居士性慷慨濟貧及禮所

應為雖傾囊不吝至於非禮如淫博遊蕩諸事則絕不肯為人有作過及相爭者談笑解紛人因改釋者甚眾勢家強族無少阿徇而貧弱者不為侮易雅善戲謔卒然出語有人意不及識不到而巧中肯綮者於是達人善士無不愛且敬之鄉里老稚亦無不樂其可近焉立家塾延師教其子孫日晚猶自課業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方為衣冠會咲語及夕歸漏下二刻猶視子旭輩讀書旭退未寢而報君歿矣倉卒無備予為之棺歛權厝正寢予自南都歸為別業於君園之西辱君日相過頗為晚景田家之樂至親且厚者數年一旦徃矣三徑就荒可勝悼哉今其子時等將以庚申十一月八日塋君於祖塋之北新阡先以邑庠生弭君承夫狀來請銘嗚呼君之賢非言所能盡予之見有承夫不及知者而狀所云的不虛也昔黔婁謚於其妻郭有道陶靖節誄於其女處士幽人非有紀述幾何不論落哉誌之宜也君先娶盧氏生男六人皆不育生女六人長適黃東生次適黃登科次適王昂次為吾兒引生婦次適王應兆次適

吳有傳今獨長者存耳繼王氏生男二人長春為邑
庠生早卒次時娶楊氏盧王今皆附君葬再娶王氏
生男四人旭邑庠生娶朱氏火曆次階入次督尚在
襁褓女三人一許聘承夫之子德餘皆幼孫男三人
長化次代次應龍君生於弘治丙辰二月初七日享
年六十有四為之銘曰於惟林泉方其生也嘗謂其
不同於今又其亡也乃憶其真類平古學未成章而
知道義仕不出鄉而多幹濟家非豐盈而嚴取與位
非通顯而明進退不為福回不為威惕慷慨終身嘆

三十九

談長逝王方方之徒與陳仲弓之徒與

封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義叟谷君墓誌

銘

公諱通字天衢號義叟御史中丞君子聲之父也以
子貴封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往余為吏部侍郎
時正公迎養京邸比為長孫聘子聲女以姻親得延
會公見其脩髯偉貌魁岸隆然任朴質寡言笑儼對
終日不倦心敬而異之既久過問公家世費費至公
始喜讀書然以經營家計弗克卒業甲值正德六七

年間盜起畿輔流劫東方所過殘殺民以武為命於
是公復學武騎射擊刺之藝精嘗發九矢連中的
遠近有聞賊輒近將掠其東鄉公廼率鄉民為義兵
一營與賊敵得勝賊既劫去相戒以不復敢犯邑境
以寧上司論保障功公當受義官公曰一時赴急為
相保聚則可得官非吾志也讓於同省者既鄉邑夜
驚訛謂賊至則相惶惑求奔避公止之曰賊有無不
可知先自擾則奸人得乘機生他虞不如靜待已而
無寇人稱其有定見云賊既平公為生計亦詘夥高
動者為商賈凡貿易者多以權衡欺人動欲做為公
曰如此損天理多利何為君請自為之遂與析異尋
以厭商不為專理農事務行仁義事親孝父母皆嬰
風疾卧經年公視衣食甚謹至其歿如禮殯葬焉里
中嘗有貧不能葬者公惻然謀於里人作社會月入
錢若干取息署棺槨給喪家由是死者得免於暴露
邑人至今有行公倡之也一日行道遇雁才妻騎馬
誤墮水中幾沒公急往援之得免後偕夫持禮謝公
去之嘉靖七年復有盜流至海豐民走避至空其城

公獨入縣衙扶策令出城匿高禾中得免於難時有一婦女自賊中逃出廂民郭姓夕欲強留之公曰此良家不幸為賊擄何可犯與路費問所往而遣焉家雖貧處之晏然絕不以干屈於人非義財尤不輕取有李文友者遺金於路公拾得既知其實僇罪之文友欲以分公不屑也主縣租遇紉者雖備不肯多其毫釐處貧時如是亦可以為難矣子聲六歲即教讀書稍長則以問閭疾苦官政得失誨之子聲夙敏早成生十九歲即膺癸卯鄉薦報至公徐起看衣應里人聞門歡呼公色不喜見及赴南宮試公偕往放榜之辰親詣觀之既歸先舉所知中者最後曰兒亦中矣吾夢殆驗亦不甚動色蓋其性定量弘而情不能溢也子聲筮仕為高陽令時方弱冠迎公至任凡厥官政即以平日所聞者措之及有疑則問公且戒曰勿費財勿傷人命勿恣怒酒煩其刑老稚病醉人勿加杖婦女勿輕勾攝子聲奉命故高陽大治徵為職方主事奏績待封公如其官既端笏廷謝歸受賀公始忻然就席命酒曰吾本農家有子能官使

吾得沾一命足為榮矣吾何以報顧子聲曰惟汝隨分效忠顯有尺寸勲勞是吾所以報也盡醉而罷子聲陟兵憲冀南公猶就養居上黨山西守巡官例分布防秋於邊公戒衙門內外常肅子聲得無內顧之慮既轉浙江叅政猶欲公行公曰吾老憚遠出且南中卑濕不宜人汝但用心供職吾家居自適也時余長孫迎娶公以送孫女過吾縣端重有儀望之知為我我大人及近之溫然意氣殊不有封君之貴吾邑人雅稱之子聲辭而南公手書誨之曰當官不使有虧心之事囊底不使有不義之財持此以往是吾同也其居家終日杜門一切外事都絕雖親友亦少來往故廬避風雨田產給日用則足更不事生殖素恬淡無所嗜好晚年益安蓄蔬食布衣以為常子聲所奉完衣其品貯之篋箚不一少用世之所謂紛華公蓋無萬分一有之也處俗不移在榮不炫損之又損率其天真然非與族人約以禮法犯者笞之族姪臻被人毆苦不勝將以病妻圖致公曰若為此逆天理吾先首汝矣臻悟而止舉族無敢違約者故鄉人皆

稱盛德官其土者亦曰古君子世鮮有焉公平生少
病茹靖乙丑歲初始覺胃弱飲食少減時子聲無蜀
用兵討叛土官薛兆乾既平轉撫荆楚又以土官黃
中叛會兵以討公屢戒家人不許報知恐亂其意悞
國事黃中平乃轉撫關中值近例巡撫非得代不許
離任候代者數月不至子聲遣人問安回始知病亟
遣醫來乃公不待竟告終矣哀哉公臨終神不亂無
所慮後事自起着衣冠扶坐堂上即逝殮之日顏色
如生蓋其志定神閒故此異常也子聲始奔歸攀號
其及痛可知矣公生於弘治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卒
於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四議葬
於月日卜地於先以中丞楊伯謙狀來請
銘曰先君見棄不肖無分奉訣與其音容不可傳矣
獨誌其行可以徵如在吾聞欲形肖者不假筆於想
像之工惟公近親知先君詳幸誅而銘之以寫不肖
痛思余無以辭按狀公氏自公高祖上不可知高祖
諱德明始來居海豐生長爲公曾祖生文友爲公
祖生強公之父也配張氏生子進遷皆早卒其季則

公先世皆有隱德至公父母善治家頗治饒裕公乃
大思卓立娶唐氏劉氏皆早卒繼門氏封安人子三
人中悅七品散官劉氏出娶王氏門出則中虛即中
丞君娶楊氏封安人中丞七品散官娶潘氏孫男五
茂松茂椿茂楠茂仕茂梓孫女五人其某鳴呼公鄉
人也先富中貧山農而封處之惟一此固孔門之所
貴而嘆其不可幾焉者賢矣哉銘曰由貧不耻賜富
不驕依聖之戒約而不戚樂亦不形公能之良成子
以文潔冠允武由義之方敦篤而許介直以確入德
之鄉尼父可與善人斯見焉云有常厚茲有餘澹則
無數奕世流光水灣之原有岡抱焉惟公之藏銘以
識之勒諸貞石庶幾不忘
贈戶部右侍郎維公墓誌銘
嗚呼三谷公之卒也今廿有八年墓木拱矣猶有待
於余之銘其墓耶方公按察河南時余承乏督學僚
誼甚敦每相與議論多所乎契時余見歸德州四去
各府皆千里萃為盜藪州不足制意改建府治則
于時當事者謂無上事本可議惟公是之喻年

巡撫余申前議公慨然奏行之今茲地為府遇大盜
不遂亂公之功也余既辱公知己亡何以遷官晉藩
去公尋惟微藩之構被逮而亡旅櫬歸藁葬不得如
禮余心痛之後二十三年 莊皇即位有明其寃者
乃得贈戶部右侍郎葬祭如禮恤其孫可與入監讀
書其忠義白于天下士大夫頌而慕之於今又五年
矣諸子始持知府秦君鎬狀來以銘請蓋以存禮昭
君恩也嗚呼知公之源者寧幾何入余又安忍不為
公銘耶按狀維公諱昂字仲俛別號二谷先生陝西
三原人也維故邑著族世有潛德十數傳而公始貴
累贈其祖佑父環皆為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祖母張母王皆為淑人而維之門益大公夙有異
稟不妄語不好弄弱冠游故尚書平川王公門公深
奇之指以示光祿卿谿田馬公曰是異日能光吾道
者其善教之公志益奮發邁進采華茹精盡得二公
淵源之緒虎谷王公視學關中得公喜曰此子文與
行俱三秦士子無與倫比吾當以天下士待之于是
公聲名藉藉起諸生中無不願識面者以易中正德

丁卯鄉試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聞父病旅邸即馳
去解進湯藥及不起扶櫬步歸關中鄉人稱孝者無
間言癸未登進士第甲申拜太常博士寅清肅雍人
咸以能于典禮稱丙戌丁母王淑人憂已丑服闋起
復庚寅改吏科給事中恪脩諫職如慎惜官秩以重
名器簡命銓曹大臣以膺重任上下交脩以昭大信
亟黜總憲奸臣以光聖治起用耆舊以裨中興
剴切
上咸采納之
勅以巡視
皇城又有慎守衛嚴禁示嚴關防諸疏皆足以振
國體懲敝習者壬辰陞刑科右給事中
欽賜大學衍義
祖德詩
傳訓
御作詩
欽天記頌
御製無逸殿碑際

寵遇甚隆矣癸巳出為四川按察使在備安綿其地遠在西南將領不攝尺籍為虛公至威惠並立百發具舉三年之間邊陲不驚為剡父也

賜單書金幣嘉焉丙申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

奉勅賑濟賑給便當多所全活已矣

上幸承天道出大梁諸守臣倉皇靡措公為條其乘

輿服御供應之宜詔歸清肅民不為擾是歲陞山東

布政司左參政督儲既辦兼築臨清新城功完陞俸

一級壬寅陟河南按察使癸卯晉山東右布政使甲

辰考績為天下最改河南左布政使凡五月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甫及月政行今肅條時

政六十餘疏若減省驛傳以免煩費地方重大災傷

乞憐減免以安人心糧鈔有限米無窮乞參議處

以惠宗藩改建地方以重府治革弊清吏以實營伍

修築隘口以固邊防貪官剝削害軍違法奪將官

以備任川鑒然宏遠謨算也兩河人士方倚公為

重乃已已偶微藩奏許州官公之心如皦日何所比

于守臣乃竟遽繫如京

廷杖若干放諸田里行至良鄉而卒是年十一月十

四日也距生成化已亥四月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七

嗟乎嗟乎以公之盛德無由而殃夫何故哉予非敢

私維公即觀前後薦公者何啻數十餘人在兵臬以

練達稱在觀察以廉明稱在旬宣以仁恕稱無慮數

十上茲非其學有深造故取之左右逢原耶公孝友

天性當父之喪於江淮母之喪於

京師也徒跣勞瘁行道憐之既承事祖父母亦以孝

稱念二叔之子幼撫育之讓產以給其乏捐內人之

裝以嫁其妹尤以友稱其德行之本又章章如是公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藏于家配張氏封

淑人子三人震享復享咸享俱邑庠生女二孫男六

孫女五曾孫男一人嗟夫災于身而亨于名變于偶

而寵于後猶天道也公何憾焉因系之

銘曰惟公一身天道難諶幼穎壯達行天何殷晚罹

無妄顧天何云降殃靡由善人欲瘠異世昭復餘慶

來循微社其墟豈曰無因公贈葬祭錄廢及孫銘諸

貝石不朽者存於千萬年尚考茲文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涑西盧公集志銘

盧氏其先范陽人也自漢唐以來代有名人世居涑水永樂中名子興者又徙為德州左衛人子興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生經配崔氏公之考妣也以公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贈孺人事在顧文康公所為誌封君三子長宗儒次宗賢為 汝王長史公其季也諱宗哲字濬卿以上世居涑自號涑西公主而負俊才有奇質方六七歲從群兒戲道士遇之驚曰兒貴人也法至三品少長受里師業工為文辭諸生莫不避席廼從河間試郡丞姚公文清大器之自謂不及也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高等已而第乙未進士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試諸進士每奏一卷輒親品第焉得公等三十人以為庶吉士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公教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當是時李文康公執政月試吉士每讀公文未嘗不叫嗟嘆賞也以故盧吉士之名大起丁酉授翰林檢討

奉迎徵仕君入都下會大慶軍恩徵仕君受錫馬既以病卒公當其舉省試時而丁崔孺人之艱至是兩遭重戚皆哀毀骨立人以為難庚子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所得皆海內知名士其後至卿貳者居十五若大宗伯裴公等是也甲辰同脩大明會典丁未擢南京國子司業會大司成缺公守篆甚久念諸生善逸大立要束繩之期不犯然遇之甚有恩義顧貴遊子弟關說求出者即不假貸南雍至今嚴之辛亥滿考奏狀

闕下彼其時嚴公父子勢熾甚然念公留滯南中亦欲稍超擢異之乃公實不持一金予世蕃也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矣吾行念之公對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嚴公慙則以為南京尚賓卿即徙通政叅議居三年所廼召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皆抑之也丙辰擢南京太僕寺卿寺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居是則載酒吟嘯以為常公至廼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公內之例也公咲曰豈有懷金盧涑卿哉竟

不內也戊午召為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物皆權
長安中賈人物然不時予其直積負以萬計賈往往
破產及公索之藏中迺故有羨金非乏也則謂其僚
曰夫儻人而不平直是縣官紿賈人食物也是主人
使僕張空券入市買也迺大發金悉償之當

世宗時光祿費鉅公一切裁省諸中人不便謀所以
中公

上使使往覈之乃知群閭所為卒如公規畫大省矣
久之推為戶部侍郎嚴公為中持之不報已未朝正

謝開公集卷四

四十一

且出至里第遂病瘳不起則上書請告以歸公自
登第至是侵尋二十餘年官不出寺卿而故同時諸
吉士致位公輔者相望然公處之甚適也及罷歸里
中託舊第築室陳几設關日偃卧其中有賓客故人
來則彈碁對語倦則復卧終不請謁守吏即四方客
過其門未嘗不見其下健也平生所著述甚富然匿
不自名一日取其文二十卷焚之予後從外來望見
叩頭流涕公曰雖垂小技古人乃復驚何至悲也
自是無言者矣公生於弘治乙丑二月二十一日以

萬曆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正寢得年七十歲公
為人嚴毅方正不可干以私然與人交出肺腑相示
其天性孝友每遇先忌常於邑流涕竟日至白首不
渝先人遺產悉以予兩兄其家廼無所有天津故有
節帥公諸生時嘗過之帥見公冠敝適有新冠請易
公重違其意為座上一著醇酒仍着故冠而去其介
如此後罷光祿還也發橐中裝餘四十金則召夫人
及茂示之曰此吾二十年宦裝可中分之矣夫人郎
君相視泣下公顧甚自喜也茂績學有聲又善治家

謝開公集卷四

四十二

後居積頗饒凡公病卧里中十五年不困乏者茂也
茂亦有操行伯父長史君病且革呼茂昇之千金茂
謝不受也公喜曰真盧瀟卿兒公配譚氏繼劉氏俱
封孺人再繼魏氏魏孺人少而當公病及卒公大感
慟曰吾悲其相敬者十年而卒天也子一即茂太學
生譚孺人出初娶于女早卒繼高氏都指揮洪女孫
男三永錫郡諸生娶紀氏按察使公巡女文錫聘蓋
氏貢士泉達女玄錫幼孫女一適生員張鳳翼副
子順男曾孫女一幼于時東省撫按公重公鄉賢為

請卹典得蒙

恩給祭葬茂將以某月日葬公于城南原衛水之陽
與三孺公烏茂以方伯程公狀來請銘余與公同舉
于鄉已又締姻相從往來甚數今公已矣余其曷忍
銘公然竊悲公有大雅君子之行著聲於世而竟不
得由清要貴重之階人耶命耶余不銘銘者銘曰
嗟公乎嗟公乎軫稜稜兮輟轉與渭水兮源則渠
我長裾兮人利趨誰不足者誰有餘吁嗟潘卿寧所
居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四

四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四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五

墓表

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田公墓表

公諱壽字宗仁號松軒東郡聊城人也田系出有虞
周武王封胡公於陳後有公子完者避亂奔齊以字
為田氏八世孫和因有齊國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皆
可為子孫封邑散處地也然則東郡之有田氏宜矣
漢以後世代無可考元末有田子實者居然土著入
國初編氓在城第六甲長子文質三娶生八子行七
曰茂則公之父也世業農皆敦本實至茂尤行誼純
固為鄉人所重娶李氏實生公幼而穎異與群兒伍
獨不好弄常默然端坐或畫地作字其伯父潤奇之
稍長即受學焉博極群書燕綜六藝大順丁丑補邑
庠弟子員文聲籍籍顧大比未第而以歲次應貢成
化甲辰上春官時年方三十四壯歲博學猶可需大
就乃以父老失明家貧缺養遠惟受祿於君致之於
親其先宗人有言遂謁銓曹就教職初受山西廣昌
司訓廣昌古飛狐地今為邊鄙邑人鮮知學公始教

以經術諸務數年之後士知向學明經爲文漸比中
士矣諸生有張麟者貧不能爲生公憐而贍給之張
因奮發有就事公猶其父然秩滿將授直隸永寧地
近廣昌公復以其教教之七月而丁外艱今永寧誌
載善教者稱公焉服闋復除廣平之永年上有張方
者年逾三十而無室公爲出金幣娶李氏女後生子
名田賜以志不忘此出師生職業之外所謂恩義兼
盡者與復以例調陝西之兩當教人不倦四易地而
皆然司訓之銜卒不得以序更公賦歸來恬如也林

補遺文錄

卷五

二

下十餘年以養母課子爲事暇日則共朋友觴咏鄉
人念爭者語言寬譬無不愧服貧不能自食喪無力
舉者極力周之清談自居鄉豪雄長勢利則避不忍
見蓋其介性固然其居父母喪以禮鄉人有則而效
之者正德甲戌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平
生績學植行德義不愆祿養不俟於強仕一官不及
於再命此可謂厚於積而涼於遇矣嘉靖甲午乃以
子濡貴 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已亥加 贈中憲
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併存歿計則公非不顯者維

速若遲終歸與善天之道豈可淺測乎庚申之春濡
以太僕卿在告十餘年矣偶以其兄河東運司判官
漳爲狀遣其子元休持書幣走五百里詣余曰家君
名德不偶至濡乃食報此意刻鏤諸心有年茲歲近
古稀恐一旦填壑誰與告我後人者君幸爲我表記
死且不朽余曰是義也大矣哉天道以有後代身
國典以褒贈代生人心以不朽代存具見於此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豈直可以告田氏子孫乎濡
與余鄉舉進士皆同年素脩世誼之誼非不知者曷

補遺文錄

卷五

三

可云辭乃述而紀之如右公二配六子三女孫男六
孫女十別有誌詳之此可畧也爲之銘曰種樹如何
三歲驗之種德如何三世見之豐豐田公學殖行成
早爲祿仕青輿以終天監其涼俾厥後昌太僕寵贈
存歿斯當此義可銘勒石維貞廷瞻是崇詔爾雲仍

大明 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先祖考恂

正先生府君墓表

先祖考妣墓誌銘乃故戶部尚書蒲汀李公之文既
內諸墳中恒竊謂其無以昭於外嘉靖癸丑歲某以

吏部右侍郎考績家 恩命贈先祖考如其官祖妣
贈淑入既立石書街表諸墓首夫誌塋生平大節也
寵榮身後新 命也其謹備舉而悉其辭於碑陰先
祖考諱智字公遠遠世失所傳聞今塋中始祖諱士
能高祖諱亮曾祖諱友才配曾祖妣鄭氏以景泰甲
戌正月七日生先祖考世為德平人葉農家積頌殷
先祖童時即有志讀書十三選入邑庠十六補增廣
弟子負弱冠食廩肆力於學九孔孟所傳諸書無
不成誦經專治易每行路必取一種書默誦一通辨
義為文頡敏出眾嘗舉陳公臨試命唱易題末而往
明也致意於節其句讀辭旨了然易士皆知而陳公
亦稱善學務躬行不詭不迂為一時士望其居家孝
友備至內外整嚴日用稍能自贍即以祖遺產與二
弟疎財好施族親之疾困為之救療死而葬以棺者
若干人友人高恕衣冠散不能自給祖當守制遂以
完衣冠給之又存徐珍者以廩生充河南省吏失意
無聊而赴役苦於僕賃之資乃費二豕為驢且遣我
人送之汴後世寒賸勢利間者不必也視之何如此

非必取法仲由而意固有似矣邑令李公怒重其為
人延以教子祖辭以公門之難李乃遣子就外舍至
其有不率教鞭朴與諸生等師範肅然易曰匪我求
童蒙而童蒙求我嘗至偃室義無得也嘗有從姪婿王
總為富家張某歐死欲以賄免先具若干私謁祖曰
此事吾不與知惡用此為固却之因戒二弟亦不許
受事已其家祝且頌者至死焉所謂見得思義此其
一乎行履純固而論議秩秩有序故鄉人又稱其能
言應舉數不第以弘治甲子膺歲貢鄉先達顯者勸
之就教職且言可得廩地祖辭曰化道久廢盡職為
難吾不能仍為一秀才他日倘得寄一職庶幾患匹
夫匹婦吾志畢矣候選至正德戊寅除授鳳陽右衛
經歷軍政弊弊久矣此官徒為指揮代罰初決意不
往既迫於親識勸促不得已一行至見指揮朱洪壞
衛事已甚而鎮守中官丘某虎詩狼貪非法責辦官
屬屏氣祖謂我父曰如此奉職不可能而少忤禍且
不測何以官為遂懇求致仕計在官不滿三月事在
留守沈某主行嘆曰一生辛勤如此而休似可無許

然見幾之作何可留也惟歸居數月而沈亦致仕人
謂成於有感也候選及行路之費家資為空蕭然田
舍間惟我父力供養殯引養引怙濟無怨尤蓋崇素
履表正鄉俗間出視農取則課其諸書四書周易皆
出口授一日謂某曰吾一生竟不得利一人一
物嗣吾志者汝也其受命刻諸骨其以進脩不敢
棄意先祖之教也嘉靖癸未六月廿五日以疾終
享年七十官師友徒不惡恨其行愈謀為名曰怕正
先生焉配祖妣張氏其父安為邑巨族母宋氏詩書
家風有內教祖妣賦性慈動簡蕭工織紵孝舅姑慈
子孫恤童婢其相夫子始終相敬不以未嘗富貴明
纖芥嘉靖丁酉九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三時日前
知期功衰布親自定給膳日如寢寢然先祖考妣
更並德生無封爵之榮相效五年某始舉進士初
致又十七年始得並露此 贈泉臺可遠亦何晚乎
述言加石以告來裔亦以見其食報之所自云為之
辭曰蕭蕭我祖奮翅為儒躬行悅道敦舊解衣
衣人以業業見校庠服義為邑稱官出身貴遠授官

經術關詩武藝分惟有退詒之初服生計已荒我父
善養其困乃忘乎某曰來誼汝子懷予志未畢嗣惟
汝哉某晚受命夙夜在膝曰授一經是肄是習既歿
五年某始登第祖妣見之喜不及貴舅餘二紀
恩命乃寤由本達枝百年之焉陳辭於石既慰且悲
九我後人尚克培基
大明福建按察司副使問菴馬先生墓表
先生諱津字宗孔其先東六人五世祖良洪武間以
薦授徐州衛知事弟梓材不肖病卒葬焉因留次子
仲寧為守墓因家於徐待年生紀紀生蕙泉宣德壬
子為汝寧教授以季子職貴贈戶部郎中蕙生晚隱
德弗耀寔先生父也先生以正德丁丑舉進士初仕
為江西餘干令嘉靖初召拜監察御史已丑陞大理
寺左寺丞偶誤着公服在選湖廣僉事乞歸已復起
為福建提學副使復以疾乞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
有四先生為人剛介而如學問居家孝友與人忠信
守官廉而牧民惠其過事慷慨凜凜有古大儒風能
令餘干有惠政未幾廢於變作邑故衡且無城郭長

洵思道去先生無父老誓以死守民始感奮有固志會有乘機寇龍津驛者即捕斬以徇于時指揮何鏗以偽命統數千兵西來廣信婁氏以赴逆集數十艘東下先生遣兵分道禦之伏弩勇士要害分布老幼岡嶺以為聲援而身率敢死士衝賊賊披靡俘斬過半溺死者無算蓋陽明王公軍機始下而先生已首挫賊鋒及事定叙功乃深自遜避不肯居陽明公為之悚服且下拜曰吾乃今知馬君非世俗人矣及在臺中尤以風裁自持出按山東毅然以澄清為已

楊龍公集

卷五

八

任清源故有巨壻某鎮守憑寵肆虐民不堪其毒首勅罷之又以貪黷劾泉臣邈姓者其人有重援得不罷先生復上疏曰邈某不可罷則請罷臣於是邈竟罷時議禮諸臣以異同忤

旨言者禍巨測衆莫敢發先生獨抗疏申救之衆皆為危而先生處之裕如其義形于色不為威惕若此既以大理丞左遷乞歸明農本其親優游林下備極色養日惟究心問學會當路為起為聞學憲以居敬窮理為教士既若于訓亦尋以病告歸欣然有以自

老無復仕志作樓于園扁曰崇德日群子弟于中教以正學又築室於家扁曰內省焚香燕坐嗒然隱几人莫測其所至蓋先生之學實體身心每超然獨得於聖賢言意之外其監試東省主試官以所取卷請公次定如吳公嶽張公舜臣郭公宗臯謝公九儀李公開先盧公崇哲教公學楊公賢任公瀟董皆實前列卒為時名卿若余無似亦誤蒙首錄當校文時即一一品定其人後竟如其言不棄其誠明所燭蓋淵平深遠矣余赴南禮部任往來過徐謁公留坐終日侍側見先生無情容每語及性命至談世態則蹙然如欲吐狀數名勢利豈有一毫動其中者哉時生年已七十餘越十年歸亦無他恙一日忽瞑目端坐曰吾將復元化子孫其承侍請收遺稿不應少頃遂泫泫而逝非學有自得能然哉予嘗讀史見古人落落著奇節而以不學見誚歟談道義而以偽學取譏未嘗不嘆立身之難今觀先生漠然勢利而切體身心直務聖學者矣其誠不可及與故特揭其大節而饒石墓道以示後學後之過先生之墓者可以

楊龍公集

卷五

九

想見其人矣若其生卒歲月及諸遺行政蹟歷履數
世著述享祀之縣則有太宰吳公之誌在不贅述云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五終

卷五

十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六

祭文

鄉薦祭先祖文

惟文之興應茲氣運惟氣之鍾爰有攸任吾邑間厥
光華幾三十年矣丁今方當中振豈無先達晉如輒
斬世更再造傾否以亨惟孫與劉時可先登昔從事
有期君子為我生通而會逢其適孫乃正遂乎南征
一時有事者猶夫其孫也而顧弗獲遇也孫亦猶夫
其諸有事也而顧捷且忝諸其首也是雖其氣之鍾
文之興也而先以及孫者決所以不專於孫也植槐
兆公左契探右匪緣料想善人有後吾祖功德弗顯
弗露大可例小寧獨不究嘗聞高祖忠厚傳家亦有
曾祖厥守弗誇我祖繼之書圖滿車一業終身良苦
寧加此味浸漬足成今日載值吾邑文明應會三試
若啓一舉或翼堂東山冠乎賢輩獨謂孫學所得
幾何遡厥源流祖德惟多否則英俊奚遺網羅況乎
獨占匪先胡在萬物本天長育開泰惟天之能人生
本祖顯遇榮耀惟祖之功用是竭誠薦茲牲牲

登進士拜官推府祭先祖文

曰爰二儀之敷氣坯品彙以流形洎小大而有定歸造物乎成能良知形兮豺獺以時祭其孰盟蓋聖人有見焉制斯禮以相成惟爵祿之為大通古今而共榮皇矣焉尸其柄大君焉執其衡夫人有命而行道祖宗無遇而代興所以子孫之際皆其先德之凝若其幼蒙祖庇長抱遺經聞先人之浮德幸其適之會逢前以膺薦東山邇乃射策皇高俾授爵而事事除佐府以明刑就文事兮弗掩協俊良兮登崇匪所至而有因抑奚以之能憑知食報兮非誣爰經其兮竭誠所欲祈兮敢告靈有知兮能同顧司命兮不効願言佑兮以經鑒不辜兮弗冤延厥脉兮無窮牲醴陳兮馨薦文詞告兮情呈

祭同年楊一川文

嗚呼一川竟長逝耶何天與之異而奪之速耶玉山巍巍維形魁耶和璧輝輝維德粹耶金井澄涵維學邃耶巫峽驚瀾維文郁耶嗚呼嗟耶沉耶業且隱耶而皆莫之究耶恩深進之將朝華耶皇華遺之將殯

靈耶將鄉邦失彥士年榜失英賢朝廷失誠臣耶此

其汎汎者而有悲言者耶倚閭懸懸奚以依耶在帷第哀矣以怙耶而皆以棄之曾不以繫哀耶嗚呼先生之卒蓋大梁之別畧也不泥泥語兒女子而終於王事先生之志固然但念乘輿而出就木而返漠漠窮天何以憶永訣耶是米也栖栖而不能去欲終人之墓事而遂以其墓事終於人嗚呼先生其何惜斯極耶昔子淵三十二而卒孔子痛謂不幸短命死矣如先生更短二齡抑又當何如痛耶雖人有言實夜光者時出外府則必急急焉收之天其或者是之謂而壘壘佳域攸攸適哉先生亦得其常時則書圖塵空裳衣簡閑香旌帛向然擯判不能不動友人之長嗟也嗚呼哀哉

代葉侍御祭嵩嶽文

曰兩儀肇判上石儲精小大有定瀾氣為鍾匪徒任其萌施蓋必有羅列若拱接層處尊者而為之宗是故地有五方山分五嶽中以其最高也名之為嵩今觀諸峯積翠連嶂據雄既屹然而鎮重亦突然而際

空觀分野蓋應鈞天帝居之次察輿圖蓋當四方道
里之中風雨用以時若陰陽斯其會通方且闡其機
為迎日推測之本降其靈為問世哲人之興是謂有
聰明正直之德有域民奠國之功稽秩祀而有典宜
血食於無窮是故虞舜重乎望偏漢武表其崇封其
在我 朝定異祀於三載之候而經其下者咸義起
時祭以昭禋于之誠某也來巡奉 命設教觀風有
隱民瘼厥恤用冲職司其民惟神攸同今來主下禴
祀靡豐惟神有靈降鑒虛衷惟神效靈永保民生

端廟文集卷六

四

○祭博野邢司教文

曰天不能以晝恒兮孰久視而不亡維壽歷其可稽
兮繫三品之為常權何為兮不能以朝陽椿何為兮
引歲而獨長城何為兮正泰兮忽復而為隍霸何為
乎朱明兮慘而凋此幾芳道固有不窮之變兮紛錯
出而無方適會逢其將焉逃兮夫惟有後之克昌公
幼穉以失恃兮慨北堂之就毀欽樹萱之明德兮更
背構而能子夙亢志於矯飾兮又申佩乎芳芷儼太
丘之得陳兮信彥方之望里爰有季方之愈出兮是

何八龍之美倚冢器委蛇於青鎖兮曰去天而尺咫
洵罷拾遺之封兮謂余何為乎有此雖青毡荒落以
迂濶兮吾將受以為理已而敷教于博野芳樂及門
之濟濟彼絳帳皐比之若何芳蔚然為蘇湖之比衆
方謂令子之完福兮偶何物而罹愁終風急撼乎靜
木兮敞向徃而靡留入夢知真兮殷坏瞻山墮淚兮
齊牛固將訪尼父於九天兮參顏闕而論幽循王喬
之遺蹤兮乘玄鶴以遐遊豈塵世之厭濁兮將清都
乎夷猶抑墜棺之及期兮亦取才乎玉樓但見朝馭
白揚之風兮夕稅駕於椒丘何鬼神之情狀兮忽迥
阻乎人謀安得挹天國之香兮返厥魂之變如何解
巫咸之招兮復其神而不散徒令子若孫之哀哀兮
余亦為歎歎而永嘆更內帷遠道之想像兮豈勝乎
攀號而欲見余亦知安死者之不憾兮公得期之強
半其如欲訣者之無從兮此鬱悒其慕戀余義不獲
匍匐以執紼兮湛清醑而遙薦冀冥漠其尚有知兮
佛彷彿垂一來之鑒

○祭王中川文

端廟文集卷六

五

惟靈太室降神長河孕秀遂學推詞輩英文固入對
大庭萬言立就玉堂簪筆成均教中伴中南部司馬
之右卿貳崇班鈞衡日授齒髮未衰春秋猶富揚歷
方勤德音是茂聖有明言仁者必壽詩稱天保俾爾
單厚嗚呼中川云胡不究至寶先收梁木中暗哲人
萎矣輿情曷副矧伊遺孤紫氣在夜泉官一方半為
知舊計音泉間涕洟露袖咽流干河安雲停袖傷心
臨穴靈輶載賑有酒盈觴敬核稱豆陳之以辭祖竑
遷柩

祭孫太淑人文

誥封太淑人孫母考終正寢其等以令嗣豐山先生
登采兄弟慨思養之方迎忽慈闈之失恃意登堂
以稱觴顧求芻而無計執虛木靜之風天返雲輶之
繼動悲化於和哀哀幽明之異世乃和與撫誠潔物
用享于淑靈之位舉爵一獻其辭曰毓淑秀兮環
滁姤懿範兮良瑜中饋貞兮四德入儀奉兮連珠爵
再獻其辭曰勞雲機以夜訓兮仰地簪之崇我炳花
誥以春明兮沐天潢之層波方總帳之怡神兮扶白

鳩以駐世胡瑤池之速宴兮乘青鳥以升遐爾三獻
其辭曰紫微之垣涼露清兮堂背之萱芳馨敬兮素
輶揭兮凌晨發兮爵盈不斂兮使我辭咽兮尚歆明
潔兮慰我心怛怛兮

祭薛考功文 代李石壘作

曰蓋嘗觀化於陶鈞之內理有所可推數有所不逃
其大較也然盆盎之屬易以旬月計至為太廟犧尊
則子孫世守之豈非貴者壽乎錐刀之屬易以歲時
計而太阿神器則歷代相傳若將與天地伍豈非物
愈重則愈壽乎抑人又有言寶夜光者恒什襲韞櫃
一旦移出外寢主人必倉皇還顧亟索而收之矣然
必以前所見為常也嗚呼西原吾固以為世之犧尊
太阿今乃如人言之夜光也乎方其窺瀾學海振藻
文囿光華耀朝野聲譽滿天下吾既聞之矣迨余拜
節穎上攬繼臺都得觀至人聆閑議乃見析理入重
玄摘言貫百家不覺敬而愛之數至而益親也經綸
弘業日歧大施即斯民不幸不蒙福而自以保順天
年比曆錢鏐亦何不可溘焉見逝河勝痛哉又况生

息未延宗祀為虛夫鷄鶩多難鳳鳥不育雖亦嘗聞
何先生不限於身者顧值其變而限之子孫者乃得
其常耶嗚呼哀哉窺其戶聞其無人寂寞西原將為
陸沉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卓哉大雅足以不朽名與
世存是為爾後此先生之所以異於人而足以自慰
者也其撫茲中土未可他出東望河壩凄而太息不
及巨卿白馬之臨追惟孺子炙鷄之義薄治牲牢拜
使以行敬將於物言寫乎誠也

祭徽恭王文

曰嗚呼維我 皇祖開疆樹之藩輔屏翰天垣輯寧
邦土恩紀來今治規隆古甲令昭天 嗣皇踵武中
嶽奠方肇茲 徽府徽府源源爰比周魯於維 恭
王弼承 聖主道徹言筌識超玄圃忠敬有聞聲光
孟晉磐石維宗維城維羽允愜 皇情曰予肱股錫
幣錫金載錫珪組 皇春如天 王維日睹宗姓寔
繫殊恩莫匹歲序在庚月驪于午稟限忽臨神違其
宇樓真歸化體正履終淮南寥邈緱嶺淒涼雲生不
返桂樹徙叢 帝聞惻悼嘉 王之忠揆情比義

賜謚曰恭昭哉 眷命終始維同其等撫巡中土門
俗采風 哲王云逝攷德孰馮梁園宛在馳望雲虹
陳牲設醴奠告殯宮上為 國慟下瀉素衷

祭三姐文

曰慘慘英靈何遽至此極耶人生百年而尚不能分
其一二耶方其在室言動有則舉家重之固謂子歸
必能宜其家人允為婦式矣而何不幸災于耶耶汝
父居官拙於謀家汝所知也為汝治裝雖未強人意
亦既殫厥力矣汝初不得一享何其賦子之薄耶驟
迫汝歸不及汝知父母誠莫辭其責矣詎意于此戾
耶茲迎汝來為汝歸寧也父母曷寧徒妖我娛艾嗟
嗟何及耶父而北翁而南汝往來於心勞矣非北非
南守厥荒阡汝之靈又何以堪耶嗚呼脩短有時汝
不幸當其奇聚散莫違汝不幸乘所之天耶人耶亦
果命定于斯耶明發當歸汝靈于安德之原長侍汝
姑之側聊為薄奠與汝永訣幽冥之情由是懸隔切
異煢靈自重自嬌無多疑畏明神靈祇必汝保之汝
復何愁耶言出於心痛裂肝腸惟汝聰明宜必有知

耶

焚黃祭文

曰夫人生有至德顯不于其躬必施及子孫而內得
以冥報此天道福善究其定也於惟我祖績學而仕
懷松菊以遯歸繫我顯考蘊嫫而潛惜孝廉之不舉
匪有追崇曷以報德是用登我孱孫食其留賜項以
貳銓考績例許封其大父母父母我祖賢考得贈為
更部右侍郎我祖妣得贈為淑人皆錫之文誥嗟惟
盛典茂厥幽光茲孫又叨南京禮部尚書便道過里
祗薦時食宣此 恩褒仍如制製冠服化為宴章惟
神有知歆承 寵命

祭先祖考文

曰祭歆而祭庶者曲物有知本之明祀而祀河者
聖人重求源之典於惟列祖代有積德厚我顯考永
言克孝斯皆足以高于氏之門而植德名堂以俟其
後者也其蚤受祖教而鹵莽之力學未成草仕遵考
訓而拘泥之識業非可大顧累資晉秩崇寵逾涯匪
承先慶曷克臻茲又陟列六卿職司邦禮任為喉

舌地切星辰某之所以叨竊於 朝廷者食焉甚浮
是天之所以篤我祖先者佑而申之也將赴留都因
過梓里義當展視松楸無恙會守讓入貳冠帶守貞
入太學蕃生入鄉學斯以廢待選銓部紳佩滿門歡
動邦族統莫非慶餘也爰庀牲醴薦此明饌惟祈英
靈鑒而歆格

祭任一峰親家文

嗚呼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庶可誄而告之于竊聞
古之君子其不欲仕者則于農于釣于賈于工皆足
以棲跡養晦明獨善之誼崇高蹈之節最著如郭有
道管幼安者語之以陟顯躋華則掩耳不聞而其正
行淑物表見邦族莫不斐然成章復有非在任所能
及者以余所觀於公始其人乎方公幼時嘗以執一
經從事於縫掖中年以抱璞不作幡爾即衣簪於丘
園事生產業初欲以力田代祿養故必躬處勞而節
嗇自甘既而家貲充裕則又安然處居不徇世紛為
誇詡態親悅其孝族瞻其施常德不離與物無忤嚴
饒人負其貨值若干公曰勿責也是嘗得其意亦多

矣故人無不德公者行有楷式家無遠越亦可謂慎厥身脩施於有政者矣其貽厥孫謀又能使可依爲者朝端鴻儀天部將龍將夔將爲紳望斯固東土之茂德盛代之耆逸也夫既以豐植焉培發爲孫榮推褒貶封例當及祖維期維順以榮以養理則然矣云胡不一少頃待湛焉遽長逝耶某也向慕公義托爲姻好曾不及一奉德顏訃音來聞驚悼同措茲以佳城杳即禮當執紼特庀牲醑用伸追慕猶生不能舉一觴以爲壽歿始揮一酹以招魂悲斯交集惟靈降鑒焉爾

祭亡兒引生文

曰語云天之生賢必有所爲汝非不肖者其生何爲者耶論學者稱博古通今謂汝非耶然而人有問則無不能對者矣語才者曰謀王斷國汝非試也然以之理家則井井有條矣狀節者曰氷霜烈日汝有志焉爲義夫爲貞士知其不可而不爲有以三公易介之意或者其庶乎吾家愛敬敦於家庭肅睦成於鄉族汝之力也抑亦可以爲賢矣發爲文章如程松

溪孔文谷謝少溪皆極口稱當得魁元張其寬愛其論至出入自隨不忍釋手宜得取一第也及至入場則屢屢不遇其何故哉不遇已矣疾疫纏綿竟至歿歿夫何罹此極也比起用也予謂當以母老辭至再至三可也汝謂新皇御極父膺首召一辭可矣必於固辭難乎其後萬一得肯不溫則舉家不勝惶懼不如至京再斟酌且慨請隨行今乃致有此變則前言是爲崇矣天人死一也汝獨以不遇且夭且客集人之所忌此必而翁多罪遺戾於汝不然汝無是也然事往矣莫可追矣汝今爲神則可知其故矣惟汝旅魂無依予亦踪跡搖搖應作何謀得遂歸便汝尚能默贊否耶幽明離隔既經晝夜特酌清醑告以其辭尚猶樽俎之談云爾惟汝有靈其鑒歆之

祭色侯炎洲文

曰嗟嗟炎洲胡爲至此極耶炎洲之所得於天者良厚而天之所以培之者則薄其何故耶余昔督學中州嘗取君以冠汴士意謂是將徙天池薄雲漢九萬里而圖南者也老於場屋而竟不得以奮翼晚焉應

貢太學於君為小就矣至於寄專城為百里民牧則雖登第不是過也君亦以可償素志足効製錦之工既至吾邑問民瘼察民隱知其困於漁獵也乃口撤網罟去鷹犬將魚蠹淵獸走蟻矣於是求民之欲與之聚之恐恐然慮傷民財苦其志勞其形粗糲其食飲甘心焉克君節愛之意將至於不使一民不費一菜而後可以滿其願也嗚呼仁哉雖古之循良當亦不能苦節至是矣吾邑久困之餘得此蘇息不啻脫諸水火而入慈母之懷也民生亦職有利哉 新皇御極詔用人惟其賢勿拘三途念謂君必膺異擢為臺省京員如漢重循良故事孰意天不終祐一疾而奪謂之何哉往歲訛傳君調畿輔小民遂擬叩天關願復借寇既而知虛乃已今則天寔奪之矣茫茫宇莫從求籲民雖皇皇狂走柰之何耶嗚呼傷哉月前亡兒旅櫬未歸君嘗悲其不遇客死以為栽培之理難信今君亦不幸遭之寧不以悲人者而復使人悲耶先母棄子吾方摧裂肝腸尋聞君訃乃更重為哽咽蓋既痛吾之失恃而又復痛吾邑民之失怙

嗚呼吾民何其大不幸耶君逝不可回民戚不可釋矣獨有德惠孔昭清操為烈是將刻在人心不容泯者志云以死勤事則祀之民於歲時伏臘家慈嘗而戶俎豆則願君之神猶必來遊而依依於是也嗚呼君以吾為師茲病不能執手將莫不能執紼何貴哉謹酌今古之宜聊陳奠賻用昭相與之情雖縹然草土未應有言然當痛而呼自有不容已者是以不覺喋喋以清告焉或者君亦欲有是聞爾神其歆哉

祭少師楊虞坡文

吁嗟乎我公忽焉歿耶意歿之日大河流咽中條峯摧蒲坂人士咸含驚涕相走報曰哲人其萎衆將安倣也訃至京師舉朝縉紳相視慘然悼典刑之無自而余心更怛焉以戚知已之不慈遺也嗚呼傷哉公我明名臣也功在社稷未易殫述其大槩可見者三晉樞府兩掌鈞衡武戢亂畧文致太平外之則倚之為郭汾陽趙充國隄身萬里之遠而呼吸指顧之間席疆場於孔固內之則倚之為范文正韓魏公訃謚定策進賢絀不肖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公之

業可謂隆矣方公之存也望重台鼎位極人臣三朝
中褒諭寵錫者紛綸不已有執事祇肅以儀以承下
至眠隸婦女咸知司馬及九夷八蠻莫不想聞其風
米身享天下之榮名顯祿者四十有七年而其亡也
天子為之遣祭幣蓋麟閣圖其形旂常紀其謚國史
書其勲公之知遇可謂極矣而公之子伯也文魁
薦叔也武冠鷹揚仲氏繼美于甲第李氏待舉於文
場公之遺休可謂踴軼當世矣是皆足為公慰者夫
又奚悲獨余與公束髮同進握三交懼已延聯總兵
曹意氣相許道誼相磨吾兩人之自盟誠不偶然者
既而公位將相余謝朝紳萍踪渙散者十餘年而彼
此之神交夙契實耿耿乎常存及余以薦引再起備
員于憲臺而公奉 詔復正位于太宰同年在朝惟
吾兩人始相期而終相遇亦惟吾兩人皓首拖紳出
入連袂似又不偶然者未幾而公以偶恙薨軍矣余
日夜望曰公其勿藥耶庶幾復來乎共佐 明主而
公忽棄余奄逝也嗚呼哀哉向晉陽而雪涕仰蒼穹
以拊膺緘詞千里昇醺一樽昔人有言上以為天下

慟而下以哭吾私余於公也亦云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六終

雜著

原教

太極以成性仁義以立道足乎已無待於外教何始乎曰有太極而後陰陽生焉有陰陽而後道器具焉道乘器器極道而後人物端焉緣道以脩之器器以至道而後至教行焉太極者陰陽之本陰陽者太極之與道器者陰陽之形人物者道器之寄夫太極無二雜陰陽其機乘則宜人道之無所緣而立也乃理與氣互發情與性兼統不能相須以相成顧為逆役而反靈則道器之無以用而太極陰陽之有所窮也亦宜是故至命者存乎其初者也至教者繼乎其窮者也道非命不立亦非教不行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蓋言至於命也或曰后稷之岐疑教焉用勸食我之生而滅宗教焉用教其流弊矣是不然知食我之稔其惡者以其所措而定其所成聖人有教焉未可知也教而不入又自暴也何必於教而至於以稷律人則天下之壞於形氣知覺者滋多而性滋晦矣蓋

形氣所以配道感於物而動者形氣也知覺所以發性熾於情而鑒者知覺也而所謂知愚賢不肖者皆其中分也夫盈者非變則愈滿論者非沉則益下哀多而益寡者其惟聖人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是故取其形氣而範圍之取其知覺而錫極之德以道之禮以督之考中度衷以和則之昭度塞違而引抑之匡直輔翼自得以振德之輔相裁成知明慶當而左右之蓋曰命者性之根生者性之質命根則本同質生則分異融其異而俾之反性作其則而使之趨乎故約情正心養性至命皆有以也不然則曰師曰弟子云者亦且泯矣而何孔子之教在冉有為是者正仲由之所非耶又况所謂刑弼教教者何為者耶而伊尹之自任以先覺覺後覺者亦將為寧誕矣雖然如是而有教也而後世之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以寂滅教道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而以清淨教古之為教者一今之為教者三吾不意繼乎其窮者而自有所窮也然則當何如哉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是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

謂教

詞

○送中丞李公帳詞有引

伏以 外臺弭節崇班聯獨坐之司中土分符雅望
稱疇咨之選渙

一八之簡命增庶衆之光榮恭惟 石疊李老先生
大人華嶽降神金星孕秀平原熊兆渭水漁潛踪三
輔而氣五陵學柱下而才韋曲萬言倚馬早誇無敵
之能一日登龍罕聞有道之匹志償題柱年甫棄繻

卷十

三

大鵬運而蒿翟含羞威鳳鳴而岐山改色肆鸞刀之
宰割製美錦以求工日永鳴琴初試大賢於百里風
清攬轡既屬執法於三臺青囊導而正氣生白筆簪
而妖氛息觀兵穎上頓移佩犢之風按事夷門久著
搖山之氣福德有在棠樹方殷適膺九棘之華遷允
愜一年之願借栢馬開府 寵命維新駒簡載途懿
章率舊宗藩戚里益騰赤棒之權徽麓河壩應入青
箱之譜檐帷春啓深仁罩被於南川茶戟最嚴明畏
遙傳於北地快觀勒彝之績式占橫挺之賢萬姓歡

呼百僚動色某筆久懸附驥俄瞻若於逸塵載喜還

驚願具瞻於喬木恭疏短製情見乎辭 鮮雲流泉

正舜曆太開堯莢初發驛騎飛馳天章捷報臺主新

分龍節專制干旄崇建露光禧帷高揭最妙是既令

行德布家快戶悅奇絕看寶瑟絃柱從前輕駕就方

輒太室居安洪河飲宴八郡春臺登徹都道關西夫

子紫氣東來未歇應歲早見保釐還畢調元庸說

箴銘

○名箴

卷十

四

名生於有所譽而毀已隨之若躡分而取榮標特以
延譽聲方赫赫衆口嘖嘖矢飛議巧詆之咎無端而
至此無他膏銷於明理則然也然則名可去乎居官
而砥節為士而勵行則欲晦者所不可不勉者矣

○利箴

利生於有所與而奪已伏之若貪饕而取盈溪壑以
縱欲貨方源源衆臂攘攘矣悻入悻出之害不一而
足此無他水潰於壅理則然也然則利可絕乎士仕
而受祿養耕而得穫則欲介者有不得而解者矣

五山圖說

或曰地靈人乎是故中及吉甫非嶽不生曰然未也
嶽有五豈聞其數數然旌聖乎天苞靈氣象繡紫之
厥有流行地翕靈質山川麗之洪纖迺維爾是故
當其處為五嶽衆山宗之不當其處如峨嵋武夷非
不巍然大也而不為所宗地不能自定其靈而況其
於人乎有生民來聖賢間出謂非天地之鍾靈不可
而既散見於天下風之所流氣之所萃人之所召必
有是適然而非固也尼丘之體勢非可以幾太山實
生至聖太山不得而先之也是故不當其處雖峨嵋
武夷之巨不得以為嶽不會其靈雖太華恒衡之嶽
不得以比尼丘尼丘之名亘天地自孔子始謂之人
靈地可也五山上虞之名山也以五峯得名而非若
五嶽之名天下也吾友陳道源氏寔生其下道源俊
偉不常人也秀拔而鎮定介立而揚休即其自樹磊
磊當為我明之名世無疑是山之鍾靈也居於斯游
息於斯兩靈相入賓主靡分不自知其非山也號曰
五山子五山子遊宦之跡半天下時而列省時而帝

京而五山居其所不遷故以繪遷之為五山圖也時
以戲玩不啻諸峯列苑在目五山子所至無非五山
者不自知其非土也與川子過而觀之得諸指點宛
然見精舍頌言曰五山子何幸乎得五山之靈也
五山何幸乎得五山子之名也天下後世知有五山
者皆由子始是尼丘之光於五嶽也或曰青岱降庭
之靈靈有所其不形而成觀者不覺其神與遊
五山子樂乎為之說曰降山者神異之生名山者
靈之能樂山者仁人之情

萬壽關公文集卷之七終

葛端肅公集卷之八

書

○與楊八泉邑侯

遠諭敝邑大地止將完誠一盛事第此事難待下人一一體心生往往彰德嘗遇此事絕有伸縮竿有進退算有增減評地肥瘠有顛倒為弊未易悉數大抵奸猾者必利也其法莫如各里弄原舊總數再於各戶算原派糧總數今所丈量或多或少務要究竟所由如人家地未滿三頃已比舊增出六十餘畝米因尺下閭閻皆有加則糧隨地派地數多而糧亦似輕或不盡然或數反減於舊則有偏枯者矣此非為一家言也恐他人多有而豪猾者因而脫漏不能不為盛舉累也又城池官路例當開除塵無大里之布王政已然不識今如何此事須暫緩別務遲以日月加意磨算多方查覈未可草草一邑生業所關子子孫孫著骨之征也敢為衆懇之

○與翟聯峯論樂庸

吏來道邊傲晏然毫帳遠伏太行東西潯河南北人

免驚殘宜知所受賜也制夷豈無道正須良翰焉耳往歲三晉受腥羶早倚范韓則將奚有西人歌來暮可懸知矣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使虜人不敢入塞當不出此然所備者多而吾力亦不以常張則賊伺便之心或未全消嘗妄意彼此之勢竊謂賊入則彼勢聚而備多則我力分宜其不敵也賊之間常住牧其勢必散我往則力全加之以方張之勇宜必有捷也故乘彼馬羸食訕星散夜息之時出其不意奪其不相為救多方以擾之則彼備我不暇或不敢應意近塞窺我矣而後以守可固也不識如何戎務孔殷過辱俯念尊翰遠垂曷勝感戴人便謹此奉與君并謝妻有贅言恃素愛耳

與孔文谷

王生來辱書教惠殊感諭旨逸則放戒則收有意之守固然抱一之常豈其湏此孟子之論不動心自大舜以下則亦聖人之所不廢事也詩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之蒸豚謝陽貨而微服避桓司馬非絕不用情終不以忿疾亂吾常者爾此亦可以觀其氣象

其妙矣別後願學正心定志敲朴誼器不勝揅揅則亦委順之未嘗而應物之軼迷爾幸高明有以授我王生還敬此復謝

與孔文谷

自從四方賢者傳語有道海內意氣恒勤夢思廼天假之逢得執役汾壩寔當關里以我公歸遂語良晤直指心法晚受純學親炙之益難語俗人啞人食蜜亦善爾爾更小兒許執經席前雖江河之飲淺深未

知然於語言文字之間非復阿蒙則亦受嘉惠不淺

三

矣參乎點也共出陶甄其能自昧乎離晉陽來已失

芝蘭之化然斗山在目瞻仰靡遑矧玉屑在絨即言提其耳爾頃以序遷延秩陝右關河隔越言念為勞不須數月而鄙吝猶昨矣奈何初意適汾程滯期迫特遣豚兒造謝可庶幾萬一乃今家累種種非此兒莫託復不終能遣也如何如何不得已專遣使上書達意至教盛儀併附謝萬萬不備

○與孫月若論造事

久不奉候有懸寤寐惟宜人過臨點綴形勢亦不

兢往往累明公僕嘗憫意謂我朝籌邊不計其常惟以一戰論成敗不計後功惟以偶過棄干城使李牧何以著勳鴻門而韓范安得策績累慶也此關繫匪在一人夷虜年來侵軼軍民受生屈之缺去則將領蒙不敵之罪是虜再勝而中國有餘敗也將何恃一逞乎可為長懸聞與從抵關謹此專人奉候并問道區區惟尊亮不既

○與郭似菴論禦虜

不奉台顏計今八年矣滄海為勞可勝懸憶昨觀大用之報知人望攸屬但邊計多端方勞經畧爾雄才壯猷時當展驥雖良工獨若古來頭豪賢類如是也黠虜正蕃息來則鋒不可當明烽埃多偵料為防禦之區不可一日不講也備多而數不敵誠為中國之短即數少中又強弱相雜一遇敵老弱披靡失次雖有強者難以責其齊力也故用少莫如精程其技力比其器具親其什伍使其氣相鼓心相得是一當十之類也以戰則勝自餘但今習守具團營塞張聲勢屹然不可動足矣老生之談未知合宜否入觀來方

圖通候蚤辱教賜專人慰慰之甚即應特遣報問顧力所未能謹附郵情於便使

○與高東隅

上谷得報聞我兄徘徊河南心甚怏慰弟離地方未久尚不忘繫念之心中間舉事甫有端緒而轉官來恐意見不同者又復別出新規朝更夕改民益騷然如我兄愷悌必知弟之愚而可諒又知百姓之困而可憐中州其蘇乎河南八府一州大抵河北甚累河南次之開封如鈞密陳留新鄭延津等處亦相類民

巡欲盡則衛輝將不可為府也汝寧南陽歸德糧差

五

頗輕開封如陳睢許穎等處亦相類有頓河陷溺者則難拘常所也弟已查見分數將大為調停未及就而離地方此所望於年兄者不淺也再加博訪將自見之入京猶望我兄一會以悉所云不意弟至而兄行矣惓惓之懷敬此一聞不識兄謂如何

○與連白石論脩河

往年述職得共周旋者兩月竊仰高懷可動別思承遠教無任感慰使旋謹此附謝客歲河泛為甚決意

應多果有關運道者宜加大治至於修補岸月堤防清年征派河夫以為常役者似應少減河漲之大高或慮此非人力小小補砌者所能曲防即三年間河之危數徙可知矣河南因激坐此無益之費小修則大治反病蓄養民力以待不時之用似為公私良便未審明見以為如何往見河夫蕩人之產買料傾人之家欲以建白又思貴冑同職寧不可優也而中止茲敢因便煩聒幸垂察照小民不勝幸甚

○與沈少吳論災沴

六

東土民獲戾於天連年降罰多方拯救不遂至於靡孑者皆臺下更生之賜也適又為乞蠲租此亦萬不得已者司農不肯輒從彼亦謂法必如是斯不虧常額爾然方救死扶傷不暇豈能復完稅賦乎雖不言停勢有必至也子姓之急所觀念之視不切已者無恠其漫然但中間復有二府起運錢糧分派有收州縣代徵此則尤不能行者學者民皆臺下所知得辭本等賦稅不致虧負亦足矣若今代別處輸納恐片

本等者亦不復完也而此聲已播里書得以借口為奸將開一番騎局是在尊裁一大主張也事關鄉井故敢因承教偕及聊以銓部會題議有所發然亦不多貽期就仗量可再請也領尊翰既感荷矣厚儀未敢登拜願賜一方之饒者即生受惠不少也幸惟照亮不備

○與吉山泉論住札

人來承惠問足仍不遺感謝感口者虛犯卿延閣臺從適按其地將士所以用命不使所更深入者皆

霜威之力也中外歸重陝城巡撫防秋移駐固原未知始於何人之議僕嘗親歷西北知固原出慶陽之右即慶陽有警巡撫東援勢已在虜後而况延安趨潼關數日可至巡撫比報到豈能奮翼於千里之外乎今秋之事已足驗矣不如駐省城延慶兩路道里維均緩急策應皆得迎敵似為調度之便未審高明以為何如因便附意不覺縷贅幸亮

與楊虞坡論邊情

郊堦言別行色甚壯此次經畧知重關內備久復廣

謂其曰居廣紫荆山海宜如鴈門寧武偏頭不河外為固今日之要務盡於此也宜大不此外餘顧未可為屬藩勢已至此矣守有固夷藩之為門戶堂與雖原有辨至於勢當其衝則三關不可國也昨見經畧昌平識見卓然於廣之說所應以部議應不再可否之也來論不似云云本必有大都薄等邊者無實效爾惟竭盡忠赤不遺餘力勿以中外之言為沮分義斯得矣昨拜公子貴宅安吉使旋謹附候

○與侯鴈泉論交

向附言謝計久座記室茲以所聞敢盡其愚可乎近據人傳謂臺下出謀為計任事甚方可得北門之鎖鑰誠自來當讓者也獨與鎮守未協則美意將不盡遂不識果然否也竊以平勃交惟而漢事濟屈相屈而趙國光自古及今未有文武異心而士卒豫附縹緲互作而功業有成者也以臺下高明豈不辨此恐或人言之過爾然忝在鄉知有聞不可無達諸老相會願亦以此為囑故不避輕聒幸垂聽古人有

爭公事如虎而私見不失和氣者非獨處人已之聞
亦以急國家之務也况決機一陣非授成所專前事
因循則改弦宜漸理勢固然爾萬萬留神餘不備

○與劉安峰論賦法

人來承教賜感荷詢知欲拊循海邊相視河道此必
親見其所以難成之實幸速裁決無令小民久皇皇
也東方民力竭矣非得有賜之蘇息事將有不可測
者親來論懇懇固知有大造於此遺黎也願望願望
山東均徭徵輸舊規稱為最善近多變更小民莫知

端倪如派糧本有原坐倉口輕重等差一視戶則雖

卷九

九

婦人稚子莫之或欺不知何故變為一條鞭使書手
得以因緣作弊後又謂一條鞭難為貧者與富人同
科乃又變為三等銀則弊愈不可窮矣夫照各倉口
分派今人查納斗升若干價銀幾何曉然人知何等
簡易今乃不顯倉口冒然謂其甚該銀幾何小民聽
然輸之無復可以查莫是與書手以神術弄愚民又
且塗民之耳目裝之囊中任其舞弄也可憐哉不窮
且益且死何可得焉此一事也餘尚多不能悉所望

尊鑒查復舊規實為小民萬便使奉復謝不覺
縷為贅言幸垂照萬萬

與雍鹿原論開河

恭諭節按東方士民受安堵之福寒族有家賴庇多
矣更承賜層加儀尤感光貴衛宇以憲臺風嚴未可
輕校刺謝知必亮之適辱教札倍增感感謹因使便
附奉復候并謝東土連歲薄收而賦繁役重百姓皇
皇即前此召募不呼而集者數萬民無樂業之心可
知此有識者所為寒心也見今勘議開河動大衆糜
大費以懸意於不可幾之功關係非小是在臺下與
安峰翁主張何如爾西開河無恙此舉又似非急矣
幸慎重作止萬萬贅言輕躁統惟照察不備

○與劉安峯

敝縣地曾經丈量但兒戲一番當時知縣方欲廢
而值調任雖原委義官冊割尚有未逾完者四界之
竄入鄰境中間之縮於奸猾而會計數目書手從而
詭沒者不可勝算輕易者乃輒草草依數憑以派糧
閭閻加賦莫知紀極此民窮之大源也區區小縣當

往五千民已竭力輸矣二十九年縣官審差輒加附
餘銀二千未審何謂急索強引豈不斷絕又常賦正
改免六千此童時所熟聞者三十年布政司分糧輒
加免軍米四千不知何從額各有定誰可偏枯此民
窮之至於無聊而欲死亡且盡也大抵散縣民性朴
實而懦拙字忍身受鐵寒而不敢者國
冤抑而不敢舉訟牒上司以為猶是人所而不知其
精氣之牽索也以為猶是縣治而未察其并里之湮
廢也若三害不除不可為縣指日可觀矣此三害者
今令頌悉其聚均田之事其知力足任之所當責成
而徭贍賦則在臺下之憫念分豁不能無惓惓屬
望也謹懇

與萬治齋

初至南都即承教儀遠至感念殊甚送揚即人回先
附奉謝計必能達也茲謹專吏上候專起居萬福外
具幣將薄敬伏惟尊照東南多虞近已騷及南都雖
止五六十人然為之兆也論謂畏途之中如南都猶
或庶幾人之復而逆憶江右晏然無我公有優游洋

漢之樂不無動退思也非佞松溪嘗謂公誠歸休
當策杖訪於龍門棲賢之間今其時矣不知渠乘
之行如何也竊動人漫談為神想之適公在直境應
知笑語非凡矣非奉一樂餘不宣

與張吉山

金陵麗地代稱清曹宜布佳品以伴琴書庶幾賞心
可消晦日胎仙遙致式彰青麝之情羽客相看足稱
為儀之用特日馴於階下得筭如何代時縱於雲間
其適自若取之隨而此物不曰備以乘軒鳴於九皋
尚共識聞天之妙期以千歲應永為集表之靈受馬
者乘以謝之遺鶴馬書哥報也

與張吉山論豫郡田賦

人來知九已至中州一方保釐有所依賴甚喜甚慰
弟曾承乏此方以素所見聞妄有建明不意起端未
竟相繼者人自為見率不聞有相成者大抵北方田
自有賦役當在人前有迂執先生故以南方之法施
之河南百凡皆出於地古之租庸調奈何而舉一行
之也遂使農人視地為難而稅費難之人坐守無

累之富且四民之後集於農家古今豈有此法哉南方曾行之南方十年一後北方歲歲有差何可比而同也又田賦輕重懸殊而徭徭豐歉地方亦不可無論是在拊循者調停之耳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之為言所當深味天下事不可知至於此方筮仕屢宦皆在此民之利病休戚誠所熟聞而灼見者已所欲為而不竟不可無望於知己之長兄也因便謹此附聞賢書遠辱并謝不備

○與楊虞坡

弟伏跡田間日事醫藥不復能通問於同胞諸兄久矣如兄情切者亦復無一言上候罪何可贖視稼晚歸忽承惠教進及且喜且愧捧讀所諭皆如面談足代良晤也慰藉何如弟嘗嘆此生虛度將同腐草所冀諸兄有能為國家宣力使人稱以為己丑有人斯亦足矣故於兄之膺聖眷建殊勲竊獨慶忭也如以重臣處外往見起汾陽於居家即日就道用萊公於北門鎖鑰獨堪懷古之英率多繇此向者經畧關輔為京都巨防茲復伸威宣大絕疆表南向吾兄卓然

為一代名臣此其著矣况由此受知益深則台輔之任亦即此而在也願望願望地遠無便稱賀謹憑舍親谷憲副之來使附此復候外具表賀至之微意云

與吳望湖宗伯

弟辱兄汲引得與錄舊之列自知非分以為秋來可謀引退乃以萬不得已乞終養今已得歸適似巷兄赴南臺任聯舟而行頗得話平生者旬日至東光始言別二兄均列清衙朝夕得相就於官守為鎮俗於自養為吏隱不須多談名理但遵孔孟正傳自有樂地無隨眾為然諾是非不亦美乎似巷兄舊德可師相會自見之弟歸田與農圃為徒索居廬無長進也不失其初或亦可矣并附聞有便幸示不吝見教

與羅念山

憲節初臨士民即知感仰而入塲士子為不悲東農困苦極矣滿目荒蕪可知也本地自不毛者也納糧草已難近來各色加派皆坐於地農人何堪在部時嘗具題而不見施行萬惟留青撫出看詳倘有可采幸不惜為農人造福焉

又
初平原寃履
無所歸
人
去守
姓如
此
又下
之
定
之
林下病天日
定刻能脩問便
一谷北門鎖鑰得其所寄
重茲秋防戒嚴之
保關之便然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退守關城則上
谷且置度外更諸城邑暨各列戍何以使不解體乎

此燃眉之計偶為之可也恐非可以為長便執事蒞政自有計謀未知謂此為何昔人有遠偵候謹烽燧控險陀搗巢穴先人制人以為邊計者中國之務或不可以想執事與芳溪兄必籌之熟也野人記問未審何如令兄初政嚴明敝邑仰服上司當自有取也辱便旋敬此附奉復謝惟鑒照不備

○與鮑思菴論徭役

屢承賜問并賢書新書之惠更轉栢泉兄致書此不一之情也子姪輩入試過承禮待兼惠食品推愛之情又曷勝感荷便中謹此陳謝歛邑數年以來小民遭厄散而之四方者幾將半矣其見有存者又皆一貧徹骨糊口且不足責辦糧差徒繁刑禁積年逋負不知何時可完也偏僻之邑理應節省於他處乃更不然無名之徵多於正賦刻期立完時不可緩無怪乎正賦之反後也本縣額差如驛站馬驢船頭及牌夫等項類皆數倍包賠往年俱坐上戶例該數百餘家其大戶斗庫門禁等項之差猶在外也今審見戶止有中中中下不滿四十家若照數取給則當派及

下戶此輩皆無擔石之儲何能應此重責又將轉徙他方不至於空縣不已也今四境之內有至數十里蓋為荏莽三五十村相連人烟斷絕者此沂費鄒滕之墟又復見於此也民生至此情甚可哀無聊之極則將有他可虞矣今士民欲行申訴以求寬恤自惟家業所繫不得已亦為言之乞賜垂憐多方拯救馬驢驛差酌量處分及今民逃未遠地荒可開早為設法招徠猶可冀其復業至如無名之征行委法官盡數查革即既往不可追將來或可戒矣又山東均徭糧差徵派之法舊規亦皆盡善近日乃多變更如一條鞭分派總統徵收小民莫知端倪官府亦難考覈見今禁亂無緒此亦有不便者至於倡為以地派差之說雖未施行小民風聞地已不售往年價值一兩者二三錢亦不可得其值三五錢者空以與人亦無肯應承者也此則決不可行者河南嘗一行之見今衛懷之開為墟是亦已然之驗矣此一事實可知者其他如雜派料物等項可以從減免者仍乞留神賜處得寬一分則小民可以更生逃亡未復縣治庶

可不廢矣疲極遺民不勝幸甚

與其望湖

頃使府君道來松井中關侯即承惠諭感慰同如禮書訂正簡明的可行請刻之以正士風而俗所益非小也使當奉以周旋兄薄世味弟所而服之亦在此然既受銓任即可以此風天下漸漸薰之父當有化蕪栢泉兄為太宰意氣應無不合相與董正庶官則天下蒙其澤何謂無實用也惟兄念之勿委勿讓弟切切於守令者久在田間誠見此官甚重十餘年百姓奔命不遑至今尹來始得安集乃有更生之幸所繫豈細哉便中再奉此復謝以見來教既領之惠不具

與楊虞坡論揀選論劾

邇者始聞兄擢銓部中外歡慶蓋吾兄以將相全才兼文武要任先秉樞筦其設方畧中機宜邊腹既兄賴獨銓衡重寄尚須擇賢故出特簡倚毗知遇之隆前此亦鮮有矣然以兄任此則如大車就康衢以造父御之致遠何難可為願賀方與兄輩喜談忽承

陳之人轉互造謗聽者以為傳聲或然然家開揭按
擲門牆拾者以為有據所恃事甚多尤其偽帖也不
然豈能夢得耶往在南京見同鄉者為本頭詢其所
効大都不知曰只據按撫如此大本人尚且不知而
吏部又可憑以黜之乎故必參諸各省撫按考語或
令各官出名專論然後可以定評不然則本部是亦
代人報復也又論事不實者亦宜有虞使其言出亦
有干繫不敢亂說則是非審而點點當矣不識何如
人便謹此奉復候并智賢者問中漫及也

與朱鎮山司空

生翁撫我東土大惠餘澤士民至今仰戴今又以治
河重蒞縉葛舊功國脉民生總此攸賴是宜銘鼎彝
署也欽仰無任聞新河正在滕縣荒田中此田經營
二十餘年矣幸無一壘之效今既作河瀕則有止泊
之利民居既即是以無田撥給開墾俾為常業待
有緒時因而漸次以營田之上計也翁得無著手翹
望翹望生還為東土之復起片以圖計之司馬勝取
踏又若毋靡為木乃遠離已陳情具奏初免尚未得

報承翁遠念惠教感荷中藏矣第未敢受賀惟翁尊
諒焉

與霍思齋

日脩書候諒遠左右矣適奉教旨固原既招新兵則
錢糧自應加添但時當詘乏更復調免之多供見兵
已費區處尚不知於何處可得新兵之費又如何也
且聞近日招兵多係遊手之人得安家銀即走全不
得用况臨肇遠募而處下馬關荒涼之所待其實用
尤難不若籍上著之人有節則用給與行糧無事則
耕不為勾擾保家捍邊兩得其便當勝遠募萬萬也
不識如何恃愛煩聒幸鑒諒不備

與曹貞菴

遠承翰教獎藉之情溢於言表曷可當也近日謬有
建白為民隱計止恐外不肯行如公既以為然則必
行小民知必受惠矣何幸受知於公也近於縉紳間
得聞公恬雅端重持大體務實政真保釐之選也真
翁尤能悉道辛環重道體以慰家望公移所云舊臣
當題以見一年之用太倉詘乏時重以蠲免之多所

願諸公節省共成德意惟鑒諒萬萬

與張元州

遠承書教情愛宛然相知之素夫何過此感荷感荷
比以冗迫未暇即復謝乃米人亦未再見也邊倉經
運事會阜有載乃劉帶川苦苦固請劉三川不得已
復從之茲承諭極知運軍之疲勞然事已更定不可
又為反復之瀆請且某公之執猶耿而細詳暫收通
倉則運軍已費一番短運倒卸交收鋪墊之多事來
春它運又費差委倩顧展轉搬運之繁勞而通倉與
邊倉之官攢斗級暫寄守支私苦私樂之情弊又甚
多端皆不可不計也故只得如近定之議所可以恤
運軍者當周為處期於不失尊教體念貧軍之意則
可矣非有偏於其間故違尊諭也幸鑒諒乘便寄此
盡區區不備

與霍思齋

固原年例往年俱解四萬餘不知當時何以不稱缺
用上年議定經糧所以高興齋以五萬為期也今如
來諭想是應用不克然當詘之時更復蠲免之多即

額定者亦恐難給又此鎮新募兵三千欲添銀四萬
方在議擬計所添已將一倍此外何能再加耶諸鎮
只知請給內帑而不知其所入比所出常年少一百
六十萬米年則少二百四十萬什貨日夜需費請求
行各衙門無回一字者可謂束手無措矣即今止有
費官一着然募兵三千一年之費大小官二三萬之
價不能數也豈不可憐哉濟此時艱惟在各鎮體念
節省不然益之以吠增泄之以尾閭行見其不繼矣
人便敬此奉復不覺縷縷惟尊鑒諒

與楊象川

遠承翰教知入關有日即辱念存感荷關中事皆有
舊規頗與各省不同雖欲更張不得惟各邊士馬入
衛招募兩見煩勞而供餽難充尤為可慮非得總計
大勢求為長遠之便難乎久矣惟高明留意焉人便
謹此奉復并致區區惟鑒諒不備

與李培竹

承諭以廣寇用兵欲留解京之需朝廷果暇裕未為
不可但帑藏空虛已極加以本年蠲免太半缺欠

餉至數百萬餘閭閻思所以補之正在籌畫百凡無措有議者曰廣東椒木橋稅及軍需甚多可以取用司中又謂元年廣東曾留銀六萬今可取償不意反有此請恐無以塞之也生有家難急欲求歸此非所當議及然承尊諭不可無以奉復敬此致區區其查復事宜聽當事者斟酌又不在郵意可定也幸尊照人旋謹此附候興居不備

○與郭一泉論邊事

一月之間兩承書問厚誼藹然感甚見教地方便宜已如命施行矣來人不復見有開奉報茲本兵藉重始可以展遠猷生嘗冀得此面談以盡平素顧家難偶起式遄我歸不復能待捱待然有衷愚欲以請教者聊試言之我國家設北邊之防皆外設巨鎮內建雄關重險相顧京師天府所謂太山四維之勢也自大寧內遷周防從此隙矣今受其患則前此失策可為覆車之戒也自三衛與北虜運和不復為我藩籬虜騎一馳可至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郵意欲倣張仁愿築三城之計於黃花鎮以東境外有故城可

因及今當控扼要區擬設大城數處蓄其兵糧具其番鍾一齊舉事不日而成即各移兵守之又設烽燧於外以時哨報聲援相接為內邊虎落斯可以補大寧之缺也此追既往為不得已之圖耳獨惜宣鎮無上事令其鎮城退守南山殊不可曉何謂兵馬既南則零賊出沒無忌堡人不敢輕出生理既荒逃移必至墩堡既空鎮城孤懸點虜偵虛而入鎮城不守矣虜馬牧懷來之間居庸關敗一日開門乎此可為寒心者而當事者不慮謂之何哉守南山前鎮事也與宣府何干兵在後則虜必不敢越而攻南山若萬一有之則宣兵於後夾攻有何不可退信地而舍本防衛空山而棄實寨恐非高皇帝設鎮之初意也若謂南山須宣府併守則潮河川外三衛夷人肯來併守乎况連年虜入皆自東方不務塞東而厚屯於西何其外也此當為復舊規以脩中在四夷之義計之晚則不可救也又春秋戰國各國為兵而戰互有勝負不聞其借兵也今各邊鎮之兵只可以防本鎮入衛京師只可偶一行之今前鎮留陝兵數枝經年坐

費已難爲度支容兵久苦於外意外之事不可無慮不如練土兵則有妻子鄉土之安無逃亡躲避之患無事則耕有警則備萬全之長計也

與劉微山

某自少時即嘗聞公之爲杞縣也吏治精明上以卒業追其爲名侍御則又洋洋縉紳間矣乃經綸未竟厥施退而立言足垂不朽豈造物者命之不欲以彼易此乎先從士夫得樂經元義素不知樂而知其說爲確心常景慕之日者敝憲父郭子領貴庠司訓因與論公且道傾企之懷然未能遂托一候也顧承垂教兼著作三書內復有易象辭雖舊習易而言象未能如公審矣殆又聞所未聞受益宏多惜不得親造從公一問律呂之學焉如何如何郭子人便謹此奉問并謝餘不具

○與張許東給事論邊事

都諫俱崇持兵尤重榮擢可賀也承問於不能抑可以盡其愚乎于時用兵惟在禦虜而北虜竄伺常在京東以大寧之虛朵顏之貳故爾數年未屢進皆在

此可知矣今當一意講求此方之備鄙意謂當練土兵倣古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則耕用時則聚人各爲其家用之有法當亦不怨就以客兵之需待其聚亦可給賢於調陝兵久住公私不便者萬倍又當資財用使人密於近邊要地有古城堡可因或於時便可創者倣唐築三城之法出其不意一時板築城守皆備使數城聯絡則可以爲薊門虎落少補大寧之闕此一策也不能則於內地倣古井田之法定其經界多爲溝洫分河流而通於海使虜馬不得馳驅自可絕望農人旱澇有備亦不爲勞而無益也此在東方可講者也若居庸關外新牆之設似爲無謂遼方各有信地尺寸不可退宣府之信地有在也今離信地而捨本防守空山而棄實寨沿邊城堡之人見其棄置於外門不敢出則將患內徙久之城堡爲空則宣府孤懸不能自保矣無宣府則虜馬動至於關而關門不敢一日開也京師可得安乎此失大寧之計覆撤可鑒也不知今之退守者主何意也防虜之計此其大者不知執事亦嘗思及否乎便中附聞試詳

擇焉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八終

端肅公文集卷之八

十八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九

書

○與楊虞坡太宰論設官

第憂中竊憶及古今天下事代不相謀而各有踵襲以爲相沿者例也若我朝之差官劾事其相沿之例乎然初無是事而符之原設官不足以辦特一差官重其事取其能辦事而回何不可也至於常事有專官久惡其不辦而又差官則似贅疣足害治夫有專官而不辦則當責專官何至又差官以滋多事也且國初止有三司初無撫按也是後設巡按矣地方有盜賊凶荒乃又差都御史巡撫循事完即回也又後差者遂留地方以至於各省沿邊盡皆有之既又患其不一也設總督以要之則亦無復餘欠矣今聞沿邊復添行邊侍郎各省復添屯鹽都御史大行邊侍郎與總督何異兩雄並處勢何能容官軍兩之於何取信如行邊者有所建白總督奉行則其屬也異見相持豈不敗乃公事哉況行邊必以師從見客兵糧缺何以堪此繁費也又屯鹽之不與受商何

公不在無重臣今設重臣則巡鹽管屯權輕而重臣
又兼數省遠相京師動經幾月豈不悞事且此官前
屢設不效矣今又再設愚以為必徒掣肘無益於事
未審我尤以為如何

○與龐惺菴中丞論鹽法

昨在部數月知揚州堆鹽之弊因憶往年旬宣
鹽引滯積招商不行問之為派買餘鹽致連原
折是以無力赴邊報中切詳餘鹽之起張南川偶因
商人夾帶之多乘其不知秤盤割沒得銀如許此只
可偶一為之戴龍岡繼任商人既不敢夾帶矣乃派
令隨帶復求勝於前自是遂為定例商人既苦買餘
鹽之費而行鹽地方有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
之堆鹽堆鹽守掣未得邊上復拘報中遂賤售於揚
州人名為坐商夫國家設鹽法過於前古者正謂報
中於邊不煩朝廷輸運謂之飛輓此 聖謨神鑒利
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若只取價於揚州是負販者之
事爾朝廷何貴焉况出此入彼揚州之餘鹽發賣
則邊方之報中日益以坐商之利逸且博邊商之苦

旁而賒由此不已鹽止賣於揚州邊方之報中將不
復行矣此餘鹽之害本鹽如是也然餘鹽之價解京
既有轉輸之費及其分解各邊又為驛遞之苦銀至
於邊往往不及新熟之時增價以糴則所虧折者以
半計矣邊餉何由克乎故餘鹽不革則鹽法不行鹽
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而舉也往聞鹽法盛行時
各邊商人買窩賣窩糧草爭運於倉場謂之搶上糧
草不足則自雇人種地所以邊方無不墾之田以此
也如此則屯政不亦舉乎今一餘鹽行而鹽法屯政
無可復望如舊矣然餘鹽之革必須太倉有二百萬
銀借抵餘鹽之數始可翻然耳今商人赴邊報中則
又非一二年所能辦也臺下親總其事必有高明遠
見可以大裨屯鹽未知何出不得而承教因便謹以
私計上聞謬膺數月司農有鑒於心不能已已臺下
以為如何

○與馬鍾陽司徒

不孝銜失恃之哀慈靈在殯九卿為奠易任寵光然
厚意是起於翁則均感之中尤當其自也哉

如何私衷久存乃黃主政以回京來告謹此附奉言
謝于今部事切在缺乏之翁必有微猷經濟未知何所
出也加賦權商既不敢議乃有建言扣百官之俸廣
入粟之條者其孟浪不情又殊可嘆也僕意足用便
民只有鑄錢可講昔人屢行有效者前其疏以各省
廢銅責令鑄錢不煩工本自可得利當事者反以費
工本見駁而罷一時財用天不降地不出人不增而
竟無方以經營之可坐而待困乎此當廣求共濟不
必其意之出於已也翁索原稿而觀之可與否試詳
察焉便中贅言不敢遽忘舊所事也

○與姚畫溪方伯論田賦

聞以敝省賦役集衆屬講求其便此必見法之有未
宜於土俗者思恤民瘼甚大惠也然求便之方莫如
查復舊規蓋祖宗立法簡當上易知而下易從如田
賦每畝起科伍升三合五勺婦人童子知之其坐派
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婦人童子亦知之
此雖書手欲爲上下人人得而究詰萬世不可易之
法也後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法無復斗升之數倉

口之別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
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算鄉人何從知之只
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衛實所餘
之瘠薄非沙即鹵畝收不過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
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賑納糧豈能給乎
不給則傭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
又何堪逃亡相踵連累積轉相包賠常連俱走一
里絕煙者無數也可憐哉計上戶得減三之一而下
乃加倍之三夫立法固欲便窮民也而適病之然則
守爲經常豈可乎如防士夫得輕亦當別限以法不
以併累下戶寬減富民可也若下戶得派輕糧更不
加差於中則省力可辦至於逃糧得輕則雖令人包
賠費亦不多糧草易完人又何故逃乎古人取譬謂
大絃急者小絃絕言小之不能隨大也故一切之法
非所以施於九等之戶也或謂周文襄曾以此均蘇
松然水土異齊天淵之勢豈可比而同乎往聞柴炭
等項俱於均徭內出辦極貧者免似爲得之蓋北方
土瘠正糧外一毫不可加也見今地日益荒實無所

舊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農人至此亦誠可哀而念之也往在部已嘗具疏得允未見施行茲目擊民艱慘不可忍因使敢因復及伏惟尊照察為窮民再造焉此以承翁素愛故惟可聞於門下以備裁酌幸勿他宣使取出位而謀之誚萬萬

與朱鎮山司空

見報知翁入朝數年人望今始協矣敬賀近事多端殊不見中外雍穆之意轉激轉憤恐非所以處之也彼固無良西臺少年至於輕管極置此足以使其不堪

堪何恃而不忌乎闕下一哄大體壞盡所損非小也豈謂無以致之哉古人謂治癰無良法然必激者之尤非矣古今前事歷歷可親孰非師鑒所在耶和翁之舉以退為期在法亦為使盡矣更復如何惟翁醇明當自有道以調劑因便附言亦以摭由野之私懷爾

○與沈對陽方岳論賦役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

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行之二百年俗既成人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偶變為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其中無復倉口斗升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為是且一時兼併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田日益荒蕪可為寃竟之慮也近聞畫溪公集眾屬講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為東人造福乃各屬猶踵近習公亦無可奈何聽之昨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眾意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為輕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面爾謗云吏弊如鼠穴此塞則彼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為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况米麥有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差一釐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孰以為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

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
徭等則難盡憑畢竟猶有已鼻甚重甚輕孰敢大顛
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徭恐太重且派於均徭
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通加於地則只勒力本者耳
查得黃蠟等項該銀米百餘兩均徭亦增重不多如
上季均徭只牌夫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
則初不知也又謂衆議夥收分解為便亦止為目前
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朱尹建議今惟本縣錢糧不
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坐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破
家亂如紛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
司三二年離任故圖完糧至八分得免參究了一身
事耳朝廷社稷萬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年
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皇無措如使五年欠一
年朝廷尚可以為國乎此必不可者也東省地瘠民
貧故禹貢列兗州為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自
不倫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以地
坐差之害先起貴處予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不肯
遵行不謂敝省今亦漸漬也畫溪公謂江南亦有薄

地特未履海濱之故耳如親見沙鹵不毛恐亦必慘
日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試所見必真許再
請教公門巖峻不敢輕瀆願因執事轉達之幸相與
共議采擇焉

與谷岱宗中丞

人未承諭知上任許時老稚歡迎地方樂業可占一
路福星矣足慰遠懷不孝經營策事亟未得就緒是
用猶待來春勞念及謹報所諭浙省變法大不似常
極力改正甚為有見吾省田賦之制徵歛之時租庸
之例解納之法盡變之矣此亦東方之民瘼也如有
便寄書亦當言及使家鄉并受復舊之福如何

○與沈對陽中丞

日承奠慰方附言謝茲又蒙惠諭始知龍擢內臺拊
循靈夏不勝顙慰然敝省藉重未幾即爾軼遠違
邊徼之鎮定有裨海邦惠綏無分矣是久不能無悵
然也往往陝省嘗聞夏鎮賀蘭障其後黃河限其東
虜警為稀謹備無虞矣况以大才曾著宿望允稱西
土保釐無憂也然所以留遺愛於此方者猶當有望

而昨所告賦役係東人之威變舊法者在前人今
亦何憚查復也夫祖宗之立田賦有定制變之則後
人將不知我朝如何起科征歛有定限變之則所謂
用其二而民有殍也租庸調有定屬變之則逐末者
得計而力本者獨苦也人力地利有定則變之則大
絃小絃同急將小者絕也此一切之法誠不見其爲
民便也矧滋弊無端小民無所控訴不逃何待昨欲
仰仗庶幾爲民寬一分今當離任所望丁寧於畫溪
公以終此惠則始不負一來省也如何如何人旋附
奉復謝贊言幸照

○與翁見海中丞論脩河

往承公惠教有年矣無便一奉問候元年強起輒遭
家難急於求歸未暇他及歸來即如失恃之苦草土
中亦聞熊軾蒞我濟上未能早候也茲的知視事方
兩月即蒙念及遠使書賜感荷何如使旋敬此奉復
謝治河之役古今異宜而實當上策似不可助者但
今爲運道計則不可無酌慶南往生巡撫河南時見
丁夫歲歲徵銀常幾萬計皆費於銅瓦廂等處撥帶

及至河決彌漫於歸昨之則竟無可奈何則拯溺徒
浪費而民之膏腴填於巨浪不得分毫利益可慨也
愚意省防小決之費任河自然至大決有妨運道則
以素積河夫大脩民不更役工可速成不知尊見以
爲何如便中附聞其贅也

○與谷岱宗中丞

往先妣在殯既承門下親奠且賻矣發引之期又承
遠遣衛官賜賻且奠夫人親家回孫婿勞遠不至情
厚惠均勝表感謹此附奉言謝并候外誌銘奉覽承
諭海賊豫防極是大抵此徒有可欲則生來心無所
畏則堅求志連年福廣之犯可見也要地處慶有兵
則勢自畏沿海家家收歛則欲自絕杜賊之長弊端
在此也昨與張應選論吾省所用連珠棍吾謂備北
虜之利器渠謂用於倭尤捷可練五百餘人雖數千
倭可直前取勝也在遠所見如此敢以附陳以備採
酌焉

○與邑侯張雙巖

予往以職方出守山海于時執事尚幼雖朋友相從

講誦所未及聞嘗亦舉便益於地方恐未必知離來三十餘年矣執事始來牧我鄰境雖亦仰羨精明之治未敢以道舊先之也顧承厚念先妣命茲越境親來吊奠賻儀物備至論友之道倍於親交焉親之感溢於言外謹此專人上謝并候外有附言盡所以為謝之情民牧之體寬以為本嚴以副之非嚴則寬不行既嚴則寬可布聞初政懲罰法既行民知畏矣則可省刑施愛即有奸頑者治之以本身不須計其餘據其見犯不必論其舊脫然與民更始曉然與民無嫌不犯衆怒則獨惡何能為不念舊惡則衆人何以懼蕩蕩平平之政可以靖此一方矣民懷而上信之向上之勳業何可量也

○與任思亭司馬

近來居官者多以搏擊鄉官為能欣及其身在時後奸摘伏置之於理則可謂不畏強禦今乃逞論於既沒之後欺其死者之不能言縱言以孤寡嬰何取於威斷也此風各處朋黨是縉紳之自相角而欲奸民幸得一逞者又何憚不乘機誣捏也將來人不自

保恐為是搏擊者亦反受之矣何不反而思之乎王生遠使求救義不得不為一言其公之不肯為言亦前料之矣千里空返彼真無望也可為慨嘆

○與楊虞坡冢宰

親報知近來朝儀多不肅以及曠之後禮文不執爾然須得老成勤慎序班違以久任乃可責成此以例部缺遷轉太亟則是常以生疎者從事焉得不謂議也予意訪之鴻臚量留閑熟可用者十餘人以資朝饑如前曾言劉撥科者亦可以備數者也此觀瞻所係豈可使人常失儀乎又南北人選皆當就近赴任既便而風土不殊人情相通不待問而舉措已合宜矣巡撫總一方尤當近省互推雖人聰明敏達不限南北而至以素所安者為準則南北自不同所以盡適其宜間中有見故以附言惟尊裁幸不以贅言獻之萬萬

○與姜蒙泉中丞論田賦

嘗聞真致我東人之艱百端講求惟欲奠之生全之地此當世感者也但東人薄福土瘠差繁往時賦

以地起差以丁出皆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
輕糧尚可輸辦嘉靖二十年始變為一條鞭派糧之
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磧則不毛富人之田膏
腴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者
何以堪乎舊制中絕不踰里里絕不逾縣各里書手
自派一里縣官酌量貧富分糧貧者坐派雖有神奸
無所用之一條鞭乃闔縣通流漫無畧限其頭緒之
多巧歷不能遽算而况鄉間之愚氓乎於是埋沒飛
酒之弊湧出奸民可以全不納貧民又受加派之累
矣又黃蠟炭類料之屬舊規皆派於均徭逐末者
亦應有分今入田賦中則惟農家獨苦而富商大賈
乃得脫然無與焉彼何幸也聞今有司分糧重為
上中下上者每石價九錢中者八錢下者六錢則既
體悉下縣矣一縣戶亦有上中下可以例推也且
上縣未免有下戶一條鞭論上縣之下戶亦九錢
以堪也下縣未必無上戶一條鞭論下縣之上戶亦
六錢何其幸也見今之司災者則倉庫無所
議停徵則戶部不允不如令各州縣踏勘被災處所

量派輕糧無災坐以其重則所謂催科中撫字惠而
不費之美也貧民受惠當加於賑濟數等即維常年
貧者納輕糧則逃亡可免逃糧坐輕倉則包陪亦易
不惟貧難之福是亦官府之便也家居日擊民艱惟
一條鞭派糧為甚敢因便一奉聞焉倘賜照諒查復
舊規數十年民困一旦甦矣不勝願望

與光吾山諫議

向聞榮使近始知與從過鄉歲暮北上以悲怛中有
妨眠食未能走便趨候顧承畱念惠教感當何如大
疏見示皆切時政其在軍民者當急施行猶恐不及
未見當事者留意何所見之不同也今天下所當講
者止有軍民二事客兵不止則糜費血窮征歛無藝
則財源告匱國家無事止將坐困況於黠虜窺隙四
方且報災乎此執事所謂隱憂者也有識者肯忠誠
體國勿憚以絃真切恤農無使失業內安外攘在一
轉移之間耳止所謂病軍民者皆非先年之有近日
庸人自擾之也已既不明人言不顧不知其何如為
心也如田賦事往在部時題奉明旨乃某公竟執物

不行夫祖法不守明者不行獨橫行實聽派差之外里甲亦論地當徒為奸界藉手人丁如故而也累且紛紛矣見今又以地編馬而人僕寺又以備用馬解府先驗養馬之害比前加十倍此又農家差外之苦也人馬得不逃地馬得不荒盜馬得不起糧馬得不欠乎夫謂有便宜行事之權者原為賑濟捕盜等事非謂舉成法盡許以便宜更張之也而況非便宜者乎民瘼不知何所底止可為後虞長慨焉使旋謹此奉復謝因來諭不覺縷縷伏惟垂鑒萬萬餘不備

○與楊夢山司馬論兵事

今時政禦虜為急勝敵之方練兵為要其尤要者則練土兵是也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李牧樂毅用之威狄降齊皆此類也豈今不可用哉庚戌之後倉卒調遣遠至陝西此可偶一為之爾乃至今歲以為常夫征夫行數千里可謂勞矣勞則怨守戍至歷歲時可謂久矣久則情以怨情之人當不時竊發驚黷之虜其不能守固戰勝豈待臨時而知哉而况其行住之侵犯供億之浩繁意外之虞亦不可測是豈

可嘗可繼也或謂客兵却則後責可憂而不知此輩留則後功亦難保也故不如倣唐府兵之制沿途壯丁皆籍為兵無事則安家務農有警則召集防守即以客兵之費給之則彼既為法驅為家計其實心防守勇於赴敵可知矣不給則於天津霸州河間永平各以鄉民散練於州縣聽調於兵備而以河南山東義勇工食給之一如上法併力禦虜庶可為永久之圖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虜一來即至關下不一大處憂未已也故有力當如張仁愿築三城於境外不則倣井田之制穿溝渠於河東斯可以却虜騎絕虜望矣其器械則飛砲先之神鎗銳次之勁弩又次之長箭又次之最近則所謂連珠棍皆制胡之利器也各練數千人則可以橫行匈奴中矣聞中鄙想并以奉聞伏惟鑒照

○與楊夢山司馬論招軍

近聞部中招軍京中軍甚易招而甚難練用之於邊恐難得力不如藉沿邊丁壯勿以軍名設法鼓舞則有力藝者必樂為用此不甚費而穩得是效者也宋

將种世衡嘗以行於延綏夏人戒以不犯可知矣便中附聞備米焉僕年衰病體日覺龍鍾右臂久麻木大指拘攣此生無宣力之分矣所望鄉傑策動致治俾得終老太平此幸也

與李石麓閣老

某向蒙恩賜深荷贊成茲方離憂跼伏尚爾忽承龍命起掌邦刑此皆盛情垂念對菲不棄之至意也敢不仰戴顧屏質屢經家變精神耗極即今心氣怔忡頭目昏眩春來風濕發動手足麻痺何能趨走班行脩舉職業乎是以不敢不審於進也茲謹具本控辭非特循例虛應伏望尊慈照諒俾得以原職致仕則餘生數年之保全皆門下之賜也荷以終身矣

○與姜象泉司馬

恭惟藉畢保釐東上黎庶深受節愛之澤如里甲驛遞省常費過半民私傳頌以為從來未有者也獨以地帶差養馬東方舊無此法始自近年雖蒙留念斟酌而有司不得有心計者奉行致有埋沒飛洒則奸猾得脫窮民加倍如敝縣前年查出不納糧者一里

至五十餘戶可知矣仰惟我公既欲惠此一方將派糧養馬只准國初之舊則小民世世受惠矣此又遺愛也恭喜寵擢不得同野老為杖策之送謹此遣小价代致遠候之忱外具薄儀奉將賀敬惟尊照

○與高中玄閣老

適上辭疏伏蒙溫旨獎諭足為沒身光寵是皆門下擬藉之德也仰戴曷勝何以報之即日就道乃分之宜但風濕未痊手足拘攣可憂倘赴任之間一旦不能舉動隨又求退不其晚乎故不如不出之愈也生

叨祿有年尺寸未建得托庇以自效庶幾不與草木俱腐此生之願今日之慶也乃手足為恙不得躍然向往則信乎命之不應有所成也奈何大任不可久虛不得已再有陳奏惟翁亮察之遂其守舊亦惠也人行謹此奉懇公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觀望諸所愛憎願皆勿存形跡惟以擴然太公處之無疎無密則人始不得而議矣同寅和衷尤當念便敢附此區區惟尊照諒

○又論召募客兵

近見邸報兵部題曹漢添設參將一員募兵三千名
不審所謂爲此兵不可輕設也夫既謂地方多故
則添設此兵反多其故者也曹漢地方四省接界
盜賊容易出沒成四處兵備各操練民兵無事各
自防守有事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賊得以出
沒則地方自可安如召募客兵忠義者不可必得多
無賴人應募平日不敢嘯聚者今召集使之聚矣平
日不敢聚持兵者今公然許之持矣以官兵而行其
欲逞之志更何如處之乎且募兵三千歲費十萬又

卷九

二十

何從出也古人謂籍寇兵而濟盜糧此之謂矣詩稱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民之思亂無自階亂可也
前年青州鑛徒有陳良謀者願以其徒三千自備兵
糧赴邊報効某公深許之加以名號許其召集一時
但有知者無不危懼幸賴撫按察其隱患亟爲罷散
不然山東亂久矣今爲首者雖斃其衆固在也若一
召募則此輩忻然而往可慮之甚也且南京之變以
召募也山西之變以召募也獲輟未速如何又蹈之
乎嘗謂召募之舉永當痛絕不意又有此舉也聞之

驚駭敢爲申一言是不惟爲國遠慮亦鄉土之切念
也我公秉政尤當與諸公熟計期得萬全乘便附聞
幸留意焉

與廣崇川大宗伯

近閱報知龍巖一品崇階鄉邦數十年始有者也可
爲恭賀前舍姪行曾以衰病未聞意公爲我宣諸銓
部茲以秋曹見推則是未有間也見今恆忭懽懽或
徹夜不眠右手足筋掣深恐廢何以前趨班行建
功立業乎茲謹具本懇辭所望轉達閣部俾得以原
職致仕餘生保全始可以見素愛終身知感

卷九

二十一

○與梁鳴泉中丞論賦役

昨承下問東土民情所可目見者民逃地荒其故則
賦役屢變舊法爾國初制賦定役大抵倣唐租庸調
之法南北及各省不同者固有取爾也如山東則田
出賦門丁出役賦有輕重各口役有銀力二差各視
九則之等行之二百年民困之嘉靖二十年來有
拊循公始變賦爲一條鞭法不問倉口不論貧富姑
其總數一例均攤下戶已累矣後又將黃蠟柴炭等

項差銀加入其中則田家偏苦也近又論地當里甲
養種馬法似寬丁而人丁又不得寬徒增吏書騙局
爾自一條鞭法行北方田地始有埋沒之弊如敝縣
埋沒將至二百項矣其糧又復洒派於衆奸猾脫免
窮弱加倍不知何故啟此弊端也山東地多荒故臺
下加有營田之衝今科差於地而又爲此弊法則荒
蕪日祇自多爾何以收營田之效乎又敝縣原設安
德驛馬三匹百姓已不勝其苦累赴上告未蒙分減
今不知何故又加四匹將盡一縣之膏脂不足以應

臨肅文集卷九

二十三

七馬之費也此又當出於地小民皇皇無措見今地
白與人亦無應承者可哀也承問兄中草草爲說不
及具悉所有在部原疏及與蒙泉公書併錄奉覽惟
尊裁酌焉

○與梁鳴泉中丞論民兵

再承賦役之教仰見我公洞悉政本體察民情久
行之營田有效逃亡可復東土人得更生矣阻撓者
各西東則惟公所行又何患焉此外有民壯快手二
役往時皆備州縣用所以盜賊方行劫有司應捕人

已至其所盜無逸去而民有保賴近以團操轉班各
司供役遂與有司若不相干涉然一有盜發有司徒
坐視無柰何此亦所養非所用也往在河南見崔文
敏公論古今捕盜之政謂古剋吏兵馬皆在其手欲
用即用應机不失故彌盜爲易今之民兵所司皆不
得用總操者限於後時急須者苦於無人此盜賊所
以充斥也老成之見令人可長思所願我公俯察此
情使民兵州縣得用然後可責以彌盜不然百姓徒
供庖餼之兵官府全無爪牙之衛恐非所以綏靖地
方也恃愛謹此奉復謝附此煩聒惟鑒諒是望

臨肅文集卷九

二十三

與郭似菴司馬

弟元年之出旋即狼狽而歸盟於林壑自分終老不
意塵緣未盡又見侵尋及復辭之畢竟不得今又強
顏班序矣等輩朋儕更無一人孤踪舊象不入新耶
奈何然亦不能詭隨取容聽之而已半生來承兄尊
諭如對面談甚慰遠想水田飛白驚憶尤樂高出
塵纓萬萬矣

與梁鳴泉中丞

承教知爲窮民加意查復微科之法海隅蒼生當世
世戴德謬疏得允自元年今越三載矣始見施行向
非遇知己同志則雖奉明旨猶聞也感又何如尊見
洞悉南北土俗人情昌言極分曉猶有不諒者協
心之難如此哉陞則之說與冰釋何干果上戶有派
不盡者量及中戶有何不一條散爲輕也若
簡易煩難之論感法各
童子可能變法年年
緒不知其孰爲簡易煩難
之時幸將可觀使族
既

與劉安峯馬

已丑兄弟南北相望者數月二公和口近兄又以養
高歸則惟弟視額在位而像味隨行秋器類某翁同
事頗得盡心欽仁兄又謂無以循罪擬惟輕之
訓爾不知公誦謂何厚之教或得免罪猶美但年
衰勉強計列尋當省止之公也辱遠教謹是奉復
謝書問是後應稀惆悵如何以況下不勝悵悵

○與王郡守

往於福山得惠書問是後不知所履歷茲再起隨續
紳之列承書未始知在延慶郡守親民之職延慶邊
徼之地所當屬望者僕先有小疏脩舉農兵於近邊
爲要蓋謂捷伐雖在兵戎而保障尤先守令平時脩
舉保甲人人能持兵一旦遇驚自可以防禦賊賊隨
村隨堡各相保全不必賴軍兵常恃之道也其器械
用弓努刀鎗亦便然恐費多不精不如人各置連珠
棍一根打馬打人衝突攻擊無往不可此最制胡之
利器也當作急爲之邊方雖苦聲價亦易騰廟堂方
重邊方守令此亦可以連動續地也惟自勅勵勿急
是望

○與王鑑川

處置北虜事宜言人人殊終不能外於石畫也即今
封事雖行亦必須正我天朝之體今其自來祇受則
加之有名通貢事定擬留使於邊亦必嚴加防範其
互市尤不可預知如何整棚兵馬以爲鎮壓令其不
敢縱野性搶掠可也又板升之衆既市則得見鄉

如言虜中好過則將引之而去恐邊人內出無禁外招不來虜其費邊益空矣尤須加意防禦使不得交通可也此在尊裁當自有善處因使復以及之回角之義萬全之圖也惟尊照諒

與石汀中丞

往於仕途聞古田之沒咫尺省城而向來無誰何之者以爲天下與國若是則暗削多矣不可無懼也昨者復冒入京聞料理古田私心喜其昭雪猶到而又以父或難復也或曰茲事屬石汀公應能辦予日望之今得教果然蠢夷竄疆域恢復乃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得人與否爾此日石汀公勲名滿天下矣大爲寅恭之光承賜教函謹因以發情悱聊此奉復謝并候其彼中善後事宜統知尊處顯俟能軾寵旋面叩方畧焉不具備

與王鑑川司馬

貢議既成所常留神者善後之圖爾承教知尊處已有次第所喜虞坡翁得來則內外籌畫情我允協萬全之績行將可冀所諭板升有携貳之志此正可用

間之時設法招徠令其復爲我人則夷虜之外癰不足憂矣尤願整飭兵械比常加謹始可爲養卒之備雖虜或問之亦曰備他盜爾陝西事宜北中意待戴晉菴議來未深知不敢冒言惟此邊可自者善爲之有緒則彼亦可相効也

與平亢野郡公

人來辱教以坊牌事告嘗謂坊牌誇詡之標也僕先年亦建一坊竊自愧爲近名後絕不喜談之况以坊爲名而受價則又爲近利矣近名與利何以風紀爲上司意雖至厚僕不敢聞命也承差人遠道足見厚情然僕之有心亦不敢不以告之幸即以白諸上司必應見諒相體也使旋完壁亦幸見諒無他

與傅后川中丞論曲阜世職

曲阜世職無上事偶被裁革今所以議復者獨爲吾夫子功德萬世無斁我朝所以爲報者在世職也何忍自晉革廢革不意百姓不欲然愚民何知可怪本族舉人亦昌言醜詆不知何心而該府官之辭又甚憤亦不審其何故也若謂流官皆聖賢而大聖人之

後盡化為豺狼詎可信乎據調停酌處之見似兩得之然以請教於太岳公公謂此縣多大而堪兩官分治耶恐添設流官百費橫出庶民又將謂不若仍舊貫之善也或又謂選好縣丞分管公謂終非舊典何苦紛更彼中議如來教此中議乃如此惟高明統裁之大抵百姓所恐不肖者害之也若與流官一體考察則不肖無所容而害亦可免矣如何

與趙汝泉中丞

承諭楚藩事公法有在奉法者何敢假借謹如律議擬已得允俞行矣懲一戒百庶可善後惟如法禁處斯臺下制禦之柄也萬萬細思此事必有上者雖未可遽追及亦不可不知也使旋謹此附復并候不備

與徐鳳竹

承諭陽明先生從祀興言既久茲當論定時也公復言及信有助於公議矣想當事者必采之生雖不知此公然竊聞衆推及致知格物之辯有深慕焉固不敢為異也外諸該題覆者次第行之

○與李永清大尹

京邸嘗嘆驛驛之材不產地道但勉以生從使符有千里者數人亦可及矣然必欲身親哉無何銓部乃廣掄才之旨及學訓吾賢得權永清郎邑小而自民自社儘可以展經綸亦不佞生平也法欲嚴而不可刻令欲寬而不可縱中以信以守之公庶以表之無餘事矣信前此是意

○與殷石汀司馬

兩廣皆舊稱盜數無歲不用兵而卒未符一日靖也天心厭亂地道欲寧乃昇公以蕩平之任西粵既浹之縣治一旦先復東粵反復之猾民一舉底定數千里宴然恐自來未見有此光景也兩粵清寧荷如祝頌而縉紳諸人當何如仰慰廟堂又當何如酬報耶不朽之業旂常鍾鼎書篆應將徧矣非彼此方人心陷溺既久畏一時兵威暫爾革面當求所以服其心易其慮如諸葛之於孟獲得其由衷之言而人永不反矣斯又安長治之道也其逸賊已異域求所以扼於此錮於彼使其來不得復則求斯不勝仰望使旋謹此奉覆并似餘不備

與劉紫山中丞

人米承書諭知熊軾既駐嶺八省交會之區尤有攸
賴矣兩廣奏捷則在近草竊皆有干隣之震平昔負
而欲逞者必且喙伏也少加防禦自可無虞可賀可
賀此中無事四方亦且宴然真太平景象也中外當
鎮靜處之則千保泰為有道矣使旋謹附奉復并候
餘不具

與劉白川司馬

承諭以清軍之數不足且以薊鎮京師門庭而缺伍
自是該費備然以清軍官暨各處撫按紛紛告苦大
抵此差停之已數十年小民分戶脫籍埋沒年久官
府無從稽查里書因而曲護正額不可得乃姑以佃
戶及烟家苛且應數非特有司行之不善所以見騷
擾騰沸而卒無益於完補也除舊發單已清矣若謂
後發者未及清則各官見在地方可以留之必了事
始報完也其非公事無不盡心

與曾確菴中丞

川省累年未靖當事者率謂一隅無妨益有諉也熊

軾初臨即謂地方之有梗化猶人身之有癰疽一省
之間豈容有據地者角抗遂與師勦滅西南無復化
外之人此功德豈尋常可論者哉顯仰無任未及有
便稱賀方為抱歉顧承翰忠遠及感荷復如何

○與李漸菴中丞

疊承諭皆惓惓加志窮民東土實有幌幪之慶謂以
地坐差欲裁抑富室勢不得不歸於農是亦一處但
富室影占是多欲裁抑之當自有法若為一切之法
論地坐差而富室資值千萬反有無地者窮民之瘠
薄不售者不能無况又比膏腴與蓋歲相去之懸絕
乎然則富室不必裁抑而窮民重困矣惟和庸調各
有攸屬萬世不易之法也謹專稟照

與王敬所中丞

承諭知三年報政保釐轉漕之績草有可敘顯慰顯
慰此可為公知者獨地方遺黎為河伯所苦聊生不
得政教何以施乎此則勞公軫念者也中土如徐淮
四方安危所繫累代以來可考矣昨與味菴公言渠
謂賑濟蠲恤皆溢出疏請之外此亦可藉以安此方

人者加之公再留心地方應萬無事矣但河勢日梗若徒必南湖淮之間深可虞也惟公講求何如可以堤防之天下幸甚

與侯掖川中丞

書來知熊軾既至河西泗泉張掖之間保釐有賴朝廷可以無西顧之虞也良慰良慰然勞功西遷名為搶番而往來之經由不可不備且聞需索頻煩亦當慮其所終古人禦戎之常道可遵金人之欺宋又不可不痛戒門下久任關中地方應籌之熟矣因便聊一道之

與李漸菴中丞

往承尊諭皆以故省民生為念荒歉餘民何其感幸也鄙意常思沂蒙鄉勝之荒歉多年矣當時未有差在地已如此費一十餘年經營卒未有一効再加差其中則永無復耕治之時矣是以言之喋喋惟尊照諒焉敝省原有欠糧而無欠差則所處尤當在糧也

○與張鶴樓憲望論治河

人來承教始知熊軾既至淮上濬計拊循久有攸賴

矣直以地方恒罹水患民無寧居足食任亦惟艱也于時議者或謂開淤口以全運道或謂開草灣以達河流皆時務之急也或又謂並舉為難當專淤口而緩草灣懸度不得其要鄙意謂黃河決決侵運殃民皆下流之壅所致昔大禹治河近海處疏為九尾乃著平成之績今聞河會淮而同入海止得一道方海潮時良久為阻如之何其不壅且潰也河善徙無常每徙必南今至淮宜為盡處也萬一再南則諸湖延之揚州之境不知其如何也可慮之甚為今計當先疏河下流今其易於入海則上流自不壅且潰運道可以不侵斯民可免墊溺或者一策也聞中想像如此未審何如門下自擊其勢必有定見幸於會勘君張主焉

與程春野邑侯

敝省差以丁任二百年無缺近好事者欲以地起敝省之地瘠薄不堪門下所知也若以之起瘠民不堪何待幸上可以付門下議者得建議遂欲得免地產闔省之民不至流離皆門下之賜也感德不止敝邑

而生最知之感德為最深謹於使附言為吾國省謝焉

○與李漸菴中丞

某疎庸人也加以長病委不能整列班行是以切於求退茲幸得遂矣自惟進既不能馳驅於公退又不能解脫於野山生餘年遂為長物乃等知念抵家之初即奉尊教慰諭並賜軫儀為勝感荷所賴 聖明在上賢百僚在列我公復以忠誠即愛保帑我東上則政成事舉俾不自受大半清燕之福以永終殘年何其幸乎使旋未及莊陳謹先此附奉復謝餘容專人端候

○又

膠河之役往聞始自 聖明 繼路勘未果行或謂峻嶺為難 天未足是以中罷今以運河艱阻之故遂意阻此倘可議有可處則成此一役亦運道出世之利也但成功之後尤當建開挑淺所用工費不可勝言西運河既不可驟添此則兩處之供給東民恐不堪故也是在門下有通融長處之便

不專委之一方或可矣

與楊夢山少宰

奉別後未有便候問殊歎某之得謝歸也誤蒙君相之知異數蕃加遂為四十餘年盛事不知何幸又不知當何如為報也甫抵家即辱尊教稱慶加以海珍深荷親愛之情無任感謝使旋謹此附意并復候惟照諒

與陳幼溪中丞

某濫廁中臺殆且五載與公協恭者過半心事相知惟公能諒之爾僕晚年再起定欲乘時勉効尺寸以庶幾不負此生固不敢事依阿為苟祿圖也天地鬼神是共鑒之及迫於年因於病不得已乞休亦復懇悃緣君相勉留則不忍為回去亦戀主之心人臣之分爾茲情既陳矣事既定矣人知不知固無論也辱公遠念馳使於數十里外直抵敝廬見愛之情不啻口出加之盛儀溢出格外感德當何如耶使匆匆告旋一不及備述情致謹草此附奉復候并謝惟尊照諒田野中少逢使人則後無緣得致一詞即憑使者

聊具薄儀表謝忱亦惟尊照詒

與張太岳閣老

某竊惟我朝先達遺有餘榮者必其素有所歸然亦間時而有歷紀可數也後至寥寥絕響矣竊其何人碌碌一生無足比數及茲朽宜櫛乃蒙恩賜得繼先達為朝廷修舉優老之典固門下之相道攸在而受其維持於義之力者寧能不念所自哉來家欲報何日忘之奉違以來忽以越歲音問疎疎殊覺罪歎茲舍弟上京謹開啓候尊起居萬福伏惟台慈垂照萬萬不備

與李漸菴中丞

河工可成與否固不敢冒言但事干動衆中問可虞甚多往牒可借人勢亦可想也必須處置得宜萬無遺算始可保無他然豈易言哉聞欲留班軍用徒夫此尤當費處者不可不預防也我翁保釐東土此一端當獨任者敢因便一陳其愚焉惟尊鑒啓

與張鳳盤閣老

近聞薊鎮報多事剝床之警急宜區畫者也蓋大寧

內徙如祖左肩屬夷結親黃酋日在窺伺有謂入貢混其中者亦理之有也貢市事黃酋初不欲則為盜為奸何所不逞是在謹備之爾茲小孫殿滿上京謹此專候其瑣及時事者江湖之憂或我公秉政之所欲聞也

與趙汝泉中丞

累欽雅望惜無緣早遂登龍往聞借重臺中謂可酬夙願也乃衰殘來逼至莫能須臾待迄今抱歎田間索居顧承念遠使賜教加儀曷勝感荷使旋謹此附奉復謝并候外具土儀用將遠致惟垂照不備

與唐正菴憲望

某也退歸田里迥隔雲霄凡我東省上司統未能顯一使候也遙瞻岱雲無任欽慕茲既逾年而小孫幸得登科辱承遠念專使賜諭加儀情愛藹然曷勝感荷外諭皆正法公處消沮隱憂地方之所大賴者即有不如意不相諒者恐亦難以昧虛靈之心也萬勿多虞曠徒欲逞多方罔上前已數次將得志卒未果此地方之福自靈之助也無自信決無他凡我東人

幸蒙福庇均切感戴使旋謹此附奉復謝并致區區
惟尊照不備

與李漸菴中丞

僕退歸以來每承愛厚茲以小孫登科又承款教情
深而切辭婉而校庸鄙家世何幸留意之至也至於
小孫復蒙獎藉已多期待過厚叨天之幸則有之矣
如尊計其又何德以堪之也後事未可必尊意愛厚
則當世感無既矣厚儀拜嘉不勝感荷使旋謹此附
奉復謝并候餘惟尊照外河工得停隱禍潛消臺下
回天之力東方不世之恩也凡在治屬均宜感戴又
租庸調法各有攸當東人世安之矣萬勿以喜事者
少更則萬全之福也承諭謹贅及之餘不備

○與余樂吾文宗

恭惟教鐸東振齊魯仰承士子出門下者步趨不越
模範維欽是以登賢科者皆經品題之佳者也小孫
曩過蒙獎進叨此高選寒家感荷德教將矣世靡敢
忘矣老朽猶及目覩何幸如之惜不得親詣門端一
伸叩謝乃承尊諭兼加厚儀情愛藹然荷勝感佩大

旋謹此附奉復謝惟尊照不備

與趙汝泉中丞

生往在臺中我公亦撫湖省事有相涉於文移間凡
我公剖斷明決執持堅定不為利疚不為威惕誠一
時之砥柱也私心深切欽仰惜無素緣一叙平生徒
為縣墓迨藉重回臺乃生以老退又未得走迎台從
殊抱歉然茲者東人有幸得我公寔來保釐齊魯民
庶得受生成之恩矣顯慰何如適聞熊載既蒞濟上
謹此肅啓專候起居萬福仰惟尊鑒跂足岱雲無任
瞻依

鄒縣公文集卷九

三十九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九終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十

詩

四言古

平邊詠春贈曾石塘侍御

寬昔雲中孽士鞠訕戎帥興戎徵役勤王漆干在行
勞不罪當歸給其師左而効之撫臣詒施
狂走厥徒三城造孽騎虎弗歸燦燦揚烈然于重姑平
事上題書朝議殲渠天子曰俞于重維欽爲配式
沉一舉成勳網既吞舟良謂去茲從惡生偷通天巨
妖茲發潛消皇國永苞譔庸于癸生祠東隱晉秩爾
毘途謠巷云汾陽之汾關今迷聞自古不磨永言以
歌太史是哦

○海之水三章贈高渠楚子

海之水望而茫茫不可測之浸其疇敢航不敢以航
惟是遼以防

○又

角之山望而巖巖不可極之峻其疇能攀不能以攀
惟是胡以藩

○又

山兮海兮固將休兮屹屹長城鎖鑰附兮德陲不可
兼兮百二安足言兮

五言古

○清明即事

蕭蕭白楊風慘慘北邙色雨露泣清明將憫依寒食
兒女具羹飯跪真旌丘側父母裂繻錢燔化招幽魘
相見俱灑淚冷然令人惻有聲雖徹天問言竟默默
祭罷飲墻間露襟亦已拭耳目所爲情緬焉夫何極
區區百年中賢愚同一仆而又遇清明反謂詎難識
天地無所逃太上有立德弗然委荒草日沒雲長黑
異哉莊生言云適安樂國

○題爲貞齋松堂並壽圖

采采庭前樹欣欣堂畔花協氣浹靈根郁郁相交加
庭設長春宴門歸駟馬車徘徊雙竿爲樂寧有涯
王母與蟠桃仙子進胡麻願言永忘憂八千閭歲華

○題謝曉溪書哀錄

豫章偶中折道必參天文蚌沉清海明珠爲世妍

辯辯栢崖公學道得真詮早歲上賢書名已滿區靈
論秀升南宮暑轍未及先天上玉樓成奪之四十年
崔母痛未亡膳養靡復全哀毀積而祀水霜遂烹棺
有善不獲伸餘慶理無愆所以留畹溪將食德延
華階日峻步金階錫使蕃君子究遺澤請誦榮哀篇

○吾與亭

閑居寡塵紛方園近佳勝木擬栽五柳嘗試開三徑
尚友倦心游緩步起幽興物遂性情真亭空風月剽
望海倚城隈見山于檻凭觸目發天機巨響還長應
靜觀覺有得兩忘深入定是以聞道者草窓更驅聽
上下察鳶魚懷哉非我佞迺知甘菜根不復憂塵甑
良董有輝光大塊煙景贈樊董未暇評悠然掛陶令

留別孫錫秀才

三年擊柝餘談咲得吾子端蒙講聖功問言發妙理
共甘日藜羹應知肉食鄙世俗薄幽蘭前修緬芳軌
周道易長趨詎謂有所視君子重臨岐失路恒於此
達者贈人言偕托聊為爾良貴位成人至富貴已
出門勿輕步著心必近裏隱居是卓然行義將樂只

然玄宜覺太日誑亦且喜敵至不殊却交戰惡可已
丟去無難陳歲寒寸心是

七言古

○塞下曲

城南空有天寒北塞無地廣騎長驅來舍美不戢避
牧子抱犢還徒兒拄刀視可憐衛我人無能柯樹所
塞人耕塞田亦供塞草食塞女採塞桑亦製塞軍衣
所冀相為命各使願無違昨日催輸急星火今朝
掠空吾居極目龍沙秋草黃朔雲漠漠陰山蒼天高
馬肥弓力勁巨眼胡兒氣正狂數日射鵬不知返早
時復逐雙白狼夜哨報來要南牧百里墟區將蕪荒
誰請長纓繫其頸免令歲歲說賢王

桃花爛熳歌

吾與園中桃樹叢開花帶雨胭脂紅香分王母西池
種錫爾林樾千花雄露裁羞北玄都觀一曲溪流武
陵岸無似空怜剪綵心造化由來不解筆寫向
飛仙子一片輕霞鳳聲裏忽逢春風醉九重
魚薄綠蟻裊裊一株胡蝶猶憶往年歲太芳菲

物理應乘除嘆息人間未與違花卸花開人供俱壯
年老年不須更阿姪曾爲摘花妹白頭吟望愁何如
吁嗟意喜白頭吟望愁何如

薊門行

無終西去漁陽道漠漠寒煙帶秋草古來賢達幾經
過話厭平生傷懷抱休教豪士有田疇弱冠齊民知
爲劉折寵成都俱不易平狄誓死辭封侯吁嗟祿山
臊羯虜君臣分義棄如土遂令霓裳誨盜成一朝動
地喧聲鼓鳴呼倡亂有因救不能後人謀國還可憑
徐樂有言無土崩感之聊作薊門行

○送詹角山太常之南都

四海交游論知己眼前少有角山子世情肯作箇中
人古道爭誰天下士憶昔承明初謁帝君已青雲
司國計喜茲試政得從君片語相逢識意氣奪余倖
郡漳河東君亦埋劍入雲中兵戈弄人遊釜事惟慳
成君勸我功績補東關君問里余領抱關明祿仕朝
隨瀛海泛虛舟夕對角山酬仰止我來君去幾年
我去君來亦有然暫同京邑俄言別望斷煙蘿苑

越君行越棹石頭月那能乘興山陰雪只應漂漂與
加餐共惜流光鏡中髮君不見延平龍劍合有時天
上銀蟾不終缺

○薊門行送楊虞坡總督之鎮

出車曉日明方甸節使臨戎張祖錢雲龍繼永虎竹
分天聲早度龍沙徧憶惜大寧連上谷開平之外絕
南牧孳顏自許備藩籬翻令左臂難伸絕朔河庚戌
蒙羶腥去歲浮圖亦震驚周家應薄太原伐漢將嘗
屯細柳營是營堂堂資崇護蟻穴不穿大堤固疆場

父已因輓輸民間見復苦召募天子拊髀頗牧賢

前坂蜚龍能復還一朝簡命庸推轂眼底狂胡直渺
然登車仗鉞轉揮霍謀上材宣威入幕號令風行山
石摧指揮夜定旄頭落漢陽二月省春耕充國方畧
圖金城綿亘常山處地險那須十萬事橫行三輔春
回沙烟樹能寂淮南汲長孺洗兵近挽碣石波消氛
遙靖黃花戍莫安宗社非常倫出將入相今其人庸
功領早聞明主歸來名爵上麒麟

五言律

送李植卿餽餉宣府

幾月同觀國一朝朔漠行星輅馳塞草實劍仗邊城
挾纊知軍氣鳴笳見行聖朝志遠思試問幕南平

雨後衛

戴月促征駕
曙色浮仙掌
微王曰當
子固迎歸

脩武道中

攬轡羣懷日春
途靖無豺虎
有劍蓄好拔
知已飲相對
離居

陪葉代巡遊蘇門山水小憩書院

春步青驄健
追陪盡勝遊
小延時下榻
遠蹤共登樓
水貢當時樂
山舍往事幽
忘機任指引
沙上宿輕鷗

書悶

為客單懷久
長天倦不禁
鳴鳩驚曉夢
候鴈寄鄉音
懶飲輸棊酒
強成撥悶吟
一官同羈旅
疎快信山林

○謁魯齋祠

文正嘗知慕
來時過景祠
千年明聖學
一代變夷居
額氣歸河嶽
元功在陽春
指南觀廟額
草木盡生靈

雨中過韓文公祠訪子味泉話及官事

同雲霏霖雨
頃刻過高門
看美知無敵
之官為有言
莓苔侵古甬
畢髮映方樽
作宦身外此
大百世存

○謁文公祠

嶺雲千年恨
春風再拜祠
韓文當代變
忠表後人師
建祀報無極
著言世用維
真瞻拾遺想
見斗山時

上懷慶城

春城佳樹覆
驛路野煙迷
水通陂曲行
山入望低
暮雲連幔
飛鳥一夜棲
客意聊為動
東風有馬嘶

洛陽送別子泉

春色彌三郡
同君盡遠遊
相看惟旅得
對嘆風流
咲語塵襟
滌徘徊吏事
幽洛陽猶滯
我輕棹望歸舟

暑夜

長夏應分
課苦炎立
短宵待書
仍我急居
處雜塵囂
樹杪株株
靜星芒箇
箇搖蕩風
自南窗開
戶一相招

洛城南訪安公

中土多風物
瞻懷遠遶
天津今日地
洛水散川流
小至窺嵩影
長空見邵
樓誰書無
名傳一請
覺心休

○宿少林禪房

少室迴僧舍空門半鎖
灤關綠樹竹連入雲穿
面壁禪心閒飛經福地
偏晚過因借榻塵思頓
蕭然
行收入封丘道中寄子學泉

○閬邊城因至海上

洛邑分歸袂河干問主人
三秋驚不見一空宛能親
望入連雲樹思近水蘋報
予當北上掛冠候微輪
天霽煙沉市霜清朔氣
高寒瑣餘爭拆野向出新
旆
城勢憑山麓風聲雜海濤
登堂噴颺飄泊思切切
編簡全書卷十

早春邀謝副憲唐推府至海上

柳色春初媚延賓至海隅
水寒魚未陟風定鳥相呼
人世泊舟渚乾坤納鏡圖
飄飄萍梗是搖落幾能俱
同呂江峯武選上角山寺

○清宵露坐

絕塞逢天使登臨發興
哀蒼蒼峭壁輕駕接長濤
入定然休粒論心覺醉
醪話窮天地處何事復如
毛
海氣連朝發山雲向晚
開風從門柳度月上女牆
來
戍柝有時厭胡笳無意
哀當關副壯志東北洗
峰臺

同查少宰觀海

寥落親嘉客凌虛興復
清游魚分小隊時時爭
先旌
雲出山含雨潮來水灑
城欲昇蓬島上天際竟
長生
○觀潮

○關外迎春

月華宿欲滿地息氣凌
空浪湧一天雪濤聲萬
樹風
沃焦烘正沸海若噫初
雄醜酒來春望浩然此
處同
青帝宣東令淪陽亦不
遲梅英旋玉破柳線已
塵絲
生榮盈盤細湛醪出郭
宜始知沙磧裏春意未
云私
編簡全書卷十

次角山韻

論業逢知己高懷復盛
年幽岑絕塞地和煦早
春天
山水同游興詩書共結
緣勉脩黃鶴志莫遂鳳
毛鸞
○守歲

○晚步

舊歲今宵盡明朝新歲
來花迎椒頌勝栢趣酒
尊開
芹美慙懷野衣班欬故
萊寂寥天末地時序一
相催
信步踏芳徑沉暉暗近
鴈迴青海度星遙成樓
海
竹冷泉傾竇風微月印
池此中饒得意未遣
人

月下

皓月初窺圖乘幽欲散
一海山望關五雲深
天畔孤樓跡人閒大隱心
重爲了事事無成
長吟

○空齋

久坐空齋冷閒耽野極
長聲過別樹雲影入方
花合清芬氣山飛紫翠
光流纓向流水忽漫冰
清涼

集唐角山登樓泛筏識興

望海嘆吾道臨渠勝爾遊
詩持薦酒束木替行舟
夾岸青垂柳當湍狎泛
鷗晚來思愈好片月滿沙頭

唐詩集

卷十

七

夏日登角山有懷詹仁甫

氣煦方中夏人間正掩關
酒悵惟覽物詩境有登山
亭樹深雲裏鷺花樓嶂間
吟成誰解和興盡自知還

初離山海道中

絕塞人猶戀長車草可憐
舊交數復別久客思應牽
借冠慚三祀遮劉願一錢
海風清遠道村樹歷遙天

送殷虛川侍御得候選登

杯酒長安夜相逢
離十年同第意三月卜鄰時
龍樹卸君寵江雲
客友思清曉臨道路
遙憐人散還

朱園宴集待月二首

綺筵開別苑亭樹喜陰森
花氣時通酒蟾光半透林
泛觴餘灌水聞樂散樓禽
浴社還金谷何人覓賞音

又

不盡投壺興還探水際
幽月光明泛酒樹影暗分闌
雪夜情何極蘭亭事可俾
主人休禁馬成趣自淹留

海印寺再舉同年宴會二首

四海同歡宴十年尋舊盟
片雲低逐浦霏雨細露極
座外聞僧偈花間度鳥聲
微蛩懸驥尾只恐負脩程

唐詩集

卷十

七

又

梵宇超塵界長安此避諠
几筵依法樹車馬散空門
正苦離居久翻憫樂事繁
同人今幾許相對惜琴樽

善果寺野坐送別郭君弼二首

等閑出郭外野服悅林溪
白日方彈鋏青山漫唱驪
息機學衲子得句負囊奚
幾度人林別相將念馬蹄

又

縱形探物外隨意入禪樓
園去丹青近天從翠嶽低
喬林深遶屋瀑水亂通畦
垣覺寶塵詢歸途半欲迷

○雨後望西山

馬上逢初霽城中見遠山
翠微宿雨淨濛濛是斷雲還
王氣連搖極雄圖引鴈關不知
岩洞裏空得幾人間

○喜李石巖至

寥闊十年外今邊五月初
相看玄鬢改各道問言疎
余病多知藥君才富苦言何
因風雨夜聊此慰離居

○初至蘇門遇雨

數月遲周道塵襟暗不開
偶從多士駕漫向百泉隈
綠樹濯新雨蒼崖點舊苔
便應舒一嘯雲來共徘徊

○奉送高白坪少參之陝

最喜知名早方憐締誼遲
如何樹隔又動隴雲思
劍佩餘秋肅車旌帶雨滋
應聞香漢詔始見令公時

○登百泉書樓

飛樓邈何許三面是蘇門
曉中天辨人煙下界喧
有時平度鳥落日迫啼猿
更喜淵泉出雲霞自吐吞

題河泗仙槎卷為孫豐山相河

河流原接漢仙跡有歸槎
遶席秋風直鳴榔落日斜
黃龍迎遠棹日鳥聚平沙
彷彿逢牛女盈盈意轉賒

題高白坪柱史椿萱並壽圖

高雲望塵極彷彿錦江隈
琪樹春方蔚仙花晚正開
心知西母宴觴侑北山萊
綵服牽遊子瑤圖獻栢堂

○題姚虛谷方伯卷

下簾依山腹無營
坦道先泉逸快菊浸木杪
悅鶯遷妙響忽來應
幽襟自入玄所希
藏若貴不是愛逃禪

○宿少林寺

少室禪靈秀僧房占獨偏
藤蘿多繞樹蘿躋半凌烟
選勝曾飛錫具空不落詮
西來一則語試問幾人傳

○登華山

碧宇澄秋霽連峰藹曙暉
探奇遵水渚訪道入岩扉
輕靄流丹壑孤雲吐翠微
平生泉石性媚此澹忘歸

過靈陽辱吳元壽選以詩無嫌夜宴賡謝之

釋褐同君日相看三十年
漂萍憐去住回首嘆風煙
未過許先達微離情更牽
返初均息駕野興各悠然

○書懷

亭午臨書倦駢肩臥北窓
井收頻慰渴楊靜暗生涼
園杏孤株熟意幾種芳忘
形絕境後未許讓葦黃

洛陽別並味泉

三月遊河朔今朝別洛陽
歸人言欲哭滿谷思悲涼
寄與遺佳句將情載短觴
有懷俱咫尺南鴈度衡漳

苦執婢味泉

小院迢紅日青楓引
離別客懷寥亦苦鄉思重
不辭尋幽事懶揮獨酌杯
德星當夜面盛會幾時同

出遊

天設雲溪別水來
縹緲間懸崖開壑屋遠水斷空山
洛地方與勝官遊半日閒
清雲明招引不信是塵寰

雨後

脉脉行人爭棹遲
小院東有年頭慰
雨會病不禁風
寺有浮煙翠城含落照紅
防鷄籠甲解嚴衣生功

針日

半臨餘斜日石床到
晚涼飛花桃欲實
幽絮卻依香
蒲動知魚泳泥分覺
燕柱自憐栖白地清引興能長

宴金侍御乘雪登樓

卜集偶飛雪登樓視
大荒嚴威臨塞重
返照到關長
紫見林盡幻白驚
島嶼揚敵寒應一醉天畔此離觴

秦皇島

結社學行樂未移
適燕屋掉翻洗翼鳥網得
躡龍魚
浮海言徒是山陰興
可如空明元不意世事信舟虛

又

市僻盤餐儉情親談吐宜
高樓風入酒長渚水探詩
共唱能漁子來觀得牧兒
忘筌超意趣莊惠幾人知

同同竟山侍御上角山

側步盤蘿徑迴瞻俯女
睥山泉常漱石野鳥自懸枝
暑却參禪境霽除起
遯思時乘清興往移日未知疲

王合川侍御抱疴前也以詩問之

咫尺聞服食無能問
訊頻坦心及遇雨漫興到思專
萬里他年事并金此日身
聊將不味藥纖使一專陳

山海關留別

萬里藩垣地三年寄
化鄉凌才足改閉半世緣
封疆政首知人便閒多覺日
長別離等閒還道安來相見

吾與亭留別四首

桃杏亭邊樹年年春
看花一溪桃溪水四壁儘分霞
客鳥來殊國主人常在
家別離應相憶小徑絕橫斜

又

暑氣逼人遍脩然池館涼新荷出蓋並佳樹敷陰長
高臥未能枕放情荒可觴謾愁更爾與石伯烈耳崇

又

火轉秋光淨亭亭事更幽虫吟能解節月至若知流
木落悲堪賦菊開酒用謀他年如意上應入夢中遊

又

歸木寂閒院端居日掩扉膝安便卑陋志澹簿輕肥
歌雪漸無興負喧願豈違得方人但有那復歎吾非

歸木寂閒院端居日掩扉膝安便卑陋志澹簿輕肥

宿七家嶺驛讀壁上詩有懷岩野角山三知己

程短夕陽剌閒看壁上詩久憐岩野別勿動角山思
意索繁三本巢林月一枝神翹衣欲洒天木起涼颼

代友人送陵縣姚二尹遷蓬溪令

曉日平原國清風了賤車政多留仕籍名早上賢書
獨鶴隨仙鳥離宮經帝車校時君世業不必擬相如

海印寺再舉同年宴會

梵宇超塵界長安此遊遊几幾休法樹車馬散空門
正苦誰居久翻增樂事繁同人公絕許相對惜吳憐

又

虛閣留餘照微風薦晚涼中天開淨土四座列冠裳
晤語幽蘭發行歌野艾芳應演酬勝地自爾促飛觴

吳汝喬邀登崇文門

久懷遊汗漫乘興此登樓苑樹含清曉山煙帶素秋
雲間金闕近斗泛玉河流伐木多君意吾生塵外求

洛陽公署懷左東津憲副

游藝消長夏玄思憶大冲崇陰交陝道劍氣指湟中
高語情還劇雲生意不窮天涯俱浪跡何日聚飛蓬

和西亭學官見訪次韻

歲晏辭罷息高軒慨枉尋即知爲善樂更苦校書心
談劇酒應罷庭空月正臨陳思捷作賦白雲使人欽

思賢亭夜坐

地僻誼難至亭虛爽易生懷賢忘坐久散慮覺身輕
排戶青山色穿林瀑布聲推漁應有伴欲問不知名

宿少林寺

少室構靈秀僧房占獨偏藤牆多繞樹蘿路半凌烟
選勝曾飛錫真空不落詮西來一則語試問幾人傳

七言律

○送劉憲副宗主改移雲在備

仙靈海宴景風靡肅肅君侯卧治時救萬甲兵藏武庫三千桃李入緇帷霜寒曉唳秋應遠瑣闥槐陰午正遲聞道密雲稱鉅節勞利器爲夷夷

送李植卿餽宣府因便省親

夏日衝炎征使子長途旌旆遠蒼茫林間野莽延軍餉月下清輝照官囊露布夜馳天北界羽觴飛壽水南鄉明庭會錄獨賢績莫遣情關畫錦堂

脩武道中

春明水色映征轡去去飄蓬四月天砌草春寒皆露碧河楊映晚岸生煙行過趙衛途情與盡山陰棹未還幾種臨風閑悵望天涯客思依然

○上洛陽城

雲覆崇城半鬱蔥關連百二地圖雄燕山遠合嵩高外四水環流河廣中絕代衣冠空草莽歷朝文物自煙風凭虛勝有懷人意非向殊方嘆轉蓬

○元日

小天涯繫世情試於元日民生八風靜翕調春燭萬象昭回廓大清微有靈時飛戩角不聞犬夜吠村更抱關且喜津頭曉開鏡虛舟信渡橫

○清夜聞笛次角山韻

吹笛誰家一曲清關山良月照樽明風飄遠調延虛席人寓幽懷傍晚城却恐龍吟驚水怪因消旅况戀交情北來胡騎知音否楊柳傳愁亦太生

角山春遊三首

角山山角擁關城日照晴岩紫氣生望浩步虛臨樹杪杖藜携酒入雲屏寒侵弱草留殘雪響震空林出谷笙更倚芙蓉試長嘯不知何所在蓬瀛

又

登臨絕壁已無際更聽松聲復有山欲就雲霄拚羽客漫於苔蘚坐荆班間音長韻風相送倒轉嬌鶯霞與還日暮謝安遊屐歇應河漢伴僧閒

○海上邀張汝欽仁甫

海上聊携一壺酒同登二陸車飄飄野卉香無際泛泛輕鷗清有餘

水环漁得上釣魚前八送白安期此日能親見擬引
鶴衣共步虛

○秋日遊園春庄二首

白露寒煙天氣清悲秋重作跡秋行山空樵徑穿將
遍水落村橋結欲成閒發幽鍾來寺遠故愁花柳與
門橫何人歲序同功去尺寸無能嘆此生

○又

幾轉山腰幾渡溪武陵深處使人迷照猿領子登岩
嘯栖鵲驚巢望馬啼九萬里風迴頂一三千丈日掛

臨關公文集卷十
林西前脩真隱留遺事故吊空堂續舊題

○遊春園庄吊故主蕭海鈞一首

萬山一屋掩楓林不斷煙霞深復深釣海幾年舒野
興關門半日浣塵襟臨池共道羲之法採菊誰參靖
節心人遠猶遺三徑在舊時蘿月照蛩吟

迎春日壽父宴諸君子

壽筵恰與小春期上客齊臨迎賀時松茂南山勞作
畫罇開北海莫多辭堂燈擬共陽和開河漢還教漏
刻遲梅發葉生元有賦今應增賦老人詩

○遙聞聖駕謁陵

天壽乾坤埋玉峯宸心雨露憶騎龍鑾輿迴山松嶽
外仙仗遙臨翠藹中山抱雄圖疑王氣水紆遠勢迷
皇封因過畝畝詢耕稼喜色忻忻見野農

○聞龍舟泛西湖

西山佳氣滿皇州湖水仙源引御溝荷帶舊便繁鷺
渚蘭橈新試進龍舟九天雨露波中散八極陽春帆
外收鼓樂應聞快告語明時過念戒宸遊

得郭君弼按吳消息

臨關公文集卷十
曾見題封震雨都今傳持節肅三吳未矜繡斧司威
柄自得青驄靖要途寒浸秋霜拂鉄面清盈涼月洞
水壺晨門猥有同心者天畔佳音慰客孤

園春堂再至二首

園春再至更秋山草碧楓紅入眼斑落葉重遮新石
逕閒雲半鎖舊柴關平生矢已懸搖尾三載羸人常
破顏海釣清風如可見過門流水日潺潺

又

一丘宛宛帶春斜絕壁參差門巷遮開還知同將翳

宅草玄還似子雲家翠微迥出臨風笛夾道時逢迎
哭花偶憶紅塵紛撲面幾回羞澁對煙霞

落葉和周山泉

入夜西風掠客夢驚霜結葉半凋殘山間石砌黃茅
屋水長荻花白鷺灘鄉思搗衣一鴈晚旅情伏枕幾
蛩寒故人喜見還珠玉蕭瑟天涯未足嘆

○送安子仁節推赴保定

十年同上薦賢書三月京華慰索居綴輔更聞參五
馬他鄉應復寄雙魚慙予未淑阜陶問見爾能乘定

國車悵望都章楊柳色菲微今為故人疎

迎恩寺春遊言別吳用宣少參

長安積雨寧塵埃碧殿珠林樹色開晨晨僧居依水
竹垂垂客席傍簷梅石壇月久蒼苔滑煙渚風輕白
鷺迴物候方新春已半茲教離思滯行杯

○弘法寺侍崔後渠先生夜坐

遠從碧落叩禪扉喜見台星近帝畿對酒已拚露醉
足論文深愧膏肓稀月明露氣侵松徑風動花香透
客衣夜語清陰應共惜高山況是十年違

○輓崔後渠先生

黃金臺下憶懸車白玉樓成罷著書疎竹凌風吟別
院長松和露泣幽渠百年浩氣凌清朔一代文星入
斗墟日暮不堪垣野望典刑空在魯懸壺

○冬夜同安侶山諫議再過小溪宅

退食南宮坦故吾不妨朋舊日招呼坐聞九陌宵鍾
徹佇見千門午月孤何意安期齊下榻重來謝眺共
圍爐絕塵擬步應十駕肯負當年入駿圖

○春日賜宴遇雪

鳳凰樓下宴千官天上飛雲點紫盤雲擁瑤臺春色
動氣衝銀闕曉光寒為供御賞催梅發喜逐朝衣並
珮看霽賜歸來歌既醉還聞鍾鼓滿長安

題馬東野卷

徵君別業傍青門三徑新開遠坵村懶向督郵貪紫
綬喜招野老話清樽林間曉露從巾折溪上春雲入
履痕華轍有時迎舊侶錯教芳草怨王孫

○寄贈新河尹周寧甫

堯封近見郎官宿漢殿初分縣令符曾向麴雲識驀

裏遠從切王試昆吾春生城市花朝放政入郊原虎
夜徂愛爾春陵周茂以明時保障有真圖

○送郭君弼立備易州

迢迢易水接長城地險應關固不能作
鎮不妨回紇又稱兵風恬不出戍

壘平誰更黃金堂上客明時不出戍

○送謝少溪校士畿南

曉隨飛旆帝城東當路爭看避王驄彤管久不周柱

下文旄新舉漢關中羅來鸞鶴江不出戍

北空三月春風應遍物桃花滿目向人紅

○過廢興隆寺

梵宇當年綯九衢那堪此日見丘墟碑橫短草春應

沒蓬滿長廊畫不除金相火亦千劫盡銀燭烟散六

塵虛如來本欲歸空寂未不出戍

○送李石曼憲使不出戍

繡斧朝看憲使行無不出戍秋生平時瘴思過梁

苑白日霜華下魏城少室當旂外出黃河波向颺

前清即今召伯東分陝密席還應待保衡

○送魏茂齋中丞督餉留都

白下征途入望遙無邊棠樹擁公輶風迴汴水搖蒼

珮虹掛鍾山度彩綸寶鏡倚天仍夜氣錦帆臨海正

春潮南司獨步占豐稔蚤觀龍佐聖堯

題咏竹遺風卷挽胡瓶山乃翁

斜日叢蒼落碎陰幽人嘗此寄遐心爲攀鶴馭盟初

負遂使金聲響亦沉雪盡斑痕摧勁節風來翠篠動

哀音仙郎偶話蘭馨事凶問遙傳涕不禁有蘭馨話

及聞

壽費南塢

南極輝光動紫宸漢廷養老寵恩新黃封白府來天

上錦席瓊筵列水濱地近三花留欲色庭疑九鶴住

風神非熊此日方騰兆壽考還應起皂輪

○奉送大司馬曹公總督三邊

曾聞持斧哨邊陽今見推輪制朔方汾晉千年留鎖

鑰咸秦萬里重金湯建同號今傳清渭日炫旌旗出

太行東勝三城期並復直須纓繫右賢王

再會文公辱詩教用韻賡謝

輪轅儘飾亦虛華誰識人身太極虛沫源端源仍正
派乾坤素簪有貞龍得參直指也無易如悟支離盡
信書游夏升堂終外假只應好學爲羅儒

○九日宴鴈峯寺次不少城韻

終南佳氣望中懸不引樽罍九日筵承露金莖留福
地舍風月葉倚高天清輝滿座來新月爽籟侵衣帶
晚烟共擬傳觴成一醉柴桑遺憾九華篇

○九日保安舊城書懷

客裏重陽亦漫過登高何處遣蹉跎寒煙紫塞殘傳
警景日黃花廢雅歌數月勞軍煩餽餉百年雙虜欲
通和晉天征役安能息回首西風鬢欲皤

送大宗伯孫毅齋致政歸并公子得告隨侍

凌晨冠蓋集郊居漢代公卿幾二疏楊柳含情春夾
岸鷺鷥結伴晚依虛玉堂書省成功日綠野香山適
志初自古幾人知止足從今林下有懸車

送大參張先生之蜀任因便歸省

都亭弱柳未全抽此日看君入蜀遊瑣閣雲依留諫
草微垣花發迂鳴騶攜辭司馬勞相諭數化文翁可

自求巴國秦封親舍適好隨杖履錦江頭

省中紫藤

懸弧正值種藤年坐對庭堦豈偶然數蔭覆巖石上
月垂芳今並省中賢蚪龍乍起身猶昂猿猱攀井
共懸多少靈根老幽壑誰同大隱入華編

初至金陵

平生惜不到金陵此日來遊識帝京王氣近從鍾阜
出勝形遠自大江橫市偏西鄙坤維滿朝過東華天
宇清爭似燕臺當北極常山右背左滄瀛

將報恩寺次潞橋翁韻

嘗憶楞嚴貝葉書喜從塵外散襟裾佛圖發漢集飛
鶴梵樂臨池見出魚與客同懷千古事逢僧閒話半
生餘空門更有清心法見在將來一切除

聞鴈

閒曠臨關意轉長有懷征鴈語思鄉循行信喜忽群
和晚度還驚回哺忙漸食忘機依塞浦作賓僑尾對
江湘憑渠欲送瞻雲思却重御薦到濟陽

○秋夜

秋聲幾夜逐流火不見埤梧葉已稀露冷鳴蛩悵悵
斷月明宿鳥定還飛無心天地爲誰老過眼榮華驚
自遠宋玉猶能嘆搖落高唐詎遣楚雲弄

○九日宴鴈塔寺次茅少塘韻

寶塔千霄落照懸憑高野趣入秋筵誼除車馬離塵
界境勝筌蕭下梵天幾代東籬人醉菊舊時雨內草
迷烟浮生自苦知何事漫咏逍遙長短篇

遊報恩寺奉和潞橋翁用壁間韻

一入珠林色界空浮圖九級倚天宮城標不夜燈爲
日窓洞元虛氣代風好寄瞻依朝斗北應知勝覽遍
江東飛仙樓宇堪排闥誰道塵寰尚此中

春日同康礪峰遊報恩寺

客裏清明桃杏開喜君相召出城隈江光掩映諸帆
舉山色葱蘢萬木迴梁代雨花傳福地今人載酒滿
荒臺何當南北煙塵息共此春遊遍九垓

春日過王氏山庄

父向紅塵間歲華偶隨清伴過山家閑林交語知時
鳥逸舍爭開異品花煙起龍宮嶂合巖似樵徑碧

誤料可憐吳會妨行樂

孫文卿以詩寄謝

紛紜人事漫相侵帶月歸來深掩酒有情延旅
况論文無分遇知音年餘不下陳香榻日夕猶憐大
禹陰信息欲傳中又杏槐嚙清席自揮吟

過衛源偶感

浹旬此地兩經過衛水流漸注野河虛館能容憐望
止寒鴉解語自婆娑安王館晚度湯初沸日高懸草
護瞻多少征人焚旅次幽懷獨悵北山阿

○山海關

屹屹雄關控朔方萬年王氣倚封疆今天下漫連轡
服積雪陰峰壓大荒嬴氏虛傳百二勝秦公負前
大當聖明單化應無外三譚來朝見威靈

關上奉父別郊垌感懷

稱觴始覺迎新樂隨馬俄驚別父愁不爲王臣驚絕
塞那堪親帷帳還將沈草閣還傍柳花開腰束
未收回首子與憐人共河雲浦馬嘶

友人問掛

家農事亦知忙
雨因憑山氣轉
晚過野條荒
晚過野條荒

春日枉諸同年夜集

約共春盤願未違
地鵲鵲新懸日月旂
時稀淹留夜半憑高興

鎮東樓

城上高樓跨海山
宿中夜獨摩北斗閒
海溪神京天作東封壯

感時吊故人

結廬藏得枕流眠
下振衣任上數峰巔
度烟勇退分明心可見

冒侍御平遠遂以其父喪制歸寄古村是

三月妖氛暗海東
蔡銅柱原應標混同

悲風揚名自古推純孝謾向終天慟未窮

喜友人至京

官况祇今一杵餘逢君勝讀十年書
鄒卜夏應和嘆索居霄漢忻瞻丹陛通煙霞慵傍

山海回 朝待漏

三年今復拜 承明苑在趨
漏永銀河低度一參橫上林鍾徹流鶯夢魏闕門

輓林小泉少保

北闕崇班黃綬鮮東山別墅靜琴張
錄厭世俄驚入帝鄉海國風烟應索莫江天草樹共

喜共元壽拜 表至自南都

石頭城闕望中分念子頗有江上雲
侶赴朝還似未離群鶯歌花勝傳春入酒典詩任判

送少宗伯礪峰康先生赴南都任

宿少林寺

正苦器煩氣鬱聞而壁禪病懷如可遣何地息諸緣
七言絕句

題葉柳亭卷

垂柳依依出禁城故園風味向來清只緣簾幕雲霄
上未許重尋鹿豕盟

望秦皇島

長城爭奈禁官胡不死神仙亦有無寂寞阿房深草
木空餘絕島伴煙孤

留別肖應岐上舍二首

萍跡三年北海頭每拔形影語交遊
似日對春風未肯休

又

秋風拂拂意如何
遠日懸徐榻爲誰過

過蘆家口

千嶂斷蘆空野店一渠垂柳隔人家
度拂日風霜鴈易斜

題許默齋觀魚畫

茅屋松間一逕深携帶來仲得和尋偶從川上觀
事忽動當年結網心

又

尺綸孤艇是生涯天做煙波共一家
夢豈得鷹揚見子牙

遊東湖大傅園次韻

無邊佳境廣招柔久對琅玕意更深始信此君能却
俗幾多清興在煙林

又

喜踏蒼苔緩步行隔離汨汨聽泉聲
事不識停驂馬榮

葛端肅公文集卷之十終

端肅公集十卷

山東巡撫
孫進本

明葛守禮撰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

官至左都御史諡端肅是集凡文九卷詩一卷邢

侗爲之序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十卷附
侍御靜生張公遺集二卷

〔明〕張選撰 附 〔明〕張纘曾撰

江蘇省高郵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

三年張元昇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靜思文

集十卷附錄二卷》提要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自古忠節之士不必以文章顯
而天下後世因其人思誦其文
雖尺牘片言往往愛而傳之至
於歷世而不泯蓋文之以人重

秦序

也久矣彼其議論所發內本乎
忠孝之心而外係乎天下國家
之故讀其書者既有以激發其
志氣而又得因其所言考見當
時政治之得失與君德之消長

故雖無意爲文而文有不可得
而泯者有明直諫之臣較前代
爲多而世宗朝尤盛於時吾邑
靜思張公爲給事中因太廟祫
祭帝不親行公上疏諫得重譴

秦序

二

以去非所謂出一言而關天下
國家之故者與於戲治忽之際
其辨微矣當公爲諫官時世宗
方富於春秋銳意圖治凡郊祀
大禮皆所親定豈不明於非類

非族之義而太廟之祭稱疾不
行母亦宮中禱祠已興所重者
在彼不在此與公以抗疏得罪
廷臣卒無有申其說而力諍者
以爲此細故耳無足深論迨其

秦序

三

後帝深居禁中以清靜無爲爲
務文成五利之徒蠱惑上心公
卿大臣希得進見然後知向者
祫祭之不行已潛伏其幾而公
之所論固有以逆睹其漸而防

之於微也孟子稱誦詩讀書必
知其人必論其世今以公之書
考世宗前後行事則政治之得
失君德之消長有可槩見者宜
其足以垂世而行後也公集凡
十卷其曾孫侍御靜生先生編
次藏于家四世孫侍御容菴君
與其從弟時昭再加叅校鏤版
行世并以靜生先生奏疏附於
後而屬序於松齡松齡往者備

秦序

四

員史官纂修明史每論次公遺
事輒爲感慕不置故因其後人
之請敘論之如此靜生先生於
崇禎中亦以直諫著合其文讀
之足以徵君子之澤久而弗斬
而明自世宗以還百餘年升降
之故亦可略覘其槩云
康熙甲戌冬同邑後學秦松齡
拜書

秦序

五



靜思張公遺稿序

康熙甲戌重刻

天地間靈奇瑰杰之氣不可磨滅者
上炳日星下鍾河嶽而常勃窣空發
於貞臣烈士之心世之爲諫臣者或
動於一時之意氣或自矜一事之名
節而非實本於忠君愛國之誠卽慷

依序

十

慨陳辭非憤則懟總之不可對君父
卽不可對千古對寸心者也若我靜
思張翁者所稱真諫議非耶翁以進
士起家浙之蕭山令以治行第一
名爲戶科給事中甫八月會
上不親郊廟特疏忤

旨廷杖八十梃凡折者三斃而復甦者
再嗚呼

世廟英斷御下孰敢嬰鱗於龍寤之時
抗顏於震霆之下者而翁毅然獨往
不惜軀糜以殉至今讀其封事凜凜
猶生而絕無矜名競氣之意翁蓋先

依序

二

期可對寸心可對千古而後出以對
君父無不可者卽與龍比共遊地下
所無憾焉余又聞其令蕭山時有虎
渡河堤漲沙諸異政蕭之民今猶尸
而祝之其著績當官者尙未暇詳考
試觀條議兩事宜侃侃千言無非爲

國爲民之實心所曲爲籌畫者也歸
田杜門足跡不入公府晚擢通叅終
賦考槃間一寄興詩文蕭然自遠而
其忠君愛國一念自藹然言外卽貞
臣烈士所爲與日星河嶽竝不磨者
不盡於茲集而茲集亦足以窺見一

侯序

三

班云翁於余爲內王父余少時猶獲
追隨杖屨見翁一謦欬問必以名教
爲先訓迪後進必以忠孝爲本余不
敏濫厠掖垣先輩典刑宛焉如昨而
雙金一字忝負清時余則重媿我翁
矣余則重媿我翁矣

萬曆庚戌上巳之辰後學孫壻侯先春

拜手書



兩朝奏議序

康熙甲戌重刻

吾邑以祖孫直節稱者必推張氏在
嘉靖間則給諫靜思先生崇禎間則
先生之曾孫侍御靜生公侍御故予
門年友而先生與予高王父晴峯翁
又屬同譜今先生之四世孫裘履吉

序

等梓其祖若父奏議政蹟若干卷以
予辱世好而屬之序序曰惟

世廟聰明英武羣下震懼先生入諫垣
甫三月卽請躬詣

太廟勿再命勲臣代祭爲言致干

天威杖闕下受杖時猶大聲疾呼曰

臣死不足惜爲

祖宗典禮惜耳

上益震怒致三折其挺斥爲民而歸
居家教授垂三十年迨

穆廟登極召用銀臺而先生已耄不能
赴人咸謂先生旣幸而不死又何不

序

二

幸而摧挫擯斥以終也閱再傳至侍
御起家大行荷

思廟親擢西臺甫一朞餘前後凡二十
餘疏如禦邊辦賊求言用人之屬無
不極意反覆爲

上力言 上皆一一舉行至于宰執大

臣方爲

上所嚮用而屢疏彈劾批繩引根嶽嶽
不少諱絕不聞犯雷霆之威或稍鐫
級嗣有獻納旋即允行誠不啻轉圓
然嗚呼均一諫也何與給諫公所遇
之殊與雖霜霰雨露莫非君恩要之

序

三

給諫公若彼而侍御公若此或先生
當日精忠血誠造物不忍終負所以
言聽計從之遇不盡償于其身而卒
報之于孫蓋亦天道張弓高抑下舉
之數宜爾也抑予尤爲侍御幸焉昔
魏鄭公之孫暮在唐宣宗朝雅負直

聲宣宗嘗嘉嘆曰魏暮綽有祖風然
卒爲令狐綯所間而遽出爲西川節
度使其視

思廟之信用侍御不疑爲何如者假令
侍御之按中州天不遽奪其筭需之
永久假以事權雖劇寇縱橫未必不

序

四

知顧忌所謂隨用季良而楚不敢伐
汲黯直諫而淮南寢謀安知侍御不
大有造于 朝廷哉不幸巖疆之下
殞我勞臣法弼云徂外患斯亟蓋侍
御沒不數年而 廟社隨之矣由是
而知公論者實天之元氣卽三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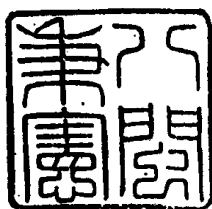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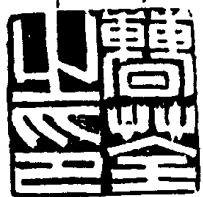
奕葉重熙未必不繇諸諫臣滋培元氣之力然則覽斯集者不獨見張氏後先媲美亦以明我

列聖尊賢養士之報于無窮也歟集中所載蕭山德政錄及按豫約法三章義詳本帙予不具論論其入告者

序

五

同邑年家子曹荃敬述



張忠諫靜思公遺集序

無錫素稱多忠諫名臣明嘉靖朝其最著也先是洞陽顧公以議大禮東川楊公以興獻帝祔廟斗南黃公以從葬梓宮疏列巨璫鮑忠不法狀皆拜杖闕下至靜思張公其忠諫與三公同公以太廟祫祭帝不親行毅然抗疏諫之疏入帝震怒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從容語持杖者曰吾不懼死不可使天子有殺諫臣名噫公之諫可謂忠矣其受禍亦云烈矣夫爲人君而不容納直言極諫之士爲人臣而不躬逢止輦受言之君而徒然效買生之痛哭踵朱雲之攀檻其能不以諫而得禍耶雖然公旣爲諫官誠宜有以盡其職引君于道况

集序一

公之所諫有關千秋祀典之重而非一時
詞章之末也乎然則張公忠諫之名固歷
百世而常存矣公之曾孫靜生公人品氣
槩酷似其祖且官至御史而亦以忠諫名
嘗彙公遺疏編而訂之垂數十年矣厥後
四世孫南倩羔倩燕孫羽倩侍御容菴輩
曾刻其遺疏以傳至詩文全集尙未鈐版

卷序二

行世歲在甲戌夏五時昭扶初昆仲慨然
力任而授之梓首奏疏次文移次條陳次
序記贊跋尺牘雜詩而以居官政績身後
碑銘與實錄志傳諸篇附焉卷末復以待
御靜生公奏疏及巡按河南條約附之其
爲墓表爲實錄爲志傳亦備載於後刻竣
靜生公之孫曰駉駉駉等過予十峯艸堂

拜而請曰吾夫子與先大人交最厚及設
教忠孝堂其熟聞先世忠諫之遺風亦已
久矣敢乞吾夫子序言以爲光寵余乃受
其書展卷讀之嘆曰此張氏一門忠諫書
也有是祖有是孫不信然與夫靜思公之
忠諫不待言矣靜生公自入臺以來疏凡
十九上區別賢奸指陳利弊時馬文肅稱
其有論事之明見幾之先救時之鉅合賈
長沙陸敬輿田表聖爲一人夫豈虛哉旣
奉命巡河南疾作猶志在盪寇安全豫以
安天下適流氛大熾鎮將失律去師公憤
甚具疏至氣不屬而後投筆子囊遺言城
頴宗澤長呼過河事之可哀可涕獨古人
焉已乎此靜生公之忠諫所由與其祖靜

卷序三

思公前後如一轍也余固知兩公之深者
 讀茲合集而更有感焉爰綴數語序於簡
 端併以復張氏諸象賢云時
 康熙歲次甲戌冬杪同邑後學錢肅潤拜
 手敬題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目次

卷一 奏疏

早乞營建以彰聖心以釋羣疑疏
 仍畱按臣以安人心以靖倭寇疏
 乞躬行祀典以彰聖孝以端風教疏

御製祭祀記

卷二 文移一

出巡事宜 計十四條 乞恩緩罪

裁革冗員 土豪霸佔

忠諫公遺集 目次

卷三 文移二 附告示帖文

帶徵丁田銀兩 大造黃冊

預備倉穀 查處支應

權緩急酌時宜等事 祈晴示

遣蝗示 漏澤園帖

卷四 條陳

作縣事宜 峇華會稽余溪 防守事宜 峇邑侯王少

守城管見

卷五 文

謝俞敬之序

送劉望山歸石首序

李君子碩別號惠東圖序

秦從川七十序

并詩

蕭山縣黃冊略引

勅命碑陰記

鄭氏墓田記

建護隄侯張相公行祠疏

綱目私評後跋

張東洛紀行詩跋

曹封君像贊

履垣鄒先生像贊

宋山泉像贊

單隱閒像贊

祭宮保鳳山泰翁文

祭鈍齋吳親翁文

忠諫公遺集

二

祭華從光門人親家文

祭李約齋同年文

卷六 尺牘一

歸田哀溺者上楊水部

與翁夢山尚書

東劉寒泉三府

荅郭似菴代巡

復談十山

東唐二府陳四府

東華補菴

共四通

東黃斗南

共四通

上吳澤峯求新阡記

復泰鳳山

共二通

東秦虹洲

東約齋李同年子

卷七 尺牘二

東唐荆川

東睦中冷

共二通

東洪西淙

東翁夢山

東鄭海亭

共三通

東張行吾

東展州守吳葵亭

東管復齋

爲吳蓮幕東邑中諸公

東趙嘉興左山

東王二府

東郭龍岡

東曹自山

共二通

東蔡鶴田方伯

東顧惠巖

東翁玉峯

東談仰月

東鄒南宮兄弟

忠諫公遺集

三

東鄭綱齋古林王涵齋諸公

東黃戶部

卷八 詩

五言古詩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七言律詩二十八首

五言排律四首

五言絕句九首

七言絕句十七首

卷九 附錄

政蹟

共三十二條

吳政議序

十五章來汝賢張幹山後序

循良八詠 有引田維顏 蕭山去思碑記 翁文

重建英濟神祠記 徐官

卷十 附錄

墓誌銘 黃正色

嘉靖實錄 黃伯英

江南通誌本傳 常州府誌本傳

無錫縣誌本傳

爲先曾祖忠諫公懇公疏補謚揭 曾孫繼曾

卷十一 侍御靜生公遺疏附更按條約

防外患以固根本疏 鼓勵人才激揚風教疏

忠諫公遺集 目次

劾貪位病臣不堪再用疏

請弘開言路疏 直糾庇貪濫舉大臣疏

糾叅大臣欺罔支吾疏

敬循巡方職掌仰祈聖鑒疏

夥賊盤踞披猖等事疏 治平大要疏

告病疏 附巡按河南條約

卷十二 附錄

墓表 馬世奇 崇禎實錄

省誌本傳 郡誌本傳

邑誌本傳

題跋 袁元治 履吉元昇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目次終

給諫靜思張公疏稿卷一

梁谿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繼曾公緒甫初編

四世孫元昇重刊

戶科給事中臣張選謹

題爲乞早營建以彰

聖心以釋羣疑事臣唯天下之人狙于見聞者常多

察于幾微者常少往歲仁壽宮災

陛下俞廷臣之請亟命鳩工聚材刻期營造既而報

罷人之狙于聞見者咸謂

奏疏

卷一

一

陛下之事

昭聖皇太后未若事

章聖皇太后之隆也不然營建之舉何爲中止乎此

坐于不能察其幾微之過也夫

陛下之事

昭聖心極誠篤禮極隆重初無一毫之間自

卽位以來 尊號之上必先焉定省之行必先焉

形諸詔誥見諸敕諭一則曰

兩宮再則曰 兩宮是

陛下之事

昭聖擬之 章聖殆爲過之豈特無異同而已哉奉

事之心之禮如此其至彼狙于聞見者顧謂營

建一事不能加之意焉何其不察幾微之甚耶

臣蓋有以仰見前日工役之停非

聖上之心出于不得已之故焉耳何則前歲 後官

有喜宰臣建議以爲坤道宜靜乞暫停工役以

待後舉此臣子愛君之深意不爲無見

陛下以天下爲心故不得已特允其議暫停前役此

奏疏

卷一

二

陛下與 昭聖之所知亦在廷諸臣之所共知者也

所未知者特在外疎遠之臣民耳今春以來

大內興工清寧繼役臣竊料 仁壽之建次第

舉行此其時矣而狙于聞見者猶以二役並作

獨遺 仁壽爲疑此真不知

陛下者也夫觀前日不得已而暫停則知今日豈嘗

忘興作哉但舉行有漸不容輕率耳雖然人愚

不知惟

陛下有以更之苟不及今早爲營建恐人心終不釋

然臣願

陛下特勅工部將現在木料磚石擇日興工作速竣
事雖原議之臣未以爲是亦望

陛下斷然行之以明前日停役不得已之心以解疎
遠臣民狙于間見之惑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謹題候

旨此疏稿成既上掌科于諸疏中見之大懼曰獨
不聞

皇上試棍乎棍下要折勿梗一束乃拉六科同年共

奏草

卷一

三

阻取疏袖之而去遂寢後以祀典一疏犯

顏廷杖掌科始曰早知有此骨鯁前疏不强阻矣

戶科給事中臣張選謹

題爲懇乞

天恩保留巡按憲臣以安人心以靖地方事竊惟當
天下非常之變者必得非常之才而後禍亂可
弭又必得非常之德望而後人心可安先年宸
濠之叛江西動搖人財離散賴有巡按御史唐
龍展布才猷肅清軍政撫定人心江右爲之粗
安當時士民以瘡夷初定民心易搖而難制易
危而難安乞復畱巡按一年以濟時艱荷蒙

奏草

卷一

四

皇上俞允於是江右大治至今人猶德之是雖御史
唐龍之功實由我

皇上再造之恩也去年江南大旱赤地千里兼之倭
寇猖獗殺掠無算餓死者委填溝壑被戮者積
骸成丘人人自危朝不謀夕幸而巡按御史周
如斗到任目擊時艱痛心疾目與撫臣同心協
力奏免蘇松漕運之糧減徵常鎮起存之米民
力少甦倭復大至寇松江寇蘇州犯無錫入太
湖攻常熟烟焰燭天奔竄無地御史周如斗適

拜監軍之

命益奮敵愾之勇齋戒祈天枕戈待旦躬履戎行申飭軍令於是首剄羣醜于勝墩大敗諸倭于平望是雖軍旅之効忠實監軍之令重也邇者舊倭既去新寇復張犯常熟而王知縣殺身犯江陰而錢知縣喪首士民憂危軍旅奪氣所賴御史周如斗履險乘危食不下咽勞師激將近復有吳江之捷奈何限期將滿勢難久畱士民憂惶如失父母兵將爲之寒心屬吏爲之束手竊

奏疏

卷一

五

念蘇松四郡漕運天下之半上接留都下控閩浙乃爲倭夷殘破極目蕭條無異邊徼固知

大廷簡命掄選爲必精但臣以御史周如斗藉貫餘

姚風土相近恩威竝行上下相協德重望隆雖

漢之張綱唐之溫造宋之唐介諒不多讓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久困俯徇民情查照御史唐龍復任

巡按江西事例特

勅都察院移咨周如斗復令巡按蘇松等處一年庶

俾益展才猷撫民養士倭夷有悔禍之期黎民

獲更生之慶臣幸甚江南士民幸甚

奉

聖旨周如斗果堪激將撫民該堂上官覆看議行

奏疏

卷一

五

戶科給事中臣張選謹

題爲不親

太廟乞 躬行祀典以彰

聖孝以端風教事臣聞國之大事惟祀孝子惟能享

親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享非類宗

廟之不可不恭不敬不誠也明矣前者正月初

九日孟春特享

太廟時享

世廟適 聖體違和暫遣勲臣代祭內外臣民皆知

奏疏

卷一

七

陛下出于不得已耳非誠敬之不至也今者四月初

一日孟夏之時祫祭

太廟時享

世廟大小臣工適來

聖躬萬福必親行禮無疑昨鴻臚寺爲禮儀請二十

八日 陞殿奉

聖旨是今早乃遇免朝萬一復如前故事仍遣勲臣

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血脉不通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事

則迹涉怠緩無以風四方示來世也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給拜跪之勞亦當明示禮官

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夙夜寅清以通神明之貺俟

在天之來饗而後卽安不可直遣某勲臣代祭而已

也臣待罪言官遭逢

奏疏

卷一

人

聖明在上事有當言義不容嘿昧死上陳無任兢惕

祈望之至 奏

聖旨這廝事主非主好生無禮特享命官一時權暫

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禮禮部看來時禮部

尚書夏曲意逢迎又奉

聖旨你部裏既看得明白罪人自無可釋之理如何

未復回護他着錦衣衛拿到午門前打八十棍

送戶部着爲民方受棍時復大聲疾呼曰臣死

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

祖宗耳

上益震怒御文華殿聽報棍棍折者三當晚不入大

內建殿走

御製祭祀記一夜刊成頒賜各衙門

奏疏

卷一

七

世宗皇帝御製

祭祀記

朕以薄弱之才仰荷

皇天下眷俾嗣

皇祖大位君臨天下感報

洪恩無出敬之之道敬之者畏

天法

祖孝

親愛身仁民恤物未有出是數端而後爲敬之實徒

祭祀記

卷一

十

示外儀以起人觀聽此身不知爲視之何物也

夫自二歲冬至

大祀朕未與以疾也近

廟壇諸祭多未與以疾也每亦自恨但疾之重輕未

若今春病咳之深也朕自受疾皆未如今次爲

傷之重夫自正月十七日患咳晝夜不息臥不

得臥食不得食連綿六旬餘日深慮懷二不忠

之徒專伺上過必謂朕好逸縱慾託疾深居故

勉力於閏二月二十一日強起視事及今百日

有餘仍前間於日夜之間復舉胃氣未壯元氣未復自二十一日之強起至今又將五旬得早出視朝者止數晨緣重咳久時服藥過多致使頓傷氣竅五內震煩肢體怠沉真元未實故不可不愛此身以盡敬之之實也昨方以孟夏之廟享示禮官暫命官代之之意非無故也深正慮小人之誹茲給事中張選果來其謗也且選引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矣語獨不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耶朕疾初愈不可不慎况未盡去乎我

祭記

卷一

十一

祖

考明明之靈特不知乎不惜吾乎選之譖及於神斷不得行也至如異姓之說此不識時之大也夫今之南京宗姓慎於嫌

成法以大臣守之諸凡有事例舉祭告于

皇祖此等不知必欲主人親行乎不知可乎否乎及

於

祖鑒若以爲不襲異姓今前一切事不知爲

已聞乎

未聞乎此說不達時之甚也選又測朕不居齋所夫齋宮空閒有時而啓不但病初愈之人當避矧近日聖母目熱未安朕爲子之道得無恭問之者如上數件指摘爲朕之過的焉否凡是人類皆知不待朕言矣夫忠君愛主知道識理之真之輩絕少細人儉邪甚多故記之於墨刻而遍示用悉朕不得已受誹之情耳

祭記

卷一

十一

欽

文

嘉靖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之

聖

右記實錄不載戰事亦略想修史者有所諱爾第世廟通示各衙門何嘗不欲昭昭於臣民之耳目爲史臣者何必諱也曷故敬梓於先臣疏稿內謄寫一遵當時墨刻云

張應陽謹識

終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二 文移一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曹孫贊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紹興府蕭山縣爲出巡事准本縣知縣張關奉

本府帖文該蒙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浙東道食事梁 案

驗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司照會據經歷司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案驗內開一欵按臨之

卷一

卷一

一

日各府衛州縣官各開地方事宜某事爲利可興

某事爲害可革具冊投遞以憑採擇施行名曰事

宜冊蒙此竊照本職到任未久地方事宜 莫一二

除詢訪另開投遞外今將事宜大略開坐於後關

煩造冊乞

賜採擇施行等因到縣准此今將關到條件理合

開坐造冊施行須至冊者

今開

一本縣額派人戶廣豐倉糧自五十石以上者俱自

領運本欲免糧長陪賍之苦然而領解大戶空報

糧數不與查盤卽給批文起解遂使豪富之家遷

延顧望不赴本倉交納又有積年總書兜收小戶

錢糧積聚數多詭立大戶姓名領運日逐花費無

存所以連年拖欠動經千數累及官府欲杜此弊

莫若責令領運大戶盡將該運糧米封積本縣倉

廩待起解時比對實徵無差然後差的當人員并

見役糧長押解守候批廻宿弊庶幾可革矣 具

申

卷二

卷二

二

巡按御史端 依擬施行

一本縣丁田銀兩舊例見年坐派嘉靖八年奉

分守右叅議龐 呈文准本縣里長何偉告詞以

一年應辦之銀分派五年似爲輕便殊不知各里

所出之銀均坐甲首一有公派則見年里長催併

各通年各通年催併各名下甲首紛紜科擾鴛犬

不寧況多強梁無賴之徒乘機索取公派雖少私

歛實多遂使通邑之民呻吟怨懟求爲一日之安

而不可得今萬口一詞莫不欲食何偉之肉然則

斯舉也名曰便民實爲厲政合無仍照舊例止派
見年則一時所辦雖多而數年無催科之擾
一鄉飲酒禮所以尊高年重有德也本縣預鄉飲者
殊爲冗濫罷黜官員稱爲致仕一槩送以酒席下
至納粟監生省祭吏員亦預賓位所以一年兩次
鄉飲雖官給銀二十兩而里長陪費不下百金則
是

朝廷尚齒尚德之舉不免爲無恥者鋪啜之資執役
者傷財之蠹除本職已行裁省外伏乞

嚴加曉諭庶追後議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蒙批據申乃見尊高年重有德

正

朝廷制禮之意不但爲濫費民財而已依擬着實舉
行其每次敦請賓客行儒學從公推舉達提學衙
門照驗知會有司所備酒席以之若此外仍前冗
濫責有所歸繳

一本縣均徭額審白洋巡檢司弓兵七十名每名工

食銀五兩替役者每名實包銀一十二兩看得白

洋巡檢司雖與本縣鄰封實係山陰縣土地山陰
縣有地方二百九里地廣民稠本縣止有一百四
十里地狹民寡相應彼縣自編前役及查得本縣
有漁浦巡檢司與富陽縣鄰境富陽舊撥弓兵三
十名在司應役嘉靖四年間被富陽縣告理裁革
本縣不敢與爭自行僉替漁浦之在蕭山猶白洋
之在山陰也漁浦之弓兵出於富陽者旣可以裁
革白洋之弓兵出於蕭山者獨不可以裁革乎并

文移

卷十一

四

查得白洋弓兵總計一百名山陰止出三十名夫
白洋山陰地也設巡檢司以防禦而出弓兵傾少
爲鄰縣者所出頗多於心安乎以爲山陰狹小耶
而郡志可查以爲蕭山富庶耶而流亡幾半於法
於情俱有不可及磨筭改議軍民賦役冊內本縣
一百四十里銀力差共該三千一百三十三兩八
錢每里該銀二十二兩三錢八分四釐四絲山陰
縣二百九里銀力差三千五百九十四兩八錢每
里該一十七兩二錢今本縣若減原編弓兵七十

名計銀三百五十兩尚該出銀一十九兩八錢八分五釐二毫八絲彼縣加增前役每里止該銀一十八兩七分四釐六毫四絲一忽彼此輕重猶爲未均乞照富陽裁革弓兵事理移文山陰縣使之自行僉替則蕭山剝敝之民寬一分實受一分之賜矣

一本縣西興驛乃寧紹台必經之地所以送往迎來絡驛不絕每年有支應銀二百八十三兩二錢水夫工食銀九百一十三兩鋪陳家伙銀六十一兩

支考

卷二

五

六錢八分六釐一毫八絲八忽俱於槩縣田上起科邑小民貧實爲未便看得紹興屬邑諸暨縣其地廣饒與本縣爲鄰不設驛遞可以幫助乞

賜移文彼縣每年量給幫銀則勞逸均矣

一本縣漁浦稅課局每年額鈔不滿百兩乃有一官

二吏西興驛錢糧數多記籍繁難迎送勞悴止設

驛丞一員不置吏典一應營造記錄委諸積年水

夫牌子未免任意增減近日本職自行清查已將

水夫頭楊松等問擬徒杖然事無統理終必爲奸

乞裁革稅課局吏一名以補西興驛吏之缺則彼此兩便矣

一本縣桃源十三四都土地卑下十種九空先年兩都人民累次

奏告官爲減免糧多折銀田少加耗均徭丁田各都以十畝爲一丁桃源田獨以十五畝爲一丁立法不爲不公但法久而里書作弊利多而富豪成奸查得桃源田地往年不過百頃今有四百六頃八十二畝各都里長名下甲首不滿十名桃源里長

支考

卷二

六

名下甲首有至二十名者各都正管甲首有田百畝者寡桃源雖帶管甲首亦有田一二百畝此弊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爲有司者若設不加意則奸豪肆志小民益貧是爲曠職若欲痛加懲治則得罪者多妻非之讒固所不惜無妄之禍亦有可虞伏乞

明示槩縣里書大戶自能舉首者免罪不行舉首者查出從重科斷則有司之志可行而大小之民均受其慶矣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蒙批便仰知縣張 執法清查
仍出給告示限一月之內許其自首免罪過期不
准從重問究完日造冊報繳

一本縣有軍戶一千四百五十戶匠戶三百一十戶
竈戶七百二十五戶民戶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
戶大率爲民者多受軍匠竈戶之累何也軍丁起
解通年輪差軍貧無妻過年代娶而一晷之內有
軍十餘戶者軍士利於得妻往往解衛未幾將妻

文移

卷一

七

轉賣逃回稱死本衛坐來取有司又從責併通年
復爲代娶此通年之所由貧也匠丁在逃則令里
老報殷實淨民二名管解貧而無妻亦是淨民代
娶及其復逃也其弊亦若軍士然竈戶辦鹽艱辛
固有可憫而官府差徭不爲不輕民戶田十畝作
爲一丁竈戶田二十五畝乃作一丁民田加耗八
合以至一升七合竈戶不及五十畝者稱爲貧竈
起耗止是四合二三百畝以至數千畝者起耗亦
不過八合雜泛差役民戶一槩不免竈戶通與分

豁正是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優於竈則未免病
於民耳當此屢歉之年而小民重受三民之累爲
有司者心甚傷之伏乞具

奏停解軍匠姑待豐年嚴戒有司每辦鹽竈戶一丁
免田二十五畝其餘丁田與民一例科差則人心
悅而邦本固矣

一本縣均徭力差計銀二千二百六十四兩二錢銀
差一千二十四兩八錢通將該年丁田起科此我
祖宗良法萬世不可易者也但人心不古姦計百出

文移

卷一

八

有托鄰縣顯官立戶者有將田寄於本縣京宦戶
內者有將戶下人丁碎分者有捏鬼名帶管者有
因今年該審均徭而飛詭別年者有將方黃二冊
磨洗改易以多爲寡者有買囑里老弊書稟富爲
貧註存爲亡以實在爲逃謂成熟爲荒者若茲宿
弊難以枚舉本職欲將樂縣人戶乘今年造冊之
時另造均徭編年冊十本印鈐貯庫按年照冊編
差總有典賣田產止許於本戶名下計年認補不
得私自收除側飛詭之弊息矣其鄰縣顯官既免

原籍差徭豈容復免寄莊田畝若夫詭寄碎分帶
管磨洗買囑等弊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設策應變
之機存乎其人如不才者固不足與議也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蒙批丁田一事若能清查明白
造冊十年之利萬民之福縣令之責過半矣仰用
心立法舉行此繳

一本縣長典四都地方舊皆沃壤近今二十年以來
江流變遷浮沙壅塞自邢家堰以南半引山以北

文移

卷十一

九

有田二十餘頃旱則溝澮不通澇則江湖泛溢民
多流移蕪穢不治而每年稅糧責併見存人戶陪
納鬻妻質子不能完官死於獄底者無歲無之求
其所以皆由內無溝渠蓄水外無堤塘捍潮是以
水旱俱凶逃亡者衆本職親臨踏勘乃知其故當
令地方里老丈量得邢家堰起至半引山止計長
二千八百餘丈遠年塘基陵夸殆盡若因舊增新
加高一丈濶築三丈就於塘內掘土則塘堤既成
溝渠亦濬殆見雨多而潮汐不寢旱久而溝蓄無

缺四都之民漸可復業但計功論程所費不貲本
職欲俟民隙之時申請解府患塘銀兩起夫修築
量給工食則雖有一時之費而終成千載之利矣
嘉靖九年四月初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端 處蒙批此事多見用心民瘼依擬
施行此繳

一田有上下耗隨輕重此不易之中道也本縣田糧
起耗頗爲不均何者竈戶之田與軍民匠戶之田
不異也田在軍民匠戶者照額起耗不分多寡在

文移

卷十一

十

於竈戶者五十畝以下謂之無力竈田減耗一半
五十畝以上至數十頃通謂之有力竈田減耗三
分之一夫耗起於田非起於人竈戶之田其額本
下者既與輕耗其額本上者亦合照額起科今以
竈戶之故復與遞減則是以人而不以田計多寡
而不計上下也竈田之耗益輕則軍民匠戶之田
益重而奸民避重就輕之謀益深此本縣竈田之
數所以有六百九十餘頃也若不預加痛革則今
新造黃冊其數又倍於舊冊也必矣

一本縣滴竈之家在竈冊則合丁田爲一戶在黃冊則分丁田於各年其合也爲差徭其分也亦爲差徭何也舊例辦鹽一丁貼與私丁三丁免田二十五畝有司編審差徭之時必弔各場電冊查對但見冊內辦鹽丁多黃冊內人丁數少雖有田地盡與減免差役不暇弔查各年黃冊所以每爲影射規避其弊通縣皆然今不及遍舉姑卽一戶言之本職編審本縣十年均徭有電戶趙旻冊開民田一百七十六畝一分辦鹽一十五丁生員二名隨

未奉

卷二

土

復免也然以竈冊查之則鹽丁同也生員同也田畝同也雖欲不免不可得已在趙旭影射冒免旣爲不可趙旻均徭之年尤不當免也然查之竈冊鹽丁同也生員同也田畝同也雖欲不免不可得已趙旻之冒免旣爲有罪在趙旻尤不當免也然而均徭冊所載比之竈冊不異又欲資緣里書僥倖苟免若非本職通查各年黃冊又復爲其影射矣夫趙拱等以竈冊併戶之故而得冒免均徭者三年免於此則必加重於彼淨民之被竈累者亦深矣久矣欲革此弊必於竈冊之內明開某人係某年里長或某年甲首或某里長某甲首名下戶丁及要與黃冊內姓名相同則有司之弔查可據雖有巧僞亦可立辦而竈與民各安其分弊源或少塞矣

未奉

卷二

土

一本縣六七都地方山多田寡惟以做草紙爲生未嘗價造厝面黃紙每年止是杭城鋪家王富等領銀辦納後因減價賠償要派鄰縣嘉靖元年有添註縣丞吳蕃初到叅官蒙

布政司張 詢問前紙被譽不體土無出產一意
阿諛奉承就便領銀七十二兩回縣給發各都居
民使納前紙八十五萬一時畏責含冤承認只得
增價三倍往杭州舖家收買完官數年以來遂爲
常例各都之民不勝陪販賣產不足繼之以鬻妻
質子又無奈何未免逃散四方而見存居民互相
攀扯爲害無窮夫先王制貢不責有於無曆面黃
紙杭城自有蕭山本無若舍彼以取此棄有以求
無是爲舖家不盡之利蕭民無窮之害乞賜移文

宋

宋

主

布政司仍令舖家王富等領價辦納則久困之民
庶有更生之望矣

一本府批驗所去縣二十餘里先年巡司應捕獲下
私鹽卽發該所秤收給散商人故縣司無鹽課之
累今遵照案驗復立舖戶領賣追價解納運司此
於隔遠批驗所府縣深爲便益但本縣係產鹽地
方鹽一斤易銀一釐貴時亦不過一釐五毫今舖
戶領去私鹽官價二釐誠恐積之歲月未免陪販
不堪勢必至於拖欠有累官府不若徑解該所取

實收附卷爲便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乞

恩緩罪以清獄囚以完拖欠事近蒙

欽差巡視浙江等處兼制鄰境福建沿海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胡 按臨本縣牌仰本職清查本

縣一應拖欠錢糧自嘉靖元年起至嘉靖七年止

有罪人犯照依律例議擬遵將拖欠數多糧犯盛

鈺等一十二名問擬永遠充軍朱葵等三十二名

問擬徒站申詳

宋

宋

古

本院蒙將各犯定發衛驛俱監追完日起解依蒙
將各犯立限比較經今月餘所欠糧米十無一完
本職竊照盛鈺等蠢然物類不明禍福當夫未經
問罪也則希圖減免而遂巡顧望及夫罪已問成
也則恐賊完發遣故意遲延以待

恩宥查得在監糧犯李軾等一十七名俱係正德年
間追贓到今分毫未完欲日加箠撻則恐體無完
膚欲變賣家產則已久監盡絕由是觀之今者各
犯終亦如此等獄囚而已本職訪得新犯盛鈺等

俱有田產及今尚可典賣完官止是懼怕贓完發遣故不輸納倘蒙

本院大布

仁恩爲立約束能於一月之內將所欠糧銀盡數完納者姑從末減另具招詳一月之外不完者嚴追發遣不容延捱如此則各犯銜

恩畏

威勢必竭力辦完以圖寬免此令一行殆見囹圄鮮久繫之囚官府追積逋之罰今日無

文報

卷二

主

赦而有赦各犯忘生而得生矣爲此不避斧誅呈請伏候

詳示施行須至呈者

嘉靖九年八月初八日具呈

巡視都御史胡處蒙批依擬勒限嚴追果能如期完納聽從另處具由開申如再懷姦故延以圖苟免先將本犯查照發遣仍拿的親父子兄弟監併變產完官此繳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爲裁革冗員以清

國課以便商民事據本縣由化一等都里老韓湖孫

旦等連名呈稱本縣原設漁浦稅課局衙門一所

在縣南三十里設有大使一員司吏攢典各一名

大使歲支俸糧一十二石值銀七兩二錢於本縣

存留倉關支折色米二十四石每石折鈔二十貫

共該鈔四百八十貫每貫折銀三釐該銀一兩四

錢四分於本府泰積庫關領巡欄八役每年於均

徭內僉撥每役該銀八兩共銀六十四兩及查本

局額辦課鈔七千五百四十八錠九百六十文每

文報

卷二

去

貫折銀三釐共銀七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出於

日收往來商稅抵解本府收庫給散官軍俸鈔並

無別項解京錢糧湖等切見本局官措及近局光

棍專以稅課爲由乘機索詐往來客商多受其害

卻將稅鈔恣意侵分爲官吏者任滿役去無從追

辦爲違欄者積年包替貽累正身以致課鈔連年

拖欠官吏無益湖等明思暗算歲辦課鈔價銀止

該七十五兩四錢八分一釐比之官欄本折俸糧

役銀僅欠二兩八錢四分一釐願於審食巡欄之

際增編前銀解給庶

國課易完商民亦無阻害如蒙轉達乞將本局印記歸併本縣帶管原設官吏起送司部改用如此則衙門不致冗設廩祿徭役亦免虛費似爲經久理合呈乞施行等情到職據呈查議相同緣于裁革衙門官員事理擬合呈明爲此理合具呈伏乞照詳示下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出巡事嘉靖九年六月十八日蒙

文移

卷二

七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牌面前事備仰本職卽查本縣稅課局河泊所於何年月日該某官具奏併選一官兼管每年額課各該若干該解何衙門上納巡欄若干名是何均徭人戶編僉漁戶若干名有無逃亡見在歲辦漁課出於何處徵收官員俸糧若干是何倉庫支領逐一備查明白卽今應否裁革一併具由差人星馳申報施行毋得遲延不便牌具依准繳來等因本職遵照牌內事理查得本縣稅課局額設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大使歲

支本色俸糧一十二石於本縣存留倉關支折色

米二十四石每石折鈔二十貫每貫折銀三釐共銀一兩四錢四分本府泰積庫關領巡欄二名每年均徭審撥每名役銀八兩該辦課鈔四千一百五錠四貫五百五十三文每貫折銀二釐該銀四十一兩五分九釐於門攤往來商稅日收抵充前數起解本府支給官軍俸鈔其河泊所額設所官一員攢典一名巡欄一役所官歲支俸糧折鈔與前數及關領倉庫相同漁戶原額四百八十四戶

文移

卷二

八

卽今逃亡止存一百三十二戶該辦額定生銅等料五百五十四斤一十兩三錢六分該銀三十一兩七錢四分六釐七毫起解司府轉解赴部上納巡欄漁戶課鈔二千一百七十三錠九百三十文每貫折銀二釐該銀二十一兩七錢三分一釐八毫解府收庫抵給官軍俸鈔正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史 案驗爲傳奉事奉都察院巡按浙江七千一百三十五號勘合劄付

該直隸安慶府知府楊茂奏前事通行各省蒙查
本縣稅課局正於河泊所相連本局課鈔數少衙
門冊場虛應故事官員徒設廩祿虛費相應裁革
印記課鈔攢典巡欄歸併本所一官兼管稅課無
虧轉行司府覈實裁革歸併訖今蒙前因為照本
縣稅課局奉例裁革其河泊所去縣西一里之地
東通紹寧台西接杭嘉湖客貨往來給由起稅典
賣田宅照邦收鈔四季課貫并生銅等料俱是一
官兼領似該仍舊存留但查所局錢糧自嘉靖元

文表

卷二

七

年以來每歲欠缺漁戶巡欄累告消乏往來商賈
多稱阻擾若將該所官員本折俸鈔銀八兩六錢
四分巡欄役銀二十四兩扣抵額辦課料餘欠銀
六十一兩八錢九分七釐五毫於每歲里甲丁田
內加派每丁不過釐毫之數亦可補充原額如此
則錢糧易完商民俱利似亦可革及查本所生銅
料銀不過三十餘兩而解京盤費反陪原額往年
漁甲領解多不生還實為可憫若將生銅銀兩解
赴布政司差官類解該部則萬民稱便緣蒙仰查

卽今應否裁革具由申報事理擬合呈鳴定奪為
此今將原蒙牌面并具不違依准理合具由呈報
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為土豪霸佔官湖隱瞞
害民朋謀身命事奉本府帖文該蒙

欽差提督浙江并直隸蘇松常鎮地方屯田倉糧捕
盜水利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蔡 批發諸

暨縣六十六都錢盈狀詞前事備仰本職親詣泌

文表

卷二

三

湖從公踏勘處分造冊問招取結連人解審等因
依奉於嘉靖十年正月初八日離任前往泌湖地
方逐一從公踏勘初九日自邵家埠看至安隱寺
止初十日過觀東西白落至新瀝湖山下湖止十
一日自趙家圩循行至遮山湖瀝家圩芋蕩圩三
公蕩畢湖社黃湖黃家畝止十二日復從遮山湖
循行瀝下高家龍塘小新東新等湖而止凡地涉
泌湖無處不到兼之扣度形勢謀詢父老驗之地
圖考之舊誌證之正德嘉靖二界黃冊洪武間丈

量流水文簿魚鱗圖冊一一可稽大抵泌湖之地
周圍八十餘里倚山爲岸築埂爲田豪家大姓十
據四五約田若干其詳另載手冊皆應升科入額
以克

國賦者也其近湖小民雖間種一二然亦不能孤而
立焉舊傳湖田三萬餘畝自今觀之實成田者固
不及此數若通草場水蕩沙溪小江而悉量之殆
不止於此數也但一望渺瀰朝雨夕盈而小江之
潮一日且二至欲盡入賦額而徵之孰從而佃之

文彙

卷二

主

乎今據錢盈所告謂遮山芋蕩三公蕩無糧宜升
科似也然卑湖在三湖之外其田已升科入額錢
盈自言之信之三公蕩在卑湖之上芋蕩在三公
蕩之上遮山湖又在芋蕩之上瀝家圩則遮山之
外埂也獨何無糧哉此殆不通之論也俞主簿泥
於三萬餘畝之數將瀝下高家龍塘小新東新山
下等湖盡從而丈量之使之升科以避嫌也殊不知瀝下高家龍塘小新等湖地勢高阜在於江之
外東新一湖勢亦高阜在於江之內泌湖之田勢

最卑下又在東新湖之內夫東新已入賦額查之
黃冊流水簿成化間增築圩埂帖可驗也今強以
爲未升科而重徵之恐東新湖之民奏告未已也
東新湖之田鄰於泌湖且不可強之重賦而瀝下
高家龍塘小新等湖遠去泌湖在江之外者豈可
使之重賦乎此尤不通之論俞主簿又開新瀝湖
鄰於泌湖有田一千六百餘畝一半未入賦額宜
升科似也但查之舊誌新瀝湖卽大湖其土埂已
舊本職親率居民操鋤插遍試之及底無新土且
有弘治間圩長帖文并二界黃冊可驗謂新瀝湖
未入賦額者殆非也若以有糧之田而使之重科
新瀝之民安肯俯首降氣而無一言哉恐自此之
後官府之奏案無窮吏胥之勾攝無寧日也夫以
避嫌之故而強科入額之田求以息謗適以基禍
此殆非體

文彙

卷二

主

國憂民之意也本職反之於心而無作稽之事情而
有徵庶幾不負上司之委托斯已矣泌湖之田多
可也少可也均之一無私也何必強科入額之田

以足三萬餘畝之數然後爲無負上司之委託哉雖然佃泌湖之田者不可以無賦錢盈之奏似公也而其立心則私也錢盈老矣無能爲矣主而使爲別墅者杭城之顯宦也不敢斥言也聞今亦知悔矣而錢盈之子錢堪二義子錢龍與陳連三十三之貪心則無罄也以貨而求之則無糧者以爲有糧不以貨求之則有糧者以爲無糧輾轉攀扯使近湖之民不得休息恐錢盈之父子不死陳

文彙

卷二

三

連三十三之才惡不除泌湖之奏告正未已也近湖之民受禍正無涯也至於升科之等上則一升三合中則一升下則七合草場三合一勺木府之議良是也何者湖田之收成十無一二苟加重焉則歉歲不可支矣若欲積追花利田一畝歲追穀八斗蕩一畝歲追銀一兩此甚不通之說也夫湖田之收豐年不過數斗而所追花利惟以年計更不問歲之豐歉於理當乎否乎於心安乎否乎況佃湖之民更代不常存亡不一欲從而追之孰從

而與之夫田不可以追穀固也而欲追蕩銀畝歲一兩不知蕩之所出幾何而所追乃如是耶今詢之父老及親蒞蕩之傍知蕩之所有不過些小魚蝦而隨潮上下勢淺不能容蓄雖可稍植菱茨而民不慣便必欲畝追銀一兩是寘民於死地也故曰甚不通之說也竊論泌湖之事譬猶野燒鼓之以風則延焚遠邇不可撲滅惟以水渥之則勢自息矣若信錢盈之說不與辯曲直計公私是風野燒而使延焚也漸不可長訟之繁簡於此乎分誠不可不慎焉緣蒙仰職從公路勘處分事理故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思之所得不敢不盡言惟採擇而施行之除將有罪人犯錢盈等監羈該縣及造相應升科田畝文冊兄在關煩轉達施行須至關者

文彙

卷二

四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二終

仍孫濟之較問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三

文移二 附告示帖文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重刊

紹興府蕭山縣爲帶徵丁田銀兩以絕奸弊以便
官民事嘉靖十年六月初三日准本縣知縣張
關竊照改議文冊本縣每歲出納額辦銀二百八
十八兩五錢二分三釐九毫五絲七忽九微一塵
八渺坐辦銀一千二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一釐

文移

卷三

一

八毫五絲二忽七微四塵二渺雜辦銀一百三十
四兩六錢二分二釐二毫八絲四忽八微六塵并
閏月荒絲銀六兩七錢六分春秋二祭猪羊等料
銀一百四十四兩二次鄉飲酒禮銀二十兩及存
恤孤老冬夏柴布銀四十五兩共一千八百五十
三兩七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五微五塵俱于該
年人田起科立法之初其意最善奈何積久弊生
吏書人等夤緣爲奸上累官司下殘里役其弊大
約有八富家大族田丁數多設謀欺隱如該今年

出納丁田銀兩却將田飛詭別年以致該年田額
數少派銀數多一丁有出銀七八錢者及派徵之
後復將田收歸本年使官府漫無稽考其弊一也
本縣涵窰之家上冊人丁最多派徵丁田之時豈
惟人丁不科又將窰田十五畝止筭一丁比之民
間以十畝作一丁者獨受寬減遂使奸民將田詭
寄窰戶多不可查其弊二也本縣京官之家丁田
銀分毫不派外任官員及舉人監生生員吏農俱
以次遞免夫丁田銀係正項軍需非雜泛差徭可

文移

卷三

二

比豈應濫免至此今因有免派之利奸民多將田
寄京官之家其爲外官及舉人生員吏農者雖無
田亦多受寄他人田畝以圖寬免其弊三也本縣
桃源十三四都其田低下派徵丁銀以十三畝作
一丁本以優恤桃源之民奈何奸民乘此將田詭
寄兩都月增歲益舊額桃源田一百七十一頃今
額桃源田四百餘頃冊經數旬不可復查遂使高
鄉田畝與桃源田一槩冒免其弊四也本縣官民
田額共三千六百九十頃八畝七分五釐七毫額

糧三萬六千五百七十一石二斗二升額糧係起運存留一定之數吏書不敢升合缺欠額田因逐年審派各項軍需公務往往隱蔽假如趙甲家本有田百畝糧一十石揭查黃冊實徵糧十石固在其田或捏作冊江沙塗積荒或有洗改作四五十畝者問之則曰重則官民田也若非將里總磨算其奸計終不可知丁田之派所以加重者多由于此其弊五也派徵丁田必立收頭往年將額辦銀內分出桐油胖襖鹿皮藥材弓箭弦條農桑折絹

文移

卷三

三

坐派銀內分出淺船荒絲厝口軍器備竹牛皮等項雜辦銀內分出科舉歲貢進士牌坊并本縣存用祭祀鄉飲存恤名目每件立一收頭每年不下數人納戶齋銀到官數人分投收之各索贈頭火耗民多受害甚至不才縣官與各收頭交通任意多勒加贈百姓吞聲莫敢誰何近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痛革此弊止許立一收頭不許分別各項名色流弊已絕但先年拖欠丁銀必須經手收頭自管雖欲歸併一人恐舊役侵

欺死不肯認則今日收頭雖少先年未完丁銀收頭固在其弊六也派徵丁銀必須比較見年里長而里長多是歇家光棍包替或戶丁輪流兩卯里甲丁銀多被收侵彼往此來爾推我推爲有司者無日不責併無日不押追官受推科之累民遭箠撻之苦而累年拖欠不下數千官更吏代里長歇役案卷不可完結其弊七也丁田收頭本擇該年有身家里長承認但伊恐後累罪往往賣脫或包與縣市積年光棍冒名頂替上下彌縫有司不能

文移

卷三

四

識認丁銀多被侵欺及至事露監追則或雇人代替或抽拔卷宗或攀扯平民或復謀收別項錢糧那新抵舊一遇寬

恩卽稱小民拖欠以逃法網其弊八也夫歲派丁田銀兩其弊若此欲救今日之弊莫如田上帶徵爲善本縣前項額田數內除奏實冊江無補二十頃四十畝一分九釐併九斗至四斗田九十六頃三十六畝四分八釐四毫外自三斗至一斗官民田淨共三千五百七十三頃三十二畝一分六釐四

毫額辦坐辦雜辦祭祀等銀一千八百五十三兩七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五微二塵每田一畝派銀五釐二毫隨糧帶徵共筭該銀一千八百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七釐二毫五絲二忽八微卽發額辦等銀之數剩銀四兩三錢七分九釐二毫三絲八微作正支銷每歲徵糧之時使各戶照田多寡納與糧長糧長將收過丁銀封貯縣庫差人解府轉解并存縣支給秋糧既完丁銀亦足不過一兩月之間一歲公務俱畢此法一立不必于人丁上

文移

卷三

五

起科而百畝之家每年不過出銀五錢二分積之十年所出不過五兩二錢較之舊日人田俱科而每丁出銀七八錢者其弊有無其政得失昭然可見如此則收頭不必復立里長不必比併鄉官無受寄之嫌滴竈無濫免之弊富豪絕飛詭之奸無田者得以自存有田者易于出納丁田之名固在積久之弊已芟上下俱便實爲長策但係興革事宜本職未敢擅便關煩轉達等因前來准此擬令通行申請定奪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須至申者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具申

巡按御史王處蒙批據申足見本官體

國恤民之意仰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從事虛文此

緣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爲大造黃冊事照得嘉

靖十一年分例該大造黃冊奉

本府帖文仰職親自管造受委以來夙夜惶懼不

敢暇逸查得嘉靖元年不以總撤爲重遂使奸書

文移

卷三

六

隱漏田糧累害糧里殊爲可惡本職將正德七年各里實在田糧總數責令該縣舊役書手逐一覈查與嘉靖元年比對相同立爲今冊舊管又將今冊新收開除實在逐一與舊管覈筭使縣總田糧與里總毫勺不差嗣後徵收錢糧派辦軍需公務照此定數底無奸弊但恐十年之內官吏更代不良奸頑人戶未免買通吏書那移澆派紊亂原額深爲未便爲此將崇縣田糧攢造總冊一據九本親寫合同每葉用黃書私記關縣印鈐內將一本

關管糧縣丞潘 一本牒協管黃冊主簿高 一
本付戶房存案一本發總書方浩四本發仰區總
繆用六姜惠喻清韓範盛佐任天年王津六祝浩
各行執照一本送職查考後遇編派糧差之際如
有仍前作弊不遵定額以致數目不同者隨即吊
取各冊比對追究作弊之人下落問擬枉法贓罪
申詳發落決不輕貸須至關者

紹興府蕭山縣爲計丁產均賦役以杜奸弊以便
查考事嘉靖十年六月初一日抄蒙

文移

卷三

七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帶管分守寧紹台道石
叅議吳 案驗前事仰縣即便查嘉靖五年分起
至嘉靖九年止編過均徭要見每年計該人丁田
畝額定銀差力差共若干于內何差繁重何差稍
重何役頗輕何役最輕如原編役銀數少今該加
添要見因何負累相應量加銀若干如原編役銀
數多今該裁減要見因何寬閑相應量減銀若干
并連各年有無編剩曾否作何支銷具由申詳議
處欲將以後年分凡遇審編之期先計丁產次度

徭役仍行分別上中下三等入戶差役則例畫以
冊^式上則開寫某項賦役下則填寫丁田數目丁田
自多以及少賦役由重以及輕如此攢造既使田
役均平未審有無可行縣令職在親民熟知土俗
自有審編美意華弊良法從宜併議明白具由申
報以憑採擇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申來
等因蒙此依蒙行准本縣知縣張 關稱查得本
縣審編均徭俱照本省改議文冊銀差若干役共
銀若干力差若干役共工食銀若干二項通共銀

文移

卷三

八

若干各隨該年丁田多寡編定嘉靖五年分均徭
該陞任知縣泰 編審每丁派銀八錢嘉靖六年
分亦該知縣泰 編審每丁派銀八錢八分四毫
三絲八忽嘉靖七年該本府上虞縣縣丞陳 編
審每丁派銀七錢一分五釐嘉靖八年該本府通
判陸 編審每丁派銀一兩二分三釐六毫五絲
俱無編剩銀兩其均徭審冊底簿各該本官帶回
該任田丁數目無從稽考嘉靖九年分該本府同
知孔 署掌縣印編審每丁派銀六錢三分編剩

銀八兩三錢有寄庄山陰縣鄉官周祚告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端 抵補原審布政分司門
子等差訖尙有本縣三號馬夫銀三兩二錢九分
六釐八毫無補其底冊未蒙發縣收查嘉靖十年
分均需蒙

本府仰本職自審總算得該年丁田共六千六百
四十七丁八分每丁科銀四錢九分共該三千二
百五十七兩四錢五分除編剩銀力二差外共有
編剩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二分七釐五毫隨出

支移

卷三

九

給告示准作嘉靖十一年分柴薪皂隸銀兩內將
銀七十五兩一錢一分一釐三毫遵照續奉府帖
補僉鹿皮等解戶并九年分本縣三號馬夫銀兩
訖餘銀七十七兩四錢一分六釐三毫俱貯縣庫
候抵十一年柴薪銀兩其編審底簿俱封貯戶房
聽候

本道吊查至若銀力重差卒難槩議自本縣觀之
莫重于本府奉積庫庫子先年本縣耳房庫庫子
亦不爲輕其次則顏料解戶爲重又其次則議處

解戶本府如坻倉斗級爲重又其次則白洋巡司

弓兵鳳堰等備司兵本縣獄卒并巡鹽應捕爲重
其餘銀力等役除南京柴薪直堂及鎮守府甲首
稍重外餘各擬議適中不容增損若將以後年分
先計丁產次度均徭仍分上中下三等仁民善政
莫大于此究其本根傾新造黃冊何如耳黃冊者
財賦之本也黃冊之人丁不至隱捏則十年之丁
無大損耗黃冊之田糧不失一縣之原額則十年
之田糧無復添漏黃冊既覈實而無弊則以黃冊

支移

卷三

十

之丁分而爲各年差役之丁以黃冊之田分而爲
各年差役之田以黃冊之實在錄之爲十年之實
徵統之而爲縣總分之而爲區總又分之而爲里
總甲總以甲類甲以年類年而爲年總無往而不
得其實若新造黃冊一差則弊病百出雖善補救
者亦無如之何矣若夫分別上中下三等定爲則
例恐爲有司者未能戶戶而分別之雖強爲之亦
恐未得其真况十年之消長不一官吏之更代不
常田多者未必其終富田少者未必其終貧三等

之例似不可以輕而定也本職于新冊強勉身任
及擬將槩縣里甲田丁大畧刻爲一帙使槩縣遞
年自備紙劄印藏一冊俾十年之間不復磨改方
在舉行未委是否乞爲轉達詳示以便遵守等因
准此擬合就行爲此理合具由申報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紹興府蕭山等縣知縣張 等

呈爲乞處預備倉穀加編斗級役銀以修荒政以
紓民困事竊照本府有預備倉一所每年山會二

文移

卷三

十二

縣額編斗級各四名役銀每名七兩二錢本倉自
正德年間以來積有稻穀七萬餘石令各年斗級
自行看守迄今二十餘年因本府地方卑窪泥爛
虧折數多新役斗級不敢交盤接管以致舊役負
累若不早爲區處則雖延至數十年終無交盤之
日斗級數百人未免盡喪身家思得舊例在倉糧
米每石收耗五升若一年不放支每石准折耗二
升二年不放支准折耗三升三年不放支准折耗
三升五合四年以後亦止于三升五合今預備倉

穀原不收耗積貯數年其虧折必多合無比照前

例將正德十六年以前者每石折穀五升將嘉靖
五年以前者每石准折穀三升責令舊役斗級盡
數掃廳交與新役五升三升之外虧折者令各年
斗級自行陪贖免其問罪中間若有真正侵盜者
如律問擬庶幾舊役陪贖稍寬身家可保以後年
分斗級上役本府即便差官監盤不得過期然新
役止是八名一旦接管二十餘年積下數萬稻穀
役滿交盤之際猶有虧折其陪贖尤多情有不堪

文移

卷三

十二

合無查照衢州府呈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 詳允事理每名役銀二
十四兩仍查審上等徭戶編食此役務要全名不
許零星幫貼庶幾雖有陪贖亦可支持及思得積
穀固爲備荒但積之年久者其穀內腐凶荒散之
于民未免有名無實雖多亦奚以爲合無將在倉
稻穀查係嘉靖五年以前者候交盤之後給散本
府衛所官軍每穀二石准作月糧一石就將官軍
糧銀扣存府庫明註稻穀銀兩以備凶荒之年銀

穀兼放不許別項支銷復若爲定則每年斗級一名令管穀六千石八名共管穀四萬八千石其有多餘則查將收穀年分在前者挨次給散官軍扣銀貯庫如此則在倉之穀不爲無備而在庫穀銀每歲有增兼且交盤有期而賠賅不至于甚新舊斗級各得其所矣緣係錢糧大事有司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請定奪爲此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酌處示下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文移

卷三

十一

呈爲查處支應事蒙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帶管分守寧紹台道左叅議胡鈞語仰職將本縣支應緣山備細開報等因依蒙查得本縣先年支應止照改議文冊丁丁田銀內扣銀二百兩不追入官令見年里甲分日自行支應以致官吏人等乘機浮費或過于饋送或私于自取守催人役日有廩給各衙門隸日有常供六房吏書紙劄任意取討遂使支應里甲日費數兩者有之或值一日費少官又指說便宜

另使辦禮賀某士夫或使修理某衙門以故先年里甲最苦支應嘉靖七年間築縣里老人等具呈分守叅政胡情愿每日納銀一兩在官另差老人承管蒙准行勘依擬遵行奈何有司過于避嫌前銀仍不追收止令老人問里甲自取買辦支應將簿籍送查其有下程開寫鴉一隻者盡行塗抹不准支銷致使支應老人將房屋變賣抵償虧賅嘉靖八年間蒙本府孔同知來署縣印訪知前弊行令該年里甲將銀三百六十兩納官逐日令老人領出支應按月稽考案行間適本職到任深悉此政卽查該年里甲丁田照丁派銀共三百五十四兩分爲上下半年正月以裡先納銀一半以供上半年支應六月以裡續完銀一半以供下半年支應使里甲出辦稍寬仍定爲三等下程上等爲一隻肉三斤米五升果一盤燭六枝柴四束中等爲一隻肉二斤米一盤果一盤燭四枝柴二束下等肉一斤米三升燭二枝柴二束止用白鹿紙寫帖不用青殼手本其六房紙劄亦遵照

文移

卷三

十四

分守叅政胡 會議榜文戶刑二房月給封袋各二十个卷殼各三十个手本各二十个兵工二房月給封袋卷殼各二十个手本兵房十五个工房十个吏禮房月給封袋十个卷殼十五个手本吏房十个禮房五个承發房封袋亦五个查得原議未有申文并造冊紙張本職又每月支銀一兩買紙量房科繁簡給散每夜堂用燭二枝兩日堂用心紅一兩僉判筆各二枝半月墨一笏各衙饋送守催人役廩給并過分下程一切禁革故嘉靖九年以來里甲歲出支應銀兩收支有數登記有籍每夜有支應過報單呈堂判日發工房存照每月有總算數目逐日揭查所以各年頗有餘積本職思前銀出自該年里甲當爲該年里甲公川就經申府動支建立七簾碑亭及解兩司檯

表人夫并本府公堂家伙銀兩至今遵行上下稱便錢糧有稽由本縣支應一事推而求之山會二縣大抵隸于府城則川兼府縣責任尤多士夫之往來府有所饋縣或闕焉則議縣之長短者齟齬山

陰有饋會稽有闕焉則諭會稽之是非者紛然抑或府有修理必承當之有新任去任必迎送之府官新任內衙家伙必供之應之此皆出自支應銀兩無日無歲無之者也比之外縣殆過數倍及查會議文冊山會二縣各該銀一百五十兩夫會議之初以爲兩縣共銀三百兩比之外縣爲多殊不知一縣自有一縣之費况兼一府之公用取于二縣山會士夫雖不及餘姚比之各縣爲多且有帝王陵寢諸祀壇場一應俱用俱不可缺若責以一

百五十兩之銀而供一切無窮之費是猶責賊者之善走也無怪乎所會議者少而所征需者多登記籍者十之一二不登記籍者十之七八也况二縣既有額外之用則吏書隸里人等亦不免額外之求官享儉約之名而民受科斂之寔是相率而爲僞且病也以愚論之與其拘泥舊典而遂非曷若條陳利弊而務實據二縣之所用驗之于各縣之所供如其加倍也則所徵者亦加倍如各縣支應之繁簡二縣可以酌中而行也亦令準之而勿

疑要使民知定數不爲奸貪者之所欺上知定用
不疑有司者之妄費若爲令典永久遵行斯善矣
若曰某爲妄用某爲科斂某爲違

制某爲欺昧而不實論其迹則有之矣求其本源則
恐未也緣蒙仰職備細開報事理擬令具由回覆
伏乞

照驗酌處施行須至呈者

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張 爲催緩急酌時宜清隱
通散舊蓄以建公署以便官民事照得本縣路當

文移

卷三

七

衝要民值貧疲而上司按臨經行歲無虛月邑中
雖有布按二分司并府館三所俱建立年久分司
僅可居息而府館頽弊不堪一遇

察院案臨分巡未免退居府館奈彼隘窄窪漏不
遑寧處設有海道水利偕行又須借遇僧舍往往
官吏逢怒莫敢怨嗟本職忝吏茲邑款逾三年固
知舊貫之難仍實懼改作之未便因循歲月潛且
經營看得預備倉西有廢址一區土高而陽前流
後野兼遺碎石柱礎無數週圍土墻頗完堪爲公

署但所費不止百金而官帑曾無餘積必欲中詳
建立未免坐失時機故一二年來民有罪應笞杖
審既無力又不堪受刑者則令出瓦五百片或磚

三百條貯積預備倉日積月累不下數萬又查得
嘉靖元年以來本縣存留倉斗級歲收糧米每石
有修倉銀一分中間固有已經修理公用而侵漁
入已者亦多共查得銀一十七兩四錢七分四釐
可以追取買料及雇匠作又查得嘉靖十年戶口
鹽鈔原派徵銀而收頭汪洪十二乃買錢鈔解納

文移

卷三

六

共尅落銀三十兩九錢七分七釐八毫九絲姑從
輕問罪就令前銀自買木石赴倉又查得嘉靖十
一年均徭有編剩碎戶餘銀四兩七錢一釐未曾
追收亦令辦料又查得本縣西興驛岸夫多有曠
役該驛牒呈到縣拘各認納曠役銀一十三兩五
錢六分五釐俱未追收亦令收買木石及顧募工
匠又有里長陳廷璠周元四買辦春祭品物違錯
問擬杖罪贖銀共五兩四錢亦令買料又有曹伯
宗沈斗魁等贖罪紙價銀四兩七錢四分九釐嘉

靖十二年分麻溪壩夫鳳堰舖驛使曠役銀共五兩俱令買辦木石及有窩戶吳魁犯杖亦令山瓦一萬九百片贖罪又查得漁浦巡檢司存有廢壞木石亦令搬運前來通計新舊木石料價足毀建造刻期興工間有禮房吏稟稱見蒙提學道案行本縣建立射圃亭已經估記銀七十兩四錢八分未及施行今預備倉隙地雖欠寬長亦可完造塞責本職就經查照相同思得射圃亭誠不可缺而公署尤不可無合將前料作射圃亭就爲公署歲

文彙

卷三

七

時舉射則于此設候分巡按臨亦於此駐節一舉而兩得矣乃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鳩工取材親自督率爲牌坊一座儀門後堂各五間爲正堂三間左右皂隸房各三間廚房厠屋各二間棚屋三間露臺甬道東西階各一俱用磚石至六月二十九日落成竊惟公署之建固有自專之罪實非自便之圖况官庫之銀不曾動支匠作之力未嘗白役夫起在官甲首料取折杖遺遺下不害民上不廢法審之人情訪之輿論皆誤以爲功而不以爲

罪本職亦竊自喜幸焉倘後

上司按臨公署而究所從來或以擅作之罪見加甘心承受若疑官庫錢根或有動支則爲有司者謹守法度非惟不敢亦且不能緣于建立公署重事合關本縣立案備照施行須至關者

附
祈晴告示

知縣張 關照得本職由進士拜官來尹茲土一縣生民休戚所係奈淺才薄德不明不公催辦舊務動加刑杖使小民稱貸完官老稚皇皇且奸譏

文彙

卷三

三

滿前未能盡去蠹政累積未能少除民有冤枉未能聽理鄉有善人未能獎勸俗有薄惡未能卒改而今日迫人送監明日催人起解軍士無妻而責通年尋娶書手詭寄而煩糧長包陪紙牌一出未免需酒索錢手批一行未免大驚小畏遂使百姓怨氣滿腹上千天和到任以來陰雨兼旬溝渰泛溢行人道阻菜麥黃悴民生遭此衣食何依興言及此良可痛心但某一身有罪甘受神誅百姓無知願加仁宥爲此齋沐身心自責自修伏望通行

冥府轉達

大曹等因除外合給示仰樂縣官吏耨耨耨里老人等俱要齋沐身心的限本月二十一日爲始俱赴本縣應祀神廟隨班行香虔誠祈禱早回上天之怒保全下民之命仍仰禁止屠宰排門設立香案如有不遵明示者許諸人呈舉一體究治不恕須至告示者

造蝗告示

蕭山縣知縣張 爲祈造蝗輔以全民命事竊照

支移

本卷三

主

本職承乏茲邑二年七月餘矣罪過深重屢招災孽禍及小民今年夏至以來禾苗正長忽被蝗飛境中爲災民用憂懼本職躬率僚屬痛加修省牒告應祀神祇仗神默佑漸次消滅方竊爲民私喜詎意七月初旬復有無翼蝗蝻不計其數自錢塘江浮渡積聚境上將三四都地方結實早禾一槩食盡晚禾亦多傷殘本職日夜焦勞設法區處已經募人撲捕獲有五百餘石收存倉廩外奈何種類繁息撲滅難窮無翅者長而有翅跳躍者變而

飛騰前之可捕者今不可得而捕矣侵疆越界所

過一空

國賦民生將何依賴若不顧神陰遣誠恐遺患益深爲此合關本縣煩爲轉達 城隍司及各壇應祀神祇速爲分遣神兵四散驅逐務期日下盡絕以保我禾稼活我生民如本職罪在不宥亦乞止坐一身甘心承受勿以我一身之故禍及一邑無辜之民等因准此擬合通行爲此除外合給示仰樂縣官吏師生耨耨耨里老伯道人等各要齋沐身

支移

本卷三

主

心的于本月 日爲始俱赴城隍廟并各壇隨班行香祈禱仍禁止屠宰如有故違者究問決不輕恕須至告示者

漏澤園帖

紹興府蕭山縣爲設義塚收遺骸以順天心以消災變事准本縣知縣張 開竊照本職欽承

朝命忝吏茲土條餘三載愧乏寸功兼之水旱蟲荒民生憔悴流離他鄉死于道路者安係無之及有貧窮之民生無地以立雖死委身于溝壑烏啄

獸傷狼籍殘毀以致死者令寃生者抱憾上干天和下成沴屢歲凶民災有自來矣若不爲之區處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本職看得邑西龜山之下有地一方平廣閑寂可建爲漏澤園凡有道路遺骸及死無葬地者可以收瘞此所用寬民牧之憂以恤存亡之慘然不高其垣墻樹之風聲則雖收拾遺棄未免依舊傷殘爲此合關本縣卽爲出給告示令見年里長各築墻七尺下沓石塊上蓋石板務令高濶堅固仍曉諭地方人等凡有水陸遺骸

文移

卷三

奎

卽時稟縣以憑買棺殮埋園內其死無葬地者卽令埋葬此處今歲編審徭役仍將鎮海樓夫一名改撥看守庶幾死者與我皆無憾矣備關到縣已經行令由化一等都里長曹錮等築完及曉諭去後爲照前項漏澤園設門關鎖若不啓閉以時未免出入妨阻理應差人看管查有附近隆興寺僧福瑞篤實勤謹堪管前園擬合就行爲此除候每年編審均徭之時將鎮海樓夫役銀一兩改撥前來作本園門夫役銀外合給帖仰本僧照依帖文

內事理用心看守啓閉以時如遇前項道路遺骸及死無葬地者卽便開門放入埋葬毋得有悞每月初一日具有無埋葬過名數及不致暴露阻遏結狀呈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三終

仍孫濟之較閱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四 條陳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重刊

作縣事宜 恭華會稽余漢

一作縣重事在審糧長編均徭徵解錢糧三事若處
置得宜功過半矣大略具左

審糧長宜一編五年則民一勞而五逸須乎前次審
編簿籍案卷查考中間固有消乏應換之家而堪

條陳 卷四

克者尚多此外資里老舊役糧長一時開報可也
某作縣時欲審糧長不露機括先期點開各役名
缺者多發放姑記這次下次若缺定然不恕下次
各役懼查俱到乃分付某役在布政分司聽二衙
點某役在按察分司聽三衙點某役在本縣堂上
聽點因審語同寮封閉司門各令報堪當糧長姓
名一時呈遞堂上亦然遂將各役所報悉互查考
仍以舊編爲主拘攝而審不許各役再報以間騙
局編審時忽往分司白帶米菜着分司門子站堂

其隨身吏書門皂一榮起山住司三日一編五年
山榜造冊通申上司卒無一人告擾由慎其初故
也

編均徭須先期三月逐箇而審親注入丁中間殷實
孤貧暗自記號并查清黃二冊有漏丁亦收作數
每箇各具審冊一本上半截寫徭戶姓名籍貫應
免鄉色下半截寫丁若干田若干審後每一鄉或
二鄉類釘作一本從中用刀截斷上段留衙封藏
下段發書算手關閉公所撥數田十畝作一丁通

條陳 卷四

縣該年人丁若干本縣銀力二差共銀若干各置
一簿每丁該科銀若干算成總數然後將下截入
衙比對上截親填差役於上段如一戶田多丁多
既編以重差一名或二名其餘量與輕差或有貧
民告願近便力差或銀差者中間有最貧下者量
免庶幾謂之均矣攢丁時量空餘銀一二十兩若
不空則恐有悞編及告優免者無措或空多則防
吏胥侵漁且招物議編時畧謝縣事以夜補日一
一親注差役登榜時多取書辦盡日繼夜寫完對

讀正貼俱登榜上懸掛衙門使衆通曉近見縣官編均徭全憑吏胥先編正戶而貼戶有半年不編者非也又竈戶一丁免田二十五畝尚欲貼以私丁三丁之說則是四丁作一丁也在竈冊人丁不分在黃冊則分於各甲須以該年黃冊上人丁爲主如竈冊人丁比對黃冊不同決散居各甲設不可查不可使其濫免也某嘗有一申文載政蹟志試觀之庶見其詳矣

徵解錢糧照司府帖文算數共正米若干耗米若干

條陳

卷四

三

折銀米若干每田一畝該起耗若干或有低下冊江田畝若干例該減耗若干算定總數然後山榜文由帖細開各倉米數及起耗緣由其分派折銀須糧最重者多與以漸而降若民糧不過六七升雖不與折銀可也算數時須經過數人慎勿餘剩有則大開弊端徵糧時須預示縣定爲三限依期上納限內完者該催里長量賞花酒有糧戶恃頑者摘其尤一二重治或柳號兵貴先聲催科亦然須親臨倉數次理其大綱若專托管糧佐二解

不悞事也起解時須銀數稱足糧米解盡南糧不便過江聽其外郡收糴亦須驗過銀數然後給文或差官押運解後即行文各倉各衙門查理曾否解到若虛文起解或積書妄注自運其弊一開任內錢糧恐難清結矣最有傾銀呈樣一節有從旁稟云該作公堂用者此釣餌也宜亟斥之黜各倉運頭如南糧耗多頗者頗衆其餘輕重不等宜斟酌點定隨即登簿取認狀付卷以杜弊端

一聽訟當虛心研審務得其情勿先施刑杖威嚴之

條陳

卷四

四

下小民未免畏懼言不能盡俟衆証既明然後加刑自然心服

一詞狀中所告事件多爲牽扯若上司批行者須逐件開寫審單逐件而審親注虛實乃執其要領而剖決之若本縣情輕者宜量情發落親注狀尾雖不取供可也

一受狀一月三次而審爲上先審儒生次婦女次殘疾次常人中間有男子在外故令老婦者有壯健在外故令老疾者有非生員已事而下冒者宜細

管之預禁之

一告人命度地遠近親臨相視數里內者卽日遂行
二三十里外者明日早往不須多帶跟隨非檢屍
不用鼓樂一驗便見真偽隨時取供真者候檢問
徒者申其餘縊死及無干等項一二日發落以保
百姓身家真人命具由先申本府候覆檢具招轉
達上司未可先擬罪通中也今時相視委之佐貳
已非乃有委屬官該吏甚至帖仰老人者何哉
一檢屍須天晴正午親臨看視親手取骨對衆定驗

條陳

卷四

五

不可只憑吏忤遠喝依樣面葫蘆也有肉屍肋稍
嫩骨多紅此血未乾非傷也有偽傷一刮卽去有
真傷被藥掩者用梅白等物卷之載洗冤錄甚詳
宜常觀

一六房及承發司將晚取明日應簽文書牌票各入
紙套中上署曰某房簽套每房備細開寫應簽件
數用印若干如曰一件爲某事印若干云云俱分
付值印吏送入中衙親自看閱如不許簽者明早
發出或塗抹中上司文書有洗改者責書辦令再

寫次日起鼓後坐後堂照房科依次先簽日期花
押然後直印吏請用印高聲曰某房用印一一報
數自將印單對看有多有少便見弊端及錯悞處
俟各房俱印畢將各印單粘連尾後粘直印吏甘
結狀與各單一様長短親判某日背用鈐印收入
中衙備查其各房所簽事件俱發印鈐號簿不許
空頭若申上司文書親看入封筒粘定或差人或
發舖簽押後日已出各邑齊乃升堂升堂後非至
緊事再不開印

條陳

卷四

六

一簽牌票一事止用一批或轉限或添差俱親注原
批上雖數次亦無害事完卽以此批附卷若吏書
重複寫牌乘忙時稟簽卽是大弊事旣難完民多
受害某作縣時牢守此法吏胥不敢爲奸民多稱
便

一中衙臺門出衙時須用固封不可容家人出入
一祭祀以誠潔爲主某作縣時齋戒口決不飲酒食
肉齋宿夜衙內取米半升豆腐小菜至公所沐浴
及期敬謹至祭餘飲福酒一啜之外更不執盃直

至諸祀壇場事畢飲食乃復初嘗見縣學官員於
祭祀之夕暢飲作樂非徒靡費民財於祭禮掃地
盡矣又某值祈晴祈雨闔衙俱茹素不啻斤兩魚
肉在內自己宿於壇廟不入私衙祈禱無不應者
一問遇上司并本縣狀詞應追紙價贖罰用一刊板
紙票備寫各項於計開之後差的常人催完就將
此票附卷凡由此票承發房俱先登印鈐號簿以
百葉爲度票亦一印百幅承發房俱領用不可一
件遺漏考滿時照此簿造功績冊簡便孰甚焉

條陳

卷四

七

一出批票須要半印在紙半印在簿乃可查考雖申
上司文書亦然若謾然批押悞事不小
一差人拘攝俱用里長輪比較必不得已方用一二
甲首民壯若皂快斷不可下鄉也
一行杖用簽筒書皂隸姓名於簽上欲打一人先掣
一簽執板後掣一簽捉縛直堂者喝數其餘不許
亂搶大失體貌又用刑當分輕重某於重板寫一
西字署花押於下輕板寫一東字不署押用刑時
量情輕重分付用某邊板子亦未嘗打過十五下

蓋不畏吾威而畏吾公苟刑罰不當雖多亦奚以
爲

一縣官固以牧民爲職剛明果決尤不可少若用意
爲慈或失之恕用意爲嚴或失之暴嘗見作縣者
不忍行刑後來拘攝且不至又見縣官自恃清廉
忍用刑法不少假借不知不要錢只是自家本等
若一意尚刻豈爲民父母之道哉

條陳

卷四

八

銀封上寫庫子銀匠姓名以防奸弊
一獄中牆圍棘刺須密不可容內作竈不時下監看
視獄囚有疾病須令好醫生用藥調理天熱時須
洒掃潔淨以防癘染罪輕者不必監滯罪重者不
可寬縱恐名不虞
一禁中置循環簿二扇每日將現監囚犯分六房間
寫下注曰某月日收監簿內要開舊管若干人新
收若干人開除若干人實在若干人於舊管新收
開除項下俱細寫姓名每早將一扇呈遞判日雷

案存照欲取人就將此扇點紅去取隔日一扇發
禁子造明日因數循去環來所關不細此簿月月
畱下以備查又各衙不許私自監繫
一縣中所用手本揭帖俱要先發式樣於裱糊匠及
粘縣堂壁上不可長短不齊所用紙劄只以古干
爲上不必用連四費事也

一知縣無所不知職斯稱矣其或者如官民田地若
干錢糧若干中間起運存畱各若干本色折銀各
若干起運某倉爲重某倉爲輕共耗米若干某年

條陳

卷四

九

已完某年未完某項已起解曾否獲有批單某項
現在起解某項未徵均徭銀力二差共銀若干某
役爲重某役爲輕遠方各驛馬匹上中下若干各
價若干共銀若干本處水夫工食銀若干丁田銀
若干內分淺船荒絲胖襖祭祀科貢等項銀若干
在學生員共若干本縣士夫若干某爲現任某爲
致仕某爲大臣已故有否子孫舉人監生省祭若
干先賢并義夫節婦若干善人惡人顯著若干在
監囚犯若干某人爲某事或欠某項錢糧若干或

已問結或未問結或監若干年養濟院男婦孤老
幾名口四境所距何縣有無關隘田地何處爲高
何處爲下何處肥饒民風何處爲淳何處爲薄皆
所當知緊要者宜備手摺袖而藏之時時一覽以
備遺忘以待顧問推此尚多不能殫述

一上司將按臨先期親往分司點視家伙週迴牆壁
下至溷厠亦須親看有瓦漏窗壞或坐椅脫鍵門
榻欠鑪鈕鎖鑰有一疎缺皆責在有司不可不慎
也

條陳

卷四

十

一孤老月糧薪布銀俱要依期給放糧或委佐貳銀
須自放每名口一封中間信手取一二封稱驗如
銀低數少責治該管當堂唱名給發庶沾實惠其
有不應做孤老者亦須審革

一上司批詞批申隨所到日時登記承發號簿轉發
各房仍用紙一條細書奉到年月日時粘貼狀與
文書背面次第完結事完之日卽做成卷宗存畱
各房以備查刷

一河下支應某作縣時計丁田派銀分上下半年當

堂收貯給誠篤老人輪月買辦每日開具川過數目驗算銀兩判日付工房登記鈐簿上以備查盤月終總算共銀若干有餘剩即將抵辦本年雜派如水手擡表夫之類付支應卷存照此餘銀存留亦可他縣止令里長自行支應漫無稽查官取不義之名民受橫征之實孰得孰失必有知者

一本縣詞訟問結後原告有告紙被告有罪贖有民紙官吏有官紙該二分納本色公堂支用八分行令糴穀備賑各記簿籍決不可一槩取用以招物

條陳

卷四

十一

議及上司查究今時縣官有所謂供明紙者狀內有一姓名便取紙一分夫既無罪矣安得有紙卽此是賊不可不慎

一聽訟真見所犯罪律乃執筆判定如意未決照將律例參考切不可虛聲恐喝應問杖者曰問徒應問徒者曰問軍積年書吏從旁竊聽便開騙局或指官誣財所係不小

一各縣有所謂中衙馬頭及園公者皆積年白役也一開馬頭非但索取衙審馬夫之家草料等項且

圖浸潤官長通同近視人役作弊誣財園公亦然
某一切不用

一衙中公辦家伙某初到縣時令工房開一樣手本二箇親判令同一存衙一發房至行取將回時取合同手本照數查點一槩發山關堂備點有損壞者明注其下卓韓錫視亦隨年給還坊長取領自存蓋此等家伙物件皆非帶去取之固不爲貪亦未免傷廉也

一浙中正官入覲止有夫水銀四名爲應得之物此

條陳

卷四

十一

外有稟派擡夫者卽賊也又有甯縣門皂等役討貼跟隨上京者盤纏二三十兩就中有老實者人自掌治備各役僱車賃房之費此亦勉徇舊規非正當道理若能併去尤善也

一作縣不可刊刻書籍廣行人情輕設酒席朝令夕改偏聽人言有意拒絕士夫不留心學校大家未必專虐小民小民未必不侵大姓若先立意未免偏私上司批委不可逢迎喜怒要在婉轉歸正若一意奉承事定之日反取真罪矣

以上若干條有一條具數事者皆非勦說某作縣時身親行之而尤以誠為主惟誠故表裏如一終始不渝未有偽行於外而可恒久者然此皆醫書死方焉耳若夫引伸觸類隨時變化醫國者自能之非言可傳也辱下問不敢不告所恨隨手條陳初無次序中間遺漏疎拙者惟恕其狂愚而教正之

防守事宜 答邑侯王少川

辱問防守事宜 生際承平智識淺陋無可裨益今日

條陳 卷四 十三

萬一者然尊命不敢虛謹述數條如左乞賜採擇一係關隘 望亭大小渲四河口俱合下椿數楹下間暫畱船路置柵就令本地方總甲小甲看守遇有警急卽下亂石填塞柵口椿隙

一揀強壯 就民壯勇士中揀長大壯健一二百人爲親兵訓習武藝令熟庶幾可用若循常吶喊奔走無益也

一備守具 城中門而不下數千間每間賃房者各令出一人令屋主自備器械一件石灰瓶十枚尖

石子百箇五人共置噴筒手銃一把灰缸一隻登一張箭百枝各畱放在家聞有警急方號名登城城上每一垛用二人先將有門面之家姓名編號白書垛上榜諭知悉庶有備無患

一防奸細 四城門用地方火兵并知事人員及民壯數名盤詰而生可疑之人及戒飭城中居民併城內外菴觀寺院不許容畱新到異服異言之人潛往恐生機變其年久寓居者不在此論庶不因而生事害人

條陳 卷四 十四

一嚴出境 本縣城垣既固防守有人居民自當安堵若聞有警急不許一家一人遷徙動搖違者重治以法

一懸賞格 太湖中多萬呂船合給曉諭及牌一遇警急卽收船嚴把港口聚眾相機迎戰如有擒獲卽遵照按行海防事宜給賞不必別用官兵船隻反致生事其餘關隘例此

一造吊橋 先置杉木橋每門二三扇候有警急方可拆卸磚石易以木橋不必先自毀壞西門橋工

力尤難合當另處但於北門二條河下椿置柵可也

一遠斥堠 望亭四河口大小渲蕩口宛山三壩五牧陽湖等處地方總甲小甲一聞警急卽差健足人篩鑼傳報達至縣中庶不悞事

一儲糧草 告示城外并鄉居人戶如城中有下處及親戚之家將柴米搬運入城一有警卽携家小空身入城庶幾市價不致騰湧民得聊生

一禁夜驚 人心驚疑昏夜易於搖動倘夏深時忽

條陳

卷四

五

有號呼不許輕易開門奔走恐傷殘老幼愚民其各處舊有巷門者合令修葺關鎖

守城管見

昨者海寇臨城萬衆危殆所賴官守有人士民協力是以賊因小挫揚舟北去事實微倖未足爲安況聞新賊數萬圍桐鄉攻上海焚掠嘉定松江勢甚猖獗安知不沿江遶陸復來吾邑耶若不早爲區畫他日噬臍何及哉嗟夫以言客兵則坐食善奔乘機搶擄一無可恃以言縣兵則畏死貪生知利罔義漫無統

率以言衆夫則貪苦勞瘁人懷怨詈各持一心誰與爲守竊惟士夫富室民之冠冕必先倡義團結庶係身家願我同志或擇親丁或揀健僕自三人五人至二十人聚成四五百因材演習戮力同心合爲一屯分爲八翼十人有甲五甲有長推老成練達四人爲之盟首各遵約束盡一無二無警札營較稅不爲兒戲以前日犒兵之費量捐賞資以近日給城夫之米優給各主之人有警則統率登城堅守信地往來哨望更番迭休賊倘於一門攻急則左右二門甲長提

條陳

卷四

六

兵一半協力截殺鎗弩斧隨宜展用如有畏避者衆共捶殺之家主毋得回護有功則共出私帑以賞之被傷則迎醫以治之死義則共市觀木以禮葬之仍厚恤其妻孥夫此一舉人自爲養聚散以時他日紀律旣明人有定力進退有據雖出城應援可保無虞似可永爲盟守幸不視爲狂言蓋衛一城實衛一家係衆人實係一己凡我同盟毋怠毋忽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四終

仍孫濟之較閱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五 文

錫山張 遜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謝俞敬之序

余昔窮居吳下竊聞燕山俞敬之名久矣獲獲于借乘俟主者至而歸之途人死厭婦丐質身爲斂具肆昇衾觀爲葬弗受質有仕者某好攝生術與童女俱必死鄰翁貧許以幼女乃捐金償之貧所以女侍箕

卷五

一

帝斥弗納復資嫁焉余聞敬之名久矣頃歲辛卯余以縣吏入覲一接見弗暇詳問也癸巳冬余奉

廷召至京師遂造敬之假館焉問問償金諸事謝偶有之弗足異也於是益賢敬之今年甲午夏余承乏戶科上封事忤

旨自分罪當誅荷

明天子特緩其死維切責使家居爲編氓恩至渥也卽日移外復主敬之家執事諸臣弗知

聖意乃擯弗容少憩一日吏校四五至迫使速遠去

余時昏憤不復能動天且暑荷一遠移死無難也有惴敬之者曰

天子震怒禍不可測子且獲罪矣徐荅曰給事病劇萬死一生顧忍使遠行吾雖獲罪不能也旣而等余曰某有別墅在膏村不遠數里可與君往自息弗俾一人知也余謝且喜明日未旦募徙居焉四月十日也休息逾兩旬果無一人知者有問敬之則諱曰去遠矣且及家或以死告則應曰給事去時病危篤生死未可知也人咸信之童僕亦解主意無敢漏言者

文

卷五

二

余由是得優游牀褥全生以還故里依父母字妻子涵泳

聖澤爲太平遺民敬之之力居多焉假使敬之怵惕於利害坐使遠去弗傾人亦不咎敬之余亦不敢謂敬之非是第死于道路有孤

聖天子寬宥至意可念也今敬之非惟不懼罪且俾得所又弗一人知此諸古人保納舍藏者其賢且哲何如耶夫敬之平生慷慨好義樂施敦信循禮人咸知之愛之賢士大夫多樂爲交遊遠方名士至必問

館焉有弗給必資之然未有若此舉爲有關於世道也夫今之人遇斤斤小利害於已曾無毫髮損便感然相避惘然不顧閉戶不相納甚則恥笑且詈雖平日自號有義氣者不免也余以是謂其有關於世道不淺也余家數千里外貧且賤無以報敬之然其賢弗可忘亦不能使泯然無聞於時也于是敘其事以告諸同志訓我子弟示我諸邦人庶幾知燕山有敬之者其勇于爲義立心造行不凡皆可法也敬之名欽別號寅齋其先全椒人國初有汗馬勞授彭城衛百夫長遂家金臺敬之世其官有子三人聰敏篤學必有興者占於敬之故知之余病初起不能文姑述大凡寄以爲謝誦是言者吾知爲敬之嘆服文不可畧也

送劉望山歸石首序

嘉靖庚戌春望山劉先生謝教事將歸于石首我明府益泉卜公授簡于走俾爲文以華其行予惟望山蒞教于錫越八載丕變士風發解掄魁者科不乏人績宜峻陟乃淹誦報罷不其拂人情違公論乎哉或

文

卷五

三

謂望山狷介強直見不可事不能隱忍輒微諸顏色人因以是銜之是殆不然夫人立身天地間禮與義而已禮義不閑顧惟阿私徇俗此道之蠹也予惟望山之先祖某以積學行義簡知

英廟旬宣東廣清白之名滿天下望山世承家學禮義由衷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居膠序時已作人法程迨需次貢

大廷領檄分教吾錫惟禮與義身先諸生諸生翕然從之束修饋遺一毫不苟取而貧不自立者往往分

文

卷五

四

俸廒之間承檄賑民摘奸澄弊饑者以甦門下士有越禮犯義而斥不假借能改則待之如初故人知敬憚而實無所銜也是先生禮義之學根于天性本於家承與世之阿私徇俗者大有逕庭今其歸也商益尊德益崇吾見石首之士之民師資憲老漸洽遠邇其爲教要不止吾錫而已也然則先生之歸豈直優遊田里云乎哉予不敏因益泉公之意爲禮義之說以爲贈

李君子頌別號惠東圖序

惠於吾錫獨高於諸山雄峙乾闥題城郭山下山泉
唐陸鴻漸品爲天下第二以故騷人墨客名流霞士
往往觴咏於斯而邦人雅愛茲山者多取以爲別號
李君子碩世居惠之東性喜泉石每遇芳晨美景必
拉朋儕攜壺盒登惠之巔以遠眺汲惠之泉以淪茗
殆將結盟茲山以爲主人者故自號曰惠東居士云
夫山一也仁者則樂焉不知樂者則曰猶夫山也惠
一也愛之者則假之以爲號焉不知愛者則曰猶夫
惠也李公謙厚溫朴不事聲稱屢掌邦賦邦人稱平
文
卷五
五
嘗遇羣盜入家府被回祿人不堪其愛而處之裕如
人以是知君得於泉石者爲多今卜居敝里與予山
入相友每見其雅好文墨怡情方外恨不入林之深
陟山之高以與造物遊者其爲人可知已仲山王憲
僉特繪惠東圖以贈予因敘數言於首他日邑人鉅
公必將遺之篇什以侈其美茲直爲之發端焉爾
泰從川七十序
并詩
夫孝天之澤也德之徵也祿爵之基也天子是澤而
德不足以持之祿爵不足以華之雖壽弗彰惟有是

德享是祿爵以承天之澤壽榮矣余姻丈從川泰翁
孝悌恭讓德世作求辭廩於公身教於子肆震雷虹
洲君登甲科陟華要遂以納言貤封於翁而諸子若
孫彬彬積學科第蓋不可量翁顧謙虛冲泊怡情詩
奕築園探幽曾不聞戶外事今年躋七袞康強如少
壯時其所以承天之澤者何如耶予固知翁必登上
壽洪範曰壽富康寧攸好德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
非翁其誰哉爰賦一律如左詞之拙弗較也
古來希壽頌吾翁白髮烏紗喜最榮束帶花金非偶
文
卷五
六
繫納言清秩是初封壯年捐廩還霑祿早歲爲孤今
作公慶積孝門多獲福中天春日正融融
蕭山縣黃冊畧引
此吾蕭山新黃冊畧也冊載丁糧土田備矣奚取其
畧取其約而易見撒不離總也夫舊冊之于丁糧土
田總不總撒不撒掛一而兩二詭辭而不可稽吾甚
病焉故不得已而爲畧也何言乎畧約縣總畧之區
約區總畧之里里畧之甲甲畧之戶漏使盈訛使正
而舊管定矣以舊管損之益之而爲寔在積戶爲甲

積甲爲里積里爲區積區爲縣求之原額無爽也而
新冊定矣以新冊之定在戶分之甲合之里聚區別
而縣統之錄以爲編而畧成矣然則惡乎鉅鉅之木
俾邑人遍舉而藏之不變也冀同志者守而行之不
變也又冀夫嗣而新之者不變也雖然畧豈易言哉
一戶之實在不變則一甲之總訛甲訛則里訛區與
縣從可知矣是弊而又弊也畧豈易言哉

嘉靖辛卯八月朔旦知蕭山縣事無錫張選謹書

勅命碑陰記

文

卷五

七

皇上御極之八年爲嘉靖己丑臣選叨舉進士始釋

褐出宰浙之蕭山縣越四年癸巳秋

皇儲肇生錫賚臣下 欽降

明詔外官三年無過給山行未者得封其親監司

各疏名以

聞於是臣父獻可獲封如臣官臣母周爲孺人臣

時被 名起

闕陞職給事戶科躬拜 地封

勅命甲午夏臣以狂言獲罪分甘誅殛

聖恩寬大放歸田里臣幸荷生全怡愉膝下歲時節

序臣父母暨臣祇服命服向

闕祝萬歲壽蓋自是十有餘年矣臣竊伏自思古

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是

蓋立臣子忠孝之大閑也臣不才幼荷父母教

育發身賢科守官三載慙無及民之政乃者

恩封覃被誠爲千載之希遇臣父母偕壽駢榮

顯膺昭著臣之忻幸倍萬恒情彼蒼弗弔去年

乙巳春臣父壽七十有三以疾考終越一年臣

文

卷五

八

卜宅兆於邑西惠山第一峯下流倉河之原將

以十二月十有九日舉葬臣惟外官 考稱職

者頒給

詔制再考稱職聽

請封贈臣之才能猥下濫沾曠蕩越山常格臣又

聞

祖宗舊典凡

欽給制勅例許勒石垂訓臣稽令甲謹於墓道之

南建亭立碑舉勅

封勒昭示永永臣父有靈九泉感激臣犬馬之齒
日就衰朽知難驅策用補報於萬分之一效賜
以力愧負汗惶計自今以往臣得奉母周旋時
或瞻拜

龍章仰思賁渥益深申祝之悃而臣之世世子孫
永戴

皇麻圖竭涓埃教孝勸忠尙與穹壤相爲無極云臣

不勝感激之至書刻告成臣敬稽首百拜恭題
下方用誌歲月時

文

卷五

九

嘉靖三十五年歲在丙午秋九月吉旦

原任戶科給事中臣選謹記

鄧氏墓田記

鄧氏世墓在惠山第二峯下去梵宇之左若干步而
陽負麓厥土剛厚吾外舅之高曾祖妣以下葬焉昔
外舅年十三考朴菴翁妣永氏相繼卒外舅勉勉襄
事於祖塋之旁今六十有四年矣外舅先配謝卒亦
祔葬焉歲時祭掃必敬必哀然墓隘族人葬益多昭
穆至不能辨外舅乃改卜新阡一區去二親塚三十

步而近繼室陳卒窆於茲虛其左以爲身後計復於
墓之前市田六畝三分循舊規引二泉之水以灌溉
以其租入除公賦外永供春秋祭費慮其不足也又
益以揚名之田二畝五分又懼其久而或遺也乃命
某記其顛末并田之經界佃人姓名勒之方石樹二
親塚前糧額入某戶以某於諸壻中爲可托且寓兼
制之義云外舅名某號隱純孝樂善今年七十有
六應例授承事郎尙未欲冠帶焉子惠民計開云云
建護隄侯張相公行祠疏

文

卷五

十

嘉靖辛卯歲予躬率庶民築海塘旣成復爲風潮衝
激殆盡歎曰使此塘之外沙漲數十百步吾豈憂海
患耶近塘有神曰張老相公者素著靈異因往祝曰
聞神功能捍海血食吾土乃坐視海若爲患困苦民
生是弗靈也今與神誓若能爲我漲沙數里當大其
殿宇以報之否則毀祠是年秋末沙果漲自長山至
俞山長若干里自塘至海澗若干里俱生茂草漸可
樵牧海患遂平神之功不可誣也茲將鼎新祠宇以
報功俾信而土木費繁力難獨任願與吾僚屬人民

好義者共成之所出銀米請書于左以俟登石

嘉靖壬辰七月既望知蕭山縣事無錫張遜謹書

誌文移所以昭政蹟也據邑吏史及明等所錄侯
三載內文移申文若干條告示若干條并雜著皆
所以造福于民者觀此則政蹟之寔可見矣

治生翁文跋

綱目私評後跋

古蹟宗人緘一編遺其子庠生子賢自暨陽來謁予
啓視之乃所著綱目私評也爲七賢絕句詩若干首

文

卷五

十一

揭題于端下列編年分述山處大畧于詩之後起自
周威烈王終于五季凡事關世教足人勸懲者必見
諸吟咏予諷誦之知其好古不厭事覈而嚴宛然有
朱子家法可尙也已昔唐人胡曾氏有味史一集傳
迄于今人咸誦之古蹟是編雖瑕瑜不掩然一言一
句皆有指歸非若泛焉資口耳者安知他日不有重
而傳之若胡曾氏者乎遂書數語于簡末云

龍泉翁燈下細書小跋

翁年幾耄雙眸若金燈前細書不勉而成信乎精氣

神之合一是爲集義之所生由今占後公之壽殆如
日之方昇也耶

張東洛紀行詩跋

張東洛吾鄉士夫之望也紀行詩發于性情當時履
歷光景宛然可見公平生固不止此而大凡見矣鳳
翁爲敘其首中間如處之怡然了無怨言悲色數語
真知公者余因錄以自省云

曹封君像贊

文

卷五

十二

風儀端重襟宇光明瞻之起敬卽之可憑山言從容
而主信行已剛毅而有恒閒居莫見其惰慢急遽不
離乎準繩篤孝於親而每懷陟屺善迪厥子而並顯
科名茲其行之大者博通今古涵養性情芥千金而
不慕寶寸善而亟稱此皆人所不逮而公獨得其真
者也然則榮膺封秩壽逾大耋豈不允協乎鄉評也
耶

履垣柳先生像贊

貌溫而莊言直而章視聽守聰明之則心思遊禮義
之場孚宗黨以孝友式鄉閭以慈祥人不知其富而

知其能讓不聞其壽而聞其有常訓子名登乎佳籍
課孫志切于義方天雖不豐其壽而可占乎後世其
昌若先生者庶不愧文忠之裔而爲吾黨之良

宋山泉像贊

充然其色肅然其容不激乎外不荏乎中詩書爲富
稼穡爲功挹冠裳之楚楚昭禮度之雍雍名雖不登
乎仕籍實則有補乎淳風年躋七十目明耳聰信老
期之可待享遐祉而無窮

單隱閑像贊

文

卷五

三

貌古而瞿服莊而舒力行無倦出言慎餘器市是室
厥心泊如年踰七袞康寧若初撫松侶鶴談樵問漁
人稱其晚尤進德卻腴茹蔬其將托言方外免爲習
俗所祗者耶

祭官保鳳山泰翁文

惟公古之君子國之純臣沉幾善斷忠正老成自甲
科而踐極品人不見其或驕山少齡而望大耋曾不
聞其自逸初官耶署僚友爲師繼秩文宗多士成德
恭省政而禦劇寇存廟祀於封丘長東藩而明黜陟

亟見稱於遠老巡撫荆湖受知

聖主尙書五部矜式百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聞人
過失曾不出口方公南北柄用也則天下均蒙其惠
載在人心而記之史書及夫先後引年也則

天子特加眷注月供糜餼而歲給輿夫嗚呼若公者
豈惟當今寡匹雖古之元臣碩輔何以加諸某邑之
鄙人辱公知已昔逢斥逐則存恤惟勤後幸生還則
提攜罔倦我公希范堂開從容庶境方切親炙胡遽
仙遊感德興懷能不悲慟也耶雖然達尊有三公咸

文

卷五

十四

備五令子克肖諸孫復賢完名全節生榮死哀恤典
在 朝廷芳名垂後世公雖已矣不亡者存其真可
以含笑九原矣臨棺一觴涕淚交集公靈如在庶幾
來歆

祭鈍齋吳親翁文

嘉靖乙巳閏正月十有九日姻家子張某聞我封君
鈍齋老親翁先生吳公卒方以先子疾亟飲泣不敢
哭越明日先子遂棄不肖惟日夕自慟不暇哭公至
四月八日始先弔公於几筵與公之子探花君執手

仆地痛哭不能已猶未克舉勺醴爲奠也越某月日
爰以羊豕庶羞泣祭于公之靈曰嗚呼天胡奪公之
速耶公稟湖山之秀具剛明之性禮義夾持詩書自
樂藉祖宗之積慶而惟恐不培抱通敏之偉才而不
欲自炫與人謀而必忠濟人急而無吝雖不受人之
侮亦不以非理之事加人公之盛德如此既宜詩力
於幹蠱遂輟進取勤於教子乃底大成泥金報來鄉
邦動色而克自抑畏司府交賀禮意周洽而曾無德
容委書京師勉忠勉孝歷歷數百言惟恐或淪公之

文

卷五

十五

立心制行有如此又宜詩 大廷寵眷方渥方隆鳳
詔龍章可日而待公乃溘焉仙逝天胡不仁若是哉
某自弱冠已識公而歸田數年始登公堂乃辱不鄙
許予弱息獲字文孫既而山房懸榻下待令子歲修
二載教我實篤時公六十方圖稱壽底幾此日侍公
左右扶予家嚴遨遊上下七十二峯獻酬百竿此誠
予心而胡爲不然耶嗚呼痛哉雖然古稱有子不死
况公之子侃侃瀛仙那家柱石非徒以文良以其德
論道變理君民致澤究所從來咸公之積謂之不死

誰曰不然耶一杯奠公尚鑒予言公靈常在非真不
壽矣茫茫九原亦可無憾矣嗚呼云云

祭華從光門人親家文

維年月日忝眷劣友張某以清酌庶羞遣兒子應科
致祭於故鄉貢進士從光華親契之靈曰嗚呼人孰
無死子誠可傷英姿俊學志高氣揚有聲黌校早舉
於鄉雖屢下第將來未量年僅四十云胡遽亡嗚呼
傷哉瞻瞻老親焚焚幼子投投外侵空空內峙於今
三年幸而免爾嗚呼傷哉吾門無友吾女無翁吾來
南塘孰語我衷爰有遺服未知曷從嗚呼傷哉雖然
而翁壽康吾情知學賢哉從兄爲殯爲鄰九原有知
庶幾瞑目臨棺一觴慰子冥冥嗚呼傷哉

祭李約齋同年文

維年月日前戶科給事中舊屬下年弟張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寄祭于德安太守前兵科都給事中約
齋先生李公之靈曰先生洪都俊士廊廟偉才黃鵠
甲科慎刑郡幕召居諫垣忠言不諱落職下寮直躬
無怨既而專城德安柄用有漸矣天胡不良遽奪之

文

卷五

十六

速耶昔余具員蕭山分爲屬吏先生推念同登愛如兄弟於後幸聯青瑣余先狂言獲罪 廷杖幾斃先生周旋調劑無異骨肉卒救生還實惟覆庇先生舟過錫山每動假顧酌泉清歌從容累日不見數年胡爲乎遂爲永別耶嗚呼悲哉去歲冬初令弟克齋公挈家蘇門問先生起居謂書來無恙孰意有此大變耶訃聞西來方寸如割恨莫憑棺遣奠一觴先生有知庶幾來享

文

卷五

七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五終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六 尺牘一

錫山張 遜舜泉甫著 曾孫繼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歸田哀溺者上楊水部

某舟過按治辱遣使津道甚盛心也猶有所欲言謹附謝啓後幸賜覽焉其詞曰十月朔旦舟次趙村岡子方病 廷杖創甚披閱載籍忽聞舟陸之人悶然呼囂釋卷力疾視之有溺于岡下者載沉載浮水滾

尺牘

卷六

一

如沸首爲激湍衝壓不得出須臾僅出一手忽不見遂死焉時有投篙于水者有操長竿走授者有悼小舟而來者俱不及有遺囊浮水上一壯士釣得之喜形於色而去予方驚駭哀悼汗淚交發頃刻不得止召居人問之故曰前者溺一人焉昨者溺一人焉俱死而屍弗獲今者又溺若人不知屍在何所予曰嗚呼噫嘻諺稱枉死爲祟必求其代信有之乎曰不然岡有徒杠設以欄檻大吏置之小吏以守岡閉則架行者以利岡啓則去舟人以濟今徒杠固在也而岡

夫受直怠事乃棄而不拔僅惟一木于閘之上淵不盈尺厚不踰寸行者過之非素勇敢且便捷手足俱便頭目交眩過而不溺者幸耳取途之人往往道從天水關去不得已則從小舟渡之人有咎閘夫不架橋者則厲聲曰吾力竭矣汝曷不爲我架之旬日之前吾憂夫人之溺者而嘗架此橋一日而三拽去焉其重不下數鈞而一日三拽去吾力竭矣故棄于其旁而以板代之欲過者過不敢過者請從間道抑從吾子弟親友之舟而渡不用命者則墮閘下於我初

尺牘

卷六

二

無預焉夫其悻反自用若此故卒無敢與言者而人之溺者相踵也而豈專爲代死祟哉予泫然泣下憤然藏怒揮告者使去閉戶而自語曰閘之設以節水也其設橋凡以利行者也委其責于閘之夫以其易簡而可兼也夫知節水而不知架之以橋知惜已之力而不知陷人于死閘夫之罪不可逭矣而爲之閘吏者得無罪乎雖然閘吏職卑而勢寡閘夫土著而力窮雖有言弗聽也蓋以告於大吏乎而卒不告者不敢告也獨不哀此溺者死于非命耶夫此溺者其

姓名州里吾不得而知矣其有父母妻子兄弟與否吾亦不得而知矣其有父母兄弟妻子也意其出而未返者有爲而未返也而豈知溺于閘之下耶而豈知其死而弗獲屍也耶其無父母兄弟妻子也則其事遂泯矣而見其死者獨不哀乎見其死而且哀之而顧致之死亦獨何心哉余哀此死者惡其致之死者而不敢以弔也亦無力以正致人於死者之罪也然予心終不忘遂爲詞以告諸大吏大吏知有橋而不設矣閘夫之罪庶乎可正矣而此溺者之憾亦庶

尺牘

卷六

三

乎可雪矣而今而後吾知溺者亦庶乎其可免矣行昧僭言萬罪萬罪

與翁夢山尚書

去冬初辱惠手教感佩感佩乏便久稽裁謝爲歉某抱拙林下聊度餘生孰意五月初二日有倭寇二三千自常熟福山港奚浦陸源港三丈浦數路深入將膠山宛山三壩陸亭前洲麻邨一帶地方八十餘里放火搶擄掃蕩無餘初六日又用鹽徒許莘向導直犯城邑幸天助早覺兩邊格鬪殺首二十餘顆頗得

勝筭十三日城下焚劫幸得總兵解明道自常而來
眼見烟焰奮不顧身指揮家兵五百四散設伏哨望
士民懼怖載道但許莘黨類盤據包巷斜橋沿海地
方其衆數千將引倭報離做邑百萬生靈將爲魚肉
未可知也可懼可嘆做邑舊無城垣今春賴縣尹王
子名其勤者設法修築既堅且高城纔告完倭寇至
矣王子活人百萬是天賜也真奇才也某昨會陳五
山兄云海寧普陀喪師三千皆王巡視精選兵也奈
何奈何蘇松常杭嘉湖等郡乃東南要害朝廷腹心
尺牘

卷六

四

必得大將統領天兵大爲戡定方保今秋明春無事
不然未可知也某六十年過自分一死惟八十四歲
老母可念耳吾兄位在本兵胸臆百搗寧不爲
聖天子寬東顧之憂耶鴻便草草布聞極知無次序
高明亮之

東劉寒泉三府

謹啓海賊深入青陽恣行焚掠非有奇謀遠計惟恃
吾人脆弱不敢與敵耳當道者若能命一良將提兵
數百由常熟顧山間道銜枚出賊背後邀其歸路有

進無退則一鼓可擒此上計也若整兵對壘不與交
鋒賊將暫退後必復來此中計也至於遠觀坐視不
申號令不整兵仗人皆逃避賊如入無人之境滿載
山海貽笑外方此無計也伏乞申達軍門併各監司
差人馬上入遞底不後時若吾邑惟當屯兵要害各
門嚴詰中外徹夜巡邏以防奸暴賊雖貪迷恐不敢
犯也承命坐鎮南門當與諸士夫商議相同卽出不
敢後也不具

荅郭似菴代巡

尺牘

卷六

五

弟自京辱教愛兼拜驢儀屈指已經年矣頃者節旌
過錫復承賜手札益增感佩弟抱病山居而執事又
當激揚之任非惟不能造謝亦所不敢雖然瞻仰之
私則未嘗少置也日者乘興往虎丘不請見長者罪
誠有之惟執事情諒應不深咎焉茲又承華翰猥及
牽牽至情莫可云喻再拜欣教而已伏聞風裁凜然
善懷惡畏所謂真御史非耶健羨健羨使旋草草布
悃餘冀爲國珍攝以膺多祉不宣

復談十山

辱論執事以中丞特命之尊不當與邑之士大夫齒今致書于郡守而名列于後爲不稱責之似也但往往見執事凡士夫之會坐次必以齒今作書必列執事于首諸大夫欲乎執事安乎生固不得爲之辭也執事又云達此書無以見惠翁于地下夫此書固未嘗一言及惠岩而執事乃言之是推心而論以惠岩爲是此書爲非也夫苟推心而論則惠岩欲逼安氏讓居于嗣子以安已之子乃嫁劫盜之名于膠峯族無賴棍徒誣呈隔縣別司以致據呈通申將羅致膠峯尺牘

卷六

六

於死地夫使膠峯平日果爲不才果有竊盜實跡足得罪名教吾輩當共棄之者也竊計膠峯發身甲科素齒縉紳行義無玷且累世良民初無隱惡人人知之執事亦嘗言之一旦加以劫盜之名雖里閭細民爲之不平吾輩忝列士夫義關風化情切免狐於此不言烏乎言執事以惠岩獨厚之私欲廢人心之公猶之可也至曰他日何以相見地下吾恐惠岩有知將自悔不暇覲顏無詞彼自不敢見矣况惠岩初回喋喋以此事爲言生每見必正言答之曰招証甚明

使惠岩復生生舌不改何謂不可見于地下耶又云鄉先達文莊端敏二公多不預公事或有言必專東致之未嘗附名于士夫之列士夫亦未嘗倨然列名於其前者夫文莊端敏二公天下達尊天下讓之豈獨邑之士夫然哉執事欲擬于二公似也邑之士夫有齒頗長爵位頗不遠平日相會未嘗少讓今使達列于執事之後執事安乎諸大夫欲乎執事又云以中丞奉

欽依致仕又荷 特恩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與尋常罷免不同乃列賤名于後生實恥之夫士夫罷免不必他求如生以正諫歸雖云奪職公論固存且商相長平日與執事相見曾居下乎執事忍使生居下乎執事又云禮三命不齒生受命凡十有九矣生嘗聞禮有九命執事乃多其十豈士夫公卿之外又有他爵耶執事平日與惠岩厚但不與名可也若以文莊端敏自擬以不序齒自處以十九命自尊吾恐執事之見左也辱論僭言勿罪勿罪

東唐二守陳四府

某冒昧謹啓見監犯人華時瑞係進士雲之叔初故舉人電之父某幼壻之祖又十五載舊恩東也實年八十且病不忍其斃于獄敢借重一言於符公祖老先生容令保外聽候發落不勝幸甚某本圖奉書於符公祖緣老父病在牀褥不敢出數里之外者幾二年未獲拜瞻清光不敢爾爾辱慨賜轉達并爲某謝未能請見之罪至感至感

東華補巷一

某不次逕白令弟從龍死才三日聞往年以明契置

尺牘

卷六

八

鍾氏田今謂白奪告郡爲網利之計府尊牌提令叔來審卽日行矣幸執事適在郡城能不念八十老人匍匐公庭小壻以幼不能隨行乃怆然而歸乎萬望暫停仙舟一察令叔動靜或執事得見府中唐公祖諸公托爲令叔一白冤情剝牀以膚亦似不容已者某屬至親當侍令叔行奈家父一二日來病勢甚危不敢少離左右輒敢專人奉懇諒執事慎門庭之寇必有以籌之也小啓或并呈唐公祖諸公亦可蓋某與令叔休戚相關義不容默當道或能相亮也

又二

昨門下榮行某病臥草土不能爲餞愧罪愧罪辱諭加鍾氏田價本當奉教不必與爭曲直但某平生毫不敢占便宜毫不敢負人往歲門下以令叔所置鍾氏輕租之田轉售某再三辭避令叔謂已非不足某非有餘特以鍾氏妄圖增價老年不能忍氣故以相累某念三十年至友兩代至親不得已承命照原價三百五十兩奉還訖未幾鍾氏家丁遁糧桎梏央親友屢及寒門勸量情增價某念伊孤寡憑衆另立文

尺牘

卷六

九

契加一百五兩卽日交之納官脫其桎梏鍾氏雖昧心忘義鬼神不可欺也其原賣俱民糧既而謂戶賠官糧復念孤寡收官糧一項已甚不堪矣今聞憲斷又令收官糧五十畝則此田卽送與人不肯受矣乃復令增價此何理耶當道止據一婦人之言而木悉其中曲折門下此行必與符公祖呂代巡相見願以此情一一陳之又聞憲批所買田價未知交否嗟乎某轉買交價甚明有原中在有鍾氏在有華霖兄弟在有鄉評在一問可知也嗟乎憲批於田價已交未

知豈知三百五十外復有一百五兩耶誠以理論鍾氏多嫁官糧某不當受若受多嫁之官糧則鍾氏多得之價不當入之已而當歸之官矣門下與當道會時敢乞一白此非特某一已之事亦令叔與門下所當明辨之心事也當道至公至明必能兄諒某方在哀疚言語無次惟高明體恕之

又三

往者仙旆北上某以喪疾不能奉饌迄今歉然近盛价回知已榮擢地官問起居知尊體暫爾違和即已尺牘

卷六

十

勿藥喜慰某病臥草土謹自守拙前買省巷令弟田府斷幸免不意復爲華雷奪去不得不訟諸官奈令叔高年困頓令姪幼齡孤弱無可控訴者諒我親家雖遠在京邸必深爲之慮也至懇至望江南五月憇陽斗米一錢五分麥租十不還一寒家不免饑餓此皆符守遺毒也可嘆可嘆鴻便草此

又四

辱教翰感荷感荷新秋初涼伏惟行臺清勝爲慰近會蔣願齋知內衙頗窄惟飾慎是禱又會荆川云每

問商舟皆稱椎鈔減舊清風逼人但以放關不時或有未便耳又聞鈔價經舖家總甲多勒贈頭此事恐未必然臺下緩察之中間恐有別弊也勿遽勿露或云往歲見一部使者令舟人逕達監收投納當給等即行聲稱頓起計臺下已熟聞矣不識今日可行否情在素愛有聞不敢不言其事之有無言之得失高明自有真見非道聽者能一一中的也

東黃斗南

去夏盛价回遠辱教翰佳作駢塵之賜且詢起居佳尺牘

卷六

十一

勝慰慰底嘗投宅見大令器老成謹慎以此大歡之歲上下帖然真可慰兄遠懷矣近聞巷喧然出詔雖未悉虛的度兄歸期當不遠也弟爲老父病勢危篤不出數里之外者幾二年白髮盈頭家食不給又勉爲豚兒畢娶愁緒紛紛無可爲知已道者家鄉風俗變態來使自能言不悉

又二

翰教遠及知兄動履清勝爲慰不孝禍延家父舊年閏月奄棄痛不可言連遭年荒樞尚在殯今冬方得

舉葬也天道亢陽已數月不雨河將斷流此月若復不雨二麥絕望秧棵不得開民之死散者不可算矣可慮可嘆兄遠寓遼陽情懸故里寧不痛心疾首耶天子聖明獨於羈臣不肆赦願兄寬以居之天若爲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兄今之唐子方也幸厚自葆蓄

又三

夏間使者南來承手教參寥之惠捧讀拜嘉問起居迪吉不勝慰感茲三令郎復往省侍益寬尊懷第某

尺牘

卷六

十三

與故人未得一傾倒契濶爲恨耳兄雖微外居然自得豈料故鄉如晴峯西村後岩輩俱遭大遯之辱而晴峯尤酷風俗大敝一至於此然則居田里者豈能及見一二耶弟閉門卻掃僅得自保且今年大稔始可具衣食矣宅上一二年間想亦可獲閑也惟兄眠食自愛以需內名

又四

秋初姚人張明去便曾具啓不識得達否時下重九吾兄登高遠覽當不異故鄉弟無日不懷吾兄常常

夢見有一夕兩夢者惟是數年來不得而接笑談可恨可嘆耳兩賢郎侍側兄天倫之樂亦自可人且知近時願養加慎性度益坦夷自量鄙人居家常有不可人意處較之吾兄豈不覩面耶蒙寄課新守臺諸作風格甚高天真完具非尋常咕嚕者深爲羨服弟久望天恩迄今尚未有聞東官出閣在今春倘有赦南還有望矣惟兄靜俟之四令器在舍頗知向進似亦可舒兄懷抱明年延郭繼修爲師以其善教有坐性也弟親農數年全無暇日親友見老態日增勸

尺牘

卷六

十三

上吳澤峯求新阡記

不肖某謹奉狀寒家世墓在新安曾祖始葬惠山第一峯之下黃泥渚之上先祖祖妣暨先叔叔耐焉先考存日念地隘更不容穴而不忍違其親乃改卜第一峯之左州舍河之原爲壽藏與祖隴相望地凡六

畝餘坐西向卯兼辛乙三分前對崧山後負木峯錫山在左青塋諸山在右旁夾二澗左澗經流州倉河迤邐合梁谿滙爲太湖跨河爲石梁臨河爲門其屋凡七四週爲石垣高凡一仞徑凡若干丈門之內爲勅命亭亭兩旁各爲一門爲墓道其中則壽藏焉爲羅城爲石門之相題曰張氏新阡墓之左爲墓廬前堂後堂咸十五楹室三左右爲夾室廬門之額曰泉石清閒此執事先生所賜名也不肖念此新阡皆稟先考成命勉強就緒今先考葬有日不肖復不自

尺牘

卷六

十四

揣敢乞一言爲記俾我後人世有憑藉則先考爲不朽矣惟執事矜憫而終賜之不肖曷勝所望感激之至

復秦鳳山

辱翰諭仰見老先生爲人謀之忠生疎拙誠念不到此但所託者外父之弟生前者再三詢之云甚謹密然尊慮亦理之所有也行吾今日有書及云蘇回躬候起居約生同行此時當與行吾定計奉復耳

又

昨承台教謹托來使附復計達左右矣茲又翰諭云云

誠善策也容與行吾定計後乃敢奉報行吾之意決欲登堂候謝或奉尊命而止亦未可知統俟相見此公後馳報不悉

東秦虹洲

奉別門下未數月而門下令譽日聞上下稱服蓋以實心行實政固宜有如此也然更望慎終如始得情勿喜監司意向不必迎合顧所見既真當力主勿患告者期無後悔耳諒高明素蘊無俟繁言也豐城敝同年李約齋太守捐館平生於某甚有恩義敢以奠

尺牘

卷六

十五

東約齋李同年子

不見約齋先生數年日切懷仰今春忽聞奄棄哀痛不勝方寸如割某遠莫能弔奠謹具薄儀托貴郡泰四府先生少致莫意幸爲告諸几筵庶令尊老年兄暨某下忱耶昆玉素友愛向後願努力舉子丕振先德亦年家之光令祖先生在堂未免傷懷望朝夕寬慰之某不及具啓乞爲叱名

卷六終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七 尺牘二

錫山張 選錄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東唐荆川

頃偕吳澤峯乞銘於門下辱不鄙金允彼此不勝感荷先父葬期尚遠未敢奉促鈍齋之葬准三月廿七日澤峯拱望門下碣銘發刻托 某 禿東拜懇伏期早賜揮灑幸甚外日疊擾附謝

尺牘 卷七 一

東睦中泠

往歲仙踪來惠泉 弟 坐凡俗不知遂不及陪侍還寄詩扇惠及愧感何如久失裁謝爲歉近會唐荆川知道體尚在願養未卽北行想秋深起居清勝不容不促駕也 弟 爲連歲苟完微慮力量淺薄遂白頭願公然一老人矣殊爲可笑茲偶聞一不平事專人奉告敝郡主行吾清德美才同榜中殆不多見其存心忠信行政公平數年來僅有此公 弟 所心服諒門下不遠百里自有真聞真見不敢鼓章但近來訛傳雷都

科道諸公頗有別說此必敝郡士夫有求不可得抑

好高迂濶不量人已者爲之地也不識兄亦有所知

否 弟 於南省諸公一無相識惟聞金壇王樛菴掌科

剛明中正風節凜然不爲浮議所惑 弟 謂行吾係無

他虞也然三至投杼容或有之不可不慮 弟 聞吾兄

與樛菴道義最厚言無不從乞作一束爲行吾宛轉

問之又從而申救之恐樛菴亦所樂聞者 弟 平生無

他長惟於世間不平事不免扼腕矧誼在同年分爲

公祖哉兄知行吾爲漢故敢瑣瑣奉白千乞不靳聞

尺牘 卷七 二

言 弟 與行 吾 佩德不淺率爾僭言統希情亮

又

頃草率具啓蓋由義不容已行吾兄初未知之也昨

尊翰來令人送覽極感雅情托 弟 再三致謝云不久

得往雷都當躬造宅請用圖書故去束未發行吾賢

能廉謹前書中一字不虛承兄垂念樛菴處乞乘便

寓一束不待行吾而領尤兄年誼之厚也希恕瑣瑣

東洪西淙

去秋辱惠大筆託來伴附謝嗣後乏便久未申候爲

罪前月見邸報知臺下以正直不容於時俾返初服
不勝驚愕夫君子進退世道消長國家安危繫焉臺
下碩德宏才老成忠厚朝野之所佇望者顧以一人
偏私之說遽置不用固嘗疏請適得所欲諒不以介
懷其如世道國脉何可嘆可嘆斯夕候仙舟不至近
會行吾方知道體偶爾違和暫憩京口卽圖躬謁緣
老父患欬逆日甚不能遠離謹託寸楮專童問安伏
惟台焰更祈服食自愛以迓多祉

東翁夢山

尺牘

卷七

三

楓橋一別修爾三年每懷故人宛如晤語奈無便鴻
莫致緘書爲恨伏惟道履清嘉尊堂老伯毋納福令
郎想能言笑矣良慰良慰弟抱疴林下日就衰憊頭
顱無復黑髮矣殊可太息茲因鄉友顧某任廣州右
衛知事去便敢托問候起居顧某小官初任頗知自
立倘辱垂青弟與有榮云云

東鄭海亭

辱翰教誨切感激不勝近西淙過錫道尊意倦倦念
及生構室莫措錦心鏤骨前謂行吾被人毀謗者固

未知有無但如此賢明郡主數年來僅見萬一中傷
則受枉之甚故不覺爲知己一鳴之非敢私同年同
年可私五縣百姓豈可誣哉惟執事遇臺省中相知
相信者不靳表暴以扶植忠良至懇至懇生年來頭
已如雪精神大不如前惟遵教言節飲寡慾以保餘
生耳執事榮擢想只在明春斯時道經敝里當爲一
傾倒也茲因舍弟述應試之便特令代候云云

又

尺牘

卷七

四

去秋舍弟述回領手教且備道厚愛至意曷勝佩感
此後兩承台翰猥及無便竟不能報一紙愧罪何如
春來伏惟膺福爲慰生服尊教飾勞節飲頗覺精神
稍復但家父欬逆常發衰態日甚不免憂惶近鄉山
水無好懷一登臨可悵耳行吾在敝府清慎勤能愛
民節用竊謂自江以南無可比者近乃相繼被論天
理人心安在哉倘當事者不偏信無稽猶有生機不
然豈不屈抑耶在行吾固常委之於命在區區鄙民
不能不痛心刻骨矣賊人者人亦賊之他日公論一
明此輩詎能免乎因執事知已不覺及之敝邑新來

喻父母政事大有條理愛民皆本實心蓋聞公之風
不得不起者此錫民之福也云云

又

頃王仲山回辱教感不能忘生年來非但冬租少收
錢糧無厝衣食不給殊可慮家君近日病危篤朝不
謀夕憂苦萬千華省港病在膏肓已不能言矣乃翁
八十小瘳稚齡更難推卻愁懷鬱抱無可奈何此皆
執事所懸念者故敢以告錫山近來風俗大變小人
得志士夫數家咸被陵虐皆居上者偏心私見啓之

尺牘

卷七

五

計執事當稔聞之生閉門歛跡嘗懼有波及之者良
可痛心執事居官清譽日間惟向所云猶或有竊語
生謂公伯寮其如命何付之不知誠是也然此輩有
意中傷恐自亦不免耳茲因邵文溪行便輒此代而

東張行吾

自閩門奉別悲感無已常吏回獲拜手教兼知尊翁
老先生尊堂老夫人俱康健而臺下優遊桑梓無復
慍色益占素養但未知近已弄之璋否仁者必有後
盛德如公不食報於身必昌大其子孫無疑也繼公

荷守殘忍陰刻荼毒士民幸今考察謫官去不然吾
常夷狄矣故五邑士民思公如慈母雖平日不滿公
者亦不覺悔服可見天理在人心也有倡爲生祠之
說者想臺下已聞之可以自慰矣某不孝老父奄棄
臥病草土哀苦不能盡所言

東辰州守胡葵亭

自甲午春奉違道輒修已十二寒暑矣每念宿昔高
情雅誼宛若侍教其如天涯之隔何吾兄碩德重望
久宜台鼎之位而猶偃然一郡直道事人不能浮沉

尺牘

卷七

六

世態故遲遲若此然君子之仕也顧禮義何如耳彼
驟得亦何足羨乎某知兄深輒敢道此幸勿訝也某
逃生故里貧病相仍近復老父捐館焚然草土白髮
盈頭只欠一死耳無可爲兄言者茲因令親楊經歷
鐫之任都勾道經貴治敢托奉候台祉伏惟照亮鐫
爲小官長途未免落莫望臺下留心矜恤倘鄰境有
兄相知亦乞一指教厚鐫正以厚不肖也哀中草草

東管復齋

往歲仙舟過錫山使某得接光霽而握手惓惓不忍

言別足見吾兄年誼之重非止省中敬愛而已恭喜
久長名疆聲望藉甚表儀臺端在即口矣起想年來
熊夢屢協賢嗣達而尤某所願聞者鴻便幸不靳見
示以慰鄙懷某不孝禍延先考焚焚在喪疚中適令
親俞汝成憲左遷貴屬理問行便敬托寸緘奉候汝
成乃舊都諫轉貴省大叅正齋公之姪也清才謹厚
居刑曹未聞有過乃無端遭此人成惜之伏望吾兄
矜其落莫特加意汲引他日復進一步皆兄曲成之
德也至懷至懷不宣

尺牘

卷七

七

爲吳蓮幕東邑中諸公

蓮幕吳希山居官謙謹纔及二年不意解職西歸窮
途八千里家累頗多何以堪之歛齋喻公有書見委
冀我士夫少資路費俾遂歸期輒敢奉聞諒諸公素
敦禮義慨然樂贈也謹白

東趙嘉興左山

屈指壬辰白塔之會不覺十六年矣每懷高風雅度
有如面晤也近聞臺下專城嘉禾去敝邑僅數舍幾
欲乘舸相訪緣乍離草土未敢輕出遂不果行來春

有西湖之興或得一請見耳茲海鹽丞施漸赴任之
便聊託奉候起居伏惟台亮施子某之畏友清年超
貢場屋有聲純篤之行該博之學古雅之文殷少湖
唐荆川諸公且以爲難得也壯志弗酬委命謁選而
又僅得此官苟無上官知而與進之矜憫而相導之
殆與碌碌者等耳今幸爲臺下屬吏臺下長者樂成
人之美吾知施子必有遇矣然施子初任官箴操守
雖自勉而民事未預諳練望臺下優待而玉成之他
日施子有進步皆托尊賜而某亦與有榮焉不宣

尺牘

卷七

八

東王二府

昨聞有冒賤姓名於臺下討修塘夫二十名爲造屋
已給執照者不勝驚駭生作小房已五年並不借用
一夫豈今日乃爾妄誕耶惟臺下追究原呈之人修
塘治罪庶幾公法昭明生亦得道私役之幸矣至懷
至懷

東郭龍岡

去歲初冬談上舍人回辱賜教翰珍貺捧誦拜嘉不
勝感佩鱗鴻未便久稽報謝爲歉即今春風初和伏

惟道履清勝爲慰某學稼邨莊兩贊已白無可爲高明道者惟老母八旬尚健朝夕相依亦可自樂耳臺下甘棠遺澤浹洽人心久而不忘由今思昔真民之父母也茲因舍弟述肄業南雍敬托奉候起居仰祈台煥舍弟家事原非有餘懼年光易邁強爲此舉敢賣臺下倘有小館爲之吹噓感甚司成諸公亦望賜言薦拔云云

東曹自山

自己丑秋奉別荏苒十九秋矣昔門下 廷爭犯顏

尺牘

卷七

九

朝野動色敬畏某叨入省中猶及誦兄諫草爲之擊節今門下雖宦轍四方未大柄用然所過澤民不負所學將來施及宇內正未艾也弟抱病臥草土近始服闋惟學稼問樵以樂餘生不復知人間榮利事矣舍親秦汶作丞東陽爲門下屬吏敢託寸緘祇候台福伏惟鑒存秦丞乃官休鳳翁之姪二泉邵公之壻爲人誠篤望門下時教掖之倘有寸進皆尊賜也沐愛僭賣原亮不備

又

頃泰丞人同小僕回辱賜珍緘佳帙拜嘉捧誦佩德深矣正圖修謝昨見邸報知臺下轉權兵憲且不逾原省昔張兩山守金華陞溫處兵備咸以爲榮臺下今日正與脂合豈不可喜可賀耶然德隆望重年資過深不日當柄用爲霖四海寧獨旣東數郡而已哉舍親秦丞得爲臺下屬吏時受庇覆方切感戴近乃受誣原呈人已脫逃未免株守空衙不沾升合之祿所謂虛絀也臺下念及此能不一援之乎倘荷終始大德非特弟與有光而二泉先生將銜恩於九原矣

尺牘

卷七

十

順望云云

東蔡鶴田方伯

往歲文旌枉顧多慢爲罪安子靜年兄每云滇中文采駿駿及中華皆公作新之效也茲復旬宣廣藩廉頑立懦又當適出流輩矣某哭父之餘精力頓衰無復黑髮尚賴老母稍康以此少慰耳廣守曹兄鞭直自遂不能少貶此人情所難臺下宜扶持而調護之右衛知事顧宥某窗友也頗知自勵望爲青目鴻便奉候台祉并致鄙情仰祈鑒存

東顧惠巖

去夏前旌還朝不能遠送江汭陪游金焦迄今悵悵
舍弟述長途多荷提挈臨回又承款惠高情厚誼何
時可忘耶手書遠及益增感佩時下春和伏惟台臺
納福爲慰某學稼邨居尋芳隴陌了此餘生而已外
此無所願也再憶去秋□□犯順荼毒生靈天下莫
不忿忿飽欲而歸勢必復來選將練兵儲財固本方
今急務也廟堂之上自有成算豈區區草莽之臣
所知但鄙人之憂江南民力竭矣蘇松宿連數百萬
尺牘

卷七

士

東翁玉峰

不奉教益者數年矣企仰徒勤未由瞻晤近肅人來
恭問起居多福雖耳重聽精神猶昔欣慰欣慰生也
拙林下賴庇父母稍安家無別擾可自足耳令孫湘

湖侍御兩過敝邑緣在鄉不及一會迄今快快生非
劣在任多有罪過乃永不棄每每顧念厚情何可忘
茲鴻便草草布謝不備

東談仰月

昨辱左顧備詢鄒南宮兄弟知以外侮致訟別後又
詢諸他友乃知訟非外來其端自兄弟始且其事甚
細無大關係深爲驚咤鄒氏衣冠舊族而先世遺業
廣厚二子以幼齡承之爲族黨僕衆垂涎染指者久
矣雖二子戮力同心固其藩籬猶恐招侮况自相疑

尺牘

卷七

士

妒各立門戶輕信讒謗其釁一開禍患日熾將來有
不可勝言者南宮兄弟何不悟若此夫二子同氣連
枝天性之愛譬之手足痾癢疾痛相爲依倚豈容相
賊苟離間之言一入則害歸二子利歸衆人其不破
損家聲得罪祖宗者鮮矣深爲惜之某居喪不敢與
外間人事而鄒氏與寒家交誼非一日誠不忍坐視
其殆也執事與南宮昆玉交愛最密且能忠告善道
乃不能一言勸救之豈不有負故人耶此後冀我執
事從容勸導一達鄙言使之翻然改悟以保家爲重

以天顯爲念兄弟相好如初則奸邪媒利之徒無間而入鄉氏自此安外侮不足平矣他日當拉石沙諸公登二子之堂侑之以觴以表生輩不遺故舊之情豈不快哉某病在苦塊義不容已敢告左右左右其圖之

東鄉南宮兄弟

伏念從者久勞於外未得寧息通家之情爲之懸懸病冗未克一訪爲歉閭牆之毀人所難言某前者不避嫌疑爲苦口之言以勸非獨爲昆玉計實悲令

尺牘

卷七

三

祖與尊翁不能瞑目於地下不無貴望於朋友也中間乃覺爲健訟者所間遂至今日利歸衆人禍叢手足不亦甚可惜耶宋史有云天下事尚可爲家國一理也願執事由今以往兄弟之間務以情義相和好共固籬籬外禦其侮勿以小嫌構成大怨則先公累世之業尚可守也不勝惓惓以告

東鄉網齋古林王涵齋諸公

久失禮於門下殊切瞻企茲偶聞令姪十官訟其二兄爲家產也竊念令兄老親翁病而析產於諸子品

量均停俾無後言惟執事與令弟古林令親王涵齋諸公協成之也嘗獲親遺囑似無偏比苟或有偏此諸公當時不言今既數年矣豈容有後言哉此執事不得辭其責者也某料今者越訟都臺牽涉他事殆有唆而主之者十官雖或有是心恐未敢肆無忌憚若此殊不知唆而主之之人非真爲十官欲破其二兄之產及其後也又將害十官耳某往往見兄弟之訟產者產未必得併其所有而亡之爲鄉里笑且得罪於宗祖稍有見者必不爲也况於故家喬木禮義

尺牘

卷七

四

相先而令姪十官素稱明達又有執事與諸公爲之長上今日此舉豈不大可痛惜哉伏冀執事開諭諸姪兄必友其弟弟必敬其兄合謀同心均其所當與者戒其所不當貪者衆論既一乃見邑宰乞怜而申奪之此必邑宰之所樂從也若諸公坐視三子之訟以中媒利者之計吾恐洛亭翁不瞑目於地下矣某外人也何敢預上宅家事惟洛亭翁當年托不肖甚篤且小女又將爲鄭氏之婦誠不忍置之弗聞也古人云女願爲之有家倘此訟不平將更訟不已產有

盡而訟無窮小女不免有無家之懼矣不得不汲汲
爲執事一鳴也伏惟執事仗義執言使諸姪悔悟以
全手足之情各守祖宗之業幸甚

東黃戶部

頃承遠緘嘉惠不勝感感初暑伏惟動履康吉爲慰
某棲遲林下近來多疾雅賴尊翁老年兄常相會聚
不爲落莫昨尊翁之門下近有書來今當收鈔之年
多有羨餘分毫皆入公帑足見廉介過人但後繼者
難得追踪恐或生怨耳鄙意羨多可以減權一二或

尺牘

卷七

五

於將代前三日開關徑放舟不復收稅某嘗見許野
蔣先生行之往歲華補菴九江滿歸北上曾有拙句
相送聞得潯陽上下船惟呼新見權司賢守官如水
尚捐俸空手還家寧廢田子忝深交拜風下誰將寬
政勒江邊一尊此日泉亭別帶得清風觀九天并錄
附覽惟冀順時珍蓄不宣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七終

仍孫濟之較閱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八

詩

錫山張選舜舉甫著

曾孫繼曾初編

四世孫元昇重刊

五言古詩

陳思蘭號圖

高堂有幽蘭芬馥異羣卉一朝被冰霜孝子思不置
靈根得滋培芽苗欲交翠桃李豈不芳我心良有爲
親賢如就之念念奉慈誨誰云太丘遠元方亦甚畏

詩

卷八

湖山爲錢子作

震澤遶千里中涵七十峰四時異景象面而如芙蓉
天空駕月小雲暖回飛鴻卓哉武肅裔識趣懸相通
依林作書屋啓牖瞻從龍有時涉蘭漿直邇大椒東
有時手綸竿行問蓑笠翁試乘安石屐仰探陽火風
登臨亦吾羣竊欲與子同塵襟一洗滌適志島嶼中
乾坤大如許何處非從容

素屏

湘絨翻翠袖白鶴展風翎當茲六月暑頃刻除煩襟

隨時且舒卷骨懷堅初心相看一把握片月成清吟

椿萱哀號爲楊學博作

靈椿摧迅風庭萱葬秋雨二氣胡弗均兒心良獨苦
哀哀欲廢食哽咽淚如縷越嶠動遐觀愁雲暗湘浦

冬日華刑部補菴招陪益泉卜邑侯遊石門過

羣峰還宴泉上次韻

立冬麗風口游涉龍山園長虹並迴澗巖然雙石門

丈石屹仙局滴瀟求泉源登之撫蒼壁轉盼龕穴存

趺踞傳茗醴清謳遶孤岑雲路裊環帶無煩引手援

詩

卷八

二

君侯美風度飲鮮還傾尊居高景物異遐望若雲屯

青雲垂四野不知禽鳥喧徘徊竚繡嶺皃蓋何飄飄

長江渺如練夕照湖光反旋車度羣岫指點隨處邨

泉亭宴遲月灑酒渾無痕主人古大雅坐令浮俗敦

茲覽信奇絕欲寫難爲言

遊華藏寺次邵半江太守韻

我來華藏游九秋日維六陰雲奔碧滿清風透羅服

鳶魚自飛潛緣繚往頻復梵宇當翠微古墓莽山腹

碑臥王孫草雷轟存薦福俯視凝翠池幽禽時下沐

仰瞻蓬萊峰白雲護喬木童子汲泉歸煮茗忘僕僕

攜手涉危巖林深履屐笑看風挾濤帆飛如鳥連

早知招隱心寧須竊微祿七十二峰頭俱堪醉百斛

偉哉二邵嗣足音響空谷我欲趨從之驅車不容轍

同游二三朋賞心惟我獨倦來枕雲根松蘿作茅屋

七言古詩

過沙河

咎過沙河水在底今過沙河水浮抵豈緣天地有盈

虛其爲黃河徙東濟高原混作魚鼈區縣令猶來追

詩

卷八

三

宿道願渠蘆灰止泊水還令百姓輸官租

過桃源傷有田不耕

桃源縣前河汪洋隔岸十里流湯湯大舟數百點波

面小舟三千輕如筐登涯遠望地夷曠問人咸說川

疇荒誰爲引灌十萬頃頓令粟帛盈倉箱

躬耕自述

江南五月二麥熟老農收之滿場屋可誇好雨來及

時舊犁暫息煩新犢西疇土潤好溪澍荷簑與笠頻

往復豈無童僕足代耕四體不動良自慙古傳伊尹

耕有莘沮溺當年並，賦足今秋多稼穡。黃雲香似粒，粒如珠玉牀頭新。釀麴米春連得親朋共，酬酢連膝兒孫強。一盃明月烏啼在，林木醉來拍手仰天笑。信是農家有餘福。

和俞是堂重陽後補會

細雨散晨鐘，涼颼起平口。雖未睹秋陽，晴光互流換。相携靜室非，泛常猶覺溪秋晷。刻長芳菊滿前香，不了歸舟臨酌水雲香。

山中和華補巷韻

詩

卷八

四

山中客勢相憶地，偏泉列山花寂。優游長日紆踪跡，還自惜多予故人念。如昔弱冠交游頭，半白昨聞蕩漿三山北。湖山萬頃浮峰碧，吳歌越調誰賞識。何如醉來天地爲衾席，吁嗟乎壯懷久已荒。時事渾如奕，畱得明月清風用，無竭吹罷洞簫橫鐵笛。

王仲山七十

先生本是蓬萊仙，托形宇宙能長年。胸中文彩吐萬丈，英年甲第掄青錢。爲郎曹部轉藩臬，便陳一疏歸林泉。優游山水超物表，怡情翰墨追朝川。麟兒射策

守名郡，文孫濟濟攻簡編。來鳳軒前碧梧茂，釣魚磯上綠楊眠。有時放棹遊寶界，有時煮茗龍山巔。今春初度介七十，精神百倍還童顏。監司剡薦起安石，東山高臥餐雲烟。相知滿座脫塵鞅，左圖右史親聖賢。經綸事業托翁嗣，獨與造化相周旋。行看耄期躋上壽，內酒玄纁來九天。

高愛開六十

先生愛閒登六旬，醅顏黑髮還青春。生平胸次最瀟灑，種蓮培菊友松筠。蓮香不惜碧筒勸，黃菊摘英浮

詩

卷八

五

醪醇。有時喜雪壓庭竹，拍手笑落頭上巾。有時松梢見明月，開樽暢飲歌聲頻。兒童新聲兼妙舞，俯觴清晝誇無倫。先生自言不知老，及時行樂成仙人。今辰初度值芳景，春風滿院無點塵。坐中賓客爲期願，百年重醉瑤池賓。

劉水南六十

梁溪之水城南注，彭城老人傍溪住。濯纓濯足有餘閒，采蘋采菊無相忤。六旬好景值中秋，韶華滿眼供佳句。相期尊酒歌月明，還擬年年慶初度。

五言律詩 十六首

華藏寺泛湖川姚少師韻

聞說湖山勝今來事事幽
天空剛見日風煖不知秋
擊機催新釀歌巾想舊游
夫椒在何處沉醉伴沙鷗

墓筠

故園修竹老游子最關情
雲影疑留蔭風聲喜轉驚
虛心能反本直節豈浮生
昨夜春雷動堦前稚子盈

贈唐惠拔

山人足幽興吟眺遍山中
漱石扳雲磴評泉貯雪峰

詩

卷八

六

寧憐惠遠宅自得子西風
如問登臨伴乾坤有是翁

淺林有感

勿訝村居寂陰陰高樹清
閒雲時遁影好鳥每交鳴
得句題詩易煎茶掃葉輕
已知足幽興潛澗是生平

吟社感懷

兵餘嘆離索今喜酌泉清
入徑黃含穢馴堦烏弄聲
傷心九龍寂翹首五雲生
從此時吟賞優游百歲情

中秋後一日流磬亭落成

雙袖先朝樹流磬此日名
物緣人益勝景與意俱清

十老遺前職羣公落後成
亭前起臺榭把酒酌山靈
送邑博董靜谷乞休歸洛陽

七載成多士思親乞北還
檄書天上至行李邑中焚
故老離歌恨諸生泣淚斑
芙蓉夏孟酒珍重入鄉關

加祿待封圖爲泰從川作

淮海文源遠先生道愈光
孝廉綿世德匡濟重賢郎
分俸來天上地封山帝旁
桑榆喜無限叢桂看聯芳

芳

送官鵝峰歸江西

詩

卷八

七

曉日芙蓉棹離歌酒滿斟
琴書千里月師友百年心

天外鵝山近吟邊白髮侵
何時重論舊握手九龍岑

題談星海孟母堂

冉涇文學里談母卜新居
立雪宗師近九熊課子劬
一經紹先業六藝軌通儒
慈孝存遐軌無慙孟訓書

飲王九巖園次顧洞陽韻

子猷多逸致撫景惜花陰
良友如相訪知心不用尋
高格張翠幙幽鳥嘯清音
屢辱山陰召婆娑酒獨深

吳思萱八十

人生期大耋康壽重延陵慈母終身感多才肯自吟
行吟春晚展細楷夜焚燈問歲應無艾東隅日正升

鄭恭人八十

八十康成母承恩自九天歸榮萊舞便賜錫 御題
鮮重主清華錄連頒紫禁錢通家不勝喜稽首祝堯
年

姚潛坤七十

千山姚相後高尚獨推君腹笥書無限靈源道早聞
篇章誇白雪功業等浮雲七十顏如聖逍遙鸞鶴羣

詩

卷八

八

謝東軒七十

洛南有耆舊芳裔自陳西坦厚同時習勞謙協上流
東牀美珣璣膝下遊琳球此日東軒祝稀齡適肇秋

談十山六十

世澤成元老耆年望愈高今朝花甲會指日玉京朝
壽母承顏喜佳兒戲彩嬌行看躋百歲南極斗旋杓

七言律詩 二十八首

元宵

擬看華月宴層樓酒醒詩成廉半鉤翹首東山寒霧

寒揪髯太宇碧雲浮去年此夜如今夜老我新愁繼
舊愁頃刻陰晴任天意燈前清語白風流

雪中送友北上三首

躊躇西閣千峰雪聊餽先天酒一尊太古味誇塵外
賞吾人情喜淡中論眼空陶穀詩成卷春入梅花月
半痕珍重玉堂珠玉在併畱佳話滿乾坤

玉砌霏揚瑞雪寒故人北去路漫漫頸年屢下陳蕃
榻今日先彈貢禹冠萬里風雲還舊翼三千禮樂又
登壇君家二祖清標在試把干將仔細看

詩

卷八

九

行行北上莫辭寒搔首長安豈渺漫大對好裁新製
作鼎元還屬舊衣冠但將忠節來匡國勿問黃金爲
築壇他日倘余游 闕下銀魚疏草願畱看

行取北上

夜發維揚傍月明舫煩人力助兼程蘆花兩岸占秋
色鴻雁長空動客情掩卷遠懷千古事捫心惟有一
微誠感深把酒歌天休願祝無疆永太平

過秦鳳山生祠二首公曾爲山東參政破賊於

陳橋

沙霧當年平寇畧乾坤此地建公祠寒城誦德流風
遠秋露驅塵去馬遲草際碑合河洛潤天邊月送鳳
皇儀尊崇廟貌遺恩在不朽高名萬古知

陳橋東下水如潮曉倚祠門綰玉鑰野老尚能陳往
事愚生何處挹奇標封丘勲績晴空麗洛社耆英故
土遙綠野他年同晉國平淮今並頌芳謠

碧山吟社次侍御王石沙韻

耆英吟社鳳泉南舊徑苔侵迹尚諸挺挺碧枝雙袖
在冷冷玉液半池涵幽棲原與幽人共好句還憑好

詩

卷八

十

景樸分付山僧善持護莫教塵染故詩龕

步華希尹韻

清世休論是與非滄溟不擇細流歸春雷始動潛龍
見彩鳳高鳴百鳥飛五載勤勞應紀錄九重日月好
瞻依慚余補袞無奇策且向衡門問布衣

邑侯王少月築城南完而倭至戰守殫力幾爲

倭奴手刃倭平立生祠以報公功

劇寇憑凌勢若潮守官奮義振征鏢完城偉績於今
烈報祀崇祠萬古標豸史英風存激勸鳳窩頤老亦

逍遙何時計吏畱公道爲探當年慈母謠

按君函野溫公於太倉水戰平倭頌績

夸舟數百一時平侍御胸中有甲兵羽報星馳臨
窟火攻電掣蕩妖腥共稱文武才華茂盡仰風霜
槩崢嶸此日歸朝復明主還看霖雨沛蒼生

鵬月二日次邑侯王少月韻

瑞雪漫漫逗晚晴俄驚瓊瑁彩照雙旌老僧候問被
怯歸鳥迷巢鼓翻鳴飛積寒塘泉欲凍掃烹春茗味
兼清遙占大有書天府併入平淮奏凱聲

詩

卷八

十一

游善權

古木連陰接碧峰斗壇西轉洞門重森羅法象天疑
近倒瀉清泉地暗通唐殿千年雷篆在吳封何處蘚
碑空老僧爲下溪房榻設說三生李相公

菊石圖

誰將叢菊伴雲根玉質金英合並存峰頂露華添秀
色枝頭香雨滴苔痕堅貞不負襄陽拜晚節宜爾彭
澤樽籬外南山惟咫尺丹青遐想一評論

比部華補巷招賞玉蘭

百尺琪花照綺筵今逢欣賞又經年清標挺挺凌雲
上玉蕊亭亭映月娟謝氏多才徵寶樹河陽有賦燦
文箋相看雨後添芳色無數春葩孰爾先

清白休徵爲劉學博七世祖方伯公永清題

天將嘉瑞表廉貞新竹依然帶雪清竹訝薇垣原木
植雪驚炎海渺飛雲敢誇師相曾題品自信終身不
愧名邂逅文孫知世德仰追芳躅慰平生

上巳後二日山行喜晴限韻一首

一春愁雨喜晴初便擬山行並小車苔徑落紅猶自

詩

卷八

七

溼草庭交翠已無餘流霞散彩明芳席飛鳥遺音過
太虛更羨半池涵石壁新裁詩句儘堪書

和王五湖暮春社會

暮春和煦開吟社天縱韶光滿眼看梅徑風輕停小
扇竹爐泉沸試新茶鶯梭輒輒穿晴柳蜂陣紛紛散
午衙竟日徜徉歸棹晚坐看銀海月初華

尊賢堂增祀文莊脩敬二公

新宇增祠十二賢流長淮海復開先碧山詩伯推修
敬續續文宗遜二泉名號允昭今古典春秋不降王

爐烟衣冠展拜嚴祠下應有人歌白雪篇

和晴海陽會韻

五日登臺地滿陰晴光山色總幽深投壺命中題分
諸局勝爭先笑出林側耳黃鸝聲戛玉舉頭盧橘子
垂金歸舟日掛西峰上喜聽高歌酒自斟

和泰從川重陽會韻

細雨晨收啓午涼山樊叢菊半舒黃徑苔舊匝青錢
溼杭稻新炊玉粒香評局酒傾秋露白乞詩僧獻紫
瓊霜歸歌繞繞斜陽裏夾岸人歡六逸航

詩

卷八

七

次浦後巖招會韻

三冬又值月圓時把酒吟壇春及期後樹寒梅舒碎
玉一池水水正流漸泉來龍縫流觴便鶴吸雲端入
座宜返棹斜陽共游衍不妨深夜咏歸遲

安膠峰年丈邀會火韻

碧山高會興悠然喜見晴和二月天細草青青猶帶
露垂楊裊裊盡拖烟儘排沉醉消長日自信粗安勝
去年起舞婆娑成一笑時人應羨地行仙

惜郡尊張公行吾被黜

江南賢守羨張公薦剡三年十五封廉慎本來真而
目循良非比偽謙恭無端羨菲纈成錦堪嘆當臺少
鑑空愧我無從叫天闕倚窗揮淚付東風

安膠峰六十

膠山鍾秀啓文源甲第高登宦望尊潤澤兩州生視
在恩宣五省口碑存歸閒湖海心廊廟未盡經綸待
子孫同籍愧余年長九還期百歲共芳樽

懷湖錢師七十

憶坐春風五十年朝來喜侍綺筵前清樽共獻長春

詩

卷八

古

酒華髮高談秋水篇奮翮雲霄期季子傳心湖海有
諸賢百年壽祉知誰並回首錢塘月正圓

浦後巖七十

掄魁登第繼箕裘翰苑青宮次第遊富貴無心歸造
物文章有種紹前修溪山入日成真賞蘭桂充庭裕
後謀齒長一年俱七十相將百歲有丹丘

憶心月郭先生兼補壽七十

汾陽流澤衍千年喜見先生意獨玄費校淹才惟委
命冠裳承寵亦從天人欣蘭桂盈庭觀自許松筠百

歲堅聞道思親心更切時瞻海上月孤懸

五言排律 四首

靜谷心學爲董師作

廣川垂正學來裔得心傳主靜消羣妄涵虛湛九淵
謙冲寧守嘿敬一豈求禪射策慨先業敷文衍後賢
聖君崇學術儒道適中天行見虛前席從容定性篇
二月二日碧山吟社會

曉放芙蓉棹凌風到碧山烟收日和暢樹密鳥間關

晴登新林出披圖舊景還惜梅花落瓣摩蘚石生斑

詩

卷八

五

道合原無跡情欣喜得閒莫緣時警轍猶愜會動難
宵鼓船徐返春燈句共刪續游脩禊事清賞翠微間

周信齋六十

益公有賢裔養浩隱林泉主信孚鄉曲勞謙重後先
娛賓多種秫法祖亦栽蓮六表逢佳景三秋啓壽筵
蕪詞聊寄贈佐酒祝長年

談仰月七十

夙負雲霄志青衿老聖朝德隨年共進心與月同昭
瀟灑養猶黑堅貞齒未搖仍誇松並檜更羨梓承橋

青鳥翔玄圃金丹降紫霄稀齡成小築百歲擬三招

五言絕句 九首

北上過下汴頭有感

青山近天北故國遠江版擬到神京日醺醺醉舊樓

舟中偶成

岸高山不見江濶浪偏多試問游觀者江山意若何

寓意

秋空淨如洗丹桂月中閒借得雲程便憑君折取來

題竹烏扇

詩

卷八

六

本是洪園種移來月榭間雙禽時下語樂意正相關

僧房

落葉蒼苔破山僧只閉門幽枝一聲鳥春滿萬家邨

仰月

秋風號萬木孤月照寒江情景懸相感舉頭不忍看

松苓齋壽圖

虬枝參碧天靈根盤九地孕得千年苓爲國壯元氣

碧山會飲

曉起喜初霽中秋偃所期談經嘉樹底載酒月明時

山行

山靜出泉清漣漪不容衆雅志泉石間韶光欣冉冉

七言絕句 十七首

題淵明醉菊

淵明歸去菊猶存暢飲王弘酒一樽醉把花枝坐籬

下南山彷彿見前邨

泉上聽琴

聽琴泉上興悠然一派清流遶四筵况得高山堪仰

正好將寫入西園傳

詩

卷八

七

題畫景贈蓮幕呂基山

萬籟收聲浩氣充水清月白道心同忘機酣睡寒巖

下不是東山學臥龍

爲憲友侯邦衛東邑博

門牆桃李競芳菲盡是東風鼓化機聞說一枝幽澗

草陽春可得借餘輝

懷 東涯府君

纔曉曉日便懷親親在高原日在門安得見親如見

日時時仰見覆生恩

題栢軒

古樹婆娑翠蓋圓，每於閒處倚窗看。
叮嚀莫入樵人手，歷過冰霜幾歲寒。

雪舟

衝寒破浪放孤舟，雨雪霏霏正未休。
簑笠老翁成獨立，箇中光景爲誰收。

題画

雲白山青錦樹連，秋深無事興悠然。
囊琴徐步頻回首，爲愛烟波有釣船。

詩

卷八

十八

題友梅

一樹寒梅臘底開，朝來還喜占春魁。
先生與定忘形約，歷過冰霜煖始回。

題松崗

千仞崗頭百尺松，虬枝玉幹影如虹。
工師他日掄梁棟，合紀明堂第一功。

黃斗南招飲次韻

兩貽佳釀已醺然，睡覺清香落枕邊。
短句又承招共飲，直拚酩酊雪消天。

一卷爲廬州徐千戶題

大蜀山前一草堂，陰門喬木正蒼蒼。
將軍繼武兼文事，欲與徐忠共頌頌。

忠國朝名將

贈繆探源

滾滾長河不盡流，爲餘活水有源頭。
先生見水應見道，欲向崑崙起處求。

次顧洞陽紀倭變四首

不識干戈二百年，那堪此日起烽烟。
當時失計除商舶，更苦通商益紊權。

詩

卷八

九

海寇憑陵逾四載，軍門無日不徵師。
何如練習土兵熟，隨地賊來隨可支。

遺詩二首補錄

三

母老身孱只閉門，忍聞悲哭滿荒邨。
奮飛無便還株守，長嘯中天白日昏。

四

農家歲計在三時，老麥垂垂已過期。
不是雄兵搗巢去，江南六月未耘耔。

卷八終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九 附錄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元旭 重刊

政蹟 共三十三條

一丁田銀兩舊名上櫃銀乃額辦坐辦雜辦等項額辦坐辦解上司雜辦半存縣中支用山自該年里甲不論人戶貧富每戶一槩科派知縣米杖中依丁田數納自後無溢山不均之弊侯審知丁田立

政蹟

卷九

法雖善而法外生奸其弊有八乃申詳察院隨秋糧帶徵除人丁不科田每畝納銀五釐二毫其弊永絕民甚便之

一學校爲政首務侯到任卽禮重諸生進見未嘗不以禮貌朔望下學行香畢赴明倫堂勸講剖析訓諭生員講畢齊以紙筆季考以紙筆油燭賞資生員新送入學者設晏待縣官銀花金線級匹淮花茶食大盤牽羊等項動費銀兩侯一切禁革不受至于束修任聽自行賓興則厚廬晏送僉點徭役

則量加優免使得專心肄業

一本縣東北瀕海每風濤大作潮噴海隄居民魚鱉農廢耕作侯勤于修理出俸貲銀數兩買竹作簍節盛土石障潮必稱重五十斤爲樣俾槩縣丁捐相應之家并各都通年槩里出備椿節侯親負土石以倡夫役復以已俸爲米粽麵餅酒肉以給散督工老人夫甲人夫夜則親宿海隄邊傍不逾月而堤塘卽完潮患以彌民遂耕作之業

一黃冊丁糧舊時書手那移等則飛走田糧侯于嘉靖十一年黃冊爲冊畧約縣總覈之區約區總覈

政蹟

卷九

二

之里里覈之甲甲覈之戶定舊管爲實在以合原額刊定一本分散各里使嗣造者可式永絕那移飛走之弊至于紙制筆墨造冊之費分文不科里甲雖隣縣倣而倣之山陰人王經六曰我縣以蕭山造冊爲法我家頗有田糧並無一畝欺隱

一本縣貪懦官長勢要每欺辱有制或有犯在縣則抵拒差人或毀壞成案務任己意或錢糧任催負勢不納自侯下車一切依法拿問伏罪後皆畏懼

反無懷念敬禮有加

一元宵燈火本縣街道窄狹男女混雜挨行至有爭路廝打成訟火藥流星炮仗沿燒房屋優人扮演雜劇戲文耍玩爭鬧侯一切禁之街市無一燈棚元夕寂然而邑之侈風爲之小變云

一爲政以厚風俗爲本侯於節婦必訪之雖未蒙旌亦必親至其家勸獎錫以米炭之物仍禁師巫邪術拆毀蒙山宮淫祠扛抬塑繪神像舊三月廿八日嶽廟燒香男女載道酒船簫鼓交港侯禁之至

政蹟

卷九

三

日河道寂然禁革扮演戲文優人子弟在縣者散去張揮使妻來廉憲姪女慶誕來好聲技宴樂來張畏侯遂輟慶誕之禮

一侯在縣天屬陰雨萊麥腐爛民心皇皇侯關縣罪已率邑人虔禱應祀神廟天卽開霽越三年亢旱侯去冠帶步行烈日中祈禱引罪自責夜宿北嶺禱雨壇上天雨數日

一侯日用淡泊口惟豆腐蔬菜雖所得胙肉分給馬下隸卒至供祭祀牲品豐潔賓興登解則爲國典

賢饒送舉人銀花綵緞厚贐資贖若由於二人者一侯祭祀豈惟品物豐潔心且極其誠敬與同僚齊宿別室令下人不得有鋪設褥幔之費

一侯於吏胥視如奴僕吏服侯威德自不敢售其姦侯於百姓愛同嬰兒重犯固無輕縱輕或可和則聽令和之行杖責止十下或五六七下卽囑止未嘗差皂隸甲首下鄉勾擾

一侯編排徭役或編海塘人夫一依丁田多寡編之無一丁一畝遺漏故大戶或十役五六七役人夫

政蹟

卷九

四

或十名或五七名故單丁無田小戶得以安生至於編排糧長田糧多者雖京官不免無有營脫者田太守家糧長除夕親自趕完京儲傾錠不及家宴

一周禮六典以廉爲本乃良而循未有不廉而能良者侯廉以律已雖例得馬丁柴薪必擇貧難下戶至其出納不數侯則放去或資一半納官侯則收之餘不責取足數苞苴影滅賄賂潛蹤揚震卻暮夜之金侯無一人至衙無金可卻

一侯治既清慎尤勤於蒞事天明僉扣文移批票俛後消繳批解乃了結未完事件故累年拖欠積久錢糧軍需等項悉皆完結故舊時府差人等在縣催併者不下十餘人日結米簞供給今則無一人至縣里長三日画卯責不受一下

一舊朝觀官路費動經二三百兩科派鄉民侯分文不取輟裝赴京且不事聲稱至於餞送詩文帳軸悉收在庫

一社學爲學校之本生員由童生發軔蒙養弗端長

政績 卷九

五

益浮靡蕭山舊無社學侯惓惓加意就空閑官地起造社學仍設教讀訓誨童生免其差役一丁使得專心訓誨

一侯於大政農桑學校小而橋梁道路事事兼舉嘗懇四都積荒田土修蓋儒學門堂整飭周垣堅固若橋道之近富家者責令修造至於窮鄉荒村必出已俸造之嘗以百金造白路鼎橋五十金助造白鶴鋪橋護隄侯張相公神有捍海之功亦由俸金五十助蓋行祠

一蕭山六七都居民土產惟造草紙生理曆而黃紙俱係杭州舖戶王富等領價買辦嘉靖元年添注吳縣丞因叅本司張布政問及吳縣丞阿意承認出產領紙價銀七十二兩回縣給散兩都人民貴令造納民至賣妻鬻子三倍增價杭州買納至今遺患侯知申請復舊民得安生至於鄉飲吳縣丞趨詣鄉官雖不赴席者遍送席面及碗紅銷金請書帖子侯亦一槩申革

政績 卷九

六

一白洋巡檢司係山陰地方本縣均徭額審弓兵七十名每名包價銀一十二兩侯以本縣雖與山陰鄉界地狹民寡乃據富陽縣裁革本縣魚浦巡檢司弓兵舊例申革

一本縣額派廣豐倉糧自五十石以上大戶自行領運富豪之家拖延不納又有積年總書兜收小戶錢糧詭立大戶名姓花費拖欠動經千數侯申令領運大戶將該運糧米封積在倉比對實徵差人押解赴倉交納自後糧無拖欠

一西興驛衝要之處上司往來絡繹諸暨縣不行置

驛可以幫助侯中請上司量情出給計銀

一本縣漁浦局額鈔數少一官二吏西興驛不置吏典一應撥造記錄委積年水夫牌子任意增減侯既拿問作弊水夫頭楊松等申請裁減漁浦局吏一名以填設西興驛吏一名

一桃源十三四都田低久荒官爲減免糧多折銀田少加耗各都丁田以十畝爲一丁桃源以十五畝當一丁然豪富緣此爲姦舊額桃源田一百餘頃今有四百六頃八十二畝各都里長名下甲首不

政績

卷九

七

過十名桃源里長名下甲首有至二十名者各都正戶甲首有田百畝者寡桃源雖帶管甲首有田一二百畝者多侯知其弊中令大戶自首免罪不首者查出從重科斷自是大小之民均受其惠一變災爲祥善政所感嘉靖辛卯年侯築海塘既成復爲風潮衝壞間護隄侯張相公靈應詣廟祝曰爲我漲沙數里當大祠宇報之否則毀祠是年秋沙果漲若干里俱出茂草七八等都虎出白日傷人侯以已俸買鷄鴨肉各一齋告城隍移牒所屬

土神虎卽遠去壬辰初夏鄰境蟲蝗入縣二十四都被害尤甚侯親捕捉苗復發生七月之初沿沙三四都蟲蝗大作結寔早禾食盡晚禾亦多傷殘侯令家人疏食引罪自責懇禱應祀壇廟出穀募民捕蝗一石給穀一石蟲蝗收貯倉廩餘五百石天感侯虔禱乃大風雨一時吹入江水不復爲災一賊頭張積踪跡逃匿人家經十五縣官差人捕拿不能入其門侯聞而緝之竟捕入縣一時打死自是境內盜賊屏息外戶不閉

政績

卷九

八

一禮記春夏月令掩骼埋胔以順陰陽侯見有弃屍在路輒以俸金買棺盛貯瘞葬方圖邑西湖頭化人壇築牆爲義塚以廣仁心一侯長於吏事裁決如流臨事明敏果斷是非判然上司多委任之本府委編山陰縣均徭察院委盤鹽運司錢庫等項精當明白如泌湖在諸暨湖田收成十無一二刁民錢盈陳連三十三要素佃戶之財投托杭城顯宦囑托上司妄告水利道貪事蔡委侯踏勘侯親臨遍歷循檢究知錢盈誣妄

之弊移申水利道以治其罪造立應科田畝文冊自是民得安業永無告擾民感侯之德立碑以記績焉

一本縣東西二分司東爲分巡道西爲分守道每遇巡按同臨東爲察院西爲分巡道分守官寄署僧寺餘就民舍侯以事體弗稱設法無礙錢糧以預備倉右空閒官地爲之中爲公堂三間左右爲吏曹書房各三間後爲臥寢庖厨前爲儀門三間照牆一帶左東爲坊牌出入之門不動官庫錢糧煥政績

卷九

九

然興建自後上司按臨各有定署

一東西二分司各有坊牌一爲楊龜山德惠去思一爲魏文靖公恩榮存問歲久崩損瓦礫墜下侯恐傷經過之人查出原欠未納海塘竹節若干每節折銀五分結與匠作修葺亦見仁心所發

一縣志舊載漏澤園歲久湮沒莫考侯於湘湖頭化人墮空地爲之東西長若干丈南北闊若干丈甃砌石塘一百四十餘丈蓋以屋脊石板繚以石門局鑰命隆興寺收掌匙鑰着令地方總甲凡遇貧

無葬地及死弃屍骸卽收瘞之自後路無暴骨

一邑市水井稍遇天旱水皆枯竭邑西里許淨土山麓金泉井一口深不過二三丈冬夏汲之不涸以之繅絲則絲色瑩白且斤兩加重時塌圯侯出俸銀五兩命隆興寺僧斃以圓石上圍以石欄仍作預備倉門水井以便居民汲食

一侯解任之日廨舍用物一無所持關付公堂以備後官之用北行士夫賢人君子老稚環邑治至郭門送者以萬計擁其肩輿至不得行脫其韉懸之

政績

卷九

十

邑門鼓樓比登舟貧窮孤老八十餘人入水蟻附其舟號泣一二里抵杭城民有贖以財帛一無所受某姓耄長舊以侯命買辦供應上官鋪陳毳褥錦綉衾枕役滿奉侯爲路途之用侯曰我官焉用此哉峻而卻之

張侯政蹟後序

郡邑與庠校相表裏郡邑者政事之所出庠校者教化之所施教必待政而後行政必待教而後成猶衣之表裏相附以成也二者一關何以成其治哉仁欽承

朝命典教蕭庠常患才劣無以統攝一邑教化頒布諸生科條恐恐焉懷負乘之憂誠願得良邑令提調於上庶可以展駑力宣教化也奈蒞任之始適當邑令久缺委署他職更歷無常率視邑治如傳

政蹟

卷九

十一

舍己丑冬乃得無錫張侯舜舉以名進士來令之聿興百政首以學校爲務蒞學勤講賞賚有則綱維有制由是人才丕振教化可施雖以仁之駑劣亦得以自効庶無掣肘矛盾之患侯之治邑其有功於教化哉仁竊感侯之庇欲頌侯之美而未能近者邑致仕河南郡博玉峰翁公文目擊其盛條成政蹟凡若干兼以侯之文移誌之誌成謂學校公論所在春秋議執政然否多出鄉校乃以示仁欲梓存於後以爲將來激勸仁披誦至再鑿鑿皆

實是誌也可以備

朝廷信史之書可以爲後令治邑之式可以表邑人去思之心噫其可少乎哉乃協邑佐僚屬吏胥供役餼諸梓若侯政之善可以超卓魯諸循良玉峰誌之詳奚待仁喋第以政教相承表裏依附之意序之誌末亦以誌得庇之感云

嘉靖十一年秋九月朔旦蕭山縣儒學教諭皇沙蕭仁謹書

政蹟

卷九

主

德政謠序

異政者邑侯張靜思父母政蹟之顯異也謠有
民俗歌頌侯政之韵語也張侯治蕭邑政蹟之
顯異若徭役均刑罰省禱雩應學校興强梁服
冊畧成猛虎去虫蝗除海波平等異政凡十餘
條邑吏民歌之童稚婦女歌之後學傳文淵毛
世臣輩撮其大畧彙以成秩名曰異政歌謠請
予序之汝賢曰古守令之在郡邑政蹟之卓茂
者下則吏民歌之上則史官書之垂諸永久則

異政謠序

卷九

十三

後世得有所取法若魯恭之治中牟而有蝗不
入境之異廉范之治雲中而有昔無襦今五袴
之異張堪之治漁陽而有桑無附枝麥秀兩岐
之異侯于蕭邑其德政擬諸魯恭之輩三異有
加焉噫守令有其實而不書非忌則怠觀張侯
遇灾禱神之辭某一身有罪甘受神誅百姓無
知願加仁宥又曰如木職罪在不宥亦乞止坐
一身甘心承受勿以我一身之故移禍閭邑無
辜之民故一時蝗虫死而歲登猛虎去而患除

沙土漲而海波平禱雩應而雨暘若侯之精誠
一念足以昭格乎神如此宜神之應之以表其
顯異也賢樂育治下不容以默故序諸首簡俾
觀者采以達之

天子俾之史官云

時

嘉靖癸巳歲仲春朔旦文林郎知丹陽縣事治通家
弟來汝賢頓首拜書

異政謠序

卷九

十四

靜思張公蕭山異政謠

徭役均

出門見父老滿道惟呼聲問之何爲者父老陳其情
昔年縣官私徭役失均平一以阿權貴一以私已營
說事過賄賂馬下任公行富者存作絕貧者刻骨微
邑有大鄉官免至二千丁亦有小鄉官兩丁羗弓兵
設或與辨觸忿暴加酷刑饑者不獲食勞者弗獲寧
自從張侯來立法公且平視產計多寡驗丁分重輕
豪富不苟免貧乏得安生且如權要家舊日恣橫行

異政謠

卷九

十五

田糧動千百戶大不分梓輪到編役際攀例免科徵
丁役盡蠲除如今官執法差撥無遺零糧長每年定
里長十數名銀差與力差周遍不漏星我等老年紀
遇此官長清家破復可理田荒復可耕子孫了公事
睡到日頭升予聞父老言權喜不自勝誰能傳此語
上達

天子聽遍令九州內法侯治蕭城

賦帶征

征歛有典則漁獵無孑遺受此人牧責恐聽捕蛇辭

嗟哉東南民力竭先達知大賢宰敝邑還爲凋瘵悲

常貢與常賦秋收著永規貧糈少侵橫兒童便支持

閭閻存餘糧畝畝樂寧期老翁沽村酒談笑聞拊肩

伊誰將五袴衣我無襦時昭昭仰良法嘉惠永無私

刑罰輕

張侯錫山彥治獄矜且哀蒲鞭掛縣廳囚圜生草萊
公庭晝無訟印匣生塵埃何如前此令忍酷忌日猜
耳聞肉鼓吹手製紙棺材人命同草菅井及妻與孩
善惡豈無報天道異祥灾

異政謠

卷九

十六

禱雩應

天人固迥隔一誠恒相流倬彼君子心乎哉與大遊
江鄉土卑薄永貽三農憂水旱豈常數禱應稱賢侯
弭灾無奇策自責還自修穹窿何渺茫精禋格微幽
百谷欣有成四境颺歌謳雅早旣不苦遇雨亦不愁
嘉樂我父母奚啻文昌儔不日歸三旌卧車難爲留

海波平

颶風吹海馮夷哭怒濤如山捲平陸桑麻盡變斥鹵
場多少居民葬魚腹我侯來視心皇皇不忍昏塗成

隄防抒誠懇禱護隄廟神賜威力何昭彰夜驅精衛
填海水更祈海若不得狂長山一望至龜山沙漲坡
原高數里嗚呼我侯德感天頓令滄海成桑田民若
永奠民食足歲歲長歌大有年

猛虎去

投牒移神驅猛獸我侯德政感山神南山白額一時
去共說張侯是宋均

重蝗除

十異相傳說我侯蕭山今日勝中牟蝗飛出境無踪

異政語

卷九

七

跡百姓重歌歲有秋

冊畧成

摠撒歸弓冊畧成我侯造冊最詳明不教等則那輕

重革盡錢糧隱合升隣邑遵依奸弊化上司稱許敬

嘉旌

九重明主如知得四海咸來作法程

頌廉明

孰謂楊震廉豈若張侯潔孰謂黃霸明豈若張侯淑
苞苴影沉埋賄賂踪消滅深情一照知疑獄片言折

治邑剛三年身心力兩竭廉如渭川水羽拉秋空月
只愁

明主知微書下天闕陟顯崇循良牙繡歸朝列

徒枉成

張侯爲政達大體道路橋梁亦兼舉雨畢除道使人
行水涸成橋爲利濟有橋久圯白鵞塘俄然跨江虹
背橫履險如夷通過客不用濡足勞褰裳我來詢問
路傍子云是張侯捐俸置已休有限橋道多安得處
處皆如何官緡旣竭佐已費賢侯仁心森莫禦爲國
果政語

卷九

十八

爲民忘已私誓把忠誠報

明主

學校興

天王立人極中興謨聿慨理化資俊乂首務崇英才
泮宮弘魯作辟雍從周閒思皇濟多士文教昭窮垓
東南傳承流明府誇梓陪五教數敬寬百里行風雷
大學飭舊典小學儼新裁禮度煥州閭絃誦通城隄
菁莪共昭宣桃李榮栽培就大小質克取梁棟材
登進神皇猷六合躋春臺

瘞遺屍

先王掩骼順天時今見張侯瘞路屍仁澤尚能施死者生民奚有不覃施

服強梁

強盜從來能自遂吏畏民懷威德著今朝蕭邑有張侯不獨南陽數朱李

禾穀登

賢侯一念格蒼天蝗旱番成大有年五穀稔穰倉廩實街頭斗米不多錢

異政謠

卷九

九

異政謠後序

謠近於俚謠也者塗歌里詠本於人心天理而發之田夫野人之口者也呂成公曰國風之詩田夫野人機動於心呻吟謠詠皆天理之自然非可格於義例而局於訓詁耳張侯異政有謠其諸此歟侯治蕭餘三載而政有多異民謠乃作其曰刑罰省賦帶徵異昔日之不省不帶也其曰海波平禱雩應異昔日之不平不應也其曰學校興徭役均異昔日之不均不與也他如冊略之成虎患去蝗蟲除豪強服等豈非異政謠序

卷九

辛

日可備觀風之采云
嘉靖癸巳端月二十二日治生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楊州衛指揮使燕越張幹山拜書

循良八詠引

邑主父母張老大人釋褐

清朝下車敝邑廉公勤慎明恕仁慈德兼威以並
行吏與民而同畏仁聲遠播賢譽上聞茲值三

載考最之行適拜

九重徵賢之命閭閻忻躍田野歌謠惟頑老困丘園

窮務耕讀草茅賤士幸觀俎豆之榮韋布微民叨

預衣冠之末攀轅無計頌德難名聊爲蟋蟀之鳴

少致芹曝之敬伏惟清覽不勝榮幸

循良八詠引

卷九

主

嘉靖十二年八月吉日治下耆民田惟頑頓首謹

頌

製錦重良才清白根天性操勵冰石堅心湛玉壺

淨閉戶絕苞苴垂簾肅禁令二載秉一節清風動

天聽

右一廉

素性自寡慾况居民牧司奢侈俗所尚澹泊吾獨

宜一錢不妄費重惜民膏脂編懷范史雲千載同

襟期

右百儉

愷悌賢父母視民真如傷困窮思拯救遇災心仿

徨俾障禦淫滂設法祛飛蝗維祈歲豐稔腐艸回

春陽

右愛民

戴星自出入處事如家事勞力亦勞心忘餐更忘

睡徵輸重

國儲脩舉先民利敬遵無逸篇允翊

聖皇治

循良八詠引

卷九

主

右勤政

大冶鑄利器淬礪猶千將一試破兇膽豺狼盡遁

藏鄉村少悍卒花陰息吠麗萬姓樂生業化工屬

賢良

右抑強

豪胥習詭奸良民陷征稅勞心悉究查立法窮纖

細籍貫削墨編未絕里書弊遺愛鐫碑銘異政超

今世

右均賦

荷校多屈抑曲折何由申片言情立辨明見獨通
神摘發俄頃間闢扉沒荆榛釋之蹟堪踵天下無
冤民

右釋冤

縣劇人健詞受理分曲直琴堂法網張奸狡自屏
跡鄉無鼠雀聲坐使刁風息百里盡絃歌封侯繼
褒德

右簡訟

循良八詠引

卷九

三

邑令張侯去思碑記

民之於邑令也因其去而愛戴不忘豈遑道千譽之
所致哉以平日愛民之誠素孚於人故民之愛之有
不能自已耳無錫張侯舜舉以己丑進士來令蕭山
三載考績邑民上章巡按畱之又一載而

朝命下徵不可畱也臨行邑之士夫賢人耆民老稚
垂髫戴白自邑治至郭外送者以萬計擁其肩輿不
得行脫其鞶懸之鼓樓比登舟貧窮孤老蟻附其舟
號泣一二里夫民之所以愛戴張侯者蓋恐去後令

去思碑記

卷九

三

吾邑者不可得而似也吾蕭民敝久矣侯下車惻然
憂憫以廉守己以儉裕民以公處事以明燭微以惠
養民以勤律身以剛制姦權勢不可奪請托不得行
四載之內民安物阜豪強屏踪上下翕然稱為賢令
尹鄉宦張幹山耆老張敬等思而不忘偕邑民立石
乞文記之嗚呼為官莫難於邑令莫難於不屬於勢
不疚於利屈於勢則縱惡疚於利則屬正黨邪張侯
之令蕭邑不出此二者宜民心愛戴有如是也抑聞
侯行不持廨宇一物抵杭民有以財帛贐及鋪陳等

物悉卻而不受皆可書也因次第耆民之告采撫道
途歌詠爲詩以書之詩曰

粵我蕭山 浙東劇邑 上江水衝 下海波入

民生凋瘵 沮洳之場 居失其止 食廢其耕

君侯下車 軫念饑溺 痼瘵乃身 惻然憂戚

民之祁寒 解衣覆軀 民之暑雨 推食哺之

率夫築隄 親負土石 以俸作棕 遍給夫食

掩骼埋胔 義塚是爲 以俸買棺 收瘞遺屍

以俸甃井 寒泉井冽 井旱不涸 民口無嗷

去思碑記

卷九

五

以俸市石 虹梁高橫 水無徒涉 路不病行

僉點夫役 一丁不漏 帶徵丁田 八弊免有

屏弱失所 培植扶持 豪強得志 裁抑剷除

齋沐禱神 蝗死虎去 普禱護隄 沙漲廿里

葺修坊牌 用表先賢 瓦壁不墜 行人命全

行感神明 恩覃黎庶 擬諸卓魯 今昔無異

丹詔煌煌 帝命是徵 輕車就道 歸於

明廷 民憂侯去 遮道擁路 奔號嗷呼

無所控訴 侯行以與 民肩其輿 侯行以足

民脫其鞶 是鞶之脫 懸之邑門 以比甘棠

如君之存 鞶久則弊 言存不朽 我詩貞珉

昭示永久

嘉靖十二年冬十二月庚寅河南府儒學訓導致仕

治生玉峯翁文振

去思碑記

卷九

五

重建英濟神祠記

浙之患莫大於海蕭山當海北面之衝白長山以至
龕山三十里皆爲斥地馮夷怒而海若橫風濤大作
能保其不圯者乎勢必囑故岸决腹河露蕩莫禦民
其魚矣自吾所及兄者歲正德壬申秋七月颶風大
作漂溺死者數千人及夫嘉靖改元之歲辛巳海復
衝溢决丁村口越三年癸未又决巨塘口各計十餘
丈比歲秋稼將登而湮靡者甚多歲大饑米斗百錢
餓莩盈途其去昔之漂害也無幾噫海之患若此安

重建神祠記

卷九

壬

得不厘有司者之憂哉自是連年動衆雖旋爲補葺
迄無可久之功已丑冬常之無錫張君舜舉以是年
名進士出宰吾邑乃達觀曰民之患實在茲惜乎爲
之者未盡也逮十年辛卯秋七月又决新林鋪許家
口將數十丈患益切張君亟謀而築之唯務深廣不
計尋丈殆爲是不拔之基不閱月而功告成歲乃大
熟民何害焉張君喜而嘆曰塘雖成矣使此塘之外
沙漲數十百步吾起復憂民患耶塘之東舊有英濟
張公神祠昔在宋著靈海上封爲護堤侯余嘗卽其

子孫家見其所封誥所載皆咸淳元年事已知其不

誣矧至於今春秋祀之乎祠之始建易置不可考歲
久漸頽亦若乘時以張乎惠民之績顧無以發其靈
耳惟張君往禱之詞曰問神功能捍海血食吾土乃
視海若爲患困苦生民是弗靈也今與神誓若能爲
我漲沙數里當大共殷宇以報之否則毀祠是年秋
末沙果漲延袤數十里不但可以保民居也雖之利
亦興焉異哉神之功也又何誣哉張君乃捐已俸撤
其舊而新之於時僚屬士庶莫不樂爲之助各出息

重建神祠記

卷九

壬

有差爲殿三間爲門堂三間爲東西廡各三間黜聖
丹楹皆所不廢外有甃石塘以護其址計一十八丈
是可以報神賜矣張君復慮以不傳乃屬余爲記時
余以便道歸省獲親睹而忻道之者詎可以不文辭
嗟乎匪神弗靈匪靈弗祀禦災捍患祭法攸宜有弗
徵乎地封令典故物猶存有弗信乎素車白馬出沒
杳冥有弗傳乎微則信信則傳是豈或然之數乎余
聞之君子之於天下未嘗不以可能者責之已而以
不可能者歸之天蓋可能者力也人可窮也不可能

者數也非天莫之爲也張君拯民之溺山已溺之救
民之饑由已饑之能使塘之成而不能休塘之永故
有禱於神此其心何心哉固天心之所簡在不待禱
而後應者神其能違乎噫使人人免其魚之嘆而并
祠以傳於無窮者誰歟然則張君之功不在神下是
爲記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孟夏月吉日

賜進士奉議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邑人徐官

撰并書篆

重建神祠記

卷九

无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十

仍錄之校同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十 附錄

錫山張 選舜舉甫著 曾孫續曾初編

四世孫 元昇 重刊

明通政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靜思張公墓誌

銘

賜同進士出身南京太僕寺卿前大理寺少卿侍

經筵講官年眷弟黃正色頓首拜撰

靜思張公與余同舉兩榜出宰又同浙地及 內名

誌銘

卷十

一

公擢給事中以言官罷職余遷南臺亦以言事謫戍
其出處意氣前後相同三十年餘恭承 新天子寵
命俱有過晉秩方圓盤旋林谷而公已矣傷哉公諱
選字舜舉靜思其號世居無錫張之先在宋有俊封
循王者子孫家於七保 國初有諱翼號止齋以化
寇全城著績實公六世祖翼生二子長名壽次名策
策生諤以鄉貢任廣東高州府通判生士名士名生
友諒友諒生東涯翁獻可以公貴封蕭山縣知縣公
生而秀拔東涯翁雜生從中教之聰穎過人稍長銳

志於學誦讀常達旦爲文惡剽竊務得肯綮乃已乙亥補弟子員公故家貧需餼穀以養父母其從遊者樂其造就彬彬多成材時邵文莊公慎許可每見公文特嘆異之於是師資日衆泮礪倍昔嘉靖戊子以尚書領鄉薦已丑成進士筮仕浙之蕭山蕭山固紹興隸邑當閩粵要衝人稱難治公下車視篆先之以厚儒生興學校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攸歸民情向化然後稽冊籍括丁田之多寡較贏縮均里役之重輕驗豐歉而徵國賦虞浸滂以築海塘土豪肆攘奪者

誌銘

卷十

二

抑之冗員恣浮食者汰之尤所嚴者民命無論真贗公必再三閱實始繩之法設施朞月遐邇胥嚮而頌聲作矣他如誠格海神而護堤沙漲仁孚物類而獸近蝗殄豈古所謂偶然者非耶諸監司風聞交相騰刺遽沐 內召辭邑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挽留弗克爰立生祠樹去思碑以誌感公赴銓擢戶科給事中緘書報東涯翁曰兒今叨言路矣言官嘿嘿恐貽君父羞甫入諫垣卽以乞早營建以彰聖孝事上請以宗事 路聖皇太后不逮事 章聖皇太掌科見之后遠甚字字逆鱗真足懼不測之威者

大驚曰汝不見 皇上試批乎袖疏中止未幾適值

太廟祫祭 上遣勳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欺非類夫

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矧 祫祭大禮 聖駕

不出必有沮之者疏入 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

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諭杖者曰吾罪甘

死汝無累聖天子有殺諫臣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諾

元老暨同鄉諸老役之砭劑幸獲生還抵家養病禪

悅院出入徒步凡有所往必告親而行遇奇果必懷

歸以獻東涯翁晚遭咳逆周孺人亦患首疾公遍求

誌銘

卷十

三

名醫治之勿藥乃喜一日不戒於火閭門驚悸公手經畫構堂數楹語宗戚曰吾非喜輪奐也欲安吾親防火驚耳公置別墅力課農桑又語宗戚曰非吾好勞勤欲給親養殮耳時撫巡諸監司灼公忠孝廉潔屢薦於 朝公固辭以一日之養不博三公荅之既而二親捐館公喪之如禮初殯在室出告反而如存故西淙洪公顏其堂曰忠孝蓋不誣也平居接人煦濡謙虛未嘗形驕色伉儷相敬如賓待從弟情踰同胞下逮子壻訓導諄切人或非義干之畧不假借立

論不避權貴處朋儕肝膽畢露公性慈惠當春掩骼埋胔暑月施藥膏療人瘡瘍隆冬煮糜粥以調凍餒使公握樞機以生育羣黎其雨露沾被可推也公暇結社碧山偕行輩縉紳爲真率會嘯歌觴咏追王謝故事歲學宮行鄉飲禮虛大賓以俟公赴數四僉曰宜之丙寅冬世宗皇帝大漸軫念鬚抗言受譴諸臣遺詔復公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左叅議以七十限年仍移劄致仕今上卽位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公之遭遇至矣夫何倚伏靡定公忽觀化嗚呼悲

誌銘

卷十

四

哉乃隆慶戊辰十一月六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十月二日得壽七十有五所著有諫垣遺稿歸田養氣集碧山吟社稿作縣事宜藏於家公卒之後贊校舉公鄉賢倡而從之者數百人以禮迎列祠春秋從祀若公者誠激孝勸忠後先媲美矣公初娶傾氏繼鄭氏俱封孺人子男三長應科郡庠生次應中邑庠生次應陽邑庠生女六孫男四應科出者三伯謙叔誠季讓應申出者一邦詒應科等卜以卒之又明年庚午十二月念七日葬於慈山南麓沈倉河之上去祖

塋一里許先期撰狀乞銘於余余按狀叙而銘

銘曰學優始仕養正自蒙愛民如子亦由天衷德薄化廣爰擢司諫直節立朝卓有定見震威號號一疏抗陳瀕死復生惟帝之仁瞻依桑梓娛厥父母樂道安貧庶不我負升沉否泰疾若轉圜隆恩崇秩福澤斯綿漢有汲黯宋有唐忠千載而下志一道同公旣全歸奠此玄室辭勒貞珉永昭無斁

誌銘

卷十

五

嘉靖實錄

黃伯英 纂修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蕭山令
有異政初冊略毀淫祠築瀕海之隄剔泌湖之
蠶士民戴德名爲戶科給事中 上遣勲臣代
太廟祭選抗疏諫曰國之大事在祀惟孝子爲能饗
親今祫享

太廟時享

世廟遣勲臣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氣脉不通

嘉靖實錄

卷十

六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
事則迹涉怠玩無以風四方而示來世卽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蹌拜跪之勞亦當明

詔禮官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以通神明之貺以俟竣事不
可直謂 遣某官代祭而已也疏入 上震怒
御文華殿作大祀記一夕刊成以示羣臣 命

廷杖八十三折其挺選從容謂曰吾死不懼不
可使 天子有殺諫臣名已編戶家居謙約退
讓聚諸生說經如處貧時隆慶初復原官陞通
政司左叅議致仕旋以
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在蕭祀名宦在邑祀鄉
賢

入蕭山名宦祠并生祠浙江學臺批語

原任蕭山令張諱選品重南宮治高東浙真心

嘉靖實錄

卷十

七

造士生儒奉若嚴師加意惠人父老稱爲慈母
捕蝗逾境實政格於豚魚禱雨隨車至誠通乎
天地省刑薄斂廉慈總一源流掩骼造橋生先
共銜恩德鶯栖巖邑五載有聲鳴鳳戶曹一疏
轍斥當官洵一世之良居鄉垂三代之直思旣
畱于峴首祀可後于桐鄉仰府卽行縣製主擇
吉送入名宦祠并生祠繳

入本縣鄉賢祠批語

無錫縣儒學牒呈開行准訓導張鎮等結僱會同廩增附生員高桂陳湘張天彝等從公覆勘得近故前任戶科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致仕張遜繇嘉靖八年己丑科進士初授浙江紹興府蕭山縣知縣始尹海邦美政繼龔黃之績擢居諫院敢言倡王魏之風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五建言

太廟事忠貫日月怒觸雷霆 廷杖八十餘而剛直不移歸田三十載而清廉自守居家孝友內外

嘉靖實錄

卷十

八

咸無間言持已謙恭賢愚各受其益忠誠無改於窮達清白不渝於始終讜言危論紹忠節倪柱史之芳躅清修懿德追先賢泰司馬之高踵近蒙

名用之恩聲名雖播于海內倏以避疾身故厥施未究乎國中禮宜崇祀費官信可風于後學事

載

先皇實錄諭出士子公訴等情結呈前來准此及行據老人許榮呈稱遵依前去會集本宦該管里

排隣佑嚴吳欽等從公查勘得近故鄉宦張遜原任蕭山縣知縣嘉靖十三年二月

欽取入戶科給事中本年四月十五日遇

太廟祫祭禮諫言 廷杖爲民居家杜門設教孝友好施鄉邦稱重隆慶元年 遺詔名用例以七十限年吏部題准 欽依事理劄付加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致仕隆慶二年復遇

建儲恩典進階朝列大夫本年十一月初六日身

故自始至歿忠節素著德行優長堪入鄉賢等

嘉靖實錄

卷十

九

情結呈前來據此叅照得本宦忠貞天植已彪炳于當時清白風傳可作典于後學所當列名祀典以激勸人心者也緣係公舉鄉賢事理未敢擅便擬合申請爲此卑縣令行具山另具書冊謹申伏惟照詳明示遵奉施行須至申者隆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縣大尹鄒 中 蒙 太府郭轉詳 學院鍾 仰府覆查詳報 繳行縣覆查前情無異復申 太府郭 批叅 照得故朝列大夫通政使司左叅議張遜風節

素著行誼無虧鄉邦共稱其賢輿論實于身後
以之列祀鄉賢誠無所忝轉中 學院鍾批開
覆勘人無間言則張公之風節可知也仰擇吉
以禮送入鄉賢祠內致祀此繳

郡志傳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進士授蕭山令仁恕廉明
民不敢欺名爲戶科給事中時遣勲臣代太廟祭選
抗疏諫上震怒御文華殿作大祀記一夕刊成以示

本傳

卷十

十一

羣臣命廷杖八十三折其挺選從容語曰吾不懼死
不可使天子有殺諫臣名已編戶家居隆慶初詔復
原官陞通政司叅議致仕

邑志傳

張選字舜舉嘉靖八年進士知蕭山縣稱簡良擢戶
科給事中會太廟祫祭帝遣勲臣代行選抗疏諫伏
闕下候旨帝御文華殿覽疏震怒詔杖八十至三折
其挺選無委頓意謂杖者曰吾罪甘死但恐累明天
子有殺諫臣名奪職歸世宗大漸遺詔復原官進通

政司叅議隆慶中進階朝列大夫

本傳

卷十

十二

行人司行人張繼曾謹具

揭爲先臣直節顯著

聖恩浩蕩無私懇乞

公評以膺

盛典以光先德事蓋聞臣忠子孝今古同心諫評

死節後先一轍當今

聖明御宇

恩典覃敷凡遠近臣工矢志捐軀竭忠殉難者靡不

均沾雨露被服

請謚揭

卷十

三

寵榮澤及九原光賁泉壤茲

恩詔易名下部咨議繼曾私幸先臣五十年苦節適

逢盛典可以上聞

當軸名公微一字之榮表章幽鬱寔先德之輝亦

後人所快睹也謹述生平忠節梗槩并疏稿呈

覽伏乞

老先生老大人採閱以附謚典歿存均感按先曾

祖諱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嘉靖己丑進士

初任浙江蕭山令

召爲戶科給事中時值

世宗不親

廟享遣臣代祭上疏題爲不親

太廟懇乞躬行祀典以彰

聖孝以端風教事臣聞國之大事惟祀孝子爲能享

親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享非類

宗廟之不可不恭不敬不誠也明矣前者正月初九

日孟春特享

太廟時享

請謹揭

卷十

十四

世廟適

聖體違和暫遣勲臣代祭內外臣民皆知

陛下出於不得已耳非誠敬之不至也今四月初一

日孟夏之時祫祭

太廟時享

世廟大小臣工適乘

聖躬萬福必親行禮無疑昨鴻臚寺爲禮儀請二十

八日

陞殿奉

聖旨是今早乃遇免朝萬一復如前故事仍遣勲臣

代祭則

陛下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而異姓之臣血脉不通

祖宗在天之靈恐不來享雖

陛下孝本天性享親之誠無時不在倘不躬行大事

則迹涉怠緩無以風四方示來世也如

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跽拜跪之勞亦當明示禮官

先期告

廟以陳不得已之故

請謹揭

卷十

十五

陛下亦須靜處齋宮以通神明之眚以俟竣事不可

直謂遣

某姓某官代祭而已也臣待罪言官遭逢

聖明在上事有當言義不容默昧死上陳無任兢惕

祈望之至奉

聖旨這廝事主非主奸生無禮特享命官一時權暫

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禮禮部看了來說禮

部覆奏奉

聖旨你部裏既看得明白罪人自無可釋之理如何

未復回護他知道了着錦衣衛拿到午門前打
八十棍送戶部着爲民

上御文華殿聽報棍棍折者三斃而甦者再先是欲
上早乞營建一疏稿成呈掌科 老先生 老
先生見之大懼曰獨不聞

皇上試棍乎乃取疏袖之而去後竟以此疏

廷杖削籍掌科 老先生聞之曰早知若此前不
強阻矣此見先曾祖勁節天植九死不回者矣
隆慶初

請謚揭

卷十

六

諱起通政司左叅議不赴家居隱山麓僧院課子讀
書足跡不入公門性至孝白首猶跪受母杖薄
田百畝僅以供餽粥此外絕不問生產也故家
徒四壁立子孫貧苦惟以忠孝兩字相誠勉而
已初令蕭惠政及人感肌誓臆若築海堤河漲
沙蝗不入境虎北渡河皆實事也蕭祀名宦邑
祀鄉賢郡縣有志人物有考一一可查竊先曾
祖三載縣令三月戶恒三十年林下在朝忠在
家孝居官廉居鄉厚一生剛直終身不渝與近

日諸君子雖生不同時然節操同磨折同而遭
逢

聖主又同第諸君子以事案方新名節易著先曾祖
因子孫不肖力無能上

請爲一表揚故沉埋到今設當此

聖恩浩蕩公道昭明之日而猶嘿嘿不剖毋乃掩前
徽而爲人子羞乎萬望

老先生老大人鼎力主持一體優敘不惟先曾祖
幸甚續曾幸甚凡海內臣子皆將感發而興起

請謚揭

卷十

七

矣同鄉

諸老先生已有公揭特再剖陳伏希
台鑒不勝惶悚懇禱之至謹揭

崇禎二年五月

日具

忠諫靜思張公遺集卷十終

仍孫齊之校閱

侍御靜生張公遺集卷十一 奏疏

梁谿張纘會公緒父著 男

元其元詒孫目修輯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寇禍日深民情日變欲防外患以固根本先

弭內變以安人心事臣叨

龍飛首榜筮仕行人去冬考選南銓荷

皇上定鑒簡拔臺班此誠千秋之遇合也雖捐糜頂

踵誠不足仰報萬一惟是矢清矢慎盡職盡言

以期不負

奏疏

卷十一

皇上任使之意耳慨自邊疆多故流寇充斥始猶門

庭也今則腹心矣今鳳泗殘破直走潛霍密邇

南邑則根本深可慮也金陵爲豐鎬重地

祖宗陵寢在焉關係最大昨見漕撫楊一鵬塘報獲賊

口供不約赴南郡蓄志不小之語其乘勢而下

窺伺陪京勢所必至者雖龍蟠虎踞之險

王氣所鍾萬萬無恐使一日有事尚可言哉說者謂

長江天塹賊必不能飛渡然江淮間向有大盜

千百爲聚往來江洋時爲出沒如與賊相應假

以舟楫之便予以利涉之具可柰何而京口與

瓜儀相望亦一葦可渡此尤金陵之關鎖浙直

之門戶也巴蒙

皇上許調浙兵二千以扼京口令應撫移鎮瓜儀但

瓜儀非應撫所轄地道府諸臣旣非其所統屬

法令恐有難行執若雄鎮京口從中調度則下

可以遙制瓜儀上可以策應

陪京中亦可以內顧四郡計孰便于此者至于江

北上游之盜須責成操院嚴緝江防毋令一舟

秦疏

卷十一

11

一楫得以縱橫江上蓋必盜船盡絕而后賊騎

路窮其官民船隻之在北岸者亦必盡撤于南

岸而江南小港盡釘以木柵庶可無虞耳乃江

南之民情更有可慮者夫今日之流寇卽平

日之百姓也一不戒而撥鋤襍穢之衆盡化爲

揭竿斬木之徒良繇地方無備而奸宄包藏禍

之所繇起耳況吳越之民喜動厭靜內地遊食

惡少或號天罡或名懶棍或屯寨稱雄或立禁

糾衆亂形已見伺隙而動一聞賊至勢必生心

萬一乘機而掠開門而應則民未受亂賊之禍
先受亂民之禍近日失事諸處多坐此患而正
鄉城門盡閉聲息亦頗聞矣但兵力不厚不足
以震壓人心伏乞

皇上於浙兵二千之外再調千人統以知兵之將嚴
明紀律約束隊伍一聽應撫節制併

勅地方諸臣脩繕城垣多製兵器立備設防無處或
懈先令草澤無用武之地而后內變可弭內變
弭而防守自固防守固而賊自聞風解散矣抑

秦疏

卷十一

三

臣更有慮焉三吳財賦之區粟米之所征軍儲
之所需

國家之所裕何一不出於此而江淮爲運道咽喉百
萬貔貅待命于漕百萬漕艘待命于河渠之一
綫若一旦阻梗則糧舟何道以抵京太倉何從
以取給不獨東南受害而西北亦且坐困事尚
可言哉臣非爲桑梓計直爲

國家根本計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

崇禎八年二月初六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賊氛南突操撫嚴緝江防應撫扼禦京口併收
斂船隻相機勦援兵部再行馳飭浙兵已調二千
該省海防方殷不必再調其郡邑有司該撫按嚴
檄責成上緊繕城備器戢暴綏良固結民心消弭
內釁如有玩泄誤事叅來重治防運事宜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

秦疏

卷十一

四

浙江道御史臣張繼曾謹

奏為敬陳方今切務治平大要仰祈

皇上求用人之當收聽言之實事臣惟自古治天下之道大端不外用人用言二者而已頃者流賊煽禍震及

陵寢

皇上側躬修行痛自刻責并

勅大小臣工恪圖修省無事虛文此卽成湯萬邦有

罪罪在朕躬之意也凡為臣子自當寢食靡寧

奏疏

卷十一

五

晏處不暇猶得悠悠忽忽付之若知若不知若

欲為若不欲為之時耶卽我

皇上先年寇薄

都城之日立逮罪督貲之典刑而一時中樞政府

相繼譴斥誠

大聖人作用人人震疊兢奮事功寇旋宵遁復觀

天日今日之禍驚我

先靈燬我堂宇尤非昔日群寇之比

皇上赫然震怒逮撫臣并逮按臣矣夫此撫臣此按

臣者非前所

廷議而推轂之者乎事后而議其罪曷若先事而議其人其人而或諳練鎔鈴熟於風雲鳥蛇之變或涉歷封疆明於出奇制勝之謀知彼知己料敵如神能縱能操惟吾掌握夾袋中果有其人其人而果當其用則乞

皇上子之以事權而勿輕其任假之以便宜而勿掣

其肘使督撫之令必行於將帥將帥之令必行

於士卒軍無譁民無擾刻期掃蕩懸上賞以勵

奏疏

卷十一

六

之否則軍政之法不可不行也茲失事諸臣罪

固無所追矣溯其所自誰實貽之蓋賊入漢中

法所云死地也合而殲之可無噍類自陳奇瑜

送之出棧使賊幾滅而復蔓延則今日之禍謂

非奇瑜所貽之禍不可而猶藉革任聽勘之

旨優游里門且欲借考功法輕輕了事夫此罪原不

待勘若俟勘明議處適以遂其狡脫之計耳乃

當事者就繫矣縱禍者不常同一轍車乎以至

劉香海中殘寇耳計賊我二道臣初之而去問

誰鎮一方誰督兩省熊文燦專閫運籌稟命總制而暗於事機疎於防禦傷

中國之體辱

朝廷之命莫此爲甚尚高牙大纛晏然坐享於心安乎所當與陳奇瑜一律而論者也是皆用人之不當也至於川人之人獨得置身事外超然免於評論哉乞

勅銓樞二臣精心遴擇用一人必得一人之效毋以私意而濫收毋以故交而曲庇如一不當卽以

秦疏

卷十一

七

失事之罪罪之庶不至於失人矣臣所謂用人必求其當者此也今之抗疏者章滿公車亦既朝上而夕下矣然奉

旨之后實見之施行者幾何事實見之處分者幾何人

俞旨非不溫也條陳止度之高閣

詰旨非不嚴也功罪每聽之浮沉是用其名不用其實也在諸臣憂時憤事或多過激之言未必盡當於

聖衷然有一二可採如言民情也各陳其地方之情

形言流寇也各紓其胸中之方畧言時事也不

難痛哭流涕矢請纓請劔之心言

朝政也不憚斥佞觸邪冒投鼠忌器之謂無非爲

天下計安危爲

朝廷計治亂

皇上業已

霽威而受轉圜而聽矣更祈大奮

乾斷應舉行者着實舉行應處分者速

秦疏

卷十一

八

賜處分則受一言卽得一言之效庶不托之空言矣

臣所謂聽言務收其實者此也抑臣新進草茅不識忌諱目擊時事多艱因觀古今治忽之源

大要不出諸此冒昧上陳伏惟

皇上恕臣狂瞽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奏爲鼓勵人才激揚風教疏滯正以通氣開幽正以導忠大弘錫類以孚衆望以荅人心以光聖治事竊惟人才通塞之故關係匪小也

國家之服采人心之合離

天地之否泰幽明之感格俱于此係焉蓋忠肝義膽亮

節貞操一世之所望以爲趨者也試觀今日而風教尚有不掃地乎否也卽今流寇披猖縱橫四溢凡所到處無論小民甘心從賊甚聞孝廉

奏疏

卷十一

九

明經亦有爲之謀主者所云知方有勇效死弗去誼安在耶良以忠義之未昭彰瘡之未確而清流白馬之憾多所未湧無所以風勵之者而世遂凌夷至此張敬夫曰平時有犯顏敢諫之士臨事方有仗節死義之臣若平時不能養忠獎義而欲臨事望其死節效忠必不可幾矣今皇上念人憤于下

天災于上慨然發

明詔起廢闡幽此誠士氣奮揚人情曉暢中外之人

僉謂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其中有忤權觸忌悉與湧除犯璫冒諱盡行矜錄將

詔下之日歡聲如雷謂非革故鼎新激勸奮揚之第一大機括耶雖然此止譴責者矜全而巖穴尚多留良也更望

皇上擴浩蕩之仁廣起廢之典凡彼久伏林臯品望素著者乞

精爲鑑別付之登庸俾各盡其才以佐

奏疏

卷十一

十

皇上脩文揚武之治而有不策頂踵以前驅悞聖明知人任使之畧者天下應無如是之臣矣雖然此特就已往者論也若夫近日言事諸臣或以位卑而犯言高之戒累牘而蒙投鼠之譏亦當鑒其感時論事原非故爲仗馬之鳴或卽賜環或卽復級使天下知雷霆之下悉成雨露而

聖世於是無棄人矣雖然此但議于恤生而未及于褒死也生者錄矣而死者未盡優卹則忠魂一

匣又恐飛霜地下卽龍比有心定當尊之高座而

皇恩未沁勁骨終寒在昔居官之節烈與逆焰之摧

殘事久論定應卹謚者已蒙

恩卹謚無容別議其餘未經卹贈未經加謚者尚蒙

塵兔穴以待

華袞伏乞并

勅該部一體卹謚俾忠義之鬼亦知

聖朝典制軼駕尋常將見風教旣彰則人人感奮忠

奏疏

卷十一

十一

義可以立懦氣節可以廉頑向之未明于親上

死長之義者無不鼓勵激揚自附于后死之忠

魂而盡洗夫遺親後君之念是表彰卽所以風

勵而卹死之典所當與起廢並議者也至若逆

黨一案則又無容再議者

恩詔所班止爲君子釋無辜而非爲僉人長不軌況

旣經

欽定其案如山卽

皇上平臺召對時亦云此端斷不可開斯言不特肇

轍聞之卽薄海亦聞之倘有借

恩詔爲死灰復燃之計是未食貴德尊賢之報而先

開護奸從逆之機且何以謝

先帝而上慰

二祖

十宗之靈也是又斷斷不可移動者耳瀝血上陳總

爲風教激揚期收鼓勵實用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三月十八日具

奏疏

卷十一

十一

題二十日奉

聖旨廢謫諸臣俟查明酌量錄用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_臣張繼曾謹

題爲貪位病臣不堪再用若不早行斥罷究至悞國悞民乞卽

賜玦以勵臣僚事方今時事多艱用人孔亟凡殊方要地自建牙籓臬而下須得精明強固手足便捷之才不憚祁寒暑雨夙夜圖維猶懼或失若痿痺不効奄奄殘喘而尚欲以未盡之生支吾旦夕罔裨民社如

國事何今有新降補廣東羅定道李若訥者既經

奏疏

卷十一

三

計典處分則其才品之平庸居官之無狀可不替

而悉矣_臣於五月二十八日與同官田起鳳侍

班兄若訥補職謝

恩龍鍾百態屢拜不起風痰錮疾已入膏肓爾時寸

步不能自行亟令人役襁負而出_臣等卽具疏

糾參竊諒其退必請

告

告必遙歸庶幾以故園爲首丘不謂其慕祿而不知

休貪位而不知止猶然以認罪了事漫云偶病

塗飾求用夫以若訥之潦倒暮年寧斃

闕下亦不足惜獨思依稀就木之人而途窮日暮尚欲其奏一奇任一事爲民人料理爲地方仔肩爲寇賊姦宄禦災捍患此萬萬必無之理掌銓衡者知人謂何而弗以

皇上之民生土地爲此輩孤注耶卽當以老疾例速令休致無俾再出以爲監司羞此正官箴之所當飭者_臣因是而益爲居尊養優知進不知退者慨焉夫去就乃大臣之節而端揆又風勵之

奏疏

卷十一

古

師次輔吳宗達飄然一去長揖歸田人咸謂其

審於去就不以今日素餐之名遺他年覆餗之

誦以此多之乃有糾之不靈彈之不動春風過

耳視焉人上如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其人者蓋

輔臣貴在救時時之當救莫甚於今日疆場外

紅流寇內殘騎兵淫帥大壞法紀何事不資調

劑何事不資輔臣之調劑倘政府得人以無我

爲公忠以天下爲己任宇內事何遂至此只因

揆席片地悠悠忽忽才本庸而東則復使

朝端之上謂竊祿有人而任事無人臣竊羞之蓋

表帥之地無維持廉恥之風安望內外之臣有

砥礪名節之意無惑乎以身殉官恬不知退如

李若訥之今日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寧淪喪其

身而不肯喪其官者乎知止不辱此古人重以

爲戒臣請爲今之臣規先爲今之輔臣規也伏

惟

聖斷施行

崇禎八年六月初三日具

奏疏

卷十一

五

題初六日奉

聖旨首輔溫體仁輔臣王應熊公忠任事正藉勸勅

張繼曾何得乘機借詆殊屬率妄姑着降俸一

級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臣張繼曾謹

題爲言者天下之公進言者言官之獨懇乞

聖明弘開言路恕妄言之罪收用言之益盡言官之

責事竊惟臺諫之設也

國有大事則建明焉人有邪佞則糾劾焉事有欺

蔽則摘發焉所以振

朝綱肅官紀雖有不肖之心有所顧忌而不敢發

雖有不法之事亦有所微懼而不敢爲法至重

也前見

奏疏

卷十一

六

皇上特諭部院申飭務令交脩職業仰觀

聖衷勵精圖治之思未嘗不注乎言官也止慮其撫

拾附和無當糾彈者耳夫撫拾附和是卽不忠

不敬之大者臣等草茅誦讀卽懷致

堯舜之念屋漏盟心萬萬不敢出此其或書生不

諳世務熱血不避危言無能盡當於

宸衷者則有之要於直言敢諫之心不敢少有負也

且言者卽言官之職業也言則職業脩不言則

職業不脩

皇上望言官之脩職業必不欲其不脩職業也亦既

煌煌乎其

命之矣乃頃者降調之罰屢及於言者而被言者不

問焉夫

皇上之意不過欲若輩知

高厚之恩圖涓埃之報而若輩之所以報

皇上者亦槩可見矣一政本也漏洩關通線索密通

既已如此向猶蒙面昧心謂人之欺也而今之

欺

奏疏

卷十一

十七

皇上者其誰乎一鎮臣也恒怯逡巡寇來不禦寇去

不追縱賊飽颺既已如此向猶掩罪飾功謂人

之欺也而今之欺

皇上者其誰乎至於悍兵懦將淫縱搶掠平日無一

紀一律足以制其下一旦激變以身殉之如鄧

玘張外加者又已如此向猶逍遙觀望謂人之

欺也而今之欺

皇上者又誰乎卽此而言者之不欺亦可見矣

皇上罪一言官而言官之氣沮言官之氣沮而被言

者之膽愈肆將謂朕

朝廷無罪也卽有罪而莫敢言之者也

朝廷事日非悞封疆無罪也卽有罪而莫敢言之者

也而封疆日壞夫使

朝事已非封疆已壞而後言之亦何益哉故無論

言之者實有所聞實有所見侃侃乎其爲發姦

爲摘佞也卽令風聞之下論事失其出言過懇

亦其急於救時之念而非敢以欺之一字悞

皇上也臣願

奏疏

卷十一

大

皇上虛心聽納槩

賜優容言而當卽宜轉圜以從卽言而不當亦

諒其心之無他而勿過爲譴責庶使欺

君悞

國之輩不知有清議猶知有白簡折奸萌而銷逆

志則言之所補救者豈渺小哉臣非身列台班

自爲言路地實以言路闢天下之是非係

朝廷之得失故敢不避斧鉞冒昧上陳臣無任悚惕

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前諭言官甚明如何以風聞失實藉口如果能盡職不欺朝廷自然聽納該部知道

奏疏

卷十一

九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直糾庇貪濫舉大臣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清銓政以端治源事當今寇氛四溢民不安生

皇上軫念時艱焦勞宵旰減膳避殿下罪已之

詔嚴保舉之法固非爲民請命耳臣以爲救亂之道務求其本而救亂之本莫急於用人銓部者用人之地也冢宰者尤用人之領袖也用一人而當則地方受其安民生受其福用一人而不當

奏疏

卷十一

二十

則貪殘不足以飭官方衰庸不足以清海宇封

疆

國事有受其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者乃吏部尚書謝陞有可異焉方登萊撫臣陳應元以年老去也陞竟以極介極汗奄奄就木之勞未嘉推矣臣始聞之而駭繼聞之而恐再四求之而有不禁罔上行私欺

君責

國之懼者據陞云巡撫之官原屬贅員夫登萊何

地巡撫何官海寇之出沒島夷之窺伺乘風而揚帆者耽耽欲渡矣先年三之變正因督撫失宜釀成大亂當時不能殪此元兇立正羣街使之飽颺入海竄入彼巢爲憂方大而謂登萊爲無事之地巡撫爲贅疣之官乎卽云殘寇不能航海賊亦不能航海乎且賊何嘗一日忘登地也聞其在海上也造船製楫意欲何爲萬一寇以一騎犯我關門賊以水師抵我旅順旅順至津門一帆可渡耳若無巡撫握重兵

奏疏

卷十一

三

其間何以當其鋒而過其衝乎雖然此猶其梓里也陞必能自爲計臣亦不必代爲之計但旣云贅員矣何不即告之

皇上裁之削之可也明知其可已而仍用一齷齪不堪之人是以

皇上之督撫爲徇私之物也若明知其不可已而故用一齷齪不堪之人是以

皇上之封疆爲風注之局也欺

皇上乎非欺

皇上乎悞封疆乎非悞封疆乎且云海外機密重情及告貪官汙吏皆巡撫之責則亦不可謂贅員矣而云推此巡撫不欲有才不欲英銳而但取老成試思今日之天下何處可以臥理何事可以袖手何人可以無爲而治豈今悞事之人皆以才故蒙禍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反必得之昏庸無恥傀儡不靈之輩乎

皇上旦暮求賢破格用人正欲得一二精華果銳之士打起精神從頭整頓雖府州縣官亦令薦舉

奏疏

卷十一

三

真才務收實用陞爲銓衡之長而悖謬至此安望其爲

皇上得人乎抑臣又有說焉巡撫一官職在糾核貪官汙吏然必已廉而後可以懲人之貪已潔而後可以責人之汙勞未嘉一守閩中一轄東省狼籍暮夜穢跡彰聞東撫之推久有物議長安之人疇不知之而陞獨不開乎抑實謂之而別有所爲乎臣不能爲解也臣與永嘉從無半面與陞亦素重其生平忽見此舉乖張失望不覺

憤然於大臣而敢于庇交徇私如此其有不能
道於斧鉞之誅者伏乞

聖明立賜處分臣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十月十三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張繼曾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附謝冢宰疏

奏疏

卷十一

三

吏部尚書謝陞謹

題為缺官事照得登萊巡撫陳應元奉有准致仕

員缺速推才望堪任的來用之

旨合卽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例不推舉外臣等

合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山東

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勞永嘉山東按察司按察

使李一鰲俱堪任前缺再照登萊臣鄉也巡撫

之官原屬贅員初為熊廷弼恢復遼東設被陶

朗先恃才妄作致地方難犬不寧既又為史島

劉興治之變而設被孫元化帶領遼兵數千日

日與登人為難致禍賊大亂是地方未受巡

撫分毫之利而徒受巡撫無窮之害前車已見

于此矣夫之不能航海盡人而知之海上

十羊無煩九牧又彈丸黑子之地那堪長袖之

舞乎臣尚以為此一官又何可多生一事也舊

撫陳應元儘與地方相安年亦不甚長但拘泥

巡撫套數每遇告期莊狀卽應元亦自言之矣

其實登萊殘破之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巡撫

奏疏

卷十一

三

一官除海外機密重情及告貪官汙吏外其餘

地方詞訟一槩不准可也卽道府州縣等官有

敢妄准詞訟該撫不以白簡從事亦為非體臣

今推此巡撫不欲有才而欲有守不欲多事而

欲省事不欲英銳而欲老成勞永嘉任萊州道

每事妥練萊人至今稱之又任左布政有清淨

寧一之譽可以坐鎮海邦矣臣與東人反覆商

確如此伏乞

聖裁及查勞永嘉于

崇禎八年正月該戶部咨為遼餉征解愆期等事

內議本官降俸一級咨在案相應照例帶轉祈

聖明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請

敕行令欽遵到任管事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奉

聖旨

奏疏

卷十一

五

浙江道御史臣張繼曾謹

題為大臣欺罔支吾謹據疏糾參仰祈

聖斷事臣前具大臣庇貪濫舉一疏蓋為吏部尚書

謝陞推勞永嘉登撫而言也夫永嘉之年老人

人知之諸臣亦已言之臣不必言登萊巡撫之

推陞為東人計亦東人自為計臣亦不必言所

最可異者一登撫也初以為要地而欲重之繼

以為贅員而欲去之一勞永嘉也初以為老成

而欲任之繼又以不識為何人而姑徇之合陞

奏疏

卷十一

五

前後之疏平心而觀其言語不一自相矛盾支

吾轉換之情有不能逃

皇上之洞鑒者臣請得一而參駁焉方陳應元之

以年老被論也陞疏云疆圉多故控馭需才一

切建威銷萌挈綱領以申彈壓者惟精明壯盛

之撫臣是賴是明知撫茲土者之不可以悠游

塞責也

明方謂時艱務須明作邊疆重任令其推才望堪

任者以保疆圉而陞後疏則云不欲有才不取

英銳與前精明壯盛之言何其刺謬而煌煌

明旨亦甚升髦視之矣又據陞前疏云登萊瀕海控島爲東江扼吭之區後疏又云殘寇不能航海以爲多此一官忽而指爲要害之地忽而指爲無事之鄉不幾以

皇上之封疆爲兒戲耶其推永嘉疏云在東省每事妥練有清靜寧一之譽及自辨掩飾又謂不識永嘉爲何人夫既不識其人矣何以知其能坐鎮海邦也其人之老壯年庚情然莫辨而且謂

奏疏

卷十

七

與東人反覆商確其難其慎其誰欺乎夫登萊何等重地巡撫何等重臣而或老或不老一付悠悠之口欲設欲不設一同泛泛之舟三疏俱在

御前

皇上試取而覆閱之祇見其信口上下一味支飾乞召陞問其先後何以異詞并

召永嘉觀其果否老壯則情僞立見說謊欺

君之明律恐不能爲陞貸也若陞之于永嘉也曾無

所主而爲此支吾轉換之言則智昏識暗何以清人倫之藻鑑若陞之于永嘉也曾有所主而爲此支吾轉換之言則背公行私何避朝廷之斧鉞哉夫人臣比肩事

主自

君父而外更何可私之人而陞且曰臣爲其門生之門生是將以大義責臣耶抑以情面望臣也雖陞意中久懸此一段情緣而臣已謝之久矣使臣念私情而緘嘿萬一欺

奏疏

卷十一

八

君悞

國事更有大于此者亦將任其顛倒而不言耶知無不言此臣職也陞今憾臣必且百計陷臣然從

皇上封疆起見卽身試不測之淵所甘心焉臣無任

悚惕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具

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屢旨張纘曾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奏疏

卷十一

二十九

浙江道御史臣張纘曾謹

題爲弭盜務清其源禦寇必扼其要敬循巡方職掌振綱紀重官守督將領明功罪仰祈

聖鑒以靖封疆事臣以謫劣匪材荷蒙

皇上簡拔今奉

命巡按河南正臣矢心圖報時也日夕飲水惴惴焉思所以不負任使者惟是辦賊爲急務而臣所與地方官守共辦此賊者惟是察吏安民爲要著語云得一賢令當勝兵千人得一賢守當勝

奏疏

卷十一

三

兵萬人若得一賢監司便足當勝兵十萬矣臣今雖未受事而竊聞中州寇氛充斥攻城掠邑萬井無烟四郊流碧民不聊生靡有孑遺矣又去冬雨雪愆期麥種未佈嗷嗷餘黎不窮而思逞必且挺而走險土寇在在見告賊黨之勢有增無減如此而欲蕩平何日之有然而有本計焉守令者無事則民之父母有事卽民之師保也若平日果能加意拊循饑寒者賑恤之流離者安集之而又教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坐作進

退之方且爲之脩城壘築器械練鄉勇嚴保甲緝奸細事事有備人人奮勇則賊至可殺賊攻可守豈茲狼奔豕突之衆何足慮哉臣一入境卽當與監司守令約其有全副精神實心任事爲一方保障爲萬姓干城者臣不時奏聞仰祈

皇上超擢加級以示鼓勵如或提之不靈策之不應叩之生聚教訓而罔聞叩之井牧丘甸而罔聞叩之小司徒小司馬之法而罔聞則有臣之白

奏疏

卷十一

三

簡在斷不敢爲此輩徇也至於村落之中豈無豪傑如有智謀之士財力之家自聚其鄉之壯勇而練成一旅或能保山寨或能斬賊首者亦望

皇上開功名之路予之以虛銜令其督率什伍以自表異待事平之後論功實授在

朝廷不費賞賚而人已榮於華衮是亦鼓舞人心之大機也雖然此可以守而未可以戰也若戰則必責之督理責之將帥蓋兵不能殺賊將雖多

無用也將不能合力以擊賊而第分應以堵賊兵雖多亦無用也近日關山歸德捷報日聞少紆

宵旰亦見將士用命敢於殺賊之明效已然賊號數萬挫於此復突於彼安能一鼓盡殲今蕭碭之間又告失事矣此不北渡山東南折鳳泗卽西走開歸在在可虞雖理臣提重兵躡其後然使步步尾賊而無一師一旅遏其奔突之路則愈驅愈下曷有底止爲今之計惟乞

奏疏

卷十一

世

教督理二臣并秦楚淮豫諸撫合兵協勦度何處險隘爲賊所必趨何口衝要爲賊所必犯預爲設伏整擗以待令其進退失據腹背夾攻扼而殲之可無噍類不然賊東亦東賊西亦西何時是底定之期耶近聞楚寇復返宛南秦寇復出商維江北之寇復入開歸中州四面受敵一方之力何以辦之督臣洪承疇原有總督之貴若秦寇一出卽宜統師入豫共爲殄滅盡賊而止豈得舉出潼關便爲了局哉臣按臣也官司之賢

否戰守之功罪皆得據實糾參毫不敢隱飾以欺

皇上惟是功罪既明賞罰欲信蓋軍正法不嚴則無以奪其貪生怖死之心而使之知奮賞功法不行則無以作其同仇敵愾之氣而使之知勸我皇上神明

天縱鼓舞激勵自有妙用臣惟執察吏安民之要爲弭

盜禦寇之本源以仰副

皇上之任使而已至地方情形難以遙度容臣入境

奏疏

卷十一

三

後諮訪確實另行入

告伏惟

聖鑒

崇禎九年二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俱已有旨張繼會着實圖弭盜安民以脩職業不得但托條陳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臣張繼曾謹

題爲夥賊盤踞披猖官兵奮勇奏捷事四月十七日據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旻報左總兵塘報稱三月十九日本鎮自大草勦賊後回兵嵩縣會監軍道戴酌議盧氏縣被賊屯據亟須使勦以清寇氛奈山險路遙糧運不繼今宜多聚乾糧疾馳間道搗其巢穴遂於本月念七日令本鎮標下官兵并潞陽營兵就嵩縣准備乾糧隨身向盧氏進發跨越危磴行無人險阻之地者

奏疏

卷十一

三

三百餘里四月初二日兵抵小河村探知盧氏縣近城三十里俱係流賊老營住在縣西二十里外張麻村等處皆倚大山臨雒河勢成重大本鎮悉賊知兵到得以先遁卽於本月初更時分傳令遊擊都司中軍守備張應元等統領馬步兵丁爲左翼潞陽營遊擊都司中軍守備朱三才等統領馬步兵丁爲右翼本鎮親督坐營都司李世興戎旂守備郭天祐撫臣隨征守備梁世勲等統領兵丁從中路而進分佈既定星

夜疾趨出其不意初三日甫及黎明方近賊營賊見官兵馳渡雒河卽發老營先遁大山聚集精騎斷後迎戰官兵奮勇或擊其前或衝其中或截其後斷賊爲三股賊窘迫無路我兵戰氣益壯勇躍爭先發矢如雨殺傷枕藉賊始抵敵不過披靡亂竄赴河逃命從張麻村殺起歷迎子岡上澗北王村寨等處踰峻嶺者七涉雒河者三自寅至申決戰三十餘陣追殺六十餘里賊俱逃閃雒南去就陣查得本鎮標下斬級一

奏疏

卷十一

壹

百十九顆潞陽營都司朱三才標下斬級七十三顆兩營共斬級一百九十二顆劫婦女八口並首級俱帶至永寧交署盧氏縣主簿田繼初驗收存昭救被攻黃家寨難民男婦千餘口獲得騾馬驢八十三頭長鎗二十七杆鐵盔甲三副大弓二十張長箭一千三百枝俱給賞獲功員役訖向使進兵少遲則盧氏幾無焦類矣是日收兵回至盧氏縣尚有破屋百餘間探旗雖壞垣牆無恙但地方兵火相仍早魃爲殃以人

食人廨宇庫獄盡屬煨燼賴有主簿張世泰招集殘黎據守山寨竭力捍禦一二才道恃以爲安特軍無見糧此輩從何覓食遂於初四日撤兵東回永寧以就糧芻初五日晚至長水探知混十萬等屯據張村峪等處不時圍攻永寧官兵連日饑疲人多顛仆何堪應敵本鎮勉力撫循激以義勇氣之所鼓人忘其餒整櫛器仗爭先用命於初六日逆賊正攻張村寨官兵突至賊乘高馳騁克焰甚熾官兵奮勇直前箭射刀

奏疏

卷十一

貳

砍鎗砲齊發賊紛紛隨馬俱驚以爲此兵非從天降一何神速若是也賊各不相顧四散奔潰從西北大山遁去訖查得本鎮標下斬級十八顆活賊一名自來虎認供內有大嘯虎首級一顆潞陽營斬級五顆兩營共斬級二十三顆活賊一名當交永寧縣收驗存昭奪回騾馬驢十五匹弓五張箭一百餘枝刀三口俱給賞獲功員役訖綠士馬枵腹日久勢難窮迫暫爾收兵王范鎮再圖進剿是役也累數日之糧入萬山

之中既無應援又無饋運而忍饑連戰梟其渠魁使賊懾息而罔敢肆橫者皆賴將士之捨命相持也第此番征勦往四千里馬盡蹄穿伏糧悲鳴人皆踵決存亡呼吸卒能以困憊之餘遇鴟張之寇勞苦實萬倍本鎮所爲悚惕而愈不敢違息者也同日又據分守河南道陸文衡報據都司馮調元等探得賊在永寧地方張村馬店屯扎有左兵十四日五鼓與賊打仗將賊趕到高村哨馬一百五十餘匹往洪峪去訖左兵

奏疏

卷十一

三

起營往陝靈一路追勦等情到道理合塘報等因到職臣看得混十萬掌世王等盤踞在盧靈永陝界中耽耽思逞無日忘永靈一塊土也撫臣陳必謙倡率左良玉朱三才二營同心夾擊一戰于盧氏之張麻村再戰于永寧之張村寨盧界萬山之中崎嶇險阻道臣戴東旻指授方畧督率左鎮等由嵩縣問道裹糧深入奮勇窮搜及糧盡枵腹猶能鼓勇殲挫賊鋒雖左良玉前在靈寶以逗快有議今番之用命若此其功

過似不相掩矣狡賊兩敗于靈永而各兵以糧盡回營聞賊復攻靈寶嵩縣地方臣隨會同理撫兩臣嚴檄各鎮鼓勵將士前赴堵勦爲一鼓掃蕩之計俟有捷音並前斬獲功級有無及輕重傷亡官兵臣令該道嚴查核確另行具奏伏乞

勅下兵部覈議施行

崇禎九年四月十九日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奏疏

卷十一

三

河南巡按臣張纘曾謹

題為中州地方多事微臣隄病顛連醫藥無愈日

甚一日仰乞

聖明允放生還以無悞地方事臣以駑駘弱質五載

行人蒙

聖天子首拔臺班初差巡視東城錫強戢暴勘亂紱

民以期無負厥職方懷圖報稱伏蒙

委以中州之役惟茲東土流氛未靖水旱頻仍大非

昔比前奉

奏疏

卷十一

三

命按豫一疏業已仰達

宸聰告入境受事之始矣正思如何辦賊如何理餉

饑荒就死之民如何生活流離載道之乞如何

歸業鎮將之勇怯如何鼓勵官吏之臧否如何

體察無不殫竭綿力次第舉行以報

知遇之恩以盡臣子之分乃途中背發一瘡忍痛

至虞城延醫洪一恒調治愈覺毒氣交攻日臥

床褥呻吟痛絕幾不可忍詢之太醫咸謂病勢

甚危難以療治卽勉事刀圭非兩三月不能起

職聞之不勝其驚怯戰慄也中原何地今日何

時而被此耽悞乎鞠躬盡瘁臣子之誼死何足

惜但職之病與他症不同一動勞卽心火上炎

毒氣內入呼吸間性命隨之故纖色事皆不能

行是職多在地方一日則地方多受一日之悞

也再四思維萬不容已不得不據實直告我

皇上之前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原無規避之情允放生還另選風力

速催赴任俾地方重事不至耽閣使犬馬微軀

奏疏

卷十一

四

幸而生也固

皇恩再造之仁卽不幸而死也得遂首丘之願益需

洪慈於不朽矣

崇禎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題奉

聖旨張纘曾正在巡方何得遽行引請是否真病都

察院堂上官查明速奏奏上旋奉

聖旨張纘曾既係真病准回籍調理差缺速催堪任

的來用都察院知道

巡按河南條約 附

炤得中州一片土昔耕沃壤今作荒郊蓋自流
氛未殄村邑爲墟彼已經蹂躪者赤子半膏於
原野其未經殘破者窮簷久困於供輸凡爲民
上目惻心傷若非加意拊循留心備禦殲彼虎
兕集我鴻鴈使人有寧宇之慶家收保障之功
何以上報

朝廷下謝黎庶今本院奉

命茲土所執者三尺法耳而禦寇安民惟守令是賴

條約

卷十一

望

受事之日共相告戒有能盡爾心殫爾力實實
爲民父母真真爲

國干城本院卽時奏

聞爲請優擢不然一有不稱便是溺職白簡有權
斷不能曲貸也三章之約明列於左雖尋常職
業在今日最爲急務本院法在必行毋視爲空
語而忽諸

一懲墨黥

民之不安全繇官之不法官之不法莫甚於貪

以濟私而酷以濟貪今日之中州民已窮矣嗟

吮何堪力已疲矣歲朴何忍在賢有司自愛其
鼎必不忍瘠百姓以肥家假鷹鷂以代噬而或
有一二智昏於見利氣衰於戒得几秤頭之暗
扣添搭之明加出納不必令符飛洒半歸私家
借名科派藉口罰穀甚至縱衙役之攫取而桑
麻雞犬之不寧峻刑罰以明威而結網羅簞之
是快嗟此窮民旣死於寇復死於吏不令老弱
轉溝壑壯者散四方不止矣本院今與守令約
條約

卷十一

望

一懲竄玩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古人堅功立業之本况
今時事孔棘百務交萃正吾輩拮据不遑之日
雖手足並營宵旦兼作猶恐不給而可以悠悠
從事乎今之所最急者無過城守乃城守之事
非止一端而城守之備又非在一時如修城則
增早補固務必堅完濬濠則鑿塹挑坑務必深

關器械務須鉅利更須鍊其用器械之人火藥
務須多積更須講其用火器之法嚴設保甲毋
徒托諸空言團練鄉勇毋祇充爲畫餅儲穀草
所以備凶荒亦以防賊中食盡之變撫流離所
以安中澤亦以弭饑寒生盜之憂凡此皆今日
弊緊着數何處可以疎虞何刻可容少懈在賢
有司自能打起精神從頭整頓本院巡行之日
先稽此項仍不時匹馬查點果能事事周詳件
件修舉設識力行是真能更有不然者鞭策不

條約

卷十一

四

靈廢弛債事其能追於法哉故今日治狀功是
功罪是罪賢是賢不肖是不肖一見瞭然更無
躲閃處本院之舉劾亦別無回互法幸各努力
共成祇定本院且藉手報

命矣

一懲蒙隱

事機無巨細則於核實情形無大小貴在逼真
本院職在監察凡有功當舉有罪當劾皆矢公
矢慎必不敢徇一情憑一面以欺

皇上而本院之所據以入

告者惟是司道之開報也守令之申詳也鎮將之塘
揭也耳目豈盡絲人轉達自有其體如或巧捷
者得虛聲模誡者蒙下考簿書以虛文相應查
盤以故事了局平反恣其出入訪尋任其腹心
欺蔽習爲固然上下相爲蒙隱如法紀何所最
要者尤無如報功紀過之案或掩敗以爲功或
矜零級爲奇捷只圖眼下脫卸豈知事後敗露
禍更有不可言者今後務要從實申報尤須刻

條約

卷十一

四

期飛遞卽偶有失事不妨明言蓋情罪原有重
輕賞罰自有差別小過可原何難湧雪若一有
不實本院得之真見真聞或得之密訪密察卽
當據實

上聞并以欺冒之罪罪之

國憲具在將爲誰隱乎非本院好爲綜核以激勸

所關欲與諸賢共圖實蹟仰副

皇上奠安中土之意云爾爲此仰司抄案呈堂仰便
刊刻通行所屬一體遵守仍呈理撫知會施行

侍御靜生張公遺集卷十二

錫山張續曾公緒甫著 男 元其 元詒 初編

孫日驥 駢修輯

明浙江道監察御史靜生張公墓表

翰林院編修經筵展書官編纂六朝章奏年家朱

弟馬世奇撰

吾友靜生張公之以侍御顯也人知其受知異砥節異而其論事之晰見幾之先救時之鉅有合賈長沙呂諫議田表聖爲一人者人或不得而盡知也公自

墓表

卷十二

一

爲大行卽著風采一使齊再使楚所至却供帳屏幌遺蕭然兩竹簾宛然板橋茅店之况遇同籍知交恐以流連累安邑而於官評物論士俗民情停轡咨諏又如有懷靡及者甲戌公報命入都予且以省觀行矣見公感事憂時指摘多涉華要余微諷曰此君帷燈惺惺時也千鈞之弩乃爲麋鼠發機哉公爲之莞然及是冬考選果有尼公者擬擢南銓賴

聖明特鑒

御筆改北憲公益感奮誓涇心膽圖報 主恩值淮

泗寇警 朝議移應撫駐皖城又議駐瓜儀播播築

舍公謂瓜儀非應撫所部且江南人心喜動厭靜惡

黨耽耽思隙萬一彈壓無人恐未受寇警之禍先受

亂民之禍疏請應撫駐京口居中調度下可控瓜儀

上可應陪京中可顧四郡而責操撫遼江防以斷流

氛責地方修保障以安土著并責漕河諸臣輩淮口

以通運道娓娓數百言俱報可時四郡屬在震隣

而半壁晏如卒寧幹止公一疏力也公念以言荷

上知愈慷慨極言無諱會擬鳳陽撫按失事律公謂

墓表

卷十二

二

推原禍本宜先治五省總督陳奇瑜縱寇之罪而銓樞用人之人亦不得超然免於評論疏請發前後封事立賜處分以彰

乾斷

上下部奇瑜尋論如法公曰此所謂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六關之用不在焉乃因明詔起廢疏請廣之目前建言降謫及品望素著久伏林臯諸臣以錄其生且推之先朝逆篋摧殘未蒙贈謚諸臣以旌其死而豫爲逆案一二伏莽杜升陵之漸疏有云未

受貴德尊賢之報先開護奸從逆之機何以謝

先帝而慰

二祖

十宗之靈也讀者謂其指深於痛爰而當途尋有居
破輓以倖進者幸

聖怒有赫卒不可移然公實其殷帝之舍光矣公見
言路屏息大臣耐彈輒憤見眉宇特疏糺羅定老疾
道臣以諷政府又美次輔吳公之去以諷其不去者
上惜股肱大體鑄公俸一級謝之房沆菴給諫抗章
墓表 卷十二 三
申救不允適劉瀛洲給諫以糺大司馬外謫公疏乞
恕妄言之罪收用言之益謂

皇上罪一言官而言官之氣沮言官之氣沮而被言
者之膽愈肆將謂誤 朝廷誤封疆無罪即有罪莫
敢言而 朝事日非封疆日壞後雖言之何益哉疏
入優詔荅之時公直聲重天下方受事東城

上徵伺公治於五城獨最亦自喜特簡得人會登撫
推代者舉朝頗滋物議公再疏叅駁謂 賊造船製
倂何嘗須臾忘登而復以傀儡不靈者當之時冢宰

謝公爲公座師之師公曰臣子自君父外何人可私

吾聊附上殿相爭之義此周舉所以報左雄也爭之
愈力登撫竟改推或且以許公之希文潞公之子方
擬公而公不及待矣公所轄東城勲貴之萃幾如江
南南陽手勒二語於署官以不貪爲寶民以無事爲
福曰吾自矢一片冰心其挽我則惟有鐵面耳於是
下令如水如審車戶禁香會緝妖徒清豪占公不入
人赫號人亦無敢持赫號入者通州大滑雷起蛟故
京債帥其匿 欽產刼 欽賊以萬計所殺男婦以

墓表

卷十二

四

廿計公具奏論戍立攝至戊所後公道出通滯其族
攀轅泣拜曰起蛟就繫之日猶手刃欲斃其幼子也
嗟乎霹靂手之爲德大矣亡何拜

命視皇城城內禁軍八千人半隸子虛其存者又半
隸中涓家二三厄釋出紆與從巡班役購官所至必
先期知之東西騫而應點點畢各鳥獸散以爲恒公
曰此輩歲損少府錢且百萬而委陸海爲漏卮乎於
是每十日必三簡驗徒步巡歷旬日間 禁藥改觀
中涓苦之徵引季差傳舍爲諷公正色曰 朝廷何

官可傳舍耶吾整頓自 輦轂始隨拜

命視節慎庫未半月以望質 簡按中州中州故踪
矚之餘時聞楚寇復返宛秦寇復出商雒江北寇復
入開歸四面之敵望中州爲壑公既受

命延訪中州之官于京師者與其曾官於中州者未
出都而寇在目矣會將 陞辭陳巡方職掌振綱
紀重官守督將領明功罪疏其最切時者曰兵不能
殺賊將雖多無用也將不能合力以擊賊而第令分
應以堵賊兵雖多亦無用也賊東亦東賊西亦西步

墓表

卷十二

五

步尾賊而無一師一旅能先賊者愈驅愈下何有底
止一時豫士大夫知公胸中勝筭已定如獲長城已
入境受事疏陳守禦方略兼請發帑蠲賦以甦全豫
尋約法三章諭司道共懲積習曰墨黠曰竄玩曰蒙
隱所條列情事委折似神禹貢金象物而錡之鼎于
是百姓如獲更生曰吾今乃得不逢不若也而公則
益延見監司郡邑諮詢利弊坐必移時始退適鎮將
某以失律去其師憤甚具疏至氣不屬而後投筆蓋
其忠義激發有誓不與賊偕生者而公病不可爲矣

既彌留或請檄支巡方公費以資含殮公固持不可

論者謂死不易操示昔人暮夜之郤尤烈而二十日
天中與十餘日節慎庫冰蘖之譽並留千古嗟乎清
白者亦何俟久而後見也公生平瘠不勝衣而論事
不避城社任事不避葛藟當發清源別其家登陸慨
然曰吾 朝廷之身固非妻子所得私已抵東昌左
脇苦微腫家人請稍憩公勿顧叱馭而前至病劇猶
黽勉矢鞠躬盡瘁之誼使得少假歲時展其經營主
之以察吏安民輔之以信賞必罰勦則朝歌撫則渤

墓表

卷十三

六

海必有得當以報者而一意許國賁志長往聞公歿
時星墜轟然有聲司李衛紫嵐力請遺命但引未報
上知爲恨嗟乎中營之隕英雄墮淚過河之呼風雨
晝瞑古今事不如心又寧獨公也余綜公前後論之
爲御史僅及朞而知必言言必盡一歲二十四疏較
表聖一生五十三疏固無愧顏頤所爭登撫事與論
江南北中州守禦諸便宜引端見委近長沙其指斥
逆案先見近呂誨至于長沙終老藩傳宣室名問止
及鬼神而公受知

明主言見采納于揚清激濁多不聞不見之功呂晦
袖中彈文卒不勝介甫公雖以言錫倖然被言者隨
賜袂去公于兩公之遇何但勝之若表聖之遇真宗
沒猶手其遺表愴然于天奪之速異矣乃公請告疏
甫上卽奉

旨准回籍調理未有按臣引請遽得 溫綸如公者
上之念公亦何異宜御醫馳救時乎噫公于君臣之
際可以瞑矣公諱纘曾字公緒號九野其曾大父靜
思公以給諫言事 廷杖八十三折其挺隆慶初

墓表

卷十二

七

詔起通政使司左叅議公改號靜生寓意繩武欲如
靜思公再生也公性稟忠孝七歲失怙讀書婦翁庠
彥周振南家歸省其母秦太孺人語及父涵宇公早
喪輒雨泣總角補博士員卽飯于庠家固寒素悉取
十脰以贍母母出赴文會雖丙夜歸必跪太孺人榻前
問安否秦太孺人于孺年卽心器公謂必以忠孝昌
吾門嗟乎知子者莫若母哉公雅不喜言門戶然向
往善類如晨風之趨北林方起廢

詔下公首推同邑華鳳超曹履垣秦儼海王忠紉四

君子以申輿論已

詔舉賢良備郡邑守令選公舉同邑貢士鄒君忠餘
忠餘故端文忠憲兩先生夙所許可公曰吾亦猶兩
先生之志也亡何許霞城給諫與吳門文諱震孟香
山何諱吾騶兩相國相繼罷歸公愀然曰碩果食矣
忤忤胸臆卒以成疾公非附名高者滋蘭樹蕙不能
無憾于申椒之不芳嗟乎誰謂公亦遽萎絕而自傷
也公半載東城民泐石紀去思中州以二十日巡方
而父老列炬焚香如奪所天及門秦子韜聞公訃偕
墓表

卷十二

八

公諸子重趄扶服比于心喪當事采月旦微祀公鄉
賢入祠之日冠裳鱗集不下千人道旁觀者爲之鼓
舞嗟乎公至德動人如此真不愧名御史矣公諸子
皆能讀父書風采如其父將來紫泥綠字公亦當不
止以侍御顯吾爲表之使述盛事者有所考據又不
但公一人之家乘矣

崇禎實錄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府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周
篤祐侯之源泰德滋劉明翔劉蕙滋趙玄祉等
呈爲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
卽批崇祀以光鉅典事竊惟賢行非一端不外
乎孝子忠臣之大節輿論久而定必出於

朝廷鄉黨之公心故彰輝爲膺世之權而表揚實從
先之志本縣已故鄉宦浙江道監察御史張贊
曾學有淵源志逾光大祖爲名諫在

崇禎實錄

卷十二

九

國史已高杖

闕之忠孫佩

明綸荷

主知特注柏臺之眷雖試蹟越惟半載而建明迄乎
萬言跡其敷陳慷慨之素心罔非國是民瘼之
至計激揚風教則疏滯閭幽之煩霽

聖顏而樂

賜環籌畫時艱則用人聽言之章砭膏肓而投藥石
發人未發稱補袞之仲山言所不言庶朝陽之

善感乃其識周智遠胸藏小范老數萬之兵曉
穢排奸筆灑富鄭公一家之爰爰相大勢劉泰
慶言爲桑梓則策應撫從中調度而四郡之內
變以弭爲天下則畱登撫控制上游而青海之
外藩申誌讀才庸衷懷之疏首輔蒐搖諷欺
君悞

國之言天卿落膽是惟剛大浩然之正氣故使貪
殘喋嚙而無何獄獄乎西府林子方之射彈芾
芾焉東城鏤名伯之翦拜攝吞舟之漏滑魑魅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

晝除濡頰尾之餘黎逸勞均節司筦庫則乾沒
弊清而惠通商賈緝禁旅則疲癯畢汰而色壯
玃貅

天子曰能命駐驄於澗維豫民有幸望甘雨於霜臺
何意二豎爲殃三尸肆虐猶恐以疾故重地方
之累藥不參苓不敢以顯危忘

簡在之恩囊畱諫草匪明之畏而廉之畏屬吏之思
吟踰於考妣匪令之行而愛之行部民之呼籲
無間叟童苟非鞠躬盡瘁之純忠何以淪肌浹

髓而翁應若乃失怙幼齡哀九我之罔極侍養
色養偕三昆以孔懷爲諸生手擊硃瑤人欽鉞
面馳四牡務先採訪望重皇華斯真

社稷干城允矣

朝廷柱石倏騎箕尾在軒之諍舌猶強清貽子孫壁
立之家風似洗邑先賢當有把臂入林之願諸
後學能無持忠下地之悲是用臚陳直節闡發
孤貞伏乞

大宗師老大人主持名教批祀鄉賢查本邑高顧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一

兩先達已遇前院殊恩近日錢管兩先生復荷
天臺曠典皆不煩查覆而入例有可推惟速符
輿論而行感非甘等使本宦生受特知於

明主死邀破格於天臺忠節大明先賢共戴爲此通

學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五日具

學院倪 批仰府查報

常州府爲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等事

蒙

欽差督學御史倪 批無錫縣府縣兩學廩贈

附生員周篤祐等呈詞前事係公舉故宦張績

曾崇祀鄉賢緣繇蒙批仰府查報蒙此擬合就

行爲此仰無錫縣官吏文到卽查該縣已故張

宦居官居鄉事實應否崇祀鄉賢果否輿論相

孚速速查明具繇取結中府以憑轉申

道 毋得遲悞須至票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八日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二

直隸常州府無錫儒學廩增附生員倪允超華
向日楊允植等今于與執結爲公舉臣品洵稱
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卽批崇祀以光
鉅典事除遵依從公勘結得已故鄉宦浙江道
監察御史張績曾天賦樸誠性全忠孝傷心陟
帖甫當齡壯之年稟放斷機不染粟梨之習爲
同胞者四而躬先推讓入稱吳季之賢入視膳
者三而色著婉愉家有周文之譽欲成名以慰
母念肆力於垂幃文成而紙貴長安蔡焰而光

搗太乙甫登雁塔旋拜驛征稔知郵遞之艱力
減繁供之額一蔬一菜宛如寒士首宿齋頭矢
藥矢水何計客囊蕭條徹底章天譽望久徹
宸聰耀日絲綸特遣杜史慰

聖明破格之恩眷誓欲捐軀念乃祖拜

杖之遺風力圖接武一言碎憑城之膽金貂斂手避
驄馬之前來三尺裁漏網之奸關節灰心擬龍
圖之再肉所以東城士女至今留謳頌之聲而
北地簪紳相對切高山之仰也至于載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三

墮書而落雉爲日月者幾何乃其定力屹然蚤著淵
渥之境清風凜若豫寒孤鼠之心布令數百條
每事必俯求民莫擬疏四五草爲言必痛切時
艱所最難者病已膏肓矣而不欲以藥物擾民
寧受呻吟之苦所更難者氣餘呼吸耳而不欲
以脾批提拈長西清白之風囑四子若志讀書
此外不旁及一字擬再生盡忠報國其餘不輕
發一言斯非所謂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者歟此
其忠孝之大端灼然日月而同炳若夫平生獨

立不肯依人上殿相爭不失和氣正直而兼忠
厚可息南北部之分器侃侃而劑閭閻堪方上
下言之中節斯又其畢羅之衆美罔聞于人言
者也置之先賢之列夫何忝焉薦以明德之啓
斯允協矣允超等不致扶同執結所結是實須
至結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具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新安鄉三十都十三畝里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四

排隣佑吳彥學過徐忠等今于與執結爲公舉
臣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援例乞恩卹此
崇祀以光鉅典事遵奉帖文從公結得已故鄉
宦浙江道監察御史張繼曾至性天生忠肝世
授署嶺而失怙竭孝養於慈幃館穀以承惟不
分勞於同氣養生送死在寒士倍極艱難犯佞
擊奸爲諸生具有氣節甫登雁塔筮仕皇華五
載馳驅力裁供應兩銜
綸綍謝絕餽儀迨考成而

特簡臺班固爲臣子遭逢之異數因遇事而抗陳歷

疏饒有祖宗杖

闕之遺風指憑城之孽而正色凜然發漏網之魁而

風裁烈矣不依門戶正人樂得爲朋不徇請託

小民咸懷其德一年試職而封事十九上言言

經

國之謨半月巡方而布令數百條事事求民之莫

先聲山嶽爲搖矢志冰霜同潔病危需藥參苓

不取諸地方疾革屬書隻字不言其家事清風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五

兩袖正氣九霄芬飾遺厥後人堪媿關西夫子

烈勲昭於汗簡庶乎江表偉人凡在維系知之

真故信之確屬當溢露死勤事亦法施民從祀

澤宮實光大典彥學等不致扶同執結所結是

實須至結者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具

無錫縣儒學署教諭事寸 批叅看得本縣鄉

宦張 性惟孝友世篤忠貞養窮高文正之風

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琴錫遺清獻之範

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四牡駢駢不費縣官供

億匪躬寒寒特勅

明主簡求試職烏臺言事類千方之鯁直發奸當道

投覈似張綱之埋輪綱繆

國計萬全忠諫家傳竝烈不侮鯨寡不畏強禦茂

績丕著於東城吏畏其明民畏其廉先聲已訖

於豫境奮爾箕騎星殞河中蕭然壁立風清柱

下卓矣前賢羽翼屹然後學斗山擬光俎豆於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六

千用報名賢於一日

崇禎十年正月十九日

常州府通判署無錫縣事張 批叅看得本宦

張 性篤天彝英蜚帝學忠膽比光朝日直聲

接步夕郎賦王事之賢勞清風兩地并

君恩之特授氣凜三冬能言天下所難言老泉氣識

獨到古人之未到小范精神東城之驄馬行行

中土之車輪蹇蹇此真國士之公忠上厯聽納

天庭之執法下矢澄清者也至若救水歡承
母簞瓢樂共回貧瑋飾修名自初懋著於芹序
精言與畧至今滿積於縹緗鄉邦之頌既合諸
宸鑒而符俎豆之儀應得此名賢爲重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日

常州府知府陳 批叅看得本宦張 永心在
玉峻骨凌霄豈弟洽於庭闈克孝克友英能騰
於

崇禎實錄

卷十二

七

輦轂矢慎矢清爲天下而諍輅登萊破除情面黨
同之客氣籌桑梓而議防京口輯安
畱都上下之人心象板與日月爭光

聖朝開君子之泰豸冠觸狐狸匿影撥冢惕見覲之
消事事務希真聖真賢在在不愧爲臣爲子身
歸天上手衛持懲貪蕩寇之彈文氣壯

本朝棺不蓋賄玉含珠之帑羨卓矣楊關西之清白
遐哉唐諫院之剛方生旣爲一代之宗工沒可
荅千秋之俎豆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學院倪 批常鎮道覆確報

整飭蘇松兵備兼管常鎮兵糧道右叅議馮
叅看得本宦張 貞心礪俗正氣匡時愷防岫
於髫年潔餐以奉母歌在原于中歲館穀以友
兄文追濂洛之遺行著淵鑒之列馳驅華隰人
瞻使星之獨明磊落柏臺共推法曜之倍朗而
折牧伯之管窺式序心寒手批時宰之張機

崇禎實錄

卷十二

七

負戾色動每觀其抑邪扶正之疏具足爲尊
主隆人之資嗟彼中州劇當外忠
帝乃屬之以代

狩天遽奪之以修文一棺戢身居然寒素之故篋隻
輪埋土剩畱清白之高踪夫且一日而已千秋
可無五俎以風百世旣經府縣查確前來相應
轉請伏乞 煇詳施行

崇禎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學院倪 批候新院行

整飭常鎮兵糧道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商 爲臣

品洵稱國寶賢聲允合鄉評等事蒙

欽差督學御史倪 批據常州府呈詳無錫縣故宦

張纘曾崇祀鄉賢緣繇蒙批常鎮道覆確報隨

經復行查勘明白該前任帶道馮叅議覆勘具

詳前院蒙批候新院行各緣繇在案今該本道

蒞任覆看得本宦持躬清介賦性剛方髫齡悲

失怙廢詠蓼莪竭力事慈幃帷承菽水筮仕皇

崇禎實錄 卷十二 十九

華秩遷柱史一疏用人

聖主霽賜環之色雨糾牧伯臺端寒白簡之心抗語

首揆計擒大憝正氣見於章奏直節矢於遐方

王事實勞身圖不恤積羨在帑弗支惟求裕

國病危藥石不取誠恐擾民可謂清白傳家忠孝

並懋者也蓋棺論定已久入祠崇祀允宜合候

詳示行府轉行該縣置主擇吉送入賢祠春秋

一體崇祀爲此具繇中請伏乞炤詳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隸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万

批本宦品行凝霜忠貞貫日靡家靡室績著皇

華爲

國爲

君香焚諫草既宣勞於

輦轂乃盡瘁於中州抗志繩先氣節無慙世德潔

身報

主彌畱不及家私屋漏不欺鞠躬匪懈純臣之誼君

崇禎實錄 卷十二 二十

子其人允協輿情宜光俎豆准製主擇吉送入

賢祠崇祀繳

崇禎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常州府志本傳

張纘曾字公緒無錫人選曾孫崇禎進士擢南考功帝親改爲御史一載試職上章十九巡視東城不畏強禦疏糾時相著直聲巡按河南以勞卒

志書本傳

卷十二

三

無錫縣志本傳

張纘曾字公緒選曾孫也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兩奉使命擢南考功帝親改爲御史一載試職上章十九巡視東城不畏強禦疏糾時相著直聲授浙江道巡按河南卒于官

跋

吾始祖止齋公以布衣而首倡從王生活全賊其明德載在錫山誌考長子壽官至尚書次子策之孫諱謨以明經而舉賢良爲東粵高州別駕廉能頗著然後先爲

天子近臣而以直聲垂青史者無如高王父給諫靜思公暨吾父侍御靜生公焉給諫始爲蕭山令甫三載以卓茂第一擢黃門吾父筮仕大行咏皇華而以天下自任蒙

跋

宸鑒改南銓而授北憲合而衡之兩公之知遇同其爲朝廷之耳目同其折檻埋輪補天浴日之忠愛亦無不同所惜者給諫公以三月掖垣批鱗而廷杖譴歸侍御公以十六月身緇甫巡方而赴召玉樓前後如優曇花偶一現耳使天假之年得久耳目之寄固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補衮之益豈出長沙獻可下哉雖然鳳不常鳴軼不常指而激濁揚清之氣骨世不常容兩公亦以一日而千秋自命耳其歷言路之久暫豈顧問與 裴承家

學深懼匏落弗類以過佚前人光謹彙梓全疏并
及一二德政俟 當代君子考而擇焉且俾賢子
孫起而思繩武者乎亦祈吾祖父之靈啟佑之矣
順治十七年六月 穀旦四世孫裴百拜謹跋

跋

書疏藁後

元節 爲孺子時見先侍御方困於諸生每手一書不
置居則端拜雒誦行則襆被自隨昕夕展對如無郵
之視簡山公之奉書唐士子之守兔園冊者私心以
爲必今時制舉家業及前視之則高大父故所遺諫
草也嘗抗慨言他日身不徒已所緣以致君與繩祖
者當不出是編泊列臺班連上封事歲十有九以區
明賢奸獻替可否爲已任直聲震天下與黃門公實
後先相望人謂世有忠諫云嘉靖間高大父靜思公
後

起家蕭山今廉明仁恕人不忍欺邑富人殺人者
知公不可以暮夜動疾馳數千金於封君所求一言
緩其獄其怨家亦豪有耳目微偵知之抱贖號於庭
曰大讐罔復矣知公固執法有知以太公教來天下
顧安得有抗父之法乎公笑曰誠有是然汝勿慮也
幸爲清白吏父必不以執法賺相累出家函示之果
祈卻金者也民大感泣戰慄去卒論如律其卿士大
夫所頌二十四異政此其一也會入計推治行第一
留權掖垣寸三月以爭事觸

世廟怒拜杖 闕下挺折者三 籍里居四十年物

望歸重

穆宗皇帝初御極用薦起通政司叅議不赴卒先侍御忠孝天植起於孤生甫釋褐卽揭公危節請易名之典於朝因更所自號謂當如靜思公復生也始謁選授大行累奉 詔使受命飲水清勤茂著膺聖朝特簡親註銀臺益感奮思竭報稱遇事不爲模稜當言無所鯁避憤政府之非人慮疆圉之多故抗章連劾上殿相爭凡所論列皆他人薄喉重吻喋不以言

後

二

者也當是時宵小竊枋紆彈不動一二正人君子犯其機牙輒聯翩引去在事者不得不泮澳洄忍共爲浮湛先侍御獨以孤忠深荷 上知始終與之相拄逮巡方命下而病已莫支然 陛辭一疏猶志在盡寇擊賊安全豫以安天下受事劬二十餘日斥食墨懣窳玩剔蒙隱約束吏民有冷而寒鐵之日適流氛大熾鎮將以失律去師憤甚具奏至氣不屬而後投筆于裝遺言戒頤宗澤長吁過河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事之可涕獨古人已乎嗟乎年極中身

歿不竟志未獲如高大父之猶及優游者艾位置林

泉而國事岌岌攢眉折肱憂深疾疾亦大異於嘉隆所遭惟是行光日月心照汗青批龍鱗而得全履虎尾而不啞君恩臣節並足千載矣聞高大父論文章獨取三人曰賈大傳曰陸忠宣曰蘇文忠以謂剴切詳盡徹卷皆真實經濟之言而先侍御好錄本朝奏議一日及鄒忠介論江陵起復楊忠愍列分宜二十四罪嘖嘖嘆噫淚下漬紙因書其尾曰但日誦此等文則浩然之氣自生亦集義之方也觀高大父與先

後

三

侍御論文之旨則知其所以爲言者矣今封章具在觀者可自得之當有聞風而興起者况爲之子若孫者乎記曰先人有美而不知是不明知而不能傳是不仁顧若此之大節讜論自應備列史館叅攷文獻徵於前而信於後元詒不類詎足以知且傳之耶於仲兄 表之竣是刻也有不勝其忉惶哀慕而驚惕者焉謹誌其概於簡末如此

四世孫元詒沐浴百拜撰

高祖忠諫公暨從父侍御公合集書後

粵稽世濟厥美伊呂有光嗣守爲難荀陳滋歎甚矣
先之足以裕後而後之不盡法先也唐右拾遺魏瓘
鄭公之孫也能累諫轉起居舍人文宗問之曰卿家
有舊書詔否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存上命進來鄭
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朕意此甘棠之義非
笏而已循是以思凡謦咳手澤卽祖武攸存况高文
典冊副在史宥播於文獻者乎余家遠有世緒忠孝
迭傳難以更僕嘉靖中我 高大父靜思公由進士

書後

令蕭山舉卓異擢戶垣值 世廟不親時祭疏諫忤
旨拜杖闕下挺折者三猶大呼曰臣死不足惜爲朝
廷典禮惜耳 世宗聞之而動容是夜不入大內繞
殿走御製祭祀說以自解立刊板頒示廷臣公免死
罷歸直聲震天下及 穆廟登極奉遺詔起通叅公
已耄堅辭不出僅拜覃恩進階大夫其疏稿載在永
陵編年錄及泳化類編中朝野傳頌之側聞當年吾
邑若楊太常東涯公黃太僕斗南公顧憲副洞陽公
先後皆以諫顯與我大父俱始受杖謫終沐褒榮好

事者繪像謂之錫谷四諫云後惟弘農不振而黃傾

子孫科第代興亦未有踐祖位者獨至崇禎初我

從父靜生公以大行考選吏部而欽點爲柱史朞月

間疏十九上如劾奸輔叅逆案請起廢卹忠諸疏侃

侃諤諤如徵之有暮底幾補前人未竟之業旣而奉

差代巡豫省約法澄清竟以禦寇盡瘁死事封疆雖

不獲究其生平然覽其遺疏亦足與靜思公後先爭

烈矣先是順治辛丑諸兄弟有兩朝奏議之刻時小

子履吉作宰粵中僭題末簡閱今忽忽三十餘年矣

書後

二

原板已泯漫甲戌秋從弟時昭輩復搜詩文原集令

公移事蹟重授之梓分名別部共得十二卷讀之如

河陽軍壁壘旗幟一新余方杜門謝客編次之下滋

然重有慨焉余以葑菲庸材巖疆報最前後持節者

四荷

聖天子特簡臺班其遭遇亦畧與從父相似乃緣抱恙

未痊席未煖而蒙 恩予歸舉先贈公夙昔庭訓慘

念建明者未能表見一二今林樞家編祇有若范喬

之執舊硯薛元超之對磐石涕泣而已然則步武之

參差端在人抑或在天其有不可知者耶書此以誌
予愧且以勗後之人

康熙甲戌重陽後二日四世孫履吉百拜謹識

書後

三

忠孝堂合集小跋

今夫博稽往行不若約守先猷遠採前言何如
近循家訓禮曰父歿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
焉耳母歿而不忍飲母之杯捲口澤存焉耳言
父母則若祖若曾若高可知所謂不忍者正言
子若孫之心於斯勃然發油然思必不能自己
非謂棄置弗復陳也余家先代文獻迭傳曰義
曰仁曰忠曰孝悉載史乘當嘉靖朝余高祖通
叅公以忠諫顯及崇禎中伯父侍御公又以死
事稱向有兩朝奏議之刻云賢哉是祖是孫弗
可及也已小子元昇庸碌無似猶憶先子青芝
公偕伯父上征公交勵寒窗者垂三十年每以
表章先集爲已任而皆資志不果乃伯父兩登
乙榜後以子侍御容菴兄貴兩沐胞封可以無
憾而元昇株守一經注銓州貳恭遇

天子東巡特恩得榮逮考妣顧私心竊愧之更念先
子夙志闕如何以續補一二會年來奏議原版
漫滅遂請于容菴兄取通叅公全集及侍御公

疏集共討論而編次之閱期年而忠孝堂合集告成謂非冥冥中有默牖其衷而陰騭之者耶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誠予諸父與余先子承先啓後之志也或曰古之人先修其身及其文詞可以教家亦可以教國自有此編必將使讀者感發其勃然油然而心在門內爲先猷爲家訓者在天下卽爲往行爲前言不止稱一家之書也余則何敢遽謂然尙冀當世知言君子出而論定之

小跋

康熙歲次甲戌長至後五日元昇百拜敬跋

書後

甲戌冬抄濟之六世祖忠諫公暨曾大父侍御公合集刻成曰合集者前此未嘗有也前此雖合而不盡合也先是嘉靖十一年蕭山縉紳翁公刊政蹟志書其板卽藏蕭邑歲久莫考萬曆庚戌曾大父輯忠諫遺稿六卷板又泯漫要皆忠諫公集未嘗合也至順治辛丑伯祖昆仲有兩朝奏疏之刻而集始合矣猶有未盡合者焉今年夏濟之讀書於時昭叔祖齋每當篝燈坐月陪侍盤桓談及二祖之德嘆羨不置書後

濟之因搜忠諫公詩文原集公移事蹟編爲十卷而以曾大父奏疏約法附于後共一十二卷手錄成帙叔祖見而喜曰此誠可以光前而裕後矣遂出棗梨之資授之梓人命濟之董其事越半載而告竣焉濟之才實謏劣碌碌無所長不能出一言以道揚烈祖而校讐之責則不敢辭云

仍孫濟之百拜謹識

張靜思文集十卷附錄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選撰選字舜舉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蕭
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會太廟祫祭世宗遣勲臣
代行禮選抗疏力諫廷杖削籍隆慶初復原官終
於通政司參議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乃其曾孫
繼曾所編凡文九卷詩一卷其末二卷則附錄居
官政績及碑銘小傳也

浚濱蔡先生文集十卷附錄

二卷

〔明〕蔡駿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

年蔡含靈刻本（卷一卷二配清光

緒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浚濱集十

卷附錄二卷》提要

浚濱蔡先生文集目錄

卷首

原序二首

御史蔡公傳

祠堂記二首

卷之一

三先生祠堂記

名宦鄉賢祠記

名臣祭田記

新建射圃觀德堂記

正學書院記

浚濱蔡先生文集附錄

曹文忠公神道碑

學田規格

書信諷言

新建養濟院仁濟堂記

書院贈田訓

收養貧兒記

新建百尺清鄉小學記

卷之二

南晉縣儒學製造文廟祭掃記

陳文國興修水利記

新建貧生三小學記

移建漢壽亭侯祠記

元氏縣新建文清書院記

正學書院贈田記

玄塔寺碑

題神禹碑後

書三小學碑後

刻夫子眞像跋

風折碑辯

楊解山祭田記

晉州重建城隍神廟記

新建清源妙道眞君神廟記

卷之三

新建縣重建鳳凰記

新建眞定府推官惠庵唐公祠堂記

卷之三

浚水紀別序

送別王東舉序

趙郡守馬白峰德政序

博野王府敎授攝君序

趙郡刺史述職序

贈趙郡別駕序

邑大夫劉公德政序

敎諭尹北川薦揚序

南宮尹中書葉公德政序

送衡府敎授胡止庵序

送別凌樞中序

代諸生送凌樞中之任天雄序

四書碑傳序

清道人張母八十序

代贈心田魏二德政序

邑大夫李源源三柱史同薦序

贈中書李于誠齋親序

卷之四

送關西趙君序

送邑大夫述職序

送邑大夫劉公樞太僕寺丞序

邑大夫王公督餉序

送張子誠遊成均序

送郭梅峰掌敎武強序

送新樂尹錢五泉序

書經便注序

封行人司行人曉江蔡公榮慶序

邑大夫趙兩城德政序

游免建祠序

民馬捐揮首君墓表

溧陽縣令西陲軍人張氏墓誌銘

祭者德鄭世芳文

卷之五

與王浚川左都院議振孔曾二氏之奏

與崔后渠司成論復飛輓之法

與許松舉家宰論宗室之祿

與毛吏塘司馬議失機將官

與王定齋都司論建各屬書院

與劉松石都憲議疏運河及中州水利防濶事宜

與一溪都憲議遷孟津縣治

與一山司空論使金龍口及琉璃河工

與一溪都憲論

與簡一溪諸汝南版籍

卷之六

與吳望湖都憲論驛傳事宜

與楊虞坂司馬論邊備

與王岷南都憲論平倭

與毛介川都憲論奇兵節制

與陳見吾兵憲論保甲

與查署山太守議興修水利

卷之七

五言律詩

送趙侯齊方伯歸東甌

九日登歷下亭佛山

寄謝馬谿田光祿

同劉繼湖司徒登滕王閣

送羅南園別駕

石洞

望華不注峰

寄管龍渚道長

同李蒲石正郎泛舟大陸澤

送李少府

秋雨課諸生

古郡道中

秋雨

避雨逢舊雨

月下有懷田南晚太僕

雨後郊行二首

泛舟大陸澤

中秋待月

贈新河尹蔡漢陽

諸生下第

送孫衛幕署縣回中山

先妣忌辰

秋雨勉諸生用前韻

述夢示諸生兼道行黃汝登李君珍三子二首

示諸生胡汝陶王子觀二首

再示諸生劉尚敬王時順二首

春雪二首

中秋和韻

五言絕句

題友鈞卷二首

早春

暮春

暮春訪郭樂泉二首

題胡止庵畫四首

春雪候鴈二首

卷之八

六言絕句

再訂諸友寄孟道亨二首

五言古風

游海珠寺

九日

寄謝譙九庵主政

雪夜會黨雲崖道長

春齋對雨

聞新蟬有感

貧家女

憶亡弟

寄柯雙峰道長

柏林寺送周尹西歸

登趙州城懷古

新秋勉諸生

答諸生問學

題阿西廬梅芳圖并序

中秋月下與客同飲

孤老行

田家告災二首

贈趙東璧樂城

卷之八

七言律詩

七言律詩

謁西譙山甘泉師太史啓

過泰和謁曹文忠公祠

過桑乾河入雲中

百泉書院

九日登歷下尹公亭

送趙兩城大尹

歷下逢陳鶴湖僉憲

寄司空甘几山母太夫人

送徐雙谷郡守

送劉西野郡守

寄郭似庵總督

寄代郡阿西匿

送李敬甫大參

寄張北海太守來龍

和陳文岡丁祭

春日詠懷示諸生石文燦張道隆二子

和陳文岡問葉荆園寄意

郊饒陳文岡

送殷兌溪司訓署縣還

送張道隆赴輝縣丞

大悲閣

送張道隆先生文集

陽和樓

赴張玄泉太守邀未盡放舟之興歸來卻寄

贈趙郡守

第一泉二首

尊經閣二首

寄柏林僧

登友人水閣

寄王三山母夫人

贈李秀才

題范西商郡守對雙親書

和阿西匿寄韻

閒居有懷王虛庵道長

送張順泉少府考績

和張道顯春日詠懷

郊游攜韓汝登喬子楨二子

送趙郡守徐雙臺致仕東歸

賀王槐亭生女

送賈後川西歸

端午與邑令放舟

送徐都圖平倭

壽王東阜

壽趙東庵幕府

送張道隆先生文集

九日同邑令登樓

送李二尹

贈李景洲兵憲

謝楊中州別駕見訪

贈張鍊師

送江芳溪司馬平倭

壽楊恒南大參

送縣幕致仕

書院來稿

和張道顯水閣韻二首

代學諭送于海之元城

代縣尹送于簿

送縣尹致仕

賀王三川司訓

贈邑幕二首

壽王自新祖母節婦董氏八十

送魏寧教赴平陸

賀北海生子

贈劉席珍

送商汝登應貢

謝友人饋墨色貓

荒歲清明

陸東臺先生文集目錄

壽石邑曹氏昆仲二首

春游二首

病中謝雙鶴劉尹見訪二首

乞柳

贈臨城尹王右軒

頌李蟠峰中丞

送別凌惺中

送查碧山赴東甌兵憲

贈孫邦田兵憲

贈陳文精太守

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平野隱居山圖

招隱寄管德庸方伯二首

雪中憶南海倫太史昆仲

憶章邱隱友

憶戴屠川都諫

憶應會溪京兆

憶孟津縣

桂渠別號

默軒別號

魯劉微山管易學集卷二首

陸東臺先生文集目錄

柏林寺

安濟橋

寄鄭蘭齋

寄劉珠亭

津橋二首

春融觀物

長夏清幽

涼秋佳興

冬雪閑盤

卜築寄楊裁庵司徒二首

招隱寄鄭松峰

贈選上人

送李樂庵赴池州司訓

歷下薛家池館

送故人

謝李蒲石正郎見訪二首

喜雨二首

問僧二首

偶成

雲中憶舊游二首

立春

寄呂冰溪

徐漢卿先生文集

目錄

題郭柏峰別號二首

贈孫掌教致仕

送楊州葉醫士二首

雪夜二首

寄興二首

送尹北川守制二首

贈鄭松峰二首

秋夜

秋興二首

訂友寄鄭克時二首

春日閒居

贈與贈李東莊求厚齋二首

夢郭似庵

題畫二首

送李郁博赴光州

勉鄭克時

王淵亭別號

寄孟津李根秀才

貞庵別號

春日訪友二首

獄中別楊斛山道長

獄中別劉晴川正郎

徐漢卿先生文集

目錄

衡析麓與水利二首

讀中興客彈琴

讀中興客吹笛

春雨贈殷克侯

卷之十

七言古風

月夜同南海諸公再游海珠寺

送吳雨室

和氏璧

九日同諸友賞菊

移竹奇真定許氏

先兄誕辰

邑大夫進士

讀宜陽去思碑有感

賀胡止庵掌教生孫

戒獵者

暮春同諸君賞牡丹

題李南溪畫四首

贊

公孫千贊

韓淮陰贊

銘

陳漢先生文集

觀德堂銘

雅章

祭甘泉湛先生雅章

祭恒山張先生雅章

祭范洛韓先生雅章

右汝濱蔡先生文集目錄原本十二卷門生李登雲

同門諸子所編前十卷為先生自撰文後二卷則附錄

贈言也其後訪求遺書得原刻本一部

紙雖舊紙附錄後脫佚尤多適相與而推錄其十卷付

諸梓庶先生遺文得以流傳於世不獨趙之人士誦誦

其德云爾唐仲春後學元和王炳燾謹識

汝濱蔡先生文集序

孔子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存茲乎故知文雖代變而

六經刪述之後中道秦火老佛之禍詞章記誦之習文幾絕矣

宋儒闡明道學尊信聖經表章義理一時人文炳炳烺烺

乎三代之隆矣及紫陽朱文公集厥大成而黠絲牛毛海闊天

高之贊後世謂定論焉考宋諸賢惟文公之著作最多最精雅

前是而文者罕足窺其堂奧矣近世號為文盛然談道德者鮮

實行操觚者多支言去聖賢之道奚啻萬里夫文以載道不

其道而徒虛車之飾何以文為識道者蓋深憂之我明自敬

軒薛公以理學倡一言行皆聖賢之程今其遺集若讀書錄

學者誦習而服行之咸足以立身致主居鄉善俗談道德者弗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首

能外焉顧乃有飾虛車若時輩者可怪也我師汝濱蔡先生

晉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官行人擢侍御史以言事奪職歸

再逐先生泊如也蓋其為學子時一志聖賢之學如事恒山

先生繼范洛韓先生甘泉湛先生日以講明義理為業迨老

弗倦邇厥本源則近自敬軒以求紫陽之奧而上尋孔子之正

傳者也故其家食時已為周親鄰里之誼仕則盡言批麟觸邪

若芻期不負君及放而歸乃修齋序買學田表先哲教後進為

之束修延師衣食而館舍之已俗用敦傍郡師勸期不負所學

顧性不喜為文問以其學筆為格訓或一時紀事敘述若吟詠

性情諸篇率學者得之寶為圭鏡余每訪取集之類為十卷其

言道德性命之微天理民彝之懿著矣余自甲午鄉舉受知先

生聞教獨久思傳其言乃與同門通政李子仲西戶部李子仲
清大理陸子道函禮部尹子耕夫較正成帙附以贈言二卷通
爲十二卷刻置浚濱書院山及門之士至間知而私淑者俾得
以誦說焉先生之道在是矣故謂文以人存不其然乎刻成敬
爲之序因以請教於先生云

嘉靖歲在癸亥仲秋既望日賜進士第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
左侍郎升二品服色食從一品俸鈞陽門生李登雲識

浚濱蔡先生文集

卷首

二

浚濱蔡先生文集序

古之君子進則蜚聲騰實正色朝端而紀綱明於上退則振瑣
懷珍以教其邑之子弟而風俗醇於下此臣子之偉節人倫之
師表也夫豈可與拘文牽俗沾沾自足者道哉迺余觀於世則
有可議者士方其挾篋藏修殫精畢慮以雕繪其文章砥礪其
名節何嘗不翩翩稱異頡頏古豪傑哉至出而用世往往返步
易繆改錯繩墨翫阿附時大異所學爲世嘲笑其有奮然表閭
者偃蹇而弗容於時踰伏雲林適又遺世引以自高奚暇袖澤
舊業而啟迪後學也嗟乎出處之際難明哉非出處之難也士
不素厲而識之不遠也若我浚濱蔡先生豈非高出近世而爲
古之所尚者哉先生庸晉人也自少有才名辭性命之學起家

浚濱蔡先生文集

卷首

三

進士爲行人擢御史出按兩淮河南風裁稜稜以判列大僚忤
旨罷歸再起再罷遂掛書院浚水之濱以舍四方之來學者口
與二三子遊息其間講孝弟忠信之行弘獎名教扶掖後進一
時青衿之子振衣而承響者道百川之宗巨海鱗介之附神龍
也且又捐貲賑卹修黉宮建射圃立贈田之規表名賢之墓而
鄉人翕然稱焉由是觀之先生出處大節合於古人之軌矣近
世可多得哉余自甲午鄉試受知先生謬首其卷自茲仕以來
夙夜皇皇恐違宗旨近同年李方村諸公和與彙集其文謀之
梓以傳余得而論之曰記有之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與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四德根於心而出之則爲文有德必有言
也先生平生大節抗志彈曰之謂忠肥遯隱修之謂智篤親恤

窮之謂仁表賢興學之謂義其茲四美而又文之以詞章可謂
有德有言君子矣余有四方之役雖不得與二三子日遊其間
叩而請益今讀是集恍然似有以識其大者因以質於二三子
衣文言欽懿德庶古道可復若徒以文觀豈先生志哉豈先生
志哉

嘉靖乙丑清明日山西左布政使前翰林院庶吉士提督湖廣
四川學政洛陽門生吳三樂頓首撰

洛陽先生文集

四

御史宗公

此是胡向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義從學縣李教
經書于史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
見與聞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為學志期大成一日鄉莊
有母見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
以代其贖其人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為盜官司欲致
之辟母命救之公為白之縣尹得釋邑中乏諸家書籍公出費
買置合集同志者講讀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
生學先生器之登已壯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
生講學甘泉先生和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為
會長出使大同代王及督總饋遺皆卻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

洛陽先生文集

五

御虜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悼陳
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困厄為置祭田六頃輒旋士大夫類有詩
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風弊發勢家奸
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擄獲大盜
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修理九門高道溝渠查盤
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
及山西賑官破之獎兵部手尚書以候決總兵十人相議公各
云眾寡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免差南
直隸副卷鎮守太監王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風弊
帶管巡鹽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
查復杭州府宋岳飛後人岳清西湖祭田三頃盡置太康縣都

御史顧公祭田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舊
張皇視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豐樂鎮等處私店
奉勅鈴束鄭府盧江王參奏府宗室字宗及周府將軍數人
不法事皆發高牆禁錮發饑饉武承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
田業並寬枉得釋其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修理各府
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生儒徒名儒教之修
南陽諸葛武侯祠固始忠節許遠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遜
立生祠修復南陽汝南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
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臨臨鄉試時稱得人繁
睢州甯陵渡水堤百餘里修築銅瓦廂趙皮寨黃河堤岸二百
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甯陵縣城不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

漢書先生文集

六

縣奉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
高龍等擊問大豪猾永城蔣輔報淮甯民杜田殺人貽貽三十
事河北沙灘地坐以闢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器農改米
十餘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查埋各府州縣庫銀十餘萬
各省經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去歲諸詰出吐著進
宋史人寫亦等倫刺與安置大將牙木蘭書信題行哈密國轉
查發首相安父宗斷事貪婪及首相之姻僕之罪法舉幼鎮
平王世子門周王令跪廟二口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初奏食
諸官及考覈罷黜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事汪吏
部革職為民兩京府官在外撫按騷擾三十疏吏部許倫書三
次上書司馬司馬得請解用時丁母憂三歲事竣

入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
弊吏部以年資議升京堂公辭之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
魁同時被繫復為權奸中傷革職為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
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本七次事在平倭錄及備邊
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立朝敢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
自此家居一意教授生徒本縣及鄰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
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廩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合
族昏喪祠堂墓時祭之需郡守為建浚濱書院石坊提學于御
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霍公建有道之士石
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坊中丞李公建府朝耆碩坊節
年各道及諸司遺公修坊之資廩置田數十頃勸力耕種收穫

漢書先生文集

七

日漸饒裕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
為償田產收養孤食為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亦量給
田並贖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為修建文廟儒學以隆道教之
典置儒學贈田三十頃以助食生婚喪已郭外置小學三處贈
田六頃延生儒以教食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諸父老率其
子弟至小學中拜聖論教之為善百尺講鄉去城市遠僻俗稱
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為小學訓田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
約規格與三學同修養濟院一所置養濟田四頃令孤老每石
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
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其置祭田五頃
各令族人主衛共祀巡按楊御史公之謚為忠生祠以為報

公上書懇請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
所造修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為正學書院以處遠
方來學之士置膳田十頃以給之都御史思齋崔公檄云先生
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節義
懿德取行種種難名即方之古人亦鮮比儔立今之類風節士
可望其萬一耶都御史介川毛公檄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
輩義冠柱下偏震直聲仗鐵洛中獨昭風采傑毅於當道抗
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經擠斥益勵堅貞金百鍊
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無愧甯辭三黜之嫌展也大成不
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濟時迨返初服之懷彌
發下帷之憤經窮孔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選

凌漢察先生文集

入

史振展恒山之麓濯纓浹水之濱謝絕時流雅敦古道修賢宮
直祭器崇報本於先師闢書院廣瞻田重開宋於後學宗黨治
恩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太人以道為心斯性分中
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
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異易稱激揚仰趙州於正學書院為
建德學耆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
有淵源望重山斗肯立豪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間
而表儀擬鵬漸於雲路飾賢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膳
田祭田俾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浹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
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
世者也李通政及諸司馬置祠堂祭田三頃祭止歲荒散公田

家貨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人生徒其計粟
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粗
故之餘復以楨銀假貸鄉里及佃家復因屢歉文券盡燬不暇
致鄉民聞濫陽何及浹河漑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
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為難先生捐二
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漑水田撫按俱有謝啟設藥室一區以
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
糧凡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儉素不
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為儲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
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
為本鄉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常語人曰但求在己無失

凌漢察先生文集

九

在人者所當恕所若有四書即傳書經便註凌漢文集語錄等
書噫吾嘗有感於公之行藏歷歷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為
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世味淡然無欲時而
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隱懲惡惠民倦倦計安宗社繼而養晦
也絕意世故杜門著述教授以育後學創建以昭曠典廣濟以
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晦可謂不易所守即始以驗終適
流而窮源其功德之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嘗教此邑數載
得之鄉評及耳目所聞見與諸生同作是傳夫豈阿私公諱錢
字天章以其嘗講學於浹水之濱故學者稱為浹濱先生云

侍御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蘇 祐

汝濱先生解綬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
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修葺廟學復置備
學膳田爲諸生婚喪賙恤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膳田以教宗族
子弟並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發濟院小學修復名賢墓祭共
田八千畝爲宗族及親故之貧者置田廬常產首倍之建名賢
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
浚水三閘以興水利癸丑歲大侵處糴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
以賑鄰里壬戌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仰窺先生
之涵抱而緘綸裁制亦可概見矣兩臺重先生學行微行本縣
爲建生祠先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員張九衡

陳徵等以侯書捐捐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

十

記其事僕喟然太息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畿甸首善之地
也四方其有興乎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僕嘗與先生同爲御史侃侃諍諍忠誠奮發益古之遺直也以
如大儀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爲子孫謀而講學聚樂平易可親
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與災捍患先生之功偉矣固宜
專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載
勤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子與安居一室與二三子開明性
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
其說何者謂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晉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日
汨不啻懷襄先生黃真高遺裔起浚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

學有源委善有四書碑傳精經便註浚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
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闢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績孰
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時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
所願諸弟子本仁陳義篤志砥行以明其學則浚水泱泱泗源
比澗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有託矣否則入視儀容而作肅出
見粉華而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顯別號浚濱真定之南
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
從游之士數百人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陳徵等以侯書捐捐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

十一

新建蔡汝清先生祠堂記

見前陳大賓

予率上命來鎮畿南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德表式風化政暇爲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子而尊禮之過眞定得吾汝清蔡先生先生南晉產也因一拜其家竊見先生充養完粹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值先生祠堂落成諸生因以記賜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民則祀之先生著名於朝樹德於鄉傳道於後學以勞從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事也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先生義不得辭也因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登進士授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幾復起鯁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汶水之傍構書院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淑人衆施崇禮爲務嘗修學宮舉祀興建仁

汝清先生文集

卷五

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除羨捐爲贍田育人才恤窮鞠敦節要非今之君子所能爲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學以與蘇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於天下爲家矣今義田規格俱在而蘇之學卽范第宅也竊謂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汝清先生云要之先生固今日文正也卽名牧賢有司悉心所職者未能行也卽行之未能備且悉也而鄉先生通能舉之於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卽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繼師朝邑韓菴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甘泉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德業文章可師法一世而甘泉爲二藥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要在體認天理勿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師友淵源獨契於肯綮

再立於朝不遂乃退而教於汶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將師門館穀之資以從事於身心理性之說如羣飲於河充然滿腹而去先生之於師傅可謂獨得其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建祠於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間可以質古人脈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有實用矣而甯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將佑後學羽翼斯道立祠素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工始於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成於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三楹書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隔

汝清先生文集

卷五

曰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山今代巡撫陳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紀資助工料崇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翟朝元教諭胡向首事者畢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德之私云

淡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一

及門諸子原編

後學江陰夏子鑾校刊

三先生祠堂記

三先生祠祀甘泉湛先生苑洛韓先生恆山張先生也皆吾師祠以報之也予初學時記誦詞章以就舉業及觀濂洛關閩之書恍然有覺乃知聖賢繼往開來盡性事天之道不在於是後聞恆山先生罷官講學接引後進遂受學焉先生師道嚴肅動有準繩恆以性命彝倫爲教嘗曰今日閒居講論他日見諸行事期無相負縉紳之士雅敬先生後吳篤論君子也稱先生爲當代殊絕人物故士之出其門者多尙名檢子登第後師事苑洛先生先生惇厚簡靜潛心往哲躬行實踐爲世儒宗講明

淡濱蔡先生文集卷一

一

經傳理性以倡後學所至之地學徒雲集爲大理時予受教門下逾二載因先生出撫三晉甘泉先生山南司成入爲少宗伯始得受教於門下先生天性孝友早從陳白沙先生遊涵養造詣已至入官後倡明絕學一時海內名公及講學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光霽如周濂溪樂易如程明道研精詣極如朱晦菴恆以二業合一爲教欲學者誠身以及物篤近以興遠嘗曰孔門授受惟在求仁仁則內外合一天地萬物一以貫之其所著述皆眞見獨得昭融精到足以開悟來學故士之造其門者隨其資之高下各有所得君子評曰自程朱之後教澤所及之遠門弟子之眾一人而已其在南海西樵及南都維揚九華講授之地俱有書院皆慕義者創建先生立朝時上大夫莫不願見諸

生愛慕誠服樂遊其門及先生自南都大司馬致仕歸及門之

士思之尤切聞風之士願見而不可得子再遭放逐家居者二十五載諸生從遊日眾亦有遠方之士遂築背館於汶水之濱懷三先生之教常在心目苑洛恆山二先生已矣甘泉先生今年九十有四遠在七千里外前於丁未歲始得一奉書問承先生賜書院記息存箴路遠無由侍教嗚呼師道之重在傳道授業造就之恩同於君父記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予何以爲報乎乃於書院中建三先生祠春秋率諸生行釋奠禮朔望祗謁若云報德則不專在禮文也諸生果能相信勉進三先生之道庶幾爲不負矣子所以報祠三先生者亦以敢迪諸士也甘泉先生廣東增城人諱若水南京兵部尚書所著

淡濱蔡先生文集卷一

二

有甘泉文集春秋正傳粹言等書苑洛先生陝西朝邑人諱邦奇吏部尚書所著有性理三解等書恆山先生眞定晉州人諱璠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所著有家藏集等書用是作記以詔夫後之來學者

名宦鄉賢祠記

郡邑祠名宦鄉賢制也建於學宮寓教勸也夫祠思也士大夫勛其祠仰其風爲臣思忠爲子思孝無憾弗思則無乎弗勸矣青衿之士日遊於斯景慕前修有不興起者乎嘗謂闕此典近雖建祠於應祠者未定猶夫闕典也予自放逐里居慨典禮不修無以稱朝廷制祀之義乃稽前史及誌記所載前之耆舊參之眾論名宦則取周楊氏大夫僚安左傳稱楊氏大夫之賢

唐懷州縣令李公懷仁德政碑云民率其令近情革習甯賢
令程公處默唐書云爲民興修水利地用豐潤民食乃甘宋昭
尹齊公世卿興學化民金縣尹吳公微德政寬平俱見邑誌皇
明知縣陸公愉教士勸農奏請調負徐公以員才優政善民懷
其惠方公榮政嚴意寬去後見思俱見去思碑李公鳳清儉平
易撫字居多陳公誨口廉才幹均田便民陳公渠以諫官謫任
修舉典章政由古道教諭吳公河端本立教勸有準繩鄉賢則
取漢高士孟公傲兒重於郭林宗遊學知名微辟不屈見漢書
宋軀密使兼侍中曹公利用慷慨忠烈奉使不屈遂定和議見
宋史金監察御史康公賜忠直敢言彈劾不避見邑誌元雲南
行省參知政事王公忱法行貴戚忠諫屢陳茂行先生陳公忠

凌瀨先生文集

卷一

三

隱居鳴道教授生徒左丞封河南郡公諡忠定陳公祐歷政有
聲不避權貴屢陳忠諫生慕死哀行中書省平章事封趙國公
諡文忠陳公天祥屢斥權奸克平大盜忠謀義見重於時論
林院學士承旨柱國封魯國公諡通敏陳公思謙通達國體官
切時宜建功立業克紹前人俱見元史皇明北平布政司參政
趙公耀從魏國公徐公翊進參謀帷幄綜理慎密攻戰守備機
宜方略雖皆與焉見開國功臣錄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諡文忠狀元曹公鼎天性孝友究心理性歷登館閣爲上
所昵因事納忠善決大事時稱賢相比跡東陽隱隱北征忠諫
昭格沒於土木見天順日錄諸書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
王公詔發跡郡庠邑爲桑梓歷諫垣藩撫事持大體忠清直諒

宣力荆襄對平孟密見大學士李東陽所撰神道碑率讓大夫
英州府同知王公爾歷官京尹別駕咸著政蹟廉平公誠履有
可仰則同享祀誠爲無忝矣乃與邑大夫師生定大備儀春秋
奉祀一邑典禮於斯始備諸生問曰先生修舉鄉賢墓祭搜訪
惟恐不盡於名宦鄉賢所取止此義將何居予曰修舉廢祀事
近於厚故不得不周尊賢重典義在激勸故不得不慎嗚呼世
代既遠考稽難盡一時尚論豈無遺失士大夫幸賜教焉若夫
近年名宦鄉賢公論待久而定則在後之君子

一名臣祭田記

凌瀨先生文集

卷一

四

予少歲聞吾甯晉東延白村盛水上有宋樞密使檢校太師同
平章事曹彬墓神道碑尚可讀碑陰有宋金元迄我朝曹氏宗
派按宋史公爲靈壽人墳墓在此未詳其故正統間吾邑文淵
閣大學士曹文忠公爾侍英廟曾詢及公之先世對曰臣曹彬
之後蓋必有據矣正德己卯予赴順天鄉試舟行過其地時渾
沱漲溢舟不可到但見碑出水者數尺此後服官京都竟未
暇一弔其墓訪其遺跡嘉靖丙午盜發其墓神道碑並誌文俱
摧毀字不可辨矣嗚呼古昔名賢爲世其仰士君子經其故里
覽其遺跡莫不感慨踟躕不忍遽去況衣冠所藏體魄之所託
耶公端懿仁厚爲宋社稷之臣平江南不妄殺一人而仁愛及
於昆蟲歷世之後不能保其土胤良可悲也予買其故地尋其
跡而封之擇謹厚生備二人排其墓外之地以供祀事而文忠

公墓在淡水之上嫡孫世官京師祀墓傾圮過者惻然況
代名臣後人瞻仰故置墓側田一畝付之嫡孫及族人爲摩
者以供祀事積有贏餘用以修葺祠墓爲公後者義當世守雖
貧亦不可典賣因并求吾邑歷代諸名公之墓如漢高士孟
右輔都尉升賞京兆尹尹立宋右補闕曹諫樞密使曹利用
司農丞康賜元節度使王義節度副使王國朝功臣參政
羅碑石俱毀蓋因兵革之變子孫轉徙盜發其藏爭田者毀
碑以滅跡雖上隴石器猶存而姓氏則無復可考惟廉訪使
元綱總管段德隆諸墓後人猶存北陳村陳氏墓內有茂行
生陳忠左丞忠定公陳祐集賢大學士文忠公陳天祥中丞
林院學士承旨通敏公陳思謙之墓夏莊村有廉訪使王忱張
凌瀛蔡先生文集卷一

五

家莊後有尙書董錫通政院使董銓中曹村有御史曹端內江
村有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天翼于台村有順德路總督張公
墓碑石遺跡未毀後人無一存者予并爲修復各置墓側田
區亦各村生儒二人俾供祀事夫此數公者雖名位功業不同
其賢皆爲可尙予爲復其巨隴修其祀事實秉好德之心
不能已者故用記之學宮後之師生幸爲查稽祠事實其必
成生儒有故擇謹厚者代之俾繼永久端有望焉夫國家之法
所以止盜誅亂士君子修禮所以明義厚風君子能明義以勸
俗小民必守法以趨善豈但數公之墓茲諸明公之墓皆可
於永久矣而化導激勸則有所自也後之觀者亦將有感於

新建射圃觀德堂記

學宮之有射圃制也法成周之遺意以教多士俾思復古
有所考焉昔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
六藝射者六藝之一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六藝而實
之上以是爲教下以是爲學道治政治化隆俗美良有以中
多士日遊於斯沐聖朝之化興慕古之心講習涵泳於是而
得焉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揖讓周旋於賓主之
間以求夫成周之所謂德行六藝者而進修焉安知古道之
可復見於今日乎吾甯晉學宮之西舊有射圃規制隘陋予
改建於泮坊之西建觀德堂三楹表之門觀線以墻垣階級
屏成備其址爲門生商科所捐贊其成者知縣濟源縣朝元主

六

游涇陽李樞典史麻城汪諾教諭濟甯州胡訓導夏縣郭東
郊東平州徐大經督工門生張九疇劉聘落成之日與諸賢
庠生二百餘人舉射於斯邑中士夫皆來觀禮且喜古道之
復多士之有幸也嗚呼物有成毀興廢在人後言賢邑令紳
夫與予同情者時加修葺焉俾射禮常存士心興起德行六
可使漸復庶無負於國家作養之恩以裨雍熙太和之治斯
美矣夫禮有本有文禮樂其文也德行其本也觀孔子射於
相之圃使門弟子揚觶之言其爲道亦嚴矣多士習射蓋亦
其本乎謹對此以詔夫後之人

正學書院記

子再放逐里村教授生徒於今二十六載柱史廬陵設齋揚公

按歷茲土藹及草野之士諸生過於稱道遂命有司建立特祠
竊惟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者以出則建功處則立言德在人心
故後人報祀不忘耳愧予見棄明時上未能報君父下無以範
鄉閭教授生徒乃儒家常事修其廟學贖田祀田數事報本厚
風亦儒者之當爲也況諸生多遊門下意出阿私聲聞過情予
南不爲恥耶夫曾子大賢也至於易氏方云自免百年公論蓋
棺始定于安能必保於將來再辭不獲且承臺院諸公及士夫
親黨見助予知事不可已因思去歲修葺學官仍其舊貫號舍
甚少諸生二百餘人無所會講就此以爲增拓之計良亦便矣
乃於學宮之西創建講堂三楹後堂三楹退廢三楹兩廂六楹
東西號舍四十間講院門一座工將落成進諸生語之曰汝知

梁濱蔡先生文集卷一

七

此意乎曩者此舉重違諸公之命今日事成不已過侈乎予與
諸生心則相知道則相合盍相體乎與其祠予一人孰若與一
邑其之以爲諸生講學之地諸生雖多舊號舍不足以加今所
建者則爲有餘俾之樂羣相觀於文教豈不大有神益請更此
祠爲正學書院達之臺院諸公亦必見從夫人願有以得其心
爲悅而以名勝爲恥者諸生幸相體哉諸生請曰先生之意
豈其悉之矣敢問正學之義何居曰君子之學一也所謂正學
者對世俗之學言之也摘章繪句競爲進取顧於身心之學漫
不加意以儒爲宗以六經語孟爲訓既仕而棄其所學若坐席
然居家未聞孝友出而用世又安望其忠良直道有益於上下
耶諸生涵養於此果能算予所聞於甘泉師者得遇天理無或

間斷使動靜交養內外相孚體用合一通天地萬物爲一體是
爲有本之學學斯正矣發之於言足以垂訓措之於政足以匡
時此帝王周孔之所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講明諸生平日之
所服習者外此皆無關於性命無益於世道非吾之所謂道非
吾之所謂學矣諸生能守此訓是爲不相負是爲報予後人以
道相傳者必曰聞前輩有蔡先生者辭其祠以爲吾輩今日講
學之地且遺茲訓雖未及門幸獲私淑使正學常明風教有賴
予之心事得以久而不泯豈不愈於建祠哉若諸生必欲崇修
此祠以爲尊師重道是知我猶未至其相待亦淺矣因題此以
詔諸生以議書院之始

曹文忠公神道碑

八

文忠公諱紳字萬鍾別號恆山先生世爲甯晉縣人遠祖宋樞
密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封濟陽郡王曹彬高祖茂興曾祖克
柔祖庭訓贈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母孟氏
贈太淑人父祖贈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前母
孟氏母薛氏繼母吳氏俱贈太淑人祖以明經教授鄉里撫巡
上其事詔給賜賞勞士夫榮之公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學於
齊魯聞見益廣居常事繼母極孝養初舉鄉薦中乙榜授代
州學正疏解吹泰和縣典史疏通俊爽明習吏事鄰境疑獄滿
臬多委之悉得其情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俗如暇
則延禮明儒講明理性之學公父母早逝擣一堂扁曰永思
之石士多爲題詠以稱其孝議論純正詞翰清雅士君子咸重

其辭職宣德王子督部工匠壯闊疏乞會試中式第二名楊文貞公一見奇之及廷試宣宗策以義禹河洛泉數公對稱旨上親擢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師事楊文定公所得益深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公首預焉數納明暢聽者竦敬預修宣廟實錄轉侍讀五年慶成宴公以侍讀未與上輒召入殿中坐於學士下其眷顧如此復簡入內閣參預大政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城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勛地督四夷館從之當時咸服其知人時天下晏然公每參預大政為上倚任敢沃良多事無不言言無不納故不待章疏之陳而上自無失政史云自東陽後後議大事多決於公

淡濱先生文集卷一

九

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中官王振恣橫見公亦曲加禮敬巍然為朝著表儀是歲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公及文武大臣扈從巡邊是月癸丑太白登欽天監以象緯示變諫上不從公進諫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社稷安危豈可輕進上將班師公請從紫荊關入中官王振矯制俄復折而東竟由居庸關八月辛未次土木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皆死之嗚呼奄宦矯制阻格忠謀致車禍蒙塵全師覆沒良可悲也景帝聞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忠諡曰忠愍公其子恩為翰林院編修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復官其孫榮為錦衣衛百戶公生於永樂甲申五月初八日卒於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公

兄弟四人兄鼎弟鼎正統戊辰進士吏科都給事中次鼎公娶司氏繼娶劉氏俱追贈夫人子恩承蔭陞尚寶司卿女子二人長適南京兵部右侍郎王詔次適蕪湖縣知縣李璵子聞之故老云公厚倫篤行處於理學贊之淵默宏深是以應酬制作為朝廷所重使非遇難其相業當希蹤伊傅矣始終大節為當代純臣而未辭厥施為精神其惜史氏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沙遼遠復山委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殞其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皆辨秋毫蓋為斯世斯人勸懲公沒已百年補道碑未立祠墓傾圯過者惻然予不揣淺陋謹取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者次第其事刻之墓左後之名公鉅卿為公制作者庶有所考焉復為公置祭田五十四畝五分付

淡濱先生文集卷一

十

之嫡孫及族人為庠生者守之亦貴仰德之誠有不能已者因併記之

學田規格

予置學田歲登其租為貧士婚喪周給也師友屢來相議事無規格何以經久因再與定約諸士之貧者分為三等全貧則助喪七石助婚六石周給五石半貧則助喪五石助婚四石周給三石稍貧則助喪四石助婚三石周給二石喪謂其父母或本生不幸婚謂本生周給則困窮疾病无妄之告亦謂其父母及本生若伯叔若兄弟若內外之親雖欲推廣用則難周復思士君子必崇尚氣節情雖迫切職恥千人師友聞之即與資助務足其用無待其請施賑之費積貯有餘酌量通給願辭者聽其

師生有父子之恩朋友有兄弟之義誼誼厚倫要之合理推心
誠意存養其操斯為美矣過與傷惠過取傷廉君子病之觀孔
門之表道義風行民德歸厚吾端有端焉謹告

書館詩言

予既再啟蒙此處諸生從遊歲久亦有東方之七槐非模範
姑舉所聞以為諸生進修之助夫吾人之所謂道者原於天命
具於人心古今天下之所共由也但清濁質異善惡幾分有弗
若于恆性者聖人者夢之風之以道德仁義之以禮樂刑政
所以變其異而反其同也自伏義堯舜迄於夏后殷周率循此
道至於孔子以不在君師之位乃立言垂訓頗留思誦實傳其

淡濱蔡先生文集

卷一

士

道曠代之下復有濂洛關閩諸子先後講明其傳為益廣後之
談道德仁義者必宗孔子是伏義者闢道之祖帝王者修道之
祖孔子者明道之祖夫聖人之教本以淑世君子學道實資踐
履昔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民化之無不力於孝弟忠信謹
於廉恥進退我聖朝建學立師惇敘彝倫以六經語孟為訓老
子莊列諸書不以取士啟迪端風化美矣是以真儒迭出輔世
濟民近世乃有務為名勝專事論辨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溺於
見聞踐履之功則無非所以求道也爾諸生涵濡聖化久矣聖
道孔子憲章顏孟取正程朱亦既有依據矣然道必有本學貴
知要不求其本則汗漫而無成不執其要則徒勞而罔功心掌
天地萬物之本能定其心則萬理皆應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能

修其身則萬化皆順孝弟者仁道之本一德言而萬善從之始
於家邦終於四海矣是則理本諸心化本諸身仁道至大本諸
至近此三者匪誠弗固匪敬弗存蓋誠者聖躬之本而敬則聖
學始終之要也昔受學於甘泉湛先生先生教子體認天理子
以一心觀萬心以一理觀萬事處處體認處處天理合內外微
人已無大小無遠近萬殊一本無不相通也又曰二業合一學
以資乎仕仕以行其學窮養遠施豈有二道奈何持守未定者
既仕而棄其所學若學自學仕自仕君子何用於為學也必二
業合一斯為君子儒矣又曰知行並進天學以志道知行者體
道之功非知則行無所見非行則知為無物程子亦曰知有淺
深則行有遠近二者實相須也學者必知行並進斯內外合一

淡濱蔡先生文集

卷一

事

事理渾融而無偏廢之失矣此先生垂訓之要指接引後學之
心也今予逾五望六道不加修懼負先生之教屬望於諸生者
不淺矣嗚呼學不志道是為未學道不法聖是為非道學者之
病在安於苟且以聖賢為不可及不知聖賢之道皆人倫日用
之常不外於吾之一心耳苟能反而求之動靜有養本體常存
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此心之用遠之無窮矣諸生非不博聞
強記也必當主敬以直其內致知以窮其變躬行以踐其實貞
固以堅其守先生之道其在是矣聖賢之道其在是矣倘其勉
諸

新建義濟院仁濟堂記

郡縣皆有義濟院乃朝廷憫念窮獨無後之民命有司立院以

收養之載之憲綱御史按歷首加存恤吾甯獨孤老百餘名皆仰給官廩遇凶歲不繼多致餓殍且貧無葬且往往棄之溝壑誠爲可哀竊自放逐里居務農爲事日久所積不微爲子孫之累況此輩中亦多親故乃爲置贍田二處共計四百畝遂行族取其租以補凶歉別置義塚二段共三十畝以爲孤老及貧民葬地每孤老亡故給粟以爲葬費院中舊有小房十數間年久敝壞遂爲改建四十間大門一座繕以磚垣皆壯固可久復以憲臣臨視無所建堂三楹題曰仁濟夫天地之大德惟在生物聖王之大政惟在養民憲臣守令皆有宣布德意仁濟斯民之責登斯堂也視顛連顛頓之狀惻怛之念油然而興衣履缺乏思以處給之房屋敝壞思以修葺之疾病患難思以救療之

流寓先生文集卷一

幸

使呻吟頻死之民遂生養安全之願不亦大有濟乎贍田義塚處歲久無考或致湮沒也用是作記以詔後人

書院贍田訓

書院先有田以給諸生常苦不繼贍置地共三十頃爲書院贍田乃召兄之子顯忠遂夏子宗亮弟之子佑賢兄孫一清等語之曰汝知此贍田之置乎非但給諸生一以祀先合族一以圖給親故一以教傳後人咸於此取足故曰贍田界汝等共之汝等其聽吾之訓言乎汝或不聽吾之訓言則汝之子孫亦豈肯聽汝爲吾子孫者勿曰此田吾祖父所置而有贍吾之心爲吾兄弟子孫者勿曰此田非吾祖父所置吾何屑焉自汝輩育之各一父母各一形骸自吾與吾兄吾弟育之同一父母同出一

流寓先生文集卷一

幸

形骸皆爾祖中年早逝願愚曰後人之事惟爾是望夙夜惴惴懼負爾祖之命力學十八載始得登第再擢官兩遭放逐罪戾下者又二十載日用服食必從儉素積有餘貲始自田田上以成爾祖之志推之以及後人耳亦難矣今吾兄就之未能報君父下未能報鄉閭復愧不德無能自爲教訓建之否乎置此田地以爲汝等修舉禮義之資汝等之爲之也以贍贍田之人擇族之年長精敏者一人司其贍贍田之費凡有取用必告諸族之最尊長者聽其裁處勿過勿吝吝勿用之非禮斯可長久也何以曰祀先合族歲時節序之祭必宗子主之讀書者助之誦宗子當祀先讀書者知祀先之禮也宗子先期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一以備祭品一以備酒飯及期宗子率族人或祭於祠堂或祭於墓所禮畢則以祭餘及酒飯輪次設席長少咸在獻酬以禮相勸以善勿過飲失儀勿互生嫌隙此因祭先以合族因合族以爲愛濟家之道也何以曰周給親故本族有婚者嫁者喪葬者讀書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以助之不問貧富定數皆同如請及仕者不受亦聽其辭也外族有婚者喪葬者貧者貧不能舉量出所貯以助之親疎遠近各有等差悉預爲之處無待其自白也本族有貧乏不能自養者讀書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計口按月務足其用吉凶之事尊長率合族與之營辦患難疾病必救援扶持亦量爲資助外族及故舊有貧乏不能自存或遇荒歉當周給者量出所貯親疎遠近各有

等差必預爲之處無待其自白也蓋本族吾之同氣外族吾母族妻族血氣相屬故舊亦義所當急者何以曰教誨後人本族子弟讀書俱令在書院其延師之禮飲食之類悉出所貯務足其用外族子弟來就書院者同一供給門生及故舊子弟有家貧來就書院者亦同一供給常使此地英賢萃止師友講明以淑後人爲益多矣外此祠墓書院之修葺器物書籍之補置悉出於此或遇荒歉必當酌量裁省若歲久積有贏餘益當增置贍田田益增則用亦充足矣嗚呼子孫能守此訓則身修家齊族必昌大或有立心不減謀毀書院分析贍田者合族以大義責之如不從是爲不幸當實之於法

收養貧兒記

凌瀟先生文集卷一

五

吾甯晉歲屢不登癸亥秋復大水貧民扶攜老幼就食他境中有孤貧之子無父母親故監饑餓顛軀乞哀道路計冬月必先委溝壑因思養濟院孤老出入無人扶助疾病無人侍養若收養此兒相爲依倚豈不兩有所濟俾各收養一兒量給薪米暇日過之見其扶掖抱懷頗笑語藹然家人父子也予復爲常繼之圖置田三百畝併前養濟院贍田七百畝召人佃種歲收其租一以補孤老荒歲缺乏一以給貧兒月米弟子問曰先生令養濟院收養貧兒恩意聯屬是使無子者有子無父母者有父母幼者有所託以成其始老者有所倚以善其終意則美矣但彼轉徙已久志意無定強以人合稍長必去終恐無益予進而請之曰子之爲慮亦有然矣但此輩出於饑寒瀕死之

餘而遂其養育保全之願彼亦有人心者安忍背去況已託人教之孝弟禮法以長其恩愛甯不有所開發感動初予一念之萌既不能遏姑爲此以盡吾心而已故君子之道必大其心以體物使民胞物與之念常存體立而道有可推予實有見於此心之同此理之可推意在化導鄉隣啟迪後學耳安知吾鄉長者不興起是心乎安知汝輩他日爲政不推廣是心乎吾年已衰無復可行之幾庶幾喻之一方使仁厚同風有益於鄉黨爾汝其知之乎弟子避席謝曰謹問命矣因併記之

新建百尺溝鄉小學記

水經云大白渠東入浚河又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東南流謂之百尺溝俗云百尺口聲轉訛也在楊氏東楊氏甯晉之古邑

凌瀟先生文集卷一

末

名而百尺溝實甯晉之右鄉也其地與冀州東歷數郡邑犬牙相入數郡邑之民雜居之去各郡邑俱遠號爲難治間有驕悍子弟結納非人時一欺露則曰百尺溝之民爲之也兩縣及鈐司建議將築城置守禦以彈壓之子爲白其事知非此鄉之民乃移公署於新河但驕悍之習未泯而遊俠之徒間出何以興禮讓而成善俗乃謀諸耆宿曰風俗之不善是長者未知禮少者未知學也蓋亦端其本乎我皇祖聖諭教民且令各鄉縣鄉間皆立社學是三代化民成俗之遺意也予有舊宅一區前堂後寢兩翼俱備可改爲小學延端謹生儒教子弟讀書習禮朔望耆宿相約誦讀聖諭及孝弟禮義數事以化導之乃推前絳州陳宗武及耆儒數人作倡予復爲置田二百畝歲取其租

以爲延師收書及束脩禮飲之費庶乎禮讓可興俗風一變乃爲言以告之曰吾鄉之老者壯者少者士者農者商賈技藝者其聽吾言乎夫古之聖賢與我同一性同一道也聖任之分學與不學耳三代之教自國都以及州里無不受學之人故禮讓成俗遠近同風太和之治莫有加焉後世風俗之不如古非人性之殊也蓋父兄不知教誨子弟不知禮法利害相形詐力相傾而民俗日益偷矣吾鄉子弟果能入孝出弟忠信不失見長者而知敬見少者而知愛見賢人君子而知取法見貧乏之患難而知賑恤扶助我以此施人以此報遊俠詐暴之習泯而忠厚禮讓之俗興爲士則顯榮爲農則富厚爲商賈技藝則利益老者遂其安養少者得以成就富壽康寧樂樂利利是故自求多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一

七

禮也不然傲暴恣橫世濟其惡棄禮滅義入於刑憲是人皆求福爾獨求禍人皆求榮爾獨求辱人皆求生爾獨求死人皆求爲仁人君子爾獨求爲凶德小人非天降災乃爾自取之也夫事成於忠厚正大之人而壞於傾邪狹小之輩教行於積習悠久而廢於作輟不常其必忠信相與勿生嫌隙斯諺間之言無由入而事可永久矣諸耆宿長者諸賢子弟尙其猛省於斯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之二

附晉縣儒學訓導文廟祭器記

邑大夫東峰王君奉命來尹之次年於廟學之敝壞者既時加修葺矣復以供祀器物損壞殆盡無以稱朝廷崇報先師之典乃夙夜經畫掄材召工飭木者金者髹者範者陶者鐫者越牛載而悉成罔不肖形規制古雅可觀師生乃屬予爲言以記之曰邑大夫備制以奉職可以觀良厚本以立順可以觀政恪勤以恤祀可以觀禮弗述焉能俾後之尹茲者有所取法而弗替亦何以風教諸生也按濱子曰二子之言盡矣願予何言雖然吾嘗聞之矣六經禮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周衰箕子作斯道晦仲尼乃祖述憲章立言垂訓垂範實繼之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之二

一

斯文幸未墜地是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開萬世太平之業我祖宗稽古定制乃肇稱殷禮命天下郡縣咸廟祀先師孔子於學宮列聖相承加豆薦樂舞之數革先代不經之號崇儒貞教道化浹洽矣今之爲郡縣者率以簿書期會爲急顧學舍之荒穢漫不加省大夫方且汲汲焉修廟學興禮教惟恐聖賢之道不明諸士之造不古以墮於俗儒之陋非君子之遠心賢良之眞見何以至此二三子其知朝廷建廟於學宮之義與邑大夫興學造士之心乎雖云崇德報功實寓大風教之端爾諸生曰游於斯萃敬於修祀興志於瞻依因遺經以明道正其心以修身以上而顏閔之德行希游夏之文學景曾思之闢道立言法予與之距邪端正近取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訓以爲入道

之階將以窺夫子之門牆登夫子之堂與無難至矣家食則修身變俗用之則兼善博施極之則育萬類贊兩儀垂之則式後學風百世斯無愧於孔子之徒也夫七十子以親炙聖化皆能成德達材立言以垂訓諸大儒以問風私淑皆能傳經啟後嘖世以相符從祀廟廷亦以崇德報功也諸生果能感動而興起乎於戲朝廷制祀之義賢有司奉職之良旨可以風諸生矣大夫能修城池建壇壝均徭賦明冤抑事無大於興學造士故於此獨詳記之用詔夫嗣來者

陳文岡興修水利記

前戶科左給事中文岡陳先生以進言謫長垣丞稍遷我甯晉尹既數月政修教敦俗用丕變乃諭父老曰維茲甯晉古冀州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二

之東境晉趙氏之屬邑楊氏大夫之所治歟海內為澤數者九此實禹貢大陸之澤國爾薄落之水古昔大河之所經歟滏陽受澧潞諸水自南境而過其東沙水受槐泆諸水自西境而過其南滹沱之故道近年北徙之所遺繁迫於東北之境漳水之故渠北魏通運之所開延縣抵西北之境邑南則洹水所經襟帶城郭唐上元開程令之所鑿以資灌溉之利者歟數水之間多古溝渠或洩或淤或斷或續夏秋水漲則支分派接脈絡相屬古運人之制畝滄距川之遺意歟雖世遠跡堙而深廣者猶有可見吾欲開溝渠興水利其無如此地乎父老咸率其子弟樂趨焉公復曰洹水甘澗民倚為利當立數閘以達溝渠溢陽所經平田宜開澤數宜堰漳漳二故渠決溢陽注之水可及數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三

下里由諸水而達之渠由諸渠而達之溝俾巨細相引溢洩有方則偏及乎境內之田矣如此吾民何病於天時未幾遵守澤州父老咸詣予曰我公茲舉實仁政之大者功未成而去請為書記之俾後之尹此邑者知水利之當與古制之可復為澤不益永邪予惟溝渠之修古井田之遺制先王精神心術之運盡在此矣自周衰籍去井堰阡陌孟子但聞其略滕君請置董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皆有志於斯未及一試自餘得君之士或以才識之疎而不能用以學術之偏而不善用遂使此制堙廢二千餘載慕古君子恒用竊歎我國家列聖相承聲教四訖正宜經理之時公在陳垣曾疏江北諸省水利其略云茲江南水田之法倣成周運人之制作溝洫以利農墾墾理以穀除非惟可以漸復古制實亦資之慎固郊圻詔優答之令各省撫臣議上緣公外請事遂嚴格此幾一失論治者深為聖世惜焉嗚呼公在陳垣則欲行之天下在縣邑則欲驗之一方仁天下之心無時已也予聞之師曰古之君子遂衡啟沃作周乎先者豈惟時哉亦以學之大足以輔世而不屑於小用才之優足以經綸而不艱於致遠守之堅足以執持而不變於險夷故耳公既謫餘二載聖天子思其賢嘗詢其所在豈不以屢所建明皆三代聖臣已試之效有裨於今日之化理也乎其得位事業有可知矣乃若新學宮作片泮置學田築射圃申鄉約風士習高太史記之已詳公名棠字汝忠嘉靖乙未榜進士士大夫稱曰文岡先生家世河南之鄆陵

新建貧生三小學記

昔三代教民之法八歲入小學養其德性定其志向以立大學之基本十五入大學從事於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業自國都以至於州里人人莫不受學故朝野多賢人材充盛非但九德咸事俊乂在官雖耕釣免豎亦抱公輔之器我聖明法古爲治建學立師以育俊秀復立社學以養童蒙即三代教民之遺法也道洽政治化隆俗美有由然矣吾甯嘗備有社學年久頽廢予久居林下見吾鄉之民家資殷裕者始令子弟就學不過十之一二貧乏之家朝夕奔走惟以治生爲急雖有美質率多自棄則十之八九矣夫貧而不學良心易喪禮義日疎惟利是營何所不至于貧獨焉乃以界歲務農所積邑門之外爲建貧生

新建貧生三小學記

四

小學三所延生儒之端隨者爲師共置田六百畝歲取其租月給除糜并書籍器用貧家子弟來就學者悉與教之一切束修供應免其出辦暇日觀其歌誦習禮以儆勸怠復以父兄未聞禮法何以率其子弟再爲樹石中亭上刻皇明聖訓下刻鄉約朔望遊鄉鄰之長者率其子弟咸至與之講明以爲勸戒庶幾吾鄉長者知禮少者知學俗風一變人才倍出于廢棄且老無益明時勉爲此舉實有益於鄉鄰兩四境之民不有感動而興起者乎惟願吾鄉長者常遵聖訓力行鄉約以享太平之福小學子弟勤學好問入學出弟以成用世之才區區心事因之不忍嗚呼丁爾勒勉奮有繼而意無窮吾鄉之民尚其世守而勿替也哉

新建漢壽亭侯祠記

甯晉關中有一漢壽亭侯關公祠治自勝國祠一開臨隨龍踏不壯神棲及子登第制當建坊以表宅里適當神路予奉使過里竊有意焉後因言事件旨罷官里居乃移祠於東門內改作六楹規制宏敞觀瞻嚴肅或曰公威靈顯著累加封號廟額義勇武安王當因之予謂公心在漢室奉昭烈以周旋忠難生死以之當題其故爵漢壽亭侯以答公心予非移祠以自便也隨隨隨隨理當移也若使祠不可移則當移坊以避之況公爲古今所敬仰者乎按蜀漢志謂公忠勇信義威震華夏辭婚江左報效曹公卓有國士之風孔明亦稱其絕類離倫當時重其威名後世仰其風烈固宜建祠崇報以垂範於將來也嘗謂昭烈

新建漢壽亭侯祠記

五

帝蜀武侯有王佐之才關張爲熊虎之將而不能誅奸雄以恢復漢業者國微而用小勢重不能反也雖然魚水君臣道義相合忠貞氣節照耀古今若曹孟德司馬仲達恣其詐力欺天滅倫身爲篡逆貽禍千古君子固不以成敗論人也後有爲人臣懷二心者朝爲君臣暮爲敵國通公祠下甯不有愧於心乎因題此以記歲月

元氏縣新建文清書院記

甘肅成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元氏迨二載境內大治乃修建文廟備置復建文清書院於學宮之前以嗣皇明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清敬軒薛先生取邑之進士卒業其中俾與仰止接韓先生道遠世何津漢武中其父任茲邑教諭實生

生於魯舍建祠此地尤協羣情師生以爲有裨風化屬予作記以詔後人夫天下郡縣各建儒學官必建文廟尊師重道以立生儒之準極制也大夫敬軒之祠義將何居豈不以君子過化人皆景慕耳目所及尤易興起況茲爲大儒鍾秀發祥之地多士日遊於斯仰瞻祠宇追慕高風景行之念有不油然而興者乎稽諸載籍我皇明道隆化洽敬軒崛起究極理性真知實踐潛心孔孟接引後學爲一代理學之宗立朝大節忠貞純一啟君上以誠意正心之學教生徒以明理復性之說其出處進退辭受取予無一不合于道觀其爲權奸中傷處危難而不易其節義有所不合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隱居則倡明絕學以淑後人誠無愧於孔子之徒所著有讀書錄河汾文集諸書羽

禮以防俗公以平物惠以康民亦其餘事耳後之幸此邑者能由大夫之政教以施諸士民遠邇甯有窮已耶嗚呼大夫建祠心存淑世諸生請記義存報德皆君子之道也足以垂之永世俾後之邑幸與諸生咸用勸焉大夫名守節別號甘齋嘉靖癸丑榜進士山東曹州人

正學書院贈田記

予既再放屏居大陸之野涵泳典籍希於順適鄉曲及鄰封子弟從游者既築浚濱書館以處之庚申歲臺省諸公檄縣爲建生祠予愧且辭以前堂及兩翼爲書館以廣贊舍題曰正學以勵諸生嗣是遠方之士來遊者皆舍此館歲值大侵予爲給廩思可常繼之規乃割田千畝畝取其租以給之并爲延師置器收書之用擇出入耆民二人稽考生儒二人司其事況勤苦之士多貧俾朝夕無慮安於卒業不亦便乎時有評者曰先生既置浚濱書院贈田備學廩田及小學田待諸生者既厚矣復設此田君藏之師以傳道授業弟子以考德問業間負笈襄糧不遠千里若必爲師者原之苟有崇其德而薄其資者將何以待諸生予問之曰其然哉其然哉義以制事情以協義事果慨於情無害於義君子不以爲嫌汝謂多士爲溫飽而來歟爲聞道而來歟予之設館以待諸生非徒周其食乏也師弟子大倫正之以義厚之以恩恩義兼盡斯亦無背於道矣若爲師者貧乏不能自食弟子以父兄之養事之其當受耶否耶師有餘以養弟子亦若父兄之育子弟其當然耶否耶夫天道有生

人道有公物之義孔門之教惟在求仁謂去吝以廣其心也予
衰老無益於世思以淑諸生濟鄉曲以廣吾心爾若厚於自奉
以享餘年亦夫通情但性本儒素非所樂爲予誠非豐於積者
雖竭力爲此亦實情之所安近名駭俗固所不計因以解時人
之惑并載阡畛之區出入之額豐歉增損之式爲後來師生之
準

玄塔寺碑

縣東十里魚白鄉有玄塔寺趾接平林面臨淡水隔遠城市境
頗幽清中有金大定十七年石幢蓋古刹也我朝因之衲子居
焉年久敝壞僧人某者乃勸誘檀施易朽爲新殿宇廡廊赫然
宏敞予予爲言以紀歲月爲之辭曰佛在西域實天降神慈悲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人

爲教普度爲心諸夷率化是曰世尊流布中華異眾徒繁乃藉
衣鉢傳已非眞紛紛衲子望影附座惟此中華代有聖神禮樂
教化安用斯存蓋憫癡迷障蔽日深教則難入刑則罔仁輪迴
報應足滅惡因神道設教屬此下民念爾衲子寄跡空門家有
父子國有君臣孰脫世網孰斷愛塵我有慈航濟爾沈淪色相
空寂生滅互根千聖一道性本一源守爾定靜戒爾貪嗔尊我
禮樂重我人倫萬流歸海乃統性眞無智無迷無我無人因圓
福廣相道慈深刻此真石永示後昆

題神禹碑後

昔帝禹導水通濟刻石名山南嶽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嘉靖甲
午歲碑銘發於嶽麓晉書甘泉先生翻刻於揚州甘泉山

院使來學者得其親焉敬云觀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
蓋如觀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吾師無
往而非教學者無往而非學也愚因刻於吾甯晉正學書院與
多士共觀焉恩之意其即先生之意云

晉三小學碑後

予既建三小學延師給廩以敦鄉鄰之子弟復思父兄未聞禮
義何以爲訓乃樹石中亭上刻皇明聖諭復取憲使江陵陳見
吾先生所著鄉約集成內聖諭演及歌給散鄉鄰令其朝夕歌
誦以爲勸懲此皆聖經賢傳民彝物則蓋因吾人天性之良啟
其同然之願簡易明切其感人爲易入也吾鄉長者各宜躬行
以教子弟以仰體聖明之化必德業相觀過失相規禮俗相交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九

患難相恤以敦禮義之風以享太平之福願入約會者先送名
紙於小學約定會期各率其子弟咸至拜聖諭畢兩傍序坐子
弟立於後列童子立於前而歌詩畢生儒講說聖諭及鄉約或
勸善故事數條而散務在遵守以厚風俗

刻夫子眞像跋

己未歲九月朔日愚夜夢先師孔子古衣冠東面立於大樹下
數日後一士人持哭道子所筆眞像來謁與夢中所見宛然相
若嘗聞闕里有眞像道子去古未遠亦必有所授因刻之眞石
以誌仰止之誠嗚呼先師以道德師天下萬世尼上闕里杏壇
聖稱與夫過化之地後世莫不瞻仰與思況此眞像乎大仰其
眞像必思其功業思其功業必思其道德升堂入室之念油然而

而與是愚刻之與後學共仰止之意也

風折碑辨

予既書玄塔寺碑後爲風雨傾圮爲三鄉人訛言沒置予作碑不右釋氏故神假風之力能折碑也予固而辯之曰風其能折碑乎碑狹而長且上首重而下梢淺因風摧折有由也夫古今天下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道也予之害無非欲斯徒入於善也何爲不可乃若韓子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豈不爲尤甚又若削髮披緇者乃大逆廢教則將若之何佛果爾神靈如是有意加是何不能必使傳其教者之必不爾違而顧於談道者尤邪使予生同其時佛氏亦必以予言爲是故予復爲此言書之碑陰以破愚人之惑

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祭田記

十

夫宇宙開孰爲貴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爲天地之正氣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百代之清風立臣子之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乎先生家世關西之富平予進士同榜兄也初受學於苑洛韓先生鏗亦先生門下士實有同道之雅嘉靖己丑同登進士同銓授行人後三載同選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謂予曰老母不任驅馳家在三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歸以盡烏鳥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敕贈之榮南不少待斛山曰救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位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幸成吾速歸計予爲白之宰執部院諸公無不稱重別後以養病遵限例不起用予亦以言事忤旨黜爲編

氓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己亥秋以南京言官之薦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召用予丁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進言廷杖而卒斛山亦以進言繫錦衣獄壬寅冬予以服闋部院罷取至京兩閱月以罪下獄得與斛山相見時劉晴川正郎亦以進言與斛山同繫劉稱釣州守予曾疏其賢又相知故人在獄同處者二旬餘予被謫出獄二公各有詩相送予亦有詩言別予歸後復被黜再爲編氓斛山蒙恩赦得釋與劉晴川周都峰同至文登祭浦竹塘回途復被逮械送入京仍下獄又四載首尾八年後蒙恩赦得歸家數載而卒癸亥春斛山長子愬以應貢赴京便道來訪詢其家事及歷履曰家君自文登回復被逮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解衣衣之予隨之過趙州石

海濱先生文集卷一

七

稿東指曰此去甯晉四十里昔與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州相會聚豈知今日予過此橋家君自居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學月廩予曰斛山兄介正清操朝野知之李石曼曾爲予言歲暮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仰之況他人乎憶昔道義相期出處略同斛山已矣予猶碌碌苟全恨衰年不能遠出持生初一哭墓平今日無以爲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爲斛山兄置祭田一區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情嗚呼先生天性孝友真誠直諫二親之歿六載廬於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恩義孚於族黨徒步從師講明理學敝裘疏食怡然自得事師如父處朋友如兄弟躬行實踐死洛先生重之別時爲遺

大南二卦知將來之必至也及授使職蒙特旨勘滿清事酌量
中正克當上心奉使藩封御金明義高風灑然晉秩西臺論事
建白同列推仰元老九卿無不稱重及五事一疏忠誠剴切鳴
朝陽之鳳鳥屹砥柱於中流矣君子評曰學有師承潛心理窟
實知實踐不貴言論方之橫渠張子藍田呂氏造道則一而力
行爲多方之晉陽有道關西伯起行義則均而忠貞愈厲是乃
百代殊絕之人物明時全德之君子名與華嶽之並尊氣作列
星其炳煥於穹蒼乎予二次放逐林居者已三十年仕途故舊
絕少所託置祭田者咸爾順泉張先生先生道義大君子也以
名進士稱爲吾真定理官其待鄉士夫不以顯晦有異每公
出必便道相訪故予懇託之以有成焉謹記

淡濱蔡先生文集卷一

主

晉州重建城隍神廟記

昔聖王之秩祀也修典禮以答神休淑人心以裨治道是政教
刑威卿大夫敷大君之化佑良殛惡鬼神行天道之公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神道設教幽顯互爲其用也城隍屏衛生民有功
社稷在周禮有司民之祭其以是歟按古祭典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崇祀典以答神休也我皇祖稽古肇制殷禮府秩以
公州秩以侯縣秩以伯自郡城以及天下悉令建廟奉祀比之
城隍其典重且崇矣晉州神廟年久敝壞郡大夫某諮度於士
民曰惟神司一方之命惟守爲神民之主廟祀弗虔將誰護
況規制隘陋理宜改作邇青民某等願命糾義相率而趨事焉
俾宇既新規模維肅金吾千戶張某屬予代書以紀歲月予惟

郡大夫崇典以秩祀可以觀廟士民協心以應上可以觀義威
行可述乃爲之辭曰大君之治奉上天之道也卿大夫之職協
鬼神之用也卿大夫奉大君之命以爲予奪鬼神奉天道之公
以爲禍福其政教之威乎明威之威格有二乎哉卿大夫旌善
誅奸行誅實於既著鬼神威靈昭顯折奸惡於未萌功用之盛
未易搜測其精意之流通則有可言者郡大夫來爾必興思曰
神惟至公故能大畏民志消其邪僻予叨治民之責有弗公
焉視顏於上有愧於神矣爲士民者時時瞻仰必興思曰神道
至公禍福于奪無毫髮爽暫惡之斯吾知之神必知之吾將謹
敬事無弗思則行無弗勸矣斯不亦淑人心裨治道耶嗚呼神
不可以私干福不可以徼致郡大夫行義達道固無所爾弗公

淡濱蔡先生文集卷一

主

苟一念未協於中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有不可勝言者必致譴
於微施於有政事無弗公民將以敬畏乎神者敬畏乎我則夫
頌聲之作晉錫之榮得君得民是皆得天以授福者爲士民者
勿曰吾能敬神神將福我是吾以私干神以私應矣誠能以敬
畏乎神者敬畏乎此心惟敬爲德之基惟德爲福之興雖無求
於神神必福我矣夫天人一道幽顯一機晉之士民能明乎此
而行無弗慎是能善事乎心矣能善事乎心是能善事乎天矣
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在族黨必篤恩義在鄉閭必修信義是
吾人之秉彝也天之所順鬼神之所事也是爲自求多福也君
子觀此以爲然否茲郡予少歲負笈之地舊愛猶存敬爲此言
以相勸諭若爾稱述則實有未盡云

新建清源妙道真君神廟記

南甯東月城內有臺高二丈廣數畝蓋因楊氏廢城增益成之
上有清源妙道真君神廟不知所始父老云國初尚有勝國時
故祠宇景泰間災弘治初居民乃建祠三楹臺高氣爽予少時
曾遊焉讀書於此無門屏無牆垣游人雜踏羊車牛牧時時往
來荒穢隘陋過者惻然予嘗有意久矣及登第後又以服官京
都未之暇也嘉靖乙未以言事忤旨罷官里居乃率居民於舊
祠之前更建祠三楹起構門觀以表神樓櫺以周垣崇以階砌
後結小廬數間令僧人時奉香火規制既備視瞻維肅居民屬
予記之按風俗通神李姓當昭王時在蜀郡開二江制水怪蜀
人德之祠於灌口歷代以靈異昭著累加封爵祠宇徧天下矣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南

蓋神之英氣與陰陽之氣相為流通無所不在傳謂神風貌其
都威嚴然為民牧者過其下必思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若神
為民興利除害也為士民者過其下必思所以興禮義息邪僻
以承神休無為神體也豈不有關於世教哉祀法曰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況神之功烈顯者有如此則天下後
世祠之也固宜謹題此以紀歲月

甯晉縣重建慶龍記

龍騰成邑大夫問記焉乃原厥義昔先生之典國有嘉觀肇為
觀象考瑞後代因之以敬天勤民爾今之縣邑古子男之國而
譙之建陳鐘鼓以代漏局禮聖氏司漏司寤氏前禁此其禮
制非為觀游登眺傲揚驕情之典寓焉當夫夜漏初嚴公私

思乃有大人君子體國憂民不遑甯處義切公家心周遠邇被
棠隲以勞形計利病而思濟亦有道學先生發明宗旨稱湖論
道南山對語玉樹春風青燈夜雨賢母訓子和瞻助勤孝子問
寢衣冠猶侍貧瘡苦積借東壁之餘光寒士勤學映南窗之雪
色高風靜範良可興思至若豪華公子放恣酒徒酣歌長夜博
簞博蒲秉禮滅義甯知改圖當大辰鐘未動夜氣初良哲人君
子敬直義方潛心聖賢之域神游君子之堂夢周公於彷彿視
聖帝於瑩牆羔羊大夫秉貞清之節雞鳴賢妃諷月出之光有
衣冠待漏之卿相有戴星圖治之循良聞雞起舞待旦不忘夜
初分而盥漱弋兒雁以翔翔斯皆聖賢君子之事進德修業之
方至若懷奸飾詐晝夜乞哀登壘營為草草效跼背公立私甘
梁溪蔡先生文集卷二

車

吏多節靜言思之甯不知戒嗚呼君子小人各有所司蚤作夜
思興思惟時大夫立政遑恤甯居士農工賈業在勤渠聞漏聲
而知敬懷往哲而思齊道隆化美世變風移九有清穆四海平
夷是知鐘鼓為禮樂之器更漏乃政教之師麗譙之建非徒作
也始其謀者戚里兵馬指揮北峰李子竣其事者邑大夫鈞州
兩城趙子作記者前進士監察御史邑人梁溪蔡子

新建真定府推官惠庵唐公祠堂記

新河縣士民懷唐公之德政既去任五載建祠於邑城之南城
時伏臘脩境內父老俎豆其中又二載邑大夫蔡公問記焉夫
新河為真定之屬邑節推理官也何德於士民而士民懷感之
不忘若此耶惟古之君子學道愛人在上則美政在下則美俗

故施無不宜而誠無不格也唐公海寓名儒遂於理學以溫良
長者之德施玄默委和之政故德被於民而民懷感之不忘也
如此新河邑小事繁且富齊晉之衝制無驛遞供億之煩惟取
辦於里甲休養蓄積十年者不足以供一歲之費以故富者日
以陵削貧者日以轉徙邑大夫憫念佳勞徒有不支之歎公昔
行部至此乃白其狀於臺院即託公與之調劑凡營建軍需之
微徭役驛傳之例及一切公務視大州縣之半視中州縣則三
分之二焉士大夫廩食夫馬令簡僻州縣量與協助以此事無
偏累民得息肩仰事俯育始有生民之樂邑大夫從容暇豫以
待賓旅亦無迫切不支之歎固宜建祠俎豆以報之也記曰有
功於民則祀之公於斯邑謂不有功耶若吾南晉為北畿之中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一

末

縣近年儕之上等邑用獨敝亦賴唐公之德咸免幫助衝要并
協濟兩驛不貲之費各屬有不便於民者悉為達之既公且平
深體民隱故臺院無不悅從今之為理官者莫不曰明以折獄
吾職也事涉嫌疑孰能諒予之心公於民情利病則以身任之
不為顧忌之謀至於平反冤獄尤多民受保全之福亦鮮出位
之譏蓋誠心直道上下交孚爾也由是言之公之德政被於屬
邑者實多而民之懷其德者亦眾矣新河之民首為公建祠者
豈其蒙惠之獨深亦夫感德之誠有不能自己耳古之所謂循
良者隨其所至為民興利除害故於其去也則思之於其沒也
則祀之傳之後世而不衰漢興良吏為盛若召杜之在汝南劉
龍之在山陰至今千載廟祀不絕昔予宦遊兗備良君子體國

憂民政足比美前修而民之被其澤者無復昔人之感膏數古
今良吏則同而民情則異以此益知新河之民風淳厚也感恩
圖報可以觀禮矣邑大夫為之問記德禮率民可以觀政矣嗚
呼甘棠遺愛峴碑墮淚聞風猶感況於沐德若公之德政淪肌
浹骨著於四方民心之感戴甯有既耶蓋宇山間金石可糜惟
有此情難泯上以誠感下以誠應精意凝結固不以歲時之久
近為存亡勢分之盛衰為隆替當與日星同其昭晰山岳同其
久長矣後之賢士大夫謁其祠仰其風甯不惕然有動於中乎
唐公名汝迪直隸宣城人嘉靖丙辰榜進士學者稱為惠庵先
生邑大夫蔡公名懋昭直隸上海人別號溟陽建祠則邑之士
民某某俱列於碑陰云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一

末

凌漢蔡先生文集卷之二

浚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三

明侍御寧晉蔡毅著

六世孫水部郎合靈

浚水紀別序

諫大夫文岡陳先生以進言請貳長垣還我寧晉尹茲再遷守澤州傾邑皆走送之予亦載酒送之浚水之士大夫皆曰先生去矣吾何所取正有道諸士類皆先生去矣吾何所考德問業農者商者賈者藝者老者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一

幼者相率遮道垂泣如赤子別父母於千里異域先生在此才一載矣何以得此於人人耶感而動之者以感之而懷者以心故德斯政矣政斯動矣動斯感矣斯懷矣懷斯深矣德惟厚故感之深心惟誠故應之速政惟實故無弗沾被者矣是以養之而懷其惠風之而率其教利之而戴其恩威之而服其公天理之彝人情之不能已者也或曰先生雅重吾子別矣子其感而懷之也乎浚濱子曰感哉懷且深哉先生有堯舜君民之具而未獲大行吾實注望懷之以天下也一言一行全八敬服于安得而弗懷嗚呼豈惟是哉不觀先生之陳

無以見其賢不見其賢無以知其威與懷之大且遠也

先生居諫垣秩則清要矣言可行道矣諫貳縣邑處諸

下僚之後榮瘁何懸絕也居之裕如坦如路無幾微見

於顏面暨還寧晉修政敷教日夜勤勵不日吾以中朝

之彥旦夕且去何爲屑此小邑聖天子思其賢嘗詢其

所在諸親知在都下者咸寓書走价以爲先生賀曰此

道行之幾也又數月始有此還舊事凡謫非其罪者

遷多不循資此處又大非羣望先生一無所介於懷

觀其意豈不曰使吾之言見用道荷行雖終身不遷

無悶焉若徒崇其秩而屈其道公孤之貴於我何加此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二

豈人情之所易能者哉昔屈原之忠貫誼之才一遭放

謫卽鬱抑悲憤幽楚之詞作唐宋諸士大夫或廢棄

逐多寓情於詩酒放言傲世以紓發其不平之氣由此

觀之先生之器度爲何如也在天子則懷其忠矣在朝

紳則懷其賢矣薄海內外皆願觀其風未讀其疏聞其

政稽其德孰有不仰而懷之者乎茲去又移我寧人之

懷而爲澤人之懷也士大夫皆有詩文贈之予僭爲之

序載其事以紀別

送別王東臯序

予弱冠遊恒山泲水入京都謁名公有道之士問其

第當代人物即知吾鄉有東阜先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縣邑與時不合恬退無悶且家室蕭然朝夕恒不繼處之晏如也當時無遠近無賢愚知與不知皆爲先生稱屈知先生爲屈而不知未罄厥施是徒知爲先生惜而不知爲世道惜也譬之鰥鰥巨艦棄之寂寞之濱而過者不顧中流而遇風波則一壺千金士之遇與不遇者時也奇花異卉何益於世采擷細瑣登之華堂孤桐美材與之費下匪遇中郎鮮不灰燼上之川與不用命也先生論道則通儒而貪病如原憲瀟灑如陶令順適則榮期君子謂其誠貫金石氣凌山嶽有先大夫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手

之風自謝事抵今已四十年而春秋則六十九清白一節始終不移當時妻妻之徒自爲得計皆以干公議敗事久論定不其然乎先生雖未大貴大富而有至富至富者存雖未豐其爵而實豐其名孰得孰喪必有能辨之者予嘗謂世之以成敗論人者如小兒看戲不知美刺但喜粧點深可悲也先生卽事遇小邑子齊沐暈掃廷致草堂聽其窮天地徹古今析物理盡事變盡臺終日識見皆山流輩數等誠三代之人材當世之遺逸也窮困且老是予不爲先生惜而爲世道惜也於其行也不忍遽別聊爲言以送之未盡縷繆之懷他日訪封

龍之泉石過恒郡之園亭奉邀先生登高舒嘯臨水賦詩傾倒壺觴放情宇宙還訂來約

趙郡守馬白峰德政序

白峰公越絕通儒海宇髦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舊矣來刺此邦允道篤愛收教化洽柱史古泉盛公疏其賢於朝六邑大夫將獻頌焉屬予序之予惟趙畿內之雄郡領六邑地廣俗雜且當衝劇其文牘填如其赴醫如爲勞倍於他郡前此爲政者或以才幹稱或以通著或以嚴毅有聲白峰公顧黜屏習戢威宏度優柔乎中劑量保合以一繩維各異之俗以平剛柔向背異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

尚難制之情語爲政者莫有加焉昔宓子賤之爲單父也人不忍欺國僑之爲鄭也人不能欺西門豹之治鄆也人不取欺何也豹則周其智僑則贈其才子賤則弘乎德也觀此則白峰公體包物我順協遠近德禮之治何假外求故曰君子之仕也執其要而不密其節令其大而計其細本諸身而弗徇乎外誠意流通袍落聲答夫豈徒哉稽其道則重農興學以厚其本也正俗平訟以張其化也謙慎約己以貞其度也虛靜溥博以大其公也溫良長者穆如清風是能積之淵默而孚之顯首豈抗節飭躬崇嚴集務一時一事者之可擬哉六太

夫率由茲道其臻化理故君子日表儀之端也觀法之同也異勢而同心也異治而同術也上下相承剛柔濟也同寅協恭道化洽也古昔所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非欺仰裨聖明熙皞之化豈淺淺哉我公學道愛人之義有足徵矣謹序

博野王府教授潘君序

寧晉教諭潘君別號守素齊東之碩儒積學種文厚倫崇義屢舉於鄉苦於主司持程度懷抱利器鬱鬱未售循製造大宗伯得與廷試策仕縣州司訓以勤教著績遷寧晉教諭今六載矣始得此擢士大夫皆有詩文送波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之謂子當序其事以重交誼以彰有道子以過從之雅且其子遊吾門下義不可無言夫定志居身正誼弘道古今之玄諸君子之所珍也惇本敦化錫類垂世典學之終始深造之全功也守素子旁搜遠紹以大其觀中正強立以定其操純白溫粹以貞其度玄穆浸潤以昭其化志勤而業廣德博而化光厥有自矣今之仕者莫不重內而輕外樂近而惡遠况藩封世祿習多驕侈而博野又在雲中之遠邊陲之地乎守素子乃曰正之惟德惠其未厚勸之惟誠忠其未至輔導啓沃其責誰諒怡然安之略無幾微見於顏面豈不真知命義毅然大

丈夫哉昔賈生之才謫於長沙雖悲奉職之無狀而其賢爲益彰董子之賢屈於江都而王知敬禮其所以爲化其驕淫邪僻者多矣聖天子御極篤倫貞化典章秩然諸宗室執禮遵制罔敢踰越守素子舍弘博雅足以格其心矣禮防長制足以變其習矣罔神周智足以折其萌矣忠誠直諫納誨輔德足以致之大猷矣董賈二子豈能專美於前夫學以潤身教以淑世器度之美道業之光所謂古之成德君子者非欺謹書此以伸別意

趙郡刺史述職序

代六邑作

於惟道以敷政中和之德爲大頌以彰化愛慕之情獨波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至道同則政一心協則誠通故治化寓於淵默而風雅形諸有象邈乎遠矣仰惟趙郡刺史白肇馬公宜慈在躬高明采克冲襟淵度澄徹希夷來刺此邦值時多事凝閑孔棘微調頻繁歲比不登庶務旁午公夙夜惟寅靖共乃位心存撫字政由保合事既克集民亦不投道洽政治迄用康年蓋其本立而罔義滋而深用達經權動中機會可占其際哉述職屆期熊車旣齊六邑大夫從公于邁祖宴斯張旌帷暫駐獻酬既舉各有賦詩言出由中事徵往實觀其交際雍容儀文雅敎誠君子之高風明時之盛事也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云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其今日之謂歟因屬代言謹著于頌

其一 隆平令

維公令德大邦是居四方爲則下民其宜我邑廣阿漚澤之區半在官田疎墾爲苗歲苦取盈民蒙其辜公曰官中府中制司二練爲民陳瘼災膏斯除仁風沕穆歌頌載途歲事來辟高軒載驅考最彤庭褒章陸離

其二 和鄉令

維公淵懿世承厥美翼翼在公四方是紀我邑和人沮洳槐水况當午衢歲無寧止公私告假困窮轉徙我公星益如母勸子下邑祗承因之共濟士民作頌令聞不沒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

其三 高邑令

君子有穀四方于灼六邑千里寄此全趙沛水溶溶我邑古鄆割界鄰疆壤地福小賦等傍邑民無控告君子刺量仁同覆燕下民其蘇沐浴澤膏王會屆期雙旌載道賜宴靖階名垂規耀

其四 費皇令

大人承命熊車五馬山川土田膺此民社我邑恒麓平泉之野石田齊薄賦重獲寡人鮮綺紉居無華厦大人念茲政由寬假若歲大旱甘雨傾瀉下邑祗承崇儉

化俗風丕變士與文雅龍章載褒永膺絕般

其五 臨城令

我公惠和其明斤斤爲龍爲光如錫如金敦與泚水房子野分實居山邑賦重民貧惟貨曰石公私取煩公曰嗟嗟哀此勞人下邑祗承仰答公心庶幾撫字用康小民咸祝我公寵被絲綸車服以庸來宜來旬

其六 寧晉令

猗與我公秉心塞仁體苞元化民瘼是詢我邑大陸羊舌地分彌望斥鹵霖成巨浸湯沐取盈歲苦莫陳倚寄實多狡詭是因產廢賦益實去名存我公保釐益然春沒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八

永播德音

贈趙郡別駕序

趙郡別駕王君蜀省之名士也風度清揚才華卓犖佐郡有能聲按巡柱史移檄旌揚之六邑大夫以贈言曰諸汝濱子曰爲政難矣佐郡爲難在趙郡爲尤難何也有總督屯務經略撫臺之導有按轡開屯清戎柱史還察之釐有兵泉二千石郡刺史責成之備果毅者責吾辦簡靜者責吾恬持正者責吾守默墨者責吾承矜大者責吾誦佐郡之難難其勢也郡當南北之衝佐政者

日以其二禮賓旅而以其一集政務奔走勞頓或至夜分未寢加以驛遞之罷敝里甲之凋耗徵稅之通負而催督需索者紛沓佐郡之難難其地也頻年軍興邊事孔棘徵調之繁餉輸之苦毛興蠲集間愁嘆爲政者視之如見赤子入湯火徒隱痛於中而不能救佐郡之難難其時也爲政者專事阿承則失之邪執持不二則失之拘豪宕奇特則失之疎用數任術則失之僞况此通衢冠蓋相逐一政之美惡一事之是非朝發而夕聞於上王君當此乃能政事修舉獲上政舉者何耶曰才識之優也曰存主之誠也曰持守之定也才識優則事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九

無弗集矣存主誠則感無弗順矣持守定則上下無弗信矣如此則作才幹之稱首貽牧入之經範夫豈偶然而致邪語其事則順應以大其公也勤慎以緝其履也廉約以完其潔也誠信以厚其躬也執此之道施之當大任理大事亦所優爲何有於佐郡王君官守之良諸大夫贈言之義皆行古人之道者故爲之援翰而不辭焉

邑大夫劉公德政序

大夫劉公蒞政數月上信下安時憲臣及太僕以閩馬至道郡嘉大夫有恤民之政移檄旌其賢貳尹黃君進

幕茹君屬干日大夫至值淫雨害稼邊事孔棘徵調頻繁公私匱竭餉餼載途簿書委積大夫勤勞盡瘁劑量保合事既克集民亦不擾豈惟是哉惠以安良明以折獄禮以防俗儉以先民興學造士弭盜繩奸靡不振舉矣豈惟民哉亞已率屬至誠惻怛如兄長視冲弱之弟撫摩以恩而常哀其無知吾輩感其德師其政如子弟之事尊長中心悅慕而虔恭自者也請爲摘文以表贈言之義予聞之而嘆曰大哉政乎至哉感乎恢恢乎道化之標準格世之軌範也夫時有不同政有難易乃若時和年豐外寧內安前有所承畫一足守上恬下熙政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

多暇豫爲政者無事於作爲而坐享令名矣今則繼久廢之後值難處之時當難支之勢緩之則稽公家之務迫之則奪吾民之命其難易爲何如也非天資學力之大過於人有如此哉人知大夫之勤政而不知其有漸人知大夫之善政而不知其有本沿襲既久人不知非卒變則駭上下情格大夫智周於物浸涵有容釐政之弊必先其甚剔政之蠹必治其尤弊釐蠹剔政斯行焉如雷霆一震人知修省若必待於徧擊其爲威也喪矣真誠光大政本於心則政無不善舍仁體義政本於身則民無不服如陽春一轉何處不及無心於化育而品

物自亨矣夫心者政之本政者心之推爲政者心有誠
僞故治效因之而下民之應亦自不同觀六夫之政化
不有可見者哉昔程明道爲晉城令修葺精密而本之
以誠心安靜不煩誠能動物四民之愛戴者其以此歟
大夫三載考績當有諫垣青瑣之擢太史必爲之立傳
以緒循良茲予紀其政蹟將以詔嗣令此邑者亦以俟
觀民風者采焉

教諭尹北川薦揚序

北川先生奉命來署吾邑教事及替代巡薦揚其賢司
訓某等以贈言問諸浚濱子浚濱子曰北川子東宛通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儒組織仁義琢磨道德爲一時士林之望吾聞其名舊
矣晚發解於鄉闈亟求祿養或曰北川子懷席上之珍
貴公輔之器登崇陟顯乃分之宜顧不能少待而屑于
此乎評者曰北川子方在壯年仕進之日爲有餘母夫
八年逾八十孝養之日誠不足也古人不以三公位易
日之養者此耳不然捧檄而喜者爲非絕裾以赴功
名之會者爲當然邪吾邑陋邦儒效疎濶北川子之爲
教明道義以啓其衷証經傳以通其惑覺其夢寐而指
其迷途內外體用之學誠立明通之旨朝夕提撕以冀
其悟且能以身爲教規矩準繩庶幾正有古君子之

道風諸生化之翕然丕變臺省聞其賢既署吾邑再署
新河歲當屢歉逋負併徵軍需繁興事務鞅掌北川子
處之有道上既不失公家之務下亦不拂小民之情密
默委和政教兼舉梓落將各夫豈偶然吾嘗數與通從
其冲襟淵度易直可親如商彝周鼎之爲器江河滄海
之爲潤穆如清風甘若時雨聖賢之教範師道之準極
也惜其實孝友刑于家庭廉隅格于僚友誠信孚于士
類其純德之君子者乎惟其有君子之德是以有君子
之教之政在北川子爲無忝于師儒在代巡公爲無忝
于風紀矣其將偕計以登造士晉之王庭經綸康濟國
所優爲蔡中郎云吾作郭有道碑獨無愧色于於北川
子但愧不文無以揄揚其彷彿也謹序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主

南宮尹中岳葉公德政序

南宮邑大夫中岳葉公性天完粹究心理學篤敘倫彝
琢磨行義德器宏遠化原固已深厚筮仕南宮畿內之
巖邑也事繁賦重歲比不登加之南北用兵徵調旁午
小民不堪邑漸凋敝大夫始至夙夜憂勤冀紓民困再
期而邑事改觀乃戢威宏度惠養休息繼此之後惟制
並保合漸磨涵育要之德禮一變至道矣南宮海濱文
獻舊稱易治蓋因其淳厚章其末習同然之慮何假外

求稽其政首建廟學備造禮器考祀名宦鄉賢崇儒重
道端風化也置學田爲貧士昏喪周給定其恒心育英
才也建紫微書院取髦士卒業倡明理學淑士習也建
觀風亭時延士君子講求民瘼資政理也建著書亭表
揚徽山先生潛德及旌節義答羣望以張風教也修邑
志考據詳贍取舍精當備往事以昭來鑒也建倉庾積
貯充實重民食也慎刑獄哀矜惻怛重民命也建養濟
院并設義塚存恤生死先窮獨也修葺城池公署津梁
館舍樹屏備制禮賓旅也待僚佐以誠接士夫有禮愛
敬由中道義交孚也崇尚儉素寬裕民力輕徭省費康
沒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主

阜羣黎也賑荒有備弭盜有方先事經畫乃克有濟也
五載圖惟亦云密且勞矣夫心者政之體政者心之推
政出於心心有誠僞治效因之今之君子莫不以仕進
爲通顯名爲急大夫視一邑猶一家視羣黎猶赤子心
惟誠矣誠固無弗感者故士崇節義俗敦禮讓風行化
美夫豈偶然若古之君子鳴琴者敷其化戴星者著其
勞課農者厚其澤懸魚者靖其節一政之善已足垂世
大夫廉以約已寬以御衆公以平物惠以康民殆兼而
有之乎問閭相率爲立生祠大夫嚴戒止之試觀甘棠
遺愛峴碑墮淚民何心焉苟政弗宜民將眊眊胥說厥

心違怨矣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夫人之於父
母居則愛慕離則悲思其至情也大夫視民如子撫育
愛養無一事之不周則民之愛戴如父母亦其情之不
能已者建祠非所以釋其思乎此其無心之感不言之
化古今可多得哉先後憲臺諸公薦揚累十餘疏大夫
方且與邑之士民如家人父子之相安但恐一民之失
所一政之未善吾責有未盡略不爲遲速利鈍計其器
屢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大夫之政治于一邑士君子協
心以應於上羣黎歸厚以應於下道德同風渾融無間
雖古循良之治何以加諸於是可以觀德政可以觀善

沒濱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

俗可以風四方可以垂經範矣此其梗槩未盡稱述大
夫名恒嵩別號中岳浙台之太平人請叙則邑師河內
何君光祖德平郭君文象諸生則某某也

送衡府教授胡止菴序

治天下之大道有二端焉自卿大夫及於藩臬郡邑皆
有政治之責自成均郡國及於州縣之儒職皆有化導
之責雖秩有崇卑事有繁易要之修其職業則無負於
所學其義則一也然數有不齊所遭亦異故逢時際會
幸野傳巖一起而登師相道與時違雖以孔孟之賢託
身委吏乘田希志抱關擊柝所如不合卒老於行則亦

已矣用與不用者時也適與不適者數也君子安於命義而所有固不在是今之論人者貴功名而賤節義重紛華而略名檢如羣兒看戲惟喜華靡焉知美刺豈不有三公之貴萬鍾之富行于清議名汚史冊比之一介之士潔已修業實彰名流德侔珪璧器重禹舜爲天下後世之所共仰孰榮孰辱孰得孰喪卽今之世以求古之君子若止菴胡先生者非其人歟先生天性孝友行義重於鄉評博及羣書文詞清雅以豪雋卓犖之才困於主司之程度隨制造大宗伯得與廷對初授清河司訓邑教久墜儒效疎濶先生教之文風丕變一舉而登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第者三人繼遷吾寧晉掌教規矩準繩比昔尤嚴登第者雖僅一二諸生之德業詞藻駸駸乎大進於前矣學有賸田用之以禮視諸生之貧困如切已身觀其正鄉飲之次抗祭鹿之對不阿承上官不奔趨權貴不干與有司雍容馴雅而氣凌山岳若使當要地執大柄其特立之操經濟之美不有可見者哉茲遷衡府教授戒行有日諸生問曰止菴先生德修於身有其本矣教淑諸人有其用矣既遷吾邑復遷茲任亦可謂見知於時矣時雨之化人才並茂德以爲教故人易從若藩封世祿多駸修阿承則非義匡救則難合先生必有道以處

之歟凌濱子曰不然化之在德惠其未至正之在禮惠其未修德禮感乎斯言易入而化易從側聞衡府之賢名滿天下親賢樂善冠絕古今雖漢之東平河間可與並美必將雅重先生又何阿承匡救之爲慮也哉昔賈生之傅長沙董子之相江都俱能潛孚默化王知敬禮職此之由也任城海寓名邦古稱多士經綸調燮立德立言者代不乏人雖布衣困窮之士亦能組織道義教崇氣節蓋孔孟之遺澤鄒魯之餘風也若先生之德之才有光前哲垂範將來豈不爲可尚耶他時二邑稱名師儒必日止菴先生衡藩稱賢輔相必日止菴先生任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城稱純德鄉先進必日止菴先生是先生有至貴至富可仰而不可及者回視奸諛宰執其人品高下何啻霄壤夫先生之德教於家施於二邑大施於藩封宜矣惜未罄其所蘊先生之子汝詢德器之宏才華之美久擅齊魯之譽必將大展經濟發先生之畜而未通者以及天下後世矣愚多罪放逐踰伏林野與先生過從六載令嗣復從愚遊道義之雅通家之愛良惜此別姑摛之以相贈

送別凌惺中序

夫君子之道以天地萬物爲體以道不遠爲用心其

體也政教其用也體包物我仁之至也順協遠通智之周也故曰法制立可以語政德禮修可以語教仁智備可以語化盡此道者其惟惺中凌先生乎先生學有兼傳性天完粹博及羣書尤邃於理學海寓之名儒也暨登第初授尚書郎繼遷司空大夫以剛直之氣不能阿承宰執出爲中山別駕先生卽單車之任修政敷教日夜勤瘁不曰吾以中朝之彥旦夕且去何爲屑此簿書期會之務未替士服其教民懷其德誠意交孚歸諸德禮矣由是臺省益重其賢承署趙郡再署晉郡刺置保令各適其宜觀其教養趙晉之士之民猶夫中山而趙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晉之士之民服其教懷其德亦猶夫中山之士之民也寧晉邑小事繁歲復大侵百務俱廢臺省以爲憂重以先生安輟之下車首治豪猾祛其弊事良弱獲安廢墜悉舉而邑事收觀矣士論曰誠哉朞月可也安得復見其成時權奸既去位公論益明銓部卽遷先生天雄大別駕啓行有日士民千餘赴臺院乞雨仍署縣事先生曰此莫非民事天雄何重焉羣黎惟動如赤子之獲佑侍諸青衿亦遂其考德問業之願既畱復爲吾邑審編徭役均丈田糧興修水利旬月之間俱有次第夫徭役十年之公也田糧百年之公也水利無窮之澤也小邑

何幸沾濡大君子德政之優渥有如此乎是誠法制既善德禮既修而仁智之化有孚也於戲觀先生署事之善可以知水部之猷爲矣觀今日之猷爲可以占他日之經濟矣夫古之君子納誨輔德作周乎先者豈惟其時亦以德器之宏足以大受才識之優足以濟時如商彝周鼎必薦清廟樞機豫章必柱明堂未可輕試而小用之于廢棄且老把先生道德之光觀茲德政故樂稱述非私爲先生慶實爲朝廷有此大君子可當舟楫霖雨慶也此後冀觀經綸事業之成以慰吾山斗之望云

代諸生送凌惺中之任天雄序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八

恭惟恩師惺翁凌先生夫子以司空大夫出守中山臺省以寧晉凋殘之甚重以先生安輟之生輩聞先生之在中山教養兼舉繼署趙晉二郡諸青衿悉在其陶範相率執贊門下先生卽與之升堂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以遂依歸之願無何復遷天雄驚車將發諸生設帳於洹水之涯舉觴以進敬致辭焉惟皇上帝生此下民父母鞠之大君養之師道教之故人道立而倫理以明禮義以興治化以成故曰民生於三而師所以成君親之愛全天地之能愚聞之師曰天地萬物之陶冶屬孔世教之鑪錘六經羣聖之形模師道博埴之大匠不

其然乎夫吾儒之道何道也周公仲尼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也天之道也治天下在道傳道在師周衰道廢天生孔孟以傳斯道降自秦漢此道失傳維霸維夷之治與異端邪說之禍起生民之害極矣宋興程朱繼出相與倡明絕學而斯道賴以不墜建炎南渡中原文獻殆盡寥寥數百年於茲矣間有一二修明之士然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未可以語明道也而大江之南朱陸之派猶存近時陽明甘泉二先生講明授受經生學士靡然從之道義之風同乎鄒魯生輩產此陋邦徒有高山之仰望洋之嘆而已今日得聞夫子之訓開示四教既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竭兩端陽明甘泉之宗旨周程張朱之講明帝王周孔之授受悉在是矣諸生何幸焉觀夫子之動靜語默準繩規矩無非至教施於有政仁義並用明通公溥皆可爲後學仕進之準極茲奉違道範羹墻之見夢寐之思何能已邪惟有研精覃思尊其所聞由困而知求無負於明訓但恐山徑茅塞苦難而止不能陟彼崔嵬航茲沅萍也雖然夫子具大人之德以天下爲度無不欲斯人之入於善惟願早登相位經綸調燮以濟時艱以淑斯世此實天生先覺之意亦夫子憂世之心也夫哲人日遠瞻望靡及尚當負笈襄糧再趨函丈以圖卒業

四書學傳序

四書孔門授受之書一道相傳明先王之道繼上天之心以立斯民之命也天生帝王立之政教禮樂以生養和輯斯民周衰道廢異端並起天復生孔子憫斯民之陷溺憂斯道之無傳乃祖述憲章定爲六經以存斯道是爲王者之大經大法萬世生民之常道也其微言緒論門弟子記之爲論語二十篇一傳而得曾子述明德新民之義作大學再傳而得子思述性道誠明之義作中庸孟子受業於子思以道不行退而述仁義七篇以明王道以斷羣疑致仲尼之道獨尊於千古是道也天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之道也帝王之道也人之性也以心感心故人易從以人治人故道易成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道也天下後世寧有外六經四子之道而能自立者乎四子與六經相爲表裏其指廣大淵微古昔各有師傳不爲訓解肇自註疏歷代因之作爲傳義者百餘家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宋朱文公先生作爲集註折衷羣說至爲精當蓋帝王之道非孔子不傳孔子之道非朱子不明有功於斯道大矣歟自放逐以來教授生徒志在融釋經傳以求斯道奈何後學小子不爲切實近裏之學競爲浮靡枝葉之文以趨時尚以媒利達願於聖經賢傳邈不相涉

是爲違經叛道矣予竊有憂焉乃輯爲此說以便講讀經文之下必首宗朱傳其原無朱傳及獨具大指者取古今名儒之說及開諸師友者以發明之問亦借附見以求通暢庶幾指示正途挽回末習少有裨於初學爾多士果能體認經傳有得於心發之則爲德言指之則爲德行處則爲抱道君子出則爲行義君子有益於斯世斯民斯無愧於孔子之徒也是爲知行並進之功是爲二業合一之學夫學必端其始斯有以大其成多士其猛省於斯

壽孺人張母八十序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嘉靖甲子秋日張母李孺人壽登八十諸生乞代言以爲祝惟昔浚坡先生同遊庠序十年文會兩偕赴秋闈其子九衢復遊門下義不可以無言也夫古今稱壽考者有三蓋以年齡之久近爲次第君子之論則以德履爲上令名次之而年齡在所不計何也觀古之賢聖貞母開大邦家有裨風化女中聖賢君子史不絕書若孺人者克修壺政婦道成夫母道成子古今一揆也是爲德壽是爲上壽豈世俗之以年齡計者之足云哉或曰修身齊家丈夫之事無儀無非婦道也何與於外政而取之不知閨門萬化之始茲斯桃夭化行四國斷織和

九克成賢子爲可見矣故曰觀其外足以知內政矣觀其子足以知母道矣浚坡先生組織道義耿介絕俗鄉評推重筮仕樂安再調曹邑夙夜在公清操愈厲先生治外孺人治內布衣蔬食壺政肅然夜則教諸子弟讀書督女奴紡績人皆曰先生平生高義皆孺人內助之良也九衢博學能文孝親弟長謙虛受益萬里雲霄有可占者婦德母儀不亦可並見乎諸生曰先生稱述母德亦鄉邦之所共知者也敢問承家啓後之義曰寧晉稱世族名家必首張氏始教諭公自雲中來掌教事邑之文獻皆其託始至淮陽別駕公賢名益著浚坡先生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剛大直方三代造士之遺英在孔門其冉閔之亞匹歟再領縣邑甘貧樂退忠信篤厚行有表防執禮守義迨老弗渝孺人爲長沙二尹之孫息家世業儒相先生立德立業嚴訓子姓張氏文獻比美前修家聲益振矣張氏累十餘葉傳家數百年于茲自浚坡先生義方嚴訓子孫無不謙謹好學砥名礪行近復進於中和純粹文質彬彬矣而不恃不求一介不苟取子之家風不爽是能世其德而不變濟其美而愈光也諸生復進曰愚輩晚生願聞浚坡之大節曰先生家食時行義高潔師道嚴肅其教人以篤實切近爲先其教子弟孝友忠信融

釋經義之外無餘事也故張氏子孫出受義方入承慈訓恭敬勤恪無敢爲遊惰浮華之事者自先生以前張氏家法號曰剛方易直自先生以來規矩準繩雖嚴謹密足爲鄉邦之楷範是雖先生之教成之孺人內助之功實居其半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養子弟之中養子弟之才豈直過庭之訓蒙養以端其始義方以成其終父德母儀均也孺人昌大張氏之功豈淺淺哉於戲孺人諸福駢臻既壽且康矣積久而厚畜極而通天之道也張氏世德相繼子孫理當大顯孺人餘慶寧有窮已耶諸生友其子祝其母禮也予忝道義之交辱申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辭焉諒非爲諛者謹序

代贈心田魏二守德政序

趙郡師儒介二生來謁曰大別駕心田魏先生暑我趙郡有德政於民有教澤於士類學官沐其德服其教將獻頌焉請代言以申其志予作而言曰政教宜民古之循良也懷感獻頌君子之道也予何其辭焉予聞先生爲中州之大儒其學無所不窺天性孝友琢磨行義備矣發解省闈蜚聲藝苑士林有公輔之望以親老謁金部司銜鑑者觀其藝業純正器識宏遠曰此珪璋之璧楹枏之材可以薦清廟柱明堂其來就此必爲親而仕

者然以恒郡爲神京四輔別駕職任繁重授之俾得展布夫先生以養親爲重以就仕爲輕是行古人之道者銓衡出格不以常例拘爲得任賢之道也臺省以趙郡午衡繁劇爲甚時復多事乃借重於先生先生至典臺損益劑量保合恭儉惟德節省宜民以禮爲郭郭以義爲表防加意學官作興士類三月而喁喁頌聲盈於道路矣六邑令承之宣布德意幅隕千里之民莫不咸悅是猶召伯之旬宣文翁之化蜀也師生獻頌夫豈阿私或曰先生署此纔三月耳何以見知於臺省何以見知於士大夫何以得此於六邑何以得此於諸青衿也曰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爲政有道德必有本先生以純孝之德出其惻怛真誠之意發爲宜慈惠和之政穆如清風甘若時雨獲上乎下夫豈偶然是誠昭代之循良牧人之經範也昔成周以鄉三物造士故人才充盛治化獨隆漢以孝廉取士故當時良吏爲盛孔門之教惟在求仁求仁以孝弟爲本故其出者皆忠君愛國顯名於諸侯其處者皆行義粹白聞風於百世夫孝德之基也政之源也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忠順不失足以及民矣先生他日登臺陟顯建功立業有足徵者夫祿仕養親孝之成也榮名顯親孝之大也可以觀其德矣可以觀其政矣學官咸

德而作頌焉可以觀其風矣子故樂於稱述但愧不文無能盡其揄揚也

邑大夫李頴源三柱史同薦序

邑大夫李頴源先生奉命來蒞我寧晉甫暮年政成化洽頌聲並作提督學政嚴泉徐公代巡愚齋董公巡撫紹庭李公一時三疏同薦其循政於朝咸謂大夫才堪大受少尹南園王君以贈言屬洩濱子洩濱子作而言曰美哉循良之政乎是誠濟時之宏才足垂牧人之經範也誼哉觀風之使乎無忝耳目之重寄有裨激揚之大典也且三疏不約而同上信下平可以徵輿論之公

洩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矣顧予何言粵自五等廢而郡縣置守令之職號曰親民天下之治忽關焉生民之休戚關焉道德齊禮移風易俗鮮不由之昔之作牧者如列國西門豹董安于之政漢世龔黃卓茂仇覽之績或以才幹稱或以通敏著或以寬平得衆或以嚴毅有聲率能澤被生民有裨治化而千載之下惟歸重於孔門之士曰子賤才智仁愛民不忍欺曰子游學道愛人絃歌爲理豈非以天德王道之學施之爲忠誠仁厚之政如父母之於子一體相安情愛無二耶大夫體國憂民德禮之化古今若出一轍夫豈一時一事補偏救敝矯飾末物者之足云哉

洩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尼曰德之流行草上之風也質之朞月而可之言豈不爲益信茲邑舊稱易治三十年來爲長吏者多以事解任而署事者參錯其間朝令夕更事無法守條佐解體案牘委積通負益多遂成凋敝中間災沴者又十年餘天時人事相因如此非但公務廢墜小民困憊已極大夫經權互用調劑得宜事既克集民亦不擾歲復大稔天人協應而邑事收觀矣夫以積敝久廢之餘而能興舉於一旦非其才德之大過於人有如此乎三疏之薦誠非溢美也稽其政跡陶育青衿表揚行義興利厚惠均田平稅先教養也裁省館穀不事阿承約已率屬敦崇儉素端化原也聽斷惟公平反冤獄禁戢豪右撫綏柔良張政體也徵歛以時緩急有序賦役有等貧富適宜息民力也減削馬價革除餘耗調停驛傳處分協濟節民財也中嚴保甲革竊屏跡約束奇兵遊惰易習鈴制胥徒清理廢閑條理精密安靜不煩明通公溥應機立斷士民樂業詐暴革心四境之內如沐和風甘雨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非歟於戲商彝周鼎必薦清廟梗柁豫章必柱明堂權奸既斥公道益彰聖天子側席求賢司衡鑑者破常格以待卓犖之士其登崇陟顯作舟楫霖雨以答中外之望不占有孚矣大夫海宇名

儒道德文章爲中州士林山斗茂德茂功自其能事顧一言何足爲輕重但愧不文於大夫德政之美實未盡稱述云

贈中塘李于誠壽親序

中塘李于誠江右金谿產也以舉運典籍爲業往來吳楚恒趙之區且久寓恒趙恒趙士夫雅重之將治裝南歸壽其母諸生謁于乞言以彰母德曰中塘子幼孤其慈闈胡夫人命之曰汝家原出盱江李觀之裔當以詩書世其業今母子伶仃孤苦若是吾觀治生者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君子皆勉爲之若忠信不失以養其親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友于兄弟雖布衣亦貴矣子誠之金陵擇業以舉運典籍事近清雅服勤於茲者十年餘朋儕稱其行義士林重其篤厚故諸生敢請焉浚濱子仰而嘆曰人子之孝其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何間於尊卑貴賤亦何關於士農工賈帝王之教民必以孝弟忠信帝王之養民必以農工商賈被服食飲奉生送死經國之大政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故雖商賈之業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其關於治道大矣昔管子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是已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富厚則仁義禮讓興焉若必人皆爲士治詩書而語道德將安所取給

故昔文王誥教庶邦俾之牽車牛遠服賈以孝養厥父母者此爾若中塘子不廢母命涉跡江湖而懷君子之德隱身鬻販而全孝友之行膠鬲孫叔敖亦嘗爲之豈獨周白圭越陶朱公耶故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中塘子取餘羨於帝王周孔之籍而交游賢士大夫之列不亦爲本富乎中塘子且道其慈闈教諸孫讀書守禮執義家政肅然是中塘子雖未得力學以緒大儒之業然矢之身而得之後人其爲幸亦多矣夫中塘子治生以孝其親慈闈嚴教以成其後母儀子道克由古訓李氏之後其大昌乎母氏之遐祉餘慶寧有窮已耶諸生謝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三

天

曰夫子之言通天下古今之大道也中塘子持此奉祝足以慰悅慈闈答其孝思矣

汶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送關西三川王子序

夫古者君子之交相合以道相知以心相契以情夫惟道之相合心之相知也是以有輔仁之益有同升之量有相親之美有赴難之節致身通顯者不忘江湖之遠潛伏側陋者抗禮掖垣之貴蓋不詎不滋惟視道義之所在爲當然遐哉高風不可尚已予觀三川王子殆庶幾焉三川子關西儒者也其來司教吾邑士大夫樂與之遊予以見棄明時深居簡出懼言行之不足以動物時不免於愆尤也獨于三川子過從頗密夫三川子非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四

有經世連作之文超代絕俗之行顧惟準繩規矩融釋經義外若古朴獨舍內朗孝友任恤古選士之最優歟每相接談鮮不根諸至理而平易正直之心誠信惻怛之行萬然可親故予里居餘二十載于宦遊者過從無幾焉茲遷河曲教諭啓行有日矣願吾輩儒者固不待彈鋏高歌以相送賦詩飲酒以寫情送別贈言惟有論心耳夫三川子蹈古人之行者惜不逢時以取高官大爵其制行之美有可尚者令聞廣譽亦足以爲榮矣使其致身通顯必不忘貧賤之交窮居隱約亦豈折節于權貴其視貴賤死生利害榮辱一也此三川子之心也

他日子懷三川子而有所益焉以免於愆尤是予能不忘三川子也行矣勉崇令德斯文道義之雅六載交遊之密固不限於山川之修阻歲時之久近也噫于於三川子者友也相合者道也故與之論心以序別

送邑大夫述職序

嘉靖癸丑春寔當述職之期四海之內自畿甸及於列省凡有專城民社之寄者罔弗先期入覲遵定制也邑大夫戒行有日士大夫謂子曰大夫政協時宜心存撫字溫良長者穆如清風我輩皆有詩文贈之惟先生序之以彰德政予惟朝廷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

以詳考察凡以康乂小民焉耳爲政者率多深文鍊法以爲能修外治未以爲良逢顏逆向以爲恭催科傳書以爲績彌縫粉飾釣采華名惟便已私已矣顧於民何有毫髮之益古之稱良吏者曰卓茂曰仇覽茂惟親民如子舉善而教覽則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於教化大行咸遵爲孝實未嘗飾赫赫之名故漢章帝亦厭俗吏之矯飾干譽取劉方之安靜宜民然則虛文無實多事自擾又爲政者之深戒也故曰四方異制民生異俗繁簡異地劑量異宜若吾寧晉其邑僻無將迎叢脞之擾其俗朴無豪猾奸詭之訟其民馴無逋賦侵盜之

弊民易治事易舉要在保釐和輯之耳不觀諸牧者乎
惟擇其水草之便徜徉林野時制其敗羣者而已若棄
以鞭朴之則散亂馳騁決藩籬蹂躪禾稼非良牧矣
大夫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與學厚農平賦釐弊救者之
外恬靜玄默與民相安於無事吾邑之民其有良牧矣
哉我聖明稽古定制考績課最治理效著則有夏書臺
答崇秩超遷若大夫之平恕宜民固當首被寵光矣大
夫中州之產也予昔承乏叨有一日之雅故未暇作頌
而惟序其實云

送邑大夫劉公擢太僕寺丞序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大夫劉公以東魯名儒來蒞吾邑既三載政通民和頌
聲並作撫按諸公屢上其才司銓衡者重公之器識老
成可勝大任擬擢太僕寺丞既蒙俞旨士民攀留不忍
其去予夙承知愛可無言以相贈乎夫古之君子居則
修其具出則達其用故孝友信義足乎已是之謂德行
詩書禮樂備其器是之謂才燕涵養堅定克盛渾融若
商彝周鼎之爲器榱桷豫章之爲材天下皆知其貴重
而未可輕用故其出必建功立業澤被當時光垂簡冊
非徒然也若大夫者非其人歟自公履任連歲水災異
常田廬漂沒民不聊生加以南北用兵租稅未蠲徵調

頻急陵寢開墜之修葺又事之不可緩者公則勸貸竣
事徐爲補償寬其稅則以俟秋成力役之征令富者出
雇值貧者往役是以枵腹之民多所全活以救荒首當
弭盜也申嚴保甲而四境獲安以儒效疎濶也端其表
範示之章程由是文風士習翕然一變善政種種未可
殫述是其學術之正而經綸素定劑量適宜才識之優
而意見超絕應機立斷德器之宏容蓄保合爲民造福
視一邑猶一家視小民如赤子斯民之戴若父母良以
此哉或曰以公之才器授之繁劇重任始得展其驥足
若太僕職專馬政安能罄其所施子曰不然國家大事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

在我况今邊圉多警戎馬爲重持衡者意在先國家之
急以需才爲首務耳雖然予尚有說焉在昔成祖定兩
北都令畿輔及三省養馬歲倒起解寄養近京州縣卒
然有警十萬之馬旦夕可集安不忘危聖慮至深遠矣
歲久玩怠所產者不堪起解樂令買補寄養者不務存
恤損耗頗多倍價補解率皆山陝之馬民困極矣今日
復祖宗之舊法積習之弊別爲通變宜民之一法然則
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準限以程其課
徵折價以省其費實我公之所優爲也其有益於治道
加惠於斯民非淺矣于端有望焉他日登崇陟顯必將

大有所施而澤之所被為益廣言有盡而意無窮甘棠之愛何能已于謹序

邑大夫王公督餉序

嘉靖戊午夏四月北口寇大同右衛被圍再閱月烽火不通糧道阻絕聖天子震怒先命少司馬芳溪江公救援復起大司馬虞坂楊公督兵北伐繼命少司徒水東閔公督餉水東公委之中齋劉太守公太守公擇屬之賢令五人分任其事我大夫首預焉時糧道險遠且阻於口中齋公以為憂水東公有檄云右衛食盡將士皆不任干戈旬日糧不至則城不守是斷吾京師右臂也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各軍乃力無干國典我大夫倍道趨中山會中齋公相與調度平糴履值隨宜厘畫上既不稽公務下亦不拂民情糧百萬石旬日皆至紫荊隨援兵以達右衛城中惟呼將士奮起堅守如山不可撼搖口乃解圍北去是役也天子責之廷臣廷臣委之守令二三守令相與盡調度旬日克集使司馬成薄伐之功司徒盡宣猷之力將士蒙保全之福聖天子釋西顧之憂是其賢之昭著而功之可錄者時監察御史何公按巡其地移數語之評者曰使旬日糧不至則右衛不守右衛不守則宜大隔絕宜大隔絕則戰守失宜以今日言之成事則在

廷臣而展力則由於守令憲臣之旌揚是為得體昔漢唐擇賢守令布列邊郡其著功史策歷歷可考即今轉餉之勤勞無不於古昔誠非溢美也夫士君子明體達用窮養達施應變出謀緩急有濟是為卓犖奇特之才而求賢以經世者恒稱難得若大夫者非其人歟公蒞寧晉未二載勤勞盡瘁劑量保合惠以恤民明以折獄禮以變俗嚴以自律興學造士築防祛患仁政種種未可殫述他日登崇陟顯建功立業蓋所優為矣士大夫皆有詩文稱賀二尹王君屬予代言但愧不文無以稱揚其盛美云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

送張子誠遊成均序

下博張君子誠承父命將入遊成均其親李子以贈言問諸凌濱子凌濱子曰子誠之為學也吾聞其樂可與進矣茲遊其將大有進乎昔馬遷遠遊歷覽增其聞見李固負笈受學為時大儒子誠其將與於是乎猶夫觀山川者一登太山而天下無山矣一望滄海而天下無水矣成均者其賢士之太山滄海乎凡黻黼之穎異齊魯之儒雅秦晉之豪逸豫梁之才雋楊粵之精英吳楚之魂奇咸萃於斯矣吾聞之旁取者宏其才遠慕者周其智善擇者益其能大心者勝其任茲四者畢

之道也茲遊其將友天下之善士而能進於是乎我歐
家建成均擇碩儒而立之師羣天下之才俊而造之固
欲希蹤三代升斯世於大猷也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子賦擇而取之相與切磋麗澤其將修仁義興
禮樂探性命之原究天人之蘊涵泳聖澤升堂入室張
英聲馳碩望不亦美乎他時用世措之則建功立業可
大可久極之則災理寅亮彌綸參贊斯君子之遠猷大
賢之玄詣也是能宏其材周其智益其能勝其任矣師
友之道顯君臣之義盡斯不廢乃父命矣子賦茲遊其
能勉旃於此哉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送郭栢峰掌教武強序

栢峰郭先生三晉名儒篤行君子也筮仕吾邑司訓六
載以勤教著績擢武強教諭乃翕條山先生青掌教丞
軍時予承乏中州渠受學於苑洛韓先生子亦苑洛門
下士實有同門之雅栢峰先生來此過從頗密其子養
翼復從予遊道義之交蓋已三世良朋日遠何以爲情
送別論心聊取贈言之義夫三晉名族首稱郭氏蓋有
道之苗裔雖諸滕不存其高風遺矩猶有未泯者故代
有聞人近世先生之王大父重慶南康二太守公皆稱
神雅堂乃祖乃父皆以鄉進士厥傳青期會奔走承贖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八

之事成就真定教授承寧教諭條山先生究心理學先
生承歷世之餘風家庭之彝訓故其涵養造詣弘博深
遠良有以也尚論其大節先生天資誠懇獨舍內朋羣
友忠信無間鄉評博及羣書文尚理致深厭浮誇枝葉
之詞亦能古詩冲和平淡適情而已平生絕聲伎之奉
惟好鼓琴風致高雅遊心禮樂躬行實踐非三代之君
子乎夫君子之仕在行其義苟得其道雖抱關不以爲
卑苟失其道雖三公不以爲榮觀先生家學相承樂就
儒官蓋內重外輕早有定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之過
太虛豈非抱道而克己者乎吾見其貌古而心純行方
而意美其處僚友義孚而情真其教諸生首德行而次
文藝辭受取子無一不合於道在鄉邦可爲鄉邦之師
範在郡邑可爲郡邑之師範推之遠大何所不可其教
吾邑既效矣將以古君子之設施之武強武強爲海濱
文獻多士沾時雨之化升堂入室又非吾陋邦比也由
是觀之學術之正行義之美自始至終一於道義而不
苟非大儒體用之學乎是道也濂洛關閩之所講明濂
泗鄒魯之相授受先生爲學教人無非是道施之多士
宜無不化者先儒云天下善日師師道立則善人多而
天下治先生雖未達其官實達其道矣彼已有風聲先

生行古人之道不偶於時者先生與之遇從必有合義
強齋予之故人爲道子任情散快遺棄世故近復與天
地萬物是非榮辱兩忘不知強齋以爲何如嗚呼先生
行矣道義之交通家之愛動宜令德無負風心相去未
遠音問易通把酒論心尚訂來約

送新樂尹錢五泉序

州縣徭役率三年一次審更視境土之廣狹籌衡途之
衝僻稽貨產之增減核戶口之消長以爲上下輕重之
則國家定制也寧晉爲北畿之中縣二十年來列之上
等是以富者日益殷創食者日益逸移監司不加察長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吏不知恤小民積怨不能取直於上今當審更之歲復
缺長吏三千石以寧晉獨不支乃白之撫按以此邑
託之五泉士民相告曰聞此公宰新樂士率其教民安
其業再平巨盜境內大治屢承委審數邑均徭及賑濟
諸大事數邑俱受其福此來吾邑將並受其福歟公至
果能虛心聽察稱量哀益上下輕重如鑑空衡平無毫
髮爽富者既服食亦稱便昔之役猶習於影射之徒無
俾脫者里書之弊刷洗無餘士者農者長者幼者遠者
近者舉欣欣然曰數十年來未若今歲之均平安得借
公三載以造我無窮之福乎評者曰寧晉民風大不如

昔不知民窮則不堪不堪則變勢使然也叢謗積怨
直小民之咎不然公至提旬日治幾一事何昔之叢
者今則嘻嘻昔之叢謗積怨者今則歌頌載途是知民
之怨否顧爲政者之平與不平也公齊魯通儒究心理
性爲士林之望筮仕新樂開誠布公視一邑猶一家視
小民如赤子允道篤愛玄默委和作循良之稱首爲牧
人之經範蓋其膏沃而光輝本滋而末茂體用相孚勳
中機會可占其涯涘哉其取信於上愛戴於下有由然
矣評者又莫不曰古道難復使爲州縣者咸若公則州
縣平矣爲轄司者咸若公則郡國平矣爲宰執者咸若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

書經便註序

書者記事之名經者典常之義帝王立政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君舉必書以昭監戒掌之太史是曰尚書孔子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歷夏商周聖君賢相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性命道德政教之義刪煩舉要者以爲經可以
執範百王垂訓後世書凡百篇秦火之後絕傳漢興

才遺書得之伏生所授孔壁所藏存者五十八篇漢晉隋唐諸家傳疏各有異同義皆淺略宋儒以經義名家者固多惟建陽蔡氏折衷羣說獨爲詳備予自少歲受讀放逐以來隱居教授奈何後學之士類尚浮詞穿鑿附會破壞大體不知君子之學以明道爲要如此是爲遠經叛道夫子思正其習以挽其趨莫若詳其說以導其入乃尋繹舊聞依據蔡傳參考衆說成此訓詁要在平實敷暢發明經義詞則歸約而義則加詳無俟旁求一經之義展卷可得敢云羽翼聖經冀有便於初學爾嗚呼帝王體天以立極孔子述經以明道天地爲斯道源流先生文集卷之四

士

之體帝王爲天地之心聖經爲帝王之業宏綱要指廣大淵微開萬世道學之源造萬世生民之命此孔子述作之心也學者誠脫去末習究心實理因傳以明經因文以見道體驗於心身符合於言行帝王周孔之傳其在我矣居則抱道以傳經出則推心以輔世體用合一之學成已成物之道不外於此後之君子觀此以爲然否

封行人司行人曉江蔡公榮慶序

柱史蔡鳳樓先生奉命按歷最輔在駕郊居語及前任使職得遂移封之請勅授封君曉江翁蔡老先生如其

官將舉家慶屬予代言讀其奏疏觀其至情慷慨有動於中乃爲之摘言曰此實朝廷曠蕩之恩先生純孝之感獨蒙俞旨以報二親啓八品移封之典貽將來使職之慶則自先生始矣予昔叨任此官曾乞移封因聞前此同官者歷年陳奏俱未蒙俞允蓋以行人八品國典止封其身復欲及親是全私愛以踰典禮非國家之制也先生既三載考績當有勅封之典以吾親未沾一命安忍先之乃陳乞移封先及吾親以爲報此時先生已授監察御史且逾年矣不待御史之封而姑就行人之秩蓋以吾親日就衰老乘時圖報以盡愛日之誠耳撥源流先生文集卷之四

士

之典禮不違出於至情真切由是聖心嘉允夫豈偶然而得耶士大夫評曰曉江先生海寓通儒天性誠篤組織道義孝友著聞以文尚理致不協主司之程度中年不復進取安貧樂賤抗志高冥鳳樓先生夙承庭訓遠於理學充養完粹爲世大儒登第初授使職卻金明義特著清操繼遷柱史忠言直氣推重西臺出按畿輔激揚有體風清弊絕其忠孝大節孰非曉江翁之彝訓大以高官大爵爲榮得君行志爲通人情之所同也古之君子乃有修其身爲法於子孫培植於前而食報於後德之所及教之所加流風餘慶愈久而愈光者若曉江

翁非其人與其身荷山林之服而懷抱公輔之器跡
涉江湖之上而道行魏闕之間教出戶庭之近而義周
天下之遠德見於世未爲不榮道行於子未爲不通也
今日褒封之典揚舜訓以答孝思者姑爲之兆爾觀先
生德器之宏遠必將大陟崇巔登庸三事啓沃輔德建
社稷之功垂萬常之譽大忠純孝所以報朝廷以報曉
江翁寧有既哉昔李密陳情一疏君子謂其心通天地
誠貫金石至今讀之令人感動鳳樓先生移封之疏真
愛至情古今一揆其感動君心良以此耳夫君親一倫
忠孝一道家國一理遠近一機褒封之典義方之訓顯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主

邑大夫趙兩城德政序

夫學道愛人政莫加於德禮行義達道德莫大於中和

故君子有明德新民之學斯有憂國愛民之政政本於
心是曰仁政心本於誠是曰德禮合心與政是曰循良
觀夫鳴琴者張其化懸魚者定其操戴星者厲其精剛
闕者求其本作循良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爲可見矣
我邑大夫兩城趙先生其行古入之道者歟寧晉晉平
舌氏之邑禹貢大陸之澤國語薄落之水霖成巨浸旱
則疎壚半在官田例不災免且當齊魯之衝賦役頗重
爲政者恒以逋負爲憂先生銓授此邑方村李司空爲
書道其前任樂陵之政且爲吾邑得賢大夫賀及觀廉
果能推誠待物平易近民劑量得宜士民胥悅茲當報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主

政之期都臺李蟠峰先生嘉其德政移檄旌之少尹高
君屬予代言夫先生釣臺之通儒性天純粹德器宏遠
琢磨道義希蹤往哲其爲邑也政令詳明而行之以平
怨厚重不煩而本之以誠心寬宏展玄然委和敦本
敷化要之德禮上信下孚夫豈徒哉稽其事與學造士
倡明理性嘉重孝友矜恤困窮育英才也興修水利厚
本抑末寬其租庸阜民生也修舉典禮表揚節義尊崇
齒德張風教也聯屬保甲議察有方屢獲劇盜安良善
也禁嚴豪右鈐劄胥徒剗奸剔蠹祛民疾也儉素節省
不事阿承愛養民力也公平明決折獄惟良開

釋無辜重民命也託交正直門無私謁聽察惟明端化
原也未期而邑政收觀矣不然蟠峰公海寓名賢人物
衡倫登溢美者哉夫爲政之端有二政本於心是爲有
體致飾於外是爲作僞內外之分誠僞之判觀人者所
當察也今之爲政者以簿書爲重則會爲賢粉飾細物
約采華名惟便已罔顧於民何有毫髮之益若夫誠心
直道政必宜民雖無心於獲上致譽斯民陰受其惠多
矣此推心爲政政本於誠令內外而一之者也漢興良
吏爲盛考之諸君子重農勸學節儉先民率能變俗維
風以臻治理有能舉三代德禮之化推此心以爲政者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

其效當不止此矣夫牧者牧也順涼燠之性擇水草之
便任其徜徉自適時一制其敗羣者斯爲良牧牧民之
道何以異此好逸惡勞喜公疾私弱則思梳在則思直
其常性也爲政者均其勞逸公其好惡推已之心通之
人人非斯民之父母乎自久任之法廢而人求速化其
視官守如過傳舍司權衡者乃計功於旦暮掄擇於殿
譽是且誠僞之難分潔汙之莫辨也庚桑子曰好賢白
之物者以黑爲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汙吾又安知
天下之正潔汙哉今則以黑爲白以潔爲汙何所據以
爲掄擇良可慨嘆先生宜慈惠和允道篤愛事取便民

辭免建祠啓

不求聲聞非古之學道愛人者乎而治理效著登崇陟
顯理所必至愧予不文未盡掄揚聊述其梗槩如斯云
謹啓上毅齋楊先生台下近蒙按歷本縣據諸生呈請
因修理廟學及贍田等事允行該縣建祠表揚云本宦
明正學以淑人心捐已財以資工費人文事功俱有成
績祠報之典在諸生誠有不能已者仰縣作速擇地掄
材計工完事具報續承欽差都察院葛雙石先生欽差
察院方瞻崖潘雲麓孫令山列位先生俱允行該縣竊
惟古之鄉先生設祭於社者以有功德於當時故後人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四

六

報祀不忘也我朝雖有鄉賢之典必以出則建功立業
處則立言垂訓者當之故祀之者爲合義受之者爲無
忝伏念發明竊名器無益於時世遺放逐以來優游林
野飽食煖衣自愧爲天地間一蠹近因本縣文廟儒
學年久敝壞以務農所積稍加塗墍贍田之事但增十
一於千百而已嘗思異端之徒琳宮梵剎擬之朝堂皆
其異衆徒繁崇尚夸大者爲之况吾輩祖述帝王誦法
孔子者乎一念報本之誠實有不能已者今蒙垂愛
爲誇獎俾毀名浮其實何勝愧汗惟圖砥名厲行寡過
衰年以求無負於教愛是所願也若建祠一節伏望垂

亮允示本縣暫止停止待變身故之後果不爲鄉里所棄則一名於鄉先生之末足矣又况連年災傷公私匱竭建祠所費恐遺累於鄉黨也草率日漬不勝悚仄

兵馬指揮曹君墓表

嘉靖甲寅兵馬指揮曹君卒於官其子洗以墓表來謁君子弟姻也義不可辭按曹氏自宋元迄今世爲寧晉鉅族實出濟陽郡王之苗裔與我朝曹文忠公通譜自漢唐五世祖基至其父忠皆以積德厚倫敦義樂施見解於鄉里君幼有大志克邑庠弟子員績學種文樂羣獨立封君早世太孺人教之遵其訓誨罔敢或怠兄汝濱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

第五人恭遜和樂通財篤義朝夕饗殮一人不至四人必不先食友愛切至于弟化之家庭之間雍雍睦睦太孺人視其二兄無異已出凡應用者必先其二兄且厚次方及君與二弟鄉邑稱壹範之良者必曰太孺人暨登冑監慷慨易直崇信重義事必先人後已海內名士衆與之遊大司成涇野呂先生嘉其恭敬誠懇以積分列之上庠凡公務必委之經理以事謁大冢宰松皋許公見其應對敷陳稱其才識遠到之器後謁銓曹以試列前名授東城兵馬指揮才猷敏捷事無留難發奸擿伏盜賊散走一時都下肅清縉紳之士咸重其才以疾

卒於京邸自通政方村李公內翰雨室吳公及交遊之士莫不悼惋吏卒聞聞悲慟殊切清才偉器未罄厥施士論惜之夫士君子立身行道大義有三居家孝友居鄉信義居官廉慎已矣故委吏乘田抱關擊柝雖聖賢亦爲之要在稱其職業不然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生無可述死與草木同腐甚者取譏當世污穢史冊君子何取焉若君明體適用家食立德居官立業出處大節生榮死哀四方之士至今景慕且其子弟衣冠林立勸學勵行詩書道義爲邑中稱首高風懿矩儼然家法之相承可謂光前裕後無復遺憾矣君諱霖字天澤別號汝濱先生文集卷之四

大

和峯子男五人曰洗曰濯俱生員餘三子尚幼

深陽縣令阿西陲配孺人張氏墓誌銘

嘉靖辛酉歲西陲阿先生配張孺人卒其子忠信自代郡以狀謁予爲孺人墓誌銘予夙承先生知愛義不可辭按狀孺人姓張氏同郡振武衛人父諱錦爲郡巨室樂善好施與二兄俱郡庠生及笄歸先生穎慧端懿動合大順雖幾鑒中涵而柔嘉晦默女中之士行也先生世儒寒素入門即操井臼躬紡織不以出自富室有難色勸先生勤學登正德丙子鄉試舅石厓君卒與先生同持三年哀克盡孝思事姑李太孺人備極孝敬永服

甘旨必自爲之一妙適千戶廕子王君佑孤貧孺人爲之繼果略無德色嘉靖癸未先生登進士授寧晉令孺人儉素如家居時永浣濯之衣食疏櫛之食治內整肅官舍蕭然正寢設石厓君主襄殮必祭時物必薦忌辰必齋素先生蒞政嚴明治武斷強禦必用重典孺人密請太孺人戒止之吏畏民懷治化大行孺人內助之懿有可見者歲餘以治最更繁遷溧陽令太孺人以耄耋乘舟駭甚孺人出錢布以犒篙師市牲楮以祈神佑愴顏寬譬以慰安太孺人之心逾一載應朝同歸太孺人以江湖之險固不復南是冬寢疾孺人延醫藥夜則禮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斗祈安不就寢者數月既卒永衾棺殮各極精備餘事亦種種周密俾先生無遺憾先生既家居娶六婦嫁四女禮儀資送悉孺人經理處側室相愛教古之淑媛不是過也三男二女撫育如已出去年夏以疾卒孺人天性淑溫無疾言逆色謙恭退讓孝事舅姑嚴勤訓子奉儉率婦慈惠恤僕婢言必稱陰德行必由禮義閨門之內諸行修謹尤以仁孝無忌見稱於鄉曲予聞之江左士論云先生之宰溧陽不通書權貴不阿承上官剛介端方嚴以御下考績之行不赴辭御史御史以幕僚奏逮先生先生受誣不辯于奉使過代郡語先生云壽

名節中外多爲先生惜御史既已去任亦當爲昭雪甘先生謝云古之聖賢君子受謬蒙污含冤地下者衆矣予雖黜落既見知於士君子是上無負於

君父下無負於所學又何求焉家居三十餘年訓誨生徒謝絕世故不入公門士大夫至代郡者必加禮敬子弟執禮守義罔敢踰越先生耿介絕俗高風灑然終始一節上友千古孺人相助之義居多孺人生於弘治丙辰五月卒於嘉靖辛巳五月得年六十有六男女各四人長忠信廉勝生娶楊氏繼娶李氏孺人出次忠恕增廣生娶張氏繼娶席氏崔氏三忠愛娶馬氏幼忠純聘于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氏側室某氏出元女適陳祥雲仲女適百戶曹繼芳忠信同母叔女適生員劉址季女適監生王鶴忠恕同母孫男三俱幼孫女三一字千戶廕子嚴厲一字儒士謝湛一幼卜以某年月日葬郡城坤維祖塋之次以孺人之賢淑克昌阿氏之後禮宜銘也銘曰恒山蒼蒼漳水泱泱龍翔鳳舞萃此邦鍾靈毓秀多賢良亦有寶葵降其祥淑懿慈孝流聲光卜云水陰山之陽佳城鬱鬱崇岡永冠軒冕累素昌

祭者德鄭世芳文

言念先生家傳長厚積德樂施業繼詩書世承厥美孝

友忠信舉重鄉評禮讓謙恭德孚遠邇見義必爲臨財
不苟易直慷慨猶存燕趙之風磊落英奇風抱高人之
節義方嚴訓詩禮趨庭德業文章一時山斗賢郎發解
奎宿呈祥壽席弘開德星聚彩方將臚傳玉陛名覆金
甌龍章鳳詔雙貢華堂詎意夢入邯鄲神遊寥廓鶴屐
雲耕遙歸蓬島雖至人觀化無間往來而令嗣哀情終
天未已嗚呼易毀者器而不毀者理易盡者數而不盡
者名先生之德之名光前裕後慶衍無窮將與恒嶽之
並峙滹川之久長矣非古之所謂不朽者歟生託姻閥
閱義屬通家感德興懷况茲永訣生芻一束三酹几筵
泣淚先生文集卷之四

主

聊表寸心靈其鑒只

浚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五

與王浚川左都院議覆孔曾二氏之奏

儀封孔氏永翌曾氏赴京陳奏自稱爲孔子曾子之後
求討博士之封奏下都察院浚川令議其事答曰據孔
氏奏詞云宋高宗南渡孔德倫隨之過江今衢州之孔
其後也德倫之弟名黑昧者畱居應天今之歸德州也
其後人移家儀封蓋表封人請見之誠既無譜牒世次
可考况孔子時封人至今已二千餘載茲云請見之誠
尤爲無謂今曲阜有衍聖公衢州有博士若儀封之孔
與爲孔子之後雖十博士何惜焉一或失真豈不亂先
聖之裔據曾氏奏詞云曾子之後避王莽之亂攜家遷
江世居永豐在宋有曾子固渠爲其後皆讀歐陽文集
見爲子固修家譜中云非曾子之後春秋時有鄒子國
其後人有去其邑而獨爲曾者蓋子固爲鄒子之後是
知永豐之曾亦鄒子之後矣歐陽公去古未遠其說必
有所據今去歐陽公又數百載矣有何所據而爲言既
無考據事在當寢

與崔后渠司成論復飛輓之法

后渠赴北都便道相訪論及飛輓答曰天地自然之利
古者無禁後世權之以佐軍國亦事之不得已者近年

紛更之失非但有損軍儲亦且不便於商賈何也折色不宜入太倉而請記之路太多也國初開設運司凡商人中鹽先於沿邊上納糧草以備軍需淮浙長蘆河東搭配支給成化弘治間邊儲充盈率至腐朽後巡鹽御史建白加添餘鹽類解太倉待各邊撫臣題請方纔解送撫臣本因豐稔請銀趁時羅買往返奏討戶部覆題未免稽延時月則糧價復踴貴矣比之商人邊倉上納則損十分之七又奸商鑽刺交結權貴請託號曰書客攙越次第阻滯前商甚為不便予曾疏其事但事久難復王浚川以為甚不可近年沿邊災旱斗米至銀三錢

沈漢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

沿邊將士之足食也難矣

與許松皋臬宰論宗室之祿

松皋曰宗室之祿往往至京奏討在外省郡受其凌逼稅糧有額生育無窮固為經久之計必如何處置而後可答曰宗室之祿朝廷親親之恩也親王郡王爵尊祿厚自為充足將軍中尉以下名位有崇卑制祿有厚薄率多畜媵妾以圖支祿加以歲凶逋負及一切祭葬婚嫁無怪其奏討紛紛也之國親三一人數傳之後宗支率至百餘郡主縣者有之屬則千餘人矣再數傳後則萬餘人矣無以資之將恐盡其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其所需事極則變古今之通義也自鎮國輔國奉國中尉以下族屬疏遠亦須以義裁革等之庶人無祿但

沈漢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免其差役聽其為學出仕為農商賈各有常業夫三代不可考矣如漢之劉向劉歆唐之李白李賀宋之趙汝愚趙德麟皆宗室也亦得業儒出仕餘可類推矣此在朝廷獨斷宰執順承裁之以義耳輔國以下祿米昏喪各有定制節之以禮裁之以義禮義不踰斯可經久

與毛東塘司馬議失機將官

東塘問曰連歲北口投邊失事將官坐以守備不設逗遛不進在獄候決者十人於法何如答曰軍法尚嚴用法貴平勢有難易所遇不同若槩以法論輕之固無以爲懲從重則刑未當罪何以允乎公論北口入邊聯絡

部落衆或至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沿邊將領一技人馬不過三千雖曰相爲犄角各守要害卒然遇口烽火不相聞聲援不相及衆寡不相敵救死扶傷之不服尚望其成功耶以此擬罪終屬未允曰其得我心之同然乎予將以兵力相當者罪之若衆寡相懸者亦必有處矣卽爲題請立功贖罪庶幾使功不如使過之意時有言官論其受賄爲之解脫者東塘意甚不堪予復與之論曰用法有義在事有理事與理合爲義若刑當其罪有乎公論餘何計焉東塘既去位數年科道官復爲題請得釋令沿邊立功斬獲頗多總兵張連父子俱戰死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五

四

○中予嘗思前輩處事惟求事理之當不爲顧忌之謀

與王定齋副都院論建各屬書院

定齋曰間建大梁等處書院何以待來學者答曰欲諸生講明正學相觀爲善以變文風也是以建八郡及各州書院共一十七處擇取各屬諸生學行之優者延里居有道名儒教之如河內則何栢齋宗伯安陽則崔后渠唐事雖陳則郭杏東學士皆一時山斗爲之師令後學得所陶範復取各屬學行師儒佐之講明道義以孝弟忠信爲本俾諸生樂羣相觀爲善讀書則務窮理求聖賢之心以爲經世之學作文必根據道理平正通達

枝葉險巧之詞盡令變革月終每書院各舉生儒行義一二事錄其文之佳者呈報以驗職業之修否庶幾德器有成士習文風翕然一變

與劉松石都憲議疏運河及中州水利防河事宜
嘉靖十三年運河自徐州至濟寧爲河水衝決運道不通予時巡按河南奉勅疏濬劉松石管理河道自濟寧至大梁書院會議予委才幹官起河南八郡及直隸廣大二府丁夫查取司府料銀限三月完工松石復來會題因論及漕運軍國重務京師仰給每爲河水衝決是防守之法不嚴疏濬之工後時也自徐沛至濟寧沽頭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修築堤岸堅實以防衝決衛河及寧陽諸泉時加疏濬沙淺隨宜挑挖自無膠滯比因有司怠事今幸成功糜費不貲矣必立修濬之制嚴稽查之法以爲有司勸懲斯人心知戒經久無虞松石因問及中州水利及防河事宜曰南陽召杜之陂堰鄴郡西門豹之故渠懷汝潁化之汎水尋古人之跡從民心之願因其利而使之故民樂從歸雖防河之遙隄寧陵護城之月隄銅瓦廂決口之宣防詢衆論之公從民情之便因其害而勞之故民不怨次年以運道通勅賜金幣

與簡一溪都憲題孟津縣治

一溪曰聞按歷至孟津閱視原隰經理遷縣事宜當何
如答曰前司府所議得之未真故親歷其地古孟津漢
河年久石隄盡壞縣治廟學公署民居衝決殆盡城池
蕩刷無餘察院傾圮退寢獨存夜寢河聲在枕驚不成
寐詢之士夫及耆民皆云在所當遷獨生儒父子二人
有房十餘間在渡口開設商店專利有年鼓動浮言謂
舊治可修復不必移置勞費小民爲其所惑屢次告擾
不知縣治之地已洿下沮洳甚不可居况一縣生靈所
係河水大至豈不盡爲魚鼈商家以帝王之業國都地
於河水猶有五遷况一縣治乎相視山南之地山川環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六

抱風氣攸鍾平原廣野草木暢茂誠可真居一溪深以
爲然共爲題請相與經理城池縣治廟學公署民居橋
梁驛遞遷居其地至今四民樂業免於河患已三十年
與廿凡山司空論決金龍口及琉璃河工

霍元匡建議決大伾山金龍口尋黃河故道過大陸至
九河入海以資運道不思宋真宗時黃河南徙因大伾
山崩金龍口淤塞真保廣大四郡之東居民煙火相連
河工未必可成萬一通流實此居民於何地况河流遷
徙不常沿河既立倉廩驛遞河一徙皆實之無用卽今
黃河在陝西安流勢無灘決至山西岳陽蒲坂之地爲

中條山盤結至河南陝州三門山始出自高而下勢
一洩奔放迅速難方輦浴諸小山爲障惟至開封地勢
平坦夏秋水漲遙颺多決潁河之地止收一麥民亦足
用下至蕭陽豐沛雲龍九里諸山障之亦無大害河流
正當其宜安可逆其順適之性而強之於必不可行之
地以求萬一不可成之功乎因論及琉璃河工曰予昔
年赴順天鄉試見此水有大橋一線安流雖山水泛漲
一二日卽平近年因渾河自北而南淤塞琉璃河下流
水不得洩積成淀泊與其建橋築堤糜費不貲孰若先
濬渾河使之順其故道次疏琉璃河淤塞之處使積水

凌濱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得洩旬月之間二水各順其常不用築堤不勞舟楫歲
可省內帑萬金

與簡一溪議汝南賑濟

嘉靖甲午汝南歸睢等處蝗旱民大饑一溪會議賑濟
事宜答曰獨負弭盜爲先賑濟爲急有司建議多及勸
借富民之粟不思蝗旱相因禾稼殆盡雖巨室大家所
獲幾何奪諸彼以與此其能有濟譬之一人之食三人
食之焉能免於饑一人之食十人食之俱爲餓殍矣救
荒雖無善政然糴糧分賑差可爲也予嘗道出淮揚屬
徐之區甍豆粗糲者其值甚賤亦可賑饑若查取備賑

紙贖差風力官赴彼處糴買庶其有濟況淮汝可通南陽汝寧河水可通歸睢等處不惟免搬運之勞亦無脚值之費遂查取司府州縣銀十二萬糴粳豆計七十萬各由河道運至當賑州縣以便給發由是千里郡邑之民免於餓殍于既歸林下十餘年河南復大饑聞撫按仍踵行其事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汝濱先生文集卷之六

汝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六

與吳望湖都憲論驛傳事宜



望湖至寧晉因詢及驛傳事宜答曰自成祖定典北都以江北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民力薄弱驛路不支乃食江浙富民免其稅糧三分之一應當四省驛遞馬騾自永樂間至弘治十七年守其成規已久後江浙之民因開文漸多馬騾不敷奏令臨近州縣幫貼又以不服水土令各驛土民代當於時宰執不以天下爲度而私爲恩庇遂使四省之民無故受害爲弊已久蓋勢重下可反也爲今之宜莫若均平分派則民亦無怨何怨自汝濱先生文集卷之六

一

丈地均糧之後各州縣田土折算數目不齊若照數分派則輕重相去懸絕舛謬甚矣州縣人民田土之數上中下之等數之總會冊者已有定額莫論折算之地只以小白地爲準通融均派以州縣田土人民上中下爲則以爲馬騾多寡之數如此焉有不均又各屬之民赴衙要應役不習其事與江浙之民何異莫若召募本驛土民代之而增其工食則彼此兩便矣望湖以養病去不暇及此後毛介川撫巡令各屬公議遂如前論仍令各屬一年二次解銀依期到驛免其揭借之累事既妥帖民亦樂從惟有近山一二縣訴其田被山水衝決以

致瘠薄者紛紛起議不思大體既善允合人情中有小節之疎惟在增損訓停而已豈可以一節之未善而盡變其大體耶

與楊處坂司馬論邊備

近年北口猖獗擾動邊方因移書處坂論及邊事曰執事請練戎政再起爲大司馬聖心眷注經濟壯猷亦既周悉邊方保障事不可緩者請言其槩沿邊以塞垣爲界限以烽火爲耳目一聞警報卽收斂人畜清野堅壁將官互相救援制禦之常策也頻年荒歉邊鄙整壘未修烽火不通聲援不相及卽今豐稔宜加修築以聯絡

沈演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氣勢傳遞警報但工役重大未可輕舉必發內帑多方處置分地計工資委重臣期於竣事城堡攻破者蓋因力小不支宜併力修築大堡以便屯駐仍申嚴紀律將領赴援不得後期斯疆圉完固聲援可通而軍威可振也今之論武備者莫不曰兵馬不敷糧餉不充將官難其人也將官多取之武舉中間退學醫卜之徒誦讀策套果有奇謀異策以濟時艱乎關阨防守益以州縣奇兵此皆聞聞無賴見敵則走徒費民財何益於事州縣依馬得之商販價高且貴小民不堪莫若徵價收買不惟得馬之多亦且減價之半邊倉糧草不足蓋因鹽法

之變虧損課額必復飛輓之法令商人沿邊上納則得累加多此損益之較然者法久必弊變而通之當今之急務也惟高明其裁之

與王岷南都憲論平倭

岷南之濟寧總理河道訪予林下論及平倭事答曰島夷犯順不獨其罪沿海地方實啓之也何者國初設沿海備倭衛所自青登浙直抵於福建其法嚴且密矣朝貢有時交易有所禁嚴不得登岸少有縱肆卽行驅逐年久法廢權貴之家不肖子弟通番下海無所不至甚者利其番貨引入城市往來熟識彼因窺見我虛實亦

沈演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有驅其貨物不歸其值者夷性重利輕生而弊端從此起矣又海賊交通助其猖獗是以十餘年來沿海地方之搶掠軍士之殺傷室廬之焚燬生民之害不可勝言當事者乃調腹裡之奇兵宜大之勁卒而未見成功者奇兵皆市井遊惰見敵則走乘機則肆行劫掠邊軍便於騎射不習舟楫水戰非其所長狼兵土兵屢調亦無成功者蠻夷輕剽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其常性也又聞有建議詔下朝鮮凡倭夷經彼海面令其截殺不知海中諸夷皆臣服朝鮮朝鮮雖朝貢之國其奉命與否何所稽焉此皆求之外而不求之內論其末而不探其本

也予嘗謂倭夷癘疥之疾權貴通番則腹心之病也欲去癘疥之疾先斂腹心之病今屢遣重臣往蒞法不行而禁不止軍威不振者凡以權貴之難行也如治病然參朮所以養元氣而攻疾則悍毒之劑亦必一用通番權貴依憑城社法所難行必用大刑破滅數十家斯羣奸知戒法嚴而軍士用命軍士用命則倭寇不得登岸而地方可保無事然後申嚴法令以戒衛所倭船之來驗其真偽但許入貢隨時交易無令登岸是斂腹心之病而癘疥亦平中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

與毛介川都憲論奇兵節制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介川詢用奇兵節制答曰自北口深入南倭犯順添設總督兵憲關塞要害之防守軍士不敷簡民間壯勇爲奇兵蓋有事者籌之未熟也此輩皆閭閻無賴雖習騎射遇敵則走徒費民財何益於事恃勢則凌犯有司乘機則肆行劫掠兵尚紀律節制宜先防秋往返須有押送斯無意外之虞器械拘收在官馬寄養本戶保長鄰佑察其出入朔望赴有司訓練行賞罰以勵之不堪者退庶幾消悍戾之習倡勇敢之氣是節制不可緩也若慮其不可用莫若會行各鎮於衛所中擇應襲之精銳簡餘丁之壯勇取閒住將領通武略者訓之蓋以軍中

世諫將領體統相維莫敢易處不尤愈於養此遊惰耶若復應革退之後此輩無管或至相結爲盜既無官馬如猛虎之去爪牙飛鳥之折羽翮又何能爲

與陳兄吾兵憲論保甲

見吾過訪因論及地方多盜欲行保甲之法答曰古有此法今之當事者屢有施行未見實效豈法之不善蓋法必有本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保甲之法幾鄉爲保幾家爲甲擇有行義者爲之長副俾有事互相救援平居互相稽察其自分彼此及相爲容隱者連坐可謂嚴且密矣而盜賊愈多撲之不滅其故何也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季氏專魯盜竊固柄親爲大盜何以表民今頻年荒歉小民饑饉有司賑濟之無策適負追徵之未已足驅之爲盜非盡小民之罪也今日弭盜固在立保甲之法嚴緝捕之令而獨負賑救不可緩也何也獨負則逃者復賑救則居者安小民因之不陷於盜者多矣然必有本焉因保甲之設立鄉約之規使父老各率其子弟講明聖諭典修禮讓以化鄉俗童蒙皆就小學教之孝弟以養其德性有司復獨負賑救時加存恤焉是之謂端其本然後保甲之法可行民知禮義何盜之足患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與查碧山太守議興修水利

碧山詢寧晉水利答曰北方土高水下車水太費工力
獲不償費惟此地爲古大陸澤平陂漫衍水易行灌溉
易爲力舊宜秔稻蓋以潯水至此散漫平流不甚勞力
得利爲多自潯漳二水去後惟潯水經流土脉疎壚灌
之滲漏易乾故民不肯爲若建石閘多爲溝渰如井田
遂人之制效江南漕洩之法水利何不可興且南及隆
平東及新河數處爲利甚廣是仁民之政不可緩也曰
前曾用此水否聞商船往來不便則如之何曰連歲乾
旱鄉民爲土閘下椿卷埽須旬月乃成一開閘放船則
波濱先生文集卷之六

六

埽土隨盡前功盡廢故往往爭訟若建石閘船到卽放
豈不農商兩便况用水不過一二日每月不過一二次
何至畱難曰請竟其說曰每閘一土官管理僉派守閘
夫幾名啓閉夫幾名每小溝亦必有夫頭以率田家管
閘土官置簿挨次放水縣官以時省視驗其勤惰放水
閘同一大溝數十家立一鄉約相勸爲善教子弟讀書
習禮春秋具席行鄉飲禮以教子弟庶幾古井田鄉遂
之遺意

波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波濱蔡先生文集卷之七

明侍御寧晉蔡鑒著 六世孫水部郎合靈重梓

五言律詩

送趙侯齊方伯歸東甌

尊璽豈真美達人貴息機釣臺風景在詩社大賢歸事
業人爭仰文章與世輝聖明終眷注旋見起巖扉

九日登歷下千佛山

波濱先生文集卷之七

一

索居逢九日山寺一登遊紅葉西風晚黃花細雨秋歷
從寒樹沒嵐帶遠山浮何必茱萸酒清吟亦遣愁

寄謝馬谿田光祿

關內谿田子清風百世師鳳來人快覩鴻去弋何思道
德鳴中夏文章播外夷松枝勞遠贈慰我歲寒期

同劉羅湖司徒登滕王閣

高閣歷江濱凌風倚碧雲湖山千里望吳楚一江分王
勃怪鐫賦退之奇古文無能酬勝地但喜一逢君

送羅南岡別駕

憶昔觀風日濠梁相遇時能文唐助教講學宋名儒佐

卻稱三善存心畏四知送君情不盡杯酒且遲遲

石洞

山中無俗事洞裏更清幽何代高人隱遐踪今尚留碧
天明遠岫疎木遶寒流一坐澄心慮因思歲晚謀

望華不注峰

山勢到此盡突然出一峰空濛弄煙霧蒼翠削芙蓉似
有擎天意還思造化工遷人愛奇觀終日豁吟悰

寄謝魯龍渚道長

隔別二千里魂夢獨相親再闢橫渠易能甘原憲食樊
籠今各脫泉石與平分若問年來事殘編過此身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七

二

同李蒲石正郎泛舟大陸澤

雲淨碧天遠水清大澤秋風前聞牧笛柳下見漁舟才
子乘高興遷人叨勝遊回棹新月上幽意滿林丘

送李少府

別君大澤頭駐馬且淹留霜葉平林晚寒雲古戍秋千
盃情不盡十載意難酬爲問黃山社詩朋尚幾儔

秋雨課諸生

霏煙淡秋色高齋雨氣涼霜清溪水淺風急桂花香紅
葉簾櫳靜青衿詞翰長暮階童冠去初月正微茫

古鄆道中

此地多遺跡逢人間漢臺一山遙俯奄二水曲紫迴樹
入雲煙色塔留風雨苔畦夸嘉遯處應近古城隈

避雨逢舊識

雨過樹生涼間開鳥語長門前流水急籬外菜花香田
父偶相問故人情未忘此中可乘興無奈馬蹄忙

月下有懷田南晚太僕

月明空庭靜千里懷高賢望繫東山重名猶北斗懸著
書多歲月釣海老風煙常爲蒼生起經綸堯舜年

雨後郊行二首

雨過平沙淨池塘蛙亂喧看山生遠意沿水到前村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樹逢高隱開樽具素鱗地偏歸意懶月色滿柴門

其二

月色清平林澄溪清客心感君席上意解我囊中琴野
心何曠逸偶爾得知音乘月且歸去興來還爾尋

泛舟大陸澤

大陸秋水平藕花風正清船如天上坐在鏡中行潮
通遠山出煙消新月生昔人垂釣處回首不勝情

中秋待月

兀坐待明月陰雲密不開蛩聲悲露草鶴羽映蒼苔
友音書絕西風歲月催壯懷今落落高詠且銜盃

贈新河尹蔡溟陽

明月照堂陽清風拂四方武城興禮教渤海變農桑
陸求賢俊鳥臺此薦揚矜看天上去鷁鷺級班行

諸生下第

射策金門早秋迎玉露歸風塵餘劍佩憔悴敢征衣壯
遊慚季子失意嘆劉幾致遠圖終業南溟期不違

送孫衛幕署縣回中山

送君臨廣陌別意倍踟躕風雅憐才子功名嘆老儒去
思存古井甘雨逐征車琴鶴蕭蕭遠中山入望孤

先妣忌辰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四

忌辰林下祭衰草北風初歲月音容隔雲霄雨露虛斷
機慈訓在負米寸心疎此日真難再當年誤簡書

秋雨勉諸生用前韻

秋旻結層陰秋齋積雨涼霜添庭樹色風動簾櫳香鳥
語林中靜書聲館外長諸生求利涉學海正微茫

述夢示諸生張道行黃汝登李君珍三子二首

秋齋生異夢佳兆在英才彷彿青娥見參差丹桂開綵
毫留玉壁風吹下仙臺風露清肌骨餘香兩袖回

其二

桂種蟾宮裡三年一度開雄才生入關高步傍三台靈

藥峽仙骨紅芳與大魁試看壬戌歲多士起風雷

示諸生黃汝諒王子叔二首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程朱學者如夜行
貴天地心日月天地精聖賢猶日月宇宙乃長明

其二

天地開人極聖賢任裁成所以君親師恩與天地同性
爲倫理胎心爲化育宗一念方存養推之天下平

再示諸生劉尚敬王時順二首

學不明倫是飾虛車仕無德業不如布衣日忠日孝人
之秉彝臣道子道心爲兩師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五

其二

存心匪仁暴爾天彝制行匪義愧爾頭顱仁則君子幾
則丈夫廣居大道勉終令圖

春雪二首

向夕蒼靄合瑞雪與春回入夜初敲竹凌晨已覆苔
光先入柳寒色尚宜梅良友衝寒過開軒共舉杯

其二

青帝開生德瑞應注豐年上下搖銀海高深渾玉函
蝗更驅疹宜麥復宜蚕此際有真意烹茶對客談

中秋和韻

桂令中秋節高賢共此歡水輪光皎皎桂樹影團團
吹聲疑近霓裳舞正寒知君天上去高折一枝丹

五言絕句

題友筠卷二首

君子若修竹泉石本幽獨一結歲寒盟高標共清淑

其二

愛竹爲心契揮灑亦天成挺然修竹直澹然君子清

早春

白玉團生菜黃金拂柳絲和風回草色微雨潤花枝

暮春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

花開復花落攬鏡惜衰顏門外看花客東風自往還

暮春訪郭樂泉二首

結廬在中林因以消塵慮基杆與酒竿幽人日來去

其二

訪友前溪上花落如紅雨習習清風來散玄坐芳樹

題胡止菴書四首

我愛湖山圖寫出湖山景樂水與樂山令人發深省

其二

山深好結廬山靜好讀書何能脫塵網來與此人居

其三

其四

大雪滿天涯山中只一家前溪有高士邀我看梅花

湖嘴兩三家漁獵作生涯相邀沽一醉終日卧煙霞

春雪候雁二首

岸柳煙初淡山頭雪正飛何事隨陽鳥先求瀚海歸

其二

江南梅欲盡江北雪猶飛春從何處起雁向朔方歸

六言絕句

再訂諸友寄孟道亨二首

事親須作孝子事君須作忠臣寧爲食賤君子莫爲富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貴小人

其二

富貴雲煙過眼道德日月麗空君子當明取舍聖賢不

計窮通

五言古風

遊海珠寺

境在雲煙外帆開浩渺中探奇上仙宮

閣南箕掛孤根穗石通舉杯邀詩侶倚天風寄傲

乾坤外澄心宇宙空華胥雲水隔從此夢魂清

九日

蕭蕭草徑開秋菊
遙籬側端居事探討佳節聊登陟
雲物望淒淒山川亦歷歷
疎林帶夕煙天宇淡秋色時興
驚物華川流增慨息遊覽有真意
夫豈弄文墨願養適性靈
夙心在昭塞青樽對白雲託以暢胸臆

寄謝譙九菴主政

林居無俗事散帙養吾神
與物本無競云胡爲世嘆修竹
自直性蒼松抱堅貞風霜詎能變
此意難重陳忽枉使君軒談笑
開山樽清風來坐隅明月照我襟
授琴奏流水曠事幾千春雙旌指
恒山但見白雲屯感謝良不極
函語寄吾真

渡濱先生文集卷之七

雪夜會克雲崖道長

使君東方來寒風雪正飄
大夫憊鄉誼開宴夜相招感
激念時昔相看悲二毛丈夫志四海
豈效兒女曹雪色映燭光
庭階鋪瓊瑤引盃却寒威舞劍生雄豪
高談傾河海逸氣薄雲霄
相對懽懽未畢難聲鳴嘈嘈明發使君
去心逐雙旌遙望之意不盡九原山色高

春齋對雨

春雨徧郊原春齋生曉寒
霏微全著柳淡蕩半隨煙溪
態漾新碧山容駘舊妍
清添詩骨爽潤入酒腸寬
花萼欣催早梅芳惜送殘
雁迷寒陣斷鶯濕轉聲
艱齊澤來

青帝祈年降紫壇
洪纖成被化農圃盡騰歡
欲贊乾坤德神工難令言

聞新蟬有感

仲夏南風薰鳴蟬應氣至
弱羽振清響幽咽媚芳樹
宛然何玄造微吟亦天趣
物變不待久華顏安常駐
感往慮千折懷人時一幕
光景苦奔逝素心願遲暮
行歌年所逢聊藉悲岐路

食家女

貧家有處子并爲巨室娶
零止寡嫗媚晨妝惟淡素
一明妝棄捐歸來守蓬戶
變農汲井泉薄暮春煙暮
惻惻

渡濱先生文集卷之七

九

二十春鏡塵不一顧良媒甘若飴
難入金石固龍婢猶妻斐
矢心良獨苦展轉難自明
自明徒自謀默默對蒼穹
鬱鬱積衷曲

憶亡弟

長卧蒼柏陰奄忽冬及春
音容杳何在夢寐見非真
手足本一氣莫如兄弟親
相望及歲寒依倚同松筠
有兄先已逝有弟復早淪
嗟嗟薄命人延頸呼蒼旻
一聞二孤啼切怛摧心神
良朋多寬譬鬱結轉續紛
紛鶴鶴在原野陽雁遶清
津悲來何有極風雨更酸
辛兄弟恩長在願結後生
身一盃酌墳土傾瀉淚沾巾

青柯雙峰道長

遙瞻雙峰雲下有名賢居辭榮歸故山還讀洞中書良
朋遠方來門仞日輕趨奉違二十霜各在天一涯浮雲
日往來相見知何時安得從君遊講明歲暮期聖賢途
久塞努力開茅茨

栢林寺送周尹西歸

秋樹振霜葉蕭寺別君時綠竹悲高閣英賢復在茲芳
樽留永夜慷慨吐情私悠悠千里道相憶令人老遺愛
在甘棠春暉懷寸莫天涯極日時一點青山小

登趙州城懷古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

野水寒煙積霜林夕照斜崇樓倚空碧嶽樹接龍沙明
主思廉頗將軍計左車相如全氣節李觀自名家趙壁
餘丘土陘山帶落霞栢林峙眉觀泚水度歸鴻名業悲
人代岐途惜歲華

新秋勉諸生

積雨送秋意新涼入齋居夢回驚節序因憶少年初披
覽夜不眠努力習三餘歸來逾二紀惟思讀舊書濟濟
諸君子久矣趨吾閭用意豈不動但覺儒效疎美玉珪
璋器安可終淪胥豫章清廟才安可冀荒墟諸君懷至
寶金玉良不如栖遲序序間未達承明廡爲君嘆況陸

爲君惜居諸丈夫有遠志豈肯守庭除六籍聖賢心千
古治所須師心道在通秋月照寒渠燈火已可親電勉
莫卿晤會友以輔仁取益君子儒修詞及進德登用佩
華裾經綸酬夙志海宇馳芳譽樹立當及早行藏任卷
舒諸君幸相念無俾此言虛

答諸生問學

諸生問爲學居吾與汝言爲學在務本孝弟爲之先敬
立德不孤義修行可全若木培其根若水滂其源篤志
窮典籍潛心希聖賢措之爲事業功與宇宙延發之爲
文章大道用以宜筆端捲滄海光陵上燭天譬之貴重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一

寶見者自生皮視彼雕蟲徒白首空鑽研七聖示此途
四儒得真傳爲山虧一簣掘井須及泉青春易拋擲奮
勵當無前貪者學之資困窮志乃堅忠孝百年事諸君
在勉旃

題阿西陘梅芳園

并引

代郡阿西陘遠使命題梅芳園展視墨妙道勁奇絕
意致風樛宛然逼真神遊造化巧奪天工者也揮毫
構思其載於詩書爾雅者詳矣詠於詞客詩人者備
矣愚以梅若君子者有三幽貞粹白氣香遠聞若君
子之修潔實晚而醉味堪調興若君子之用世舍元

僅復獨占春光若君子之依仁品第華芳表極厥美
何其首出庶彙而兼領衆好耶西陲一代通儒抱真
守素登進士出宰縣邑允遺篤愛茂著循良與時不
諧恬退無悶仲尼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心所喜
好相有合也西陲珍重此圖蓋心所喜好者耶古人
謂竹如君子松栢其忠臣烈士若梅則兼而有之殆
西陲之志乎世人牡丹桃李之愛自不免於同俗矣
性情之正此其可見一端奉命借焉蓋實取正焉

誰作梅芳圖宛如君子清阿衡功格天典俎垂令名惟
肯傳巖叟和羹輔德同錦永咏終南美化君道隆詞客

波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主

動吟與高人喚落英用之固有遺隱約道非窮所以清
修徒重之抵瑤瓊先生守真素粹白道乃貞良工有天
巧揮灑意氣生坐令江湖趣鄙歸卷帙中先生時展玩
幽意滿堂檻老幹負水雪虬龍勢崢嶸惟條蕩煙霧威
鳳九苞呈月淡暗香浮風輕疎影橫凌霜挺孤標清雅
見高朋仙客宜琴弄達人送酒觥大觀乾道復數理與
之并久別恒瞻仰傾心謝寄聲稽首再拜題悠悠千里
情

中秋月下與客同飲

風露澄秋宇蟾光此夜明素娥開寶鑑丹桂滿雲屏天

上中秋節人間賞眺同如何愛秋月月與此心清雲煙
自來去本體無物終年在閒佳節高談適性靈相看逸
興發莫放酒杯停

孤老行

人情好惡同苦樂胡不均富者厭粱肉高堂坐華茵食
者食糟糠鵠永不掩身况此窮獨民顛連與死瀕餘生
無所託苟活賴君恩月廩常不繼饑寒淚滿巾豈無親
故家開宴列嘉賓嗟嗟與冷炙焉得入其唇羅衣金勒
馬醉臥青樓春揚揚多意氣誰復念孤貧亦有遊俠子
五侯共開樽相逢不相顧何堪越與秦族孫新得官風

波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主

吹動此鄰表姪行商歸囊中多寶珍不一遇窮廬亦如
參與辰行行無所投歸來日已昏破屋無燈火老妻病
呻吟某曾相借貸今富不復論某曾求資助今貴勢難
親凄凄風雨夜哭久鄰翁嘆晨起薪米斷乞鄰顏面羣
得粥療饑腸深感鄰翁仁忽聞官放糧扶杖赴倉因事
多無暇給曉諭待下句歸來相對哭仰首叫蒼旻願得
一飽死早為溝中塵幾回求白盡夫婦互溫存波濱有
老叟聞之倍酸辛作詩題院壁聊與吾黨陳貧富偶然
事厚倫風自淳肯存親故情人各收一人歲食粟三石
歲衣絮三斤比之開華宴一費數十緡比之結權貴百

徑爲緣賞仁道通天也功動鬼神術乘輿結草報應
豈無同義高名自造好學范希文

田家告災二首

田夫告災青驅車向田墅出門即泥淖行行及沮洳阻
水不可前煙波浩無際不見原上田但見塢邊樹少憩
問田夫田夫淚如汗歷道數年旱不似今年水前歲賣
田園去歲賣長女三年稅併徵拷打無全膚眼前生理
計不知何地死家難若長別藍縷面如鬼嗟我民無辜
或當天數爾仰首叩穹蒼蒼蒼無語 其一

野水無船渡田墅不可到豈是桑田變一望成煙島禾
沒濱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丙

黍逐風濤蛙聲鳴釜竈筱簞塢邊樹兒童樓樹杪晨無
雞犬聲落日炊煙少上官急催徵縣吏嚴追拷何處可
逃生眼前俱餓殍無路呼問閭多愁悲野老吾豈憂時
者衰年志溫飽踟躕在中路西風動秋草 其二

贈趙東璧樂城

自古稱邑宰莫若孔門良教養無多事鳴琴白日長先
生學道者雅意適龔黃德禮爲郭郭真誠作表防和風
蘇草木甘雨潤耕桑聊試千家邑還期舉世康雙鳧趨
魏闕鴻鵠下前塘宣室思才俊烏臺屢薦揚聖朝應有
待補衮柱明堂

卷之七終

沒濱蔡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謁西樵山甘泉師太史書院

道範瞻依海內同宮墻高並大科峰乾坤間氣真儒出
今古斯文一脉通海上漁樵沾化雨山中草木亦春風
嶺南今日成鄒魯萬里來遊幸此逢

過泰和謁曹文忠公祠

紫閣十年相業光兩朝恩典表忠良心懸白日孤忠在
恨逐龍沙萬里長江浦猶修新祀典恆山空葬舊冠裳
忠謀一阻乾坤變國辱身殲大可傷

沒濱先生文集 卷之八

過桑乾河入雲中

白草黃沙古戍稀桑乾渡馬日斜暉孤城雉堞依危嶂
何處狼烟起翠微入夜角聲驚客夢凌晨霜氣裂征衣
天寒遠塞行人絕惟見山頭白鴈飛

百泉書院

蘇門雲樹共蒼茫勝地天開正學堂泉靜一泓涵道體
樓高四面對山光嘯臺巖畔松花老安樂窩前春草長
歲月風塵多厭倦來遊坐愛水雲鄉

九日登歷下尹公亭

亭館西風盡日遊蒹葭紅葉滿汀洲高賢去後名猶在

客來登句亦留黃菊何人同貰酒碧山空自賦悲秋
生奔走成何事歸興飄然大澤頭

送趙兩城大尹

士民爭出送賢侯雙旆飄飄不可留于焉有歌人墮淚
釜塵無計若爲愁青山送別惟新釀潁水初逢憶舊遊
他日思君何處賦月明千里對寒流

歷下逢陳鵲湖會憲

秋色黃樓宴集初憐君聲譽動寰區詞源懸瀑飛雲映
風韻清冰貯玉壺聖主惜才客乞病浙人遺愛畫生圖
相逢歲晚還高卧爲問蒼生望可孤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八

詩司空廿几山母太夫人

麟脯流霞出上方玉盃錦席壽筵張風簫吹轉峨眉月
寶婺光垂濯錦江千載蟠桃傳海屋一雙清鳥集高堂
豈同塵世稱難老仙壽應齊海岳長

送徐雙谷郡守

順安洞敞不勝秋薦剗先紆廊廟受牧愛首推花縣令
旬宣應屬富民侯孝廉舊著時名重絃誦方行古道優
他日相思何處賦汶陰高閣易南樓

送劉西溪郡守

十年三地著循良別駕初聞江漢光苦節久懷和氏璧

旬宣盡愛召公棠邊城應喜民風朴關塞正須經略長
莫向遼西悲去馬白首尚爲郎

寄郭似菴總督

欲寄音書無鴈過歸心衰發奈君何平生自許開經略
今日翻成觸網羅應有春風回北地且將禮樂牧西河
聖心求舊恩如海早晚相逢對酒歌

寄代郡阿西陲

鴈門山色俯并州處士家居沙水頭凍合舟閒人不渡
春融花發客曾遊年來子弟皆成學老去詩書未肯休
世有奇才誰解惜虛將疎畧網羅求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八

送李湫南大參

德里星輝少室前舊遊夢寐隔雲烟英賢共際亨嘉會
衰朽重逢經逐年陋巷忽驚軒暫駐荒林每嘆榻空懸
相逢况是黃花節雅意欣承白雪篇

和張北海太守來韻

相知相念幾經年憶別蘆溝逝水前事業終當承雨露
宦遊真是飽風烟邊城事少吟詩坐郡閣風清對雪眠
聖主求賢心正切峭階早晚賜君環

和陳文岡丁祭

夫子功垂宇宙高聖朝正典信崇獎春秋蘋藻通邦國

歲月菁我耒士髦前席買生今不忝商巖傳臾時相遭
陋邦不久留才子五色雲中看鳳翔

春日詠懷示諸生石文燦張道隆二子

春暉寸草此心違抱膝長吟獨掩扉
翠柳拂簷含宿雨好山當戶送晴輝
風輕有意雲相逐日暖無心鳥倦飛
野水青林閒曠地時携童冠詠而歸

和陳文岡閱紫荆閣寄意

送日秋峰怯薄靄東瀛北嶽拱皇圖
九天瑞靄饒丹鳳萬里風烟貢白狐
宰相經綸悲赤子將軍談笑定屠胡
獨君夙夜懷憂切屢向樽階進矢謨

汝源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

郊餞陳文岡

嶽色河聲動去旌白雲紅葉宿離情
棠陰甘雨懷田父泮水春風坐後生
諫草盡開收國史孝廉端不負鄉評
聖君卜相應須識歷試先令有重名

送殷允溪司訓署縣還

花落鶯啼春可憐一樽別酒落花前
贈君惟有伐檀詠相念還遺采葛篇
甘雨謾隨君子轍春風全在廣文毡
遼東人物誰淵雅歲晚欣逢管幼安

張道隆赴輝縣丞

送君釋褐赴共城風景猶思舊日程
衛水東回蒼術合

蘇門面出白雲樓官無大小廉為貴政到公五始謂明
莫負所學求盡職歸來方好見先生

大悲閣

寶閣峻嶒天際浮因逢勝地一登遊
雲霞細護金銀闕海色通通翡翠樓
桂干風飄烟漠漠天花雨散晚悠悠
禪房欲叩無生偈舊日高僧盡白頭

陽和樓

版日來登一送睥瀟流嶽色遶恒州
平吞沙漠無雙地勢拱皇都第一樓
歷歷風烟通九譯霏霏寒雨屬三秋
誰翻瀟海為杯勺滌我胸中千古愁

汝源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

赴張玄泉太守邀未盡放舟之興歸來却寄

昔共羣賢登郡閣揮毫獨愧仲宣才
世事盡隨流水去好懷且對遠山開
佳辰勝地宜絲竹芳樹名花送酒杯
何事匆匆又別去放舟準擬暮春來

贈趙郡守

再為遷客日邊還道路傳聞郡守賢
五夜霜風澄泚水一輪明月照檀山
吾人喜得黃丞相聖主應聞葛稚川
為政風流何處見六城絃誦萬家烟

第一泉二首 新建廟學得泉甘美

文運應回兆必先珠光玉髓出寒泉
坤靈呈瑞千家庭

乾象涵清一鏡懸自勵長思損井訓日新宜誦濯纓篇
英才盡抱剛中德受汲王明養道宣

其二

地勝風回自昔傳泮宮新覺協佳占澄清洩出恒山脉
甘美潛通汶水淵數仞官牆涵壁影千家城郭起炊烟
何人知飲能知味來試賢關第一泉

尊經閣二首

平臨寥廓意超然岱嶽滄溟接魯天數仞宮牆思往聖
六經羽翼愧前賢升高自下知爲學散慮凝神有大觀
多少青衿遊泮水常歌伐木樂羣篇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六

其二

文星燦燦垂傑閣瑞霽時時護曲欄錦帙牙籤雲外貯
鸞飛魚躍坐中看乾坤上下開羣象日月東西跳兩丸
眼界無窮胸次闊方知此地有殊觀

寄栢林僧

忽憶禪房舊念生由來茶味有餘清雲開西嶺數峰碧
月在前溪一盞瑩古殿尙留真際像斷碑微有李翱名
東林應待陶元亮早晚蓮開造遠公

登友人水閣

小樓掩映俯清流一片青山天際浮有客相邀同聘望

何人到此不消憂暮聲忽訝風前落酒酸真從物外遊
最愛隱君多雅致魚肝書卷日科頭

壽王二山母夫人

寶婺星輝祝壽堂封章五色耀龍光瑤池應有青鸞降
錦席爭看彩鳳雙賢哲由來歸姆教顯親端不負忠良
天和萃處人多福共祝慈闈壽且康

贈李秀才

青衿章甫趨芹泮儒雅風流一俊才筆夢曾占生五色
劍光遙見射三台壯心自許靈鯢遠瑞世真同彩鳳來
勤苦應須開萬卷蚤年堂下冠倫魁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人

七

題范西岡郡守封雙親卷

時西岡遷承天別駕故
建故云

龍章鸞詒及雙親忠孝于今重士林趙郡盡思廉范政
楚人應信屈原心九江雲盡衡山出三晉風清汶水深
史策定書循吏傳未須遺客一閒吟

和阿西陲寄韻

深感題封再寄詩喜觀風雅到茅茨年來下榻常生夢
老去論心定幾時爲愛閒雲歸遠岫且看白月照清池
水邊盡日閒吟處瞻望并州不任思

閒居有懷王虛菴道長

春風準擬訪逸人東郡無由更問津汶水年來無掃跡

冠石久已避車塵謫仙落魄詩千首陶令因循酒一樽
欲問行藏總相似一開尺素一傷神

送張順泉少府考績

每勞車馬駐浚濱深感先生道義心一代才名君獨步
百年疎謬我何人奏庸况際明良會殊錫應沾雨露新
五色文章能補袞佇看才子握絲綸

和張道顯春日詠懷

水北原南景色融草堂日坐啓簾櫳遠山一黛連天碧
芳樹千株映柳紅朋輩相從探物理兒童閒爲計書蠶
喜君贈我新詩好春意都歸胸次中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人

人

郊遊携韓汝登喬子慎二子

尋詩閒坐溪邊石二子偕登溪上臺啼鳥數聲催景色
繁花一樹送春盈烟林邀月清輝發迥野臨風襟抱開
世變浮雲只如此羞將衰髮乞時哀

送趙郡守徐雙臺致仕東歸

見說吾邦太守賢乞歸士庶共扳轅衡源遠愛存祠宇
趙郡循名入簡編家貧惟飲浚泉水循介時還散俸錢
可笑當年名宰相黃金自買惡聲傳

賀王槐亭生女

春風且莫誇桃李丹桂從來結子遲
魁夢協占應有路

蘭生瑞世豈無時休將男女分輕重且看乾坤有兩儀
仁者定知昌厥後明年再寫弄璋詩

送賈後川西歸

離亭春日送君行把酒相看盡情大陸東回孤劍遠
中條西望數峰青風雲不負靈龜志海宇驚看彩鳳鳴
老友此行天上去相期經濟答昇平

端午與邑令放舟

夏木陰陰爽氣浮南風細細下中流湘潭往事空陳跡
曲水當年憶唱酬野服漫隨潘岳馬清樽同上李膺舟
不知仙令飛騰後誰解吟詩此地遊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人

九

送徐都閫平倭

遼西飛將有威名推轂平倭在此行越徵驚看雲鳥陣
島夷敢抗正奇兵樓船東下棹槍滅凱部西旋士女迎
萬里鯨波從此定雲臺應首答元功

壽王東臯

齊江陰令

自是先生懶折腰却尋佳勝隱東臯林間風月恣吟弄
紙上功名一羽毛勾漏世傳仙氣重萊蕪人仰士風高
恒山在望遙稱祝商雉無論方朔桃

壽趙東菴孝府

東菴先生能各神逍遙杖屨增長春詩人共獻南山頌

仙侶同開北海樽雲籙又添新甲子丹房凡守幾庚申
知君已得長生術早晚相從乞細論

九日同邑令登樓

爲愛高樓可縱觀遲君重九一躋攀疎林幾處生紅葉
白鴈一聲來滿欄逸興未應樽酒盡賢名直與後人看
佳賓勝地真難并須把黃花滿挿冠

送李二尹

東魯才華早擅名盡將事業佐花封賢豪到此人稱屈
瀟灑從來與世輕臺省時時稱德政閭閻處處樂寬平
荒林野水能相訪幾度令人念雅情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

贈李景山兵憲

三晉陘關天地開一方鎖鑰寄霜臺忠誠夙負汾陽節
文武獨稱吉甫才千里清風收宿瘴一天甘雨盡滋培
聖明側席求良弼佇見雲霄紫鳳來

謝楊中洲別駕見訪

隨車好雨拂天來又見甘棠兩地栽秋水動吟何遜閣
月明獨照耿弁臺春旗幾度行阡陌別駕從容問草萊
樽酒論文忘却暮溪風烟月共徘徊

贈張練師

神工仙道杳難尋業術聞君歲月深鷄犬雲中曾點化

魚龍月下聽清吟丹砂凝蛻凡庸骨白璧難酬道義心
欲贈新詩何處好洞天春日杏花林

送江芳溪司馬平倭

海上長風捲怒濤檣槍餘燄未全消莫論江甸供輸急
祇恐王師戰伐勞閩外新推周吉甫軍中復得漢嫖姚
東南天地妖氛淨再見伏波勲業高

壽楊恒南大參

高誼多君屢寄聲塵踪苦絆會難成鳳城似覺十年夢
鴈塔曾題一榜名綠野堂中誰最健黃花時節獨關情
每逢初度瞻恒嶽願祝遐齡五福并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一

送縣幕致仕

秋水芙蓉有令名野心逸興片雲輕宦途知止十分好
塵海風波一日平春雨忽醒鄉社夢秋風一動故園情
三原舊契凋零盡今日那堪此送行

書院來鶴

物外陶情一弄琴偶來玄鶴佇苔陰羶形野態清如此
道骨仙風迥不羣老去得君爲伴侶興來助我一閒吟
雲林煙水渾相似莫動西風萬里心

和張道顯水閣韻二首

草閣淒清枕碧流遠山重疊暮煙浮林深六月能消暑

野迥三杯且送愁嘉遯野人爲伴侶忘機鷗鳥與同遊
浮雲一變成今古世事何人解早休

其二

樓對青山碧水流天開圖畫鏡中浮人家地僻成仙境
隱者心清遠世愁近得漁樵時共話不妨鹿豕與同遊
素琴茗碗山林事早遂安閒是好休

代學諭送于簿之元城

聞君作尉向天雄豈料秋深此地逢握手不堪談往事
傾心且共醉西風功成馴牧應無負化助菁莪愧不能
獨喜臨封易通問定知一歲幾鱗鴻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八

十三

代縣尹送于簿

清白傳家舊著名孝廉此去有賢聲雲連大伍雙碑建
地遶漳河一郡清莫訝伯淳爲主簿且觀李路治蒲城
今當戎馬徵求急故擇多賢牧近邇

送縣尹致仕

春來明府憶山中蕩水耆英夢已通松菊猶存元亮去
尊鱸正美季鷹東冥鴻遠志雲霄外介士高蹤今古同
都下故人音問少那堪此日別君情

賀王三川司訓

祿仕應知不近名學宮瀟灑有餘清吟風弄月皆真樂

修教談經答聖明泮水魚龍資化育門墻桃李待春風
如君模範真堪仰道義胸襟孝友情

贈邑幕二首

幕馬驛田孫也

玉立全聲風度佳一泓秋水浸明霞飛黃初就交河道
騰鶩還看雲漢斜事業暫歸都鑒幕文章不負馬遷家
聞君一話關中事截嶽山前最可嗟

其二

見事風生一俊良舊家人物豈尋常賢勞不憚邊關遠
臨事還看騎射長幕下參軍多意氣林間柱史性疎狂
每臨風月勢相問爲寫新詩見不忘

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八

十三

壽王自新祖母節婦董氏八十

苦節真堪垂宇宙育孤全爲立綱常鄉閭共仰冰霜節
綸綽終承雨露光若作男兒爲烈士比之臣道是忠良
年來寶婺明霄漢敬祝高堂壽且康

送魏掌教赴平陸

百泉書院相逢日汝水過從七載情茂叔胸襟稱絕代
蘇湖模範淑諸生鯉堂視篆新承澤絳帳談經舊有名
今日送君無限意中條西望數峰青

賀張北海生子

定有長庚燭畫堂石麟孔釋笑相將探琬已識風神異

携印應占器宇長幾載爲兄懷後慮一朝報我得賢郎
從今萬事真皆足一寫新詩喜欲狂

贈張北海太守

分手都門十二霜夢魂幾度到虞陽百年交誼如君足
千里音書未我忘洛水名園思並駕嵩山石室憶連床
暮雲春樹情多少何日相看共舉觴

贈劉席珍

父爲憲友子門生四十餘年道義情苦節百年姑婦經
書香五葉祖孫繩賢門準擬承鸞詒才子終當聽鹿鳴
從此光前垂裕後須將忠孝答昇平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古

送商汝登應貢

氣凌山嶽萬人豪今日隨資赴禮曹騏驎何時歸上苑
鸛鷺終是列清朝筆鋒欲掃千人陣燈火寧辭五夜勞
桂子香中樽酒別杏園注望換仙袍

謝友人饋墨色猫

狸奴去後鼠縱橫攪擾翻盆夜夜驚竊發曾逢廷尉怒
穿牆見刺國人輕饋來金眼貂裘俊信是防奸警夜兵
懶婢癡奴盡惟笑大家安穩睡天明

荒歲清明

清明祭掃過荒村村落逃亡破屋存豈有鶯花留醉客

抵多風雨閉柴門炊烟寥落猶微稅生計蕭條但乞憐
野草不生春欲暮可堪回首望空原

壽石邑曹氏昆仲二首誕辰同日

寶鼎輕風拂綵衣佳辰淑氣滿重闌時評孝友馳雙美
並喜年齡度古稀春雷欲動蟠龍起乃郎赴春開故云仙馭初
回海鶴飛白鹿西屏佳氣合慶鍾德里有餘輝

其二

雉弟難兄齒德齊佳辰同降事應奇藍田春暖明雙璧
月殿風清桂兩枝家塾詩書承道業丹房龍虎駐仙姿
太平無事便詩酒正是詩添海屋時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

春遊二首

逍客何事太愁生郊遊聊爾恣世情青樽已辦供詩料
溪水還堪一濯纓也愛風光多富貴生憎花柳太分明
春來春去只如此世事紛紛未擬平

其二

野橋曲岸通書塢夾岸垂楊春水平風景撩人多曠逸
鶯花留客暫從容狂夫豈是獨行者外翰還逢魯兩生
拼飲不須愁日暮林間春月色偏明

病中謝雙鶴劉尹見訪二首

抱病齋居冬已深忽承明府遠相尋蓬茅未下高賢轡

賜從空驚卧客心便欲捲簾相對奕安能把酒共閒吟
相知未肯題凡鳥爲寫新詩一謝君

其二

雙鶴歸隱窈子衙鳴琴堂下寂無譁風清絃誦千家郭
雨足甘棠二月花盡頌循良能愛國還聞清白善傳家
星郎早晚承丹詔五色雲中鳬履針

乞柳

君家萬柳拂長絲巢鷺啼鶯福水涯爲愛霏烟春雨裏
故思垂蔭草堂西影隨涼月來書館花作青萍入小池
坐待成陰添景色吟詩對酒總相宜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六

贈臨城尹王右軒

一輪明月照人寒花清春城月滿田善政逢人呼愛目
平反到處說青天絃歌聲溢青山郭似載農依綠草烟
鳬履應占朝鳳闕冠豸見侍龍顏

頌蟠峰李中丞

紫荆天險控胡沙玉節油幢此建牙方叔經綸多壯略
冠公鎖鑰掄才華旌旗影裏風烟息歌舞聲中雨露賒
欲動頌言何處好恒山千仞可磨崖

送別凌惺中

先生清譽滿皇州出守時稱長者脩魯國諸生觀道貌

周家耆舊誦賢侯談經夜共南山雨惜別重臨汶水流
此去定承宣室詔吟看經濟濟皇猷

送查碧山赴東甌兵憲

股肱太守中朝彥治行獨留千載名四境絃歌典禮敷
一方水利動春耕寬和盡愛黃丞相節制須求郭令公
東海鯨波從此定吟看霖雨答蒼生

贈孫却田兵憲

陞關盤踞拱皇畿節使才名聖主知吉甫由來經略定
希文自是運籌奇戍樓月白烽煙淨鈴閣春深雨露滋
熊耳磨崖堪勒頌愧無大筆走蛟螭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七

贈陳文塘太守

和氣徵爲大有年循良治行古今傳試看恒麓三春雨
散作畿南萬井煙千里化成絃誦美四方同仰鑑衡機
紫宸有夢蒼生望更待爲霖福八埏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漫漬蔡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朱平野憲使湖山圖

湖上端居野渡間老梅修竹映潺湲道人本是滄洲客

對此憐然憶故山

招隱寄管復齋方伯二首

回頭長望長孤松澗霧棲雲性不同因非梁棟存身得

盡盡東西南北風

其二

各脫樊籠二十年平分清福伴雲眠將相船頭風浪大

清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且來平地作神仙

雪中憶南海倫太史昆仲

空林梧柏閉茅堂衰鬢獨宜照雪霜却憶嶺南倫太史

老梅軒下和詩章

憶章丘四友

王本里李朋泉謝少溪李中麓也

杏里林花映脉脉少溪中曉迥風塵論心樽酒知何日

一度看雲一悵然

憶戴魯川都諫

棲息荒林野水邊看山把酒伴雲眠一時遷客半凋落

何日重逢戴魯川

憶見會溪京兆

一從踪跡隔雲泥夢裏尋君路復迷不因邂逅東洲子

那得音書到會溪

憶孟津縣

兩番題請數經量謬說浮言辯幾場今日孟津風景好

更無人說蔡天章

桂玉別號

木樨香重倚秋渠水色山光抱隱居林酒素琴天宇潤

白雲野鶴共舒徐

默軒別號

漫漬先生文集卷之九

二

七聖傳心本一原分明秋月照寒潭君子默成爲坐進

仲尼當日欲無言

答劉微山著易解樂義二首

四聖傳心繼上玄九家億見委陳編微山不是能談易

看到乾坤象畫前

其二

千載寥寥樂缺殘誰將雅頌究其端元聲鼓盪乾坤德

高厚升沉若一丸

栢林寺

古寺幽深幾度過禪房花竹近何爲愛泉甘茶味好

常思此地作行窩

安濟橋

郡南尚有渡仙橋水逝雲飛換六朝遷客重來值秋暮

疎林寒雨晚蕭蕭

寄鄭蘭齋

秋間疎雨滴空階愁緒無端盡上懷海內故人無一字

秋來常憶鄭蘭齋

寄劉珠亭

一自恒陽送子歸十霜相憶雁書稀人生未必公卿貴

多少名儒只布衣

沈潛先生文集卷之九

津橋二首

自築書堂浚水濱風光常駐四時春只因一水無船渡

多少徘徊問路人

其二

多少徘徊問路人園亭在望到無因新成略約堪來往

趁此春風好問津

春融觀物

曉曉日上階除獨盼庭柯意自舒便覺眼前生意滿

庭前新草莫教鋤

長夏清幽

池光樹影夏生寒幽鳥鳴時獨倚欄心定始知閒處好
太平時節任偷安

涼秋佳興

曙光露氣兩相宜景物撩人詩思奇黃菊滿籬秋正好

床頭一甕酒香時

冬雪圍爐

雪花深映讀書臺楷鼎初紅道侶來山靜林深無俗事

一杯濁酒興悠哉

卜築寄楊裁菴司徒二首

山色之東水曲西金堤十里綠楊齊聞有高賢今卜築

沈潛先生文集卷之九

令人特地憶寒溪

其二

聞說仙庄近水涯山光水色逸人家從君乞得閒亭

長夏來觀菡萏花

招隱寄鄭松峰

身世何殊一葉輕可將衰髯博時名我欲談玄無伴侶

年來常是憶先生

贈選上人

先大夫嘗寓其僧舍聞有呼之者出則
舍地故乃改建梵宇云
尚記先君獲鹿年禪林建爲芥良緣舊僧惟有選公在

猶乞吾家供佛錢

送李樂菴赴池州司訓

依依楊柳暫停驂別酒何辭盡日酣此後相思成遠夢
定隨明月到江南

歷下薛家池館

外家文物有池臺分得玄湖水一杯明月去來詩骨爽
幾回懷抱此中開

送故人

藝業憐君早著名別君十載念君情今日相逢須盡醉
明朝又是送君行

謝李蒲石正郎見訪二首

沈荊先生文集

卷之九

五

一卧漳濱歲月深偶承才子遠相尋此後雙魚定難寄
月明千里憶時心

其二

仙郎遠訪滄洲客駐節從容話舊頻天上故人如月
爲言汶水但持綸

喜雨二首

拂拂池荷生暗香酒醒得句細評章雷聲忽送西山雨
散作膏肓一夜涼

其二

炎蒸喜得連朝雨一夜溪流與岸平早起門前有魚

掃軒呼酒納新清

問僧二首

老僧何處是參禪月在寒潭水在天惟有此心無住處
大千法界一般圓

其二

法王何處演三車梵起降龍護海沙石鼎常分天漢水
爲君細點趙州茶

偶成

萬樹陰中水一灣小亭結在白雲間素琴彈到忘宮
心與青山一樣閒

沈荊先生文集

卷之九

六

雪中憶舊遊二首

有雪無詩未是佳濁醪堪醉與無涯江北江南數千里
春來誰復寄梅花

其二

有雪無梅未是奇江南江北雪飛時忽憶舊遊清興
苦吟元不爲疎枝

立春

雲母池開碧玉漿小溪柳色染鵝黃一夜林梢風力軟
凌晨簫鼓報三陽

寄呂水溪

大雅應爲世所奇
蘭亭墨妙杜陵詩
別久相逢情不盡
夢魂猶自進淖泥

題郭栢峰別號二首

外翰春風滿絳幃
談經吾道有光輝
高踪玉立青霄上
招子峯頭一振衣

其二

雲淨長空見栢峰
嵐光秀色幾重重
更好月明高處看
玉盤掛在碧芙蓉

贈孫掌教致仕

解綬歸來興已闌
林間風月且盤桓
功名好似蜩粘壁
淡漬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七

多少英雄未掛冠

送楊州葉醫士二首

一別京華舊意存
丹房常記細同論
不知仙去雲霄隔
猶向維揚訪橘園

其二

送子南歸雨雪時
梁山楚水片帆遲
維揚舊是觀風地
嘗記姑蘇葉氏醫

雪夜二首

簾外東風雪色深
寒燈無寐漏沉沉
魂清自愛良宵永
一片寒空明月心

其二

簾外溶溶月色陰
竹爐茗碗伴閒吟
呼童煮酒邀明月
定有扁舟高士尋

寄興二首

爲愛郊居事事幽
遠觀山色近溪流
雲樹小亭常醉處
忽疑身世在滄洲

其二

樽有香醪池有魚
四時花竹遶吾廬
道人心在紅塵外
春去秋來只讀書

送尹北川守制二首

淡漬先生文集

卷之九

八

捧檄心違返故廬
蕭蕭行李一函書
異時鳳詔及丘隴
自是先生恨有餘

其二

衰暮論交恨已遲
可堪又是送君期
情高莫遣音書斷
從此龍山繫夢思

贈鄭松峰二首

多病年來賴得醫
松峰高雅久相知
探囊欲報無長物
搜索枯腸一首詩

其二

鶴髮童顏老鍊師
黃庭歲久長嬰兒
丹成九轉應仙去

肯携蓬壺一抹芝

秋夜

金風吹動桂花枝露冷香銷玉漏遲
綉扇停揮清不寐
碧天如水月中時

秋興二首

睡足西樓雨氣涼疎簾風細篆烟香
年來萬事俱灰冷
惟有閒中滋味長

其二

一壺濁醪一曲琴清風明月兩知音
但覺日長心似水
不知城市有山林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九

九

訂友寄鄭克時二首

名齊山斗志虛馳文若風雲亦贊辭
英才必欲追濂洛
須向天人會處窺

其二

動靜相乘孰握機一通一復見其微
吾心主靜工夫勤
天地高深入範圍

春日閒居

兩晴日暖試春衣草色侵階過客稀
詩筒筆心如秋水
細看楊花自在飛

漫興贈李東堅耿厚齋二首

閒看世事無滋味恰似風前一羽毛
傀儡偏場開幾度
且將醜好任兒曹

其二

百歲真成一戲場紛紛名利大家忙
道人只在乾坤外
明月清風酒一觴

夢郭似菴

春來幾度望春雲夢遶天涯一見君
孤臣日夜思親淚
萬里天高那得聞

題畫二首

何人傳得柯亭竹風流千載桓伊獨
月明江上一聲水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九

十

驚起龍吟裂山谷

其二

春日閒攜焦尾桐千巖萬壑春雲生
坐待鍾期彈一曲
且聽松風礪水聲

送李郡博赴光州

樽酒離亭秋色清汝南况是舊遊程
光州自古人才盛
應待先生化雨成

勉鄭克時

雕刻不如融會好一流纔動萬流歸
海宇爭看麟鳳出
蒼克自是有光輝

王潤亭別號

萬頃煙光映碧濤小亭結在白蘋灘何事高人終日坐
乾坤此地好觀濤

寄孟津李根秀才

山河雲鎖故人居大陸過從恨有餘天道於人應是惜
郎君準擬別賢書

貞菴別號

牙籤錦軸一千兩庭外高梧影臥三古鼎素琴簾影靜
鴻儒談笑在貞菴

春日訪友二首

沈氏先生文集卷之九

深咸春末屢見招微風輕雨過溪橋君家萬樹煙光裡
幾點梨花上小條

其二

東風弄柳雨猶寒溪上停車愛碧濤君家浮蟻清香透
共對樽前月一欄

獄中別楊斛山道長

同榜同官召起同十年踪跡嘆飄蓬今日別君無限意
重逢應是兩衰翁

獄中別劉晴川正郎

床頭卧病君憐我河上分符我薦君我請海邦君作使

明朝生死不相聞

衡析麓與水利二首

薄落津頭水利通課農召杜有成功兩岐麥秀東風裏
一樹棠開春雨中

其二

麥隴青青畝洽平人家絃誦滿春城一簾疎雨公庭靜
鶴對琴聲一樣清

謫中與客彈琴

監音滿地正音稀今日逢君問是井一按清商綠底事
平生疎放莫相譏

沈氏先生文集卷之九

謫中與客吹笛

高樓吹笛起城鴉南北相逢各念家欲散窮愁愁轉切
餘音聳思遶天涯

春雨贈殷兌溪

臺省應同外翰賢故將凋敝託青袍春來一夜甘棠雨
散作人家萬戶煙

沈氏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波瀾蔡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古風

月夜同南海諸公再遊海珠寺

海空雲淨明於紙海上羣仙翠相倚玉盤細碾碧琉璃
星河倒影澄波底諸公邀我海珠遊恍如共到蓬壺裏
坐中之客誰最豪鐵崖山人右漢子狂吟放情宇宙外
高談若決江河水果然異境陶吾真頓使塵襟如一洗
青樽未盡月斜輝共倚蘭橈月下歸一天爽氣清肌骨
似駕長風凌太虛

送吳兩室

波瀾先生文集卷之十

憶昔觀風河洛時山川風景有餘思汝南水利全修復
河北荒糧半減紆入郡猶存書院跡三州尚有護城堤
孟津遷治原豐茂銅瓦宜防岸遠邁濟術通漕漕神國計
江淮挽粟救民饑平反獨負宜恩詔賜勅頒衣沐寵私
發解省閭曾得士表揚節義起華祠風淳俗美今爲勝
水逝雲飛事盡移枉駕重承君子愛論心深荷故人知
一樽未盡雙旌發後日重逢未卜期若過孟津津渡處
試憑星駕問遺黎

和氏璧

荆人之璞未琢章千封百裏登廟堂君王不顧委道傍

埋光舍垢徒悲傷棄擲復棄擲至寶等拳石一朝遇良
工雙削非所惜

九日同諸友賞菊

閨餘便覺西風早九日黃花開正好白露初零新酒熟
籬邊莫厭清樽倒比歲霖潦稼不登村落蕭條難大空
每逢佳節一悵然縱有美酒難爲情今年頗熟茲微取
接社連村椎大鼓人家婚嫁盡及時醉客狂歌歌且舞
諸生才藻多風流同到花前一唱酬柴桑人去龍山遠
何須爛熳尋高丘風亭竹檻多瀟灑醉摘黃花浸盃斝
坐中老儒與最豪援琴一奏松泉瀉黃花白髮對秋風
波瀾先生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移竹寄真定許氏

波瀾居士厭塵俗野水荒灣結茅屋已分秋菊遠疎籬
更愛蒼筠伴幽獨見說潯川君子亭萬竿修竹倚天青
心神恍見蒼蒼色夢寐如聞簌簌聲五月中旬竹醉初
北瞻潯水寄雙魚開池移得龍根至引水滋看鳳尾舒
脩脩翠影依林樾籠煙滴露清風發酌酒鳴琴對此君
東山坐待生新月

先兄誕辰

仲夏年年上旬日爲兄初度惜芳時盤堆角黍香生坐

細切菖蒲泛酒卮二弟嬉隨如手足雙親拊愛似珠璣
常因嗜讀同歸晚爲總長余共起進壯志期成凌遠邇
霜風忽折玉連枝育容一去無由見談笑年來有夢知
遵渚不忘鴻鴈序在原空廢鵲鳴詩松根長卧何時起
白首臨風不盡悲

邑大夫造士

先生儒雅天下士獨用絃歌爲化理三載雍容不下堂
春城爛熳開桃李念此陋邦儒效疎時進諸生究經史
盡將朽腐化神奇草野舊習如脫屣若金在範良者羅
今歲憲臣頗稱許偶逢先生校文日趨陪左右觀厥美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摩挲老眼閱未半奪目驚心驚且喜濟濟青衿才俊徒
摘文揮翰長風起光采咸懷席上珍渾雄若決江河水
先生誰爲發天機時雨春風良有以廟堂側席求賢良
麟博鳳翥從茲始諸生何以答恩私忠愛無忘先達指

讀宜陽去思碑有感

西略李食憲朝陽曹爲宜陽

恒陽騎士馳書至遺我一紙宜陽碑展卷宛見西塔化
蒲良自古民所思憶昔觀風洛水湄錦屏山下停驂時
周循遍覽真如此異政種種尚多遺恤貧獨負逃者復
因馬推微明單辭案清無滯鼠穴遠豺狼未敢窺藩籬
治民如家愛如子養則父母教則師假使守令盡能爾

風淳俗美刑安施父老歷歷稱德政我主信宿無一爲
臨發再爲喻父老世守政教乃爾宜君去宜陽逾三載
豐碑頌述民豈私丈夫終當立霄漢功昭史冊芳聲垂
吁嗟乎宜陽山頭一片石千載行人爲踟躇

賀胡止菴掌教生孫

春風絳帳廣文衙老槐當戶柯傾斜繁陰憶昔鳴玄鶴
枝秃今但巢烏鴉歲久惟應供龜巖春回豈意生萌芽
衆占必協三公兆果爾仍開六月花廣文有子青雲客
播毫拂素呈天葩神駒尚未遇伯樂龍劍準擬逢張華
今年生孫復殊秀頭玉翹翹清且嘉積善古云昌厥後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十

四

公侯滾滾生君家君家有德祚祥應王氏庭槐豈謬邪
湯餅筵開章甫集我來與賀傾流霞物瑞人徵天不爽
他年始信言非誇

戒獵者

仲冬草衰北風怒林莽郊原足狐兔臂鷹呼犬誰家郎
駿馬貂裘凌晨出鷹搏馬走捷如飛百里徘徊纔指顧
狐兔潛伏起復驚一圍取百猶未足血毛漉漉灑平蕪
人呼鶴下相歡娛馬上揚揚生意氣百里歸來日斜暮
凌漢老子一見之嘆嗟無言倚林木微物亦自有生命
何害於人爲世惡但知擊捕爲歡樂不念死者一何苦

上天好生汝好殺報應無差汝應僕汝縱不存愛物心
千金之軀非眇眇天寒正好開書堂紅爐煖閣親朋聚
清歌妙舞亦可樂風寒有何趣君不見吐珠銜環
古有然好於微物開生路

暮春同諸君賞牡丹

當時曾賞牡丹花名園爛熳蒸紅霞二十年來如一夢
故人零落各天涯每逢佳節增長嘆今年忽覩春風面
仙姿綽約倚闌干花神有意重相見此花富貴出天然
畫堂綺席春風前才子詩人足歡賞清歌妙舞相留連
堂中盡是風流客對此名花爭愛惜平生意氣薄雲霄
淡痕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

題李南溪畫四首

其一明妃出塞

漢家馭戎無上策萬里和戎資女色明妃下嫁與胡兒
大羊非匹真堪憫想其遠出北塞時綽約豈任風沙吹
玉容寂寞柔腸斷地久天長無返期也衰休倘誰共語
惟托琵琶爲伴似月明撥盡清商調白馬難憑淚如雨
圖畫孰能玉貌過君王一顧奈之何當時雖殺毛延壽
春雨秋風恨更多吁嗟明妃思漢恩文姬入塞反悲煩

千載琵琶與茄拍分明哀怨不相倫獨有青青丘上草
明妃心事至今存

其二華山高卧

希夷先生華山裏辟穀服氣而已矣葛巾野服輕王侯
竹杖芒屨看山水白雲一片野心留丹詔從來不可求
清風明月不可買何須鼎食擁鳴騶洞裏丹經和露點
石床醉起花生眼紅塵隔斷松徑幽鶴避茶煙碧溪淺
中書數語驚宋皇陸驥一笑恣徜徉松風一榻食如鐵
高卧經年石室涼仙踪一去何由見高風千載垂遺傳
幾人富貴履危機安知世事如雲變

淡痕先生文集卷之十

六

其三采石摸月

天生大才良不易何爲落落終難遇永王薄公豈相從
汾陽解爵情何亟世稱榮邁謫仙才迥出宇宙絕塵埃
長篇短句如懸瀑萬丈文光射斗隈掃罷殘思正濕
一點青蠅汗良玉夜郎歸後放逸懷寄傲乾坤聊自足
秋江如練秋月白醉來但覺乾坤窄翩然乘鯨凌紫霄
玉樓金闕還仙宅讀君遺文氣如虹千載令人仰大名
采石江邊舊時月潮生潮落古今情君不見周公才美
亦謙恭來放由來世不容一自長庚收彩後才藻天龍
豈易逢

其四垓下悲歌

壯哉漢楚爭雄時千草萬隊虎與熊怒氣橫空日色薄
旌旗烈烈燒天隅謀臣如雲將如雨協心用命資夾輔
五載血戰無寧居却來垓下耀威武智哉公子韓侯爵
運籌決勝多神奇視羽猶載机上肉萬人敵向笑敵推
楚歌四起月明中三軍散盡楚營空悲哉雄猛重瞳子
起飲慷慨難爲情拔山力盡霸功聚虞姬請劍獨徘徊
羞見江東忍殺決虎倒龍顛事可哀山河帶礪期傳遠
未央宮裏思終淺傷哉死狗亦烹英彭一體誰能免
贊

漢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

公孫子贊

輟芸壠上鴻鵠生嘆初詣公車幽潛利見天人一陳漸
陟崇顯及目職生致詰汲黯一代儒雅首典文獻布衣
儉素可訓凌僭

韓淮陰贊

淮陰公子遘時喪亂困厄垂釣誰哀一飯龍興雲從盛
項扶漢千金酬恩以德報怨養晦舍垢志量乃見古今
薄子履手易盼富貴浮雲無忘貧賤

銘

觀德堂銘

先生造士兼此六藝以觀德行以明典禮大射既成大
分既明盛德布昭皇風肅清鄉射亦舉兩階既啓升降
有容其爭君子三五既逝典籍猶存我明御宇以禮淑
人濟濟多士涵濡聖真依仁游藝德惟日新爰建茲堂
修禮明制外治容儀內貞心志全我智仁兼我巧力時
中有的同歸聖域

雅章

祭甘泉洪先生雅章

於惟先生道德之宗教澤無窮展也大成牲醴既盈童
冠充庭修此禮容唱唱頌聲瞻之企之惟其格斯

漢先生文集卷之十

八

祭恒山張先生雅章

於惟先生道際文明煥展有聲幾輔化行抗直在公遜
若冥鴻陶治諸生位高德厚爲之仰之惟其散之

祭苑洛韓先生雅章

於惟我師道述孔姬忠孝大儒道範明時云胡不思俎
豆斯宜亦既嘉只亦既成只惟其養只

漢先生文集卷之十

凌濟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記

凌濟書院記

甘泉湛先生

增城人南戶
兵部尚書

嘉靖丁未四月寧晉子蔡子既罷御史寓書于甘泉子
西樵煙霞之隱居日穀也拜進門牆逾一紀矣自再續
放逐隱居草野無山竹教仰慕夫子畫則在目夜則在
夢未或一時忘也仰惟丈下道德文章繼孔孟周程
統後世學者依歸况駿輩親炙者乎駿也近依汶水
書院構一
景泉堂

也傍有齋廚與同志者三百餘人日遊其中以夫子
之教言與夫子之成書日相研窮要在躬行不尚言語
惟夫子垂仁賜之教言鐫之貞石與同志者持循焉
也甘泉子曰不亦善哉古昔師弟子之相從也心悅而
道同也凌濟子之與此書館而三百餘子所悅而求
誠何心哉且子之欲以大此書館不求之文章鉅公乃
輕數千里之途而求於八十二衰病之叟是何心哉且
云豈則在目夜則在夢是誠何心哉其必有心之可
者乎其必有神交而不限於道里之遠近時
者乎其古昔師弟子相悅而從者乎其上一

古今往來之宙天地人物之同體者乎其

以來孔孟周程之心之學也乎夫學莫大於

心也此其體也程子曰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

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是故知一體同然之道也程子曰孟子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是故知

自然之功也夫惟知一體同然之道然後勿忘勿助之

有所措矣或曰先生之言淵矣盡示之易見而淺

焉甘泉子曰道有淺深乎哉且諸子曰遊於汶水之

想川上之嘆觀晝夜之不舍覺道體之無窮其亦斯義

也斯不亦淺近矣乎斯不亦易見矣乎豈為難知矣乎

其至簡矣其至易矣其無以加矣蔡子及諸子荷不以

斯言為虛語幸以相切磋焉當自知之

凌濟蔡子贈田記

蔡田馬理

三原人光
祿寺卿

銘田馬氏曰愚聞君子用財以義周窮恤急義也為親

養賢義也昔克文正公以義田周族黨以所居為學

義矣冠萊公捐所居為僧寺崇異端不亦失

濟蔡子用財得范公之義無冠公之失焉

之蔡子名毅字天章號浚濱直隸寧晉人也

恒山張子凡十八年登己丑進士授以行人

受學於甘泉湛子後巡按河南行所學激揚有聲

爲進士爲御史矣乃不自足復隆師而學者世堂多斯

人哉及晉摧而再退於鄉也幾二十年益深造而道充

乃曰成已而不成物非誠也於是構浚濱書院設科而

授徒焉久之學徒雲集如扶風馬氏河汾王氏盛矣蔡

子乃視寒士婚喪養殮無給也乃以耕稼所入節儉所

積累置義田八十頃餘以三十頃餘爲儒學膳田凡寒

士婚喪養殮悉於此給以三十頃爲書院膳田凡合族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三

祠堂墳墓祭祀婚喪有給其外族婚喪視本族給有差

寒士親故來學者其師之束脩士之日用悉給之非親

非故而來學者亦如之其事詳於膳田記中嗚呼昔孔

孟之徒皆傳食於諸侯亦有不尊德而樂道者乃有七

日絕糧之阮今蔡子處膳田如此吾知不俟傳食無絕

糧之阮矣况諸婚喪大事無慮士集而不學其誰之尤

耶苟集而學奚啻如扶風如河汾雖尚友沐浴可也或

曰蔡子應仕而求益復篤親養士開來學焉此其志

淺使鴻漸而大行道何可量惜哉晉而推也

然君子聞道進而行政則澤被于一時退

被於天下於後世是故稅契阜蕪澤被於一

澤被於萬世蔡子蓋學孔子者也又何可惜

某暨學諭某等慮斯田疆界頃晦久則難稽也值族

廷彩摹此邑以公便來省因徵予作記立之學官以

後人

浚濱書院記

文同陳衆 新陵人余

侍御蔡先生家寧晉邑里浚水流邑城南一里餘先生

少遊庠校濯纓而樂之及舉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

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幾復起復罷歸先生遂構書

院於浚河之傍以處諸士之來學者前有門二重正屋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四

凡三重前爲景泉堂中堂置教規及諸名士題咏後爲

息存堂兩翼俱有廂對立凡六有石刻息存堂後有

亭中有甘泉湛翁所作浚濱書院記蓋先生往聞甘泉

翁講明合一之學得程朱孔孟之派嘗從之遊景泉者

景甘泉翁而息存則泉翁所書也嚴以不華儉以有

度名欲學實郡守爲福其坊曰浚濱書院文同子他日

造焉諸士進曰宋有四大書院初皆前人自闢爲藏修

之所後遂彰彰表著顧其白鹿洞嶽麓石鼓諸名皆

以地而無他義至於浚則於先生之素有相

源於平山受沁水冷水東入於大陸澤水經

濯泉甘可資灌溉夫源於平山其源遠也入

委澗也而泉甘可資灌溉則其用大也其用

用以潤下土澤生民利斯世也而世不能大其用

瀕河之家引水灌畦取沾濡於桔槔之間譬之先生之

學其弘濟之遠謨一再試於臺諫而泊焉以休退而林

野者餘二十載課生徒訓子姪養高抗俗以個以瀟臺

史撫巡薦疏屢上而猶未見奮庸三事漸陟崇顯與浚

之弗究其用同也義亦何取於浚而效之耶文岡子曰

簡言浚水之同於先生者出處之迹也孰知先生之取

於浚水者學問之道乎今夫學誠明智禮勇義仁七者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五

其本也誠以恒業明以燭物智以圖神禮以居謙勇以

靡沮義以不污悉始之仁以弘德七者其用也浚之水

七德具焉以言其體源泉混混流續不息者浚之誠也

澄徹瑩虛毫髮無隱者浚之明也隨勢而運緣理而趨

者浚之智也順下而安循序而出者浚之禮也蹈深不

延遇折不止者浚之勇也哉清哉潔善利而宜者浚之

義也且淵涵有容芳潤而甘者則浚之仁也水之體體

此德矣由是載重致遠炤妍察蠱歷險能通居卑不

履坎流行脉絡分明而又五味以和五色以成萬物

滋百穀以生二儀以卑浚水之川其有極乎人之

本於仁而水其之水之仁在於甘而人同之仁者

之要而甘者水德之最也先生之蘊蓄既同浚水之

美厥用大厥利博矣而先生且以甘泉湛翁為師是

水之甘以得甘泉之源哉疏源而達之委養德以弘諸

業因體以致於用學術端風俗正而真才出矣浚濱先

生行將以有本之學大於用諸士其尚以先生之學自

坊諸學浚濱即學甘泉學甘泉即學程朱以尋孔孟之

緒者也諸士其尚於諸先生名號字天章其別號即其

書院之號云

浚濱書院記 中麓李開先 章丘人 大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六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浚濱先生同登進士所領成均

袍服長短各不稱乃於束閣門易之以為有同袍之義

官階或得交承事業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

而罷浚濱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起而又罷竟不

如所逆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致書慰勞予之

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五百里不一通書人生

有幾回三十年耶高才宜不止於斯據理必當大發然

時已逼矣天未定耶浚濱復書惜別忘學之外無慰

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為托及發其 乃所註書

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浚甘 上 陳文

記者予將何所置其陳然甘泉其業師谿田其故交
岡其縣尹予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情亦有異教
之於治隸治隸之於切磋商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
造改作之詳門堂廟亭之制不必贅及因書院而有感
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於近日國初學無多端教有
成法立儒學足矣乃又有書院書院盛於嘉靖初年自
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十餘處其不蒙聞者何啻數十
餘處哉大科以甘泉鄉舉以涇野沅則有明山汝則有
篤志平樂祁門則有道鄒有聚谷王官在蕭州弘道在
合江東山在潞安而百泉在輝縣東樓練川岑山以地
波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七

十餘疏獨大中丞毛介山獎激焉能得其真而集其
舉數言以見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風采鳴鳳鳴
朝陽抗志澄清磔射狼狽於道路浩然無愧寧辭三黜
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耻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
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至其辭獨窮窮
而拓之以爲諸生講學之地尤爲人所難能在官曹間
大渠十七書院擇士隆師以成其教今又構波演書院
會友聚徒以開其學是豈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波演
源於平山入大陸而近寧晉晉原平舌氏食邑書院在
波之旁因名之曰波演書院先生名鑒字天章其別號
波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八
即書院之名號云

侍御波演蔡先生重修廟學記

門生李登雲 鈞州人王
惟茲寧晉在周爲晉之楊氏實平舌氏之食邑東歷大
陸北聯恒嶽鍾靈毓秀代有聞人我明則有若波演蔡
先生天性孝友器度宏遠蚤歲受學於甘泉湛先生潛
心往哲究極理性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歷進殿中侍御
史風裁建議推重臺端屢進直言二次放逐兩京言官
及九卿撫按薦其才堪大用者三十餘疏先生養高恬
退開書院於波水之濱遠近來學者三百餘人隨計進

就各有所得恒以邑中士寡講學儒效疎濶爲憂日士
不聞道大不幸也教無本原猶無教也魯語云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在精專也我國家
聖相承建學立師以化天下故崇祀先師起其仰止
頒之聖訓定其趨向使多士衆羣以相觀明辨以教
化無弗備矣顧傾圯不葺甚且蕪穢焉士將奚率師
將奚居以施教不幾於負朝廷養士之典耶經義倫紀
不幾於廢墜以自絕於先民耶吾聞君子出則行道濟
時居則立教淑世吾將助其師以教吾鄉之士乎乃捐
貲集材厥廩學官堂齋號舍經閣泮池亭祠射圃典屬
泮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九

迹無忝前修矣是舉也工始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落
成于三十九年二月邑教諭古何訓導郭東郊徐大經
進士商科劉聘來京求余記謂余爲先生門下士也向
又曰自工終始先生日躬課之無煩費於有司諸生請
於巡按柱史教齋楊公儲爲建祠以報之先生辭焉請
改爲正學書院與邑中諸士共之先生名穀字天章學
者稱爲泮濱先生邑人也向濟寧州人東郊夏縣人大
經東平州人

泮濱先生祠堂記

見吾陳大賓江東人

予奉命來鎮畿南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德未
泮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十

式風化政暇爲容求高逸思得大賢君子而尊禮之遇
真定得吾泮濱蔡先生先生寧晉產也因一拜其家
兄先生克養完粹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值先生
祠堂落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民
則祀之先生著名于朝樹德于鄉傳道于後學以勞從
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舉也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
先生義不得辭也因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
登進士授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旨罷官歸未
幾復起銓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泮水之傍構書院
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淑人樂施崇禮爲務

修學宮舉祀典建仁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捐爲贍田育人才恤窮餉敦鄙薄要非今之君子所能爲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學以與蘇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于天下爲家矣今義田規格俱在而蘇之學卽范第宅也竊謂此義不可復見邇今見汶濱先生云要之先生固今日文正也卽名於賢祠者悉心所職者未能行也卽行之未能備且悉也王鄉先生邇能舉之于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卽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繼師朝邑韓范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士

甘泉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德業文章可師法一世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要在體認天理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師友淵源獨契肯綮再立于朝不遂乃退而教于汶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藉師門館穀之資以從事于身心理性之說如羣飲于河充然滿腹而去先生之于師傳可謂獨得其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建祠于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威聖門築塲之義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風可以質古人振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有實用矣

而宰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啓佑後學羽翼斯道立祠奉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天理之在人心可誣乎哉工始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成于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三楹書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扁曰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出今代巡廬陵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紀資助工料臺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翟朝元教諭胡向首事者庠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士

汶濱蔡先生祠堂記

穀原蘇祐

漢州人兵部尚書

汶濱先生解綬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修葺廟學復置儒學贍田爲諸生婚喪賜卹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贍田以教宗族子弟并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濟院小學修復名賢墓祭共田八千畝爲宗族及親故之食者置田廬常產田倍之建名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汶水三閘以興水利癸丑歲大侵處糴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

以賑鄉里乎歲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神
鏡先生之淵抱而經給裁制亦可槩見矣而重先生
學行概行本縣為建生祠先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巳
工既竣弟子員張九衡陳微等以僕省拊循其地且蒙
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曰
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哉旬首善之地也四方其有興
乎往問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與
先生同為御史侃侃諍諍忠黨奮激蓋古之遺直也以
糾劾太僚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為子孫謀而講學聚樂
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禦災捍患先
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七
之功偉矣固宜專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
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載勤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
與安居一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
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
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昔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汨汨不
管懷襄先生資稟高邁奮起汶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
遊學有源委者有四書傳傳書經便註汶濱語錄及文
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
闡明粹潔之續孰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
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願諸弟子本仁陳義

砥行以明其學則汶水泱泱泗源比濬而先生之授受
庶乎其有託矣否則入覲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悅
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幾別號汶濱真定之寧晉人
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
載從遊之士數百人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侍御汶濱蔡先生為民建開興水利記
門生李登雲 鈞州人工部右侍郎
趙郡寧晉之西南汶水經焉唐上元間縣令程處默導
之以資灌溉唐書云地用豐潤民食乃甘厥後隄防漸
廢而水勢之流注失常灌溉之利微矣吾汶濱蔡先生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七
以侍御隱居卜築汶水之陽乃召集鄉之父老及諸賢
達者謀曰此地賴汶水之潤舊矣近乃失利毋乃吾人
垂涸洩之方耶乃捐家資聚材鳩工置石閘三所濬洩
以時縱橫連亘畎畝無慮數千頃得無旱澇虞歲獲利
倍常鄉之父老暨諸賢達者德之乃與相謀曰昔聞有
耕桑楚居畏壘三年而大獲畏壘之民謀報之祠吾鄉
賴蔡先生之功將無窮穰也可無記以垂後使後之獲
利者知所自乎先生門下士春元鄭子勳等以受先生
生收錄之恩最深素知先生為敦古道倡大義人也乃
屬余記余嘗考三代時首地皆畫井川滄海之制太

備故清洩得宜而壅畝以開開可以無置也自井田廢而水道不涸則溢矣所賴可以通水利者惟閘之制稱便耳先生毅然舉之一方其利溥哉或謂勸農桑興地利有司職耳不鳴之官府而財力皆獨任焉亦難矣哉昔張橫渠先生嘗欲買田一方行井田法上不廢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興教養停禮俗蓋志在風天下以三代之治也先生此舉其亦志橫渠之志也乎立閘本意利農而商賈之舟楫上下往來千里得以通其貨農商兩便矣若良有司志興水利者舍先生奚法哉謹記之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五

序

汶濱語錄序

穀原蘇祐 濮州人兵部尚書

往聞之老聃在周為柱下史道不用西過函谷關關門令尹喜望氣而知之日子將隱矣聃為之著五千言好事者修為美談今道德經具在其言豐於玄修而略於治體厭稱神造愚以為明其道不若行其道政使道德經詳於言治君子猶以為空談奚補而况下於老聃者哉甚矣立言之難也仲尼退居泗水與二三子問答備載魯論炳煥日星實稱不朽迨宋濂洛關閘號稱大儒而語錄間出或不免有遺論夫言之非難行之惟艱言

文行遠孔訓式者豈非萬世之龜鑑哉侍御汶濱蔡公起人也子濫臺嘗嘗識其人蓋明達直諒旬服之傑出者居無何以彈劾太宰家居繼撫畿內又識其鄉行玄默恭儉教生徒數百人發開遠旨好施敦古種種不一復喜為升髦先鄉人化之稍稍問對皆發之淵衷約之簡易無夸辭曼語上達貞觀下察幽隱積為語錄二十卷其門人薄遊石城刻之江濟漢守臨城趙侯世相密通君子而私淑其德者間以視子因撫卷歎曰因人信言不其諒哉公簪筆柱下與聃同官謝病山中篤實聰達言皆鑒鑒可行由一鄉而達之天下所謂王道易易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六

歲

息存箴 并叙

甘泉湛先生

夫息存箴何爲者也明心也夫叙何爲者也明箴也叙以明箴箴以明心而聖學盡之矣聖人之學心學也未盈天下之間之人之息一也則盈天下之間之人之存宜一也而有不一者何弗覺爾矣弗覺則無息而或存覺則一息一存一呼一吸一出入通天地以爲息渾然與萬物同體大公普仁體昭而聖學備矣息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存乎覺作叙箴侍御蔡君來請書而刻諸浚濱書院息存堂之壁以覺來裔云

人心之神儼乎天君胡不守廟宅而逐逐奔奔形與神離他鄉莫知出入無時伊誰之爲匪出匪入匪忘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七

則執室爾天窠而不順帝之則匪鼻端之白匪周天之息息與天通與天無極而存之乎呼吸一息之呼吾氣通天與天同舒草木蕃敷一息之吸天氣通吾與吾同翕龍蛇藏蟄靡吾靡天通爲一體形分氣粹皮膚爾汝一息一念一念一天是謂息存與天渾然

是謂息至自息至刻至時至日日至月至三月不違過此非我天行無違

息存堂銘

有引

露田馬理

息存堂銘美蔡教也寧晉蔡子自稱曰駿字曰天章號

曰浚濱昔歲己丑甲榜題名始授行人晉提御史澄清中土聿發有聲及再開居設館授徒退居有堂扁曰息存露田耄夫夙與同情善厥重任爰著扁銘銘曰

浚濱才史對揚有聲乘聽南巡中土以清晉再推如開居遠做設館授徒開來繼往退居息遊有溫有教爰扁其堂命曰息存息之在人呼吸則是苟無呼吸大耋斯至我識浚濱所期非淺希曾踐言任重道遠任重維何中心好仁仁以成己又以淑人成己維何克已復禮學不如顏若涉弗濟淑人維何覺知自躬道不如伊擠人濟中體乾之元視人猶己臺臺教學

浚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六

然而後已一息尚存茲志匪懈全吾心德通于覆載

露田鄒夫耄矣尚賢爰銘斯堂尚同懸旂

門生陸東

詳符人大

浚水經寧晉城南里許邑人子蔡子構書院其地四方來學者稱浚濱先生云昔先生潛養于此日研聖經服程朱諸子之道訓以上尊孔孟之緒篤行古道敦族厚姻周急生死也稱君子矣既舉進士師事甘泉湛子講明合一之學策仕爲行人進殿中侍御史出按河南兩河肅清監臨甲午鄉試不錄浮豔者闕大等郡一十七處書院擇諸生穎異者延名儒教之其教規惟身心

之爲務還朝以論劾大僚奪官兩京言官屢薦其才復起復罷則日居書院講授諸生人人自謂有心得矣東謬知于先生仕魏往來恒越同數謁先生先生子之升堂聞教資深親記言行心銘而紳書之矣入都會通政使李子諸君咸謂吾輩陶鑄先生之門懋德懿行奈何無紀則圖爲之碑屬東銘之竊惟士君子立身寓內孰非事問學者乃或少而習之白首無得貧賤之所業顯融而棄之卽或知之而不能行行矣而不篤岐人已于兩途均之無得也若先生童業迨老達不變塞允蹈厥知成人猶已開程朱之門戶登孔孟之程途內外相孚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充

體用合一使諸生盡如是焉先生之教庶其有終哉他如捐資修葺廟學置贍田以養貧士建社學以教貧子弟修先哲塚祀考祠名宦鄉賢修養濟院設贍田義塾及訓勅學子諸嘉言善行若書院建置始末各有紀述謹舉夫訓學之大者如右再拜而爲之銘銘曰

惟魯洙泗浚發道源鄒繹精舍中庸以傳絕響弗嗣清亂羣言振起有宋河洛新安經理日瑩人道達天夷元載蝕華風冥昏孰辨則叙執典則教明明皇祖章開經綸儒臣繼起昌茂學原列祖隆會道化濡沾名儒碩彥接武後先末流支蔓貞行惟艱乃禪厥論

乃驚虛玄道斯盡矣學何賴焉汶川靈秀生此哲賢崇質務本履正持平匪言之貴行惟道尊交游萬物俯仰乾坤合內合外會員會元昭昭自我士庠斯痊書舍乃闢乃壑餘田以養來士俾業攻專以植砥柱以障狂瀾斯時斯士斐乎可觀來者勿替銘聊息存表

初封蔡公墓表

后渠崔銑

安陽人
部侍郎

正德庚午寧晉蔡君卒年方四十有二邑之人咸哀之又十有九年子璣舉進士授監察御史詔贈君如子官嘉靖庚子君之配孺人康氏卒享年七十有四卜吉先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予

塋之右啓君與康氏合窆是歲御史以忤來郵徵予文封君諱正字克端少學於鄉師知故事善楷書淳朴和易睦族恤黨鄉民李惠貸君麥數百斛逋它邑後坐事械歸將賣其產又不足賣妻子乃可償麥價君瞿然曰使汝如是寔非予心非予心乃止償歲凶以高口營上數村所積粟貸人亦數百斛後凶不解乃焚券軍楊某者賁君馬往從征亦將賣產君又已之古所云垂恩不報者耶教子讀書以取法聖賢爲訓及遽疾作大書囑以修身成德忠君信友它無所及孺人中年寡無期功近戚食辛教子使之遠從賢師親益友繼舉勸業爲訓

惟嚴弗曰娶而孤荷相煦以姑息爲兒女情又推其教
及姻故曰力貧毋侈古所云賢母者耶三子長聽選官
寤次卽御史季國子生繼孫男四人曰顯忠曰遂良曰
宗亮生員曰佑賢曾孫男二人曰一清曰一俊孫女七
人外曾孫男二人外曾孫女四人皆幼御史剛敏敦大
來蒞我汴貞度救下言事忤旨罷臺臣屢上其才詔起
御史復如臺夫建勳明時恩頒穹秩者有旣哉此姑爲
之兆云爾

勅封恭公墓表

孟河馬一龍

孫陽人

北畿鄉試戊子科至今卅年龍同年友百三十四人存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主

者不及半矣其在仕途自龍爲史官無一故舊共圖宜
力於朝私第或以世講刺見盡藍縷告所欲衣食資則
父兄官守可知也每用悽惋及得凌漢柱史書狀委龍
作父母墓表感慨通公賙貧恤乏有古長者之風惜不
遭此見世講家有貧子弟耳公真仁厚長者又傑然可
稱奇男子也少孤廢學力田起其家尺帛斗粟皆籌計
幹思以勤節而致積者今人絲較勺量失得殊喜慍誰
能推已所有業委之他人歲取千百與宗族鄉黨共哉
及至遭負又不問多寡一不得當卽焚其券其如幸惠
楊某皆足夫小隸嘗欲賣妻鬻子以償公悉捐止之固

知畜德深則遺慶遠行仁廣則獲報昭不然芝蘭寺舍
公已假榻俄若戶外有呼者出戶索人榻舍極折非陰
陽感動神靈若或啓之者與鬼神且與之而況於人乎
是以賢士大夫莫不致恭而願交里閭小人忿爭此結
赴公取一言立解其平德於上下如此生于三人不及
見其貴而卒公之配亦內懿多助性謹飭臧獲無敢恣
肆治家有禮于讀書夜初分必起訂頑警情兼嚴與慈
俎豆熊丸成立諸子以大門戶凌漢登已丑甲第進殿
中侍御史彈劾風裁權貴悚息天子嘉其能階公文林
郎拜章封土配並爲孺人凌漢得併力孝養者祇孺人

凌漢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主

矣總挈壹政不墜家業俾公九原有生氣藉手孺人爲
多初公將革諸子請遺命公曰取法古人力行好事忠
孝大道也後孺人孀居卅年有司欲上聞孺人曰亢宗
樹儀汝等宜自勉勉吾婦人不幸早寡令丁孤苦何奇
節可表揚耶願勿爲此舉及其歿也郡縣始載於誌扁
曰賢母之門卽二者考論其世擬諸易理上行下濟皆
畜極未通雖稍發於其子猶儉德丘園遵時養晦有餘
不盡之澤延數世不得斬耳况凌漢能奉公及孺人之
教立宗明理行義早惠置贍田使貧者資養開書院使
愚者淑禮修先賢之墜典發潛德之幽光可以方諸

正范氏積厚不可槩者蔡後其大昌乎公諱正字克端別號養拙自幼通文詞善音律及真行晉書儒人康氏儒家女俱趙州寧晉人長子需吏部待推次子駿卽龍同年友兄汝濱也少于黉園子生公生於成化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孺人生於成化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合葬於城東南三里小柳庄西先塋之次

傳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齊寧人教諭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義從幸縣校演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三

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爲學志期大成一日鄉庄省母見戚遇人命當出贖者家貧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致之碎母令救之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乏諸家書籍公出貲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出使大同代王及督撫廣道皆却

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禦口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忘深悼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因陋爲置祭田六頃輒旋士大夫類有詩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發勢家奸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修理九門街道溝渠盤查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監使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賑目破之弊兵部毛尚書以候缺總兵十人相議公答云衆寡不敢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汝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四

王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鹽舉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復杭州府朱岳飛後人岳清西湖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公祭田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皇親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豐樂鎮等處私店來物鈐束鄭府廬江王參奏唐府宗室宇宗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牆禁錮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冤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修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進名儒教之修南陽諸

葛武侯祠固始忠節許述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塘建
立生祠修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
二萬頃表揚忠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時
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百餘里修築銅瓦廂趙皮
寨黃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
爲河水衝決收移新孟津縣奉勅疏濬運河工完勅賜
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高龍等擊問大豪猾
永城蔣輔翟淮盧氏杜田殺人賄脫三十事河北沙縣
地坐以潤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徵米十餘
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
萬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圭

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去處盤詰
出吐蕃進奉夷人寫亦喀倫刺與安置大將牙木蘭書
信題行哈密圖轉查發首相妾父宗斷事貪婪及首相
之姻俱繩之以法舉劾鎮平王世子周王令曉廟二日
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
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汪吏部革職爲民兩
京言官在外撫按薦舉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三次上本
同御史楊爵浦鉉起用時丁母憂三載部院僅取二次
入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山西道
使盜之弊吏部以年資滿堂公辭之復因事下錦

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爲權奸中傷革職爲民
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三部
上本七次事在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榮居官
不久其立朝敢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
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
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令
族昏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汶濱書院石坊提學
士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霍公建
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坊中丞李
公建清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道公脩坊之資屢
次貢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圭

置田數十頃勸力耕種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祖產讓與
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爲置田產收養孤
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所者亦量給田并賙恤
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修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
置儒學贍田三十頃以助貧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
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
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聖論教之爲善百尺濬
鄉去城市遠僻俗稱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
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小學同修養
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

置貧兒田三頃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儒生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開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修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都御史霍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節義懿德淑行種種難名卽方之古人亦鮮比儼豈今之類風郡士可望其萬一耶都御史介川毛公檄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輩拔冠

沒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五

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磔豺狼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無塊寧辭三黜之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耻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濟世迨返初服之懽爾發下帷之憤經窮孔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振屐恒山之麓濯纓浚水之濱謝絕時流雅敦古道修賢宮置祭器崇報本於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宗黨洽恩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

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異曷稱激揚仰起州于正學書院爲建德學者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肯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賢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贍地祭田俾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浚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當世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李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人生徒共計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一

沒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五

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假貸鄉里及佃家復因屢歉文券盡燬不取教鄉民開濬陽河及浚河既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漑水田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一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糧凡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本鄉里有無狀者

一求見印釋然常語人曰但求在已無失在人者所當
恕所著有四書坤傳書經便註汶濱文集語錄等書噫
吾嘗有感於公之行藏履歷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
爲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世味淡然
無欲時而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隱懲惡惠民惓惓計
安宗社繼而養晦也絕意世故杜門著述教授以育後
學創建以昭曠典廣濟以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
晦可謂不易所守四始以驗終邇流而窮源其功德之
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署教此邑數載得之鄉評及
耳目所見與諸生同作是傳大豈阿私公諱發字天章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五

以其嘗講學於汶水之濱故學者稱爲汶濱先生云

檄

表揚有道檄

思齋霍冀 孝義人食都御史

恭惟汶濱蔡先生道德儀刑文章山斗崇祀先哲嘉惠
後學周恤困窮表揚節義懿德淑行種種難名卽方之
古人亦鮮比儼豈今之頽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禮宜
表揚以彰有德該縣將發去禮物并大書有道之士四
字植立坊扁以樹風聲仍將行過日期具報

崇興德學檄

介川毛愷 江山人食都御史

爲崇興德學者儒以勵士風事近該本院撫席寧晉縣

訪得該縣鄉宦河南道監察御史蔡汶濱先生學有本
原行超倫輩義冠柱下偏振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
襟豺狼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落雖
經橫斥益勵堅貞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浩然
無愧寧辭三黜之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耻曲學
之阿世期行道以濟時迨返初服之惟彌發下帷之憤
經窮孔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振
展恒山之麓濯纓汶水之濱謝絕時流雅敦古道修養
宮置祭器崇報本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
後學宗黨洽恩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辛

以道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故大

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之壁立不有崇
異焉稱激揚爲此案仰趙州掌印官照案事理查支無
礙銀兩卽延素善書者真書德學者儒四大字傍書年
月及本院銜名置立巨扁送至該縣會同官吏師生送
至正學書院少見本院崇德尚賢之意

恒甫元德檄

岸泉王漸 濰縣人食按御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漸爲恭慶名宦大布恩德興水
利益民生以勵風化事照得寧晉縣鄉宦御史蔡汶濱
先生養高林下風重鄉評茲聞該縣議建石開闢訖水

田卽捐千金助工興利誠清時之高義濟世之盛美也
本院幸聞不勝感激理宜恭賀以勵澆風仰府重備禮
物大書恒南元德立扁以見本院優崇至意

謝興水利敬

碧山查絳

涇縣人真
定府知府

真定府知府查絳行縣爲助修石閘以興水利事爲照
涇陽河并涇水立閘灌田一方萬世之利鄉宦蔡公乃
輸千金爲助一方生民有賴本宦之高行雅誼本府深
所敬服合先致謝并巡院移扁遣本府儒學教官崔陞
齎致本縣仍將行過緣由具報

書

淡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五

寄蔡侍御書

甘泉湛先生

水自丙午五月挈家避地於南海之西樵山之烟霞洞
因舊隱居而處焉又開雲谷書院於大科峰通天峰之
南有兩瀑布泉左右夾之前合流水石十里石巖育爲
飛泉爲水簾洞噴玉巖眇然與人世相隔忽領華翰儀
幣之陳有沒濱書院之請奚啻如空谷之足音已哉卽
恍然若與子同遊遊於兩書院之間嘯歌清風明月之
下而忘乎相去五千里之遠也幸甚幸甚文字近年禁
絕鮮知已之求者多矣乃念道義之雅斯文盛舉勉強
脫稿附小兒寓上也餘惟爲道自愛不具息存箴石刻

止獲得一幅寄上或可刻院壁此爲學最緊關處

寄淡濱先生書

豫春袁洪愈

吳縣人山東
提學副使

恭惟大文宗淡濱蔡老先生大人門下高名遠播素切
欽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叨任陞陽密通道範真良遇
也吏事紛冗心緒謬迷弗獲虔恭請教抱歉殊深適蒙
使者遠來嘉儀蕃錫感悚竊惟士君子處世遇有
窮達至于主盟斯文風裁特立紹往詔來乃吾儒本分
其成就有大小要之不失其本心庶無愧于成位舍此
皆爲外圖紛華盛麗炫耀庸夫視以聖賢正脉鄙陋甚
矣先生操心校行一以理學爲宗立朝則行道以濟時
居家則明道以淑後吾儒事業中正純粹先生已獨得
之其事跡之可見者先生之緒餘也至于簿書期會奔
走先後在俗吏以爲左實則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苟有
道心雖抱關亦可以自淑故清風高節爲後學表儀不
特及門講授得沾化雨吾輩間風砥礪罔敢踰越受益
何極昨見公移羅然感觸適因附謝兼伸積衷幸勿以
爲狂悖尚容齋宿奉候不宣

謝淡濱先生書

見

江陵人
按察使

拜別有道台範奄忽歲箭一更既久政違無絲親炙間
候之典多缺仰懇之懷彌深恭惟我翁務崇正學演汶

演之一源教育英才得君子之三樂主盟吾道山斗
時林下目見一人海內指不二屈也第恐生徒衆聚講
解日勞五經苛難賴翁老師爲統任其宗二書院更得
數益友焉分爲之長斯不渙散精神可以澄凝心性合
茹太和元氣而難老亦在吾儒名教樂地之中又盡善
矣敢補此一得之愚不識尊意然否祇聞鄉約小學次
第振興孰意三代化功復于寧晉一方今日見之遠動
高第榮錫翰言兼开睨賦感荷雅愛倦倦無已去申小
狀附布謝候悃悃臨書切但欲請未悉遺埃再圖良會
傾倒積抱也辰下履端協慶春日載陽恭諭駢臻福履
茂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五

條希爲道對時書願以迓天眷是祝

答書

杏里王易 章丘人

辱自奉別以來未得修一咫尺之書甚爲疎越可云何
邪仰惟台下以道德爲宗聖賢爲則註書而典謨丕著
吟咏而騷雅同聲分給賸田生者有養育之資設立義
塚歿者有歸葬之地開末學以正傳篤風化以倫理天
下滔滔知此義者幾何人哉道高如山學深若海非不
聲聲勉思企及特恐不足以陟彼崔嵬航茲沆漭也寧
敢畫地以自限邪俚作數章奉上請教雲樹茫茫天各
一域惟我遐思曷云其忘則亦將曷云其已邪伏惟矧

鑒不悉

答啓

虞坂楊博 蒲州人 部尚書

人來領翰脫并大作二種窮日讀之繼之以燭浩浩焉
汪汪焉若涉大海罔知涯涘大率釋其理則上古之書
玩其詞則中郎之文甘泉苑洛恒山三先生之正脉悉
在兄矣南望浹演神魂飛越恨不得相與切磋書院之
中也邊庭多事司馬一書字字石畫敬當佩服北風如
願仍望不吝德音別具泐儀少見下悰非敢云投桃之
報冗次不盡二月望日博再頓首

答啓

蟠峰李遷 南昌人 撫都御史

茂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五

生自秋初以役事行邊不聞問道候者數月矣近據府
報我公不吝千金爲居民興修水利此不朽之事業也
大官府不能爲民興利而使鄉士夫爲之不亦左乎然
公斯舉非有所爲而爲蓋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
下萬世之計者克斯念也可與禹稷同歸矣不佞不佞
伏詳問答事宜經畫明備俟府官還郡即議委官奉行
之人還附謝教命不宣備

答啓

岸泉王漸 濰縣人 按察使

恭惟雅望高風馳聲海內久矣頃歷貴邑幸得瞻仰清
光殊慰風抱兼悉賢蹤義跡希世絕塵令人鄙陋潛消

顧以冗務拘牽未能盡宗仰之私爲歉耳向承開通泰
利之議卽奉命行之然此自僕輩之責地方之利也得
門下以此教示幸矣乃辱相貲輸金贊校良政施仁慕
義古人所難也欽仰欽仰厚助已令該府領用謹茲寸
楮專官爲晉民代謝外具薄幣荒區愧不成享伏惟專
慈昭在餘不盡仰切

答啓

豚泉李見章丘人雲
南右布政

奉道台教旬餘每憶光塵未嘗不於夢寐見之海內知
舊如兄有幾恨無由縮地日侍左右爲款貴价至拜華
禮佳撰開誠捧誦宛如而承讀尚書便註上有裨於聖
波瀾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

經下更便於初學當與蔡傳並傳何疑讀三先生祠堂

記益知吾兄師承有自問學淵源固宜發爲著述也顧
惟古文以雄才雅抱顧不獲究竟於明時然撰述以淑
來學惇德以厚鄉俗可以方駕河汾比跡太丘矣敬服
敬服如冕者仕無建白退多愆咎直與草木同腐耳其
切見自初秋成泄瀉歷冬今始止然已狠狠之甚貴价
還力疾勒狀附申謝悰更望珍崇以膺多祜北望恒山
無任悵惘見頓首頓首

答啓

承山宋岳餘姚人
兵備副使

夫古所謂三不朽豈易易哉古今人蓋不多得而何

於我翁見之哉岳自爲弟子員知海內有蔡柱史久矣
而未始識翁之面也比入仕餘二十年奔走南北遇翁
宦翁之鄉矣而未由造翁之廬也頃者憲僚景山李君
嘗過翁而論其悉輒爲岳語之則慕翁蓋津津甚矣玄
機天啓豈翁亦一念鄙人之及而煥煥冉翰種種高文
藹然金石之投儼平眉宇之對耶夫以我翁直聲在朝
寧謀猷在河洛而歛輝彌藻則以發行篇章羽翼傳
躬修懿善表示鄉閭蓋不啻陳太丘范文正之復生於
世矣若翁者詎非不朽人哉瞻望清光耿耿懸企餘
且執費門下矣使去附此歸命併謝不宣

波瀾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

復啓

函野溫如璋
洛陽人

璋自總角時受知我翁年十有七歲也嗣是從先君子
宦遊雖嘗于仕途得聞扁履然尊卑峻絕未敢通一音
問自己酉辛舉于鄉迄有今日孰非我翁育養之仁波
及之光敢忘所自耶茲任行司以及今職節奉驛馳甘
棄門初無緣樞趨而太山滄海之望則無日不在左右
適歸自三晉俄承琳翰龍及豐脫遙領拜嘉之餘愧汗
浹背弟子之體寸敬未修翻辱師長先施仰見大君子
不鄙涼薄不遺遐遠此又垂教後學之一端也披爾太
製詩通盛唐文凌西漢珠璣爛熳蔚然鏗然古人不愧

于時則退而立言翁之今日是矣然道德闡聖即今膺
炙人口况復聖明在上側席思賢而公相會同每議起
用隱逸固知我翁泉石之樂未擬久耽矣願望願望璋
以小恙暫聞靜攝草此附伴宜謝音誨不竟之私容專
人上候台光臨發衆誠無任瞻佇

復啓

少溪謝九儀

章丘人兵部侍郎

儀也誼忝年末宦遊道中奉炬燬之有良慰腹俛而無
駁第別逾廿載思耿寸衷耳緬認經濟之才台輔之器
家食既久允見願貞與論成歸頻登剡薦近承佳刺蓋
見潛心如關揚忠君孝親之道尤臣子之大義也願仰
康濟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
主
願仰弟碌碌無足道惟衰年多病醫藥不能離薪薪不
能採真老朽也伴還敬此申復并謝外具小書少引遠
敬幸紹入餘希合函不任惓惓之至

復啓

蟠峰李選

南昌人選撫都御史

選年落風塵無足比數然於當世高蹈長往若門下者
心竊高之顧未緣言面爲款顧承翰幣先枉副以嘉集
遂飲客卒業益仰高焉夫士生斯世出則弘敷遠樹策
名當時處則砥行修文垂則後學二者各足其分各盡
其志而已矣如先生者蓋兼得之選祗役重地當先式
肯綮之蘆奈橫藤相仍諸屬待報防秋稍暇當專詣門

下請益焉專人薄致與居惟潤照不次

復啓

西陲阿其麟

代州人進士

東無便人久闕通問多罪多罪龍岡公到賜來華翰巨
冊朕儀一一拜領咸激曷當恭詢道體康健納祉倍常
無任欣慰又聞四方學者雲集門墻執事樂育英才坐
享清福真雲霄羽毛杳難攀放回視麟也薄宦未成窮
山抱絮書空終日彈欽每事奚啻仙凡之隔耶捧讀商
文真藝苑拔萃經生指南非敢爲佞謹當示鄉國傳子
弟以永君子之澤焉厚禮過隆頓首申謝另容圖報茲
遣小兒忠信代寧台候兼有少懇亡妻志銘特在我公
淡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
主
厚下端所祿筆以光寵竊倚肯早賜存歿感荷爲何如
別東薄具愧不成禮望乞揮網爲幸又何如祇叙無期
統惟照亮東望停雲易勝馳仰頓首頓首不備

謝啓

中石金柱

浙江上虞人

昨登君子堂具見大雅成德育才之盛心動勤懇悉正
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大丈夫生斯世進則以言正君
退則以道淑後百年來聞見亦罕矣而雖然獨見于冀
北之大賢何幸何幸且愛君愛國之心微之論議惓惓
勿忘江湖而懷廟堂之慮而當事者反泄泄自安有餘
愧矣嘉筵再整美意益勤醉酒飽德曷勝感佩咸佩早

問爲審錄事不能趨謝先此附布容候謝不既不裁欲
令工手摹數幅先此布聞更祈惠肯是荷

謝啓

龍岡李世蕃臨城人戶部主事

幸接仙壤未及音謁景仰殊深恭聞我公講明正學開
傳心印遠方有識之士多就瞻依真後學之師表也且
質序學田之設養士儲材之科諸所猷爲真得古人遺
意燕趙之墟何幸得觀此曠典乎生聞風馳慕久矣願
將聲利之場勉之匡濟之略未得振趨絳帳一領道
德性命之談茲復遠勞盛仰頒降腴儀拜嘉有耀愧感
無涯忝旋謹此伸謝兼候起居春寒猶峭仰惟珍攝爲
禱

謝啓

惠菴唐汝迪自城人吏部主事

不肖竊食名邦稔聞休德景注時用耿耿第簿書冗陞
未能扣淵懿爲無竟之悵惜耳叨轉入都卽東塵俗
更二春缺一候抱歉愈溢也遠辱存復承腴賜先生
餘霞漱石詎宜以是禮及鄙人哉不敢辭重增感休矣
嘉刻二種價動百朋附錄廁語于其中是使瓦釜與
黃鍾同響也愧哉愧哉人旋匆率草草申謝不盡所懷
仰冀尊煥外具并望亮存

謝啓

門生冀國輝人戶部主事

自違台光近十稔矣瞻望門墻時切山斗無緣一展儀
領教言歉何如之仰聞忽承賜著作二種披閱知師翁
大發所蘊以羽翼經旨且以文字爲娛草玄日富其有
功於聖門有神於後學也大矣不敢不珍藏佩服也感
謝咸謝國祿碌無能株守歲月無足爲師翁道者使旋
故此附候時方多事師翁不起當如蒼生何想上天必
有以處之矣南望無任拳拳伏惟台亮不一

寄問

門生陸東祥符人大理寺副

東拜違函丈忽易七春往寓京邑時猶因風裁候得悉
起居多福自役于茲河山限阻無能一申問敬罪歎方
淺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 早
深莫能自贖去歲十月齋疏入同門門李工侍附到翰
諭兼以段值重之書注文集東啓函感德登嘉增愧及
卒業文注瑩心發贖明帝王之心政闡朱蔡之隱微積
河洛之絕學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我師嘉惠來學之盛
心無窮矣寧獨學田書院一時之成就已耶古人所云
退而明道斯之謂矣欽羨欽羨東年已久哀嗣子未生
奉役以來兩病幾殆遂多退心期在事完求歸以圖宗
祀之託負明時負師教負友朋之勗勉甘爲棄人亦無
奈何也東自年十六游學校及今四十年受國家之賜
涓埃不報遽自止焉良亦可恨可罪顧在國家可以無

東在先人不可以無嗣此所以果於去而不反也若歸而有子未至甚憊猶當負笈走中山之麓叩浚濱書院再樞永焉冀一問道而死庶其無憾惟吾師福履無疆永範來士斯文幸甚旅次無以修敬先完疏草三冊封上覽教統希紹原不勝企慕

寄問

鳳樓秦嘉樞 上海人

嘉樞濫竽仕版初授行人後拜臺郎出入司道間見墓時碑刻雄名耿耿不磨問之同官長者皆曰猶未識蔡先生耶道德文章爲一代師表迺趙郡之人豪也聞其言而心竊景仰之每以未獲登龍爲恨茲者浪遊貴邑

沈引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聖

不惟挹清芬聆緒論且得讀其文觀其所作爲直欲追踪古之賢哲而以三不朽自存于宇宙迺知先生之所取信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推重於先生者豈偶致哉輒不自揣舉移封老父之事相告願乞一言爲東海文獻之傳辱先生不鄙慨然許之頓使殊恩曠典因柱史之紀述而得以躍今傳後矣慶幸何如慶幸何如新河尹與嘉樞同邑里且雅故令其躬造先生之門而叩領焉伏乞貶教不任感荷延望之至

寄問

平岡陳東光

鈞州人雲南按察使

壬戌春趨侍門牆幸領誨益拜別以來倏幾二載傾慕

之私奚翅儀謁第塵途介走鴻翼希疎不能以時脩候罪何敢文荷蒙函在不即鄙絕雲川至復辱教言兼以嘉貺或刻良入肌骨裨讀佳集仰見我師涵養造詣妙契玄解躬行所得非世之徒事口耳者可侔莊誦歎仰如接響欬何幸何幸小子愚昧久淹仕途不能見幾竟爲時鄙今乃置之滇南命也奚尤然萬里炎荒孤身凌愆其何能往惟有陳乞焉耳遠違在即末由展謁無任耿耿茲謹頌裁奉候遙望台光心神飛越伏惟鈞照幸甚

寄謝

嶧峰李遷 新建人工部右侍郎

沈引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聖

往辱高篇投贈草略附謝擬役車少休爲跋數語於名言之末以附驥俱遠不意點口深犯提兵入援鋒鏑驚心鉛槧盡廢班師還鎮又叨冒轉秩束裝北行遂使鄙願竟虛宿諾莫踐然臨別之時業已屬劉兵憲代爲之恐其多事亦尚未遑及也茲行次涑水忽枉使幣追贈狀之名刻皆琅然金石爛然藻績深夜卒業塵容俗狀爲之一清謹携入都門遍惠同志俾公卿大夫知恒山之南有體質彪文如門下者隱然爲清世重也遷撫治既無善狀茲行又豈能有益於國哉公倘不鄙夷將慕德意以作章茲所鄙人之深願也無由恭承千萬爲道

自受以針草字幸甚

謝東

性中凌迪知

學士人部員外郎

丕名鉅望馳京有年自絲車項無階趨謁客歲入藉子之鄉得親有道尤儀觀聆玄論真吾道之指南清廟之芹碩也晚進雖未嘗與立門雪而作止語默咸竊之以爲箴規固不但如私淑弟子矣三生何幸三生何幸至於謙欵之勤渠禮親之稠疊惟有感之於衷非言可謝也茲抵天雄迴瞻台斗真在九霄遙近鄙人一遠門墻百過俱積又不識何日得叩芙蓉閣下以領珠咳之教使有觀法耶送役北旋心旌隨往草率附致統容專差

沈澗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四錄

聖

祇謝不宜

謝啓

栢泉胡松

涿州人兵部侍郎

東原之別翁猶記憶回首舊遊真一夢矣三十載世故百年交情安得促膝劇談共銷萬古之愁耶承乏騎曹遂值多事念不問聞政切懇馳辱惠念勤厚珍感且愧悚矣冗中急讀來教悉見文詞後造請遠踰履高明若此其者所謂不得志於此則得志於彼矣論長校久孰爲其不朽耶爲丈者喜慰無已敬服無已千古匹暮百聖比鄰望益加愛以俟知者十二月朔後松再頓首

謝東

嵩麓魏尚純

鈞州人部御史

遠承軫念賤體病在四末恐非扁跗不能速起爲日已久耽廢益多不得已強起服與出入後堂小坐粗完大綱而已慙慙慰問厚誼何如前行聊以申敬不虞縣盼稱之幾成漫說須令具申卽如查守所云亦無難耳外承賜教著作入夜擁衾披讀頗得其槩公文理胸襟聖賢事業於此爲不朽矣道之顯晦有幸不幸無論也匪使匪使使還草草布謝煥寒不時伏惟道體玉膏

謝東

介川毛愷

江山縣人部院都御史

憶自壬戌奉違不惟無緣合并以請新益抑且乏便卽書問亦不能一通以申鄙懷愧汗之甚方村年丈忽致沈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附錄四

答東

增峰李遷

新建人工部侍郎

歲籥甫更行矣春莫顧迫歲事未能走一介之使於有道之門俗狀可知已伏承芳訊且以法言二冊見教願遷方在簿書中惟刑罰之是究而甲兵之是圖也何足與於知文哉然清夜正席以一二卒業焉益見先生於道德性命之學皆真實體貼本其所自得者而爲之言

經傳之羽翼而賢聖之梯航也是豈可以不傳哉但
迄今以不職自陳求解去未敢復議修文事萬一陳乞
不遂當屬郡大夫爲公梓行之或亦公立言垂訓意也
使者還急先謝辱教不備宜

頌

德學作人頌

蓋齋趙世相

臨城人

伏以新春道泰四境仰調恤之仁化雨時新多士獲陶
器之益順時納福德學作人景與物而同春年與德而
俱進高標懿範矜式鄉邦明道傳經澤及後學竊惟聖
賢有至教故一敬立而百善從心學惟至精故體用合
一

漢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聖

而道體備誠身明善孔顏授受非二機定性傳心程朱
所由惟一理慨自涖泗之流既遠而淆亂萃言迨夫章
句之習競專遠學駁識舛王通之河汾講道雖推尊於
弟子不免擬經之非韓愈之太山名高雖見重於儒流
猶來蜀日之訥蓋成已斯可成物而明經莫要明心歸
功於弄月吟風芳程氏孰窺其趣教人以讀書窮理惟
朱子能得其傳蓋貞元之會令無常而真儒之挺生不
偶恭惟浚濱蔡老先生講右河嶽孕秀丰標絕燕趙之
英性命鈞玄道腴衍魯鄒之統金山玉海霽月光風晏
遂志於南宮卽拜恩於烏府彩鳳鳴上苑燕雀爲之樂

聲馳馬入南藩豺狼不敢當道功在社稷澤潤生民
動尊臨之思永矢林泉之趣積而能散不欲以金帛累
子孫賢而能旌屢見其以節義勵風俗恤孤養老義
膽田雖均爲薄愛之仁猶難語精微之蘊欲尋真樂在
耀天精解書義而遠紹蔡元定之家傳推合一而近契
湛甘泉之心法動靜此敬真能自得其師存息有箴猶
若未見其道絕通聲色之好丕顯山斗之輝尤欲同人
匪止獨善恢宏講院煥然一新四建社垣屹於三隅廣
開崇正之路大開育才之門多士雲集英才輩出辟繡
得路已占磐石之宜樗櫟兼收豫養梁棟之器立明倫

漢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吳

之矩曰孝曰忠闢風化之懿惟仁惟義原天道而徵人
事執聖經以斷衆疑大扣大鳴小扣小鳴賢愚皆獲其
益日有日考月有月考勤惰僉知所裁痛抑軋苗之文
務還典雅之體一身之外無餘教而標濂洛千年之華
寸心之內有餘師而發古今三才之奧此其繼往開來
信有補于聖學而立功立德真無愧于古人義聞宜昭
芳聲丕著不惟及門之士得以親炙其光輝故雖聞知
之徒亦得以私淑其道術語德則日新語業則富有尤
矣謂大丈夫在朝則朝重在野則野重展也爲古君子
維予小子哲幸生乎春風念彼碩人屢遠顧乎翰墨

沐寵愛如覲教顏鵲巢於深林一枝雖穩而鵲鵬
勝於遠漢萬里惟期豈以驚馳之才可忘報策之警敢
不受身明道以我公之心爲心修已俟時以聖人之學
爲學益勵初志輪素養于明時式穀後生求不負乎正
教伏願充元善以培元氣壽考維祺存天理以養天和
精神益固謫人弗倦優游于道業之成從心不踰順適
平昌期之會至是則日與斯邁月與斯征我公固得以
永錫其類而邦有元老鄉有達尊吾人亦得以永被其
休矣世相無任欣慕瞻依之至

叙誦德之音

嵩渚李濂

祥符人按
祭食事

洪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聖

誦德之音誦侍御浚濱蔡公也蔡公按河南歲適大比
而監臨之所錄五經士在祥符者七人易有方鯨張
四維陸東書有李洛詩有徐行春秋有張東銘禮有孟
淮及瓜當代去乃各以所業致辭於是鯨四維東日明
德自昭衆允乃晉省方觀民大君有命翼風攸往百里
咸震惟小千利見大人拔茅思齊公上於天我懷茲困
洛曰予茲側陋乃罔攸聞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庶邦庶
士時乃日新今且復歸于京予將時俟以迎厥心行日
君子至止四牡彭彭亦既見止錫我百朋或肆之筵嘏
呦鹿鳴皎皎白駒駕言于征云胡不思于周之京東銘

曰不兢不練不剛不柔市政優優百祿是道懿氏之下
曰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共逢之
子心斯降淮曰范官行法威嚴乃行教訓正俗道德斯
成溫潤而澤縝密以栗施之不悖求之不拂一畝之官
環堵之室沐茲訓化上賢崇德夫子去此于曷能立感
以告嵩渚子嵩渚子曰嗟諸士之誦私也公之錄公也
公者不可忘私者不可廢諸士之誦未究也於是方生
復爲賦六人者各爲詩歌以誦德焉李生者嵩渚子弟
也乃欲其兄叙以爲贈冠詩賦之首書之卷以餞公於
河之陽兄食于野賄公嘉政之遺我中土思也乃樂爲
洪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附錄 哭

之叙

頌德賦

并引

門生方鯨

欽歎知過慨歎睽遠天下之情也矧山斗是企者乎鯨
稟性孱弱當世弗任括囊自晦乃今誤蒙簡拔得奉清
塵盥與春官之薦方內慚弗肖加以待接彌優令人慙
感互存茫然自失於是資忠履信修辭立說記災輝光
模窺陟降庶緝熙萬一也奈何曙色搖旌春風遶席荷
日有情孰能忍爾迺仰道德之恢宏恩私之眷顧謹賦
誦德用摠所抱荷與休哉有大人兮維皇時弼益冲和
之儀範信稷契之傳匹億星軺之至止今荷簡書而云

征赫萬行之震動兮，選野處之縱橫兮。生之幸際兮，
我利見於經程兮。步之濤楊兮，冠啓辟於文衡兮。登
鳳之宮商兮，或一聆於舍庚兮。聖子感茲嘉運兮，獲曳踵
於堂階雅咳唾之清海兮，肇飭美於徘徊倏若亡而若
存兮。嚼贈忽而難計兮，量懷乎山藪兮。勿遺置於管絃
固爾擇落於風塵兮，尚盛斷羽於鞞轍仰高山之舉擇
兮。誕登岸之汪洋欲儀式而繫柄兮，或勢髴而旁皇賴
晚陶於盛德兮，庶感化於休明。紉芝蘭之雜佩兮，襲芳
窮之馨香。詎離合兮，相代羌惟戚兮。互倚命倂夫以風
駕望帝鄉而爰啓欲奮羽以翔翔，冀凌風而振舉阻帝
汭。

沈演蔡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附錄

聖

沈演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沈演蔡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詩

書金陵之詠寄沈演侍御 甘泉湛先生

三山山外青天外，合作無窮如是觀。道人獨在無窮外，
但見乾坤小一丸。

詔獄言別

斛山楊爵富平人
御史

逢君傾倒此衷誠，追憶平生契合心。爲綱常千古重，
言因忠鯁一身輕。同來被逮春光暖，此去垂綸浹水清。
千里神交勞夢寐，蒲臺曉月見高明。

和斛山韻獄中言別二首

晴川劉魁奉和人工
部郎中

沈演蔡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附錄

一

舊局曾蒙禮待誠，先生真有古人情。江湖更比廟堂重，
道義方能勢利輕。龍虎風雲隨萬變，鳳凰梧竹自雙清。
吾儒肯負乾坤大，本體元同日月明。

其二

學術平生只一誠，夢中還見友朋情。王臣在我無中外，
吾道於人有重輕。月到蒲臺天自曉，浹從洙泗水長清。
當年聽馬行春處，此日猶歌景象明。

過真定寄問

谿田馬理

萬事無聞一病長，出門藥裏復相將。美人只隔滹沱水，
室之不詹空斷腸。

寄問

前人

子度青冠牙付章上石書驢馬山岳搖匪獨人辟易吾
道有卷舒林泉路非窄從歸萍沱濱將相幾多殊但願
臣郵脩報國今猶昔安爲時難民擊壤歌無射

便寄

龍潛省如思 三原人
御史

一別中郎十二秋丰神幾度夢燕幽不緣詔獄經旬逮
誰共虬髯半夜愁正想懸河真氣象能忘並馬舊風流
聞君問我眠雲處只在穀山最上頭

過浹濱草堂二首

雨山郭登庸 山西人
都御史

東望高人塢深樓構小亭園溪浮日白門樹倚雲青軒
浹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二

見歸心逸漁樵人夢醒相隨皆達士高興薄秋寒

其二

北闕忠名著東山歸思長霜華猶在旆鳳彩暫棲篁夜
月瑤琴曲水軒寶劍光訪君過大陸浹水帶書堂

秋日寄問二首

強齋歐陽暉 武強人
編修

清秋盡日掩荆扉徑草蒼蒼客到稀花下忽傳銀鹿使
松間來認薜蘿衣故人牢落能相訪舊事荒唐願已違
別思悠悠那可道贈君空有雁南飛

其二

憶同垂佩侍明光世路浮沉各渺茫今日題書值搖落

又令秋思入離腸君家近水蘋花白我徑多苔菊色黃
菰米初成魚正美何時月下一飛觴

訪浹濱書院

定原呂頤 改西華州
人布政使

憶在衡源初作郡栢臺仙客是吾師虛名文苑親題字
無狀形庭誤薦辭市虎不防人自苦路熊終轉世還疑
雪花深映山中戶拂衣遙從問紫芝

訪浹濱

南墅張子立 貴州人
都御史

長嘆離江海相看此弟兄神交千里夢作賦百年情放
逐緣何事風雲憶聖明奔馳憐寄跡慚愧負平生

率晉校士

少溪謝九儀 華山人
都御史

浹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三

風駕撫良辰拊缶赴洪音相見轉不夷豔歌匪所任輒
君首文奮奉義懷貞心促柱轉不諧弭節遁以深詰工
抗明薦天王時見欽豈謂弓旌招尚沮商巖霖肩才矜
自達直道微在今遷客苟安造諒友曷可箴所願君子
採常比雙南金

宿趙州行臺憶浹濱柱史 文岡陳棐

昔歲承恩慈母將椒花獻頌在斯堂一官牢落遷三
再捧音綸已六霜平棘城高蒼霭合太行山近白雲長
橋邊浹水東流去却憶賢人住水陽

送別

鵲湖陳明 歷城人
家食事

曾當北斗雷霆怒歸領開門冰雪清諫草當年長在袖
高名此日尚懸京曉山驄馬雲龍道秋雨黃花海岱城
豈意十年逢兩地承君青眼白頭生

送別

少岱谷繼宗 潯川人

蔡澤當年衣繡行胡攜書劍到山城黃金旋注離人酒
白璧難酬知己情驄馬何時歸漢苑蒔星滿地識仙名
開門徵史應須記此去長安欲請纓

過訪

循塘尹梁 晉州人

徵君書館傍城隈絃誦聲高散砌臺病骨幾年催我老
好懷今日爲君開何嫌烏帽隨風落不用金龜換酒來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舊事匆匆話難盡月明林下共徘徊

寄問

西陲阿其麟 代州人

早年脫穎冠髦英中歲掣輪動洛京直道士師知三黜
憐才聖主卜重榮書臺直向城東築劍氣應常斗外橫
天定勝人看早晚中郎再起爲蒼生

其二

題絨不斷到并州高誼多君壓薄流元亮停雲頻有冀
長房縮地愧無由聲寒旅雁孤城曉葉下霜楓古戍秋
何處相思不月見凌陰城郭代南樓

其三

憶人千里隔山川東望長歌采葛篇傾倒尚餘樽酒對
往來惟託一兩傳朝廷合遣龜山起封疏多聞汶水賢
戎馬風塵妨道路各開懷抱在何年

其四

灰窓感夢到寧昌似見伊人水一方訪舊山陰乘有雪
繁思南國愧無棠池塘化雨芙蓉曉書館秋風桂子香
傾倒木由嗟歲晚一函先拜寄桐鄉

其五

麗邑西歸自蔣州美人遙隔汶川頭青燈夜雨懷前事
玉樹春風夢舊游愧我昔昔猶自阻成君問訊不教休
凌漢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何時渾水常山路伐木長歌老鷹求

其六

每看鴻雁到邊州慚愧山人雪滿頭化雨人材開競茂
春風書院擬來游非熊獻卜行將有壑劍衝天尚未休
不比陶潛歸印罷濟時良弼正旁求

其七

盥手開絨讀和詩驪珠光彩照蓬茨松青汶上憐多日
花滿河陽愧昔時校書調琴香鼻篆著書洗硯墨使池
論心下榻勞相憶南望停雲切遠思

憶汶濱

北海張鵬翼 虞城人

恒山東去汶河漸近林樾中一偉人長路幾年淹蹶足
才名早歲動朝紳邊城地僻乏征雁畿輔雲間憶諫臣
千里感君來尺素幾當讀罷忽沾巾

餞別

門生吳三樂 洛陽人
參政

龍法山來傍紫微漢庭時剪牙爲衣梁公桃李培京洛
恒典風霜勅帝畿是編敢論驄馬失相逢應道諫書稀
東人哀謝猶未受恩尺思私許賜歸

送別

門生李登雲

憶昔風雲感鹿鳴兄弟聯紫微一薦達青綬遂連翩山
斗瞻何切思義春九綿恒思越絳帳意多難筵昔解
淡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六

栢臺綬倨棲莘野田蒲輪下隱地宜室重遺賢霜斧名
方重豹車再逐還伏龍濟水上問俗臨淄邊平子多愁
鬱安仁竊自憐哲人少假利君子每屯遭別酒悲烟景
行旌思遠天更茲切今日矜重起龍泉

送別

門生孟淮 許符人
都御史

美人駕車赴泰山我欲從之道路艱擊劍拂纓奏朱轡
側身東望心肝絕憶昔霜斧下河嵩河嵩蛟螭亦避蹕
夷門養銳慚太阿誤蒙越冶置雲龍歸來鳳展失歡宴
解繯栖息津沱畔宜室思賢數前席十載升沉如舊觀
比因臥病廢朝謁更逢聖主失顏色聞人睚眦挂姓名

兩月復爲海曲謫古來賢達多鬱抑孔子老時俱展職
燕趙慷慨真奇行談笑自如輕得失勸酒離歌慘中腸
燕閑春日無情光都下霜威行行遠斗間紫氣夜夜望
齊野草青驛驢度岱宗霧紫文豹藏只今豺虎踞西鄆
天下之寶更誰擬濟上暫著虞卿書歸書麟閣報天子
訪波濱 晉川果應麟
長治人
參政

謁波濱書院

門生陸東

波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七
衡雨超名版龍門一再游堂開章甫集臺俊士衣裾開
道明天地宣文發孔周波泉通泗水恒嶽近尼丘地以
人逾重德於時未投伊公卜進日值國中興秋對制高
三策承恩使九州乘驄行汴洛擊隼盡鵬鷺運際文昌
會才煩大比收驚材豈驟裏登相混驛驢知已其情感
成人荷刻瘦身方還殿陛豺適阻軒輶指佞朝封疏摧
貞夕矢謀淄川纔製錦沈浦忽垂釣買菰屈湘楚唐堯
放許由賜閒資著述立教重藏修雨露青我化春風董
冠備緣吹庭草秀紅颺沼蓮幽柳色閑門蔭槐陰靜院
浮蕩波粉下走穉柱在中流彝典緣無墜沉病賴有瘳

息存銘可頌千載仰嘉猷

訪書院

貫溪羅廷唯 永川人 御史

養真亭子讀書堂大陸之西浚水傍學向朱門稱老友
文從漢室數中郎驚來白日媚媚靜花發青春最長
顧我支離今不淺欲將心事問羲皇

書院謾述

吳臯喻時 光州人 御史

理學有元定文心俯蔡邕間從層樹起泉爲澹雲封正
氣連升石清思帶紫菲一杯談道處不覺洗煩容

奉謁書院

門生周鎬 浚縣人 按察副使

浚流繞平廓迢遞映書樓棧留雲霧圖書射斗牛中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八

有茹芝叟仙標異凡儔寤寐遇義皇講究樂虞周憶昔
侍堯階此道窮舜旒風紀肅南甸多士羅中州俊又協
昌運簡拔荷甄收一自歸浚曲萬卷恣夷猶存息翁天
真景泉企名流妙契日淵奧超步迥難求童冠樂振趨
絃歌溢林丘出處雖異迹吾道通允諫野風煙澗少
微經象幽考榮慎永矢當宁勤咨諏聖皇崇實學繁錫
屬康

謁書院二首

門生李凌雲 鈞州人 參政

渚水恒山暫駐驂燈前話舊漏聲殘曾將兄弟收同榜
獨向門牆愧二難繡斧當時推執法蒼生此日憶彈冠

近聞有詔徵時隱未許垂綸浚水灘

其二

昔於河洛瞻風采得造門墻領薦書祗爲十年懷絳帳
遂令千里駐征車謝安準擬東山詔司馬何妨西洛居
風節依依臺範在豈應黃髮老樵漁

留題

西瀛王文翰 汾州人 按察使

山川有形勝創建多奇觀隨處體認來大化渾圓榮於
道有不屬於心苟未安全谷與曲水徒恣人笑看卓哉
蔡哲人收春歸肺肝一發擲地金五雲兆登韓再發展
天鷲搏擊清朝端落落難會時翻然掛身冠雅意浚水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九

演精舍何其寬一息箴堂與七德衍流湍講學合知行
裁詩歌考榮萃英弟子列聚樂天地完勝田饒可慰廣
履寒亦歡蹟表先賢墓碑尋沒世官但欲普厭施名譽
非所干孔孟周程心合符良不難乾坤宇宙素立觀顧
斯壇馬氏起扶風帳後有遺囑文中振河汾一琴今絕
彈獨仰哲人高黃鶴殊羽翰盛事應不朽盛典應不刊
書院復何言浚漸同浸浸

奉懷寄問

門生王嘉言 杞縣人 舉人

我見蔡夫子變化其猶龍潛見飛或躍地天皆正中聞
昔破墳與丘索善探集遺達堯舜時側陋通明慰羣

公孫揮持斧承續永理輪都亭下發揚天漢威風聲
崑崙法令專封駁四海收黃魚三川振白鶴乃於十三
年領院論羣賢四目明無晦五色辨有妍首薦吳三樂
少年最該博大奇王堯日時務能多識參苓並入龍桃
李翁春風過杞未克會追至鄧丘東鄧丘公署別二十
五歲月期翁佐巖廊蚤晚補袞闕註誤起中朝使我心
蘊結浹水走歸墟晝夜長喧囂人生水上萍富貴脫中
雪千駟死如灰采薇聲如雷鼃蟬蛭蚌羽槍曹失鑒裁
伊周輔湯武孔孟格齊魯由人賢聖人寓意在龍虎龍
虎從風雲蟻蝶終焉塵大哉君子道天地實彌綸達則
浹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十

善天下窮則待高價篤信而好學美大聖神亞近讀我
翁文風韻依典墳土木轉曹稱賴君宜令問買田惠族
黨立社聚徒講道德與文章內外交相長我願學仲尼
仲尼百世師春秋久不作異端爭背馳以此寶稼稽心
管側井滌吾道若大行豈敢徒備歡考案臥外黃歲時
游高陽懷翁不得見忽然成報章

奉別浹演

惠菴唐汝迪

自序人更
都主事

人生七尺軀百歲炊黃粱寓形宇宙內豈直空昂藏出
處有懿矩性分非無良窮居明正學義利析毫芒達即
用此學匡濟希虞唐庶幾丈夫身天地同久長吁嗟去

聖遠聖跡荆榛荒末流竟迷往媿風愈激騰聲列入骨
髓訓誥洵桃棘詎云降才異同念斯作狂有美浹演客
貞抱粹粹琅琅笑圖書秘意趣窺義皇釋褐報天子丹
鳳鳴朝陽白鶴憶忠赤勁節凌秋霜弁阿厭塵世拂衣
浹水傍拓院集英彥陶冶紛成章敦禮悅清俗崇哲摘
陶光平治志未已吾道賴以昌慚余簿牒吏三載徒奔
忙高致久欽挹離索何能忘至誠自不息此念永相望
奉壽浹演先生四首 門生劉炎光 江都人

其二

彩鳳丹書下紫霄旋徵柱史起星軺心懸日月三天上
氣吐虹霓五嶽高當代麒麟圖節鉞中原豺虎避旌旄
浹演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十
行行批譽澄清取接武夔龍佐聖堯

其三

借重東君職使君馬前伏謁拜行塵風生鐵面吹寒谷
日照丹心拱禁宸已見清霜飛一道還持續斧定三秦
碧桃天上培香種我亦玄都觀裏人

其四

金吾膽落西臺史台斗光寒白帝州劉向獻書惟說苑
蔡沉註疏盡皇猷職補袞龍青瑣肅朝回鳩鵲紫鳩修
我有高山流水調朱絃越曉風池頭

赤夏薰風香暗烟絲柳珠屐集羣仙共傳海屋籌添日
恰是滄江龍臥年得預官墻桃李宴愧無館閣斗山篇
望端南極祥光繞縹緲微書下九天

寄同浚濱

陳南陳章
光州人
郎中

三印遙函諫議書扶笻徙倚對山廬天中持鉞曹留澤
沱水娛情早遂初時望暮雲秋雁香傳經夜雨竹窓餘
年來瘴癘多烟浪未許滄江得自如

送浚濱先生二首

門生李洛

白筆槍材走馬書驛驛馬入京初文光偏覆烏臺印
法曜元隨豹尾車離恩依飯南浦月春風浩浩北溟魚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十三
揮毫未有浚雲賦慚愧題鵲觀相如

其二

積雨衡門閱舊書好風來自玉階除省方近近青驄轡
父老爭如白鷺車天上傳班桑莫擬殿中執法察何如
臨岐便是雲泥隔日日河邊候鯉魚

送浚濱先生

門生徐行

春訪三江控遠遊萬國中風烟沒楚越節鎮拱香宮乘
鉞看前軍登車獨仰公驂驛千里道鷹隼九霄風燕雀
巢先殲豺狼穴自空霜懸豐浦劍峯攬滄注聽風起河
流激霜凝太少崇蘭臺先識身相府舊非熊抗疏拂丹

闕纓冠曉匪躬辛祔率未已朱檻折無窮風覽雲霄下
麟圖日月通彤闕賜顏色青領待瞻瞻事乘超元偉風
流迥不同文章追古昔儒術啓愚蒙院肅諸生侍經傳
百氏叢松杉梁孝苑桃李宋王官危閣秋霖雨高臺暮
閣鴻衣冠俱自奮大雅振何雄際會今如此流傳証有
終氣增河浩蕩光繞岳龍樞威激風塵晚霽濡雨露洪
鹽車膏汗血槽櫪久辭籠豈料孫陽過叨隨漢光充萬
古中原士寧忘大造功

送浚濱先生

門生張四維

總府青驄馬觀風按此方文章歸藻鑑山岳振水霜積
浚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附錄
十三
已揚中土名當紀太常山城旋旆日攀送欲沾裳

其二

自公持斧日春滿兩河沿北闕星辰入中原涕淚垂環
門桃李色瞻戟斗山思此去鳴珂曉還歌補袞詩

頌德篇三首

門生陸東

頌德篇者梁陸生之所作也生本孤門細士行無矧
跡徒以文墨受知浚濱夫子今年夏月夫子北上洋
洋此懷炳炳其勞竊因詩人警言之誼比於謝生爾
德之篇謾爲此作倘諸俎豆固知金甌之扣不登大
雅之堂下里之曲冀微觀風之聽未言終報用布衷

私

皇運啓昌期哲人翔鴻化南登蕭風紀雄峻爭嗟訝解
佞昂身冠桓桓丹陛下道直會所欽四牡歌皇華河洛
震雷霆夷梁靖昏夜誰遣南風飛咫尺促霜駕行矣作
股肱調燮修處夏

其二

影鬱河上柳萬葉長難就對南薰惆悵見旣橋人
生重別離況昔在官場文旌日以遠丰顏不能忘安得
凌風翼飛飛隨君旁

其三

凌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崎嶇太行道皎潔燕山月望之邈難即關河阻莫越嘉
會不再逢良時忽已歇神京憤游樂朝朝侍丹闕願言
日左右不分終蓬樾

送凌濱先生

門生張東錦

朱明啓天際白簡逐霜飛持節還烏府瞻光觀紫微三
川壯色萬姓仰重暉清獻原馳譽元城近著微鵬鵬
慕徒翻燕雀慚雄揮垂翅欣韓過作龍笑李非入羅虛
小技佩服敢輕韋北面存吾道中天憶德輝休論疑白
璧還瞻徹黃扉金玉音常在終身願莫違

送凌濱先生

門生孟淮

五月榴華照眼紅使君持節還青驄梁臺吟曉收馬
嵩行放色飛雄風候然返步明光宮路人撫膺思無窮
憶昔使君旌旆初下河之南手把其那披柳楠竹頭材
豈與天參兼收夾許登窮甌此情永失年齡俱常擬文
席法步趨霜旂不留我心使盧水燕山奎不紆但願極
力扶唐虞下觀賢歌匹都俞功銘彝鼎身龍圖此軀僅
可供胥徒

寄問

初齋李思柱

武邑人進士

息存邈史凌之濱獨立遙看泗水津文發千年圖畫秘
經傳萬古帝王神浮雲淡淡天光潤化雨濛濛物象新
凌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誤說乘輿施未究河汾濂洛自終身

病中得凌濱道長書

豚泉李冕

章丘人雲南右布政使

相逢曾話當年事惜別長懷汶水濱千里音書猶念我
開緘讀罷一傷神

謁凌濱先生

景山李一瀚

涇陽人雲南右布政使

恒山鍾秀產名儒道義文章世所稀學術遠傳韓湛派
釋經真闡典謨微當年風采清河洛此日甄陶滿甸畿
定有精神通夢卜還將簪弁解荷衣

訪凌濱先生書院

門生徐自得

杞縣人給事中

廿載重來汶水濱斗山嚴重益堪親收將栢府風霜節

散作鄉園桃李春元定書成吾道在仲弓化及此孫醇
何時勉應蒲輪起入毗皇猷敷至仁

寄題書院二首

三溪李孔陽

武邑人知府

文教湮微幾百秋使君崛起繼前修昔持繡斧肅天關
今抱明經作七流厚廩腴田供講席聯師親友定訂謨
河汾白鹿 寂寞伊洛淵源此地求

其二

書院經營幾十秋萃英聚聚就藏修道源應共恒山重
文脉還同汶水流座上春風無暇日帳前高論有嘉謨
多賢祗恐干天象紫禁徵書蚤見求

汶濱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附錄

汶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汶濱文集跋後

先侍御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及汶濱文集語錄
埤傳便註未見其書其梓與否亦不可考文集語錄則
洛陽吳公三樂鈞陽李公登雲爲侍御門下士嘗梓
之都下板故藏余家侍御歿後三十年而家世衰諸圖
籍器物遺失幾盡先大人嗣濱公好讀書收拾殘缺
板用以存余垂髫時猶及見之喪亂以來板燬于兵火
而侍御遺澤熄矣順治乙未石生魏先生得汶濱語
錄于灰燼之餘因詳加校閱舉以付余而余家所藏亦
猶有文集一部夫文集藏於家而文集存語錄遇魏先
生而語錄失而復存顧縱各一書耳存豈能久恃也夫
先人立言著書先人之精神所寓也君子事先敬所尊
而愛所親下至杖屨几劍爲先人所嘗佩攜之物猶珍
視之不忍壞矧夫語言文字爲精神所存寓者顧可聽
其流失當非昔人所謂賢子孫者事也余不揣因並付
梓語錄刊之都門爲卷者十事在戊戌文集刊之金陵
爲卷者十有二而歲則今年庚子也非敢自飾曰賢子
孫以永其傳庶爲差慰爾顧又聞之六經燬于秦火而
詩書則出之范壁與夫伏生之口昌黎之文永叔亦得
之於隨州爲故家覆瓿然則載道之書固天之所護而

辭也夫傳便法不可得而見矣然以埋便傳註得名
要不出羽翼經傳者是則存亡之際天或不能無意而
二書將復出矣則余猶望之博雅君子家也

六世孫合靈謹跋

後清景十二卷世不多見往見先德成安夏子堅

刻本僅十卷世刻甚目按又而己後三卷者附錄刻

未刻也蓋夏氏訪不遺去編目境祇得存刻本

一附錄二卷卷半脫佚如僅刻前十卷中

如史原本之不易得如此通者天幸也於海星

村收得原本一部為順治十七年六世孫合靈

凌濱文集後序

兩刻雖不步則快而後二卷則全如者亦先

為三補刊而可類述舊觀不日有花戎之款矣

原刻首二和卷補抄記書教諸化歲月

癸亥夏四月附公藏於潛居



凌濱蔡先生文集後序

夫文之貴於世也久矣本原天地則日
月山川之儷見乎則象乃河洛圖書之
徵故乾坤盡乎文言情德資乎辭巧然
則闡性靈之奧昭物則之懿述事理之
紀通古今之達非言不述非文徒言矣
顧自六經裂而詞章顯性志蕩而華靡

凌濱先生文集後序

繁文之敝也久矣有道者所深慨焉漢
唐而下以文奮業者何可勝載卒澤於
義理語於自然者罕得而識已蓋有仲
舒對策而天人之際明昌黎起衰而道
德之原著寥寥數百載才可稱述兩人
已爾宋儒精心師古挾極理窟若濂溪
之圖說橫渠之西銘兩程之遺書朱子

之大全皆天地之奧鬼神之妙物序人紀之精華命脉所存至哉文乎彼衒藻而亡實競奇而違聖者可惡語其藩籬間哉故劉勰有言人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師汶濱蔡先生有集十卷同年通政使李公彙成附以贈言二卷刻之都下東

汶濱先生文集後序

得卒業焉蓋自然之文本之心生者也

先生既早謝朝籍日惟與聖賢爲徒中義禹以來經史所述靡不研精覃思

日月之往來山川之流峙草木蟲魚

動植治亂興衰之故應事宰物之宜達

材答問之教咸深蘊而時發吐詞則中

理當年號談道者率千里詩筒異地神

會而支言賈譽絺章蕩時者風斯下矣余自早年先生錄置門下聞教雖久繼志未能媿子與不習之省重宰我何誅之懼時過而學嗟奚及矣然使海內士讀之循其入門踐厥實地于斯

光昭焉則斯集之刻也爲不徒矣先

力行則存附集言必相顧學者當自知

汶濱先生文集後序

之爾

嘉靖癸亥秋八月甲子大梁門生陸東

頓首謹序

序畢

汶濱集十卷附錄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蔡鰲撰鰲有汶濱語錄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
李登雲等所編凡文六卷詩四卷銘贊之類附於
詩末附錄二卷則其朋友贈答與門人稱頌之作
也鰲早師真定張璠入仕後師朝邑韓邦奇增城
湛若水平居務講學立朝務氣節文章蓋非所長
云



ZW 21181080584863